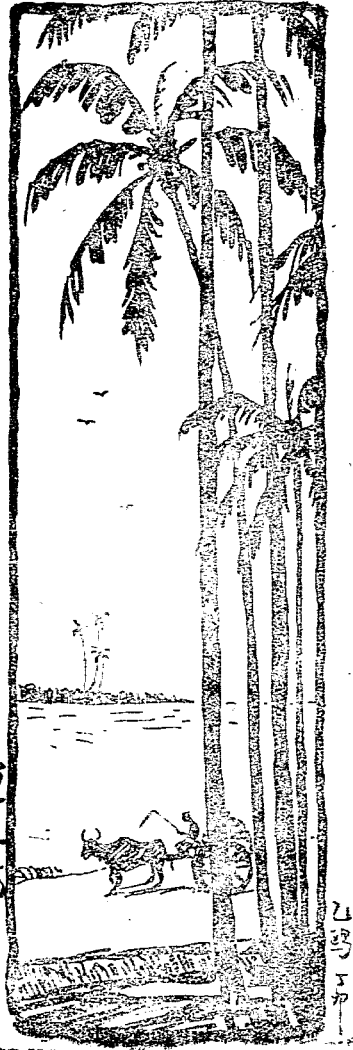


椰子集



乙卯丁卯

羊
一九四三—四
棟拉蘭書公司故紙堆中

南洋日報

六周年纪念

特刊



南洋日報六
周紀念特刊
椰子集目錄

插圖

卷頭語

國內政局的觀察

帝國主義的軍備擴張與未來世界大戰

革命運動發生的背景的研究

革命青年對「革命」二字應有的認識

禮樂在儒家思想中之地位

□試女婿式的故事

自己的要求

鄉愁與藝術

英國底聖跡劇

竹枝詞的研究

□花朝

五十幅

編者

張劍豪

胡愈之

余明鑑

余明鑑

張逸靈

靜聞

任自講

豐子愷

王西薇

鍾敬文

靜君

365217

粵風序

關於詩經中章段複雜之詩篇的一點意見

近代幾本心理學書籍的介紹

留聲機與唱片的研究

第八屆遠東運動會之回憶

荷屬東印度概況

蘇門答臘一瞥

荷屬東印度的華僑

南洋華僑兒童的觀察

●個性與教育

荷屬東印度土人的生活

●唐番山歌

馬來人底生活

蘇島馬達山土人的生活

南洋華僑教育的真象

顧頡剛

解開

楊成志

張劍豪

張劍豪

陳勁倪

陳勁倪

汪覆泉

陳問權

白鷗

陳勁倪

白鷗

楊國徽

蔡毓才

譚云山

●拾起一朵落花

華僑教育成績不顯著的原因和今後應有的態度

僑報罪言

馬來民歌一瓣

□狼獾戀歌序

新客

杞憂

●關於婆術

旁聽

□海濱的二月

孩子的自制

絃聲

□同教徒不喫豬肉

造謠

田螺精

兆棠

饒維飛

陳宗山

革塵

王獨清

摩南鷗

褚保時

靜聞

王任叔

靜聞

胡仲持

宜閑

紅葉

趙景深

劉大白

曹娥娘娘借被的故事

●破壞的鐘

十二個月

●南國行

東南西北的年關

歸來

城下後

春是已經去了

哀悼沙基死難烈士

響

聽說你已去國

南洋日報與南洋僑胞

本報之沿革

本報之主張

本報之概況

南洋華字日報調查

南洋日報概況

胡仲持

南莎

莊諧

云山

蕙晴

聖提

蕙晴

兆棠

余明鑑

南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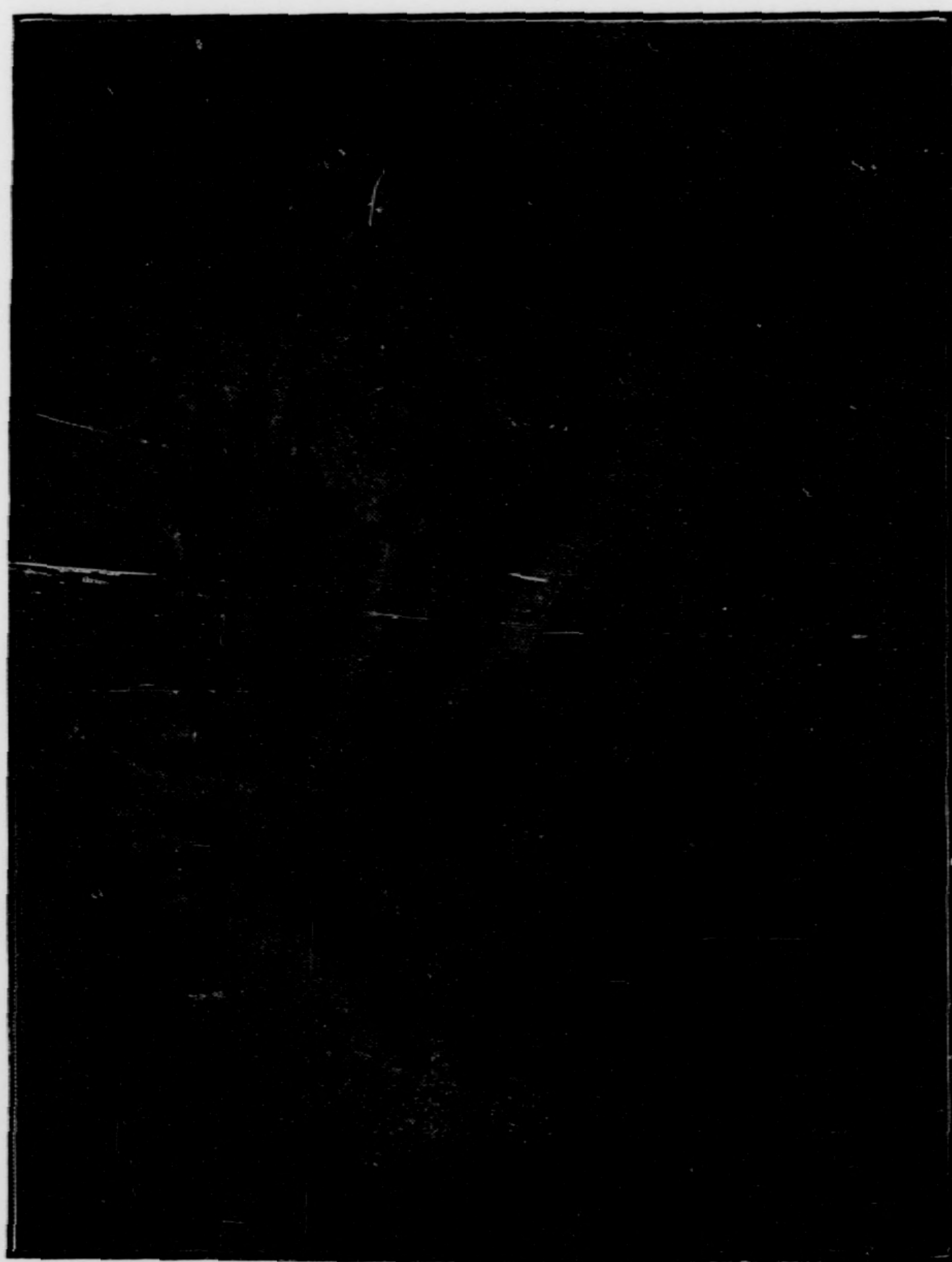
潛初

古有成

記者

記者

薇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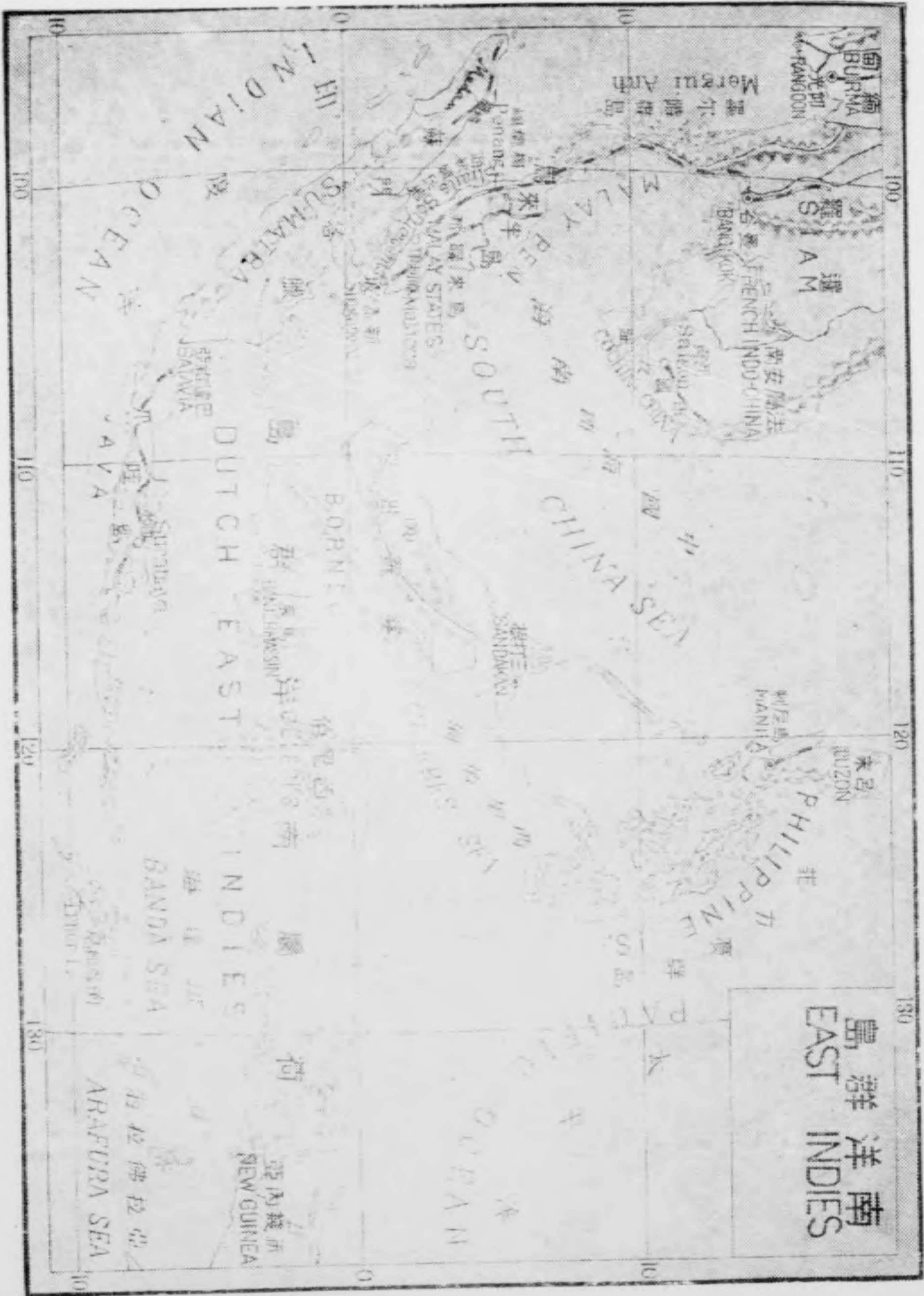


神之作戰 法國 DELACROIX 作



歲寒三友

董東山作



蘇門答臘
SUMATRA



中外地名對照表

亞齊	ATJEH	實武牙	SIBOLGA
巨港	SEULIMEUM	打拉	BATANGTORUE
占碑	DIALI	打拉	PAJODENZIEH
文島	MEURCUDOC	打宜	REBUCK
文島	BIREUEN	巴里	PONDJANG
打拉	TAKENON	巴里	PADANG
打拉	LHO SEUMAWÉ	占碑	DJAMBI
打拉	LHO OEKON	占碑	PALEMBANG
打拉	IDI	占碑	BEUKOELAN
打拉	PEUREULA	占碑	TELOKDETONG
打拉	LANGGAR	占碑	TELOKJANKA
打拉	KOEALASIMPANG	占碑	KLINGGA
打拉	PANGKALAN	占碑	SOEJOE
打拉	PANGKALAN	占碑	BRANDAN
打拉	TANJOENGPORA	占碑	MALAKA
打拉	BINDJAI	占碑	TINGAPOKE
打拉	KWALA	占碑	KUALALUMPUR
打拉	MEDAN	占碑	PINANG
打拉	BELOWAN	占碑	INDIAN OCEAN
打拉	BRASTA	占碑	
打拉	LOEBOERPAKAM	占碑	
打拉	TEBINATINGGI	占碑	
打拉	PEMATANGSIANTAR	占碑	
打拉	KICARAN	占碑	
打拉	TANJOENGSALAI	占碑	
打拉	LABOEHANZILIK	占碑	
打拉	LABAGAN	占碑	SI API API
打拉	P. SAMOSIR	占碑	
打拉	TAROETOENG	占碑	



孫中山先生遺像

宗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其目的
在於鞏固自由平等精神身身
經驗深淵鐵達到此目的必歷艱
險衆公斷在忠於此等精神我

民從其國泰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我輩同志
須知此今日者建國者建國

無 六國之民言成及第一次國代
表又希望言從信易也必成會

中山 潮最速之民開國民會議及
為保不者身泰仍尤慎防賊

生 整期間信其實現量而必務

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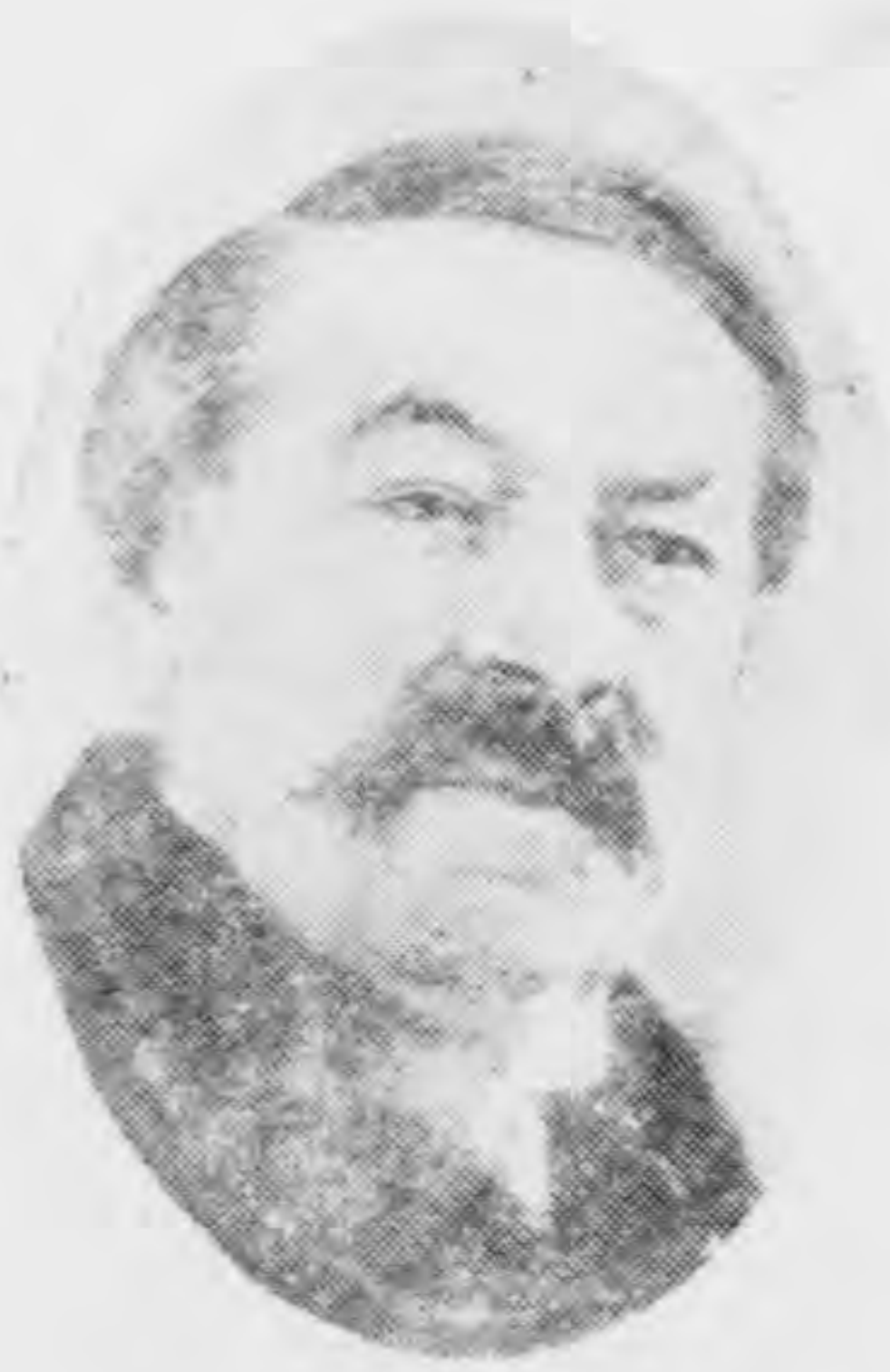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四年二月三日

孫文

孫文

孫文

(一) 各國政治界要人



安里白長總交外西蘭法
(Aristide Briand)



倫伯張臣大務外英列不夫
(Austen Chamberlain)



一義中田相首本日
(Tanaka)



林采姬員委交外民人聯蘇
(George Tchitchevine)

(二) 各國政治界要人



德意志大總統興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



美國大總統柯列芝
(Caivin Coolige)



土耳其大總統凱末爾
(Mustapha Kemal)



意大利首相墨索利尼
(Benito Mussolini)

椰子集

南洋日報六周年
紀念刊



乙
野
工
外

卷頭語

編者

南洋日報創刊于民國十年十月一日，當時是股份公司的，起先三個週年紀念日俱不會有特刊。

到民國十三年底，歸張劍豪先生個人辦理，於翌年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的四週紀念日，發行「四週紀念增刊」及「四週紀念圖書增刊」各一冊；五週紀念日，發行五週紀念刊「南洋日報概況」一冊。今年十月一日，為六週紀念日，張劍豪先生與編輯部同人陳勁倪汪震泉洪書民等，籌刊這層質上量上都過得去的特刊，藉補歷年特刊單散佈南洋方面的缺陷，可散佈國內各地。

今年這六週紀念刊，我們為要顯示南洋的風味，擬名為「椰子集」。集中文字，分為三部分：一，一般的論文；二，關於南洋的論文；三，創作。後面附着一附錄，為「南洋日報概況」。

第一部分中，張劍豪先生的「國內政治的觀察」，眼光銳利，實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論國民黨的財政與人才兩段，可知張先生對黨國是如何地「言切受深」；任白濤先生譯的有島武郎氏的「自己的要求」，也實是一篇重要的論文；豐子愷先生的「藝術與鄉愁」，纏綿淒惻，使人感到在讀一篇創作。第二部分中，蔡毓才先生的「蘇島馬達山土人之生活」，把一種山中的馬來族土人的情狀，活描出在我們眼前；譚雲山先生的「南洋華僑教育之真象」和陳宗山先生的「僑報罪言」，讀了都令人觸目驚心；家慶先生的「馬來民歌一樹」，把馬來民歌的情味和情調，都使嘗受到了。第三部分中，廖南鵬先生的小說「新客」，褚保時先生的小說「祀受」，都有獨特的風趣；劉大白先生的「田螺精」，胡仲持先生的「曹娥姑娘借被的故事」。這兩篇故事，前者寫得很哀麗，後者寫得很悲壯；雁崎先生的長詩「城下後」，歌詠兵事中的亂離，使人感到戰爭真是罪惡；張一鵬先生的封面畫和扉畫，能深深顯示南洋椰子園的情調。其餘，不名講了。附錄「南洋日報概況」，是張劍豪先生數年來的苦心經營，報社同人的微力和華僑愛護的誠心的表現，藉以報告我國內外的同胞。

國內政局的觀察

張劍豪

我因公私事冗，許久沒有執筆作「政論」文章；這次逢着我費了一番經營而承僑胞所愛護的「南洋日報」六週紀念發刊「椰子集」，趁這機會，便抽暇來一論逃國內政局。

國內政局，目下已如火之明，就是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不久將掃平北方殘餘的軍閥，而以黨的力量來統治全國。但北方殘餘的軍閥何以必被掃平，國民黨何以必能統一；這都不是偶然的事，都各有它的必然的因果，請分「北方殘餘的軍閥」及「國民黨」兩節來申論之。

一 北方殘餘的軍閥

北方軍閥現在已成了殘餘軍閥的軍閥，他們原係有一個系統，是所謂北洋派；這北洋派，也有着「一點歷史」，近點說，始於袁世凱小站練兵，遠點說，當追溯到會國藩練湘軍。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太平軍克復武昌，十二月會國藩倡辦團練，後來成了湘軍；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李鴻章練淮軍代替了湘軍。甲午年（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胡燏荪練定武軍十營；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冬，由袁世凱統率七千人，在距天津七十里的新農鎮所謂小站地方訓練，後來稱為小站兵，代替了淮軍。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袁世凱奏定北洋營制；到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六鎮完全成立。目下，輾轉遞演，是以張作霖領頭的奉系在作最後的掙扎。

北方軍閥，也曾經堂而皇之過的，現在為什麼，快到最後的一天了呢？總括地來說，他們專政，是絲毫沒有目的的，當然更說不上主義；假使說有，便是所謂「爭權奪利」了。因為只知爭權奪利，所以有很明顯的三種現象，可以看到，（一），本身分化，（二），政治腐敗，（三），壓迫民衆；因為有了這三種現象，所以他們已快到最後的一天，這是必然的。現且順着上述次序，稍稍分析一下。



(一) 民國成立，袁世凱一手握住了軍政權。二年六月，二次革命起，不幸失敗。於是全中國，可說成了北洋派清一色了。四年八月，帝制議興，幸得十二月雲南起義，來蕩平了帝制；但革命的勢力，直到去歲北伐止，總止于西南方面。袁世凱一死，北洋派「分化」的趨勢，便一天盛一天。六年七月，張勳擁溥儀復辟，段祺瑞起來討平了他。張勳的復辟，是表示他拉攏了督軍團的一派，來反對北方中央的一派。段祺瑞起來之後，廣植同黨，居然成立了皖系。同時馮國璋曹錕李純齊變元吳佩孚孫傳芳等，也自成一團，叫直系。這兩派，漸漸不能兩立；到九年秋，他們就動起手來。結果，皖系敗。同時，東三省方面，有吳俊陞張作霖楊宇霆郭松齡張宗昌等，也自成一團，叫奉系。當直皖戰爭時，奉系聲勢還不大；到直系戰敗皖系專了政之後，面孔便一天一天難看起來。到十一年夏，奉直第一次戰爭開始了，結果，奉系敗退關外。十三年冬，奉直第二次戰爭又來了，結果，直系敗。這時，現在已為國民黨同志當時會隸直系的馮玉祥，獨樹一幟。同時，本係直系已而成了東南系的孫傳芳，漸露頭角，後來竟虛擁東南五省了。奉系方面，十四年冬，郭松齡對張作霖反戈，不幸失敗；同時，張宗昌占有出東，實際上已自成一派。到十五年秋，國民革命軍北伐，把直系東南系的勢力，一掃而光之；目下，單剩奉系在作最後的掙扎了。由上面敘述的來看，北方軍閥本身的分化，是很顯著的事。

(二) 北方政治的腐敗，簡直使人感到他們在把政治當兒戲。試約舉幾端來說明。

① 賣國植勢。袁世凱因為想做皇帝，於民國四年五月九日不惜與日本締結亡國的二十一條。這是北洋派賣國最顯著的事。此外如爲內爭爲壓迫革命運動的借款（民二的所謂善後借款英金二千五百萬磅，便是用來壓迫國民黨的），都在極苛刻的條件下借了的；如鐵路借款，把鐵路附近警察權及礦山開採權等都送給人家，這都是賣國。又如民四日本在山東擅築輕便鐵道，民五俄國在東三省擅築砲台，及歷年英人的試侵西藏等等；北洋派當局都不能積極交涉。再進一步來講，我國自一八四二年和

英國締結南京條約以來，各國在我國的勢力一天盛一天，我們至少亦當消極地不使外力更盛；實則當善用外交手段，願國民衆要求，而努力消滅外力。北洋軍却不然，他們竟想把整個中國賣給人家。

●，玩弄國法。

中華民國的根本法，原係「臨時約法」，但袁世凱爲要獨霸軍政權，竟於民二把「臨時約法」廢止，擅訂「中華民國約法」，即「新約法」。到民三，總統會舉時，竟停止了兩院職務。

民六，黎元洪受張勳的逼迫，再解散國會。民十一，布販曹錕，竟幹買總統做的事了。一切國法，在北洋派眼中，簡直是一紙刷毛紙。●，內爭不已。北洋派軍閥的內爭，起先總是以實力做後盾來爭內閣；最終則出以兵力相見。他們爭內閣，最重要的是財長一席，因可用以籌措軍費。

如直皖戰爭前，皖系儘把持內閣，如靳雲鵬內閣（八年九月至九年五月），可說全屬皖系人物，財長即是李思浩。最後，以一戰了事。又如第一次奉直戰爭前，梁士詒內閣（十年十二月至十一年一月）是奉系的；梁士詒被直系排倒後，爲顏惠慶內閣（十一年一月至四月），仍屬奉系勢力，二任財長俱爲張弧；後繼以周自齊內閣（十一年四月至六月），直系勢力便大了，財長爲董慶了。這便奉了

第一次奉直戰爭。至於內爭的頻繁，我們看了前面本身分化的一節，便可知其大概。●，內政不舉。講到內政，例如財政，他們絕不知道整頓收支，只是軍費儘加多，如教育經費對軍費常差到十

倍二十倍，這還是據他們的預算；同時，儘是大舉其債，以從事內爭，以喪失國權；一面，並儘向民衆搜括。且說舉債，從民國以來，已在十萬萬元以上了。試舉一千萬元以上的債款於下（美金以一磅合十元，美金以一元合二元，法郎以十佛郎合一元，日金以一圓合一元折算）。

奧國第一款，美金一百二十萬磅；奧國第二款，二百萬磅；奧國三項展期款，一百三十二萬三千磅；克利斯浦借款，五百萬磅；五國善後借款，二千五百萬磅；中法實業借款，一萬萬佛郎；芝加哥銀行借款，美金五百萬元；日銀團墊款，日金二千萬圓；電報借款，二千萬圓；吉會鐵路墊款，一千萬圓；鐵林借款，三千萬元；濟南高徐鐵路墊款，二千萬圓；滿蒙鐵路墊款，二千萬圓；參戰借款，二千萬圓；陸軍部

三千萬元；濟南高徐鐵路墊款，二千萬圓；滿蒙鐵路墊款，二千萬圓；參戰借款，二千萬圓；陸軍部

次泰平公司定購軍械延期交價款；一千七百三十九萬圓餘；又，一千二百五十二萬圓；民三到民十的內國公債，共計九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這種借款，十九是拿來擴張自己一系的軍政勢力，及各飽私囊；多少國權，都葬送在這種借款中。再如教育，他們簡直眼中不知有教育；教育費，原應屬國家各項支出的首位的，但北方，軍費竟比教育費大了十一倍乃至二十二倍。據他們民二民三民五民八的官樣文章的預算如下：民二，軍費（海陸軍軍費合計，下同）六千六百三十七萬元，教育費祇五百七十七萬元，軍費大了十一倍餘；民三，軍費四千六百八十萬元，教育費祇一百八十萬元，大了二十五倍餘；民五，軍費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一萬元，教育費祇一千二百六十一萬元，大了十二倍餘；民八，軍費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萬元，教育費祇六百另五萬元，大了二十二倍餘。這數目，還只是官樣文章，事實上，這點教育費也發不出（軍費乃反增加）。不單沒錢辦教育，一方面還儘量摧殘。如民九，北京各校為拒絕直接交涉而游行演講，被捕四十二人；從此之後，拘捕學生，是家常便飯了。又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所謂教育總長章士釗，竟會雇了婆媽逼女師大女生出校。至如「三一八慘案」，竟在國務院門前開排槍殺學生了。又如內務之不務（盜賊橫行國中），司法之不法（如羅文幹案，所謂總統竟可擅自令警廳捕閱員），這裏不再多講了。

(三) 北洋派的壓迫民衆，真可當個無微不至的夜話。他們的工作，可分四項：●，壓迫；●，搜括；●，縱兵；●，殺戮。●，壓迫。如民國二年，北庭解散國民黨。如民七，北京「大申報」，「大中華日報」，「國民公報」，「經世報」，「晨鐘報」，「亞陸日報」等，因登載中日大借款被封。民八，北京「晨報」，「國民公報」，「京報」等十一家，因罵安福系被封。如國民黨未到上海前，上海「民國日報」被迫停刊。民九，竟下令禁止學生干政。一打仗起來，「拉夫」供役，似乎便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了。●，搜括。北方軍閥的搜括民財，如設立特種稅，預征錢糧，設省銀行亂發鈔票，種種「一調戰時，勒逼商會資本家，更屬常事了。農國稅制，原屬平民的担負過重（如食鹽，

徵稅很重，平民食鹽消費最多；富人則並不因其富有而會多吃鹽的。），但北方，更有奇奇怪怪的特稅。如山東，連客車過境都要納特稅。山東，更有所謂煤炭特捐（每噸竟加徵二元。），食鹽特捐（每引加徵四元。）等等。預徵錢糧，他們似乎已認為該當的事；如前河南，聞說預徵到民國二十年以後。設省銀行括錢，如前江西省銀行是顯著的事；沒有準備金亂發鈔票，到北伐軍克復贛省時，省銀行鈔票祇值二折。又如目下山東省銀行，發了二千幾百萬元的鈔票，準備金却都已移作軍用，所以現在只值五六折之譜。戰時的勸運，如前齊盧戰事時，盧永祥竟在上海強收華界房租。●，縱兵。北方軍閥的縱兵禍民衆，實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在此，即可以看到軍閥的終將消滅。軍閥的兵丁，都是雇來的，雖名義上是有軍餉的，但十九都拘在上級軍官荷包中，對兵丁的報酬，只是打勝仗時的「自由」三天，敗時更不消說了。兵丁的「自由」，便是所謂擄掠強姦。●，殺戮。軍閥殺戮民衆，真是畫不勝畫。如宋教仁的被袁世凱暗殺，這全因袁世凱的妄想根本推翻國民黨。如京漢路的「二七慘案」，吳佩孚大殺其鐵路工人。如湖南黃鵬的爲趙恆惕殺死。如北京「京報」邵雲萍，北京「社會日報」林白水，都給殺脫頭了。至北伐軍攻江西時，鄧如琢大殺其學生。北伐軍克復上海前，李寶章下格殺勿論令，用大刀隊大殺民衆。

* * *

現在在作最後的掙扎的奉系，它前代及同時的北洋派的別系，歷史及政策都是向滅亡的路上走的。——奉系如何呢？我們仔細一觀察，可以斷論道，如出一轍。

(一) 奉系首領張作霖，當清代末葉，是關外一個土匪。日俄戰爭起，日本把關外土匪編成忠勇軍，張也在其內；戰事完了，忠勇軍歸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今歲死了。）改編，張做了一個營官。民國後，做了師長；後來把段芝貴趕走，便做了奉天督軍兼省長。再後，便亂一國外，做了關外王。這是奉系的發生。日後，便漸漸上「分化」的路上走了。民九，北洋派中直院有戰事，奉系助

直。張作一以軍發生第一戰奉直戰爭。民十三第二次奉直戰爭又起。對皖系。奪了他們山東
 鐵廠的地盤。這是奉系在此祥軍中的分化。至於在本章也一樣在分化。民十四，曾有總將郭
 松齡的叛投津貼。阻下奉系已分兩派：舊派直轄一派（張勳所入，實亦各成一派），新派吳俊
 陞張作相為一派，新派楊宇霆張學良等為一派，新派中的楊宇霆又自為一派，更有附庸的孫傳芳的一
 派（至於孫傳芳有反我的趨勢，現在已被免職了）。

(二) 奉系的政治腐敗。一如從前北洋派中任何一系的腐敗。奉系和日本的勾結，這是很顯著
 的事。奉系拱手奉給日本的，是滿蒙的權利，及華北商場。日本的報酬是：當郭松齡反戈時，日
 本派孫助戰；當顧民軍敗奉系時，日本公然擁護中軍拍海運到天津上岸；當前北伐軍攻入山東，濟南
 快不時，日本又公然出兵助戰。對於國法，也當然一樣地蔑視。張作霖由幾個直系軍人的擁戴，
 擅自稱做大元帥；最近，竟在想做皇帝了，轉瞬年終已定為「武憲」了。說到內爭不已，亦是一樣先
 在爭內閣。起先，奉系還和直系拉攏，所以孫傳芳內閣維持着，中間還夾着孫傳芳袋中的關員；
 後來直系派系給國民革命軍消滅了，顧朝也倒了。接着林伯吹稱之為「張宗昌之變態」的種復來組
 閣，這是張宗昌和張作霖相爭（中間夾着安福系開真），財長謝澤溥當然屬於奉張。一方面楊宇霆
 在爭奉督，竟也自己在練兵了。至于內政：財政一樣地只知舉債搜括，教育一樣地不管，土匪橫行
 北方，司法一樣地不法。奉系的舉債，雖知道為數已不少，但此刻還不能詳舉。教育，只要看目
 下，把北京潮道八校，併成一校了；經費仍是渺渺茫茫。摧殘教育：如天津北京一大批大批地捉
 學生殺學生，是最顯著的例。司法，在濫用軍權的奉系，當然說不到：如北京總兵司令王琦，和魯
 軍第五軍軍長王棟，在北京因標旗爭風，竟各率部隊在前門外開槍互轟，誰也奈何他們不得；如鮑羅
 薩夫人一條，受賄的受賄，空城查辦的儘空城，也空鬧了一場把戲。

(三) 奉系的壓迫民衆，亦不勝言。如五卅慘案發生後，張學良率兵到上海，禁止民衆示

威遊行，解散民衆團體。禁止婦女剪髮，禁止用白話文，這都是壓迫民衆聲中的笑談。搜括亦無微不至；如奉省勒用軍用票，一次要價大跌，奉張竟槍斃饒商數人；如張宗昌強迫人民種烟，山東鄆城汶上一帶已觸目皆是嬰粟（乳丘至此，也恐不再說「則吾必在汶上矣」了吧。），因田賦原只一二元，種烟便可括特稅十元；如最近褚玉璞勒令徐州屬八縣種烟，每畝抽稅十八元至二十四元。我們試來看山東的收支狀況。民十的歲出預算，祇一千萬元左右。但十四年五月到十五年九月，張宗昌所支出的軍費，竟達一萬八千萬元，每月須一千萬元以上。這些錢的來源，當然是走的向民衆搜括的這條路。我們試把重要的捐稅項目寫下來：一，百貨捐；二，鐵路貨捐；三，汽車路特捐；四，汽車路附捐；五，郵包稅；六，船運稅；七，房租；八，統捐；九，軍事特別捐；十，槍械捐；十一，軍鞋捐；十二，營房捐；十三，紳富捐；十四，「討赤」特捐；十五，善後公債；……這已夠了吧；却還有，如今年上下忙要納十六元，還有鹽引加價。更有所謂軍用票六千萬元，這，蘇皖也沾到光的。）。餘如縣長要保證金，銀行要押金等等，這裏不能詳舉了。縱使，奉派的軍紀，是有名壞的，尤以從前李景林部及魯張部，魯張部尤以白俄軍隊的軍紀為最壞。白俄軍隊的酗酒殘殺強姦婦女，是有名的；如四月間白俄隊退出浦口時的擾亂，是最好的例子。最近，如十月十日晉軍暫放棄定州，奉軍即入城於十一日至十三日「自由」三天。這三天自由下來，定州幾乎等於燬滅了，至少十年方能恢復。從定縣（即定州）北至清苑（即保定）的百里之闊，沒有一處不給奉軍自由完了！殺戮：鄆縣森林白水，是奉派軍人殺的；如前總統李大劍路友于瑛趙爾等二十人，不久斷又殺黃仁山等八人，中學生大學生被殺的連實數也記不出了；前京綏路工人組織工會，竟被槍斃了許多，奉軍在直魯交界處與紅槍會衝突，焚燬村莊數十，殺人民千餘。

北方一脈相傳的北洋派，因本身分化，政治腐敗，壓迫民衆，一天天向滅亡的路走着；今奉派，如其舊地在奉行故事，所以末日的快則是必歸於滅亡。現國民革命軍已興起了，國民革命

軍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馮玉祥國錫山和他們部下也都已加入國民黨進攻奉天了，奉天的末日，定將要在目前了。

二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現在普通簡稱爲國民黨。），它的前身興中會，由孫公中山等於一八九四年（前清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創始；一九〇五年（前清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改組爲同盟會；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歲次壬子。），改組爲國民黨；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歲次甲寅。），改組爲中華革命黨；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歲次庚申。），改組爲現在的中國國民黨。現在爲歷目計，立一表如下：

一八九四年 一九〇五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二〇年

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由總理孫公中山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次大會中，有兩個重要決議：一是施行新組織法，一是容共；前者實是目下國民黨所以能深入民衆間且有條不紊，并使整個的國民黨有如生龍活虎的主因；後者，不幸共黨竟想推翻國民黨，所以致鬧成惡果。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暨中央監察委員。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曾於十三年一月，十三年八月，十四年五月，開過三次全體會議。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不幸，總理孫公中山，在北京逝世了。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黨設立國民政府於廣州。十四年多，有一部份中央委員及黨員，如謝持，鄒魯，林森，居正，覃振，張繼，葉楚傖，石青陽，戴傳賢，沈定一，邵元冲，李祖權，傅汝霖，張和本，石瑛等，在北京西山擁護孫公中山靈前（即所謂「曹奉

碧雲寺」是也。開會，標反共之幟，否認廣州的中共黨部，開第四次中央執委「全體」會議，并主在北
方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一派，因為他們在西山會議黨籍，世稱之曰西山會議派，普通簡稱
爲西山派。西山派，并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今門牌已改爲一百二十號），設立中央黨部。廣
州中央黨部，不承認西山派的一切行動；并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決議懲戒。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在廣州召集。選出第二屆中央執監
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曾於十五年一月，十五年五月，十六年三月，開過三次全體會議。其間於
十五年十月，曾開過一次中央和各省黨部等的聯席會議。

十五年七月九日，蔣介石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七月十五日，北伐出師（現在已定這日爲
北伐紀念日）。沒有到三個月，於八月二十二日把岳州打下了，於十月十日把武昌也打下了。

十一月七日，克復九江。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克復上海。三月二十五日克復南京。後來雖曾
於五月二十四日克復蚌埠，六月一日克復徐州（河南方面，馮玉祥部亦於六月一日克復鄭州。），二十
日蔣介石馮玉祥兩氏在徐州會見，津浦路上曾一直快打到濟南，但不幸因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及日本的
出兵山東，津浦路上的國民革命軍，後竟一天退下來。現在，又已三路進兵猛攻了，並且馮玉祥
也發大兵由隴海路勇猛東攻了；但願內部問題趕快解決，那末直搗幽燕并打破奉系老巢的關外，爲日
是不久了。

這裏，來一講世人所謂「武漢分裂」的事。先是在廣州決議，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武漢
。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廣州停止辦公。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武漢中央國府，正式成立。當一
月間，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氏爲行軍便利起見，擬暫將中央國府設於江西南昌，當時會有一部分
中央委員留南昌；後來終于大多去武漢了。第二屆中央執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便在這時開的（三月
十日至十七日）。武漢方面，以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徐謙，鄧演達，程潛，朱培德，唐生智

等爲中心人物，世稱之曰武漢派，或曰左派。三月廿五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以總司令蔣介石及中央委員吳稚暉，張靜江等爲主，四月二日開中央監察委員會決議清黨。原定四月十五日，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解決糾紛，不果。後於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南京方面，以蔣介石，胡漢民，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等爲中心人物，世稱之曰南京派，或曰右派。

到七月十五日，武漢左派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發表共派異謀；於是寧漢便喧傳合作了。八月十二日，蔣介石通電下野。於是寧漢兩方，定九月十五日，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自第一屆中央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以來，都是開的中央執監全體會議，監委不曾加入過，一共已六次了；監委的加入，以四月十五日報章的喧傳爲始。中央執監計三十六人，以過半數的十九人爲足法定人數；中央監委計十二人，連執監共四十八人，以過半數的二十五人爲足法定人數）。後因西山派也主張加入（西山派的懲戒，已由南京中央撤消。），于是有中央特別委員會的組織。但武漢派，却紛紛離去，大概就因爲這事吧。這樣不是事，於是居正，許崇智，伍朝樞，張繼，孫科等往武漢商議，訂於十一月一日開四次會議；後以唐生智叛黨事發生而不果。目下，中央委員都已聚居海上，打算便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報上雖喧傳係中央執監全體會議，但事實上係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因「總章」上規定監委可加入却無表決權的，如此可以監察執委；不然，監察委員一加入會議，則所有決議便須同負責任，那末便不能施行監察權了。況且執監兩委員會，從不曾開過聯席的全體會議，何忽來「第四次」之名，預備會議了。一切糾紛，可由四次會議來完全解決了；萬一有一時不能解決的，也便可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解決了！此黨國前途之幸事也！

*

*

*

中國國民黨的組織，至爲周密。現在試先列一表，然後加以說明。

中國國民黨

全國代表大會

中央黨部

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央特別委員會
中央監察委員會

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
委員會

秘書處
監察局
印鑄局
勞工局

外交委員會
財政整理委員會

最高法院

軍事委員會

大學院

實業部

農工部

司法部

財政部

外交部

內政部

各省政府

各特別市政府

各特別市政府

太湖流域水利工程處

魯蘇冀東河工事宜處

秘書處
組傳部
宣人部
工人人部
農人部
商年部
青女部
婚外部

各省黨部

縣黨部

區黨部

區分部

各特別區黨部

區黨部

區分部

總支部

支部

分部

區分部

在黨的方面說，以全國代表大會為最高機關，組織中央黨部，以中央執委會為審議一切的中心機關，以中央黨委會審察一切機關的行動。平時，兩委會各自互選組常務委員會駐中央辦理事務。

今有中央特委會之設，但這是暫時的，故用括弧以別之。原先在中央執委會之下，有中央政治委員會，今已取消；今後或將恢復，亦未可知。中央黨部除審議及監察的機關外，設八部一處以為執行機關。各省，各特別區，各特別市及海外諸地的低級高級黨部（海外的區分部分，「總章」上定名為通信處），俱受轄於中央黨部。一方面，更旁出而組織國民政府，設國府委員會。兩處三局（原先還有參事處，今已取消），是附屬於國府的；國府所轄的有各部，各省政府，各特別區政府，各特別市政府，兩河工處，最高法院及監察院，暨外委會及財監會（原本還有勞動法起草委員會及中央法制委員會；今前者已裁併於勞工局，後者已裁併於法制局）。表中所列各部，其中內政部農工部及實業部尚未設立。國府下，前曾設有僑務局，現已取消，這或者會恢復亦未可知。

* * *

上面，已把中國國民黨的略史和組織講過了；現在，再來一看黨的功績。國民黨的工作，總括地說，是領導民衆幹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有兩大目標，即：打倒軍閥，及取消帝國主義者在華特權。正惟如斯之故，所以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得到民衆的擁護。國民黨對民衆的關係，可列圖表如下：

（領導民衆）打倒軍閥 民衆擁護

（取消列強在華特權）

打倒軍閥的工作，已做了很多了。直系，已打得精光了；東南系，也打得偏偏促促地寄人籬下了。最後的奉系，現在也已由國民革命軍，馮玉祥部及閻錫山部在三面夾攻了。至於內部帶兵的腐敗分子，也多已解決了。如唐生智，曾經名義上（即第四集團軍第一方面總指揮）帶有二十四師三

旅五團計十五萬人之衆，但已由第六軍第七軍第三軍第四十四軍等解決了。餘如前第二十七軍王青
部，第三十一軍鄧紹度部，第十軍王天培部，新編第三軍劉實題部等等，也都已解決了。前第二十
六軍周鳳岐部，也已改由陳煒（空如）率領了。

取消帝國主義者在華特權的工作，這因目下尚在軍事時期，所以工作成績還不能顯著。但如因
「二三」慘案，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已由前國府外長陳友仁和英代使阿瑪利訂約收回了！二五附加
稅，也已實行了；前本已定九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不幸因內部糾紛而不果！目下國府外長伍朝樞
已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了！

正惟國民革命的國民黨，領導着民衆，有如許成績；所以民衆的擁護，這實是必然的事！

* * *

此外，會有財政與人才兩點，也打算來說一說，且以結束此文。

國民政府目下的財政狀況，誠有不能量入爲出的趨勢；——但我們要明白，現在是軍事時期，爲
打倒軍閥，國民自當担负暫時的軍費。將來軍事時期告終，中央自會有偉大的裁兵計劃，那時不消
再支出浩大的軍費，國用自會寬裕，可從事各種建設事業了。

關於國府財政，我們看到好幾種報告：如前國府財長朱子文的十四年十月至十五年九月底的報告
，十五年整年的報告，十六年起始三個月的報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需處十六年五月份起至八月
十五日的報告；前國府財長古應芬的預算；前國府財次錢永銘（新之）的四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五日（原
報告未註月日，約自南京國府成立至九月十五日改組止，約五個月。）的報告；國府財長孫科對武漢
財政的談話等等。統觀這些報告，最觸目的，當然是收入方面的價項，及支出方面的軍費了。現
在試分廣州時代（據十五年的報告）、及南京時代（據錢氏的報告），來立一表比較一下看。

廣州時代（元）

南京時代（元）

總收入	九九,九七九,〇〇〇	四四,一六八,七七七
總支出	九九,四〇二,〇〇〇	四四,〇七八,六二六
債券息借等項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七五二,三九五
軍費	七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一,二〇一,六一八
債券等對總收入的百分率	三〇.〇	七八.七
軍費對總支出的百分率	七二.四	九三.四

我們看了上表，對於借款和軍費之大，誠有點感到異樣；——但我們試一想，軍事時期一過，軍費假定它每年最多支出一千萬，那便可無須舉債了，何況日後稅制改革過後收入定會大大增加。

北伐的經費，到底大約已化了多少了？這實是我們很想知道的，但可惜沒有專門的記載；現在試夠稽各種報告，來約算一下看。（一），十五年八月至十二月，以十五年整年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半數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計；（二），十六年一月至三月，據宋子文報告，為一六,九六七,〇〇〇元；（三），十六年四月份，以錢永銘報告五個月支四一,二〇一,〇〇〇元折算，得八二,四〇〇,〇〇〇元；（四），十六年五月份至八月十五日止，據軍需處報告，除去支黨部及交存軍委會款項，得五三,五〇〇,〇〇〇元；（五），八月十五日以後，始以目下估計的每月六百萬元計算，至十月底，約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六），據孫科在上海六公團招待會席上演說，謂武漢方面，先每月須軍費一千二百萬元，五月減至一千萬元，七月減至八百萬元，八月減至七百萬元，此後已減至五百萬元，我們試以三月為始計算，至十月底止，共需六千九百萬元。以上六項共計，為一八八,七〇七,〇〇〇元，是快近二萬萬元了。

前北京「晨報」，載有署名莫愁樓主人者的通信（莫愁樓主人，怕係研究系重要份子蒲伯英），根據軍需處的報告，密苦地說（研究系對國民黨，是有民團以來總在借了軍閥勢力來施以壓迫的。）：據蔣

兵下野後之財政報告，支出五千四百萬元，以四個半月之時日計算，每日需洋四十萬元，每小時需洋一萬五千元；此僅就江浙兩省而言，推而至于二十二行省三特別區，則每小時需十八萬元。這話真是刻毒，幸而係出于研究系辦的『晨報』中！

據各方面友人的報告和作者前返國時的觀察，殊覺黨的治下，有『才難』之嘆。軍閥的政府，全由幾個頭腦和腐敗官僚政客在跳梁，他們本無需乎人才。黨和黨化的政府，却全然不同了；就黨說，中央黨部固需領袖人物，但黨的基礎的下級黨部更急需着無數的人才；就政府說，各方面都需要很多相當的人才，不得已因而有政府人物不限黨員的決議。

黨的方面，雖很是缺乏人才，但以二等三等人當一等人才用，還沒大弊端，却也已有若干土豪劣紳混迹其中了。至於政府方面，因是不限黨員的，所以份子不免複雜。份子稍稍複雜，倒也不甚緊要；惟研究系，交通系，國家主義派，北方的官僚及其他腐敗份子的混入，實是足以爲憂的事。如法長王寵惠，他在北方做過總理，代過總理，歷長過司法，也長過教育，成績只是敬聽軍閥命令；他曾經簽字於所謂法權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大家還記得吧，這是爲了五卅慘案，列強搶奪北方當權的），贊成列強所建議的什麼司法改良；他離開北京時，還托言到上海幹旋南北和議。又如財次

鄭洪年，他曾特地跑往奉天，再回北京去代理一年多的交長。又如法次羅文莊，是吳佩孚孫傳芳時代財政要人羅文幹的弟弟；到南邊後，還表示過要連絡一切『反赤』的實力派（這是指奉系也）。李烈鈞曾推荐徐元誥爲法次，法長王氏儘含糊；現在，徐氏已改任爲最高法院院長了。至于國家主義派，胡漢民氏也說過萬不能容納他們（因爲他們有國家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但江蘇各中等學校校長如邵爽秋，王克仁，汪懋祖，楊效春等，都是國家主義派的健者，他們做過『護旗運動』（護護五色國旗），反對過黨化教育。且傳聞國家主義派領袖曾文正公的子孫曾琦，追隨着陳銘樞。又如白崇禧，屢次說有一批人，藉清黨之名，行共產公妻之實。他的話，確鑿有所指的。前在上海道路

備目的楊虎（喻天）陳華（人稱），據說也曾有過不應不慮的事。又如前上海特別市政府教育局長朱經農，終因上海特別市黨部質問他當孫傳芳時代壓迫過學生而下台。如前東路政治部特務組長院人尹子衡，雖已槍決，但他竟至受賄。腐敗份子的混入，實是一件事實。

但對於這事實，我們無須過分憂慮，這是青黃不接時代難免的現象。所須注意的，是顧中央念起籌劃補救的方法。關於人才，可劃分兩類：一是黨審人員；一是政務人員，政務人員可別為行政員及事務員。要補救腐敗份子的混入，及延攬人才，這只有一方面由中央設立大規模的養成所（要用辦中央軍政治學校那樣的精神去辦），一方面施行孫公中山所創造的五權憲法之一的考試權的考試制度。黨務人員，當然由養成所來培植；行政員，雖然不妨暫時規定某級以下兼延非黨員，但總應以全體用黨員為目標地做去，所以雖可兼採考試制度，但應以由養成所培植為原則；至於事務員，當國民政府有餘力從事建設事業時，人才當缺乏得異常，所以事務員目下不妨盡量採用考試制度以得人才，但同時亦應注意養成黨員的事務員；如此，則既可不成人才缺乏，并可免去腐敗份子的混入；同時，可漸漸造成不但原則上以黨治國，人才上亦以黨治國！

三寶太監是回回人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一卷六號，北大教授陳援菴（垣）先生講馮沅君女士記的「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一文中說：——

「永樂間派三寶太監下西洋；所謂三寶太監者，即回回人鄭和也。近雲南騰陽發見李至剛撰馬公墓誌銘，馬公即鄭和之父，名哈只；哈只者，回人以稱會朝天方者也。碑言馬公二子，次子和事今天子，賜姓鄭，為內官太監云。」

——薇生錄。

帝國主義的軍備擴張與未來世界大戰

胡盒之

一 帝國主義與世界大戰

歷史直是一部相砍書！人類從古到今只是永遠地在那裏打架，廝殺，沒有一刻的停止。要是世界上有一個時期沒有戰爭，那只是因為戰爭的兩方還沒有充分準備的緣故。人類不是在從事戰爭，便是在準備戰爭。至於永久的和平呢，那只有癡人在那裏妄想！除非在幾千幾萬年後，除非是我們的灰孫子，是休想過永久太平的日子。

在從前，世界上只有局部的戰爭，甲國和乙國的戰爭，甲部落和乙部落的戰爭，所牽連的人數不多，地方不大，所以戰爭的禍害也還小。到了現代，帝國主義的戰爭，往往把世界大多數的國家都牽連在內，把幾百萬的壯丁都驅上戰場，世界無論何地，都不免受到戰爭的影響，這便是所謂「世界大戰」了。世界大戰是以全地球作戰場，以全人類作犧牲，所以破壞的重大，死傷的衆多。也就不可比擬了。

帝國主義國家爲爭奪殖民地及商業市場投資市場，引起了一九一四年「驚天動地」的世界大戰。

那一次的大戰雖到一九一八年停止了，但實際上戰爭的進行並沒有終止。因爲世界上殖民地及商業市場投資市場有限，帝國主義者的慾望無盡。經過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的土地雖經重行分配，可是仍舊不能滿足各個帝國主義者的慾望。即使經過了十次的世界大戰，要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對立關係不會消滅，這個問題是依然不能解決的。經過了若干時期的戰爭準備後，他們是又要從新「奉過一回」。

上次大戰以後到現在已有九年了。在這九年之中，世界在表面上是和平了，在實際上却和一九一四年以前幾年的情形一樣，只有所謂「武裝的和平」。什麼叫「武裝和平」呢？就是列強雖沒有公然

地打架，却都在摩拳擦掌，預備再來過一回。帝國主義的列強爲爭奪政治的經濟的利益，是只有一時的協作，決沒有持久的調和。他們終於不免破裂。在未破裂以前，他們只是準備武力，因爲只有武力，可決定他們的運命的。

自從今年初頭起，世界大戰的形勢是更迫不及待了，帝國主義國家是更急速地在那裡準備戰爭了。自從英俄絕交以後，資本主義國和赤色國間的大戰已不可避免。在歐洲，因意大利帝國主義的勃興，法意帝國主義，爲爭奪非洲殖民地及地中海海權，其勢不得不出於火併。再從日內瓦海軍會議破裂後，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對立的形勢已顯而易見，再加日本從中構煽，太平洋的海水是不久要沸騰了。未來世界大戰的時機已迫在眉睫，所以列強一點也不敢怠慢，天天準備着作戰。準備的工作一旦完了，漫天的大戰大概是接連着就會爆發了。

那末，帝國主義國家怎樣地準備未來大戰呢？這讓我們舉出一些事實來說罷。

二 各國的軍備擴張

在最近的幾年中，帝國主義的國家，拚命地擴張軍備，幾乎和發狂一般。不論陸軍，海軍，航空軍，各國都盡量地擴張實力，互相競爭，絕不懈怠。我們雖然時常聽得縮減軍備的呼聲；國際聯盟屢次提議裁減軍備，美國兩任總統也都提倡海軍制限；可是除了戰敗的國家，如德，奧，匈，因受條約制裁，減小軍備外，其餘的各國軍備不但沒有減小，而且有加無已。各國本來無意於減軍，所以開了幾次的減軍會議，除了外交家故意掩飾耳目外，會有什麼效果呢！

近年軍備競爭的劇烈，單從各大國的軍費預算中已可看出了。在一九一三年即歐戰的前一年，世界六大帝國主義國家——法，英，意，德，美，日，——的軍費合計不過美金十四萬萬元；但到了去年，即一九二六年度，却增加到二十一萬四千萬元，約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照國別的分列，便如下表：

國別
 (以美金千元為單位)

國別	一九一三年軍費	一九二六年軍費
法國	三四九〇〇〇	三一〇八〇〇
英國	四三〇〇〇〇	六〇五〇〇〇
意國	八〇九〇〇	一九二五〇〇
德國	三四五八〇〇	一六三〇〇〇
美國	一三三一〇〇	六五九六〇〇
日本	六〇〇〇〇	二〇九一〇〇

中間除了德國因受條約制限，法國因財政困難，不能十分擴張；各國的軍費都較大戰前增加了許多。在意大利增加一倍，在日本增加三倍，在美國增加五倍。在大戰以後，各國都民窮財盡，經濟非常困難，但他們却仍不恤糜費鉅額的國幣，以充軍備的費用，帝國主義者的用心就可想見了。

再就各國的陸軍現役人數計算起來，歐洲各國的陸軍合計，在一九一三年為四百十八萬九千人，一九二五年雖減至三百零四萬二千人，但其中所減少的數目，是由於德奧諸國戰敗國條約限制裁減軍備之所致。就中德國減少七十萬，舊奧匈屬諸國減少二十萬，俄國減少二十八萬。除了這幾個國以外，歐洲各國的陸軍人數大概都是有增無減。現在再把主要國家的陸軍人數，分別列表如下：

國別	一九一三年陸軍人數	一九二六年陸軍人數
法國	六四六〇〇〇	六七三〇〇〇
英國	一六八〇〇〇	一九七〇〇〇
意大利	二七四〇〇〇	二四八〇〇〇
比利時	四七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希臘	二五〇〇〇	六六〇〇〇
波蘭	一一一一一	二七〇〇〇〇
捷克斯洛伐克	一一一一一	一一五〇〇〇
俄國	一一〇〇〇〇〇	九二二〇〇〇
德國	七九一〇〇〇	九九〇〇〇

就中波蘭不過是戰後一個新興的小國，可是它却成了歐洲第三大陸軍國。至於意國的陸軍，在這表上雖然數目較大戰前減少；但這是根據一九二五年的統計，這兩年內意大利的陸軍增加了不少，可惜沒有數字可以查考。據意相慕沙里尼的演說，意國在十年之內要有五百萬陸軍，這雖只是一句誇口的話，可是棒喝團首相的野心勃勃，却是已很顯露了。

三 太平洋的海軍競爭

海軍的軍備競爭，却比陸軍劇烈的多了。英美日為世界三大海軍國，三國因爭奪太平洋的殖民利益，商業利益，各自擴張海軍實力，實為不可掩飾的事實。在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中，英、美、日、法，意雖共同訂約限制海軍的擴張，但受限制的只有主力艦與飛機運送艦。對於各種補助艦，如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魚雷艇，却沒有限制，因此各國都盡量增加補助艦的噸數及實力。在近代海戰中，大型的巡洋艦，驅逐艦，以及潛水艇，在攻擊及防守上，其效用都很廣大，和主力戰艦有同樣的重要。所以單限制主力艦而不限制補助艦，竟可以說全無效果。美國大總統柯列芝因此於本年六月下旬召集日內瓦海軍會議，提議限制補助艦的擴張。但因法意兩個重要海軍國拒絕參加，會議的空氣已不見佳妙；再加英美兩國在會議中各自堅持自己的主張，都想控制世界海權，為了補助艦的噸數及砲徑問題，英美意見衝突，會議終至一無結果而破裂。以後英美日必更毫無顧忌，竭力擴張海軍軍備，使太平洋的風雲為之變色，那是可以預料的呢。

但在日內瓦海軍會議以前，這幾年中英美日三國的海軍競爭也就非常猛烈了。單拿歷年海軍預算的增加來比較一下，就如下表：

海軍軍費預算（以美金百萬元為單位）

	美國	英國	日本
一九〇五年	一一一	一六一	一一
一九一三年	一四二	二三七	四八
一九二一—二四年	二九四	二六三	一一五
一九二六—二七年	三三三	二八二	一〇九

本年度的海軍軍費，和一九〇五年相比：美國增加了三倍；日本增加了九倍；英國在戰前本為世界最大海軍國，所以只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

就英美日三國的造艦計畫中，無論主力艦和補助艦，都逐年在擴張。現在單把補助艦的實力增加，列表如下：

巡洋艦噸數的增加（以千噸為單位）

	美國	英國	日本
一九二二年	二一〇	二七五	八八
一九二六年	二三〇	二七〇	一四五
一九三〇年	三〇〇	四二〇	二〇三

魚雷艇噸數的增加（以千噸為單位）

	美國	英國	日本
一九二二年	三六六	二三七	五一

一九二六年	三六六	二三五	八九
一九三〇年	三八四	二七五	一七〇
潛水艇噸數的增加(以千噸為單位)			
	美國	英國	日本

一九二二年	八八	七四	四一
一九二六年	八〇	四七	三八
一九三〇年	九二	八〇	五〇

日內瓦會議破裂以後，英美日必將追加造艦預算；未造成的艦必提前建造。美總統於日內瓦閉會後立即提出建造巡洋艦三艘的議案，此外各國也必同時競造。所以到了一九三〇年，補助艦的實數，恐怕更不止此數了。

四 天空戰爭的準備

飛艇和飛機實際應用於戰爭，還不過是從上次大戰為始，可是在軍事上已佔着主要的地位了。飛行隊不但可以掩護陸海軍，偵探敵情；而且可以對敵人的陣地，拋擲炸彈，放射機關槍，施重大的破壞。因戰後飛行術的進步，下次大戰將成為空中的戰爭。因此各國都注意於航空軍的擴充，甚至比陸海軍更為重視。在一九一三年，英，美，法，意四國的軍用飛機合計不過一百五十隻，到一九二三年增至二千四百隻，一九二六年增至三千五百五十隻，在十三年間增加至二十餘倍之多。在一九一九年全世界所有飛機中軍用飛機佔百分之二十五，現在却增至百分之五十三。此外供商用及其他用途的飛機，臨時可改作軍用飛機的，還不算在內。

再把最近五年間列強航空軍力增加的情形，列表如下：

飛行艇

空中及水上飛機

	一九二二	一九二五	一九二七	一九二三	一九二五	一九二七
法國	一二八	一三八	一四〇	一三五〇	一五六〇	一六四〇
英國	四八	六五	六四	三八六	五四〇	六二〇
意國	三〇	七一	九〇	二五〇	六五〇	八〇〇
美國	五〇	五四	六五	四二〇	五三〇	七〇〇
日本	二八	四〇	一	二五〇	四二〇	一

不但航空隊的數目大為增加，戰鬥的技術，比之於上次大戰，也有進步。拋擲炸彈及射擊命中的能力，都比以前增加一倍或數倍。所以即使飛機及飛機數目並不增加，而因技術的進步，航空軍隊的戰鬥力，也已經增加到兩三倍了。

五 毒氣體的發明及製造

但比天空戰爭更可恐怖的，還有化學戰爭，就是應用毒氣體的戰爭。以上次大戰的經驗，毒氣體在戰爭中的效率很大。所以在戰後研究發明毒氣體的種類很多。雖然帝國主義國家為維持人道的假面孔起見，屢次提議禁止在戰爭中應用毒氣體，可是一到了戰爭爆發，一切人道正義可以不顧。只要毒氣體真有殺敵的功効，各國是決不會有所顧忌而不用的。上次大戰不是一個好例證嗎？在大戰未發生前，海牙和會曾經禁止在戰爭中應用毒氣體，可是後來不但德與應用毒氣體，便是自命為「仁義之師」的英美軍隊，也大用特用其毒氣體，竟顧不得人道主義的假面目了。

對於毒氣體的製造及發明，各國都非常秘密。有許多國家特設毒氣體製造廠。並在軍隊中特設毒氣隊，和炮隊，機關槍隊，坦克炮隊等，一樣佔重要的地位。例如英國政府在波頓 (Porton) 地方特設軍用化學廠，請化學專家研究製造，在一九二一年，用去試驗費達美金二十七萬元，一九二四年五十萬元，一九二五年五十七萬元，一九二六年六十五萬元。美國愛祺華德兵工廠 (Edgewood

Arsenal) 爲了同樣目的耗去的費用，在一九二五年爲美金七十二萬元，在一九二六年爲九十萬零四千元。帝國主義者費了這麼大的財力，研究殺人的方法，那末在下次大戰中，生命的傷害的重大，恐怕是難以想像了。

六 結論

帝國主義者準備未來的世界大戰，不單是擴張海陸及飛行軍備而已，他還要叫全國人民都有充分的戰爭訓練，一經動員即可驅赴戰場。法國於今年春間制定全國動員法，他的用意是要使全國國民無論男女老幼，在戰時都要替國家服役，不是赴前敵作戰，便是執後方役務。又在法國，因國民兵役年限縮短，所以受軍事訓練的人較從前爲多。在一九一三年法國服過兵役的後備軍不過十五萬人，到一九二六年却增至三千七百萬。近年各國無不注重軍事教育，因此戰時大部分的人民都能應徵加入軍隊。在全國人民中，合宜於兵役的人數，在法國佔百分之八十，在英國佔百分之七十五，在捷克斯洛伐克佔百分之八十五。要是大戰發生，歐洲人民的大部分都要走上火線去了。

在戰時軍需品的供給是刻不容緩的。所以各國把工業的戰爭化，看得非常重要。各國政府都請專家討論研究，在戰時怎樣方能把全國生產機關都收歸政府，以供製造戰時必需品之用。在法國，軍事生產的能力和一九一七—一八年相比，已增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美國則增加百分之三十五至五十。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軍事製造的能力也都有增加。德國的兵工廠，雖因受條約束縛全被停閉了，可是戰爭開始後，有許多工廠，在短時期內，都可以改作軍械廠；尤其是軍用化學品的製造廠，只須一二個月內就可改建完成。

從以上的事實看來，在最近幾年中，帝國主義者無時無地不在預備第二次大戰。不但軍備競爭永無止境；在工業，經濟，人力各方面，也都盡力準備；以圖最後的一逞。武裝平和終究不是個了局，不久必有一次大破裂。世變日亟，禍機臨頭，我們應該怎樣處置我們自己才好啊！

革命運動發生的背景的研究

余明鑑

——答覆軍官訓練班的學員一個質問——

在一個國家裏，因為什麼會發生革命？在世界上又因為什麼會發生革命？如果我們不把革命發生的真實原因弄個清楚，我們一定不能澈底地了解革命，並且也一定不會知道怎樣去做革命的。

有許多人以為革命是可以單獨用一個人的力量隨便製造，就是說只要有人挺身而出來一提倡一鼓吹，革命馬上就會發生的。他們這種錯誤的觀念，沒有認識革命是怎樣一回事，以總理的特殊的人格，偉大的革命精神，和一生努力，猶說『前代為英雄革命，現代為國民革命』，這分明革命不是少數人的事業。要知道革命雖然是由於革命黨和革命的領袖努力宣傳做領導的工作，才能爆發，才能進行，但他們的能力和使命，只是宣傳和領導，並不是他們任何人所能任意製造革命。

我們要明白：革命是有來路的，它有它發生的種種原因。革命黨不過是使喚它走到正道上去的一些工具罷了。如果有人說：喜歡幹革命，革命立時就會發生，說不喜歡幹了，革命就烟消霧散的蹤影全無，那可真證明了革命是神祕的事情，便真成了妖術邪法，那革命還有什麼價值？誰還能夠相信它？

由這樣看起來，革命的事業，並不是少數人的事情，實實在在是是全人類——反革命者不在此內——的事情，革命的政黨亦不是少數人可以一手遮天的撐持着的，實在是要全體需要革命才可以入生出的民衆參加纔可以做得完滿的，所以凡屬人類都是革命黨，人類拋開了革命事業，那就沒有什麼道路可以安然行得通的。我們只要站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觀點上，本黨主義的立場上說話，就一目了然。這其中有顛撲不破的理由存在：——

一，凡屬人類都有一種『美根』和『靈性』。

二，這種人類普遍一致的「美根」和「靈性」發揮，運動前進的現象，就是革命，有這種革命的行為的人就是革命者。

三，有這種「美根」和「靈性」的人類都有這種發揮美性運動的行為，所以我們改用三段論法這樣肯定的說：

凡人類都是革命者，

不是革命者，

就不是人類。

那末革命是怎樣發生的呢？

我們知道：美根的運動，和靈性的發揮是為全體人類共同生存，共同進化的共同事件，當然就要我們全人類共同來負擔這種美根的運動，和靈性的發揮的重大責任。換一句話說：全體人類的自由幸福，須全體人類自行圖謀之，這種圖謀的方法，即要時時刻刻以革命的行為，和互助的精神，共同希求達到我們普遍一致的共同的美性運動的成功。但是現在要問：到底什麼東西阻礙我們人類美性運動的發展呢？就是人種的敵人凶惡地橫梗在前，使我們迫不得已跑到革命之路！是些什麼敵人？

一，舊社會的封建勢力；

二，爭新不新的空氣（即主張調和說的人所造出的毒瓦斯。）；

三，壓迫吾人類自由的之不法官僚及軍閥；

四，利用自己政治上經濟上優越的勢力對於別個國家或地方或民族施行侵略的帝國主義；

五，買辦階級，土豪劣紳。

上面列出的五種敵人就是使革命家——領袖不知不覺地發生革命思想的工具，因為思想者是知難

的不是物質的，是破壞的批評，是拆台的理論，革命家感受環境變化的刺激和生活狀況變更的影響，趨向於新的適應，看不慣惡勢力的撲殺，受不過無理的壓迫。如中國處在軍閥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宰割之下，所受的痛苦的厲害，不單是中國人政治上的生命爲之剝奪，即經濟上的生命也爲之剝奪無餘哩！於是以先覺覺後覺的心理，挺身而出喚起民衆，訓令民衆。組織民衆於革命的旗幟之下。

由這樣看來，革命的領袖是不可少的，因爲革命領袖能領導吾們集中團結起來從事革命，擁護革命領袖是要集中革命的力量，絕對不是抱了封建時代腐敗思想盲目崇拜個人的。綜括上述，革命運動的主張，還得要適合社會及羣衆的需要。如果我們只是說革命，把社會及羣衆的需要不聞不問，那麼，一定是不能得到社會羣衆的同情和注意的。所以革命必定要適合現代社會羣衆的需要，以引起羣衆的注意和同情，使人人爲自己努力可有效果。總理說：「……此次改組，即把本黨團結起來，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國國民的心理。」

革命爲什麼要這樣纔有成功的希望？

我們知道：革命發生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人類的中間發生了利害不同的階級，——統治階級（或壓迫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或被壓迫階級。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的壓迫越深，被統治階級越想反抗統治階級的念頭就越堅決。兩個階級對立，直到被壓迫階級的經濟地位下落不能維持其生活的時候，他們絕對不能再忍耐再繼續甘受這種嚴酷的壓迫，這時候兩方面開起火來就爆發了革命，所以革命的發生，並不是純粹因爲鼓吹煽動而起，乃是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到了不能安全生活的時候自然而然的要起來的。總理在資本帝國主義者聯合戰線當中，則主張以革命的手段對付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圖民族的獨立（民族主義的產生）；在軍閥鐵蹄壓迫之下，敢於主張開國民會議，以爲建國，發揮民權以防專制的惡毒（民權主義的產生）；發展產業，以裕民生（民生主義的產生）；都是中國被壓迫的各階級的民衆目前切身的要求，並且急須滿足的。中山先生的思想就在這個環境之中產出，我們知

道先生的思想之時代的背景，就可明瞭先生的思想的真價值，并且因為可以更加深刻地明瞭先生的主義乃是對症下藥，絕不是茫無邊際的空想。

誰是壓迫階級，誰是被壓迫階級呢？

在帝國主義的國家裏，因為工業已經很發達，所以清清楚楚地劃清了資本家是壓迫階級，工人是被壓迫的階級。在半殖民地中國，雖然沒有很多的新式的資本，但來向中國侵略的外國資本家和中國的軍閥，買辦階級；土豪劣紳，却一齊站在壓迫大多數中國民衆（包含工人，農人，小商人，學生，下級軍官及士兵。）的地位。我們現在解說革命之所由發生，就近把中國的國民革命拿來做例子就可以。

在以前，清老一點說，在八十年前罷，中國一般人民雖然是在滿清專制的威力之下被壓迫着，生活還不算十分痛苦；所以除了一些想要倒滿復明，和希望實現民主政治的人們之外，一般人民做夢也想不到應該起來革命。但是自從帝國主義侵略到中國之後，中國屢次打敗仗，不是割地就是賠款，一般人們就開始一年一年的增加起痛苦起來。從前所受的痛苦，不過政治上專制的壓迫，然而從此以後，滿清連年增加賦稅，使百姓突然負擔對外的賠償，又無形之中增加了經濟上的痛苦。在我們大家仔細觀察，多納租稅的痛苦還算很小，人民所受的痛苦，大部份要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實賜下來的。大家回想一回想：同是種一般多的地土，因為甚麼以前打的糧除了供給一家費用之外還有積蓄，現在倒年年挪起債來了？因為甚麼以前做工可以養大養小，到現在連自己一個人都難於糊口了呢？這些事實清清楚楚地告訴了我們，這些痛苦統統是帝國主義用經濟侵略的方法和手段加到我們身上的。

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前，中國一切的工業全是用舊法生產，沒有現在這樣大的工場，也沒有現在這樣大規模的新的機器。那時人工物價全很便宜，雖然是生產的法子呆笨，但一切的東西價很便宜。

用和適當，毫不感覺缺乏與掣肘。農家的婦女全很能織布供給自己穿，剩下的還要拿到市上去賣，自己積錢，一般人的生活是非常寬裕和平安的。到後來帝國主義侵略到中國之後，第一步，訂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強迫着中國開放許多重要地方和他們通商，因為關稅權歸他們掌握，鐵路航業的交通受他們的操縱，他們的商品來到中國可以賣很便宜的價錢；中國土產的貨物，形式既粗笨，價錢又太高，當然和玲瓏精巧價錢便宜的洋貨競爭，是如『螳臂當車』啊！從此以後，帝國主義的商品就漸漸地把中國土產商品的地位侵佔過去，中國原有的手工業和家庭工業就一天一天衰落下去了。中國舊式工業衰落的結果：原來那班靠手藝工作謀生活的人們若依舊去作工，必竟不能維持己身悲切的生活，逼着沒有路走，沒有辦法，只得中途改業和變節，自此或者變成遊手好閒無業的游民，或者流為兵匪，這是第一批受影響吃大虧的。其次，以前的農家裡頭，除了種地之外，還要附帶着做一些粗笨的東西，還有婦女們織些布疋去賣些生活費補助着還可以安心度日，但到了現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就是做出來的東西也不值錢，甚至賣也賣不出去，最後束手不去做了。農民們的一個唯一生路，因為洋貨的影響致突然地斷絕了，再加上突然增多的意外的苛捐雜稅，他們的生活自然一天比一天壞，一天要比一天痛苦，這樣觸目皆是的慘狀，不能不說是萬惡的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

帝國主義就是這樣侵略中國壓迫中國民衆就算完了嗎？決不是的！他們還要用很多很多的毒辣手段來凶惡地處置中國人民的。

第一，他們怕的，是中國民衆運動起來排斥洋貨使中國的國貨復興起來；

第二，他們怕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便把一切不平等條約取銷了，根本掃除他們在中國的惡勢力。

所以他們在民國以來又在中國找萬惡的軍閥給他們做走狗，替他們——帝國主義在中國繼續一切的反帝的民衆運動，妨害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我們只要有眼睛，就可以看見的，在軍閥嚴威之下

，一般民衆絕對不敢排斥洋貨，不敢反對高鼻黃頭髮的洋人的，若來談一談革命，那不砍頭槍斃，也要請你到黝黑的牢獄裡去生活的。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因爲甚麼這樣親熱？因爲甚麼軍閥——他們的馴服的走狗，這樣賣力氣替他們保護？就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在後面不斷地給他金錢槍械，做他的靠山的原因。

在帝國主義這樣侵略這樣壓迫之下，中國能够強盛起來不能？一定不能！中國人民的生活能不能夠改善？也一定不能！因爲什麼呢？我們可以說：中國土地有這樣寬大，財源有這樣豐富，本來自己生產可以够自己用；但是因爲一切經濟權差不多全被帝國主義者所壟斷，我們自己想用新法子去生產，他從中攔阻，我們有力量，也沒處去使用；所以大多數的同胞除了一部份跑到外國人勢力之下的工場中去做苦工之外，沒有辦法的，不去當兵做匪，就是流爲乞丐，這些年來，大多數的同胞的生活已經不像人的生活了！此外，有職業的人，生活比較好些嗎？也不然的！

第一，在工場裏做工的，每天做十幾點鐘的工，所得的工資，不過剛够喫飯，還不是挨打就是受罵，甚而至於像前年青島上海各地方的工人，因爲略爲抵抗，就被刀殺槍斃還說是暴動排外罪有應得！這該有多麼可憐！多麼傷心！我們現在若走到上海天津青島大連各地方帝國主義所辦的工廠內去看一看，就可發見累千累萬的老弱女工，十歲上下的童工和面黃肌瘦的男工們。他們一天到晚同機器煤烟滾在一起，但是得到的工錢每天不過一兩角錢，還提心吊胆的怕被開除，這樣奇形的痛苦是誰給他們造出來的呢？

第二，我們再看一看軍閥勢力下的農民的生活是怎樣？中國農民的生活本來是很好的，這在前邊已經略略說過，但這些近來，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一般農民的生活所以苦到這步田地，並不是水旱天災的作怪，是有種種原因的。第一個原因是物價騰貴；現在的物價比較前些年不知道增加了十幾倍，但是農家的生產力則沒有增加多少，收穫的糧穀反倒因爲關下的橫征暴斂，賣不出好價錢，自

然比較前年的生活要困難得多了。第二個原因是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的剝削。租稅的名目一天比一天多，催租收稅的，這個去了那個又來，像山東河南各省，甚至於連民國二十八九年的租稅，都預收了，一般百姓們組織紅槍會黑槍會起來反抗，能說他們是無故造反嗎？第三個原因是兵災匪禍。

自從前清末年以至現在，各省區割據的軍閥為鞏固自己利益，連年用兵，幾乎沒有間斷之日，軍閥軍隊所到的地方，人民受的蹂躪，雖有千言萬語也形容不盡；再加上土匪的掠奪騷擾，就是有地也不能種，有家也不能安居，這種情形，在長江以北各省尤其顯著。在這三項之外，還有許多的事實，只要是對中國的國情作過詳細的考察的人，都能曉得，用不着細說。我們無論從中國社會的縱面看去，或橫面看去，人類生活現狀之不安，實在是革命運動發生最大的原因。

總而言之，中國大多數的民衆是正在這樣水深火熱之中，過被壓迫的痛苦的生活，只要他們有一口氣存在，他們一定要掙扎掙扎，不能老老實實地等着死；只要他們明白了有條解放痛苦的光明大道，他們也一定要順着這條路，鼓着勇氣向前去跑，有人想攔也攔不住的。中國所以有革命發生，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中國一般民衆之所以參加革命，也就是這個簡單的道理。

于黃埔軍校政治部。

革命青年對「革命」二字應有的認識

——爲軍官訓練班學員開我而作——

余明鑑

我們如果要問爲什麼要參加革命，如何去做革命的實際工作？那末，一定先要明白革命是怎麼一回事；革命二字的意義，英文叫做 Revolution，但 Revolution 本是進化的意思，若於於此字前加上 R，變爲 Revolution，乃係革新的意義；這種革命的事實，就是含有代表人類行爲和精神的意義，本來革命的事情，乃是推動「人類進化」（大多數的人類進化，不是專重哪一個階級的獨事。）的一種機構，

若此機輪一日或一時一刻停止轉動，則「人類進化」的行程就會突然地中斷了。這樣，可見人類的生存和進化，實須倚仗這個機輪時時轉動，為其生存的保障，為其進化的引導，此所以革命與民生有莫大的關係啊！

明白了革命的真正的意義之後，才不至於誤解革命，把革命認為一椿隨隨便便的事情呢！

現在有許多把革命看成很高深，很神秘，毫不着端倪的一件事情，這些人對於革命，不是無端的懷疑，便是怒然的恐怖不進。還有些人，因為一時受了一點生活的壓迫，聽說革命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便馬馬虎虎的跟着人家高聲大喊革命，其實他未必真明白革命的意思，——這真是一矮子看戲何所見，都是隨人說短長！」第一種人，我們覺得非常可憐又可笑，不過我們要曉得他們這樣的糊塗，不好單怨他們自己，應該想法子補救；不然，懷疑和恐怖的結果，他們就要跑到反對革命的方向了。第二種人，現在雖然能跟着叫喊革命，能暫時參加革命，但是因為不根本了解革命，在革命前途上一定會生出妥協，軟化或反革命的結果。

在革命運動進行的當中，如果有很多像前邊所說的這兩種人，革命的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無論不是想造一個革命黨員，全應該研究研究甚麼是革命。因為在國民革命的潮流漫布的中國，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的一件緊要常識。

從前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一般人對於革命黨很有許多的謠言。有的說：革命黨會飛簷走壁，給孫中山先生打天下的。在現在這樣的笑話雖然漸漸沒有了，但是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論調，對於革命仍然還有幾種錯誤的觀念，就是：

- (一) 有把革命認做是殺人流血的意思；
- (二) 有把革命認做是奪取政權的意思；
- (三) 有把革命認做是改變現狀的意思；

(四) 有把革命認做是暴力行為的意思；

(五) 有把革命認做是仁愛行為的意思。

有第一種錯誤觀念的人，以為革命是和手槍炸彈殺人流血有關聯的，如果某個地方的官長被刺客打了一鎗，或者某個地方有人放了一個炸彈，以為這一定是革命黨幹的勾當。第二種的錯誤觀念，是某某甲打败了某某乙的政權奪取過來，或者甲派把乙派推翻把政權奪過來這一類的事，全看做是革命的。

第三種錯誤觀念，是以為只要把國家現在的樣子改變一下，就算是革命。第四種錯誤觀念是把握這一羣人用武力去打那一羣人，大動干戈的行動，看做是革命的。第五種錯誤觀念是認爲革命黨是一些慈悲仁愛的人，他們努力革命就是對於被壓迫的一切人們的慈善行為。

以上所說的這五種觀念是非常錯誤的，怎樣說呢？

第一，革命固然是免不了殺人流血的，然而殺人流血未必就是革命。如果殺人流血全算是革命，那末殺人的強盜和圖財害命的罪犯，不全算是革命黨了嗎？這是很清楚的兩樣事，不能混在一起。

而且我們還要知道，近幾年以來，革命勢力一天比一天發展，革命運動中殺人流血的事，也一天一天減少。因爲革命黨的敵人是少數的軍閥和反革命派，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等，革命黨只要把他們的敵人打倒了就可以，在可能內是要極力避免殺害沒有罪過的人。比如一九一七年芬蘭的宣佈獨立，一九一八年德國奧國的宣佈共和，殺人流血的事很少，這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革命固然是要奪取政權的，但這不過是革命的一個手段，不能說奪取政權就算是整個的革命。如果認爲奪取政權的行爲就算是革命行動，那末，奉系軍閥打败了直系軍閥，把北京政府搶去也要算革命，李自成打進北京稱孤道寡也要算革命，豈不成了笑話！

第三，革命固然要把國家社會現在的樣子改變一改變，但是單單改變了現在的樣子，未必就是革命。比方張勳復辟，要想將民國改回大清；袁世凱稱帝，要想將民國改爲洪憲，這樣的改變形式，

總算得是革命嗎？當然不是的。

第四，革命固然是要用暴力去爭鬥，去打仗的，但是單單的暴力行爲，不能夠叫做革命。比方張作霖用武力包辦北京政府，逼迫吳佩孚，並且壓迫北方的民衆，如果有人以爲這是革命，豈不是破天荒的笑話！

第五，若將革命看做是慈善事業，更是極大的錯誤，我們要知道革命的念頭，並不是僅從良心上發出來的，實是被環境壓迫出來的。也就是說，革命並不是沉愛衆人，只顧救他人，解除他人痛苦的行爲，乃是和自己利害相同的人聯合起來，大家共同想方法自愛自救解除自己本身痛苦的行爲。

要知道社會上受痛苦的人，祇有他自己和他受同樣痛苦的人，才知道他的痛苦的程度，也只有被壓迫的階級自己聯合起來去幹革命，才能有解除這個痛苦的力量和希望。總理說：『本黨此次改組，就是本總理把個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分之衆人，希望大家起來奮鬥，使本黨不要因爲本黨總理個人而有所興廢。』又說：『要大家各盡各的責任去實行各盡各的能去奮鬥，……大家同心同德，改革便能成功。』另一方面，幹革命的人，如果把革命看作慈善事業，那末一定就免不了將自己看得太高，而將民衆的力量看小；和民衆不能接近的結果，一定反使民衆對於革命生出懷疑和恐怖的想法，革命的本身隨着動搖，就不成其爲革命了。

假如能將以上所說的幾種錯誤觀念明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知道：革命是被壓迫的受痛苦的多數人們（就是被統治階級）團結起來，打倒壓迫人民給人民痛苦的少數人們（就是統治階級），將政權奪取過來，重新創造一個進步的新社會新國家的運動。由此看來，可以知道：革命的意義裡面至少要包括以下五種重要的特點：

- (一) 革命是一種大多數被壓迫受痛苦的人民聯合起來向壓迫階級反抗的武裝運動；
- (二) 在革命運動當中，奪取政權是很緊要的事情；

(三) 在革命運動中，一定免不了殺人流血的事情；

(四) 革命是想把現在的舊社會改成一个好的進步的新社會新國家，使人人都享幸福（如求中山先生民生主義實現是。）；

(五) 革命是解放被壓迫的受痛苦的人們（就是被統治的，被掠奪的人們。）的。

再詳細一點說：革命是一定要由被壓迫受痛苦的多數人（民衆）來參加，才能够成功，才能够真正稱得起是革命。一切的人民來參加革命，都是爲了放除自己所受的壓迫剝削，改變現在痛苦的生活爲未來豐滿的生活而努力的。但是如果一個人想要單獨解放自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個人自由幸福），無論怎樣努力也是辦不到；所以一定要和自己同樣被壓迫有同樣要求的人（如中國同受帝國主義軍閥壓迫的覺悟的各階級人們是。）聯合起來，在共同的目的之下去革命！如果共同的利益（各階級聯合的利益）得到了，那末個人的利益當然就不成問題，所以我們才來說革命是被壓迫階級的羣衆行動，他的目的是在打倒壓迫階級，建設新的理想民生主義的社會和新的國家，而求得未來生活上的安全和滿足。

——于黃埔軍校政治部。

在中夜

Sherman 作
金粟學譯

看，前面的鐘樓

閃爍在蒼白的月光之中——

這可不是些鬼怪的花

在肅靜的夜裡作夢？

我注意地聽，忽聽見

鐘聲流蕩過都城，

從時辰的花架之上

飄落了十二片的殘英。

——十六年夏于廣州屈園。

榴蓮的故事

足跡曾經踏上南洋一帶地方的，總會曉得，南洋有一種特殊的菓子，——就是榴蓮。

這榴蓮，大多是長圓的形狀，有好幾斤重的。顏色，是萎黃，也有深綠色的。在他過圓的壳皮，生滿了寸長的尖刺。

只要是從中國來的，其初，總是不敢吃的多，而且聞到榴蓮的味道，反有作嘔大吐的。只要住上幾年，就會慢慢的染指起來（也有永遠不敢吃的；但聞到榴蓮的味道，不至于作嘔大吐了。）至如一般僑生華人及馬來人，則以之爲無上的美味，那是不用說的。

關於榴蓮，有一種的傳說，在此地的華人方面。

故事是這樣的。南洋本來沒有榴蓮這一種的植物；有這東西，是在三保太監（即鄭和）到了南洋之後。他看到馬來土人這樣的懶惰懶做，又不懂得種田，很想給他們一個辦法。『最好不過的，只要生有一種能夠充饑的菓樹。』他是這樣想着，在他剛在大便的時候，果然，到了明天，他又走到那邊去大便的時候，看到他大便之處，生出一種菓樹來了！——這就是榴蓮。

（紅葉）

禮樂在儒家思想中之地位

張逸靈

吾國立國數千年，自漢而後，特崇儒道。一脈相承，政教賴以維繫；學術定於一尊。有倡新說，必斥爲異端；有立異行，輒誣以叛逆。君子利儒術以建業，士子藉經傳而干祿，上下交征利；於是言學術，則信仁義道德詩書禮樂；言政治，則君臣士大夫庶民，貴賤有分，尊卑有別。行之彌久，信之彌堅，殆成宗教，殊可憐焉！轉近歐化東漸，輿論繁於儒道之衰頹，始有辨經之論；繼而一般衛道老先生，受毒既深，益逞爲難，反真聖賢之清澗，竟成荒蕪之業，日專於『禮百用』而『迴狂瀾』，其志誠可嘉，其事則可憫。何也？儒學已失其時效故也。然則吾之責斯篤，其亦等於陳腐中討生活，毋乃不值得？是不然。夫凡思想之傳播，有待於學者之闡述；吾之爲此，特欲借儒家思想一部分之究竟耳。

考歷史周朝未衰，君權陸夷，諸侯猖獗，戰國伏，亂賊叢生。其時學者並起，各舒其志，闢挽危亡；於是有墨家焉，有儒家焉，有法家焉，有墨家焉，各執一說，相互辯難。卒之天下統一，朝代更變，儒者遂獨爲頭角，其事始於漢高祖。劉向論推衍演繹，類皆大同而小異。蓋不多贊。儒者植本於仁。孔子曰：『仁者，人也。』言人與人相互間之關係，亦即人格表現之表徵也。故其學說，全側重人生方面；無論政治，倫理，經濟，法制，社會，皆在仁之根本概念統御之下。然儒者極重名分，故其於仁也，設爲種種等級。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又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可知儒家言仁，依據人性之自然，初由至親而推及于遠遼。禮樂本此有差別之根本概念發生，故其施行于事實也，重界限，嚴分位，乃爲當然。試觀『中庸』『親親有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從禮之起原而論。若從其功用而言，則『坊記』載：『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

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是更可了然矣。又『樂記』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皆形於樂。」是則直以長幼尊卑之階級觀念，附入於樂，以感化蒸民於無形中也。

今先反而一敘禮樂之意義。按『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

「又『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禮之原始為宗教之儀節，此其明證。惟嗣後逐漸擴張，始包含『行為規範』『政治法制』之性質。據『禮運』篇：「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敝，慎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可以概見。

儒家禮樂並用，一以『順外』，一以『和內』。故曰：「樂者，情之所不可變者也。」由『樂記』「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旌狄以舞之」而推測，樂者，蓋專指音樂，舞蹈而言也。儒家認人類同情心氣質，能力等有等級，故其觀察社會之一切活動，雖能以賤博之眼光，探得其互相影響，有如有機體然者；然終不主張個人價值，地位，權利之均勻，而主張準照當時社會之情形，提出其建設政策，以謀全社會之調和安寧。此建設政策，其理想即上述之『仁』，其方法即『禮樂刑政』。『樂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儒家極重視禮樂，以無禮樂，則彼等所搆之理想，胥成為空洞之軀殼也。賈言之，儒家之仁，等子今所謂『體』，禮樂等子所謂『用』。孔子論禮之重要曰：「君子之道，譬猶防歎？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播烟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荀子論樂之重要曰：「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人足以繪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要而言之，儒家心目中禮樂之功能；得有三端：（一）在節制性情；（二）在確定名分；（三）在養成柔順謙恭之習慣。梁任公先生謂：「仁」之適用於各人之名分者，謂之義；「義者，誼也。」（中庸）其折爲條理者，謂之禮；「禮者，所以履也。」（禮器）吾補其闕曰：「其設爲奏俯而道之者，謂之樂；樂者，樂也。」（樂論）

孔子生逢亂世，窮道避與，王權衰微，目極時艱，感然憂之。思有以振拔，非注重「正名」不行。名者，猶今之文字學也。孔子言名，此其實證，——「說文」引孔子之說：

士 孔子曰：「推一合十曰士。」

凡 孔子曰：「人在下故詰誦。」

王 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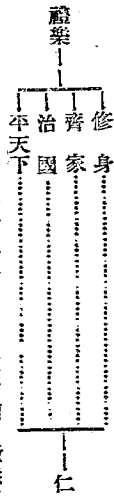
貉 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

瑤 孔子曰：「美哉瑤與！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學勝。」

現左舉數例，孔子精於釋名，甚爲明顯。「論語」記：「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安得而食諸？」然則孔子之主張，蓋欲因已然之制度習俗，矯正各人職權範疇，使不互相踰越，而遏止爭端，雖稱之爲當時思想上之保守派，可也。「大學」稱：「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則明明規定尊卑老幼義務之標準矣！孔子正名之目的，一言以蔽之，在使文字語言之名稱，與其所指事物實素之符合：君不君，不成其爲君，因與現實之事物格格不入；子不子，不成其爲子，亦因與現實之事物不相融和。名稱既視若虛文，權利義務自然混淆不清，正名之妙用，如斯而已。故儒家之學說，在在著眼于名分上。換言之，即

注重政治上，社會上階級領域之尊嚴是也。

儒家既主張階級制度，而其人生觀又承認全社會為一整個的有機體，（仁者人也）即此意。（試觀其生活信條又何如？『大學』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段切實立定人生四項應履行之信條：（一）修身；（二）齊家；（三）治國；（四）平天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既為達此等信條之方法，則其與禮樂有同等作用可知。綜而觀之，孔子所謂一以貫之意，殆即指由教育工具之禮樂，而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鵠的；由此鵠的而完成仁之根本理想人格而言。試列表如次：



儒家禮樂在其思想中所佔之位置，由上表所列，瞭然自明。今請進而研究其得失。

夫禮樂徒善於無形，總惡於未萌，其為用，固博深微妙也。然而儒者施之於政治倫理之目的，吾未見其善焉！克己復禮，恭讓之也；一察其結局，始知民勢披靡矣！上引『樂記』，『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皆形見于樂。』疏曰：『宮祭君，商象臣，角象民。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也。』斯以序次寓乎樂音，吾尤未見其當也！故日本福澤諭吉先生之言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者，所以調和民間鬱勃不平之氣，使其恭順於民賊之下也。』孟德斯鳩曰『支那政家，合宗教，法典，儀文，習俗四者於一爐而冶之。凡此皆民之行誼也，民之道德也。總是四者之科條，而一言以括之曰：禮使上下由禮而無違，斯政府之治定，政府之功成矣；此其大經也。顧支那為民上者之治其國也，不以禮而以刑。彼欲民之由禮，而其

力不能得，則相與殷然持刑而求之，使天下之民，泯然喪其常德。」二氏之評，得中肯綮矣！謂此不信，則更以蘇子瞻之「始皇論」證之：「聖人愛民之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擇而食，便於人情，適于身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蓬豆重筮，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揖讓升降之間，丁寧反復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觀此，儒者用心苦矣，深矣！惜乎其率天下而為一家奴耳！

參考書 吳虞文錄。國學叢刊二卷三期孔子仁說。儒家教育學說。新青年一卷六號至二卷一號孔子平議。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哲學史。新女性一卷六號禮與宗法。

絕 望

曼華

我睡了，我睡在綿綿的水樣的茵床，
Morphéus引我入了幽窈夢幻的仙鄉：
幸福的霓衣蓮蔽着蓮閣底層簾，哦！
我的靈魂嚙，在那環響的境中徜徉。

我幾次，啊！幾次又壓蹀在絕望底窮荒，
窮荒中有森森的深谷，霧籠底蒼茫；
我顛踉着辨不清來時冥漾的舊路，哦！
息絕的迴光嚙，在冷寂的背後隱藏！

試女婿式的故事

靜聞

現在民衆所傳說的故事中，有許多是「試女婿」的，可名之曰「試女婿式的故事」。這種故事，有兩種要素：（一）滑稽，（二）愚昧。也有的愚昧的成份，變成智慧的，但知不多，可說是這個「公式」中的變態或例外。

「太平廣記」裡面，有引用自候白「啓顏錄」的一節故事，是屬於這一式的，爰抄錄了出來，給研究這種故事的人一點較古的資料。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癩，其妻母項瘰大。成婚數月，婿家疑不慧。婦翁置酒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髓，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不識道理，何因浪任山東？」因以戲之曰：

鴻鶴能鳴者，頸項長，

松柏冬青者，心中強，

道邊樹骨髓者，車轆傷！

豈是天使其然？

婿曰：

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

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

夫人項下瘰如許大，豈是車轆傷？

婿翁羞愧，無以對之。

自己的要求

日本 有島武郎作

任白譯

我是爲企圖自己生活的最大的滿足而選上藝術創造的工作了的。這完全是從我心之所欲。至於我的力量究竟能否與我心之所欲相合致的問題，我是不考慮它的。在我未入這個道途以前是不消說了，即在已入這個道途的今日，還有不少的人們非難我，輕視我，以爲我的工作是有遊戲意味的虛糜光陰的事情；但在我自己看來，我絕沒有顧慮別的什麼事情的工夫，我是一定要從我心之所欲而以藝術創造爲生活的；此外絕沒有我所可取之道。這種工作對於我不是是非之問題，乃是單純的必

要。

我做這種工作，最初也會期望得着相當的報酬，但是到如今想着，才覺得這決不是我的本來的志願了。我如今已經明白我是單爲自己的要求而生於世的一個人，對於社會的報酬，不但不期望它，並且連這麼一點的觀念也取消了。

我是徹底地在做着以自己爲本位的人的；我是徹底地要把我自己的生活引入這種地位的。對於社會給與何等的益處，或是給與何等的損害，我是不去打算這些的。但我爲構成從我心之所欲的生活起見，或者有著空，必須要順應環境的時候；縱然這種時候發生，我的心裏也決不會生出順應環境的誓願。

我更嘗考慮過妥協的生活：曾被人教我以使環境與自己相對立，而在兩者的利害得失調和到一起的地方安置住我的身子，我是爲環境而輕視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考慮這種教誨的結果，我覺得前者明明白白地是對於自己的背叛，無論如何我也是不願聽從的。我的自身的全存在，如果不被從地上剝奪而去，那我是難以安居到這種境界的；但是假若我自身的全存在被從這個地上剝奪而去，那事實上算是已經先去了我了。要之：我是不願意像嬰兒信賴母親那樣地信賴環境的；並不是我不願意，

是我的個性不願意。在我把環境與我放到天秤的兩頭而觀察它的時候，我覺得我的方面是有對於環境的重量的；那是離開環境而獨立了的重量。我既然感覺着這個事情，我當然是不能輕視自身叫它供環境之犧牲的了，——就連裝著去做這種態度，我也是不想幹的。

講到在環境與自己兩者利害得失調和到一起的地方安置住我的身子的事情，我也是不能辦的。不但不能辦這種事情，就連我的存在能夠對環境做個什麼事情的想法，我也是沒有的。這並不是我要迴避責任，因為有意地考慮生活對於環境的影響，這是我所難堪的。對於我這種態度，環境自然會責備我，批評我，甚至於阻罵我。但我決不為這樣的責備批評乃至阻罵而停止住我的向上的脚步；換言之，我雖然接受那些責備批評和阻罵，我是絕不會為這些責備批評阻罵壓迫住和威嚇住的；因為我的內部的要求裏是有相當的準備的緣故。

照此說來，我的個性是把上述的兩種考案都加以否認，單為充足它的內部的要求——即捕捉絕對的自由——而生存的；我的藝術的工作的基礎，就是在這個原則上建築着的，——就是如前所說，從我心之所欲而選上藝術創造的工作，是沒有顧慮環境的餘暇的。我是照着我願走的路走的。我的內心裏是自有我選定的一切自由，自有我選定的一切責任的。我這種生活態度，無論是極有益處，或是全無價值，這種悲劇是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知道的。

我對於自己的生活，是要持嚴格的態度的。任何外界之力也是不能夠變更我的工作；我的個性之建設，就從這裏開始的。我既然是這樣地明白我的所有和我的所為，所以我只知道向前做去之一法，是決不致發出不平 and 嗟嘆的。

我是盡我生來的衝動——即內部的要求——與力量之一切而把我的生活放置於自由的天地之間了的；我是十分地愛我所選定的藝術的工作的。次來的瞬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拿住筆的現在去做我的愛好的工作。我是想儘我所有的能力，毫無間然地，美麗地，把我的藝術的工作抬高起來的。

這種工作究竟能夠得着怎樣的成就，我不管它，我只管把我的個性弄成完美的，可尊貴的好了。大凡一個人只要稍為認真一點地去做他的工作，那工作，結局，遂成這人的生活。當作個人生活去做的工，便是完美的，可尊貴的工作；因為這種工作是與個性連在一起的。

怎樣盡衝動與力量之一切而把我的生活建築到最高的地方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簡單的答案：我並不順應環境之要求，但願一心去服從內部的要求。只是我要走的這樣的道路，不是平平坦坦的道路，乃是處處發生障礙的道路；對於這種道路，我也只有儘我所有的力量，以越過去之一法。是讓在我行走的道路上弄些障害物？就是我所接觸的廣大的環境。我爲把供給我障害物的環境擷取到我的生活裡起見，我是必須要照我自己的樣子把它重造一番的。

或者有人疑惑我的話，以爲我想在環境以外建築我自己的道路，這是誤解。我所稱許的個性在環境裡自由在地過滿足它的內部的要求的生活，並不是完全輕看環境，也不是認環境沒有力量。

我因爲沒有隱遁的意志，所以決不能輕看環境。我承認我的前面是有儼然的環境存在着。我但不敢說環境沒有力量，並且我只覺得環境是具用我自己的薄弱的力量在難以打動的絕大的力量。雖是這樣說，我仍然是要照我內部的要求，盡我所有的能力，去切開這個環境以建設我的生活的。所以我越是徹底地去做自己本位的工作，則與環境之交涉，也越是深刻而廣闊；個性越是弄的明確，它的要求也越是堅牢而強固；要求越是堅牢而強固，則個性與環境之間所生出的障害物也越是緊湊而密切；這是當然的事。

一個例子，就是我的性的要求：我的性的要求裏面，雖然有靈，確實在肉；我想着這是正當的。並且我具有對於一人以上的異性同時愛着的預想和實感；可是愛我的異性，假若以我對於伊的同樣的關係去愛我以外的男性，那我是要充分地感覺深刻的情惡的；這種奇怪的矛盾，在我的性的要求之本質裏究竟算是調和與否，我是要懷着疑念的。

以現象之客觀的觀察為標準的自然科學者，不注意生物的內面潛伏的矛盾，單只把人以外的生物的生活現象的觀察，移用於人類界，以為人類是具有多妻和縱慾的傾向的；彼等說這是人類存在的「性的本能」。從自然科學者的立場說起來，或者這種觀察是對的也未可知。但在另一方面的道德家們看來，自然科學者之說，簡直是危害本能的；彼等主張必須以人為的法則或規約去制服這種奔馬似的本能。

若是就我自身的經驗來說，那自然科學者的對於人類性生活的觀察，不過是我——人類之一個——的性生活的一面，而在這種觀察的內面，是具有與它完全相反的另一種的性的本能在活動着的。因此，對於我，那自然科學者所說的性的本能，並不是我的性的本能的全部。縱然沒有一點道德的規約，我也是持有反抗外面的衝動之內面的性衝動的。這個根柢的矛盾是從何處而來的？這雖然也是單靠外面的觀察難以得到正鵠的事情，但在鳥獸的性生活裡，像在我內部那樣的奇妙的矛盾似乎也是沒有的；它們的生殖期間，在一個年裡頭，只限於某個極短的時期，像我們人類這樣的不定時地發作的現象是沒有的。為什麼我們人類獨有這種現象，要吃這種苦痛呢？

這種可厭的疑惑，不僅我的性生活受其威脅，我的生活的全部都受它的威脅了。我是希望如果能夠尋到這個根源，一定要斷絕這個禍根的。因為在吃這種疑惑的苦痛的當兒，我的生活是不能夠達到最高的境界的緣故；因為我的生活墮入混雜而不統一的境界的緣故。為從這個不安定的狀態救出我自身之計而發見了的東西，就是我的肉慾在必要以上地強過的事情，——至少在一方面我是知道在由這個過剩之方面受着病的苦痛的事情的。於是我便注意到社會的「公娼制度」存在的道理了；這就是顯著地證明受肉慾過剩的煩惱的，不止我一個人了。公娼制度算是把性慾當作商品處理的；換言之，女性由何等的必要以反乎本能的要求的自的，拏自己的性慾供犧牲的。在一般生物界都沒有這種現象，怎麼竟會發生於人類界呢？關於這個問題，專門研究家的意見，互不相同。但是上

述的現象乃是人類生活裏面儼然地存在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只要這個事實為一般所公認，那麼何故我的肉慾會在必要以上地活動馬上便可以理解了。女性為使性慾做商品起見，儘力訓練伊的性的誘惑力，希圖供給許多顧客的需要。男性是因女性的這種誘惑，遂不知不覺地從本然的真樸墮落自己的性的生活，越發地助長他的貪淫的傾向。

但是我終於也墮入這個不能得救的深淵嗎？我的全存在對於我的本能的運用的傾向，是要發出它的苦痛的聲響的呵，——我是為從這個不自然的深淵救出自已之計，遂終於對環境發出訴願的聲響來了。『從這種悲慘的現狀裏把女性解放出來吧！』『女性把這個拿性慾供作衣食之具的社會生活的現狀打破了吧！』——這就是我的訴願。

我申出這樣的訴願，並不是想做——或是假裝——什麼志士仁人，全然是要充滿我的內部生活的要求，換言之，是從我的生活的全部的要求裏生出的來的事情。這一點我是極有自信的。

只要把『對於一人以上的異性同時愛着……可是愛我的異性假若以我對伊的同樣的關係去愛我以外的男性……感覺深刻的憎惡』的事實消歸烏有，那我是很願意照着這個傾向去生活的；但是在現今，因為這裏面附帶有矛盾，所以是不能把身子放置到這個傾向裏面的。用什麼方法可以消滅這個矛盾，我還沒有一定的把握；但我深信這對於我乃是必須趕緊解決的重要的問題。

我為舉出這一個例子，或者說的有點過多；但我相信這個例子是把我對環境所採取的態度說明白了。再申說一下：我不輕看環境，也沒有想着環境是無力量的。不過我無論在如何的時地，我的生活決不顧慮環境的要求，是要叫它從內部的要求中自然地生出來的。而在內部的要求不能得到完美的滿足的時候，——即在自己與環境撞着的時候，——我是打算要照我的內部的要求去矯正那個環境的；至於環境能否壓住我的問題，我認為不成問題。不問結果如何，我除了採取上述的方法以外，沒有別的方法。

要之：我是堅持獨立獨行的態
與環境成立外面的妥協，但在這

以某種的意味造一個團體而
；與這同樣的道理，我是一定的
的附屬物，就是阻碍我的最
捨棄的。 實際：以個性為
切的。

我是深信要想把環境
及毀壞的。

先有個性之要求，
之，我一心要想貫徹

附註：本

是從後者裏面

生物的內面潛伏的矛盾，單只把人以外的生物

和縱慾的傾向的；彼等說這是人類存在的「

是對的也未可知。但在另一方面的道德

以人為的法則或規約去制服這種奔馬

的。不過是我——人類之一個——

種的本能在活動着的。

。縱然沒有一點道德的

從何處而來的？這雖然

那樣的奇妙的矛盾似乎

這這樣的不定時地發

。

我是希望如果

活是不能够

的狀態教

是知道

。

。

。

我除了換取上述的方法以外

不能結束如何。我除了換取上述的方法以外

。現在內部的與外部的不能將到

不。我無意在如何的時地，我

。

。

。

。

。

。

。

。

。

。

鄉愁與藝術

豐子愷

——對一個南洋華僑的學生談話！——

你現在是到你的故鄉來讀書。然而你又像到異邦，不但離家數千里，舉目無親，而且連故鄉的氣候，風土，人情，都不慣於你。這是何等奇怪的情形！我想，身處這樣的地位的你，有時心中一定生出異常的感覺。這異常的感覺之中，我想一定會有一種悲哀。這種悲哀，叫做『鄉愁』。鄉愁，就是你僑居在異土，而中心懷念你的祖國時所起的一種悲哀。實際上，在南洋有你的家庭，又是你的生地，環境又都適合於你；上海沒有你的戚族，又是你初次遊到的地方，溫帶的氣候，江南的風俗人情，又都不適合於你。然而那邊是外國，這裏是你的故鄉。所以你如果有鄉愁，你的鄉愁一定與我從前旅居日本時的鄉愁性質不同，你的比我的更複雜而奇離。我是猶之到朋友親戚家作客，你是，猶之送給人家做乾兒子了。此地是你的舅的娘家，現在你是暫時回娘家來，但你已不認識你的母親，心中想着『這是我的生母，但是我為甚麼對他這樣陌生呢？』像你的年紀，一定已經有這種『鄉愁』的經驗的可能了。

鄉愁，NOSTALGIA，這個名詞實在是很美麗。這是一種 SWEET SORROW。世間有一種人，叫做 COSMOPOLITAN，即世界人。想起來這大概是『到處為家』的人的意義。到處為家，隨寓而安，也有一種趣味，也是一種處世的態度。但是鄉愁也是有趣的，也是一種自然而美麗的心境。尤其是象你那種性質的鄉愁，趣味更為深遠。凡人的思想，淺狹的時候，所及的只是切身的，或距身不遠的時間與空間；越深長起來，則所及的時間空間的範圍越大。例如小孩，或愚人，頭腦簡單，故只知目前與現在，智慧的大人有深長的思想，故有世界的與永劫的眼光。你在南洋的家中，衣豐食足，長是團圓的歡喜的日子，平日固然不會發生甚麼『愁』；但如果你的思想深長起來，想到你的

要之：我是堅持特立獨行的態度，而一心一意地企圖打破我的環境的障害的；雖然有時偶你想及與環境成立外面的妥協，但在這種時候，我是感覺屈服的恥辱的。

以某種的意味造一個團體而希圖藉它的綜合的力量以更新生活的內容，這是我要儘力排除的事情；與這同樣的道理，我是一定要脫離過去的外部的附纏物而成一個自由之人的。所謂『過去的』的附纏物，就是阻碍我的最上的生活的東西；順應我的內部要求的強度，我是要毫不猶豫地把這些捨棄的。實際：以個性為本位的生活之門是很窄狹的；要想進入這門，自然是必須要捨去身外之一切的。

我是深信要想把環境弄好必須先把自己弄好的道理的；換言之，我很明白若是滅絕了自己是要累及環境的。

先有個性之要求，然後有個性的建設，然後有社會的改造；這是如今的我所抱定的方針。換言之，我一心要想貫徹自己內部的要求；我所以選擇藝術創造的工作者，為的就是這個緣故。

附註：本文先曾載於一九二一年一月日本『改造』雜誌，後刊入著者的專集『小小的燈』中，這是從後者裏面譯出的；——有幾個地方因為是純粹的意譯，所以文體與原文稍為不同。

——譯者。

一九二七，八，二九，在西湖。

鄉愁與藝術

豐子愷

——對一個南洋華僑的學生談話——

你現在是到你的故鄉來讀書。然而你又像到異邦，不但離家數千里，舉目無親，而且連故鄉的氣候，風土，人情，都不慣於你。這是何等奇怪的情形！我想，身處這樣的地位的你，有時心中一定生出異常的感覺。這異常的感覺之中，我想一定會有一種悲哀。這種悲哀，叫做『鄉愁』。鄉愁，就是你僑居在異土，而中心懷念你的祖國時所起的一種悲哀。實際上，在南洋有你的家庭，又是你的生地，環境又都適合於你；上海沒有你的戚族，又是你初次遠遊到的地方，溫帶的氣候，江南的風俗人情，又都不適合於你。然而那邊是外國，這裏是你的故鄉。所以你如果有鄉愁，你的鄉愁一定與我從前旅居日本時的鄉愁性質不同，你的比我的更複雜而奇離。我是猶之到朋友親戚家作客，你是，猶之送給人家做乾兒子了。此地是你的真的娘家，現在你是暫時回娘家來，但你已不認識你的母親，心中想着『這是我的生母，但是我為甚麼對他這樣陌生呢？』像你的年紀，一定已經有這種『鄉愁』的經驗的可能了。

鄉愁，NOSTALGIA，這個名詞實在是很美麗。這是一種 SWEET SORROW。世間有一種人，叫做 COSMOPOLITAN，即世界人。想起來這大概是『到處為家』的人的意義。到處為家，隨寓而安，也有一種趣味，也是一種處世的態度。但是鄉愁也是有趣的，也是一種自然而美麗的心境。尤其是象你那種性質的鄉愁，趣味更為深遠。凡人的思想，淺狹的時候，所及的只是切身的，或距身不遠的時間與空間；越深長起來，則所及的時間空間的範圍越大。例如小孩，或愚人，頭腦簡單，故只知目前與現在，智慧的大人有深長的思想，故有世界的與永劫的眼光。你在南洋的家中，衣豐食足，長是團圓的歡喜的日子，平日固然不會發生甚麼『愁』；但如果你的思想深長起來，想到你的

一生的來源的時候，你就至少要一想『中國』了。『我是中國人，我的血管裏全是中國人的血，同我周圍的人的血管是不相通的。』如果這樣想的時候，幽而美的鄉愁就來襲你的心了。

我告訴你：我的讚美鄉愁，不是空想的，不是狂文學的 (Kitsch)，不是故意來慰安你，更不是討好你。幽深的，微妙的心情，往往發而為出色的藝術，這是實在的事情。例如自來的大藝術家，大都是懷抱一種變動的心情的。這種變動的心情，混統地說起來，大概是對於人生根本的，對於宇宙的疑問。表面地說起來，有的懶於失戀，有的惱于不幸。歷來許多的藝術家，尤其是音樂家，詩人，其生平都有些不如意的苦悶，或顛倒的生活。我可以講兩個懷鄉愁病的藝術家的話給你聽。就是英國拉費爾前派的首領畫家洛賽典，及浪漫派音樂大家曉邦的事。

十九世紀歐洲的畫界裏，新起的同時有兩派，一叫印象派，你大概是聽見過的。還有一派叫做『拉費爾前派 (Pré-Raphaelite)』，雖然在近代藝術上的地位不及印象派重要，然而與是印象派同時並起的二畫派，為十九世紀新藝術的兩面。不過因為印象派藝術略佔一點勢力，能延續維持其旗幟；拉費爾前派範圍狹小一點，只是在英國作短期間的活動就消滅。然講到藝術的價值，其實拉費爾前派也是很有基礎的。洛賽典 (Rossetti)，就是這畫派的首領畫家。他的藝術的特色，是繪畫中的詩趣與情熱的豐富，他的傑作有『陪亞德利余的夢』 (Beatrice's Dream 見但丁神曲)，浮在水上的『溫斐利亞』 (見沙翁劇)，大多數的傑作是描寫文字中的光景的。記得『小說月報』上，曾登載過洛賽典的作品照相版的插畫，好像『陪亞德利余的夢』也是在內的。你大概看見過。你如果對於這樣的畫感到興味，我勸你再去找『小說月報』來翻翻看。這是鄉愁病者的畫！洛賽典是個懷鄉愁的人。

他的鄉愁，產生他這種華麗的浪漫主義的藝術。

洛賽典，大家曉得他是英國人，而且是有名的英國詩人，兼畫家。照理，英國是產生 CHENTIFEMAN 的保守國，不該生出這樣熱情的，浪漫的洛賽典。是的，英國確是不會產生洛賽典的；洛賽

與並不是英國人，稍稍仔細一點的人，大概從他的姓ROSSINI的拼法上可以看出他不是英國人。原來他的父親是意大利的狂詩人，亡命到英國。他的母親是北歐女子。他的血管裡，全沒有英吉利人的血，所以他的性格也全非英吉利的血統。他的性格，是熱情的南歐與陰鬱的北歐的混和。秉這性質而生在英吉利的環境中，在他胸中就籠罩起一種「鄉愁」來。英吉利的的生活，是釀成他的懷古的，幻想的鄉愁的。倘使他沒有這種不可抑制的鄉愁，他的浪漫主義一定不會有這樣的實感。這是最著名的鄉愁的藝術家之一人。

還有一個大家都曉得鄉愁的藝術家，是音樂家曉邦(Chopin)。曉邦是近代的所謂法國式浪漫樂派的九大家之一。他是波雅娜名手，俄國大音樂家羅平喜泰因曾讚他為「波雅娜詩人」。他的作曲非常富於美麗的熱情，其情思的纏綿悲惻，委曲流麗，有女性的氣質。他所最多作的樂曲，是所謂「夜曲」(Nocturne)一種西洋樂曲名，用波雅娜或梭娥鈴奏，詳見我所著「音樂的常識」。其次是「馬茲爾加」(Mazurka)「波羅耐斯」(Polonaise) 舞曲等。現在上海的各樂器店內，均有曉邦的作曲出售，懂得一點彈波雅娜的人，大概都能彈曉邦的夜曲。故你們聽到「夜曲」，便聯想到它底作者曉邦，好像夜曲是曉邦所專有的了。

「夜曲」，即使你沒有聽到過，但看字面，也可猜諒這種樂曲的情趣。「夜」的曲，總是「幽」的，「靜」的，「美麗」的，「熱情」的，「感傷」的。曉邦何以專作這樣幽靜的，美麗的，熱情的，感傷的音樂呢？也是鄉愁的力所使然的！

大家曉得曉邦是生於法國的，平日是飄泊在柏林，巴黎的。獨不知他的父親雖是法國人，但他的母親是波蘭人。波蘭是已經亡國了的。故曉邦的血管裡，是情熱的法國西系與亡國的哀愁的波蘭系的交流。生活在法國西，以法國西人為父親，而又具有波蘭人的血統，波蘭人氣質，以波蘭人為母親，就使他感念自己的身世，釀成許多鄉愁的塊壘在胸中，發洩而為那種幽美的，熱情的，感傷

的音樂。

曉邦是披雅娜 (Pia) 大家，西洋音樂界上自出了十八世紀的音樂救世主羅哈 (G. Händel) 以後，從未有像曉邦的理解披雅娜的人。所以他有「披雅娜詩人」的稱譽，又被稱為「披雅娜之魂」。曉邦苦於失戀，死於肺病，生涯如此多樣，故作風亦全是美麗的感情的。他平生多憂善病，故作品中有女性的情調。他又有貴族的性格，在作品中也時時現出一種貴族的 DELICACY。故他的作品，可說全是性格的照樣的反映。他的作曲，一方面溫厚，正大，充滿詩趣，他方面其旋律句又都有勾引人心的魔力。你可惜沒有聽到過他的作曲。你聽起來，我想你的心一定被勾引，如果你胸中也懷着一種甘美的鄉愁。

這兩個藝術家，可稱為「鄉愁的藝術家」。我所謂鄉愁發洩於藝術上的，就是指這種人。但是「鄉愁」兩字，又不可不再加注解一下。

第一我讀美所謂鄉愁，不是說有了愁便可創作藝術，也不是教你學愁。所謂鄉愁，其實並非實際地企求踏復故鄉而不得，而發生的愁。這是一種渺然的，淡然的，不知不覺地籠罩人心的一種情緒。換個說法，凡衣食豐足的幸福者，必感情少刺激，生活平易；處於飄泊的境遇的人，往往多生成觸，感觸多則生愁緒，這種愁，實可說是一種無端的愁，無名的愁 (Nameless Sorrow)，即所謂「憂來無方」，「愁來無路」，不是認真企圖返故鄉，歸祖國而不得的愁。如果是認真企圖返故鄉，歸祖國而不得的愁，那就切於現實，與商人圖利不得，兵官出仗不勝的懊惱同樣，全無詩趣，更不甘美了。

第二，我讀美鄉愁，不是鼓吹「女性化」，提倡「柔弱溫順」。凡真是「優美」的，同時必又是「嚴肅」，「有力」的。否則這「優美」就變成偏缺的「柔弱」，是不健全的了。鄉愁，尤其是像曉邦的態度，表面看來似乎是偏於「柔弱」「陰澁」的「女性化」的，其實並非這樣簡單。曉邦的作曲，聽起來一

一面「優美纖雅」，一面又「溫厚」，「正大」，決不是「弱」的，「睡」之謂。只要看「夜曲」的夜，即大自然的夜，就可明白了。我們對於晝夜，自然感情不同，但決不是晝陽的，夜陰的，晝明的，夜晦的，晝強的，夜弱的，晝嚴的，夜寬的，晝男性的，夜女性的。晝明夜晦，全是表面的看法。在人——尤其是富於情感的人——的感情上，夜有夜的陽處，夜的明處，夜的強處，夜的嚴處，夜的男性處。聯邦的氣質，便與「夜」同樣，我所讚美的鄉愁，也並非單是教人勃「兒女依依」之態。人的感情，其實剛中有柔，柔中有剛；英雄的一面是兒女，兒女的一面是英雄。

所以我的對你讚美鄉愁，不是說「你是離祖國客居南洋的，應該愁！」也不是說「你是個飄泊身世，應該効兒女的鎮日悲愁！」

你是歡喜音樂的，我再拿音樂的話來為你說說。

美國，大家曉得是一百多年前哥倫布發見了新大陸的美州，由歐洲殖民而成的。美國是「鄉愁之國」。他們雖然移居美洲已經百餘年了，然靜靜回想的時候，歐洲總是他們的祖國，故鄉，他們是客居在美洲的異域的。大家都曉得美國是PRAGMATISTS的產地，即實利主義者的產地。在上海的美國人，都是商店的「老板」，即所謂STOP KEEPERS。說也奇怪，這等孜孜為利的老板們的一面，是鄉愁者。何以曉得呢？看他們的音樂就可以知道。

美國是新造國，甚麼都沒有堅固的建設，音樂也如此。美國沒有大音樂家，除比較的有名的賽克獨惠爾(McDowell)以外。然而美國的音樂有一種特色，即其民謠的美麗。且其美麗都是鄉愁的美麗，在歌詞上，在旋律上，均可以明明看出。我已經教你們唱過的美國民謠中，已經有三首，即Old folks at Home; Massa's in the Cold, cold ground; My old Kentucky home。前面兩首，鄉愁的色彩更為濃重。

我們試把前兩首及 Dixie Land 的歌譜，舉在下面。

Old Folks at Home

Way down upon the Swanee river, Far, far a-way,
All up and down the whole creation, Sadly I sw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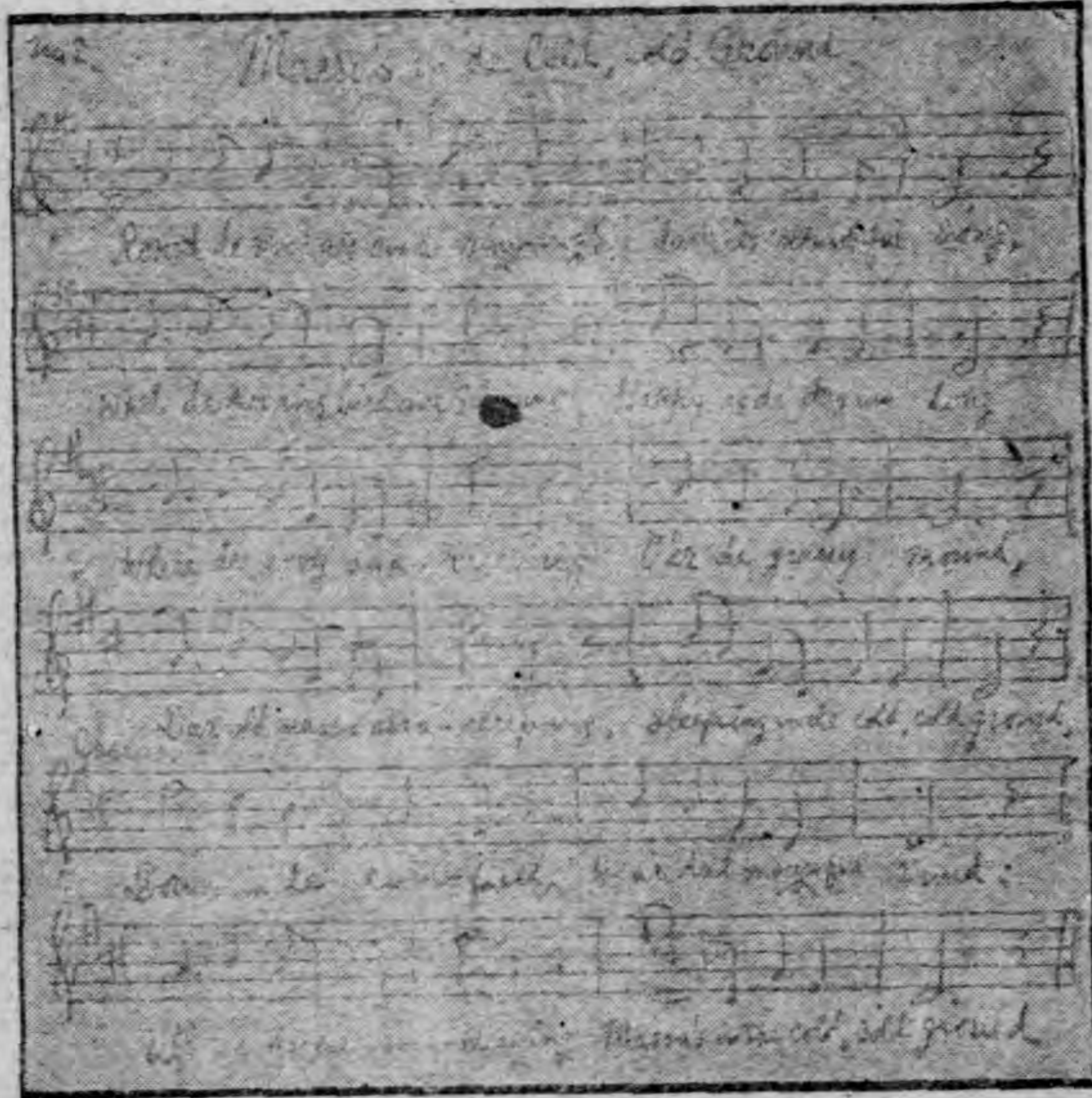
Here's where my heart is turning over, Here's where the old folks stay,
I'm still longing for the old plantation, And for the old folks at home.

All the world is sad and dreary (everywhere I roam);

Oh! dearie, how my heart grows weary, Far from the old folks at home.

我們來回想想看·old folks的旋律，充滿着「感慕」「感訴」的情調。

• 第三行的 REFRAIN 的處，突然興奮，正是高潮。第四行的繼以靜寂，又何等「感傷」的。在歌詞上，所謂 My heart is turning over (我的心永遠向往)，所謂 All the world is sad and dreary (全世界都是悲哀與恐怖)，謂 For from the old Folks at home (遠離舊家)，明明是鄉愁的訴述。這是何等美麗的情調！我每唱到或彈到這曲的時候，總被惹起無限的辛酸。



「馬薩在冰冷的地中」一曲，詞句上雖然只是用馬薩之死，沒有明明表示出鄉愁的意思，然旋律的「靜美」，「哀豔」，實與前曲同而不同。同的是懷鄉的哀情，不同的前者為「愁訴」的，後者為「抒情」的。

美國的民謠都是這類的麼？到並不然。說也奇怪，美國一面有這樣「哀豔」「靜美」的音樂，他面又非常「雄壯」，「堂堂威武」的音樂。例如 Hail Columbia; Star spangled Banner; Dixie Land 等便是。最後一曲，是我曾經教你們唱的。



同的。

我現在爲你說美國人的音樂，却偶然變成了很對題的話，真怪有意思呢！

于上海江灣立達學園。

DIXIE LAND 一曲，拍子非常

急速，音域很廣，旋律進行的步驟多
 跳躍，這等都是「雄大」的條件。就
 歌詞上看，也不復有像前二曲的心情
 描寫，而只是勇往奮進的希望，祈願
 • 無論旋律與歌詞，都與前二曲處
 完全反對的地位。這實在是美國音
 樂上很有趣的一種特色：也恐是殖民
 國的特色罷。

美國是殖民之國，是鄉愁之國，
 然而其人一方面有去國懷鄉的情感，
 他方面又有勇往直前的壯氣，和孜孜
 於商業實業的工夫。無論這等是好
 ，是壞，僅這「多樣」的一點，已是可
 以使人佩服的了。這更可以證明鄉
 愁一種感情，不是「柔弱」「懦怯」的。
 南洋僑胞是「僑民」，不像美國人
 的是「殖民」。然無論僑民，殖民，
 其去祖國而客居別的土地的一點是相

英國底聖跡劇 (Miracles or Mysteries Plays) 王西濤

在法國，Miracle 和 Mystery 是指兩種性質不同的劇名：前者是關於聖經記載的戲劇，如「阿伯拉罕獻子」，「雅各奇夢」以及名王先知的故事；後者專指基督的生平和舊約所載彌賽阿的史劇。在英國却沒有這樣的分別。Miracle 一名，包含一切取材聖經或聖徒軼聞的戲劇；中世紀的歐洲，每排演各種寓言或經典的故事，以作國王婚禮或其他大典的助興。這一類娛樂的戲劇，後來進化爲文藝復興期的化裝舞劇 (Masque)，它原始的性質，和聖跡劇很相近。

我們現在，來把這聖跡劇底起源，和它底頂點的同業社時代的特點，來敘述一下。最後，試譯舉這其中最感人的「阿伯拉罕獻子」中幾段插話，以結束這文章。

【起源】歐洲戲劇的起源是含有國際的普遍性的，地方色彩是經過若干年後才產生出來的；英國自然不能逃出這定例之外。十四世紀以前的聖跡劇，是在遲滯的進程中，祇有模仿德法兩國的彌撒典禮 (Missa) 卽聖餐之謂) 式的趨勢，最初的劇本是用拉丁文寫的，自然說不到鄉土風味及成語應用的條件。

就記載上考查所得，英國最古的聖跡劇要推一一〇年在 Dunstable 地方排演的 Ludus de Savicia Katharin。作者的姓名經已失傳，此劇會否用本國語排演過的問題亦沒有確定的答案。在習慣上，劇裡的主要角須用拉丁文或法文說話，以示鄭重，配角和該諧處才說本國語，這劇想亦不脫此套調。

The Harrowing of the Hell 是「地獄的浩劫」是第一篇用英文寫成的劇本。這一篇大約是十四世紀初葉的作品，篇幅很短，祇有二百四十六行，用兩行叶韻詩寫的，是否爲排演而作還是個疑問。劇中包含基督，撒但，和亞當，夏娃，阿伯拉罕，大衛，施洗約翰的對話。作者還未能跳出中世紀敘事詩的圈套而進於真正戲劇的領域。

在這十四世紀中，英國劇在藝術上的進步雖然是很凝滯，但是普通和興趣的增加却很足驚人。

演劇的人員漸由嚴謹的態度而趨於玩戲，每每在一齣神聖的故事劇中插入許多放蕩不羈的成分，以致教地內禁止排演各種戲劇，而戲劇和教堂的離異亦於是乎造成。一三〇〇年城市裡的同業社（Guild）從牧師們的手裡將劇業全盤承頂了過來，憑這一轉機，英國的戲劇才得調充量的自由發展，而直接二世紀後的伊利莎伯期。

【同業社的時代】 這時代的戲劇，有幾個特點可說：——

第一特點，是劇本的擴張。最初的神話劇祇限於兩種：（一）聖誕節排演的關於耶穌降生的故事；（二）復活節排演的關於耶穌被難和最終勝利的故事。在十四世紀的初期已經有人把全部聖經的記載照年代的聯串編成一組有系統的劇本，從世界的創造直到末日的審判為止，一連在受難節後的一禮拜中排演。這七天算是他們最高興的日子，每一城市都有自編的劇本，大多數沒有遺本，現時所能找到的只有四組。

(1) Chester Plays, 共廿五齣。

(1) York Plays, 共廿四齣。

以上兩組由排演的城而得名的。

(11) Townley (or Wakefield) Plays, 共三十齣。

因被收藏于 Townley 的家族中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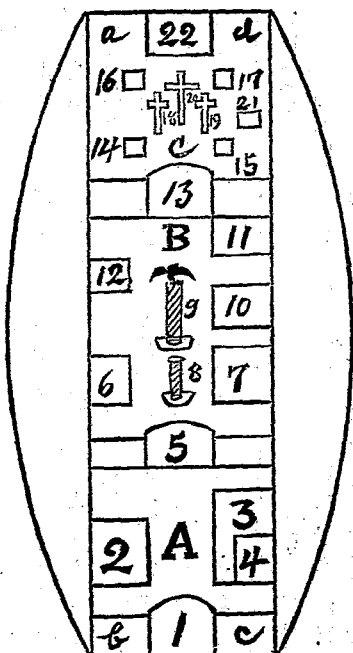
(12) Coventry Plays, 共四十二齣。

或謂與 Coventry 的聖芳濟宗 (Franciscans) 即從西班牙傳來的一派僧人有關係。

這些劇本在從十二至十六世紀間即很負盛名，尤其是 York Plays 和 Townley Plays 比較更談話綜繪而多人工的弄藝。作者是誰，沒有人知得，雖說也有少數學者說 Chester 城一二二八年所劇本是著作

Polychromicon 繪 Randolph Higden 編的。

第二特點，是廟臺的構造。從前僧侶們演劇的地段，只限於廟內或鄰近的聖壇間；戲台當然是固定的，下面的圖，可見其梗概。



說明：A. 禮拜堂的中部

B. 聖臺所 C. 聖所 1. 第一門

2. 地獄 3. 喀西馬尼園 4.

橄欖山 5. 第二門 6. 希律

王宮 7. 彼拉多之宮 8. 教主

受笞之柱 9. 置雄雞之柱 10

祭司長 Caiaphas 之室 11 女先

知 Ananias 之室 12 食晚餐之室

12 第二門 14 15 16 17 皆死

人復活的墳墓 18 19 二賊釘

死之十字架 20 耶穌之十字架

21 聖基 22 天堂

到同業社主持劇務的時候，劇台的地段從聖廟而遷出在街道上，從固定的而變為活動的。Pageant

是它特別的名稱，是載在車輪上的兩層的房屋式的劇台，上層作露天的演劇地場，下層作化妝室，演員們從一個小梯口上落。每一架有它特別的構造和點綴，各因劇情的需要和担任的團體的財力而走。

譬如演耶穌洪水故事的劇台像一隻方船的模样，演惡魔故事的設下一個噴射着火煙的墳墓之門在那上下相通的梯口。每一座劇台專任一組中之某一齣，在某站演完的時候則由七八個社員推送到第

二站中重演那同一齣的戲，後邊又連接的排演續下的一齣的劇台運到。這樣接續下去一個立定在某

一站的觀客，可把全套逐一看完，想起來倒有點像各處神廟時候小孩子番成的土黨一般，不過扮土景是沒有動作的，更沒有他那樣前後相承的統系。

祇有Indus Country的劇台是固定的，和同業社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同屬子戶外排演的一種，它的諷刺的調子和善惡性之人物化與寓意劇相近。

第三特點，是演員的分配。每一社担任全套的某一幕，都和他們的職業有關連的，例如船匠排演造方船的一幕，漁夫扮演洪水的一幕，賣燒餅的扮演晚餐的一幕，使演員們各肖劇中人的身份，在飾扮上在動作上都得恰到好處的效率。

第四特點，是藝術的獨立。在僧侶的眼光中，聖跡絕對是為祀神而有的，宗旨不脫神其來欲的意義，除應取的無慢無畏的儀態外，藝術的講求絕不在意中，所以固禁在宗教門限裏的聖跡劇，斷少生氣蓬蓬的發展。談諧和個性的表現是同業社時代新摻入的成分。譬如關於洪水的故事，聖經裏面並無哪亞妻吵鬧的一段，而編劇者却製造一場優真有其事的笑話，來逗引觀衆的狂笑。當伊的丈夫勒伊上方船時，伊抵賴吵嘴了一會，把船中的東西索性拋出，最後當丈夫用恫嚇的手段，作勢要答伊才由伊的女兒們把伊強擁上船去。其次希律亦是觀衆們最喜歡的角色之一，他那種叫罵的神情，和我們的大花臉相似，所以“Out Hand Head”已經成了英國習慣用的成語。富有迷醉人的魔性的歌曲唱過後，留在鬧巷間男女的記憶裏，不時重唱出來，確是一種真藝術的脫興。

最能感入的一齣，要算「阿伯拉罕獻子」。劇中主人翁立在神的嚴命和天性之愛的中間，兩者會把人生和命運的抵觸處的苦悶，沁入觀衆的同情心上。下面舉出幾段待着死別的父亲二人的對話。

當他們起程的時候，

以親愛的父親，我們前往罷，用我最快的

足步，

我願跟着你，雖是我很遲鈍。

阿主呀，我時必快裏纏繞了。

這小孩子的聽話是遲般乖順。

當以撒問那獻祭的羔羊在那裏，父親應道：

主已經預備了祭品」的時候，

以父親，我的心跳動得厲害，

看着你手中的利刃；

你爲甚麼把他抽起，

你的面容可使我驚異。

阿呀，罪過，在天之父呀！

小孩子把我的心擊碎了。

當父親把神底命令告訴兒子的時候，

以殺我麼，父親？呀，我做錯過甚麼！

假如我觸犯了，上帝知道，

讓我被充服在鞭楚之下——

不要用刀殺死我罷，

父親！我還是個小孩子呢。

阿 我那會不傷心，要把你的血來流出，

但是兒呀，那可不是我的主意。

以 上帝呀，假如我的母親在這山上呀！

伊會雙膝跪下替我求免。

但是母親既然不在這裏，

變換你的顏色罷，父親，

不要把我的生命來斷送。

父親有點被他羔羊般的哀求克服了的時候，

以撒反勸他快點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神，

以 父親，那是無法的，

讓我的生命和血一齊流出，

但是，父親，在我未死之前，

求你的手替我祈禱。

現在，永別了，我的好父親，

替我詢問活着的阿母；

但是求你把我的眼睛遮住，

那麼我會看不見你的利刀的斬下，

那快要解斷我的肢體的利刀。

阿 兒呀，你的話使我哭得不像樣子，

現在，愛兒以撒，不要再開口了。

以 呀，親愛的父親，這是什麼話！

我們祇有片刻談話的機會了呢。

當父親把兒子綁起了來的時候，

.....

但是，父親，我永遠的求你

不要說給母親知道；

伊知道了要哭壞了自己，

因為，父親，伊當我作心肝兒一樣；

願主祝福伊呀！

現在永別了，母親，最親愛的，
我倆永無再會的日子了。

這處是劇中情節的 Climax 的臨到，前後的結構都很健全，雖是依樣從書經裏頭勾取出這些材料。

冷風扇着

靜君

冷風扇着，

微雨飄着，

寂寞，閒愁，

如像蠻兵似的

又強佔上我的心房來了！

總呢，更是茫漠，

反正是逃不了悶然的，

索性呆坐吧！

住在這殯宮似的

清冷的古亭中，

我猶如一具尸體！

若再映上兩眼，

便更不差什麼了。

寫不出什麼，
看，看不上什麼，

竹枝詞的研究

饒敬文

竹枝詞者，風騷之遺亞，里巷之歌謠也。愚謂其義簡，其意賅，其言近，其旨遠，發自然之天籟，相題搆意，曲曲傳神，斯為近體。

——吟香閣主人語——

一 原始的竹枝詞

後人常把竹枝詞與柳枝詞相提並論，意若以爲它們同是一種吟詠風情的詩體（後人作的竹枝詞，很多是專描寫一地方的男女關係的，有的簡直是些鬧詞寒怨之作），分不出彼此也似的。

其實，竹枝詞是一種民間的風謠（原始的），而柳枝詞却是詞人（白居易）以物爲象徵的一種詩體（後人續作，藉以抒寄風情者固多，但以之寫盛衰之感者，實不少。），兩者發源顯有不同之處，作者不察，竟有許多把它們混做一起的了。

竹枝詞，最初爲一種民謠，劉禹錫已經說得

很明白。他道：

竹枝，巴歛也。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雠舞。其音協黃鐘，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焉。

他這段話，細析之，可分爲下列幾層意思：

一 竹枝是巴渝間的風謠；

二 竹枝是可以合樂和舞的歌謠；

三 其音協黃鐘，羽末，如吳聲；

四 其詞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

我們看了，不但可以明白它是一種民間的風謠，其所具一切特點，也都已悉然無遺。我們還可以見出它所以給後人同柳枝詞看作一物的原因。

蓋劉氏「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焉」一語，實有以導之也。其實，依我的愚見，當時的原歌，雖有詠及兩性間之關係的，但其全篇的材料，必不儘單限于這一方面。在劉氏的擬作裡，固然可以證明，把它和現代流行的山歌相比較，尤

足以看出。

當時民間流行的竹枝詞的內容，我已略略剖明于上，至其體裁，我以為亦必與現在之山歌的形式，很為相似，——類似七言絕句——！我可以在下面舉出一些理由及證據：

甲 劉氏之作，既為模擬原歌而極得其神似的作品（說詳後），那末，對於容易變用的形式，當然更沒有另外標異的道理。

以此言之，則劉作的體裁，便是當時原歌的體裁，是很無可懷疑的。

乙

現在如廣西，廣東，雲南，江蘇等各省，皆有一種形式如七言絕句的山歌。

民間歌謠，雖說是自然的產品，但其承受傳統上的思想與形式的影響，——或可說是束縛——也許比那貴族的詩歌相差不大遠（我們試看普通民間文藝中，如歌謠，謎語等，古今來形式方面之相似，便可以知這話之非武斷了。）；惟然，我們現在那通行的七言絕句式的山歌之體裁，誰能說它不就是當年巴渝間

丙

的竹枝詞之固有形式？

民間文學的形式，常對貴族的詩歌，發生重大的影響。上古的，我們且不必去說。漢代，民間產生了許多五言古風的篇章（前人以為五言始于蘇李，不足信。），到漢末，這種體裁，遂蔚成為貴族詩歌的惟一形式。東晉以後，南北兩地的民間，又不覺的共同新興了一種簡短的詩體，——五言絕句——！到後來（直到現代），這種詩體，也成為貴族詩歌中的一種重要形式了。（可參考胡適『中古文學史概論序』）七言絕句，盛行于唐代，吾以為也是承受了民間新興的詩體所影響而然。南北朝的民歌，如『捉搦歌』等，便是這種詩體的先河。）前人『絕者，截也，截律詩為之也』的話，若單就七言四句的體裁言之，殊非的確。蓋觀於五言絕句的來源，便可省悟。竹枝詞產生的時期，必遠在劉氏之先，不過從前沒有人注意

到它，直待劉氏欣賞後，它的名兒才得傳聞于世。這猶之美洲新大陸，它的地質，已很早很早形成了，但必經哥倫布的發見，方為世人所知，是一樣的道理。其實，這種歌謠，當時或不只巴渝地方有了它，別處一樣的盛行着亦未可知。劉氏不過似偶爾掘地得泉似發見了它吧了。以上的話，如可成立，那末，唐代盛起的七言絕句，不但它的來源可以辨明，而且當時民歌的形式，也可以由此證明了。

當時有那麼美妙的民歌（前人說它是『鄙陋』的『俚歌』，完全是囿于成見和蹈空的說話），為詩人所賞識，稱贊的，竟不獲遺傳下來，給予我們以欣賞和研究的資料，真可惜極了！我想那巴渝舊地，現在說不定還有許多為當年竹枝詞遺形的歌謠流行着，若有人肯出力把它記錄了出來，供我們以參考之資，真是很可感激的了。

二 劉氏仿作的竹枝詞

前人對於劉氏的作竹枝詞，曾經這樣說過：

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于貞元元和之間。

——見『樂府解題』——

據這樣看來，劉氏的作竹枝詞，乃因不滿意於『俚歌鄙陋』而起。但依我的臆見，這未必是當時的實情。劉氏是一個富有天才的詩人，他的詩歌——尤其是楊柳枝，竹枝等，確帶有平民文學的傾向。況他是一個和古今第一位平民詩人白居易唱和得很出名的作家呢？——白氏嘗稱他做『詩豪』，可想見其對於他的傾倒。所以我敢斷定他的作竹枝詞，並不是由於嫌惡原歌，而乃因為愛慕原歌之至，而有這仿作的結果。我們看他所說『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焉』一語，其對於原歌，是推崇，而不是嫌惡，固灼灼然可見。清人李調元，也因為愛賞粵中歌語之美麗，

而從事於仿作，這很可以作一旁證。

劉氏之作竹枝詞，既為一種由愛慕而生模仿的動機，其所作，當然是以原歌為範式（所謂「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的話，不編以其章數偶與「九歌」相合，便爾加以附會，其實，劉氏作竹枝詞，與「九歌」全沒有一點關係，這是誰都可以明白的。），我們要證明劉作是模擬原歌很為神似的作品，除了由作者作歌的動機可以推覓外，其餘還有兩點足靠的左證。那兩點是：

A 劉作與當時和後代作品的比較；

B 劉作與現代歌謠的比較。

我們先就A點來說。

竹枝詞，原始既為一種風謠，當然脫不了單純的風格，自然的詞句，真切的情感，各種應具的特徵。現在要驗一驗劉作果否是與當日原歌一樣，我們只要看它究竟合不合於上面所提出的各種條件為斷。劉作前後凡十一首，大概都是很「民歌化」的，我們且抄出其中最為美妙而自然的三首於下：

第三首

江上朱簾新雨晴，
灩西春水數枝生，
橋東橋西好楊柳，
人來人去唱歌行。

第七首

山上層層桃李花，
雲間煙火是人家，
銀釧金釵來負水，
長刀短笠去燒畬。

第十首

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情還有情。
這些篇章，風格的單純，語句的自然，情感的真切，怕誰都會覺得罷。我們再看看別人對於這個題目所唱出來的歌聲：
瞿塘峽口冷煙低，
白帝城邊月向西，
唱到竹枝聲咽處，

塞猿啼鳥一時啼。

——白居易——

石壁千重樹萬重，

白雲斜掩碧芙蓉，

昭君溪上年年月，

獨自輝娟色最濃。

——李涉——

二詩，非不想極力模擬平民風調，而造意用字，却都走不出了「詩人的」。白李二氏此作，在文藝上的價值，會不會比劉氏的低遜，我們不容易斷定，但在民歌化一點，他們確然應該讓步了。

我們再談到B點。

民謠，畢竟自有民謠的氣息，任你把它橫看也好，把它縱看也好，只要確是民間的作品，自然可以給我們一個「類近」的印象。

一尺布，尙可縫，

一斗粟，尙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

——「淮南王歌」——

飯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燕。

——「范史雲歌」——

這兩首歌謠，它們發生的時代，總算離去我們很遠了，但我們一看，就可以知道它們決不是文人學士做出來的詩歌。這是什麼緣故呢？可不是因為它們的氣息，逼肖現在流行的歌謠嗎？

所以歌謠在一方面看來，也許有在繼續着變化演進的地方，但它一脈相承的氣息，是斷不會至于不可辨認的。劉作既為模仿當時民歌而成的作品，它的氣息，當然要會有和現代歌謠很近似的地方。我隨便抄出點現代的歌謠于下：

新打冶子蝴蝶花，

插去插轉鬚塔下，

急水灘頭葬穴地，

郎貪風水妹貪花。

——平遠山歌——

高山頂上栽綠蔭，

小妹梳頭搖幾鬢，

不是奴家巧打扮，

河邊楊柳已抽條。

——簡書山歌——

四月趕牛出四洲，
四洲溪水長悠悠，
亦無銅針結內領，
亦無菱花代冬裘。

愛人嘯！

雙手捧水給你吃，
吃了一口又一口，
情義還比水更深。

——灤海情歌——

——灤海山歌——

以上幾首民歌，只從《歌謠》會訂本第二冊中檢出的。我們把它們和劉氏所作竹枝詞十一首比較讀之，雖說沒有什麼詞意上的雷同，但風神氣息，却不免十分的違背了。這不是我一個頭腦愚笨的「玄裡談」，略略有文藝鑑別力的人，都應該俯首稱是。如不謂然，且讓我舉出一個絕端的例：

中間日出四邊雨，
記得有情人在心。

這是我們尋中兩句歌謠（見「兩越筆記」），但和劉作下面兩句一比，看看如何？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情道有情。

這不但氣息相似了，簡直連錯詞造意，都若合符節，真可謂心裏所洩，不隔今古了。

其實，劉作之確與當日民歌相近（和現在的亦然），乃一種非常容易明白的事，用不着多方陳述與引證。不過，為力求使人徹底明瞭起見，不能不這樣詳細的指說罷了。

三 劉作以後的竹枝詞

竹枝詞，自劉氏仿作以後，一時著名詩人，如顧況，白居易之流，皆相與模擬製作，居然的成了一種很時髦的詩體。從茲以降，歷代詩人，多有繼作。到了近代，尤為盛行，不但西湖，由下等名勝的境地，作者如林，佳篇紛出，便是瓊島那僻壤的州縣，亦多將其民情風土，寫入篇章。可謂非偶然的盛事了。

中國詩歌的製作，從李唐以後，各種律法的

限制，至爲嚴密（如俚語不可採用，平仄聲韻務必合于一定的規例等，不一而足），獨至于竹枝詞，則大解大放，敢於破除一切不正當的拘束，故所作多宛然民俗之歌。這也不能不算是文學史上許多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椿了。

唐朝以來，歷代詩人，所作的竹枝詞，爲數甚多，一一盡量搜集起來，當可成一本不很薄的冊子，——而且佳妙的實不在少。現在因手頭缺乏書籍援引，隨便就記憶所及，錄出幾首，權當這一派詩體的代表，並不是說所有的佳作，都在於是。唐人李光憲云：

亂繩千結結人深，
越羅萬丈表長尋，
楊柳在身纏意緒，
藕花落盡見遠心。

元人張雨《湖州》云：

臨湖門外是儂家，
郎若閒時奉吃茶，
黃土築塘茅蓋屋，
門前一樹紫荊花。

又元末薛氏女《姑蘇》云：

虎丘山上塔層層，
夜靜分明見佛燈，
豹伴焚香寺中去，
自將釵釧施山僧。

明人高啟云：

楓林樹上有猿啼，
若個聽來不慘悽？
今夜郎舟宿何處，
巴東不在定巴西。

又青螺居士云：

燕晴花暖春色饒，
游情欲醉魂欲消，
紅衣突展綠陰畔，
接袖紛紛過小橋。

清人杭世駿《濟寧》云：

丁字簾前郎賣茶，
三叉灣口妾撈蝦，
日暮得饒同取酒，
墻頭紅壓佛桑花。

花朝

靜君

花朝，是一種極簡單的戲劇。我尚未親眼看過它的排演，因為在我所居住的地方沒有它。我所知道的關於它的情形，是得之友人的口述。這種戲，頗值得我們注意，所以略為介紹了出來。據友人的述說，它的狀況大概如下。

這是客家人所排演的戲劇之一種。每班角員只數人，其排演之戲劇，可分兩項：

A，正戲——自下午至晚間第一齣所演者；B，副戲——晚間第一齣以後所演者。

兩者有截然不同的演法與內容。

正戲的排演，以一八飾作綵女，手提鏡兒，在臺上踏歌跳舞，並和以音樂，略如「鑼鼓戲」然。這不過是一種用以敷衍場面的戲劇，其實，觀眾心理全不在此。

副戲，劇情無編定之劇本，所有歌白等，大都由於演員臨時的應付。所演劇情，多取自現社會中極平常之事實。最常演者，如扮一婦人在溪澗之涯洗衣服，一男子見而挑之以山歌。或任山林中斬柴割草的年青男女，相與唱歌通情。其戲目甚少，至多不過數齣而已。然當地人殊好之，不以單調為病。考其所以能博觀衆之歡心，理由約有數點：

一，觀衆的內外生活，都很粗簡，頗適宜於觀覽這種簡陋的的戲劇；二，這種戲，所排演的劇情，多取諸通常世事，易動觀衆；三，演時多帶滑稽風調，適應於偷閒取樂的觀衆心理。

此種戲劇，為某種社會情況的寫真，我們看了，很可以明白其民情，風俗，以至於心理，動作等。至藉此略窺窺原始戲劇的形式及內容，於留心學術的人，尤有用處。我不知何日能够去窺窺一下。觀覽之後，當再寫一篇較為細膩的敘述之文章，以公於大衆。

註一「鑼鼓戲」是我們這裡一種簡單的戲劇，——其真，只可算是歌舞。

註二 正戲，副戲之名，是我隨意拈來的，不是它原來有這樣的分別。

「粵風」序

顧頡剛

民國十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裡翻着李調元輯刻的「函海」；無意中在第二十三函裡發見了「粵風」一種，裡面都是當時粵中各民族的歌謠。這使我詫異得很，因為我常覺得搜集歌謠是我們一班人被天監的工作，如何在一百多年以前竟有人先我而為之呢。

過了一年，到上海服務。「小說月報」的編輯鄭振鐸先生囑我寫些文字，我便從札記裡鈔出考證文學書的短札若干條送去，其中的一條是介紹「粵風」的。這便是引起錢敏文先生注意此書的由來。現在錢先生已把此書整理完工了。我真高興，想不到五年以前一瞥中的驚訝，竟造成了這件事實！所可惜的，擬歌和雜歌爲了需要翻譯之故，不能即和粵歌和搖歌合併。

「粵風」凡四卷，總題「羅江李調元輯」；但每卷之首又各有原輯人名，粵歌是羅陽修和，搖歌是潘水趙龍文，擬歌是東樓吳代，雜歌是四明黃道原。他們是河南安徽浙江人，如何會去搜集粵中各民族的歌謠？更如何想得到去搜集粵中各民族的歌謠？我頗疑他們是李調元的幕僚，在李氏幕官專中的時候得他的指導而輯成的。

以前中國學界，正統派的勢力太強了。不但是理學考據學方面崖岸極高，範圍極狹；就是文學方面，也是十之八九沈溺在羣古之中，極少和民衆們接近的，說到歌謠，固然古書裏常有得看見，然而所以記載之故，那裡的爲的是歌謠的本身，只因要證實他的謠言的應驗，或因要利用他的對於政界人物的譏評。他們注意的結果，徒然造成了許多優的歌謠。例如「漢書」王莽傳「說」的「莽每欲有所爲，不明言，但欲示風采，而諸姦黨悉承其意旨行；采風使王惲等八人詐造歌謠凡三萬言，稱頌莽功德，莽皆封爲列侯。」因爲民衆的歌謠是士大夫們所代辦的，所以歌謠也就變成了「謠言」！什麼「太師腹詩以譏民風」，什麼「行人振木鐸拘於縣以采」，都是點綴昇平，爲君主裝面子的舉動，離歌謠

而本意不啻十萬八千里。

現在人常說「詩經」是古代的歌彙，這是大錯的。「詩經」只是一種樂歌彙，是樂工們的曲本，應用於祭祀和宴享之間的；不過「詩經」裡的詩平實富有歌語的成分而已。不幸這詩守舊實有歌語成分的樂章，又給國者盡量附會，使得無稽和國君卿大夫們發生關係。例如「靜女」和「將子」之類，都是情詩，卻說是刺衛宣公和鄭莊公。自漢代儒到清代二千餘年，誰不能解去這樂章。這一點極平常的歌語竟永遠不能了解，如何會得去賞鑑真的歌語！

在這種杜絕歌語以應合政教，更用政治事實來解釋歌語的漫天翹霧之中，要尋覓雙眼不瞞的人，那只有幾個具有文藝天才的才子。惟有才子，纔能不受傳統思想的束縛，獨去尋求沙漠裡的綠洲，荒園中的芳草。「金瓶歌和堂子才在詩文上的特殊的見解，是大家知道的。在歌語上則有明代楊慎和清代李調元。楊慎著有「古今風謠」一書，是歌語專書的鼻祖。不過他只從書本上搜羅，實際僅有古歌。到了李調元，纔敢更進一步，從民衆口中寫錄出來。這事在我們看，雖覺得平平無奇，但在百餘年前學術專制時候，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大膽的創舉。他一任歌謠的自然，不加上任何索隱，而所錄的以情歌為特多，這很可給與讀者一種看歌謠的正當的眼光。而且他分了民族去搜羅，使人約略窺見密羅諸族的文化；他又不因言語的隔膜而束手，引起讀者研究方言的興趣；這都是極可佩服的事情。「詩經」的訓解例，歷代的童謠例，二千年來的烏煙瘴氣，到此書而始一洗。讀了此書，再去讀「詩經」和童謠，便不致受古人的騙了。

可憐這一本小小的書，被虛實文化所壓迫，經過了一百多年，沒有人提起過；還幸而放在疑書裡，不致散失。李調元的故事固然同楊狀元的故事一樣地在民衆間流行，可是楊慎還有「丹鉛總錄」一類的書給士流引用而李調元沒有，所以他依然不為士流所注意。這是很為他呼冤的。楊狀元的故事，已給北新書局編入「徐文長故事」中去了。李氏的故事，一年前北京「京報」附刊的「民衆週刊」

裡也登了許多。希望有人把他彙編起來，使得這一個爲正統派所唾棄而和民衆們接近的才子，有在記載上出頭的機會。

現在學術界的範圍是放寬了，歌謠方面，不限於才子纔能欣賞他，搜輯他了。我們應當顧了自巳的才性和興趣，或從文學的觀點去看他，批評他的藝術和情感；或從史學的觀點去看他，研究他的言語，文字，故事和風俗等。能設這樣，我們將來可以開闢的新境界正多着呢。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李調元在歌謠界上已經行了奠基禮了。對於歌謠有興趣的人們，我們應該怎樣地努力？尤其是鍾先生，你看了四川人搜集廣東歌謠的成績，你以土著的資格，將如何造成一座九層的粵風臺，來報答這位客官的好意呵？

這並不算是稀罕

雲心

在人與人的中間，
隔着一道隔膜，好像
將一座書馬拉邪山，
橫在各人底面前。

無形體的，無氣味的，隱在以太底胸中，
這隔膜，能够跟隨人類底移動而移動。
所以顧「面子」的人類，
並不會因此而臉紅！

風聞人類底祖宗，
是盤古氏底屍蟲；
那麼，同情與戀愛（屍虫們並不了解這些），
無怪呀，都將歸於無用！

何況愛神已高懸於深山！
何況人間只重視着資產！
沙漠的世界，枯萎了熱情與戀愛，
這並不算是稀罕，這並不算是稀罕！



畫漫愷子豐

關於詩經中章段複疊之詩篇的一點意見

靜閣

記得幼時在私塾裡念書，讀到「詩經」的功課，心裡非常歡喜。這並不是說，我那時會怎樣領略出其中的妙處，乃因為它每首都押韻，而且篇章多是重疊的，記誦起來，沒有其它古書那麼困難。

說到「詩經」中的篇章，大約可分作下列幾種：

一。一篇中自首至末不分章者，如頌中之大部份。

二。一篇中雖分章而語意不複疊者，如國風中之「擊鼓」（邶風）雅中之「常棣之華」，及頌中之一部份。

三。一篇中，有複疊之章，但不全篇如此者，如國風中之「燕燕」（邶風）雅中之「桑扈」，及頌中之一部份。

四。一篇中有兩種以上的複疊章者，如雅中之「四牡」，「魚麗」等。

五。一篇中複疊着同樣之章句到底者，此項最佔多數，國風中幾乎全部都是，雅中也有一部份，頌中比較不多。

為什麼「詩經」裏會有這麼多複疊之章段的歌謠呢？這個問題，以前似乎沒有人提起過。十三

年顧頡剛先生在「歌謠週刊」上發表了一篇「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文章，裡面有牽涉到這個問題的幾句話：

凡是歌謠，只要唱完就算，無取乎往復重沓。惟樂章則因奏樂的關係，太短了覺得無味，一定要往復重沓的好幾遍。

不久，魏建功先生便寫了一篇文章，名叫「歌謠表現法之最緊要者——重奏復沓」，反對顧先生的意見。他的結論是：

唱歌謠的人不是詩人一樣的絞腦汁，他們大都用一樣的語調，隨口改換字句唱出來，兒童尤其是的，所以重奏複沓是歌謠的表現最要緊的方法之一！

到了十四年冬，顧先生又專為這個問題，草了『論詩經全為樂歌』一篇洋洋數萬言既詳且盡的大文，刊于『國學週刊』中，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段話是：

我數年前採集蘇州歌謠，從歌謠得到一個原則，即是徒歌中章段迴環複沓的極少，和樂章是不同的。徒歌中的迴環複沓，只限于練習說話的『兒歌』，依問作答的對山歌。此外惟有兩類也是迴環複沓的，一是把樂歌清唱的徒歌，一是模倣樂歌而作的徒歌，但這兩類實在算不得徒歌。除了上四類，所有的成人的抒情之歌，大都是直抒胸臆，說話完時歌就唱完，不用迴環複沓的形式來編製。

這文發表後，到現在已一年有半了，并不見魏先生及別的人加以反駁或另提異論，這重公案，暫時總算略被勘定了。

以上說的，是關於這問題過去的一段小史。

那是去年暑假吧，我一天在翻閱我所收集的童歌。這種歌每首都有一兩章以上複沓的，全部幾乎沒有例外。我當時以為這很足以搖動顧先生『徒歌章段迴環複沓的極少』的一個斷案。但後來詳細一考究，才知道不對。因為這種歌的迴環複沓，不是一個人自己的疊唱，而是兩人以上的和唱。

我又想到對歌合唱，是原人或文化半開的民族所必有之風俗，如水上的蛋民，居住山中的客人，現在都還盛行着這種風氣，而造成了許多章段複沓的歌謠。且舉一首複沓到四章以上的童歌，作個例子吧。

海裡人釣魚，

當今晴城尙玻璃；

時倚玻璃倚後尾，
時倚後尾放歌歎。

海裡人釣鮪，
當今咱妘倚銀鬚；
時倚銀鬚倚後尾，
時倚後尾放鬆鬆。

海裡人釣鱖，
當今咱妘倚波羅；
時倚波羅倚後尾，
時倚後尾放去巴巴。

海裡人釣鴨，
當今咱妘倚銀榻；
時倚銀榻倚後尾，
時倚後放勿丫勿丫。

咱妘，妻也。妘，俗字，讀 *bon*。玻璃，本以呼布色之淺藍者，此則直指作布也。後尾，婦女編髮於頭後，形如薄簾，謂之後尾。銀鬚，婦人飾髮之具，以銀爲之者。波羅，一種夏布的名字。去巴巴，垂貌。勿丫勿丫，低下也。

我於是便想到『詩經』中章句複疊的問題，而懷疑它也是當時民間多人合唱而成的歌詞。現在且舉出我兩個小小的理由於下：

一 『詩經』一部份的歌詞，是當時採風的使者，從民間把它收集了來的，其時民間文化的程度，正和現在客家蛋族等差不多，那末，這個事實，是很有成立的可能。

二 說『詩經』中全部複疊着章句的歌謠，每首除了一章為原作外，其餘都是樂工加上去的，這話做有點近於牽強。因為有許多復疊的章句中，是很有意思和藝術的，與其說是樂工隨意所增益，似不如說是多人與高采烈時所唱和而成的，更來得比較確實。

但我的這個意思，也不見得確鑿而絕無可疑。依照這樣說，其中有的雖有疊章，面却不全篇如此者，這種歌詞，應當歸為一人所唱，抑多人合唱的？（顧先生『疊章是樂工所添增』的論調，到這地方，也頗略顯出漏洞，就是同一篇中的語句，何以有些要疊，有些不疊呢。有些疊得很多次，有些連一次也不疊呢？這也許可推到樂譜的限制上面去，但我總覺得這是有待于考訂的。）其它類似這樣的疑點，也許還有呢。可是無論如何，我上面的話，總算是對於這個問題，在顧魏二先生論調之外，另表示一種獨立節意見，足以供大家討論一番的。

末了，我誠懇地希望顧魏二先生及其他一切對於這問題感到興味的朋友，加以賜教！

於廣州。

給

Shelly作 西薇譯

音樂奏過後，

餘韻在回聲中波蕩；

甜美的紫羅蘭謝了，

餘香在鼻觀裡流浪。

蒹葭影零後，

落葉堆在伊的睡床；

當你去後，思念亦如此，

愛情啊，那是永遠不斷。

近代幾本心理學書籍的介紹

楊成志譯

——譯自馬丁著「心理學及其作用」——

關於心理學書籍這樣的多，實無疑的足令大多數的讀者容易茫然地不知從何讀起。但讀者自己未明白這種科目以前，萬不好存着一點意見。無論誰，如果明瞭了這是甚麼問題和特別研究的圍地及各種不同的觀察點以後，一定會發見心理學的真面目，比較起手研究時覺得毫無懼怕的。

提出下頭的介绍，我確信讀者一定想找得：第一幾本靠得住而有確定的書籍；第二容易閱讀的和有趣味的書籍；第三那些心理學上分歧方法和派別的新發見智識的。這一篇的書目，是專為這種目的而介绍，希望讀者感覺得深刻的興味並能繼續地研究。

(一)「心理學摘要」——詹姆士著 (Psychology Primer Course By William James)

這本書是心理學原理的一部摘錄，詹姆士的述作，是美國人視為心理學名著的。這本「心理學摘要」，初版在一八九二年，現仍極佔勢力，比較其餘的英文心理學著作格外受到青年學子所愛讀。

我要貢獻給讀者，怎樣起手來讀這本書。因為這是一部豐富和淵博，並且簡單，美麗，極顯明而又充滿着幽默與人間化的普通常識的著述。凡在美國學生無不以能記憶威廉詹姆士及它在哈佛大學二十餘年功績為榮幸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武德衛史最近曾說，「在近代心理學的唯一目的及趨勢，或者找不出一個比較威廉詹姆士更能表現其著作的，……它從心理學的實驗而談到心理學，能保持着心理學的觀點，專站在新心理學的試驗上，發見了它自己的實際，……比較別的心理學著述來得優勝，這便是它的傑著「心理學原理」，既能作舊心理學的總結，又開新觀點的一個先導。」

沒有詹姆士，我恐怕我們對於心理學，沒有這般寬大的認識。它比較本國（指美國）無論哪個學者對於努力解放盲從和遺傳的智識事實實都做得很多。掃除了在心理學上它所謂「污濁的觀念」，發

見了心理學上的新論與生物學的進化，它不特完成它的科學工作，並且得到整個思想的成功。詹姆士的心理學不特破壞了為後來繼續研究的園地，並且築成了新生和興奮的人生哲學的基礎。

詹姆士實是一個個性主義者，和進化主義者。它的意識生活，時常是僵己的，順乎自然的，選擇的活潑的。他最注重身體的運動。認一種思想不在其本身，而是一種動作的一部分。從感官得來的意識生活的泉流是未曾完滿的，除非他結果地做過些實際工作以後。「觀念」不是獨立地存在我們神經作用的，也不是把它們積貯起來像一個「天稟」不可見的個體，叫做「記憶」的一樣。既沒有長久存在的觀念，也沒有屬於誰的人格。不過在各個已的腦海中，當何時何地思索起來，觀念即能存在罷了。惟我們一時未曾有多個同一觀念的。「靈魂」可以存在，但心理學是自然科學之一，無需乎此。「感情」不是精神的「東西」，却是生理學的，和其它身體上的感覺一樣。至於「自身」，我們稱明白却是「客觀的」，不過對於我們身體上的興趣，我們的衣服，我們的所有，我們在態度上對於社會團體反映出來的想像做着工作罷了。

詹姆士既不是一个唯物主義者，又不是一个機械主義者，嚴格說來却是一个自然主義化的人。它不相信人是一个單純的「自動機」，免用它的腦子機械來移動的。選擇是真實的，詹姆士對於自然選擇的能力，認為意識生活的特殊事實。讀者對於詹姆士參預解答那班把意識生活的一切事實完全用機械的解釋的最近心理學家，觀其論駁的態度一定會引起興趣的。

我要告訴讀者讀完了第一章之後，即可進而至論「習慣」的第十章。讀完第十章後再回讀其他各章，那便是說及普通的感覺——觸覺，聽覺，觸覺，溫覺，行動的感覺，腦的作用和那些神經活動的普通情況。第七章「腦的組織」，可無容閱讀。大多數的學生對於這章書是容易混亂的。與其說它做心理學，不如說做解剖學；但有心讀解剖學的人，利用其餘暇的時間去考查其它簡單的解剖學及生理學讀本較為妥當。惟無論如何，當把全書中未讀的各篇讀完，然後再讀別本為宜。因為我恐

怕無論誰個人若認識了近代心理學進化的情況！而以致忽略了詹姆士的智識。確實的，無論那個人，若能做一個詹姆士勸誡的學生，它一定時常對於了解事物有些高見。

(1) 意識生活是研究！——武德衛史著 (Psychology: A study of Mental Life, by R. S. Woodworth)

著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此書是專為初學的人而作的，內容清楚並具有興趣的風格。以學問淵博，智識高超而又表出同情的作者，實令此書的材料表出一種寬大精靈的精神。它熟識許多特殊的觀點，尤其是能交識很多時代心理學家的學生，並且給它們各個以特別資助為最有價值。武德衛史教授在它的篇章中真有出類拔萃的本領，雖然他們有許多觀點與他自己的不同。每一個問題皆把最近實驗證據的眼光來討論，在每章之後並列舉出許多經過謹慎選擇而足以幫助那些想再求高深智識的讀者底參考書目。

(II) 行為主義——瓦特孫著 (Behaviorism, by John B. Watson)

這是在紐約人民學院演講集成的一種叢書，具有權威的和透切的風格。實是一本雄辯的書，以他自己一派的首要代表物來表現行為主義者的心理學事實。瓦特孫博士從前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的心理學教授。努力了很多年月，試驗過許多許多的禽獸和嬰孩，他遂被公認為一個研究的學者。他曾尋出幾種有價值的新發明，尤其是關於「本能」和「情感」在本書有極清楚的說明。

著者及其學生們的目的，在把「內的心理學轉而為外」(Turn Psychology Inside out) 的；其手段即把「一個向內的意識學案」(An inward Mental Growing) 變換做一個客觀的測量和證據底精確科學。因此，這本書的觀點是與別派心理學分道而馳，並創造了很多的討論。讀者可不必加以同情，只是要表出同情或反對時，最好待他對於這種科目博得了一個深廣的認識以後。總之，無論怎樣，他應該尋得一本向着思想挑戰的書籍，關於心理學上一種爭執問題的解釋，和專說明行為主義的一

種有力著述來讀一讀。

(四)精神分析導論——福魯德著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By Sigmund Freud)
這是一本頗巨的書，有許多部分却為初學者感到困難。但是屬於這一類的心理科學中的普通導論書籍大多數是做得不好的。其中有很多是由那些對於這種科目只一知半解或毫無見地的人亂寫出來，這些東西，簡直是走江湖專為自己賣廣告的著作罷。這似乎有點疑惑，無論誰個人倘他預備着去研究一切精神分析，除非他自己已能了解福魯德其人。誰個人非先弄清楚了心理學原理的普通智識以後，萬不好去嘗試這種科目的研究。不然一定會把整個的材料失掉真面目的。

在這本書的講詞，福魯德預測沒有心病理學的智識，惟預防法却是真確，而不是機械的。這本書是搜集許多年經驗工作的結果，整成一個教授綱要的。據我知道的，在普通精神分析的著作中，却是一本很明瞭而又依據邏輯的編制底最好的書籍。但是應該談及的，福魯德有許多地方是曾受過許多心理學家所攻擊。讀者雖無須表同情於他的一切言論，但無妨具有他曾經說過的普通常識。

(五)心理學——馬丁著 (Psychology by Everett Dean Martin)

這實有點疑惑和不配的地方，竟把我自己的著作列入這個目錄表來。但這不過是為初學而作的書，並且我實不知道到誰人曾先我做了這同一的工作。這是在「合作聯合社」的人民學院的常課演講詞底一種叢書。可作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導論；惟學生應先具有普通心理學上的問題，方法，和各種不同的觀點然後閱讀此書。其所選擇及著重的目的，是在乎表出關於心理學的一切，和供給解決近世的生活問題的。

(六)心理學及日常的工作——斯耐夫特著 (Psychology and the Day's Work, by E. J. Swift)

斯耐夫特博士是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學院的心理學教授。這是在「應用心理學」上的一本最完美的著述。包含着很多趣味的解釋材料，並且把「推想工作」(Guess Work)和「辨指方法的規則」(Rul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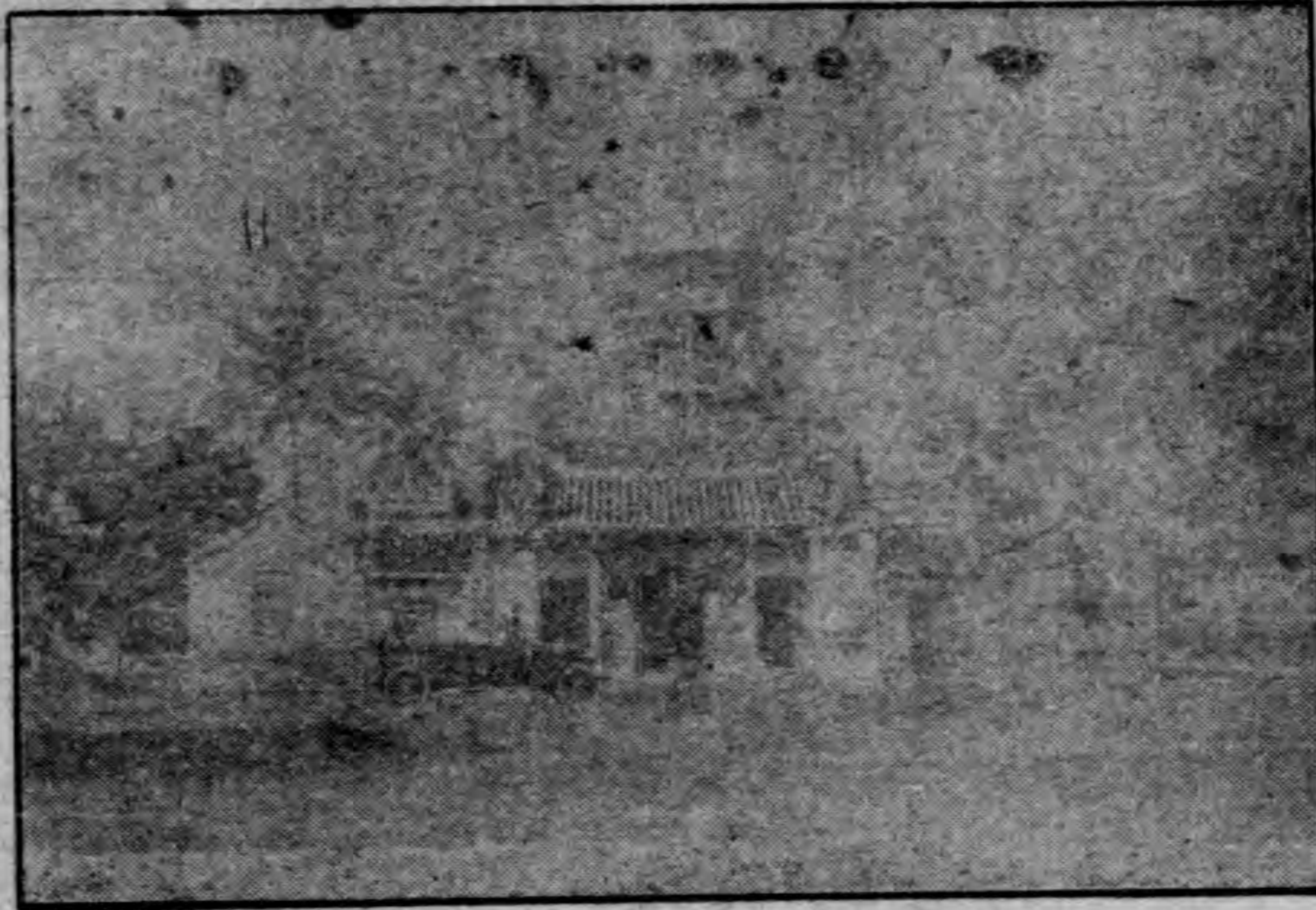
*(Thurndike)自由地拿來試用在「應用」心理學上的日常問題。在別方面，作者又能避免了心理學家尋用來表示科學態度的機械式隱語。這却是一本很人類的書。作者極注重行為，習慣的改正和實際的生存工作，因此這本書便歸結習慣的工作——思想和行為了。其範圍固好任意選擇地，其實只限於所說及的作用而已。作者對於選擇思想和行為的根本動作真全盤成功了。因此書在應用心理學的園地裏能貢獻出許多完善的意見。

(七)社會心理學——阿奧蘭波特著 (Social Psychology, by Floyd Henry Allp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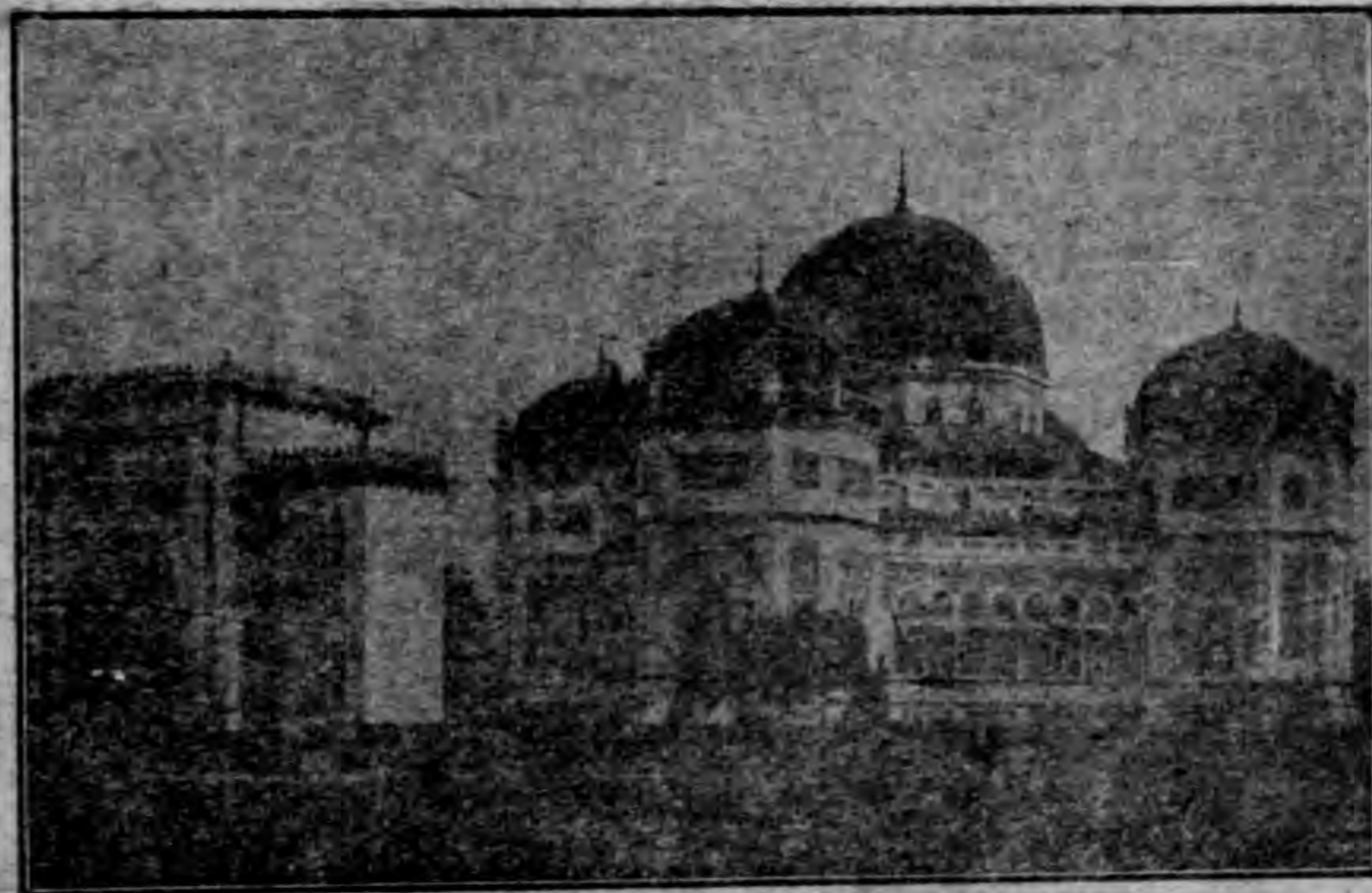
阿奧蘭波特博士是曾做過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研究學者。他又有一個時期做過「變態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雜誌」的編輯。社會心理學是新的科學，雖然有許多書出版，但大多數的作者因寵愛理論故，對於社會行為，或心理學極少新的貢獻。惟此書作者却是一個堪得注目的例外。他注重個人的良美意識未建設各種社會團體。他根據着試驗室裏研究出來的做他的結論，已在本書第一章說明過的。他把社會環境應付在他的實用原理之上，他貢獻出一個很完美的撮要，並且一個富於批評的社會心理學結論，在現在尤占着勢力。此書從頭至尾是一部很有趣味的讀本，我奉勸讀者最緊先讀其第二編。

一九二七，九，六，于廣州

堂教之人巫與廟神之僑華



(宮后天之人華蘭棉)



(堂教回之人巫蘭棉)

留聲機與唱片之研究

張劍豪

一 名稱之有別

「留聲機」，粵人稱曰「唱機」，北人與滬人稱曰「話盒」。「唱片」，粵人稱曰「唱盤」，北人與滬人稱曰「話片」。其實機之發聲，不儘曰「話」也，應推「唱」為大多數。嚴格而論，片中專收容「說話」者，首推孫中山先生的演說。江亢虎論學者，也有一片。其他伶俗不過有馬連良「審頭」一面；董長華朱素雲之「連陞三級」一片；荀慧生之「程天王」一面；粵伶白駒榮之「麒麟美人」一面。捨此而外，欲多求說話「念白」而無「唱詞」者幾希矣。故呼之為「話盒」，殊覺不稱。

二 收音法與留聲機之發明者

發明「收音法」與創製「留聲」之機具者，為美人安遜生 (Edison)，距今總在三十年以外。猶憶童年，家中嘗有一具，據當時內行者言，該機價值五百餘元，附臘筒一十二管。聽時以耳就臘筒，但覺人聲嘈雜，鑼鼓混亂，只覺甚奇，不能悅耳；大約童騷無知，不識音節；然以發明未久，收音發聲之術尚未進步，欲求如今日之完美，決不可得也。因此年來，曾多番設法，欲購置三十年前之「臘筒機」一具，而不可得；遂致無從研究，使人想念不已。歐威馬君，謂彼有一具曾在福州，便中必取以贈我；設因年遠物舊，廢莫能用，則除非向安遜生陳列室中討取，始有此種機具耳。

三 機與盤之變遷

「臘筒機」之後，最先得見者，為「狗標」(His Master's Voice)之唱機與唱盤也。唱機之型模甚笨重，木方盒中之機紐彈簧，略如時鐘之機軸。方盒上有一銅「喇叭筒」，末端即安置「聲音頭」(Sound Box)；頭端插針，與現下市上所有相同。但唱盤只單面，其面積有大有小，係因曲之長短而定。而成套者，動輒由八張至十二張。聲線樂器之發音，俱較臘筒響大；獨其種而近似喉音，反不如

贗簡。此種關係，大概因機行之速率與針之粗細之影響。但收音時，發聲者，對「收聲筒」之距離度量，亦為最大原因。屈計狗標唱機出世，以至全盛時代，總在二十年以上矣。在此時代，所出之唱片，雖然南北皆有，但幼稚時代之中，絕不能希望其在中國之辦事人員，有今日拉攏伶人的手段與進取的精神也。故當時所有北曲唱者，非三等伶人，便是無名票友與夫度曲的校書而已。粵曲，則概為「吹打手」，粵人所謂「八音班」者所唱。其原因，大半係主事之西人，不諳中國戲曲音樂，難為名伶，更茫然不曉；收音之人選方法，概操諸於「買辦」之手，故價廉而易辦易招者，當然被召。為投市者所好，竟盜冒伶人之名以欺世牟利；而當時玩者，絕少研究真偽優劣，只求聲響曲長，便覺滿意；至於被人冒名混充者，既少法律知識，更畏外人勢力，只有默然詐作不知耳。今試搜集此類舊片，開機一唱，「聲線」之奇趣，有不堪言喻者。與狗標同出一轍，而以假冒名伶之牌名以欺世牟利者；有「哥倫比亞」公司(Columbia)。吾猶記憶十五年前，在香港市上，購得該公司出品之粵曲多片；其中有已故三十餘年的名武生「新樓」及退隱廿餘年的文武老生「外江來」等的唱盤。心中明知其偽(因此一伶間世時，留聲機尚未大發明)，但好奇心切，特購回以資研究。果然！全不是路；更質老輩曾及見此二伶者，則謂「喉音」底氣全然不類；獨其「腔口」有些彷彿而已。似此行為，則該公司之買辦，胆大妄為，糟塌名伶不少矣。此外尚有德國之老高亨公司(Old Heon Co.)在歐戰以前亦有許多粵曲唱盤在市面出售；但其偽冒名伶的胆量較小。然其中亦有假「周瑜利」的「山東喇叭」，「平貴回窯」與「三氣周瑜」。花旦亦有假「章仔」的「閨留學廣」，「重台別」等片。試想周瑜利為粵中一代名伶，即北方之楊小樓也。粵劇成規嚴謹，向來小武(即北班之武小生)不任主角；更不能做艷情戲。自「崩牙啓」去「再生緣」之皇甫少華，周瑜利去「才子之鐵中玉」起，是為之創；而以「左撇喉」(即左喉)脫化「平腔」(又名左帶玉)者，則周瑜利為此中鼻祖。周伶做工溫柔高剛健，表顯兒女英雄本色的好手段。唱工繩尺有準，咬字斬釘截鐵，歌調法口之佳，一時無兩。人謂其吐字

運腔有金石之音，非過譽也。最難求者，則今日市上無其真唱片；廣則之多，則老高亭外，鞠襟（即謀得利）亦有兩種。但其今日已承認此類唱片多不足錄，則其價值亦等於零矣。否則此類鳳毛麟角之唱片，其價重直與百代公司（Gramophone）所有之譚鑫培（即小叫天）唱片相等矣。故好玩弄唱機而嗜粵曲之人，每言有二遺憾：其一，即未有周伶的真唱盤；其次，則接近周派之已故名伶朱次伯（按朱伶係淫人妾而被刺殺）未有遺音。因此二人，皆生於留聲學大發明之時代；朱且曾被百代邀而未就。其原因：有謂聘金問題；有謂迷信問題。其迷信之說，謂收音之後，必「倒壓」（即失聲，因精神被攝入膠筒去，必永無恢復，故拒而不就。否則今日粵班中，稱為平腔之王的朱伶遺音，吾人得以摩揣研究矣。照作者所知而論，則老高亭與哥倫比亞兩公司，俱少北腔唱片；皮簧、崑、梆、黃不易尋。對於北腔片中有無假冒伶人之出品，殊不敢說；或者能在津滬洋行，舊貨堆中試尋求之，諒總能得其次斷也。倘國內有聽過此類唱片，抑尚存有此類唱片者（指京腔唱片），能將該種片約內容，有無贗品，指示與吾人好研究此道者知其優劣，必為同道者所歡迎也。

十餘年前，所有唱機皆有「喇叭筒」，又概置筒於機之外面，其形式與現時「狗標」機上所繪之圖式無異；故極形笨鈍，且不易携移。其後屢經改變，直至今日，其樣式甚多。有將筒藏蓋木盒之內者，有改喇叭為「百頁筒」式者；其高者如小書櫃，其小者如手提籠。近日有「瑞士」出品，圓小如「皮尺」；大約五寸丁方，高則不及二寸，能適用普通八寸唱盤，最便於旅行或遠足會。海水浴罷，對酒當歌，其樂融融；唱罷可收藏於大衣袋中，其輕巧殊可喜也。

四 石針之發明者

法國百代公司（Gramophone Co.）為最先發明用「石針」發音者，其用法與使用鋼針「發聲者不同；因舊代的「發音頭」，使用時係正面者；而用鋼針之「發音頭」，則係要側面者。最先出世之鋼針，每一枚僅能唱一面盤，勉強用唱兩面，則發聲沙而帶震，且損害唱盤頗深。近時美國發明有一種鋼絲針，

名號「永遠使用」(Perpetual)；其鋼絲在輪中，可以使長縮短。針長則聲纏綿，聲大則纏之短；每管需用數百聲始已。近來市上又有兩針兩種：甲種，能唱十面聲，乙種，則兩面皆銳，一頭能唱十面，亦能伸長縮短，使其聲之大細也。其價亦甚相宜，不外較前種通用兩針貴兩倍；或一倍而已。

查此類兩類銳之鋼針，名曰「鐘製成音針」(Sympathetic Chromic Needles)。但用者有時仍感其不便；因聲之大細及唱完十聲之後，仍要經過更換之手續；惟是百代公司的石針(初名鑽石針)，則真能維持遠久，確無更換之麻煩也。百代公司「收音」「發音」既概用石針，則其異於鋼針整收音與發音之點，完全在能得「收音人」之真聲；喉際腦鼻絲毫的聲息，概行發現。故伶人倒軀失聲或臨中者(專謂破金)，竟無少微減拙之機會；致有許多伶人，在百代公司片中不能討好，而在「高亭」，「聲基」(Beka Co)則大賣特賣矣。高亭公司近來且多製一種「石針片」，大致雖與其原有之「鋼針片」一樣；但其橫行時，因石質鈍而非銳；故刮聲成沙沙之聲，與百代的石針唱聲無異，而為多數人所不喜者。因清歌一曲之際，而兼以沙嘈之聲，豈非敗人清興；故近來「鋼針盤」應運而興，則百代之營業有大不如前之象。且百代收音時，聲線之配置，發音者與樂器之距離，多有不合度者；因唱盤中的「工車線」，常發聾聵之聲，刺耳不安；反語近日高亭，壁架，寶利量(Polyphone Co)諸公司出品，實無此弊；若百代不思改良，則優勝劣敗之論，終難逃也。「石針盤」除了沙聲嘈響之外，與「鋼針盤」較，當推石針盤質地堅固，耐久使用；以「面積」而論，百代唱盤，比其他公司所有出品較大，厚度亦較厚；惟歌曲之長短相同，平均橫行七十度計算，每面唱盤由開唱以至唱完，總在三分鐘左右，鋼針，石針，皆如是也。但西曲唱盤面積尺二者，常唱至五分鐘之久，而橫行速度，亦不逾六十度。因西樂之檢奏者，即放緩至五十度以後，亦不能變其音韻；京粵曲，一過五十度後，即不成為歌矣。

百代盤，則更不能用作播唱，必須維持其速率常在六十度以上方合。此種經驗，較為好玩百代盤者所同洞識。即有最上等三條彈簧(Three Springs)，行度最準確之櫃檯(Cabinet)，而測驗的結果

果，亦皆與此相同也。

五、百代公司有大功於京劇粵劇

百代公司唱片的魔力，影響於南北歌劇者極大，其造益於伶人票友，亦有不少功績。蓋從前各伶司之唱盤，絕少名伶之真歌；牌子上雖所有的大名鼎鼎優伶，無一非是假冒的「充頭貨」。即初出世之百代唱盤，亦疑是「八音班」這一類的東西。粵曲如「梁山伯訪祝英台」、「杏元和番」，現時倘猶可買；幸喜該公司的辦事，幹事光明磊落，絕不敢冒認已故名伶的名字，似猶此勝於彼。以魚目混珠珍珠，雖能騙外行人於一時，但終久必失敗；一經「拆穿」西洋鏡，則要恢復營業，恐不容易矣。外國人常謂中國藥房階級可畏，信不誣也。聘請真伶人入廠，發行名伶唱盤，而造成今日的「唱留聲機迷」，「唱留聲機狂」，完全是百代公司為此種風俗引導的嚆矢。今日留存世間最有價值者，為北戲秦斗的譚鑫培；粵劇的新華。其一脈真傳，不絕如縷者，全賴此幾片遺音；否則其曲早作厲陵散，人聞不得聞矣。其他梆子，漢調，徽戲，潮曲（分外江白字），大鼓書，南北棍，蘇灘小調，道情，唱春，種種式式，凡負盛名者，皆在搜羅之列；故其規模之豐富，可謂集中國歌劇之大成；好聲韻之學者，賴以師承，收效至大。京劇伶人，其不能目睹譚鑫培，劉鴻聲，汪笑儂之聲容者，則僅費百數十元，購唱機唱盤，日夕盤桓，便得以揣摩研究；凡譚氏之運腔使調，咬字換氣，蹀躞追求，以期神似，久而久之，純熟自如，巧變自生。則既能效譚氏「碰碑」與「烏盆計」的「反二王」，他日「法場換子」，自可由此脫胎。能神似譚氏的「打漁殺家」與「戰太平」，則凡西皮一類之劇，其唱法皆可從此變化出來；能成功與否完全視乎其人能下苦功否也。有謂：近年由票友成名伶者，皆屬與夏山樓主（高亭有其唱片）皆得力於留聲機者，即今具譚派新傳最負盛名的余叔岩，亦靠留聲機片為對象，舟渡別的重要工具。譚氏五子小坡，所唱的「洪羊洞」快三眼，「目蓮」一閱，「游園」之盤，腔調字正，氣力充沛，直與其父所唱百代公司的「洪羊洞」一席有八九成相似，其非平日用功，何由得此？百代

及可憐收得已改舊名伶的佳調，今日已成通響，誠為其他各伶所不及者；不難不難自代舊調一轍，專利於前也。京劇的功致既如是其大；則粵曲唱聲修攝之廣，收效之大，更有勝于京劇之上。南洋美洲之華僑，以粵人為最多，凡久客海外，想衆粵中名伶而不得親炙者，皆歸囑囑百代戲聲以解渴望，更有嗜歌而苦無師承者，得於唱片上拾其大概；故雖雖亦可手操唱調，隨聲摩而大唱白調是之「沒刺花」耳。粵班中從師之例素嚴，立約宣誓，其師方教之度曲。天資最鈍者，要學過三三年，實不能得第一重要之配角。其所有之機會，則惟搶同班名角之牙慧，得於眾人中吟幾句而已。倘於排戲練習配聲之時，彼不識識者，勢大喉嚨嘶啞有頃，名角之呵斥隨之而起矣。粵班有調，「照泰寫大字，行路唱椰子」者；上句，笑學徒當盡師之前，而不其字，乃於劇所之發上，反大書特書；而下句，則諷初學藝之伶人，在戲台上絕沒有他唱戲的機會，只得於行路之際，實聽其拾得他人的歌也。此種情形，自是實情。但今班中之例規已多不如往日之嚴，勤學有力者，且能據唱獨自隨，眼開開機關被私淑的歌曲，描摹其派別，久之遂能脫字逐腔，板眼謹嚴，法口渾齊，俱能相似。據作者所知，今日粵伶得方於唱機，而享盛名者，如陳赤儀，馬師僧，王隱伯，朱鳳鳴，葉少初，陳麗儀，羅家權等是也。即新丁香蓮之能歌平腔生喉者，實因其族居南洋時，得力于摹仿白駒榮唱法也。又如小鸞鸞，因得吾規勸，逐力摹千里駒的因字取腔之法；故近日鸞鸞雖無嗓音，但唱工頗有進步，與未遊南洋如前後兩人，其法口頗有似千里駒之處；蓋其底氣喉音相同，加以練習，自能遷肖也。最近由葉友（粵謂玩弄）出身（北曰下海）的鏡華，現曾在南洋馬來首都的吉隆坡（Kuala Lumpur）出演。此人實質尚好，收錄粵曲唱片頗豐富，唱機為針石通用的德國鐵牌機，實堪應用；惟其唱片統習不精，既嗜白駒榮，復效薛覺先；忽而馬師僧，忽而葉子鏡（玩弄）。故其技雜而不純，板眼尺繩雖好，但咬字無力，常飄忽脫頓，即北劇所謂尖圓難分。粵伶除往日之新華，周瑜利，今之白駒榮外，則實如金山炳（已故名小生），雖曰小生平喉之始祖，實有此病；一聽其詞極的「唐明皇其恨

即知矣。白伶洞透此中利病，故其不能用「道白」念出之字，即改用粵方言，利用廣白以藏其拙。以今日粵班之念法而論，自不能不推白氏為最優矣。譚鑫培常謂：「千斤白，八兩唱」。可知口白之難。其能鏗鏘有聲，斬釘截鐵者，確屬不易。鏡華唱腔尚好，惟字句咬法之講求，當應觀念白為同等重要；更須專一所師，庶幾有步，方不負却考究唱機的一片心機也。吾以為此君，他日回國，其所居之地位，當然不在王醒伯等之下也。今日市上雜牌唱盤種類繁多，然而假冒混充名伶的姓氏以欺蒙世人的把戲，現時已經絕蹟。蓋自百代

始創真人真伶以來，玩弄唱機者，已有了辨別真偽的智識；冒牌的貨物已為人所鄙棄，雖平價亦無人要。惟是名伶的新片，一經上市，則羣衆爭購；別家公司見獲利之易，遂爭聘名伶，多製新片，營業競爭之烈，為十年前所無者。而近年國內之大都會，如京，津，港，滬；南洋口岸如星洲，吉隆等處，中產階級人家，莫不家置唱機一具；夕陽西下之際，家家戶戶俱開唱機消遣。歌聲徹耳，聞乎街外，可謂盛矣。好此道者既如斯之衆，則業此者無不利市百倍也。

六 唱機之種類及其優劣

唱機，最先出世者為「狗標」，近日最完備，發聲最清晰者亦為「狗標」；其製法仿無線電「傳聲器」的樣式，構造極形單簡，既無「喇叭管」，亦無「透聲孔」或「百葉窗」，僅有一圓扇式的「傳音器」，其背面，中央有覆面式的 (Sound-Box)。此一把「圓扇」，唱時則抽之起立，末端插鋼針，其勢絕輕；故鋼針刮盤毫無沙啞之聲，其妙處全在安靜，發聲如人，最細微之喉音，亦能傳達分明，氣息可聽。



價 值 千 元 之 極 式 機

在別種唱機所以輕易忽略而越過者，此機則決無逃過吾人聽聰者也。此外則南北樂器中，吾國獨有之鑼與鈸及粵班所用之「高邊鑼」「蘇鑼」等，此類聲音最難傳真，欲求其絕對相似，則極難。吾試驗結果，仍推此種新式機為最近，但仍不能逼真也。有人謂此種原故，係關乎收音時的樂器配置與距離遠度，乃有此變化，非發音機優劣的關係云。但以理論之，則發音相似，氣息分明，當然與唱機構造優劣的問題有重要的關係。查此類唱機，為「狗標」公司(His Master's Voice, The Gramophone Co.Ltd.)的出品，名曰：「Lumiere」met Diaphragm)

輕便之手提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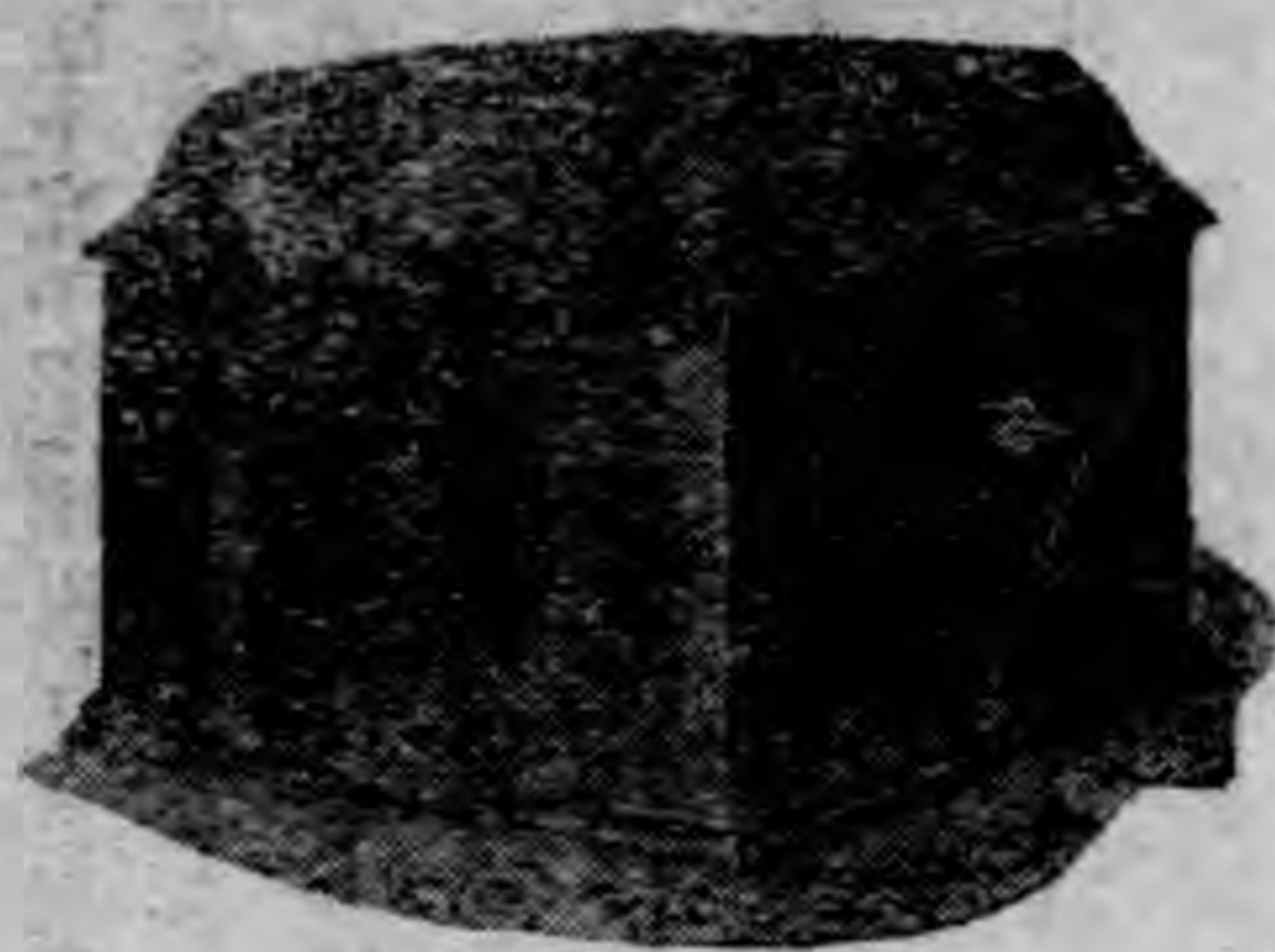
機，有活動的「自動限制」(Automatic Brake)，能於唱完一面盤時，自動制止；機即停行，針亦不損，極形利便。此種唱機價分三種；上等者，英金四十磅；中等者，三十磅；再次者，廿五磅。附加行電工具，價則加高十磅以上。單購「發音扇」一具需六磅之譜；因此種「發音扇」，能起臥自如，用時則挽之起，唱罷則推覆之；便易於收拾矣。機之價雖昂，但物質精良，殊使人滿意，狗標公司，或哥倫比亞公司(Columbia Co.)，雖有價值成千元以上者的櫃式唱機，其雕刻之工緻，木質之堅美，機器之堅固，誠有足稱者；但其發聲逼切，則瞠乎其後矣。百代公司首創石針發音，故其唱機之製造，無不以適合其公司的出品為要策。其所出售之唱機種類至多，價格亦分數種：上焉者，有「櫃式機」(Cabinet)值一千，數百元不等，亦有配設電頭者；中焉者，有「長盒式」的「雙彈簧」者；其次者，為「方盒式」「單彈簧」的唱機，僅堪一面唱盤，翻過面來，則須上過一次線也。其價值最平宜，大概能愛唱「鋼針片」者，加多一唱針「唱頭」，不過廿餘元可矣。百代之盒式唱機多由黃色

，殊不雅觀，但近來亦知改變，以適合多數人的心理；因黃色易污易舊，不如黑色或青肝色的耐用也。

• 百代唱機雖能換過「唱針頭」，便可以適用其他公司的「唱片」，然而尺寸高低不同，斜直有別，最易損壞「唱片」。因百代石針唱盤，其厚度常高「普通針片」至二分；故在「針片」一經放百代機上，配以「百代針頭」，其距離則差二分，「針頭」壓低之力因之增大，加之百代套頭之銅管曲直不同，其勢自較唱「百代石針片」為重。故唱片與鋼針摩擦之聲愈大，權衡的速度不準，歌音當然發生變化；而片之銷蝕必較平時為快幾倍也。故百代機無論貴賤，無論何種形式，皆宜於唱百代的出品——「石針片」，而不宜于唱「鋼針片」。況且百代機上套「唱頭」的銅管，係直形「唱頭」，係平面而行，其重量及行之力度皆不適合於「鋼針片」。嗜此道者，欲求發音之逼似，片之耐用，祈留意此說為是。從前百代唱片初出世時，其唱行係由內轉出，現已改變了十年之久，已與普通的唱片一樣的由外轉向入矣，大約此種行法，總算中外劃一。我已說過百代唱機，不合別家唱片施用，尤不適宜於「鋼針片」；僅能用以專唱百代本身出品的「石針片」而已。其雙彈簧權式機。雖行度有準，器具工作幼緻，但仍少不了磨擦沙啞之聲。術語曰「面聲」(Surface noise)是也。獨是隔幕或廿尺外聽之，則其發音之逼肖，誠足稱者。近日最盛行「鋼針片」，高亭雖效百代加製「石針片」，然而銷路未見其大；高亭既能將「鋼針片」改為石針片，何百代則不能將「石針片」改為鋼針片耶？如其能之，我敢決其必然增進營業銷路數倍也。否則今日好玩「唱機」「唱盤」者，除讀鑫培，劉鴻聲，金秀山，汪笑儂，新華等，為百代獨有專利外，凡與別家所有相同者，則必不如往日之重視百代耳。在百代唱盤未改良以前，其唱機同受影響，「面聲」固多人不喜，損片更非玩家所欲也。近代商戰劇烈之中，優勝劣敗又為天演公例，諒不久便當得見百代公司的新發明出品問世矣。

• 「手提機」當推哥倫比亞公司的出品為首屈一指；其名曰「簡便機」(Portable)，其「傳音孔」(Inferior Sound-chamber)係藏於內者。用彈弓鎖盒蓋(Spring Lock)。其蓋一開，則傳音孔的百頁便自動開

普通之盒式唱機



歌，放鋼針的「白銅盒」能自動關閉，寸針不漏。其蓋上有皮袋，能存放四片至六片之多，「發聲頭」(Sound-Box)不在狗標之下，除扇式機發聲法不同外，當推此及寶利豐的「保利多頭」(Polyphona Palyd or-Sound-boy)與狗標同稱上品。高亨，狄架(Decca)，百代，則其次耳。哥倫比亞公司的出品，不論手提機，櫃式機，皆以構造堅固著名。其手提機之質地，係以銅鋼為主體；但體量不重，凡遠足、旅行、船上、鄉間，最適宜之消遣品也。該公司亦有唱片出售，可取者只有少數之西曲西樂；至於粵曲，則為拾年前之贗品，不值識者一盼。近年真唱又捨不得重大的聘金，惟有看「德國派」的各公司聽錢而已。美國人(此為美國商人)到中國商戰的手段，總趕不上德國人，故除唱機尚可立足外，唱片則一蹶不振矣。

英國名廠製造之狄架(Decca)手提機，南洋羣島銷場最大；尤以「單線」(Single Spring)一頭兩用者為人所最喜。因既能唱石針又能唱鋼針，只須將唱頭由正面向，轉歸側面向，便可應用。單線者，僅取價二拾五元，有時平沽，竟可以二十元得一具。其雙線者，則貴一倍；唱頭則一樣相同。然而亦有數十元一具的唱頭，則其異於尋常者，聲線特別雄壯，發音異常飽滿耳。狄架手提機之式，似較別家者略大，因係方形，極似「叢林公司」之「手提打字機」(Underwood Portable Typewriter)，與別家之平長形者有異。且機內不能放唱盤，較快緩之指導針(Speed-Indicator)亦不利便，放鋼針之小盒的蓋，極形鈍拙，常時漏針；有逸出之針，窺滿小孔，致碍機行；其盒蓋之製法，遠不如哥倫比亞之精巧矣。市面上極不易獲見狄架之「櫃式」與「桌面用式」之大機，港滬皆不得見，南洋則欲求一部狄架的「樣本」亦不可得。然而手提機則雖小洋貨店，都可以一間立有也。豈狄架未會有大機來過東方，抑始終未曾製有大機耶

俾其功用更廣，用者或疑此項太細，給語人多少亦無大礙的功也。便者人皆知其優點也。實則不然，德國寶利登格爾所發明之唱機，其式甚多，是其精細，材料既好，工作亦細，不特極美，且其用式亦甚多，如手錶式，雙簧式，單簧式，行電（Motor-driven），皆備上品。此種唱機，其構造亦不如此項之貴，而動工亦甚有超乎其上之勢。其亦人皆知者，則極式的電行機。其平常電唱機，其【靜音】(Motor)有如風扇，行稍快即呼作響；如極精美之聲機，每其馬達行機，其聲極為利便，亦為多數人所不喜；寧願重金購三練機 (Three Springs)，反得靜緻幽遠之樂；而不上練手續為煩難也。但自寶利登發明【無聲之馬達】(Noiseless Worm-driven motor)，其行法一如雙彈簧上滿之時，無橫聲，無面聲，唱頭聲音之「準」(Accuracy of Voice)。一時無兩，堪與扇式機之發音法在伯仲之間。

該公司「馬達」之外，更發明一種「電馬達」，其妙處全在天下電力，不論大小，一律合用；凡直接來電，或簡接來的流電 (Direct or alternating current)，皆行使如意。此種電馬達 (Electric Motor)，要使用時，即須將「插口」取于電燈之上，抑或電掣 (Switch) 之上，開行時，及致準電力之法，即須將「鈕式」總機掣一按 (By Push-button)，便如風扇之旋動矣。管理之易，小童亦能於短期間一舉即會；其構造之得法，限制之嚴謹，決無走電，觸手麻震之害；較諸百代陶標之電行唱機實勝十倍。更有別種電行唱機，常因電力不足而緩行，或時快時緩，毫無準則，機上或馬達亦無限限制準之器；故常見電燈光猛，則聲大，俄而燈暗，便立時聲不成為歌；一種輕聲輕氣，令人笑絕。

悉度由之本人聞之，亦將啞然笑倒也。

實利登的唱頭，亦有過人之處，堅固則與狗標同，發音則似居其上；種類共分四種：管是準繩而



花(喇叭)式筒唱機

神似者，推「寶利多牌」(Polydor)；其次則「戰場牌」(Arena)以高音雄壯著名；又有曰：「諾德牌」(Expression)，專以表白聲容之風采秀茂為合用；若用以表揚清歌妙舞，或用以傳達女性的婉轉的鶯喉，則有「合奏牌」(Concert)。寶利豐公司設備之完善，真令人欽佩不置，除狗標，哥倫比亞堪以比擬外，高亭亦德國廠中之著者，但其出品僅堪與百代爭一日之長短；唱機與唱頭，確不如寶利豐誠甚。近日高亭專注重製造合銷於我國中產人家所用的一路貨，擬以價廉物美以奪百代公司之席位；因百代桌用盒式機，價在三十元以下者，實拙劣不堪，較諸高亭同價的盒式機，顏色之鮮明，木質銅

寶利豐戰場牌之唱機頭



質之屬上選，及發音頭與彈簧，皆似超百代而上之。高亭象造石機唱盤，與其各類唱機的構造法，一以百代的最優點為標準。故收音部延攬人材最盛，分京劇粵曲兩部，以與百代爭勝負；凡百代所有，高亭莫不有之，更能注意於操盤鼓手的選擇，使歌聲合拍，節奏和諧；加諸選曲之經濟，時間之吻合，不致有因半句尾聲於一面，而湊足半句成一句于

他面之病；是為高亭勝過百代之優點也。若百代不知急起直追，改良變計，以投時好；吾恐其必敗於高亭努力之手也。高亭既為今日之最努力，最猛進者，則其出品日精月異，將來為各家出品而上之，亦非奇也。近年因有狗標，百代，高亭，壁架各家公司之競爭，投機者遂風起雲湧，一時間出了幾千號的唱片，唱機，真不下十數種。除了稍負時譽的農家大字號，別的時現神滅的牌子，都不見記，大概製造者，以圖美為最多，亦最好；其次當推其與瑞士稍著名；法，意，比，則聞中來貨得勝三款具，亦無出人圍地之處也。惟是我國有大中華的雙「鶴鳴牌」，與得勝公司「單鳳牌」，則出有不少的唱片；百勝公司又製有唱機；但都是小資本試辦的營業。所有收音，發音機，唱頭，唱片，唱片，與機內的零件，鋼簧，唱頭，無一而亦非是來自外國者；不過用中國の木料。儘量工價而已。

此毫無有辦法者，因中國既無設備完全的化學廠，凡唱機內部的事件，是目前中國製造所未逮，而發音頭收音頭的原料，又不能不購諸外國。更因無大資本以為此種事業的後盾，縱有留學返國的超等技師，亦是無由試驗其胸中所學，絕無施展其技藝的機會；遂變了英雄無用武之地。吾人惟有向外國洋行，買合用滿意的物件而已。

唱機之主要部份，是為發動力的「彈簧」，又曰「彈弓」，粵語謂之「發條」，又曰「練條」，其形狀性質與鐘表機件中之彈簧一樣，其成分完全用鋼質；鍊愈精者，其彈力愈強。故鐘表之能行成八日者，其練條之長短大小，與能行廿四小時者所差甚微。所異者，全在質地之優瓦，鍛鍊成精耳。唱機行動之主力既在練條，則練條之優劣關係於唱機者甚大。平時市上出售之唱機，最普通者是雙練機；單練者雖價廉一半，但其彈弓之力，僅能維持唱盤單面；要唱背面，非重上練不可。獨雙練機，則力足支持兩面，惟是尋常之雙練機，非名廠出品，或價廉而質非上品，則常有經用數月之後，鋼練由緊而鬆。第一面唱時尚游刃有餘，但唱至第二面則機行轉緩，彈力漸弱，便覺歌聲成哭；一瞬之間，更變為怪嘶之聲，刺耳毛豎矣。若為名廠之出品，而價在百元者，則彈簧之力始終如一，其勢必不因年代久遠的關係而遞減也。故凡貴重之品物，自有其本身的價值也。單練雙練之外，更有所謂「三練」者，其彈力自較雙練為強。上等機配三練者，當然可以唱四面，即兩塊唱盤；而其勢力則首至尾行動勻準。雖以最緩，彈力將盡時，其行度，猶能維持滿練時的情狀；聲線無絲毫的變遷，是為其可貴處。但是上練時費力費神，無過百次的旋轉，不能得滿，殊覺勞神；故為多人所不喜者，而寧願購上等之雙練機。其實名廠出品，價上百元的雙練機，其練條彈力常在兩面之外；有時足以達至三面，能備用之者，可以保全彈力不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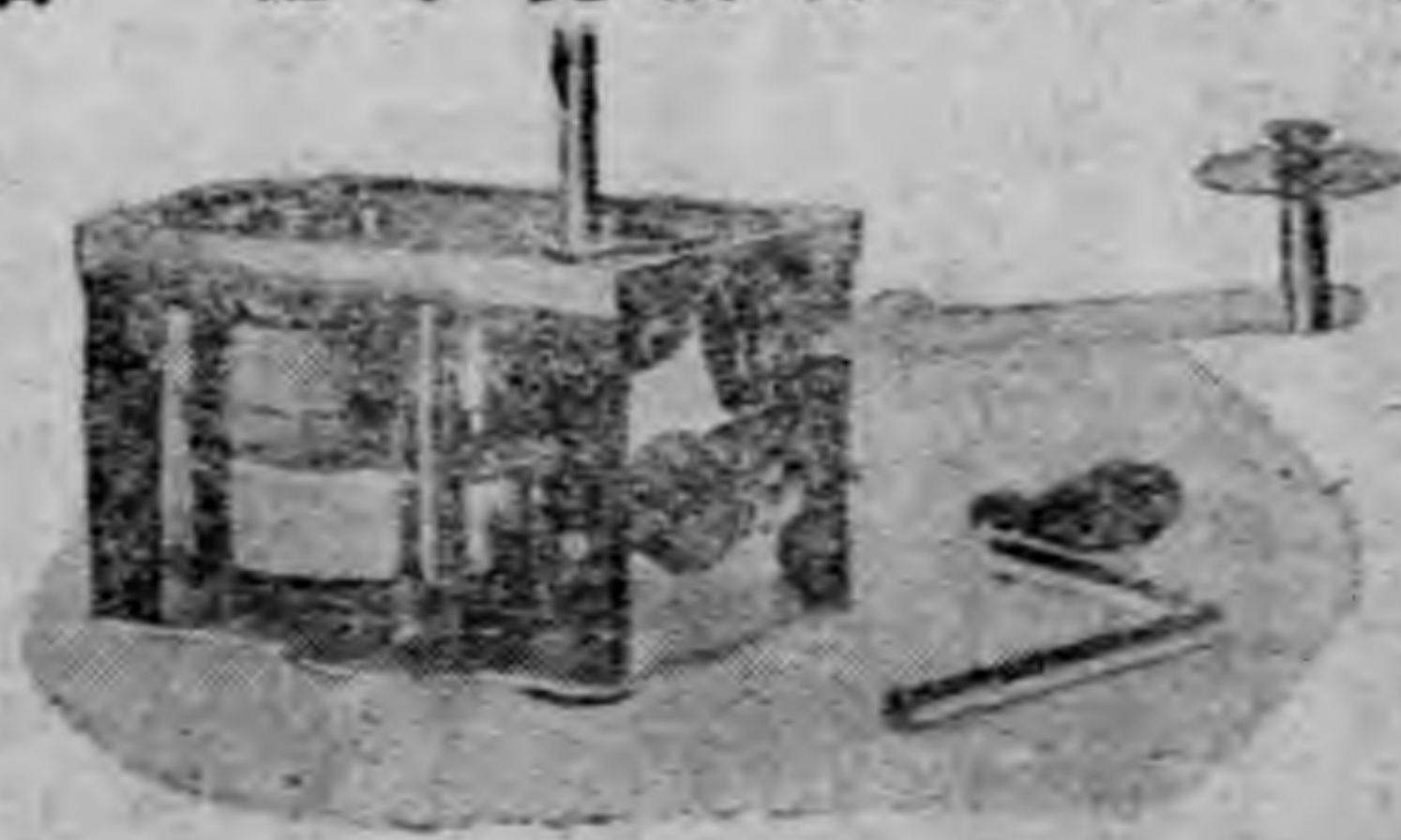
若以三練機配以駿馬達，則行轉無聲，力能連唱兩張；加諸有機面之「活動制止」(Automatic Stop)，則可以在暖床之上，遙聽得意之佳片，其樂何似？

不論雙練，三練，抑或單練唱機，皆須於未開行之前，把練上滿直至唱盡爲止；即：單練者，唱完一面；雙練者，須唱完兩面；三練者，則唱完四面。然後重新再上，切勿上至一半，隨即開行，抑或僅唱一半，又復加練；此種動作，不獨影響及機身之搖動，引至唱頭磨傷唱片是小節；其較重大者，則彈力經多次不規則的隨行隨上，及中途衝動，久而久之，彈條變成上牢節，軟性，爲弱質；下半節，則硬性，爲強質，每因此種結果，行至中間軟硬相接之處，則彭馬一聲；勢小者，則機身略震而已，但勢較大者，常因一震而唱盤受鋼針刮損者不知多少。諒好此道者，不知多少人，曾有過此種經驗也。凡經過此種機體的變態者，尤望注意及此。能知機的應用，至少能保全機身內外，至五年不損壞也。

七 唱片的選擇及其佳品

中國方言最雜，歌曲亦多，至顯著而爲大多數人所注意者，首推京劇，次推崑腔，再次則秦腔（西梆子），漢調，徽調，各種小曲。如北之大鼓書，梅花大鼓，南之唱春，道情，蘇灘，雙簧等，爲長江南北以至京津，好歌者所樂道。其實南之小曲，本爲北人所不懂，但自北京之城南公園（城南游藝園，粵人彭壽康君所創。）天津之大羅天游藝場設立之後，南方小曲雜耍玩意，盛極一時。兼之南方小斑，書寓（即公娼私寓）林立，故近日北人之好南曲，不在南人嗜北曲之下。十年前，蘇浙人尙多不曉大鼓書爲何物，自黃楚九創新世界遊戲場于上海之跑馬場傍，地點既適中，辦理亦得法，瀛人好奇喜新，又無同類營業互相競爭，故羣衆趨之若鶩；生理之佳，可稱蒸蒸日上。黃乃頭章延攬奇異之士，不論真技術與實野人頭，總要能賺錢，爲上海士女未曾見過聽過者，便一律歡迎。故北方之大鼓書，口鼓，拉戲（用三弦拉戲者，遂應運而至。近日上海人，對於大鼓書，多數人已聽個中三昧，而尤稱許白雲鵬之「紅樓夢」，與劉寶全之「甯武關」。白氏以婉轉蒼涼勝人；劉氏則實雄大呂之音，有如京劇名老生孫菊仙；因孫劉兩人的虛氣之充足，可謂得天獨厚也。

南北曲類之多，收羅豐富，當推百代公司為首屈一指；而銷路最廣，享名最盛，當推京劇唱盤為第一，其次則為粵曲也。而粵曲之中，又當分為潮州外江班與白字班的唱法。此兩種潮曲，根本上絕對不相同，外江班唱做係脫胎於湖南班，白字則完全為潮陽揭陽的土白方言雜揉成曲。但其鑼鼓牌套，則大半相同；大概是襲外江班的成規。此兩種粵曲，與所謂羊城香江盛行的廣東曲，完全不同；廣東曲且包涵粵謳，龍州，木魚，（又曰南音），板眼，解心各種小曲。一如蘇曲唱春，灘簧之用土言成韻，長短句，對偶叶音為歌。凡欲研究粵風及國歌者，不可忽略之也。百代公司雖然完全是「石針片」，為多人所不喜者，但其舊片中，有許多歌曲，排子，小調，不論南北，皆為今日不易得者；此則視乎個人之所好，以定其選擇去取之法。就以北京劇而論，舊片中應選譚鑫培，劉鴻聲，汪笑儂，雙處，王鳳卿，王雨田，時慧寶，龔雲甫，朱素雲，金秀山，楊小樓，陳德霖，梅蘭芳等唱片，是為不可少者。凡識京劇者，家中置有唱機，不得無此類唱片。雖然今日盛行「針片」，但為研究京劇起見，最重要者是派別；而欲求各派別之淵源，在唱片中捨此無從下手。若家中無百代唱機，則最低限度，應購「百代石針唱頭」；命銅匠配套頭管，安置於原有別種唱機之上，平面直向，發聲自與百代機無異。我嘗謂搜買各類唱片，有如收藏書籍，參考與消遣同樣重要。除上述百代舊片之外，新片以馬連良，余叔岩，高慶奎，譚小培富英父子，羅小寶，裘桂仙，荀慧生，程豔秋，尚小雲等為最佳。余叔岩之片，發音略次，沙聲甚大，失色不少。「捉放」一片，首面尚可取；第二面，則「面聲」甚大，歌且不能完；與譚鑫培「捉放」之「慢三眼」，同稱缺點。程艷秋之「罵殿」，素以新腔調著名；但百代之片，則殊令人失望；其面聲之大，發音之不明，更次余叔岩之「捉放」一等



容內之機唱達馬煖

；好此者，咸婉惜不已。在我之意，則百代新舊出品，已成車載斗量；京劇片亦多可選擇之處。

但如小達子，潘月樵，李吉瑞等，直如雷鳴牛叫，絕無可取。惟是滬人多如葉公之好龍者，常視譚派爲靡靡之音；汪派則有苦澀艱難之象；不如大聲疾呼，同叫救命一般爲痛快淋漓也。尙有坤伶青衣，如張文範之淫腔；露爾春之怪調。但以露氏而論，滬人尤以婦女爲最多，喜其不男不女之聲，非二黃非西皮之腔；故幾本『狸貓換太子』，『宏碧緣』盛極一時。而尤以『閻瑞生』一片，爲北妓女所最欲效者；故開口閉口便聽見『睡隴離』的聲調於南北書寓。久而久之，卽街頭巷尾，都有人唱閻瑞生；可謂風行一時。當日老譚之『空城計』，恐無其盛。此完全是得力於百代的唱片，亦因露氏資質聰明，善能變化，閻瑞生一片中，如『痛壞了爹娘』這一句腔的娘字，確有神龍不可摸捉之勢。大體而論，其派別則絕不大方，只可擇其調中一二佳點，如讀小品文章一樣觀也。

百代的大鼓書我最喜白雲鵬的唱片；可惜現下只有『長板坡』，與『金定罵城』。兩張之中，應推『長板坡』爲絕唱；可謂盡將戰場景物，金戈鐵馬，寒夜悲涼之聲，一句一句，說話間描寫出來，淋漓盡致，極其音韻跌宕的能事。雖一片僅數百言，已足以表示其口技天才。其歌唱方法，完全以悲壯淒涼，婉轉委曲取勝；環顧國中名手，雖劉寶全不如也。可惜自白氏在京犯竊下獄後，直垂其被赦釋出，聲名大受影響；連百代公司亦不再聘其入片。高亭近日亦單聘劉寶全，而置白氏於不顧，殊爲可惜。爲藝術計，各公司應注意此人爲大鼓界獨出人才；其派別可比諸爲京劇之譚鑫培；劉寶全，僅在孫菊仙，楊小樓之間耳。

劉氏舊片有『宋江之鬧江州』，與『戰長沙』兩張，可惜不能得一有段落之完全歌曲，首尾不完一如白氏之兩張，同稱遺憾。雖然大鼓書『鼓詞』之冗長，若要首尾完全，雖十片以上，恐不能盡；但儘可與歌者商量，擇詞中最纏綿精彩之一段文字上，能有獨立的可能者入片，最多以六面爲止，諒勝片段不完，不明該曲的歷史事實，簡直不知其所以爲何者，高數倍也。在劉氏兩片中，自以『戰長沙』

爲聲容雄壯；而『鬧江州』則爲喜劇，亦覺趣味橫生。近日新片，有『對刀步戰』，『華容道』等，其價值不在前二片之下。『擊武關』（即對刀步戰之總名），又爲劉氏最有聲譽之佳作，其描寫周遇吉善堂別母，及全家赴難的悽楚音容，令人酸鼻。其吐字遲聲，儼然一大鼓界中的楊小樓也。其片中缺點，便是一鱗半爪，不能得窺全豹，令人不無遺憾耳。白劉二氏之外，則有黑姑娘，小黑姑娘等幾個女唱角，間有能學劉氏而升堂入室者，但學白氏者絕無一人；因劉氏聲高音銳易學，白氏聲沉闊而徘徊柔揚，則不易爲女子所能學也。除此幾個女子之外，則男唱脚龍與劉白并駕齊驅者，已無第二人；故其他大鼓書唱片，可無容置購矣。至於蘇揚小調，蘇灘，雙簧，如孫是娥，林步青，陸嘯梧等，便是此中特出人才；孫是娥更稱爲色藝雙絕者，滬人捧之者極衆。而此種小曲唱片，亦惟百代公司始有，別家除高亭極力與百代爭長短外，則『狗標』間有好者，然而可堪入選者甚微。故我不敢將『狗標』之小曲，介紹於讀者之前也。

『椰子』唱片以百代爲最多，『狗標』次之。如元元紅，孫桂枝，小香水，是爲當日之紅角，入盤者以坤伶爲多數。小蓬子亦爲椰子老生紅角，但其近日專唱李吉瑞派之皮黃戲；且改名爲李桂春，早已置其椰子戲於腦後矣。欲得知其唱工如何，於百代片中尙可得其一二片；如『劍峯山』，是爲其佳作之一。但近年『椰子』『秦腔』已爲京滬人所不喜，濟南亦已趨重皮黃；天津，則與北京同樣風氣；只有太原，大同，口外，關外，則仍存留一部份勢力；而皮黃不久亦將盛行也。故椰子人才衰落，除一二坤伶，因美色出名。故百代公司利其名字可以傾動一時，爲推銷其他種唱片於東北西北省外計，椰子唱片誠爲不可少者。照我個人意見，椰子的歌調，是絕無藝術之可言；靡靡豪華之音，不足以言逸樂，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惟是總可選藏殘片，或較合自己脾胃，或是名角佳片，作爲研究國樂歌曲參考之用，則爲不可少者也。『徽椰子』又曰『徽瓜子』，其字義之解釋，自以『椰子』爲有理；因鉢與碗同解，抑或當時徽人以擊碗（鉢）作聲，和以成歌，遂成爲今日之詭代表一省，一派之中國

歌也。以京劇論，徽班在乾嘉兩代爲全盛時代；直至咸同光緒初年，京班始應運而興，代徽班而起。其構造係由漢調之皮黃（西皮二黃），與徽班子混化脫胎，而產生京劇「亂彈」。何謂亂彈？大概因其牌曲不加脛腔之嚴整，既有「崑曲」之「牌子」，復有「徽班」之「排場」，合以「漢調」之「西皮」，十足的混雜，不愧各爲「亂彈」也。獨可惜徽劇已如廣陵散，欲求得視聽如當日乾嘉之象的徽班，已不可得矣。安徽省現時所有者，無非「草台戲」，粗劣無文，實江湖賣曲者流，不足取也。但是百代公司，尙有徽班的遺流，紅生三麻子的「徐策跑城」「掃松下書」兩張，猶可作爲徽班餘緒；好不好是第二問題，即徽班的門外漢，亦無妨購置此二片。因三麻子已故，可謂成爲絕響；滬之趙如泉，林樹森，雖曰三麻子的繼承人；但其唱做皆不如遠甚。在百數十年，欲編中國京劇，抑或中國歌劇，則百代公司此兩片價值甚重，做功亦大也。

「漢調」爲目前流行湖北與岳州一帶之歌劇，但長沙以遠粵邊之漢劇，則與粵劇間有相同；已非湖北的漢調矣。百代公司有漢調余元洪的唱片，余伶之地位，不在京劇余叔岩之下；余叔岩的祖父三勝，爲鄂人，漢劇名角，京劇的開山祖之一也。吾人細察余元洪的漢調，雖與京劇唱法有別；但腔調確能一聽便知與京腔是有連帶關係；「反二簧」爲最似，誰亦不能否認者。場面（即鼓樂）拍奏，間有與京劇相似；外省人恐真不能辨別誰京誰漢也。照我細聽起來，則其腔調場面與粵劇亦有幾分相似，可知南北歌劇的淵源相距必非數百年之久，一經考據，自然能知其究竟也。然百代公司立功可謂大矣。吾人亟望該公司能於余元洪外，多製漢劇名角的唱片；分生、旦、淨，則凡好研究國劇，而無去南湖的機會者，皆可於萬里之外，坐聽其所欲聽之漢調也。

「崑腔」在百數十年前，皮黃（亂彈）未盛之時，崑劇爲南北最重視的歌劇。因崑腔牌詞多典雅之「詞」，爲文人鉤心鬥角構成之「詞品」；又因崑劇最重做工，一劇有一劇的身段；舞法之姿勢，爲近日京劇所不及者。故當時不論徽漢班之名伶，無不精於崑曲崑劇；可惜現下北京之所謂崑班，如名屬

且韓世昌，以「思凡」，「鬧學」，「金山寺」，名重一時；但與當年的崑劇已多不同矣。但百代公司亦有韓伶唱片，及其他南方真角的唱片；然而銷路總不似京劇唱片的大宗；大概因好此道者漸少，而好京劇者正多也。崑劇的簫聲與歌聲，皆音長而慢發者多，頗不宜於入片。在內行者，各劇的牌曲名已明，做派身段又所洞識；故有趣味。外行者，則必須於戲台上，聽伶人隨唱隨舞，一做一場，始有意義。故唱片中崑腔製品獨少，欲求真聲譽的名伶唱片，更不容易。

百代公司所最注意及銷流最大者，京劇外，即推粵曲；舉凡粵班之有名優伶，莫不翹聲殆盡，極稱無美不備。舊片中除已故老伶工蘭新華之「李蜜陳情表」，「殺子報」（以念白著名）等，為稍有可取；因新華入此兩片時，已年將七十，唱無齒音，板眼雖工，惟聲韻已失。以鄭伶為粵中一代名伶，購此以為研究舊派老生唱調與今日新腔之異點，亦足以留為討論粵劇的上等資料也。有所謂「八音班」的唱片，係在二十年前，伶人未允就聘入片；抑各家公司，未知聘請名伶入片的真價值時，「八音班」為最充名伶之絕妙工具。百代公司雖有許多「八音班」唱片，但是并無假冒伶人名字之事實發生；然而所聘的「八音班」，其中亦不無佳品。如「辨才釋妖」，「杏元和番」，「齊王哭奠」等片中的老喉（公脚），生喉，皆足以代表二十年前粵班的歌法。其腔調皆與現時的唱法不同，其執優執劣，則因時代不同，風氣習嗜自異；不能同日合一論斷也。「八音班」絕少露字有章句法的且喉；圖潤清高則有之，但有聲無字殊不足取以為師法也。欲選擇百代舊片者，當稍注重老喉，生喉可也。在百代公司最先選聘伶人入片之際，有許多伶人，視為畏途；慮及收音後失聲之病，雖重金不就。故僅有鄭新華，東波安的老生，蛇仔利的男丑，美中輝，碧玉蓮的花旦而已。因鄭氏已年逾花甲，利得重金，雖死亦不足懼；東波安則為鄭氏之徒，其師尚且奉然入片，彼亦服從乃師，更得聘金，又可傳名。蛇仔利則與東波安素友善，既深悉入片之秘，唱腔聲調毫無影響；遂率其二弟子美中輝，碧玉蓮，入「偷雞求婚」與「賣花得美」等片，以滑稽博人一樂著名。惟俗不可耐，腔調皆無可取，但因係蛇仔

利的真唱片，故銷路大增，百代公司始知真人真唱魔力之大也。東波安的兩片：『遊赤壁』，『遊月殿』，『點化琴操』，『孫武子』等，則因人的關係，較諸蛇仔利不如遠甚。東波安雖為新華的碑傳弟子，但係由總生（即北班掃邊老生）改造者，故喉底做派總脫不得總生氣味。有人譏其為跛脚雄雞，能啼不能打。稱其唱為啼，可謂諷極，其唱片固不足取也。以近日新片而論，最稱上運者，生角先數白駒榮；彼所有之唱片，盡是佳品。尤以『泣荆花後門會』，『婆羅』，『晴港藍橋祭河』，『咸醇王祭奠』，『妻證夫兇』為最稱上品；『佳偶兵戎』（懸檀曲），亦為白伶得意之作；獨『金生挑盒』似較遜耳。白伶之平腔歌喉，能運丹田之力，由腦達鼻，衝口而出，故其聲嬌而嫩，雄而有力；喜則柔揚，怒則激越，哀則音震，能於歌聲傳神阿堵，可謂絕唱。凡悲哀苦楚之歌，發聲淒涼，令聽者酸鼻，能引人洒淚者，白伶蓋為南北一人而已。好研究粵曲者，白氏之唱片不能少也。在白伶之次者，有武生觀榮，丑生陳醒漢，生鬼容，駱錫源。而觀榮之左撇『夜困曹府』與平喉之『狸貓太子』之包拯，陳醒漢之『桃花送藥』，生鬼容之『祭灑水』，駱錫源之『掌上美人』，皆可入選；然以之較白伶之唱工，則太巫小巫，相去遠矣。此外票友中（說家）亦有幾片可選者，就中推任碧珊（永安公司劇員）之『思賢偶』與『碧玉梨花』，李芳君（精武會員）之『朱崖劍影』。但李君之『怡紅憶舊』，則甚劣，臨末『化為烏有』一句令人毛戴。百代近期出品任李二君，有『滅火明珠』，『殺子報』二片，亦不過如是。而仍以前期出品較佳，此為百代的第四期片。其中有近日最為士女所喜之馬師曾唱片數種。其實馬伶唱法，最初由南洋旋粵，係力摹白駒榮的腔調；奈其天賦不如人，總不能脫其本來的叫化子（乞丐）腔。馬氏自知其短，因就己所有之本聲，變成語體腔，極力將粵語中所有方言、腔調、口頭禪，盡套入曲詞之內而自成一派，務博婦女童孩之歡心，積久遂成一派勢力。計馬氏鑄法之來由，係脫離『入壽年』與名旦陳非儂同錄『大羅天』起，而成今日街頭巷尾，不絕馬嘶之聲也。

馬伶非倒曠無聲可比，其喉底甚亮，聲音亦雄，其氣有力，若其能知自愛，力趨上流，來常不為

平腔中的上馴人物。但他爲專技嬌媚所好，標奇立異，因之自不爲評劇界所喜，其唱片亦即不能臻大雅之堂，只用以博一笑而已。百代所入馬伶之片，如果是梆子之中板及慢板，則聽一張，即等於全聽；因大同小異，句句腔皆如是也。其片如此之多，則凡與葉公同癖者，不患無所獲也。仿馬伶者有林坤山，亦其同班之「通天曉」。林氏爲香江育才書舍之英文學生，畢業後，曾爲其母校任教員；後趨「琳瑯幻景」志士班之白話新劇團，林氏以飾西太后出名，梁天來故事，亦膾炙人口，林氏生，且丑淨，無一不會，故名曰「通天曉」。其做工「白口」以尖利酸刻勝人；自談大羅天後，遂專以滑稽狡獪見長，聲名甚噪，是亦聰明人也。百代新出之第四期片。有林氏之「轟天雷」「刺薄成家」兩片，共三面；其法口頗師馬氏以白話成歌的故智，亦得其神似。林氏之外，尙有劉希笑者，其唱腔亦以馬氏爲法；惟其「法口」則在林氏之下，其脛俗處，則與馬師會相等，殊可笑也。壁架公司鐘標第四期片，有劉之「綠野柔魂賽閩女」一片，怪腔俗調，可察其成績高下矣。以上所述者，皆近日粵班之所謂「平腔」，即本喉不加以「左嗓偏喉」之謂也。若言「太喉」，「撇喉」者，則百代片中尙有武生觀榮之「夜困曹府」的趙匡胤，今日武生中，能唱此調者，已無第二人。武生舊派領袖公爺創，素以善唱著名；惟是完全假喉，殊不利於「霸腔」之左撇喉。舊派小生阿沾，當時以能披甲唱左撇見稱於時；近日新出德國興登堡公司第二期唱片，有小生活的「困曹府」，其腔與詞，似稍異；惟非「霸腔」，亦非「平喉」，以年齡關係，氣力不加，遠不如觀榮之雄壯悲歌。獨是小生活度曲的經驗豐富，故選腔之圓滑，字句的吞吐，板眼的工穩，似在觀榮之上；此爲顯曲者所公認也。

百代公司所有的旦喉又曰子喉唱片雖多，但缺少一千里駒，關係極爲重要；因駒伶聲譽之盛，粵人稱爲廣東梅蘭芳，雖然駒伶聲色貌藝皆居梅郎之下；更因京粵劇完全兩派；惟是駒伶所居之地位，則如梅郎之在北方相同，百代公司豈可輕忽視之耶？有謂，駒伶的喉聲不宜於入石鈞盤，但敢喉猶在駒伶之後如馮敬文者，百代公司且重視之，豈非奇耶？又有謂，駒伶索價過鉅，百代若此聘金，

而不成約；乃百代寧捨成萬金，而聘馬師曾入十種片；以資腔俗調，怪聲破喉，取悅於嬌儒信夫，豈不更奇耶？有一於此，吾願百代速改其方針，以從曲周郎之意見（指多數而言）。且喉千里胸外，即推陳非儂，以腔勝；宵麗章以聲勝；其次則五星燈與小丁香，惟是百代無此二伶的佳片，小丁香的幾片，更俗不可耐，『御苑題詩』的『柳搖金』一闕，其劣處係在用巨喉唱生腔（男腔），『女學生』與『打洞結拜』两片，又完全無音韻可言；徒恃其聲高，只能稱為叫，而非歌唱也。五星燈的腔調，則確在小丁香之上，惜百代僅收『舟中吊影』一片；其度曲短處，係因緊促而換氣的時候不夠。此片調詞僅仿『小青吊影』，而短了一半；大概因百代吝聘金，故僅唱半曲而已，此亦非計也。因兩方面俱受缺點的批評，影響自然甚大。現在小丁香不知到何處去矣（有人說已往安南）。而五星燈則似已倒嗓，亦非常年丰韻矣。但小丁香的唱工，法口，運腔，則確比其入片時進步許多；若壁架、高亭、寶利豐、興登優、等公司，能聘其入片，他日新片上市，定受歡迎也。

惟五星燈既失了聲，欲求能有當日的腔，則有之；欲重聽嬌嫩的鶯唱，則不可；蓋已絕望矣。在五星燈全盛時代，其聲調之嬌幼，較諸今日名旦陳非儂，未遑多讓；方諸十五年前的桂花勳，庶幾相似。而其芳容鼎盛，則可比觀卓；獨其做工尚稚，遠不及前人。因他中途出身，與童年坐科，學有師承者不同。前年出演星洲，已玉顏憔悴，聲變嘶啞，做工退化，殊令觀者失意。今日百代的陳非儂唱片，僅收四期三種，就中以『戲叔』三面，與『女狀師』一面，為最佳。陳伶以擅唱小調著名，能通小曲數十種，皆能譜以新聲，嵌入皮簧大曲中，運用如意。惟陳伶短處，在有聲無字，其吐字模糊，如在喉中，為喉所阻一般，是為美中不足。以目前而論，且角唱做俱佳者，捨千里駒而外，陳伶為個中魁首也。專論風情戲，如『戲叔』『寶輝進酒』一類劇；其淫情蕩態，媚眼嬌聲，當推陳伶為第一人；千里駒須退避三舍也。陳伶猶蕩銷魂之聲，能於唱片中得其大概，好其聲調者，細心察，當知吾言非謬矣。宵麗章唱工確不如陳非儂之字斟句酌，更不能得千里駒腔調精粹之十一

；但章伶唱聲激越，響遏行雲，其丹田裏氣之足，粵班旦角實無第二人；堪稱有餘音繞樑，飛塵下墜之概。聲由肚發，繞腦而出，壯麗奪之；生角惟白駒榮始有此種氣力，雖然爾為天賦，非人力可求；但不講求高低腔調平仄字眼，徒以聲大為貴，則耐人厭處，必較失聲者為大。章伶聲調字句確少鍛鍊功夫，其「梆子調」，如中板、慢板、各種唱法，猶可過去，「西皮」亦知藏拙之道，獨對於「二簧」歌法，則完全不合旦角身份；所有腔調，應用諸生角必無錯誤，若以「子唯」而唱生腔，則不免見笑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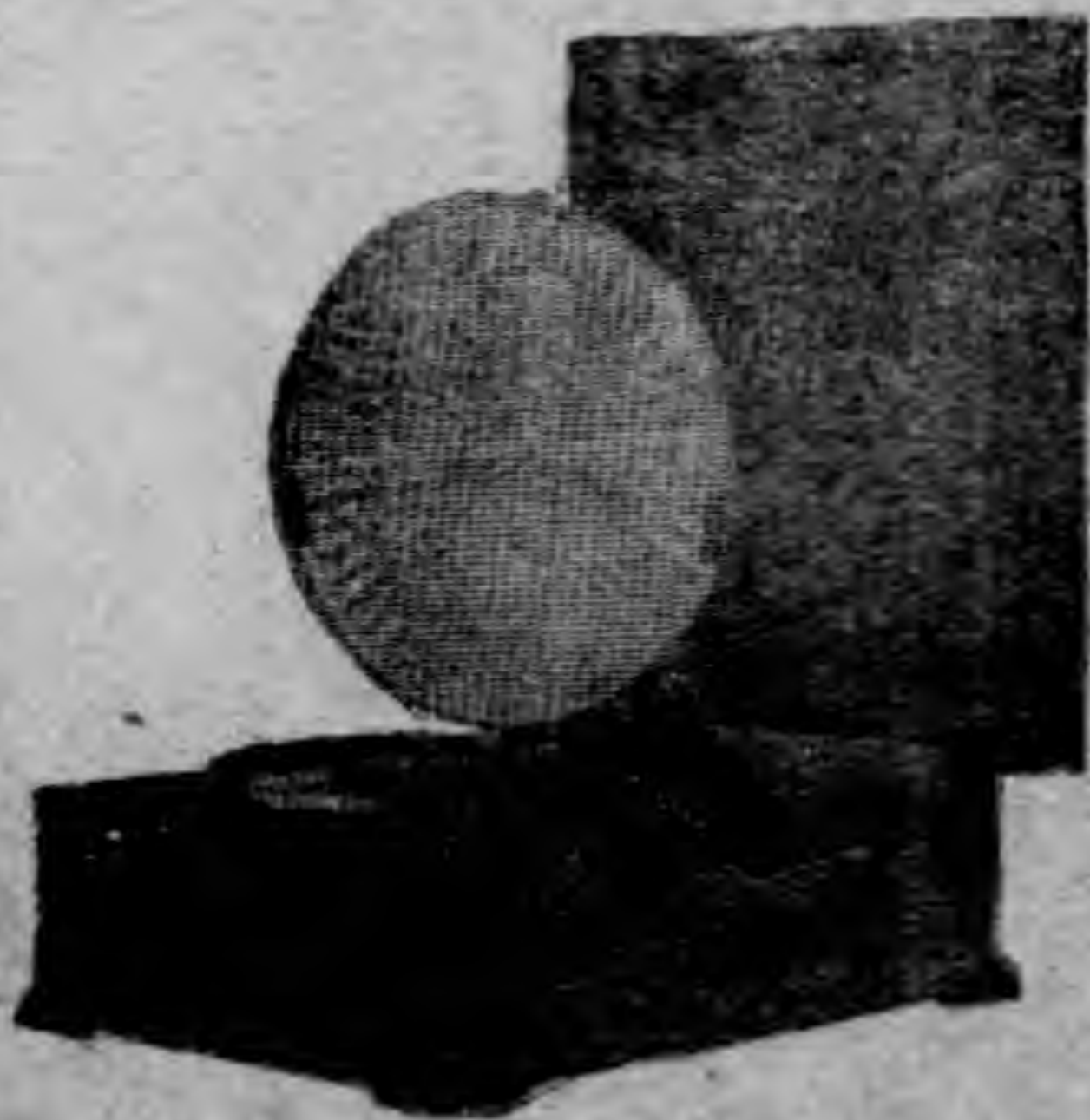
百代出品「秋聲淚」兩片，除「落花」尚可聽外，「二流」亦大致不差，獨二簧之「快慢板」，殊覺不稱。

「黑妹黛」一片，起首「南音」幾句，自是聲調激越，悲憤高歌，倍覺精神。「秘密冤仇」的慢二簧，又是全不合調，可謂不男不女，開唱子喉異端之門。吾望宗章伶唱工者，須擇長而捨短；而尤望章伶，能從善如流，速知更改，以固有之「聲線」，溶化千里駒陳非僕腔調於一爐，參以一己的新法，當然後來居上。因駒伶已老去，陳伶無清晰之音，自不能不讓章伶坐唱工的首席矣。百代旦角唱片，以名班伶人而論，除陳章兩伶外，如馮敬文則陰陽怪氣，啾啾之聲不脫於口；絕不足取。美中輝亦中爛之才，字句不明，音韻多差，然亦尚在馮敬文之上。「珠崖劍影」足堪一聽，「外江封相」則只可取其標新立異，驚濤或嗜之未定。小蘇蘇亦粵班中素負時譽之旦角，因聲色均佳，亦是可造之材，惜其不願居于配角地位，設其肯為駒陳二伶之副，則就中取法於他人，一經獨立，年富力強，不患無出人頭地也。百代第四期片只有一張，曰「楊太真馬嵬飲恨」；但不歌二簧，而歌梆子慢中板，是為趨劇者的非法；小蘇蘇遂不能盡其所長，故此片絕不能見蘇伶平日的佳點；或者將來出世的第五期片中，能得多幾片佳品，亦未可料也。百代由第二期至第四期片，皆入了不少的女伶唱片，不論生旦，應有盡有，可謂洋洋大觀。然其中嚴格而論，則絕少佳品。雖然其中如六妹、魏蘭、韓姬、蓮好、新蘇、佳妹、梅影等的藝術，較諸伶人之性懶而不肯用功，又好自作聰明者，則勝過多多；惟以「大喉」「平腔」而論，總不能登大雅之堂。其聲線帶雌音，以女性唱男喉，總難全美；若唱

子喉，則其嬌嫩柔和，自遠在男旦之上。倘女伶能考變新腔，研究字句，遲腔咬字，無得圓潤準繩，法口自佳，當不難駕千里駒陳非偶而上之也。但是千個女伶，都是有聲無字，腔調千篇一律，故終難與男伶爭一日之長短也。此種百代片中的女伶，既非女班中，如：曾瑞英，李雪芳，蘇州妹，張淑勤，牡丹藝，黃小鳳，譚劍秋，孫頌文等，出台唱演的女伶，不過是香江石塘咀的歌妓，與茶樓度曲之唱角替姬，擇其素質聲名，而有號召魔力者，始入選。則唱片一出，凡與該姬有關係，至少有一面緣者，必家藏一張也。若論選曲的精華，唱腔的新穎，吾決然不敢定其價值；因其中不少好聽之見也。百代粵曲排子，小調，舊片中有：『水仙花』，『貴妃醉酒』，『寡婦訴冤』，『紅樓鞋』，『百花亭』，『送子』，『賀壽』等；新片有：『柳搖金』，『戀檀』即『猩猩追舟』的原譜，白駒榮有一片曰：『佳偶兵戎憶妻』，聲悲怨凄切，如泣而訴，極不易歌，是為白伶之絕技，不可因小曲而忽視之也。此外尚有『浪淘沙』美中輝的，『打掃街』馮敬文的，『思賢調』（兼友任碧珊的）；就中應推任氏所唱者為最佳，其字清晰有勁，收放皆有功夫，玩家中難得之才也。百代公司唱片之多，在歌曲之外，更有和尙之脞經，比丘尼之梵音，可稱別開生面。唱片中而有佛經，梵音者，百代公司為首創第一家；既可以破除菩薩之迷信，平日之志心信禮，皈依如來，不尚言笑，今日已變成為歌，多一游戲之韻，打開研覽梵音歌唱之門，使好此者得循其途徑，昔日尊嚴信仰之念，墮落九淵矣。最先出世之梵音片，是為『登壇文』『萬德圓融』『大悲咒』等共兩片；概為廣州名庵高尼，年輕貌美，所謂藥師庵蓮花庵中的靈傳，波傳，文傳等，所入。其中各片以『登壇文』，『大悲咒』為最佳；嫻嫻嬌音，婉婉清詞，如見其侃侃之貌；真令人百聽不厭也。但此兩片為十二年前之出品，今日所出之新片，如『準提咒』，『十二因緣咒』『志心信禮』等片，則皆不如前者遠甚。音濁而重，如見俗世鄉村婦人，已非紅樓夢之妙玉耳。因前幾片，入片之時，距今已有十年之外；在當日為妙齡之際，有若黃鸞之喉嚨，自然充滿嬌媚之致聲。在今日雖重招其來，則已年逾花信，聲線轉粗，豈能如當日的肖妙乎？惟有可惜

百代公司當時少入幾片而已。百代公司除粵中妙尼唱梵音外，又有浙江普陀山高僧念的「大悲咒」，「孔雀明王經」，「心經」，「華南經」等多張；但聽來不外一片喃喃隆隆之聲，有如貓號，有如虎叫，只覺奇異而已。除了或能治鬼之外？不能以音律相繩，其功用及其價值，非和尚中人，不能道隻字，亦不敢妄評好壞也。與比丘尼相較，一則令人魂銷，一則使人恐懼，真有天淵之別也。我批評百代之片，已盡於此，則與百代力爭長短之高亭公司，我不能無言。高亭為德國名廠，規模甚大，在歐戰以前，其在中國的地位，固不在百代之下也。以資格而論，在東方貿易的歷史，實與吾人有久遠的關係。查其當日出品，雖非有真正伶人之唱盤；但其優劣與狗標實此伯仲之間。倘非因歐戰，把所有遠東地位失却；則德人科學機械日精月異；留聲機與唱盤之發達，正未可限量，百代狗標何足道哉？果然！歐戰既停於一九一八年冬，十年之內，德國原有之遠東商務地位，因國內元氣漸復；工藝勃興；在我國而論，德國商務已臻穩固，似早駕法意等國而上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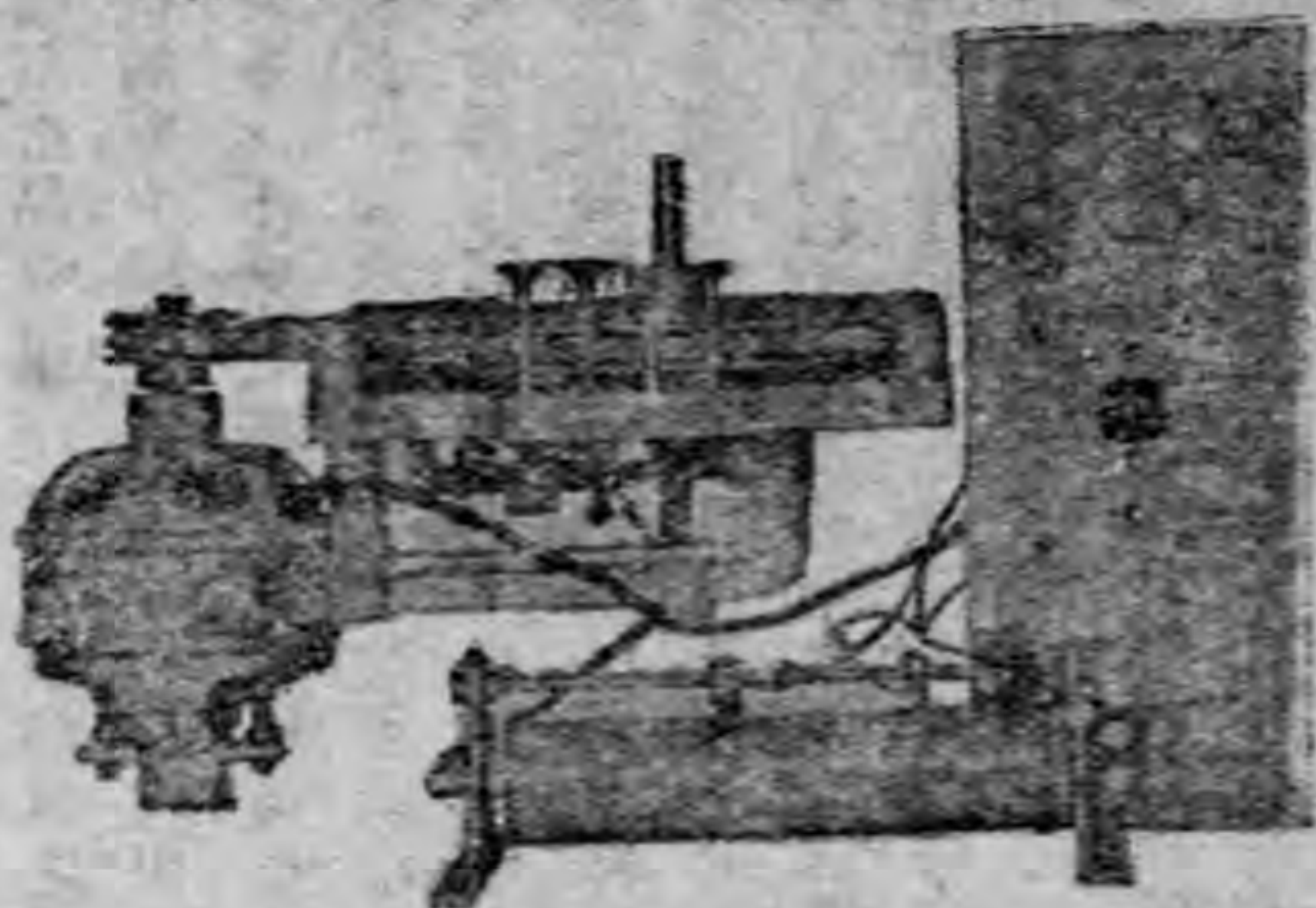
• 高亭公司重組，加改「華行」二字於高亭之上；此乃明察我國人士近年熱心國貨，故為投我所好，不恤改去德國洋行；只於唱盤之中點，僅鑄印「德國製造」幾字英文，小如蠅頭，最易忽略。而高亭二字，不類譯音；稍不察者，必因華行二字，直認為國貨亦未定。因至今仍有許多不知百代為法國公司；竟誤認為萬世百代的中國人事業也。高亭公司，不特設巧思以投吾人所好；且極力與百代作營業上的競爭；凡百代的優點，莫不仿摹，舍短取長，似在百代之上。終久吾恐百代的位置，必被奪於高亭也。從前老高亭的舊片，既如我上文所述，多半偽名劣貨，絕不足取；而亦不為今人所注意者也。但自新高亭重來我國入片，則盡改前時之非計；



狗標之扇式機

銳意改良，入片經濟的方法，使時間地位兩無損失。更力效法百代聘請名伶，配以上等「場面」（音樂），雖費重金而不以為貴也。傳言所有德國「收音器」，概用電力行駛，收納「聲線」，俱仿無線電「傳音法」；凡遇聲暗啞者，亦能利用電力擴大，故收效甚大，結果無不美滿云。但此乃耳食之言，並非目擊，異日得能親詢高亭中人，當知確否矣。高亭人選最嚴，三等角色，與女伶娼妓，絕少入選，而對於操絃，操琴，擊鼓，掌板者，亦選名手，配搭最勻。且每先令試唱一次，使腔之長短，調之高下，兩相會意，聲和樂悅，故無格格不相入之病。此為百代，狗標，所不如遠甚矣。至於人選問題，則專求名伶及著名票友；三等調色，概不入選；不如百代之濫。選曲之法，亦只取其精華，捨其糟粕；故高亭所出的唱片，不論南北，皆屬名曲；極少如小達子張文範「狸貓換太子」狗標如蛇仔應「錯發紅絲」之胡鬧；曲詞粗鄙，唱腔醜劣，一片不足，復多至兩片；可謂無顧曲的常識，不辨音律至極點矣。唱片種類，故無百代之多；但名單所列，皆屬可取，最低限度，總有六成入選。然而較諸百代可選者，則僅有四成。狗標則不堪入選者十居其九；其不如高亭之精美遠甚。今先論高亭之北劇唱片，對於近日稍負時譽之生角，可謂搜羅殆盡；包羅之富，直在各家公司之上。其姓名最著者，如余叔岩，馬連良，羅小寶，譚小培，譚富英，言菊朋，楊寶忠。除羅小寶在滬身故，其餘各伶皆為北京一時的俊彥；凡諳京劇，或到過北京，看過幾天戲者，多半能知道這幾人，在京劇界所佔的地位也。余叔岩為譚鑫培的薪傳弟子，已如上述；故他的聲價格外重大。他平日不常出唱演，最多是一年十次八次而已。此外則凡遇閩官貴人做喜事時的堂會（在廳堂宴客演戲，而非演於戲院中，謂之堂會），必然要有梅蘭芳，程硯秋或倚小雲等，以為配，彼始肯到演；看戲者，亦非彼到不歡；余伶的魔力已仿惚當年老譚矣。是以彼所有之唱片，不論何家出品，皆為購者極願歡迎；高亭所有余伶之唱片，概比百代好幾倍，於是愛聽小余者，更加歡迎矣。以我個人的觀察，高亭的余伶唱片，似乎較諸余伶平日戲台所唱為優；因彼聲音響亮，聲實拔尖清高，運力有勁，皆為

電馬達連機電擊之內容



余伶不常見的佳點。如「戰太平」：「頭戴着紫金盃」西皮倒板一閃；拔尖之高清，氣力游刃有餘，以小余平日嗓音之暗啞而論，則此片之美滿，似有神助。「搜孤救孤」，與「烏盆計」，皆見氣力飽滿。「李陵碑」與「珠簾寨」之字正腔圓；足見其學藝深湛。幾片之中，只有「魚藏劍」之末段：「多蒙漁夫行方便，他與我投江甚可憐」兩句，換氣接唱時，似覺不濟；故行腔到此有阻，過此繼續下去，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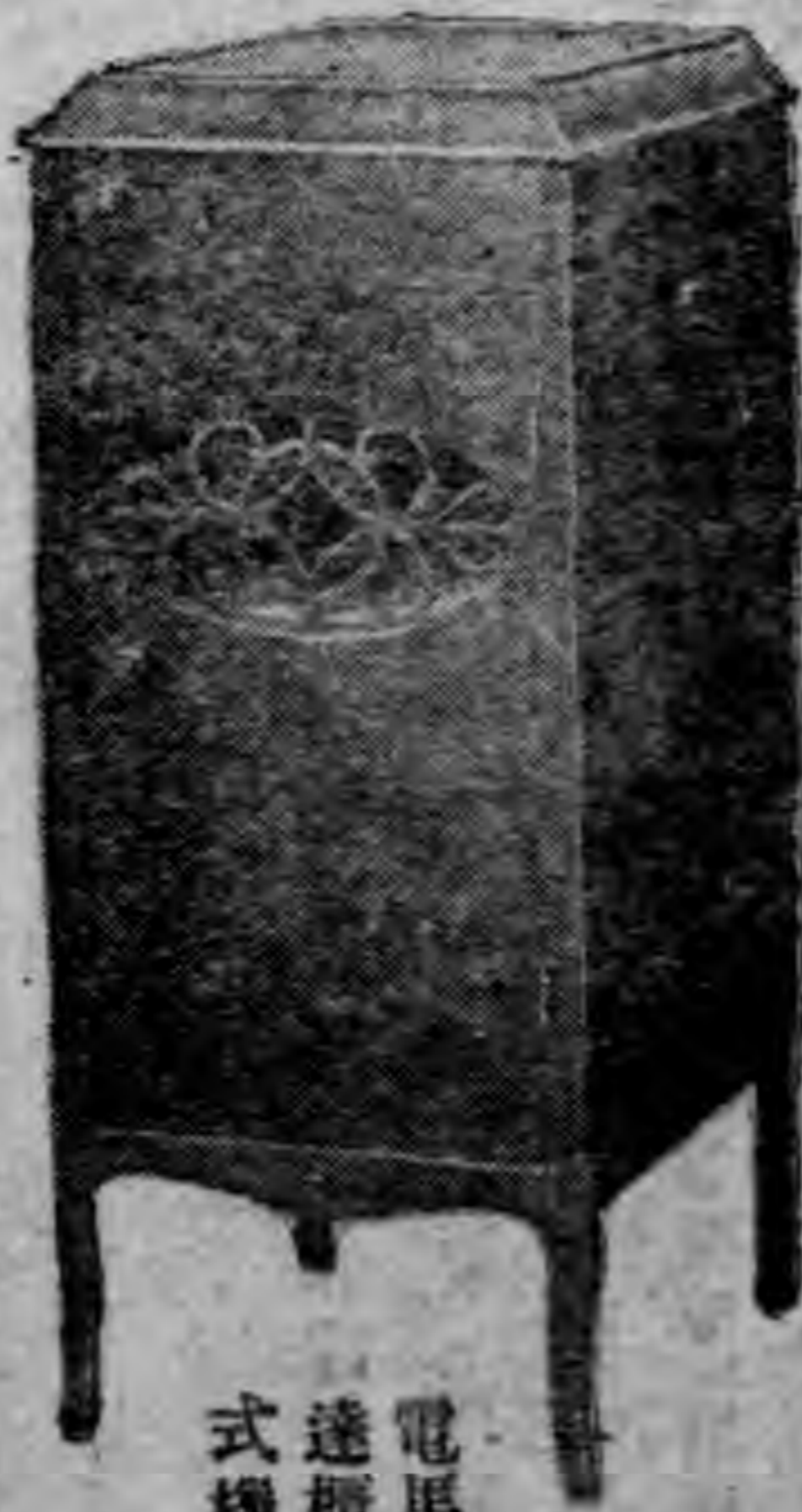
見余伶氣力不加，現出竭蹶之像；從其聲線上，可察出其辛苦情形。據友人言，謂余氏在收音之先，原定是晚祇入兩片；因彼知道氣力有限，免露困狀起見，故不願多入以累其名；并力陳百代成績之劣，頗致不滿，囑高亭勿蹈故轍。迨開唱第一片時，余氏自覺嗓音有異，盡力使腔，運用如意，長腔短調，操縱從心；在平時調門，每够不上「六字半線」；但是晚提高達至「工字線」，尙似餘勇可賈，遂變更原議，邀求高亭當事者，准其盡量入片，直至力倦始已。大約「魚藏劍」一面，係是晚最後入之一面也。精神不濟，故難首尾如一，至變調入「快二六」時，遂露其竭蹶之聲矣。但該片論其大體，堪稱佳品；時下唱工老生（指譚派），恐無一能有余氏此片之調門也。即余氏本人，亦謂他自娶妻以來，十餘年，未曾見其嗓音有如是晚之痛快聽使者；若能常保此曠，則餘子碌碌，未足與言唱也。高亭余氏之唱片俱有購置的價值，決非百代出品余氏的唱片可能追蹤也。故除上述幾片之外，尙有「狀元譜」，「空城計」，「八大鎚」，皆是余氏生平佳作。以空城計論，與劉鴻聲百代出品的一片腔調相同；但余氏圓穩，劉氏溫滯，不及余氏遠甚。余氏的八大鎚，則較諸高慶奎百代所唱者，咬字清晰有力，不似高伶爲鼻音所掩也。老生中聲譽居余氏之

次者，有馬連良，譚小培，與其子富英；但小培不常出演，故富英兩次遊滬，皆獲滿譽而歸。京中劇曲界，追念老譚，愛屋及烏，故富英今日之地位，不在馬連良之下也。馬氏雖正當鼎盛英年，但自十六歲倒嗓，至今未曾恢復其原有聲線；故其調門常在「六字半」之下；劇界中人謂之「扒字調」是也。馬伶喉音雖暗，惟是運調使腔確有功夫；念白咬字之準，輒口之正，即余叔岩亦不能過其上也。

高亭出品有「審頭」一面，聲容之盛，宛在目前；其字句跌宕，由諷詔而嚴正，而盛怒，口中之乾淨，京劇界中難得第二人。百代出品馬伶之「清官冊」，審潘洪之一段，詞句雖長，然而字有含混，沙石尚多，不能與「審頭」比較優劣也。馬伶唱工最缺點是氣力薄弱，「珠簾寨」轉快時；幾不成聲，厥狀甚苦，即運腔之美，亦難望余伶之背項也。但「清官冊」與「雅良關」則能操縱自如，應用得法。

百代有馬伶之「定軍山」連念曰一片，則此片唱工最佳；譚富英不如也。尤以詞中：「頭通鼓，至歸營號」這幾句，運腔之巧，真有移商換羽的功夫；絕不因其平日唱「扒字調」之敗壞，而有絲毫惡聽；足見能善用其聲也。馬氏高亭唱片，除「審頭」外，皆不能勝過百代馬氏的出品，「回進士」，「祭灑江」，「刺湯」，皆屬尋常之品；購者不可不注意。譚小培雖然是譚鑫培的第五子，惟是伊父生時不肯用功，僅當配角；老譚耳提面命，終不能造就其子為承統之人也。直至伊父死後，小培有感於余叔岩挂譚派薪傳的招牌而大紅特紅；心雖不欲，只是自己學業無成，連一齣譚派名劇尚不能出演；遂忿立志力學。一面邀會為伊父配角之名丑王長林又名拴子者，逐日到其寓所為其說戲指導；一面挽請平日接近伊父之胡琴師，如孫老元，陳彥衡等，每早助其吊嗓；果然！有志竟成，不滿兩年，小培能戲已有五六齣矣。故京中戲園，如廣德樓，吉祥園等，輪番有小培壓軸（末尾第一齣）的：「洪羊洞」，「桑園寄子」，「打棍出箱」，「狀元譜」，「奇冤報」等劇矣。其做工身段，終不雅觀，此乃未曾下過苦功夫，實無由得此精緻的做作也。而面目呆板，所謂臉上無戲；故小培終難出人頭地也。獨是其天生一串好歌喉，飽賦伊父的遺傳質性；音韻清圓，響而堅實，殊屬難得。其妹信玉又宸，

與劇派高慶奎，汪派王鳳卿，郭仲衡，皆以好喉著聞；但其質地之美，不如小培也。但是高亭出品「摘櫻會」，「打棍出箱」，「洪羊洞」，「寄子」，除「寄子」稍為可取外，其他不是腔壞，就是聲壞；非如台上演戲時一樣。就是百代小培的片，也不足取，殊令人失望。其子富英，是北京「富連城科班」（戲學校）出身的老生；該科班出身的學生甚衆，享名者亦有幾人，上述之馬連良亦是該科班前期畢業生也。學戲坐科年限，大約由三年至五年，科分生、旦、丑、淨、文武兩類；其班內規例甚嚴，拜師立約，異日享盛名酬謝老師的種種合約，在約上寫立分明；并有介紹人，保人，為證；故中途反約者絕少，即使有事發生，亦有伶人公會可以解除糾紛。富英未滿科時，已頭角嶄露，每演日戲，叫坐之力甚大。自到滬二次，聲譽日隆；故小培既有肖子，亦鑒於退隱家中，專注意富英之學業；因欲恢復乃祖名，非力求上進不可。高亭之片以「南陽關」為最佳，由「二六」轉「快板」一句緊一句；異常動聽；字既清楚，氣復充足，非有真功夫者不易歌此。「珠簾寨」則平平不足以敵余氏；「定軍山」則其中有要讓馬氏稱雄者；惟富英的武工，造工，兩在馬伶之上；吾人不能在片中求之也。「搜孤救孤」腔調皆好，惟少些抑揚的生氣，假以年齡，必大進步。羅小寶去年在滬身故，今日高亭的唱片，是其遺音；其價值當與百代劉鴻聲雙處的唱片相等；以唱工而論，則亦相等也。小寶原日是梆子（秦腔）花旦，因不得志，遂去京來滬，改唱鬚生，力學老譚一派；始初無藉藉名，亦不為人所見重，鬱鬱不得意者十年矣。迨老譚既死，時人競尚譚派，小寶以善歌譚調聞於時；遂漸露頭角，居館一會，仍當三路老生。偶有北京南來的「青衣」，欲唱演「汾河灣」，「武家坡」，「南天門」一路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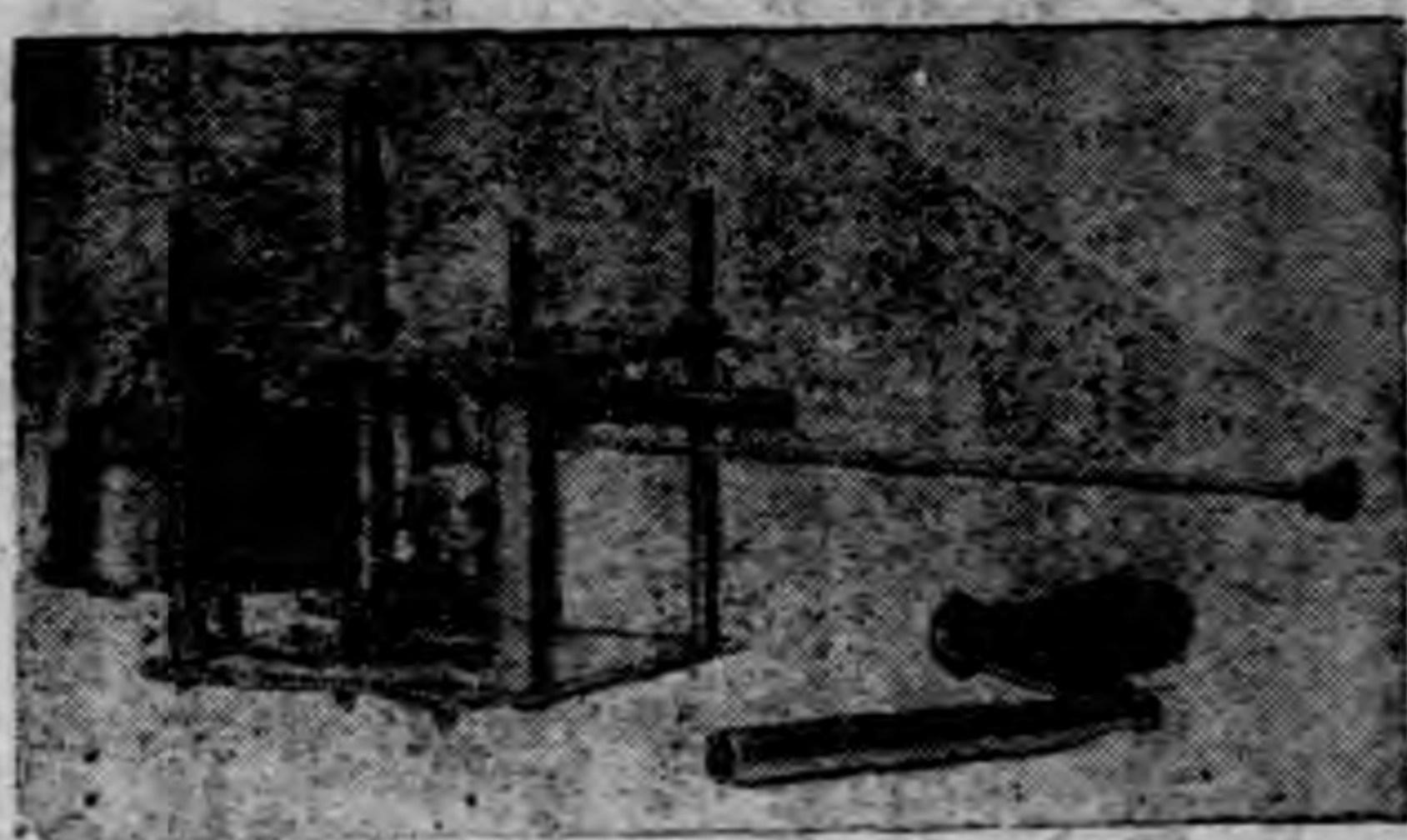


馬達式

易歌此。「珠簾寨」則平平不足以敵余氏；「定軍山」則其中有要讓馬氏稱雄者；惟富英的武工，造工，兩在馬伶之上；吾人不能在片中求之也。「搜孤救孤」腔調皆好，惟少些抑揚的生氣，假以年齡，必大進步。羅小寶去年在滬身故，今日高亭的唱片，是其遺音；其價值當與百代劉鴻聲雙處的唱片相等；以唱工而論，則亦相等也。小寶原日是梆子（秦腔）花旦，因不得志，遂去京來滬，改唱鬚生，力學老譚一派；始初無藉藉名，亦不為人所見重，鬱鬱不得意者十年矣。迨老譚既死，時人競尚譚派，小寶以善歌譚調聞於時；遂漸露頭角，居館一會，仍當三路老生。偶有北京南來的「青衣」，欲唱演「汾河灣」，「武家坡」，「南天門」一路戲，而

却少譚派老生爲配；到時便想到小寶身上，清歌一曲，影聲雷動，滬人始知小寶之可貴。無奈青衣一去，則配已無用；而小寶又因面部無戲，眼目不靈，做派過溫，似無生氣，故舞台主人，又將小寶屈歸三路老生矣。故小寶在滬許久，始終未曾躊躇滿志，可哀也乎！高亭小寶的出品中，以「捉放曹」爲最佳，長腔短調，皆合尺繩，聲線清純，勝高慶奎十倍，北京有賈大元庶幾相近。惜高亭狗標，皆無此人之唱片；百代則祇有一片，係在賈伶童年時所入，故雅音未除，否則其聲線足以比擬羅小寶者也。「打鼓罵曹」奇冤報」皆屬佳作；「烏龍院」「碰碑」則平平；「舉鼎」亦屬上選；欲購羅伶唱片不可失諸交臂也。高亭唱片出品，有安舒元者，爲譚派十年前名老生賈俊卿之弟子也。賈氏旗人，同文館學生，初「玩票」；因慕老譚名，多方設法，始得結識譚氏；嗣因唱腔頗肖譚氏，朋輩從風遂棄學徒優，京津滬捧之者甚衆。近因年老頹唐，歌喉已敗，晚景堪憐；安舒元嫡傳弟子，唱做俱有可觀，獨喉底不亮，發音頗暗，欲以唱工見長，恐非再下苦功夫不可。惟其扮相頗佳，華貴堂桌，不在王鳳卿，賈大元之下；做工亦循規循矩，他日聲名大顯，非異事也。其命名曰舒元者，以音韻切叔岩，因京音讀來無以異也。命名以影射叔岩，則其近日的唱做亦無一不以叔岩爲法；因其平日儀表叔岩爲人，故極力追摹之也。其唱片有「定軍山」「珠簾寨」「唱工稍次諱富英；「四郎探母」則在小培之下；「瓊林宴」則略見精彩；若肯用心研究運腔咬字功夫，必能出人頭地也。有劉天紅者，童齡時以宗在笑儀唱法名於時；榜書大標爲汪之弟子；哇哇之聲，亦頗能得汪之神似。迨成年後，即倒鬚；近因聲急喉暗，乃棄汪而學譚，唱來蒼老雖有餘；而苦澀亦更甚。年來淡倒日甚一日，去年曾復來上海，不得志遂復走關外，或烟台天津等小碼頭；非復當年聲價矣。高亭唱片，大約亦爲去年在滬時所入，「打娃娃」「四郎探母」「賣珠」「賣馬當頭」俱是譚派名劇，唱來只覺平庸；馬連良「擊中堂」亦勝多矣。劉伶若能唱其原有之任派；「馬前水」「刀劈三關」「魚人碑」一類戲，必能收效較大；此現時所有之譚派唱片的缺點多也。由張友而下降爲伶者，有譚派老生官瑞明，近年在

簡單之雙練機內容



京滬大出風頭。言氏原北京學生而為部員；玩票已久，民八民九常在京師江西會館第一台，與貴岡（戲詢宗人）薄侗字西園，又號紅豆館主，票界之第一人，學諳亦第一人，生，且，丑，淨，無不精；所謂文武不擋者。又袁克文字豹岑，號寒雲（但他前月在品報宣言，謂自號寒雲以來，一寒至此，從此將寒雲二字撤銷，永不再用云。）者，袁項城之次子，以擅觀劇聞于時；同出演義務籌款之戲

使花腔，恃其天賦之聲線，而拖長唱調，由一眼而至一板，大要其花腔，以示氣力充足；卒成怪聲怪調。原為諷派，忽變劉派，更變成非龍非馬，殊可惜也。若能安守本分，遵從明師學諳正宗，不尚花腔，則以言氏之材，劇界兩界之際，當然能成名於一時也。唱片中，以「退龍閣」「黃連燈」為最

多次。其時言氏唱做皆在幼稚期內，做工更多錯誤，圖言氏得與著名「業餘」胡琴師陳彥衡氏為友；陳氏亦見言氏材堪製就，乃盡將其生平諳派名劇，傳授無遺；出演時，更為之操胡琴以襯托其腔調，故愈見出色。此為陳氏生平上台為人操琴之第二次，因陳氏除為老諳台上操過胡琴外，並未會正式為第二人當琴師也。從此言陳相得益彰，彼二人亦相敬如師弟，每逢堂會，抑或言氏出演于戲園，陳氏必相偕與俱；然言氏不得陳氏操琴，則唱不能佳，故寧不唱，其兩人關係有如此者。最後不知何故，因奉天堂會，陳言竟致反目；雙方登報對罵，尤以言為無禮，陳氏究因年老，多不與較，只要言氏不可忘本而已。知其事者，亦多不值言之所為，其實要求自立，方法甚多，何須與老友鬧成如此？更何須辱罵之？故評論界中，對言氏不能無間言也。自陳離言後，識者皆為言氏惜。其藝亦有退無進；既無明師，又少諍友，焉得不墮乎？高亭出品言氏唱片種類甚多，但無不

佳；「法門寺」「汾河灘」「清官池」次之；「奇案報」「戰濼關」則氣力具足，可憐花腔過多，瑕瑜互有；「轅門斬子」跋扈（獨聲）後，總算他了；「法場換子」「罵曹」則平平無奇；不能與上述相提並論。此外未下海的票友，皆為滬江一時俊彥；大概高亭未有到北京去物色，因許良臣、羅亮生、周幼韶、翁端午、陳小田、李頑石、任絳山、陳彥衡、陳富年等，除末列二陳外，皆為滬上之票友，其成績以許良臣為最佳，陳小田亦算過得去，其他之幾片，直玩玩而已。大概皆為朋情關係，不輪聘金，祇求留名而已，若以之賣錢，且索價不在金潭之下，未免捉得外行太冤耳。許氏之片以「打鼓罵曹」為精神飽滿，口白亦亦奔動聽，唱工只口音相差少許，既非中州韻，又非京音，故一聽而知為滬派也。陳小田本為票友中有名之青衣，獨是其「落花團」此片，絕不見其佳處，聲雖腔調，兩不適宜，大約初次入片，未曾習慣耳。陳彥衡素以操胡琴者稱於時，絕未得聞陳氏兼善歌唱也。因其倒嗓已久，不能劈大喉唱響歌已非一日矣。高亭此次乘其操琴入片（柳搖金，柳青娘，傍粧台。）之便，因知陳學識有素，乃力贈其歌一張讀派名劇，只要聽其腔調，不啻計其聲線之破敗也。陳乃矚其操胡琴者，聲稍穩，而已則近向「收音機」而，慢聲哼唱，工劣不計，故其「空城計」一片，胡琴聲細，歌聲滯沉，有頹情歌者，此其緣故也。陳氏之胡琴，指法之佳，梅雨田、梅郎之伯父）後一人而已，只孫佐臣（又名老元，曾為老譚操胡琴數載於茲。）者，其藝術亦不在陳氏之後。孫氏之過門，不論西皮，二簧，長短音韻皆有緻；百代公司陳德霖之「趕三關」，「銀空山」「祭江」兩片，胡琴托襯之佳，堪稱此中的聖手。陳氏操調雖多，過門之工整宛亮，不及孫老元也。高亭出品，有北京票友青衣將若稼者，其玉喉一串，剛健婀娜，票友中南北一人。蔣氏的用腔咬字，抑揚之法，多得力於陳德霖氏；因陳為劃界名宿，青衣之元老，蔣氏常就教之，故收益非淺。唱片中以「五花洞」「孝義節」為最佳；字字有來歷，句句可以溯清楚；「南天門」「戰蕭關」則氣力稍弱，接銜處似有所待；大約為初收音的「一二」類，聽後氣味未絕如常。大凡心中愈想求工，而愈多不滿意者，但隨其所之，則精神必異乎尋

聲。但所存孫氏的唱片，皆得陳彥衡轉奉之襯托；喉喉既婉轉，琴音復柔揚，聲音之吻合為該片價增價值；雖購孫氏唱片，其派別固與梅程（龍秋）有異，但與王翠儂（陳彥衡之首徒）較，則頗有相同之唱工在伯仲間也。陳彥衡亦為高亭公司唱了好幾張唱片，都是孫老元的胡琴；其中「孝感天」兩張，則有一段與百代公司「蔡江」詞句相似；則胡琴過門，亦相似；不過德壽老矣（約七十三歲），氣力已不如前，收放處已無前此之圓潤；但仍不失為青衣素斗。其歌喉之嬌嫩，直如十八九歲未破瓜之女兒，隔簾聽之，恐不能辨其為七十多歲之老翁也。

「彩蝶配」，「虹霓閣」，為西皮慢板與慢二六等腔，皆為陳一時無兩之絕唱；更得孫老元之胡琴為襯，其二人相得益彰。老元亦年逾古稀，而指法指力尚與少年無異，其穩走處，則更與時俱進，可謂神矣。然而孫陳二氏俱已七十以外，則去其歸世之期亦當不遠；設此幾片為彼兩人合奏之最末一次，則唱片之價值當在存片之上，而吾人亦不能視為平常之唱片耳。將陳彥衡襯將君祿，孫老元襯陳德壽，互相比較，則孫氏以過門花調獨擅勝場；而陳氏則以指肉特厚，故發音嬌嫩，有繞樑三日之概。葉本龔坐，有夏山樓主者，高亭唱片，有「定軍山」「硃砂痣」兩面；皆由陳氏操絃，過門之佳，亦不減孫氏之絲絲入扣的妙處。夏山樓主，不知為何許人，從未見過其登台演唱；高亭之唱片，亦為第一次發現者。但其學諳之精審，（專論此片）捨余叔岩外，實無第二人。聲音之脆，衷氣之足，腔鼻音，轉後音，皆有特異之聲線；余叔岩莫能及也。以我個人見識所及，則盡今日之譚派老生，唱工之肯老諳，而有學諳之資裕，當推此君為第一人。不知陳彥衡君從何處得此新發現（The Discovery），若能認真指導，訓練成材，唱工既佳，做工必好，必能一鳴驚人；怪聲羊氣之言菊朋，不足道也。陳君勉之，夏山樓主更須好自為之。我并勸高亭，或別家公司，須設法挽回陳君，多入幾片；因夏既有如此成績，斷非只能唱「定軍山」之「二六」，「硃砂痣」之「元板」者也。而唱陳君，幸勿因夏名不夫而忽視之也。高亭青衣旦角之唱片不多，二三等角色，皆不入選；工於做，而唱工

秀，雖享大名亦不勝誇，不知百代之流，歲所存青衣唱片皆精品也。除陳德霖已如上述，其價值之隆重，與梅蘭芳之唱片固無以異。梅郎唱片，皆隨唱音稍潤，故以「喉門射戟」唱生喉為最佳；而本「太真外傳」亦較其他幾張似勝一籌；然統計其成就，則概在中國自製得勝公司「真標」之下。大約高亭由唱片轉入膠片，係用電力傳音，于幼嫩之音頗不利；梅郎喉音已開，在當日情形之下更為電力播送，故處處發露雄音。我主張高亭欲得梅郎近日精華，非重入膠片，或改良膠片製法不可。

徐碧雲，新起之青衣，梅郎之妹婿也。學梅郎頗有似處，尤以高亭出品之「御碑亭」，一字一腔，皆以梅郎為法；唱音運用極操縱自如，後起之秀的表表者也。「薛瑤英」一片，反調之佳一時無二，高低腔妙自天成；惟黃玉麟虛聲相似。「女起解」加以首長華流麗之口白，忽驚忽喜，形容青絕；「黃連登」精華處，全在收放之得法，而無過長之花腔；原屬難能可貴。徐氏為科班學生，初唱小生，擅武劇，又兼演刀馬旦，有時反串青衣，頗博台下之歡迎；後忽犯姦案入獄，在教養所年餘，嗣因改隸，與大鼓名手白雲鵬同時被保出獄。以後遂專唱青衣，其貌雖不揚，但身材尚合度，唱音復清高，故前次到滬出演極得觀衆之歡迎，人材零落之際，亦不可多得之少年也。荀慧生即白牡丹，原屬梆子花旦；嗣因梆子不為時重，遂改唱皮黃花旦；雖曾與陳石頭（德勝）鬥牆，然青衣戲素非其所長。荀慧生雖工鑿教，極有一聰明女子；念白專側重京音，尖利處決不在玉琢卿之下。王氏則精類廣族貴婦，荀氏則近似貴族少女，皆麗風光，令人歎羨；「蓮花王」、「劉鶯」一片，由其念白中已得識其為一聰明伶俐之女子矣。唱工原非荀所長，因無坊榜之聲譽，故「孝義節」、「虹霓關」皆不能氣梅、程、徐之青項；「玉堂春」則又不爾，固一種難逢態度，風流態度，確如親見其人，其妙處盡在平香半吐中。

高亭雖調，不知百代之多；故陳大鼓專重霸氣全外，其他不著名者概棄置不選，故幾貫多階不稱本病。惟是對氏之外，不識注重白雲鵬之大鼓，恐屬可惜；因白氏之藝，其預者處，確非劉氏可敵。

及；低腔迴轉之佳，勝劉氏「山東人買觀西洋鏡景腔」十倍；乃因白氏人格卑劣而見棄，惜哉！高腔不特不重難拔，即女伶亦不入選，此爲高亭見解之高超也。因坤角除花腔怪調外，欲求循規蹈矩者甚難，確實如孟小冬，亦在所不免。惟高亭專取金小樓一人，而金之藝，又非在孟之上者；豈又爲感情作用耶？此誠表所不解者也。但高亭自出過第一期唱片之後，至今年餘，第二期出世何時，尙遙遙無定。其第二期有無雜調，女伶，我更不知，容俟其唱片出世，再評論其優劣也。

高亭的廣東唱片，亦只廣東省城粵班優伶所入的唱片；其他如潮曲，外江調，即所謂：「老三考」仿京調唱「龍虎會」「三打王英」「送京娘」類戲者；而潮曲只潮方土白用韻語成歌也。其詳細分析，上文已言之矣。粵曲所收者，亦是選取名伶；三等角色，與乎坤伶，女唱脚（歌妓），概不入選。曲之長者，不過三片，嚴汰糟粕，是爲高亭之經濟手段。合拍之場面，操絃，掌板，吹喉管（短簫），擊鑼鼓，三絃，月琴，鎖呐（長笛），橫簫，皆由粵中名班，如：「人壽年」，「大羅天」，「天外天」（現改新景象），「新中華」，四大班中選出能手，以爲名角度曲時之配合。五音并用，絲竹和譜；殊屬創舉，亦爲前者百代，狗標，所無者；但現時新片已知愈起直追矣。吾人得聆雅奏，當先拜謝高亭之賜也。據識者言，謂高亭入片，係用電力行機，及仿無線電收音之法，故極準確；又爲百代所不及者。惟其操二絃者過近，喉管過開，唱者頗覺吃力，藏拙亦較難，討好更不易。粵班以唱喉稱霸者，厥爲生角白駒榮，其聲線喉底最宜於入片；白氏所有高亭出品，無一不佳，吐屬分明，咬字堅實，其歌聲抑揚控頓，搖曳生姿。縱音樂配置不稱，亦無以難之，亦無從指摘其弱點所在也。出品最負盛名，爲粵中家喻戶誦者，爲「泣荆花」；由參禪起，至落花（即搖板）尾聲止，其中一大段慢二黃，字斟句酌，首尾始終氣力如一，腔調高低操縱如意，可謂無懈可擊。有人指斥白氏非小生喉；又謂：腔調雜夾，詞曲劣俗。是誠吹毛之言；因近日之平腔，即爲個人之本喉；原日所謂生喉者，即左喉喉噪也。而南北歷來以善歌享盛名之伶工，除青衣外，無不以本喉見譽於時也。至於花

且「青衣」亦生之聲韻，皆非天生之歌喉；是用功力運使，以期至善至美，欲求一生使用，永遠不散，決非容易；能享盛名，亦更不易。白伶爲平喉正宗，雖鼻音略重，但其發聲自於丹田，繞腦後面出。粵伶今日祇用肚力吐字發音者白伶一人而已。花旦肖麗章亦知運聲丹田之法，但不講繞腦鼻而達口中；若假以力學，必能爲花旦界發一異彩。情其調與腔兩不兼用，腔字太多，與蘇蘭同患此病；我在下文再論之。白氏之「泣荆花」不僅腔圓字正，板法湊緊；且利用其詞句之響亮，以運用其歌喉，把喜怒哀樂都描寫出來；唱至：「同行男子形影不離」一句，確能透出心中無限感傷。但第五兩句中有：「你既係如今雁鴻來此」等字，詞曲本中，多列作「離心紅顏」，殊屬不當；不似百代用：「你既係重婚我唔怪於你」爲合。至第六面有：「自問今生唔對得住，望你海量汪涵恕我宜」等句，其唱腔之佳，能把悲悔感嘆傳達出來，自非別人可學。唱「滾花」，「歇板」，原爲白氏獨擅之作，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之狀態，與其驚訝激越之「搖板」，實爲粵班之少有。故「求佛做主」，及以下幾句。皆有石破天驚之妙處。此片一出，爭購至聲，善買者，且提高至十餘元一套；壁架出品，則索八元一片；一套亦拾陸元。南洋初到時，則雖出同等之價值亦不可得；吁！可謂盛矣。然白氏之歌喉，確有足稱者。高亭僅有白氏「泣荆花」之二黃，其他三片，俱梆子中板，其爲世人之歡迎則不如「泣荆花」遠甚。惟「滄海藍橋鬼魂」一片，亦曾於缺貨期中，搶至五元；「梅之淚憶美」四元；皆爲白氏始有此奇遇也。「天台黃花」兩較不爲世人所重，其詞句用疊字法，確見心思；然而比較平常之片略短三分之一，故不能滿嗜白歌者之意，只可於飽聽「泣荆花」後，一唱而已。滑稽者言：歌詞，相聲，亦有得意失意，得運失運之別云：是說奇論。以我而論白氏之「中板」，確不如「二黃」「三流」之有味；惟「中板」唱句，板法，最難；開聲之先後，關係甚大；白氏皆能隨意所適，「丁板」必够，法以夾韻，字韻妥貼，猶餘事也。白氏長處，不在做工之典雅，風度之雋逸；而在唱工之歌喉眼擊，確爲近代一人也。白氏運腔使力時，又能效法西人，故每逢長腔，皆有震聲；謂爲飛塵欲墮，非過

譽也。高亭專曲生有唱片，能與百代分庭抗禮者；白氏之外，有觀榮（武生）之「宣統大婚」，「孔明求壽」，「梨渦一笑之李文光」；丑生，馬師曾「泣荆花酒房」，「佳偶兵戎蠻美」，「妻証夫兒乞食」，「佳偶兵戎城樓」；丑生，衛仲覺「風飄梅李怨婚」，「有錢佬自欺」，「梨渦一笑推雪」；丑角，生鬼容之「陳宮罵曹」，「失珠奇案」，「七擒孟獲探吸泉」。至於武生觀新華，與小生新沾，丑生陳隱輝，概不足道；因觀新華係唱不成歌，聲既不足，氣力又弱，所有幾片，非啞嘶亂叫，便走韻撞板，真有愧為名師之正印也（查華伶在人壽年當正印武生又由武生而改小武幾十載）。小生新沾，則唱派完全是舊腔老調，又極力隨近日人之所好以效平喉；故非驢非馬之唱腔，令聽者殊感不快。丑生陳隱輝，原為人壽年之拉扯（北劇曰撻邊之數，因常得為白駒榮劇中之僕人，故就近拾得白氏餘唾不少；又能刻苦力學，一師白氏腔調成法；獨惜其功力甚淺，竟敢胆大妄為，致有畫虎成犬之謂。如「咸醉皇憶病」「安祿山祭墳」，皆為白氏之重頭戲；乃陳伶苟且而歌，却難怪其心驚胆戰，慌亂之形，流露於歌聲之中也。武生觀榮，原擅左撇霸腔，今其高亭唱片，則皆平喉；結果亦平平而已。「宣統大婚」一片之詞句，尤為無理取鬧之極，乃購此者獨多，可見好葉公之寵者固甚衆也。丑生馬師曾，原為優天影演白話劇出身者，一把好叫化子喉嚨，確算得空前未有；其以擅演下流戲見長，頗能博一饅三等位觀客與婦孺之歡心；惟絕不為評劇界所稱許。其高亭之「佳偶兵戎城樓」之「數白攪轉一黃」，亦為馬氏的創作。因其能狀似神經病之絕妙做作；故今日街頭巷角間，常聞：「開言叫一聲」效馬氏高唱白攪者，不絕於耳。馬既有天賦之乞兒喉，與長於演下流戲，則飾乞丐，唱乞兒腔，自是別人所不可及；故「妻証夫兒乞食」一片，馬氏自創之所謂「對沖滾花沉腔」者，就是力摹叫街乞兒的聲喉也。唱來雖覺新穎，但未免粗鄙耳。若於曲中略嵌幾句，猶不覺其惡劣；設整面唱皆是呱呱哇哇之聲，則與聽真乞兒叫街何異？復有何可取處？總之馬氏經已習慣成自然，一開聲便是如此聲氣，又因彼近年大走紅運，工金由萬元直達四萬元，一年有此工價之專伶，又是空前未有。馬氏自以為他能

得逢如許高價的包氣，實完全由其獨有的奇異擊之與乞兒腔調得來；又因仿效者甚衆，故不肯正正經經去唱，因馬氏絕非不能唱正線之平喉，其天賦線喉底，響而堅實，決不在生鬼容，駱錫源等之下也。

若馬氏能力趨正軌，不敢自恃聰明，則其造就必勝過其今日之地位；否則充其量，亦不過是做下流戲，飾神經病者，唱乞兒腔的好手而已。欲求其能堂皇華貴，先正典型，則不可矣。粵班丑角，向分「綠衫派」，「藍布長衫派」，「補爛衫派」，而馬氏則屬於補爛衫一派耳。若使其袍笏登場，做廟廊將臣公子之戲，恐與沐猴而冠無以異也。又何足貴哉？故吾今論此，非欲勸馬伶棄其所長，不過欲其兼工雅俗，不致身披錦繡衣冠，而大歌其乞兒喉，殊覺不稱耳。丑角生鬼容，爲粵班名伶豆皮梅之衣鉢弟子，聲線充足，有玉喉之譽，雖歌久而不變者也。獨其腔調淺白，毫無韻味，柔細悠揚的吐字運腔，是容伶所未學；但其做派得乃師的真傳，可稱綠袍派的正宗。惟少却風韻雅倚之丰度，對於豔情戲，非容伶所長，自不能不推馬師曾，薛覺先等爲巨擘。衛仲覺，亦爲近日新知名之丑生；惟是工力尙在幼稚時代，未可分其派別也。照其高亭新片「梨渦一笑推雷」之二黃來論，則其腔口、丁板，尙屬乾淨穩健；能肯下苦功夫，其造就當不在王醒伯，朱頂鶴之下。而尤要盡洗俗字，粗鄙之音，因衛伶之短處，在不能運用完美之廣白；大概其係鄉間人，廣音尙未純熟，即使以南音就字取腔之法，亦無由顯其長，故不如藏拙之爲善也。高亭唱片，生角已盡於此。若論旦角，自然要推千里駒爲第一唱工花旦也。其唱片，百代狗標，皆無；未知何故。駒伶年近四十，在美色上論之，已非其時；何況駒伶即在其春秋鼎盛之年，亦非貌美；色之一字，駒伶確稱不上。惟是眉目尙佳，可稱大眾人才。以做工論，駒伶初由金山回粵即居省麗湘之次；其第二年，即民國五年秋間，已升正印花旦。其能聲譽鶴起者，完全係以恰切身份的做工見長。省麗湘爲粵班一代名旦，自南洋返，十餘年，聲譽未嘗稍墮。全本牡丹亭，金葉菊，是湘伶佳作。一則以豔情者稱；一則以苦情者譽；但駒伶自爲湘伶之兩年餘；凡湘伶所譽者，駒伶莫不皆能，且能發揚而廣大之，加

諸年輕善唱，喜、怒、哀、樂，無不淋漓盡致；不數年，遂奪湘伶之席，而握粵班包頭（且行）之牛耳；十數年而不稍衰，吁！可謂盛矣。高亭出品，有：『生死緣種碑』，『梅之淚隔河』，『醋掩靈橋哭靈』，『佳偶兵戎相會』，概為梆子中板，慢板，款板（即北劇二六西皮搖板），而無二簧二流等曲，是誠缺點。因劇伶與白駒榮，同以口齒乾淨，善唱二簧見稱於時；運腔之巧，已盡得由字取腔之秘，故陰陽平仄配搭極勻，不論梆子，二簧，滾花，二流，概能巧嵌南音長腔於其中，而不易為聽者所察覺，不如別人唱所謂『乙凡』者，全曲盡是南音，徒見其贅，不見其巧也。惟二駒皆能深悉雅俗之別，運用起來，可謂天衣無縫，足稱斲輪老手，亦音韻詞曲大家也。駒伶就中四種唱片，自是無一不佳；就中應推『哭靈』為最得法。慢板之中，以『比翼鸚鵡歡歡個陣』之小腔為最佳；與中板『亘古紅顏』，『梨果蘭因』，『嘆板之相思無限』等『沉腔』，皆為粵中且角所不能學。其高腔亦如天馬行空，高低相襯，倍覺驚人。若有人謂駒伶聲線見嘶，底氣露弱，故每遇長曲，如『生死緣』者，遂有不繼之象。此乃年齡關係，又因身體素弱之駒伶，確望其有堅實之喉音也。『生死緣』一片，不獨中板轉快板有氣力不接，就是款板亦犯了重腔之病；其實此片能由二簧起，轉款板，以四句為度，則成完璧矣。總之駒伶可取者，在其運腔而不在聲大，在其咬字之功力，而不在其氣之盛弱也。『佳偶兵戎』一片，其佳處亦全在其高低腔相間有序，忽如雁鳴雲端，忽如下墮九淵，『不遇兩個斷運絲』一句，與款板之『中正王』直至『別個情痴』之幾句腔，却是絕頂聰明之人，始曉如此運用，盡脫舊觀新也。『梅之淚』比較似遜一籌，但隨末之流水板，爽快萬分，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象。愈快愈清，尤非別人可及。吾人盼望高亭公司於第二期唱片出世時，多惠吾人以兩駒之唱片，尤望其能多入二簧片也。駒伶之外，且角中的高亭片，稍可取的有肖麗章之『重台別』，『蓮仙秋恨』，兩種。至於章伶之『天女散花』，則不成為且角之二簧腔。其唱來腔是男角；雖是且角，遂成為不男不女之怪調矣。章伶唱工的優劣，全在字多，幾乎無字無腔，雖有如笛之喉，亦無巧腔，實為韻界所不取也。

其他聲韻，亦為善唱亞字之且角，而且句實不清，縱有可人之貌，流麗之女白，活潑之做工，但總不下苦功以研究腔調吐字之法，故終不能出人頭地也。舊俗唱片，為「金小柳病終」與「妻莊夫凶」兩種，吾嘗不取也。花旦馮敬文，為玩家中道做戲者，其歌喉原本可以練就一種幼嫩之鶯喉，無奈他總不望上進，好學千里駒之高低腔，而無駒份之聰明與資質，故結果成爲一種「鬼喉」，陰陽怪氣令人毛豎。其最難進步者，乃碍於其鄉土談。用平腔，用粵語，唱廣字，為馮所不能；試聽其「保安德海」，若無曲本，則隻字不聞；所謂有聲無字者是也。除聽見一片吱吱呀呀之聲，忽高忽低，忽長忽短的怪腔調外，真不知所謂。馮自知其用班中念字法唱，則尖團難分，聽者必不明其口中念有詞為何；故思改用廣白，用平腔唱出，則聽者必能分曉矣。誰知反弄成畫虎變犬，格外刺耳；此皆馮氏治絲愈拏的錯誤。若他能認真巧求念字之法，分別尖團，先學平腔，既得字中之音韻，再求其成句之長短腔，然後應高者提高，宜低者則出之平淡，擬以小腔，則陰陽怪氣之聲調，自不復見出諸馮氏之口也。我因認定馮氏之原有聲線，確能唱有韻味之歌曲，惜其不知運用，故為世所輕視之也。高亭稍可選可論之唱片，已盡於此；因該公司絕無聘請粵中女伶歌妓入片，所有者盡是男伶；此亦為有意義的見解。因女伶歌妓少唱且喉，即有亦字句不清，有聲無字；唱生喉（大喉），無聲線如何佳法，但總脫不了雌氣；故女伶片可視為可有可無。高亭自第一期出世後，已將兩年，第二期尚遙遙無期，使人望眼欲穿。該公司在今年內，除將北劇片多製石針唱片外，毫無建設，遂有多數不知底蘊之人，謠傳高亭已經收盤；而趨重於聲架，實利豐，遠東，新月的新出品矣。若該公司不知人心的趨向，不早日把第二期發行於市面，是亦難怪顧客轉移其嗜好心，不再向高亭未出世的第一期留戀矣。

謀得利公司 St. Moutrie & Co. 總經理之「物克多」(Victor) 唱片，前廿年譯為「復控」者是也。即世界最先發明留聲機與唱筒的美國安狄生君所創設之「狗標」；又曰「其主人之聲音」(His Master's V)

oice)的唱機唱片公司是也。此為近日世界設備最宏偉，構造最完善的唱機工廠也。雖然近日聲譽不如新進之盛，中國南北卅年前後，亦曾極盛一時；只因前以中國辦房不諳歌劇，辦理不善，所招致者俱非有名伶人，遂以冒充名伶的錯誤行為，而為後起者，用真材實料的商戰方法，將牠打落馬下。

留聲機之發明者
安 迪 生



但是在美國人看起來，却不是他們的錯誤；因公司本身，確曾化費了無限金錢，交在中國辦房的手內，要靠他們去聘請名伶。我們今日試翻閱一千九百十三年元月十二日出版的「役控唱戲機器公司的目錄書」，所載皆是十寸雙面唱碟目錄，內分北京劇，梆子劇，上海小調，廈門，福州，汕頭，潮州曲，廣東的粵劇，種種色色，應有盡有；而且還是三十年前的名伶，生，旦，丑，淨，搜羅殆盡；

曲類之多過百代十倍。以今日論，假使其中有百份之十，是真名伶所唱的歌，其價值可與百代之羅森培等；如譚與大面金秀山合唱之「黃金台」，則價值雙倍亦不為貴也。無奈概是賈鼎，「物克多」不特不能獲譽，反因此而失了極大的信用；該公司以費了極大金錢代價，竟博得失信之名，殊可哀也。故近年美國之總經理，感慨被欺之冤，亦覺中國辦事之難，知雖費重金亦無好結果；遂視選聘名伶一途，為無足輕重。而極意改良唱機，務求完美，適滿顧客之需要，因其進步不懈，始有價值千元之櫃機，與極進步之「扇式機」；更發明電行機，以適合物質文明的都市上應用。在中國「物克多」雖然不亟注重選聘名伶以入新片出售，但在歐美，則所有最負盛名，最高聘金的唱角，莫不有其唱片。意大利有一著名歌者，其聲線之強，能使屋瓦皆震，「物克多」能出美金萬磅以入拾片，由獨得專利出售。噫，可謂鉅製矣！今其人已死，其喉在其人生前，已售于美國某醫院，死時遂割之以為劑

驗。聞其喉膜薄與常人異，故發聲有如雷鳴；喉之售價美金二十萬元，爲其妻孥所得云。

爲世界僅有之事，亦世界僅有之奇人也。茲特把我所認爲贗鼎之唱片，開列於後；但所擇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諒凡用過物克多唱片而屬同好者所公認也。今先言生類：孫菊仙之『烏盤計』，『桑園寄子』，『救子』，『八義圖』，『捉放曹』，照我們所知，孫氏生平是不肯入片的，雖經百代多次託其親友相勸亦無結果。孫亦曾宣言：狗標冒認其名字，此乃物克多爲無恥之人所賣也。譚鑫培之

『捉放曹』，『寄子』，『瑣林謠』等，亦是贗鼎，凡稍知譚調者皆能證明其僞，無須詳細說明也。淨角，金秀山之『繡美案』，『黑風怕』，及與小生德瑤如之『忠孝全』，丑角，王長林與叫天合唱之『烏盤計』，旦角，孫怡雲『彩樓配』，『虹霓關』，亦是無一片可靠者。今捨其僞而論其真者，舊片中，有老生，汪笑儂的『喜封侯』，『馬前潑水』，『刀劈三關』等，如時慧寶之『上天台』，雙處之『捉放曹』，『狀元譜』等，尙有真者，然亦要小心選擇；每張亦要先細細聽過。因汪之『賣華山』，時之『進宮』，雙處之『牧羊卷』，尙不少僞貨；稍不留心，便要上當也。但是直至近年，狗標見後進者之營業銳進，自己的營業銳減，遂再發奮改良，急起直追；辦房內之中國人，亦不以前者辦事人的手段爲不合法；亦力格前非，而認真選聘伶人；倘欲恢復三十年前後之營業狀態，亦非追隨新進者的方法不可矣。

惟是美國人痛前者之重大損失，後繼者遂加意慎重；聘金問題，亦不似前時之勇敢矣。又復處處探聽以別家所出之價爲標準，故處處皆落人之後；而名伶新曲佳調，早爲新進者捷足先得矣。至於入片的方法，樂器配置遠近之距離，美國人墨守舊繩，或每以入西曲爲法；而不知樂器發聲中外不同，度曲長短於時間有關；故狗標之片無一佳者。因其對於上述問題，不肯遷就中國度曲之難點；辦房中人不是外行，便是因歷史上的失敗，被嫌而喪失其發言權；故物克多片總要愈趨愈下也。設使該公司不能專聘南北劇學深遠，及知音有唱片知識之人，以主持一部份之事；恐求爭勝於人不可得也。其近年新片，生類有言菊朋，馬連良，高慶奎，楊寶忠，王鳳卿，譚小培，譚富英，祝蔭亭，郭仲

衡，筱月樵，高百歲，孟鴻茂等。就中以言氏之「二進宮」，「取帥印」，馬氏之「樊城」，「定軍山」，楊氏之「南陽關」，高慶奎之「胭粉計」，「武家坡」，「罵曹」，譚小培父子之「天雷報」，「定軍山」，郭氏之「罵楊廣」，王氏之「取城都」，為最佳，亦狗標京片中之最有精彩者。但王鳳卿之一片，與百代之一片，完全相同；說者謂為翻印。但此乃沒有人證的點，我不敢信。要如此說法，則百代狗標相同者，決不止此一片；豈不是凡有相同者，便有疑點耶？此則未免過於詆毀矣。若言物克多之青衣唱片，有梅蘭芳，程艷秋，蔣君稼（稟友），黃玉麟（綠牡丹），為最出色的名角；至於坤伶小香紅，歌妓高等，雖然只得一張；但都是極平庸之貨物。梅郎的兩片，自然以「洛神」，「玉堂春」，為上品。

程玉霜的三片，便推「玉堂春」，「香箱劍」，是出色當行。新腔新調，小巧玲瓏，異常流麗，用力輕重停勻，跌頓有緻，堪稱上選。獨惜其製造方法，屬於粗劣，不能得清逸之聲音，「面聲」，即不如百代之大，亦常發沙沙聲響，絕妙之詠調，因質地及製法之影響，大為失色，殊堪歎惜。蔣君稼之青衣喉，原本國中京劇界內，應推為數一數二者；乃物克多「汾河灣」，「迴龍閣」一片，誠屬太差，幾不能分辨為蔣氏的真歌，較諸高亭的幾片出品，直有天淵之別。黃玉麟原名綠牡丹，貴陽世家子弟；因家道中落而入劇界，近年聲名大噪，做工唱工皆有異乎平凡的建樹，在滬上青衣花旦隊裡，可稱為上等人。前年步梅郎之後而去扶桑，賣藝成績固甚佳也。今年因納濕妓艷秋，惹起家庭間之衝突，秋間曾宣言與其父脫離關係以期自立，嗣經親友之諄勸，始得為有條件之解決；是亦舊式家庭之現象也。黃郎唱工，能得女性之逼真，其一種噴羞嬌怯之聲態，確為他人所不可及。但狗標之「女起解」，「罵殿」一片，自較向北京聘請為易；我總盼望能早日發行，多數的佳片，以慰有「綠牡丹」者的渴望也。坤伶花衫金少梅，五年前在北京城南公園出演，是負一時之物望的坤旦；捧之者為一般官僚名士，如李準，羅慶公等，但自嫁人後（一嫁德全之子，再嫁小生胡某？），已銷聲匿跡，又因花信將違，已非當年風韻耳。物克多有伊的「六月雪」，「葬花」一片，雖無甚可取，惟是百代高亭所

無，便算值得為好奇者一試了。老旦有臥雲居士的「徐母罵曹」，亦平平無奇之片也。居士是粵劇歲的派頭者，可是狗標所有龔雲甫的唱片，俱是贗鼎，為求其次，故居士的亦可入選。陳彦衡有用胡琴扯小調的一片，其牌調名曰「柳青娘」，「柳搖金」與粵曲大半不同。高亭亦有二片，比狗標清晰爽亮得多；惟狗標者，別有幼穉之音，似迥然不同，總算有研究的價值。大鼓調，只有鍾姑娘一片「大西廂」，是可取的；其他雖有本灘孫是娥劉子雲兩張；但除滬人同好外，我自認是門外漢，與「蘇調」「蘇灘」同是沒有領會的知識，故不敢向讀者陵舌也。

「物克多」的粵曲，若論贗品，則與京劇片有同等的數量；原不值得多說。不過為利便初學玩弄唱机者，得些真偽的暗示，免徒費了多數的金錢，買了無數的劣片；抑或有人欲研究已故名伶的歌調，而不辨真偽，致誤認「八音班」為名伶，結果不特一無所得，而且走入歧途；故我不能已於言者，在此也。今先將生角唱片中的偽貨指示出來，俾同好者用為參考的資料。因欲知其偽造者的成份，則不能不聽其歌調以研究之也。小生鐸「狡辯河鞋」，「花園發誓」等片，鐸伶又名「孤寒鐸」，以偽摹酸讀書人為最佳；嗚嗚之清逸有韻味，為當日生喉之正宗；而片中劣惡為偽冒者唐笑殆盡矣。其他如小生倫，柏仔，小生廣，無一片而非偽冒者。武生外江來之「重見李夫人」，與金慶之「國南陽」；外江來為一代名伶，所謂文武不擅者是也。其聲譽却不在新華之後。金慶為新華得意之首徒，「轅門罪子」，「金靈寺」等劇，有萬人空巷的歡迎熱。「八音班」胆敢冒其名，可謂辱沒名伶矣。花旦有桂花勤，札朋文，廣仔，新靚卓，蛇王蘇等，皆為廿年前功勳，為多情多病之寫生妙手；尤以上踰為其絕技，其溫文雅靜處，能得閨閣之神似。桂花勤則為兼蘇文二人之長，風情苦情皆能逼肖；且聲線清越，故當時評劇界有「動蓋蘇文」之譽。竟因此惹起筆戰，幾因筆墨之爭而釀成兩村之械鬥；可知當時捧旦之熱，不亞於今時也。乃其出品盡是贗鼎，豈不惜哉！然其中不無真品，要不嫌稀如鳳毛麟角耳！今先舉武生（但他是唱老生嗎）新華；物克多承認為真品的僅兩種；其一為「李札

「挂劍」，其二爲「蘇門異子」，此二者之外，所有新華的什麼「蘇秦說六國」，「李密陳情」(白代是真的)，都是假的了。故此稍一不慎，便真假難分。小武周瑞利已如上文述過，其中無一真者，我亦不必再研究矣。其實新華所入的片，都是在年老沒有齒力的時候入的，欲聽其腔調，已成夢想；不過只求其一片遺音，及得其長短句丁板之穩健，尺寸之準繩耳。若生公固保之「小續受戒」(武生東波安之「王佐摘盔」，「太白醉酒」，公爺創之「舉觀圖」，公爺忠之「炸學琦」，物克多都承認係真的。然而除「小續受戒」之外，却沒有值得選取的；雖然公爺創亦爲新華的得意弟子，聲譽之隆，凌凌乎在新華之上；可是唱工有聲無字，聲韻又是用左眼，與金童無異。創伶得名，係因雄偉之身軀，華貴之相貌，武戲有根底，(以粵劇看法爲限，而非由唱工得來也。近日一改平腔，創伶遂無所施其技，聲名亦漸湮沒。東波安，公爺忠，則更無抬頭的希望。波伶雖能唱，奈非老喉正宗；忠伶更不講平喉；是爲過時貨也。但今日盛行粵中之平腔(即用本聲原有之喉，不稍假借而唱；其聲即京劇老生所唱之聲法也)。在卅年前後，有小生金山炳者，新從美國回粵；因嗜烟而壞其專攻半左喉之生喉，已失雞尖細嫩嫩之聲；遂只得用本喉歌唱，運以小腔便覺韻味濃厚，此爲生角用平喉歌唱之嚆矢。物克多片中有金山炳名者極多，惟是真偽混雜；據內中人言，只有「唐明皇長恨」一類，是的確炳伶所唱的，其餘都是靠不住，仍以少買爲佳；是亦不可不知也。炳伶鼻音甚重，惟吐字獨清，絕無含混迷糊之病；且其諺字較普通入爲多，故能措詞典雅。在當時絕少通人代伶人編劇撰曲之際，而炳伶所有脚本，概爲其自己親撰，其詞句通順，韻緻妥洽，足徵其腹中有物。以做工論，則微嫌瀟灑，致有慵懶之象，而無活潑生氣，亦爲一般人所不喜者。炳伶之片，雖是完全平腔，惟是不能過濶粵語，遂致聞中韻氣因不能用「劇白」變平腔之處，竟成反腔，其中以仄音字爲最多；如不出諸粵語，聽念皆不成音；因高既不能，低則更啞，確屬難爲。若方諸今日則白駒榮一派，「粵白」「劇白」互用，故能以巧取勝，遂無啞音之字矣。論者每及今日盛行之「平腔」，只知溯源宋次伯，再往上數，

則推周瑜利之「左帶肉」法；可謂數典忘祖矣。舊派小生風情劇，有「賣玉哭靈」、「賣玉怨婿」，兩片，是祀伶倒鑿復元所唱的。此時正在粵劇新舊交替，平腔未盛行，祀伶在粵班中原居數一數二之生角；雖倒嗓，然以做工精到，與小生幾同爲麗湘千里駒之老搭擋；故其片能風行一時。已故之朱次伯，及今負盛名之薛感先，皆能以唱「怨婿」、「哭靈」見長者，皆得力於此種片也。從片之本身論起，原無特別佳處，惟以十年前唱片之偽多異少論，則見其價值矣。尙麗湘雖爲粵中一代名伶，能唱苦情之散髮戲；能上蹺披挂「刀馬旦」唱「斬四門」一路戲；口齒伶俐，嬌小玲瓏，飾了瓊戲；眉目蕩揚，體態嬌婉，善做淫戲（如游園驚夢）；雖然唱工非其所長，但湘別有腔調，迥異於常輩。惜「物克多」湘伶唱片不下十數，而所謂真者只「賣玉歸天」一張；以我個人的評判力，仍不敢斷其爲真者。因其聲音與所認爲僞者的「平貴別宮」一樣無異，設使「別宮」爲真，則該片的要生角周瑜利亦必真矣。若以利伶爲僞，則湘伶亦必僞也無疑。故「賣玉歸天」我不敢認其爲真，倘或吾言而中，則湘伶可謂無留聲於世矣。因湘伶去年身故，收音的機會已無矣。「物克多」近一二年間，所謂努力恢復舊有營業之法；不外聘請近年著名的伶人入片。但細查其目錄表，除了薛感先，陳非儂，尙麗湘外，不外生鬼容，蛇仔秋，子喉七，新蘇仔，陳醒輝，靚榮，靚新華，及一般女唱男聲之坤角，如男聲之坤角，如牡丹蘇，曾瑞英，與李雲霏，伍蕪芳之旦喉；非極平常則極惡劣。白駒榮，千里駒，馬師曾，李瑞清，竟不入選；豈大資本的公司竟爲了聘金問題耶？其片之特點，係一律仍用「高邊鑼」，故鳴聲鏗鏗；其實粵班近日除「封相」外，卽正本武戲已改用「鑼鑼」；「物克多」仍舊之意，豈取其鑼入片較真切，抑或合聽耶？此誠不可解。但尙麗湘之「黑妹靈」一片，則改用「小鑼」，又不知何緣之請了。薛伶所編係「玉梨魂」的二簧，及「梅知府哭靈」之中慢板，兩種大概是未入影戲途（薛伶爲上海非公同導演，改名章非，因得女演員唐雪卿爲婦，近復返粵兼天外天班，現因在羊城開事，又改名新景彙班。）之前，所入吹喉管者，仍用阿梅；與中華雙馬牌之「哭靈」，「判婚」，「自欺」

三種相同，但已盡脫其重音。惟其「哭靈」運腔不如中華出品的靈巧流麗，聲音雖無稚氣，但重濁則反不見其韻味之佳矣。「玉梨魂」一片似已用盡十二分氣力，故其收尾處之急促聲嘶，不能指為唱戲將完已無餘地容納也。論其由「首板」而「過龍腔」（不肖生）起以至「投詩」（段為過龍腔），而至「轉搖金」轉「正線」皆屬大致不差；腔字穩正，以其破鑼之噪論，自是難得，可與京劇之馬連良，麒麟堂，相似也。薛伶倘能稍知自愛，善調其喉，他日能恢復原狀，正未可料也。外國公司，兼製南北唱片者，百代，高亭，物克多，三家以外，已無第四家；其他聲架，遠東（中國資本），新月（中國資本），與登堡，保利豐，則盡是出售粵音唱片而已；其何以不兼收北劇歌曲，吾人則不解也。物克多出片最多，種類亦最完備，惟是糟粕多而精華少，可選為上品者不及一成。次則推百代，而尤以京片為當行出色；粵劇除八音班片外，以第三四期的出品為較佳；五期不日亦將問世矣。高亭為新進之德國名廠出品，今第一期出品，已盡選南北的名伶，所收之曲，亦盡是名劇名曲，大有後來居上之概；他日第二期出世，則其精良處更不問可知耳。大中華「雙鶴標」，與得勝公司之「單鷹標」，皆屬國產唱片；北劇亦有數十種；梅蘭芳，黃玉麟，王雲芳，小楊月樓，羅小寶，馬連良，譚小培，譚富英，劉天紅，楊寶宗，票友洪珍白，許良臣，與及三數無名票友；粵劇則除薛覺先外，多選上海中華音樂會會員，香港鐘聲慈善會會員，精武體育會會員入片。著名者如饒廣仁，蔡子說，尹自重，呂文成，李淑雲，陳露卿女士等。其他粵班中伶人，則絕無選聘。其出品之成績，北劇片以梅蘭芳為最佳；高亭百代物克多皆不可及也。其中：「西施」「御碑亭」「六月雪」「藤錦樞」「紅羅女俠」皆為梅郎絕唱；其聲線之嬌嫩，一時無兩，雖陳德雲全盛時代，不是過也。更兼操絃者之妙手調和，確有永遠保留之價值。「西施」高亭有同樣出品，但一種比較，優劣立判。此為得勝收音配樂之得法，關乎梅郎聲線之高下者甚覺也。好梅曲者，不可不知此款片佳品也。黃玉麟之影片，亦以「六月雪」為最佳，「龍女牧羊」亦稱妙品。王雲芳，小楊月樓，則在其次。生角之羅，馬，譚，等的戲

續亦不在萬幸之下，國產能得此結果，確堪稱道者。洪珍白之「鐘碑」與「定軍山」是絕無僅有之佳作，可惜只有一片，而第一期出後，便消息不聞，令人盼想不置。豈因物質為外來物質，不能與舶來

品相競耶？我國既不能製「收音機」，「收音膠片」，與「發音膠片」，又不能製機內之機件，與機外之

「唱頭」，除木料工作外，無一不靠舶來品；雖有巧妙的工作，欲求爭勝於洋貨難矣。行文及此，堪

發一歎！中華粵曲片辭俗之三種曲，其中以「梅知府哭靈」為最好，聲調悠悠，一片如哭如訴如怨如

慕之聲，確在物克多出品之上。雖仍不脫重雅之音，但因此而愈見其天真爛漫，情見乎詞也。「

玉梅花別婚」則以末段之「浪花搖板」為有聲有色，似痴似癡，確有獨到之處。「綠林紅粉」之「

開口板」之幾句「南音」，未見佳處，轉慢二簧雖已用盡氣力，亦不足以運其高腔；最後之搖板，尤見

其聲嘶力竭，惟其精神貫注，描寫被困情形，總算能傳達出來。「罵玉郎」拾玉鐲」小曲，亦以氣力

不足致減其精彩。票友中最能出色當行者，為且角之呂文成，生角之錢廣仁，蔡子說，數君。呂

文成之「瀟湘琴怨」，「燕子樓」，「祭塔」，幾種片本已蕪澤南北久矣。尤以「琴怨」一片，係用風琴

鋼琴。梵亞鈴合奏相和，在唱片演唱中原屬始創，故能驚動一時；呂君藝術尚其次也。在我而論，

則各片皆失諸遺憾，聲樂節奏雖佳，然「過門」太長，原本二張可以竣事，竟延長至四張，而六張，聲

可多寶鏡，較單張者好利路；惟是時間過長，令人生厭。即如上述三種曲，欲首尾唱完，非一句鐘

不辦，縱使心愛之曲，因費時失事，亦惟割愛而已。中華因小失大，計劃全差，生理不振的原因半

關乎此。呂君以天生佳嗓，功力俱臻上等，唱腔溶會南北，別譜新聲，票界有此人物，而不多入新

片，一洗中華二張以上貪多之病；選最精彩之曲，時間快慢，變數多寡，取法壁架高亭；場面則仍仿效

中華中西樂器合奏和拍；號召之力，必在遠東兩願新片伯仲之間也。惟呂氏每每慣用重腔，工於聲

而忽於字，若留意於此，則距爐火純青不遠耳。吾人企望不置，幸呂君有以慰吾人之愛護也。精

銳二氏出品獨多，而佳者絕少；捧二君者，上「平橋大王」「鐵喉大王」之號，未至過譽；捧之真，適最

以聲之深。其實錢蔡二人唱聲俱震而微啞，係力不足，聲不清，始有此病；論其唱腔，亦庸材而已，實值不得太驚小怪。但兩者俱是玩家，又為讀書之人，非唱戲換飯吃可比；以既有的模範，復加以鍛鍊聲音的方法，一旦能除痰啞齶震之音，自能喉音清爽，欲求腔調字正，自如反掌也。中華出品錢氏之「月下追賢」、「九里山」、「周瑜歸天」；蔡氏之「主僕帶書」、「碧海情緣」；皆屬有可取之片也。惟是最無理取鬧則莫如「原來伯爵公」成套十餘張者，俚語淫詞，粗鄙惡劣，毫無好處，聲調曲調皆無評論價值；豈中華因欲容納兼業友於一片之中，仿「七賢春」之有生、且、丑、淨，故不恤擇俚俗之詞，以期取悅於下流社會耶？以我的經驗及觀察，則搜集淫曲之多，當推中華為第一。若藉此以適合世風日下的潮流，則無異削足就履，其營業固未嘗發達也。惜夫！

名為國產的唱片，除中華，得勝，兩公司之外，有新月公司 (New Moon Co.)，專製粵曲唱片，其法是約外國收音技師，攜其機件隨片到來香江，入了臘片之後，再由技師携返其國，復替新月造成膠盤，然後如數載付運港，再由新月貼上標紙發行於市。唱盤之高厚大小，膠質之顏色，概聽命於新月；其價格則視輕重厚薄堅硬與否而定；此種辦法亦簡而易辦也。新月的股東，多數是中華的幫人，故其出品所有唱曲者，亦是原日中華之人；除薛覺先，蔡子銳，三數人外，僅有香港三四女伶歌妓如六妹等，大概是因中華營業之失敗，抑或意見不同，故另創新月。若論片之質地，及發聲，自較中華勝多多，因中華片常唱至臨末，唱針刮盤，黑灰粘針聲即變啞。又新片不唱至十次以上，聲不發亮，須經過唱針多次與盤相磨刮，將盤面之膠質刮盡，方見發亮，故用者咸感不快；而新月則絕無此缺點，而質地之美實，有上追高亭之勢。近日市上僅有其第一期片，數種而已；其中有薛伶的「寶輝進酒」，「金閣綺夢」，「寶玉怨婚」，「三伯爵」，「棠棣飄零記」，幾種。但「金閣綺夢」，我尚未買到手，大約同「戰地驚濤」，都要第三期方出市了。薛伶這幾種曲，自以「三伯爵」為最好，中華蔡子銳有「畫中緣」，詞句大半相同，但運腔之巧，口齒之干淨，則蔡不如薛運甚。薛伶在此片所用的異

腔，短腔，皆比別的片進步得多。四句二流一句有一句之腔，變化自如，善於利用其低暗的喉嚨，可謂聰明絕頂。轉雙二簧，第一句迴轉腔：『富有餘……絕代佳人』由高至下，復在盡頭處突然昂高，故作驚人之態，非行腔巧妙何克臻此。薛伶的唱片，所有市面出品，曾不如此片的精彩動人也。其他『德婚』，『蓮酒』，則平平而已。原本薛伶素以擅唱『寶玉怨婚』，『哭靈』，一類戲出名，因其得私淑朱次伯的梆子腔調，為別人所不及者；乃新月『德婚』一片，殊令人大失所望，其破綻處，全在多加許無謂的粵白贅言，假聰明弄巧反拙了。蔡氏的『關房遇美』慢二簧，是仿白駒榮的『拉刺花』，算是蔡氏的佳作；因所有蔡氏中華的出品，概不備及也。錢廣仁的『半邊雞』，連西皮過門皆一律有唱詞，係仿觀榮『殘照滿月寶鏡難』的唱法，惟以『半邊雞』詞較滑稽好笑，故歌女紫蓮蘭來南洋歌唱，專以此喜劇壓軸。她原本是絕頂聰明的女子，此曲一經其妙手穿插，幻排成一獨幕劇，她男裝捧鴉酒出而求婚，女郎雖是暗藏，但經其描寫恰似，觀者如見女郎矣。然觀者只知紫蓮蘭之逼肖做工，對於此劇的來源，多不知錢廣仁之始作俑也。新月之外尚有遠東公司，亦號稱國產唱片；但其辦法亦一如新月，係由美國人承辦。其唱片之大小，輕重，厚薄，顏色，概以美國之『哥倫比亞』片為模範。組織遠東公司的重要份子，除香港一二人，與戲班鉅東（如人壽年大羅天）之外，則為粵中名伶；如白駒榮，千里駒，馬師曾，觀少鳳等；其他觀榮，陳非儂等，有無在內，則未得確實消息。查其組織之動機，乃完全因白駒榮新由美國回，得與彼邦製家結識，能以中資而成立一有勢力之唱片公司。因股東既為名伶，別家公司欲求其入片，自非鉅金不可，而所有名曲，又為其自創的公司先有；照此情形，則遠東公司將來若內部意見如一，則必能成為半專利性質之公司矣。欲不獲利安可得耶？更兼主持者又為伶人之本身，加諸歷年為外人入片所得之經驗，唱片又能仿『哥倫比亞』西調式，（因市上無中國調）其實地之耐用，不亞『潤標』，而聲聲之響亮，又與『萬春』同；則他日盛行可預卜也。第一期片本定陽歷年前上市，惟是至今尚未到手，令人想煞。查其目錄，皆是精品！

今特照錄如下，加以說明，以便讀者知選擇之法。就中自應推兩駒為最精萃之出品，片雖未上市，但黃秋間在香港之時，經友人介紹，得聽此中佳品數種，音樂聲線皆堪上選。白駒榮的片名，共有六種，曰：『泣荆花之參禪』『刁成妻妾』『西藏奇女子』『威爾皇哭屍』『客途秋恨南音』『金生執盒遊園』，其中第一，第四，為二黃；第二，三，六，為梆子；第五為南音正線兼苦喉。千里駒出品曰：『山伯訪友』，『梨花屋海棠』，『殘霞滿月』，『孤雁引仇緣』，此四種概為梆子腔，而無二黃；我不解遠東諸子，何以重視梆子腔，而忘却駒伶的二黃之別有天地也。但兩駒合唱之『泣荆花後門會』，則是二黃慢板，此片之佳雖為各片之首，因駒伶無獨立之二黃，我猶以為未足也。白氏與武生觀榮合唱之『醋淹藍橋』，兩人皆唱中板梆子腔，當然好過高亭百代兩家的出品也（百代有觀榮的『醋淹藍橋』，高亭的，是白駒榮唱的）。因此片是合兩家之所長而溶化為一也。觀榮個人所唱的，有：『殘霞滿月之未曾見過』，『是二黃；浪花，西皮連過門的滑稽唱法，即上文所述，新月錢廣仁『半邊鸚鵡』之所仿就也。『倩女驚魂』，『倒捲珠簾』，兩片皆是南音，而尤以後一片為談諧之作，堪引人笑倒，故嬌嬌多喜之，每逢此劇開演，必賣滿座也。『原橋兵變』，係梆子慢板左撇霸腔，真有叱咤風雲之勢，今日武生能唱此種腔調者，榮伶一人而已；就是廿年前，亦不過賽新標，新白棠，金慶等數伶，其他金山貞，聲架羅，新樞，亦僅數聲便嘶索矣。馬師曾的護片為：『紅玫瑰會妻』，『呆佬拜壽』，此兩種皆梆子中板腔；『暮天雷戲官』，是梆子沉腔，即大賣弄其乞兒喉也。『男郡主却婚』，二黃慢板。其他林坤山，蘇韻蘭，蔡子銳，大影憐，間有可取，亦有極平常的，即如蘇伶的四種，簡直難選出清圓之片；然而遠東重視之幾與千里駒相等，真不可解矣。陳非儂，肖麗章，薛覺先，王麗仙，李瑞清，嬌娥英，皆無一片；但觀少鳳的破銅鑼喉，猶有兩種；其一為：『柳為荆慈賣報紙』，是南音轉梆子中板，復變腔為二流連序（即連過門皆有唱詞），其趣味亦不在觀榮『未曾見過』之下；故捧之者亦不亞榮伶。其二為：『山伯訪友』，是浪花中板腔。風伶六年前在南洋，原是星洲音長賽獎

的三路三響花旦，聲色殊不見佳，屈居女伶之下；雙響不得志，始棄旦改生，發奮研究唱戲，遂專為名班副小生。風伶乃父，亦音樂玩家，故對於板，眼，聲，字，頗多指示，不數年遂一躍而為正印小生矣。又適遇騎樂赴美，風伶入隸人壽年，得為名旦千里駒之配角，藝復猛進。今年白氏返粵，風伶仍隸原班，但改名文武生，其實專任丑生之角色，其口角春風，極博觀衆之同情也。

德國名廠有實利豐公司者，亦以專製專曲著稱於時，北曲則未知有出售否，亦未之見也。據以電行，雙鏡梭馬建各種唱機，亦為一時之選；上文已言之詳矣。所有該公司的專曲片，概為電機收音，故其發聲清亮，而得異；喉裏之音，亦絲毫畢現也。盤質亦佳，光明堅韌，必能久耐。所用場面，皆由各名班挑選，故能合拍和諧。曲調極合尺寸，無過長不及之短處；時間亦經濟，其雖為第一次新上市之出品；但以我的考驗亦頗滿意。惟第一期出品，名伶唱片尚少，負盛名者，只有馬師會，與李瑞清，林坤山，稍次者，則美中輝，鍾卓芳，公脚允，蘇韻蘭而已。諒其第二期片一出，亦必為聲架一勁敵也。馬師會的三片，皆以滑稽見長，如「呆佬拜壽」，「神經公爵詐癩」，「紅玫瑰會妻」，馬氏不獨以怪腔取勝，更以奇異之詞句道人所不敢道，可謂別具心腸。李瑞清之「賊王子懂美」，「女狀師扮村婦」，捨其固有之好腔喉，而追摹馬氏，直可謂從下流而忘返，捨正路而弗由了。以李氏之聲線而論，白氏稱榮而外，欲求第二人亦不可多得也。吾甚願李氏力反其積病，而仍其舊為是。林坤山亦為馬氏之塵聲蟲，不願自樹，可謂不知自愛；今林已脫離大羅天，但不知轉讓那一班，抑或改司別業，若林能好自為之，未嘗不可以別樹一幟也。其實利豐所唱之「神經公爵」，「請女調房」，皆以滑稽古怪之唱詞句以博人一粲者；與遠東的唱片係相同的。新允的「小娘受戒」，拍和他的吹喉管者，亦一名手，係人壽年的，吹來原本要為新允生色不少，只因新允少有唱演的機會，漏板脫調危險萬分；但總算他敷衍下去。「秦穆公登仙」，更疏荒無序了。花旦之中，應以鍾卓芳為較佳，他是後起之秀，所唱的「玉梨魂梨娘歸天」，間有可取之句，若加以磨研用心之於聲字之學，

必能出人頭地也。美申輝之「呆佬拜壽殺夫」，與蘇潤蘭的「梨花壓海棠」，算是稍可入耳的片。其他的更是在此兩片之下。蘇伶最短處，係無字無腔，而無句無腔莫不加以「亞」字與以成句。視沙鳳亦是與他同犯此病；我在香港時，曾力囑千里駒壽其兩人，設法力去「亞」字，以求口中干淨；嗣後稍見其已知改變，惟蘇伶仍故態如常，堪發一歎。實利豐既有如許的好成績，乃其公司不知設法多設北京唱片一部，以延聘京戲名伶，遂使百代高聲得志，殊令人懸想不已也。

德國新牌興登堡公司，亦是專製粵曲唱片，而無北京唱片的公司；廣東，香港，南洋羣島之人士，對於該公司的出品，亦頗歡迎。但其唱片的缺點，乃在質地太輕薄，紋路過幼緻，最易損壞，刮破有痕；即以聲音而論，亦不如實利豐，鑿架，高音之聲音宏實；音調配合則與綢標相等，其收音方法，亦未必較綢標高明。所羅麗之伶人，亦皆是二路角色，注重票友，女伶，故其聲譽與地位，亦不能居綢標之上；人所歡迎者，喜其新出市也。故第二期之片出市，人所欲得，僅票友盧庚，老票小生亞奕與馬師曾之數片而已。其他則初露頭角之花旦新小紅，稍為人愛，餘外銷路殊滯也。第一期盧庚之「蓮花綠」，又名「斷腸碎」；「佛地惹惹」，又名「梁武帝出家」。第二期片有：「玉梨魂」，「假神仙」；盧以盧氏這幾片為有異樣腔調者；唱本雖過於溫慢，凝滯，但「蓮花綠」之梆子中板反轉一段，可算是別開生面。中途轉乙凡二簧確是南音苦喉之正當唱法，班中俗人能此者絕不多觀；惟覺腔喉巫之「定真香」一闕殊未見功夫；其拙處，係聲粗而低悶，咬字無力，口中含糊，不足取也。「梁武帝」一片之「三皈依」亦極囉嗦，則比較為佳，腔屬圓滑，高下疾徐亦能如意。惟是中板第二段，收腔之「者也乎」一句，可稱醜態百出，聲調之怪澀，與臨末之「不願呀」，及最後之「浪花」，實有令人作三日嘔的效力也。十清一海，佳點盡散於此矣。第二期片以「玉梨魂」較穩妥，大體無可訾議，惟慢板重腔過多，不如中板之流利。「假神仙」，比較鑿架朱頂禱所唱那一為滑稽，但襯服則似繁重，不如索之飄忽。凡是玩家中人，當然研究了板事，而可以隨腔隨唱，備具全神與重歌

工，被脫一眼，漏一丁，是常有的；不過入片時，無微工則應小心留意也。盧氏之歷史，據讀者言，謂其家中甚貧，曾為廚夫，僱於某店，嗜戲好唱，常於工作時，勞大喉喘唱「朝臣侍漏五更寒」。復入某俱樂部，得與會友切磋唱腔板眼，於是猛進不已。盧確實，而好學不輟，為文亦甚通順，紙已不復為伙頭軍矣。與登堡公司華人辦事人，有識盧者，遂邀其入此數片，能唱之名，於是大顯；戲班的主人，更有進一步欲羅置其擔任唱演，抑或為其撰曲排劇本也。老小生亞弄為卅年前之各班正印小生，以擅演衰派戲見長，粵人謂為善難小生之魁首，故混名孤寒弄，今已年將七十，然唱聲仍鏗鏘有韻味，聽之年如廿許人也。「雙蓮仔自款」一片，是拿手好戲，當其演至由中狀元而得美金壽，前苦後甘，演來傳神弄弄；唱腔能完全用鼻音，以求狀似瘋人，行動說語之間，可謂妙極毫端。此片僅得其當日十分之五，然亦透露鼻腦之音，聲亮如笛鳴，惜唱工少而「白攪」多，殊不足以擊聽者之耳。聞弄伶尚在星州，據書長春班，但年老不常出耳。花旦新小紅，兩期中以「新龍過仙」為最佳，與丑生大夫松合唱之「繡十字布」為次；紅伶能效法名旦陳非儂之腔調，而得其神似，且喉底清亮，吐字響亮，確在非儂之上。但我因未曾見過其人，不敢評其動作；以聲線而論，若小紅能變化而廣大之，拾短而取長，則前程未可限量也。

有卅年前名小生亞沾，與廿年前之花旦金山耀，合唱「春娥教子」，「送京娘」，又亞沾個人之「關曹府」，皆為他兩人當年之佳作。惟是老腔老調，已不合時宜；又因羅伶年老聲嘶，更難討好。小生沾在當時小生中，以能演武戲見重一時，「別卷」，「誤卯三打」之平貴，被挂唱左擁喉，自應稱其獨步；「困曹府」之聲，則不如觀榮，但腔則勝過之，其忽高忽低，宜長宜短，控制如意。但因其靡氣已衰，故唱成非武生，又非小生，平喉既不像，左擁又不能，顏色不少。然當日名伶老成凋謝，多有已歸蓮山，如沾伶之典型尙存，實無幾人；本值得購置一張也。馬師會的大體與別家出品相同，可不必論。馬師贊之「義乞存孤」，亦是馬師會的靡靡曲，取法乎下，不足取也。聯錫源，大戲

松，皆以聲音宏實見長，亦非上品。所謂音樂大家的杜元（巨喉），鄭全的丑生平喉，聲調皆無過人處，且恐慌已失常度，下屬之才也。女伶如羅珍等，僅堪貨價平沽時一市，否則不如尋購別種佳片可也。與登堡的人選是最不出色的，大概必定是聘金問題；否則必以為名伶數人，經已為高亭壁架網羅殆盡，欲求別開生面，惟有別尋路徑，以期偏師取勝；亦未定也。

德國壁架公司，亦是專造粵曲唱片，而忽於製造京腔，秦腔，漢調，崑曲，與一概粵曲以外的曲調唱片者；華行代理人，是咪咆洋行。廣東，香港，南洋，美洲，的推銷力頗大；粵東人士歡迎者，亦最衆；片本身的構造，與「收音」，「發聲」，當推該公司為首屈一指；可以追擬比擬者，實利豐而已，高亭而下遠不及也。此為我經驗考察得來的論斷，而非過譽之詞也。壁架收音收音，所用前方法與工具，係與別家不同，我敢認為最進步，有效驗之嘗試得來的新法也。該公司收音不用密塞，然密塞亦可；最有異於別家公司，而最得效力者，為收音用鑽石針（與百代同），以求所收之音，絲毫漏；能得真切聲音。收音則用鋼針，為去除面聲，能得干淨清明響亮結實之發聲也。故壁架之片，能兼「百代」「高亭」「物克多」之美點，無絲毫可訾議，令人不滿之處也。更因其音樂安放位置，尺寸極合，樂器發聲，逐件可數，而不嘈雜，更無阻碍唱者聲線之害，可謂最臻完善。人選問題，則分上中下三等，能集粵班之大成；玩家，坤伶，女尼，皆有出品，種類之多，好者能各選其所嗜。可惜獨無北腔唱片，遂使大好舊製佳品，不能馳行北方，與百代高亭爭勝負也。粵曲雖好，但北方人不知其趣味，亦無從領會其唱片質地之優美也。生角片中，當以白駒榮，李瑞清，馬師曾，朱頂鶴，觀榮，為最著的。稍次的，有觀少鳳，觀元亨，龐順堯，何少榮，梁少初，馮顯榮，觀少英，子喉七。又次者，為新能仔秋，林元慶，陳鳳歧，劉笑希，郭玉麒。要夜有黃福田，任碧珊，何劍虹等。此外則為坤伶唱角，新芬，梅影，新蘇，燕燕，鄭玉。替者如官德，月英，芙蓉等。其中最佳者，當然要推白駒榮的「蝴蝶美人」，由二流而念白，由二黃首板而慢板，復轉乙凡苦隔

，然後用滾花收尾。其二流用腔之佳，每句一腔，四句各自不同；其妙曼悽絕之音，令人神往，念白如自怨自艾，如泣如訴，字字如珠走玉盤，自成天籟。二黃開口之迴龍腔，氣力如瀑布奔，一瀉千里。乙凡之苦喉，高則如入雲霄，低則如墮深淵，不可比擬。悲悲切切之感傷悽思之句，聲色如繪，可稱爲二黃歌中，空前未有之佳作。『泣荆花參禪』，緊接第二片便是『後園會』；由『黃首板以至慢板之中段『免我懷疑』句止，首尾一氣呵成，字字皆有價值。『阿彌陀』之迴龍腔，九紉九曲，高下疾徐，無不中節；效之者雖不知多少，惟是欲求如白氏之珠圓玉潤及丁板準確，則絕無一人；將來傳諸後世，留名不朽者，此兩種曲與片也。此外『妻證夫兇』之中板與滾花，則腔字琅琅，無腔不巧。『再生緣』則僅滾花，不插一面中板，腔調雖好，尾聲最富麗，爲他人所不及者，然全囀滾花，微嫌太呆板，不足以壓聽者之望。白氏因赴美行期迫速，故僅能允壁架入此四種曲，大約第六期當能有數種新片也。前年且有人傳說，壁架以逾萬元之薪金，聘白氏爲該公司之入片顧問，專司人選，曲選，時間長短編配之責；報上且曾發表此事。但當時白尙在美，故未加以否認。去年返粵，仍隸人壽年班，近日且聞新結合有遠東公司，亦未知確否？白爲陳姓，名少坡，粵之順德人，年少讀書未成，遂改學戲；曾居小生金山炳之副年餘，因効法炳伶之平腔，而變用粵白，以南音由字取腔之法爲助，別成天籟新聲，爲粵劇近代第一人。白不僅唱工超絕，即做工亦非常恰可及也。

李瑞清爲『采南歌童子班』出身；聲調之佳，白伶而外實無在李之上者，惟生性特懶，每有敷衍之弊，故不爲顯曲者可喜。其唱片以『秋聲淚』，『楊玉華憶病』爲最佳；『黑妹黨』，『秘密冤仇』，則次之；李而能努力，終非池中物也。馬師曾之『佳偶兵戎』，『妻証夫兇乞食』，則腔詞皆與高華同。其他如『巾幗程嬰』則連板眼亦有脫漏；數萬元一年之名角，而犯此最淺易之病，足爲其累。

『轟天雷却美』，與『苦風鸞佛之快魂』，『孤寒種之懶悔』，三種詞句最爲新奇，用博一粲則可。馬師陳非俱合唱之『賊王子』，二簧對答，完全是脫胎白伶嗣伶之『泣荆花』；陳伶唱來快極詞腔皆無可非議。

，獨馬伶唱來，每段之末句，收板方法大壞。在其原意，不外欲自別於白伶，而不落白之窠臼；殊不知反學了肖麗章之價腔。因章凡唱二簧，不論迴龍腔，收尾腔其尾聲必如此；乃馬伶效之而價值尤甚。且唱至快板，一入一句之處；陳伶尚遊刃有餘，而馬則失落者屢。可見平日陳之肯用功，而馬則徒恃其小聰明，不肯求唱工之進步；祇識鉤心鬥角於穢語淫詞，專以挑逗年輕志氣未定之少婦為事。省港之富人姬妾，被其污惑者正不知多少；倘馬仍以其桃花運為好行，則李少凡，觀元坤，朱次伯，總候他光臨，以湊成四大寇也。丑生朱頂鶴，原本是醜師出身（和尚道士的吹鼓手曰醜師，能吹一口好喉管，大羅天的阿梅，鐘聲社的尹自重，皆不及也。唱工反不如其喉管，但較之梁少初，馮顯榮自覺此勝於彼，獨是做工生硬，面部呆鈍而不靈，故總不能走上名班正印的位置。他的唱片，以「假神仙」，「齊王祭奠」，為較佳；「胡笳雲困機關」則平平無奇。獨「梁武帝出家」，本為他有獨到之處，只可惜「王也不顧」一句，忘腔走板，遂全片的精神被其所累。觀榮的唱片以左喉喉為最，如：「岳武穆班師」，「華容道」，「沙陀國」。平腔則：「和尚無老婆」，「妻証夫兇之忠僕」，其片之佳點，全在氣魄宏實，聲力充足，故不論高低，皆能運用如意。觀少鳳雖為人壽年之名小生，但聲如破羅，亞字連篇，絕不能以唱角稱之；其「光武走南陽」之南音，比較不致難聽，惟是腔調確未够工，與朱頂鶴之「客途秋恨」的南音，一樣沒價值；他日遠東出品白駒榮之「客途秋恨」，當必另有精彩，決不可少也。風伶之「憐香客送寒衣」，亦是毫無唱腔可言，購以備考也可。觀元亨姓李，亦采南歌科班學生，初演武生，無藉藉名，至隸祝華年，改小武，始露頭角。在當日亨伶以年輕雄雉之編，工武戲，身段架子確能出人頭地；凡兒女英雄之本事，概優為之；一時淫娃蕩婦，趨之若鶩；某權紳之妾為亨所引迷，紳耻之，莫於華政官署，逐亨離港，遂之星洲南洋羣島一帶，捧之者仍衆，而在叔故態復萌，惡者日衆。值丑生陳醒漢南渡，演於星洲，開喉管，乙凡，平腔，舊景之風，亨伶之戲，已不為人所道矣。適某紳述，亨遂挾陳非儀，馬師曾，返粵；以馬售諸人壽年得五千元，而

以陳售之大中華之觀少華得七千元。亨竟齋陳馬得鉅金，坐享其成，直至陳馬反約自立；亨短非重入班不足以爲食，遇薛覺先自滬返，兩人嘗因某紳死後始得重做唱戲生涯者，乃合組今所謂新景象班者。因唱平腔非其所長，但做工老到則他人所不及，而怪桂濤婦已轉向薛馬；亨有望洋之興歎。

「呂奉仙風機亭」，「天仇記哭魂」，皆半左半肉，聲線全非，不勝今昔之感。梁少初自去年來星洲，至今未曾離過「梨春園」而往別處去。他初到這一晚，大唱「佳偶兵戎」，學馬師會，扮相之美觀，堪稱華貴堂皇，唱工亦勝過馬氏，乃不得志而南渡，豈不奇乎？梁有聲有色，只差經驗，做戲時常有恍惚及走韻之病。因他仍不識善用其天賦的聲線，致令用非所長。他的片，分國內入的，與星洲入的兩種，大約國內所入的，係梁未離國時所入，如「專制魔王」等；在後星洲何悅昌羅樂代理人，做遊藝架技師到星洲，收了不少的唱片；近日所謂何悅昌代理羅樂第五期，內有馮敬文，梁少初，新少華，女伶銀絲貓，歌妓高雁玲等，可稱无怪陸離。除了梁氏，簡直沒有一張好的，何悅昌可謂枉費心機。其實南洋名調，總有不少好聲的，如陳醒漢，魏華，女伶歌妓，則專選好巨喉的入片，其餘直有不如無，既省力，復省費。梁的唱片有「佳偶兵戎吊桌姑」的二簧，以「佛堂真真」，「採藥治債人」之中板爲最佳。「白骨黨避河」之梆子中板，插小調則別緻，但我則見其俗，因「十八摩」，「賣什貨」的小曲，殊不足以見大方也。而南洋人喜之，真不解。却難怪各種變相淫奔的「怪書」，能大行其道於南洋也。新戲行秋廿年前，在祝華年初起名，忽因欠人款遂而遁；在南洋盡「丑」的首席十餘年而不稍衰，唱工以鼻音見長，做工雖以尖刻佔勝，念白干淨，遇事有口方。但專好丐辱婦女，甜柔罵槐，故婦女惡之若讎。戲戲甚多，文武唱打皆有專長，一聰明有爲之角色也。惟生性好賭，「行頭」(衣服)常置常無，長生庫是他的衣箱。前年以負累過重，復遁返香港，班主袁某聘之置某裝中，痛苦無以安插，因時運班之後(身班例六月款而復合)角色既大定，乃巧立名目，名爲「丑生」，以示真丑，及小生，有別。而秋恰能兼演丑與生之戲，丑與生不能妒之，專裝成規爲之一變，真

嚴謹而寬恕，丑生之名亦由此濫觴焉。他的唱片，雖為南洋人士所樂購，如：『周敬皇夜宴』之椰子中板，『嫩小曲』百花亭，『失妻訴情』之南音轉苦喉，曾於缺貨之時，這兩種曲與白駒榮之『泣荆花』，分售店家，竟索價五元一片，至八元一片不等，殊足驚人。千里駒，白駒榮之高亭片，在香港初出之時，又遇省港罷工，交通斷絕，戲班不能來，亦曾抬高價也買不到手。秋伶第二期片，如：『松林分別』，『因谷憶妻』，便不如是昂貴了。羊城香港對於秋伶，絕不如南洋歡迎之熱烈也。粟友除任碧珊（永安公司劇員）稍為可取，黃福田亦非上選之材。女唱角則有第四期之燕燕所唱之『斷腸碑』，其詞句與與登堡盧庚之『蓮花綠』相同。我料定是同一劇本，而異其名也。此片由椰子中板而慢板，復轉中板反調一大段，後用乙凡西皮收尾，命意新奇，腔調變化亦稱得法。燕燕唱來聲高力足，與絳絲絲入扣，歌法板眼皆工穩自然，女伶中不可多得者。但冬間香江菊榜，選月兒為魁首，燕燕僅居第三名，而謂為生喉之第一人；其實我察其唱片中之平喉，聲線之宏實，腔調之自如，恐女伶中難尋第二人也。『斷腸碑』一片，南洋分售店家：亦抬價高至十二元成套（兩張），可謂狡猾萬分了。然亦無如之何。女童紫羅蘭，有幾片，可惜全是小曲，與『昭君怨』古曲（係舊調翻新），沒有幾個人能領會其佳點。無唱詞，也不容易聽懂，有些人即看唱詞，也未全分曉；而一片啾啾呀呀之聲，亦過於多，不免有矯揉之譏。但其鶯喉妙曼，似破瓜女郎，不能辨其為十三齡小女孩也。阿蘭他日長成，當能運其簫箏之聲，度曲功夫，必在李雪芳之上也。生喉原亦甚好，何以幾架樂架『春怨』、『思賢』兩曲？不然，收『小青年影』，『滿湖琴怨』，亦必出色當行，不在呂文成之下也。

且角的唱片有千里駒，陳非儂，肖譚章，為上選。美中輝及粟友陳國銜（永安劇員），為次選。其他的便是女伶如新蘇，白玉梅等了。故可選者，絕不多；然而個中翹楚，亦盡在其中了。雖架架不欲多入且角，因實無多數且角可破選也。第一期至第三期架架皆未曾有千里駒的唱片，直至高亭駒份的唱片得大行其道，故第四期目錄發出，即首列千里駒之『觀音廟訴情』，與『李香君守樓』；

兩種片矣。前者爲梆子中板的新腔（以粵謳腔變化出來，而不露痕跡），後者爲二黃慢板，二流尾聲；皆屬駒伶之絕唱，亦爲現下市面上駒伶絕無僅有之佳作也。「訴情」一片，每句腔調，無不百鍊千錘，始出諸口。悠悠之聲息，愈低而愈見其難聽可貴；由最低而忽轉至最高，其沉着超脫之處，粵中且角，確無第二人。此曲之腔調乍聽之，確無人而不知爲粵謳所脫胎出來，但細心養之，而無一句而非爲梆子腔調之正宗；其非有過人之聰明，深湛藝術者不辦。其氣力雖因年齡關係，不能如青鬢章之精神飽滿，惟是運用得法，高下疾徐，無不中節，決不因其微嘶之聲，而有絲毫的影響也。故聲不在高，而在乎能否善用耳？「守樓」一片，原本與「訴情」同時上市，只因德廠把曲名混亂，詞本遺失，唱片抵闕，查出一面是駒伶所唱，而另一面又是別一個人；即何悅昌包辦之第五期，及新月六珠之「零途秋恨」，亦有此顛倒之錯亂。故「守樓」，竟因此一度之差，而就擱至本年冬末始有貨到。我的片已在途中，然而駒伶二簧之佳，可以想像得之，不須候聽過後始下斷語也。此爲駒伶上市第一張之正線二簧唱片，其價值必在平常唱片之上也。雖價昂亦值得購置。李非僕第一期雙架唱片，有「警鐘」之排子兩段，轉唱反二簧一大段，共兩張一套的。此片的「梆子」述日蓮救母，詞句與白蘭榮之「泣荆花參禪」的上半截完全相同；唱來異常動聽。白氏由排子而變化成二簧，足見其學力功深。陳氏唱第二段排子，微嫌過快，如緩些，必有異樣精彩。反二黃同腔太多，字眼迷糊，不能與千里駒言唱工也。以做工言，陳善愛情，駒擅苦情，各有專長；而陳正年富力強，方與未艾也。「沙三少」一片，由麗玉郎小曲轉中板，以爽麗稱，但中板過短，未足以展其長。「梅知府」一曲，用梵音「定真香」唱起，接唱二黃正線，用浪花結尾。梵音之圓熟，施用之巧妙，可稱「尼姑化」之第一人。二黃工力匹敵，非氣足不能吞吐自如，亦佳片也。「綠林紅粉」，開首亦用小曲，繼則浪花，然後起中板，末後再轉入「懸棺」之乙凡腔，配搭可謂極盡巧思；獨是曲韻破碎不完全，殊非完璧，亦是缺憾之事。此片之小曲，大體頗佳，乙凡懸棺，亦見能別開生命。「露天雷真真」，係尚

椰子乙凡慢板起，只唱四句；改唱正線二黃一段，又復轉「泣顏回」之絳子，亦是四句，然後以正線二黃收尾，可稱經濟之極，惟未能以二流收尾，仍為美中不足。唱工皆清輕流麗，際際之聲音亦少了，是為進步之徵象。「賊王子靈秀宮贈別」，片共八面，詞句過於冗長，腔調又復始終如一，幸陳熊以清斷表情，唱無含混，設如馬師曾之陰陽怪氣，緩急無度，則此四片直不足取矣。今日此片尚能風行一時，陳氏之力居多也。肖麗章之「重台別憶病」，「倒亂廬山」，皆椰子腔，七則梆中板，一則全是中板，自應推此兩片為章伶椰子片中之最佳者。無俗腔，字句分明，氣力充足，無過火之嫌也。「龜山起禍」，雖同是椰子腔，惟是亞字連篇，俗不可耐，火氣過露；因不能善用其力也。第四期的「夜渡蘆花」一曲，由二黃首板，接唱「寡婦訴冤」小曲，直下迺龍腔轉二黃一大段，然後用二流收板。尺寸最合，配置亦佳，章伶唱二黃，原非其所長，因其不會用旦腔也。但此片場面極好，以大笛（大鎖匙），喉管，和唱，章伶運其響遏行雲，聲震山谷之聲，如午夜猿鳴，嗚嗚嗚嗚，悲哀透骨，令聞者感傷。其感人之深，雖曰無嬌嗔之聲，但其悽惻悲壯，哀頑激越，亦是過人之長；而別伶所不可及也。衡以劇情，亦正合此種聲調，因非「哭祭」「訴情」之可比也。「白王妃改嫁」，是章伶與丑生唱仙槎合唱之半京調，非豔非馬，真够臉皮，胆量不小。張既不足道，章伶更以旦聲而歌生腔，可謂胡鬧至極點矣。「與漢雌雄」，亦是同樣的野狐參禪，可見他不識便不怕也。章伶既有志北劇，則應用心去學，拜得好師友，欲求好成績，必不難；對於粵劇更有莫大補助，尤應注重做工，身段，能學成幾齣武劇，更有大益於心身；薛覺先的「裏槍花」，欺外行而已，何足道哉？章伶幸勿以薛為訓。若肯下苦功，則他學有進步，能一聽其今日之兩片，亦自當羞愧無地；然而非有今日之嘗試，便無異日之成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想念至此，亦當原諒章伶有此勇氣。惟是以此片而索鉅價，便類於欺人矣。第三期「三劍俠」，「鬪綠」，兩種椰子中板片，只平平無奇，不可重視之也。美中輝片名極多，要選出佳品甚難，照我來論，却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手中方便，就是多賺

幾片也無不可的。女伶的唱片，如新蘇「舞嬉變節」，雖詞句長至四面，然其成績亦是美中英一類的東西，不必詳論，讀者當然明白的。惟是盲德的「祭酒湘」兩音，詞義華麗，唱工婉轉，苦難尤覺特別可憐；喉音之幼嫩，殊屬少有，照聽這位歌者的聲音喉底，我敢決定她是一位少年女子，絕對非男子漢也。可是盲德這個名字，却是廣州香江一位著名的瞽目男子，年在四十以外，而非女子也。

況且壁架目錄表與詞曲脚本，皆註明唯一替者；如果是替姬，則必用某某師娘等字，如果非弄錯，則是冒牌貨，抑或壁架受人所愚也。我願有知道極清楚的同好者，出來替壁架解釋也。「鬼哭真言」，是靈章大師所痛者，「開經文」，「彈經羅刹女」，「開經讀」，皆是廣州華林寺僧的經歌。「十大願」，「叫子湧反六供」，與「飯依雄」，「十二因緣咒」，「準提讚」，則概是女尼的痛經。比較起來，和尙總沒有比丘尼的好聽；而壁架的尼姑經，又比不上百代最先的出品，但是認真考究音韻聲義之美，則和尙痛的不足取也。

八 餘論

留聲機與唱片的研究，詳細寫起來，本來可以出刊「單行本」，就是照上文七個節目當中，亦可以多做一萬字；祇因「椰子集」要出版，我此文起稿是很遲，不得不趕快竣事，因此隨寫隨付排印，連稿的改定功夫也沒有了。要說的留聲將來有機會之時，再補上都可以的。其實目前唱片公司，也不外是。「百代」，「物克多」，「哥倫比亞」，「高亨」，「壁架」，「奧登堡」，「實利豐」，是外國的；「中華」，「新月」，「遠東」是中國的；若是將來又有新創立的，或新到的，那便給我不少的研究材料了。

我前文說，安遂生發明留聲機，廠筒式的，約在三十餘年一句話，是錯的。因我詳細考察之後，始知道已有五十年了；而且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安氏開他的發明聲機，唱筒的五十年紀念，把第一機陳列出來，並用無線電傳音給全國的人看聽，可謂盛事。

我有調查的一張「李說碎」，錄與市面出售的不同，也值得聲明一下的。這是百代公司的出品。

，市上普通的是唱至『金沙灘』『雙龍會』爲止，我那一張，却是多幾句，最重要的便是『我的大郎兒』一腔，是完全與老譚平日所唱的一樣；無絲毫異樣，直唱至『替宋王』爲止。雖然也不是全豹，惟是日前欲求一字一腔而不可得，我有那一張，豈非異數？但是我不明白何以百代十年前，有這一種片，而現時反無；當然是原底破損了，逼得用此副底罷。我想國人有我那一樣的必然不多，自然是物以罕爲貴了。凡事不論大小，若能細心考察，必能有新覺察，新啟發的；切勿以『玩物喪志』那句話，打斷了『格物致知』的興味也可。

補白

校者

校者校完了『椰子集』，覆閱一遍，發見錯誤的地方，實在不少。這是我非常抱歉的，應該在這補白處，聲明一句。

卽如：張劍豪先生的『留聲機與唱片之研究』一文，不只中文有錯簡脫漏的地方，就是英文註釋也有許多誤校之處。

又如：陳勁倪先生的『蘇門答臘一瞥』，其中東海岸州統轄邑，爲日里及雪梨冷，冷葛，阿沙漢，施美隆公及加羅。望加里五區，也竟誤爲棉蘭，冷葛，阿沙漢，仙打，望加里。其實不過棉蘭係日里的大埠，仙打係施美隆公的大埠罷了。

類此誤校的地方還很多，不遑舉了。我想讀者總可以看出來的。

留聲機

滕文公

留聲機，在下部的裏面，藏有瓷條和齒輪等物，可以旋轉，稱為旋機。旋機的上部，附一鋼版，鋼版的上面，鋪了厚呢，以備安放膠片所用。又有喇叭，上端的口大，下端的口小，小口內接着雲母所製的薄膜；膜的一側，附有瑪瑙所製的細針。可知留聲機實從喇叭，薄膜，細針，膠片，旋機等合成。當留聲的時候，喇叭下薄膜相近處的細針觸着旋機上面的膠片，然後對喇叭的大口發聲，聲浪就振動薄膜，細針也被薄膜所牽動，一同振動，並因旋機上面的膠片，隨機轉動，針端在膠片上，從外緣到中心，留有彎曲的刻紋，就是聲的痕迹。這刻紋的深淺，隨發聲的強弱而異，刻紋的距離，隨發聲的高低而異，是以聲不論強弱高低，都可以留在膠片上的刻紋中。到了日後，要聽從前所留的聲音時，可以拿刻有曲紋的膠片，放在旋機上，使得旋轉，另拿一種細針，觸在膠片外緣的刻紋間；細針就依着振動的形迹，牽動薄膜，一同振動發聲，且使喇叭裏面的空氣，感受了薄膜的振動，也就振動，發出聲浪，和原來對喇叭口發聲時所有的聲浪相同。所以名人的音樂詩歌，古人的言語文字，無論何種聲音，都可以留在聲機的膠片上，永久保存，功用豈不是很大麼？

部 分……從喇叭，薄膜，細針，膠片，旋機等合成。

留聲機 留

聲……對喇叭發聲，聲浪就振動薄膜，牽動細針，使膠上留有刻紋，就是聲的痕迹。

退出原聲……細針仍觸着膠片，依了刻紋，稍稍振動，牽動薄膜，使喇叭內的聲浪，和原來的聲浪相同。

第八屆遠東運動會之回憶

張劍豪

▲中國田徑賽失敗之原因及其補救方法

遠東運動會 (Far Eastern Olympic Games)，第一屆在上海舉行時，我國曾微倖獲得全場冠軍。及後由第三屆而至第八屆，則非居殿軍，即得次名。而所有八次運動之田徑賽，無一次非居日本之下。至菲律賓田徑賽進步之速，我國健兒更難望其項背。查第二屆我國之能得居首名者，完全係因人數多，以總積分勝。若單論田徑賽則非日兩國遠在吾上也。本屆因田徑賽失敗，故雖錦標 (Champion) 與日本相等 (各得三類冠軍：日本得壘球，田徑，全能；我國得足球，排球，網球。)，而全場第一名，則不能不拱手讓諸日人矣。有人謂，體育家不求優勝，只重精神。此等話雖有片面理由，但只可用來鼓勵做誠。如以相互競藝為爭榮辱，遂捨棄體育精神，竟致用武；或因微小爭執難決之問題，頓忿然相率離場，則此種體育家，不獨失去體育之原意，而於個人人格，全體榮譽，邦交親善，亦有莫大關係。此種人誠不得不用體育注重精神幾個字以勗勉之也。倘若將原意曲解，視爭冠軍為無謂，不求個人與國家之榮譽，則不如專習戶內運動 (In door Training)，何須集合三



(第八屆遠東運動會會場)

(場入隊排員動運國三斐日中)



國健兒以決勝負哉！蓋運動優勝之結果，一足以表示平日訓導之得法；一足以提起運動精神與興趣

，予以平日努力鍛煉修養得法者以滿足之酬答；其所得之獎品，即為後來者之鼓勵也。今試先言球類，然後及於田徑賽，一孔之見，願與國內外運動家商榷焉。

足球 (Soccer) 『華南足球隊』為我國在遠東運動會最榮譽之產品，亦因由第二屆直至第八屆疊獲七次冠軍戰無不勝，使非日球隊絕無抬頭之機會。

非人曾立願誓雪歷年戰敗之恥，因於去年挑選人材，訓成勁旅，欲多得陣上閱歷。今年出發遠征，經星洲 (Singapore) 而入巴城 (Batavia)，無如八敗一勝之資，雖得到無限經驗，但結果不佳，猶恐非華南之敵；故其體育總會，藉口其隊中有一球員曾在青年會受薪 (Professional) 任過訓導員，竟取消全隊『業餘』(Amateur) 資格，不許其隊中任何人為遠東運動員，將各人出席遠東之應有權取消。

中日兩國體育界中人聞悉駭然，而非島中則并未聞有激烈之反抗。雖然其隊員至第九屆大會時，仍得恢復出席資格，但此次因一人而全隊被黜，則未免辦理不公，國外雖多抱不平，然主持者殊不為動，不知是何用心也。有此一個援例，我國體育界

中，即須留心被人家苦肉計間接打倒。幸此屆華南足球員參加游澳賽球者，返國趕赴出席遠東足球開賽時，曾携有澳洲足球總會之業餘證書。又因澳洲非如英國，全澳尙未有受薪球員；不似英倫球員年中不作別業，專在球場服務月薪有五千元以上者，又有月薪之外，射入一球輒加一百磅英金者。但英人獎勵運動有如是，亦殊足驚人。誠以英人以足球為國技，政府提倡之，每逢大決賽 (Cup)，英皇且親到開球，其重視體育至此。以視我國之官僚商賈，視體育為兒戲，指為廢事失時，不但無所提倡獎掖，且從而壓抑排棄之者，誠有天淵之別。我國體育不振，非無因也。

國人徒知華南球隊威猛不屈，譽為遠東之長勝軍，老虎隊（第二屆會時，伍老博士秩庸公所賜徽名），而不知華南隊所以致勝之理由。華北華東且從而忌之妒之，第七屆會向之挑戰。雖其志勇足堪嘉尚，但徒知集合一時的好身手者，出而欲爭全國之代表權；而對於華南隊積年訓練用下之苦工，與過去之歷史，轉少留意。結果華北雖經複賽 (Semi Final)，仍不敢華東；而華東望望勝華南，亦直勢力費神耳。其實華南之有今日之聲譽，完全由苦練得來。足球致勝之道，首在合作；聯合十一人之心身為一體，始能收指臂之效。射擊準繩，變交合度，尤餘事耳。華南隊員，其始為南華體育會之會員，因去年始脫離南華而另創中華體育會；出席遠東之球員，乃合兩會之精



(隊球足國我之勝百戰百)

(君二(左)順錦孫(右)芬炳蔡將健球足)



銳而成軍。前鋒 (Forward Line) 之兩輪，兩翼，如李惠堂，孫健順，陳光耀，曹桂成，堪稱為一等人材，盤射，傳遞，奔走，皆無缺陷；獨差中鋒 (Centre-forward) 一人未有全材。因黃柏松已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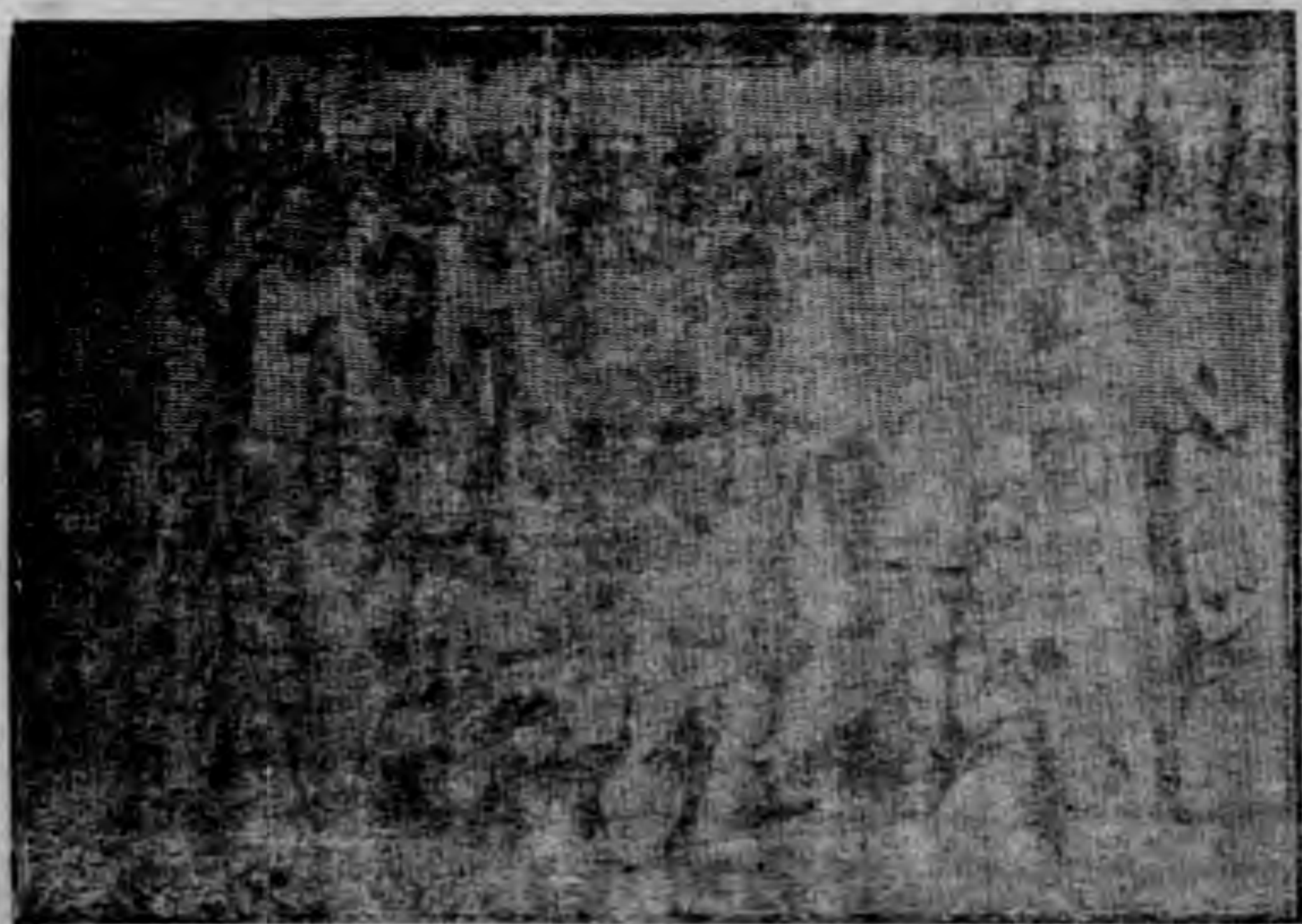
足腿力既差，銳氣退減，雖引領 (Lead) 尚佳，頭球 (Head-ba) 三有準，但強敵當前，則時被制於對方之中堅 (Center line) 下屆之遠東大會，應當改易別人。上海之戴麟經，華南之馮景祥或堪造就。但戴失之瘦小，高球每有不能及；馮則善於右輔 (Inside-right)，獨少中鋒經驗，試用於中鋒一年，必有絕好成績也。惟是星洲有絕好之中鋒名將林揚連，吉隆 (Kuala Lumpur) 有著名之吳國臺，皆馬來半島 (Malay Peninsular) 之上選人材也。既可以聘邱飛海於星洲，則楚材晉用，例有可援矣。其餘中衛 (Centre-half)，後衛 (The Backs) 守門 (Goal-keeper) 人材，國內南洋多如過江之鱗。此篇非專論足球，不欲詳述。不過華南足球人材，為國內之出類拔萃，又曾為我國體育上爭無上榮譽，在足球界曾建下大功者，無非由於歷年參加香港正式足球比賽。其中分銀杯 (Cup)，銀盾 (Shield)，兩種：銀杯賽係計積分 (Points) 者，銀盾則決賽性質，賽敗出局 (Lock out System)。照英國南洋慣例，多以銀杯決賽，而以盾賽積分。勝者得兩分，和者一分。決賽者，則和得復賽，勝則得入第二圈 (Second round)，直至全行被擊敗時，則得勝銀杯，為此一年中之銀杯保管主人 (Cup Holder)。至翌年又復再賽。華南球員有十幾年的操

練，參與操練互賽之球隊，非英陸軍，砲隊，戰艦水兵，即為文人商家之球會，及警察之體育俱樂部員。皆奇偉精幹之英人，氣足力猛，身軀重量(Weight)加倍。但華南健者，卒能用敏捷之傳遞，聯絡之週密，獲得一九二二年之全港冠軍。以此多年之經驗，訓練之苦心，以臨非日之憤，安有不勝之理！華南球隊因有十餘載經驗與訓練，故得疊獲七屆之遠東足球冠軍；有無敵隊，長勝軍之榮銜，為我國生色不少也。若以我國排球(Volley Ball)而論，即華南排球隊，在本屆遠東運動會席上，亦獲同等之榮譽。該隊傑出人材皆廣州嶺南大學與南武中學之高材生，歷次在遠東會上，不為冠軍亦為亞軍。能與我國爭長短者，惟非島健兒有此資格，日本則直小巫見大巫，相差之程度尙遠甚。然我國排球隊之能屢奪冠軍，名震遠東者，亦無非隊員之積年合作，聯絡精密，送接靈敏，有過人之長耳。

查其結果之佳，全賴長期訓練，操演時機獨多；若夫華北華東，則以不同隊，不同校，隨期不遠，始挑選精銳，集募成軍，聯絡功夫，相差甚遠，如此，安望其能戰勝斐日哉？

籃球(Basket-Ball) 籃球我國歷屆代表出席遠東者，多為華北隊。因該隊員多身軀修偉，猿臂善擲，又因合

作多年，皆屬老搭擋，類皆跳躍矯矢，運球如丸，擲給必中，與斐隊相較，誠是兩雄相遇，競爭必烈。我國以氣力體魄磅礴勝人；斐隊則活潑敏巧傳屢取勝，各不相下，優劣難分；日本則尙在幼稚時



(遠東運動會中國排球隊)

(影攝時賽比毬排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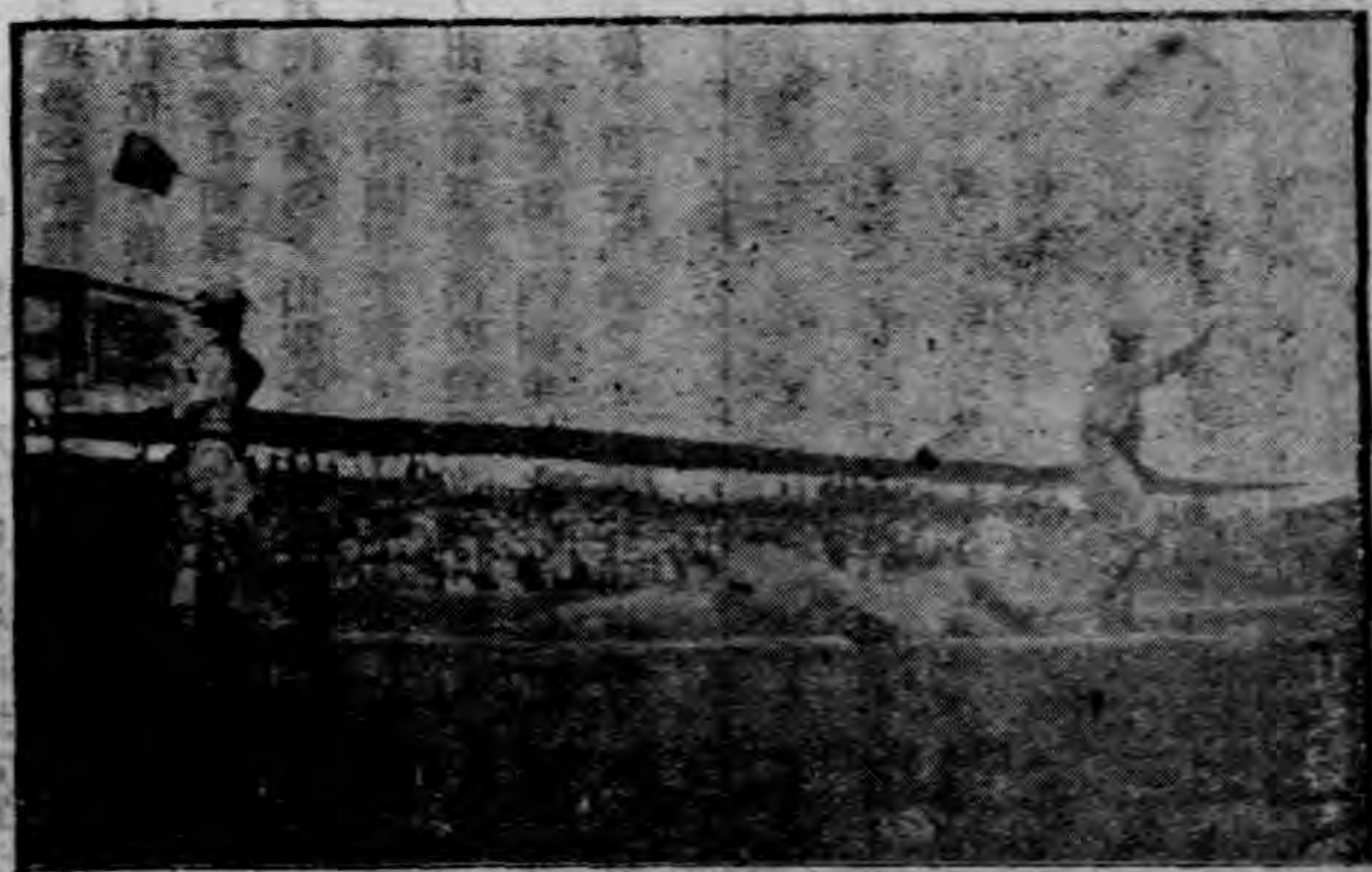
代，不足言賽也。但本屆日隊進步甚速，若我國不能努力，更從而忽視之，則將來恐被後來居上也

。查本屆我國應戰之隊，係參加有華東名將歐陽旭輝，黎寶駿，陸鍾恩等，國人初以為必勝斐隊，誰知一再俱敗；復賽時且以廿七對廿八而失敗，所差一點雖小，而我國之希望奪獲全場冠軍亦隨之而失敗矣，惜夫！有人論當局者，突然加入華東選手，在遠東未開賽時與滬之西人隊麥令司(Marino)賽失敗；被斐隊在傍參觀，盡知吾華隊之弱點所在，彼乃避重就輕，防強擊弱，初戰既敗於斐隊之手，決賽時，當局者猶不知變更陣勢，用清一色華北隊出場，使斐隊之作戰計劃失其效用；若能知之，則最後五分鐘之勝利，當屬吾華隊亦未可料，惜我國當局之人不計及此云云。此言却甚有理，諒當時必有特別情形，豈當局者不知全場冠軍之生死關頭專在此舉耶？

壘球(Basball) 壘球我國南北俱在幼稚時期，不足以言戰也。斐隊得美人之善法訓練，故遠東冠軍多在其手。近年日本亦以壘球為國技，故藝術猛進，舉國嗜此若狂，本屆擊敗斐隊，早在意中。斐島雖尚有較精銳之壘球員，但近年已成爲受薪專門隊，既失却業餘資格，故遠東之出席權亦隨之喪失矣。預料將來日本隊中，業業餘而改隸專門者，當

非少數也。我國既感國內隊伍不足言與斐日競賽，故早為未雨之綢繆，特約到檀香山之華僑隊，故竟能勇拒日本，并一舉而兩敗斐隊，殊出國人意料之外，開始為我國立一新紀元。因自有遠東運動會以來，本屆為我國壘球得勝之第一次，殊足欣喜也。據言檀島之精銳，因事務所絆不能遠行，否則日本之最優隊亦不足懼云。蓋其成績之優，在全美國稱為有數之勁旅，是則吾人當拭目以俟其第九屆必能為祖國爭聲譽也。壘球英文曰 Baseball，有譯作棒球，棍球者，吾友賴端甫君（即香港著名體育記者，球場舊侶。）則謂應譯作「壘球」。因其比賽之法，分四壘，能一棒擊球致遠而連走四壘者，得積分最高，其中有盜壘，與被擊出局諸制，略與英人所戲之 Cricket 相同。我亦以為 Cricket 用棒而稍闊。Baseball 用棒而類棍，彼亦棒此亦棒，為避免雷同起見，似應照賴君譯作「壘球」，而以「棒球」呼 Cricket 可也。諒體育界中亦有同情焉。

因凡此類專門名詞，必要全國劃一，亦如足球中之前鋒分左右內輔，有作左右內鋒者，各據已意率譯，而全國體育機關又不求正確之名詞，遂使有心斯道而又為門外漢者，無所適從焉。



(賽比之球壘日中)

(網球名將林寶華君)



網球(Tennis) 網球，又有人譯作「絨球」，其實以網球為合。本屆我國得海外之生力軍，星洲之邱飛海澳洲之林寶華途連敗非日。雙賽，單賽，皆為邱林取得錦標，是亦我國在遠東會上開始的新紀元也。歷次中國出席者皆為香港歷年冠軍之吳仕光，在吳仕光全盛時代，雖曾單賽中偶一賽勝菲島選手，但屢為日本選手所擊敗；雙人賽合作者，藝在吳君之下，則更非斐日敵手矣。查邱君為

檳城(Penang) 僑生，六年前已奪檳城冠軍之席，近則連疊三年握馬赤島之單人賽冠軍，與其友謝仲良復得佔雙人賽冠軍兩年。本屆出席遠東日本選手，為全日網球好手第三名，尙遠非邱君之敵，則邱君代表祖國，出賽全球台維司杯(Davis cup) 網球比賽為中國爭榮譽，亦非難事。亟望熱心體育家，出而作其經濟的後盾也可。

林寶華君，澳洲生長之粵少年，體魄精幹，身軀魁偉，遠在邱君之上；獨臨場鎮靜，迎收截擊，



(左)網球名將邱飛海君

則不如邱君之百不失一。因年齡與經驗所致，非朝夕可得奏效也。蓋邱君曾於三年前，專赴英倫之萬國會賽；與歐美網球好手相角逐，就此贏得經驗不少，獲滿譽而歸。我國網球選手出席萬國會賽，以此為第一次，以邱君為第一人。此行雖私人性質，但邱君之國籍，固為中華民國也。星洲英文報，因邱君生長在檳榔嶼，強之為英籍；即此番戰勝斐日歸來，亦竟大書特書曰：馬來半島選手奪得遠東網球冠軍；而竟抹去中國兩字，恐邱君見此，亦未必認許也。何況冠軍之銜，即在林君亦有殊榮焉。林君藝雖未如邱君之爐火純青，但腕手勇猛，拍毬急而致遠，有如流星疾矢，使對方不易迎接。因體魄過人，故躍走疾徐，無不如意。

據遊澳洲返國之球員諸君所言，林君曾得雙人賽之全澳冠軍，與其合作者，則代表澳洲出席「台維司杯萬國網球會賽」之澳洲選手也。此君藝術之佳，為全球六名內之網球好手。澳洲在七年前，曾連奪萬國網球冠軍數載，此兩年內，亦曾擊敗英國、日本、加拿大等國，惟尙見敗於法美（一九二六年冠軍為美，一九二七年為法）。與林君合作者，其藝既足以代表全澳，則林君之藝必與此君在伯仲之間，所差亦必不遠耳！倘林君得時日以增其經



(手選本日敗擊君二林邱賽人雙球網)

蓋邱君曾於三年前，專赴英倫之

(網球名將邱飛海君之球術)



驗，則其藝術猛進，未可限量也。

吾更望邱林兩君得有長時間之訓練與合作，明年便報名赴「台維

司杯」之萬國會賽，雖不望奪其「銀杯」而歸，但美滿之結果，恐不在日本之下，而開我國體育界之新紀元。更望全國體育界中人，老老少少，全體起而為邱林兩君經濟上之援助，所需之數甚小，所得之聲譽必大，豈與乎來！

排球 (Volleyball) 吾國排球歷來出席多由華南健兒代表；廣州，南武，嶺南，培正，培英，聖心，中大各校人材輩出，不患後備無人也。在遠東會上堪與我國頡抗者，僅斐律濱隊耳。前嘗言之矣。查已往七屆大會，當中我國會三奪錦標，其他即屬諸勁敵斐隊，故排球一類，遠東會上，中斐同負盛名，日本技術幼稚，未足道也。籃球，排球兩類遊戲，在美國學校中多視為重要之體育訓練，但歐洲諸國——尤以英國為最，則足球，網球，棍球而外，殊未重視；對排球更少研究。以南洋英荷兩屬學校而論，除青年會或美人創辦之教會高小學校，間得見之，以外英荷學校則連排球之網，亦不可睹。一般學子對於足球組織之興味，是異常

濃厚，故以排球為冷淡寡味也。即以國內而論，恐學校中亦多以排球不如足球之奮興，而忽視之也

。但遠東運動會既定「排球類」佔一錦標，則我國體育界中自當以排球之訓練，與足球並重。雖然本屆得以擊敗斐隊，但第七屆是受挫於斐人，決不能須臾忘者；因敵人有同等之實力與訓練，此屆因遠征易地，攻守不同，天時影響而及其肉體精神，故不能戰勝，非其力與技不能勝我也。即如我國前屆在一異地，環境不同，起居不慣，遂至失敗，同一理也。故凡有志與斐隊在下屆爭雄者，各應奮勵自惕；訓練教導者，尤須以對斐為標準，刻苦練習，注意破敵之法。凡敵之機巧，擊擊，救應，擋網，防衛之法，時刻揣摩，然後攻其瑕，抵其隙，大敵不難平也。但遠赴日本（下屆會場在日本），大家皆感異地之難；此則全賴臨陣攻守之法，藉以取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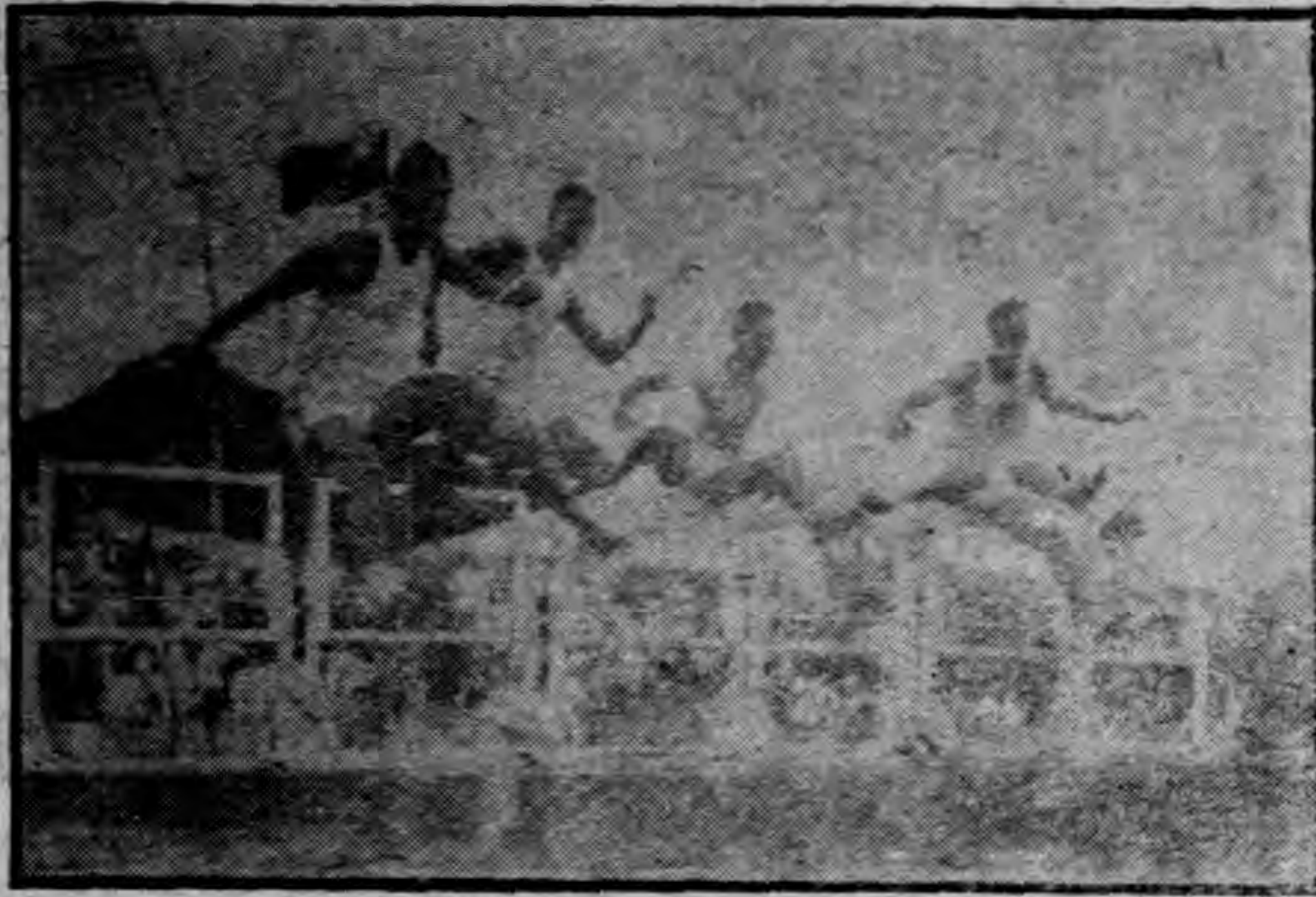
田徑賽(Track and Field) 上文已將毬類說明；因我國在遠東運動會上，成績最佳，有奪錦標希望者。惟各種球類而已。若捨球類而言田徑賽，則歷屆之成績皆等於零，即滬諺所謂「吃湯糰」；粵語所謂「吃雞卵」。蓋零字之〇，其形與湯糰雞卵無異。然真雞卵與湯糰吃之尚頗適口，若大食其〇，則嚼臘無味矣。當觀衆大呼中國吃湯糰之時，吾不知參與田徑賽之諸君子之感想為何如？



(隊球排子女本日)

在

(田徑賽之高欄跑)



觀衆以爲大呼以儆戒之；即所以鼓勵之，冀其發奮振作以取勝一時。而不知田賽，徑賽，與球類不同，球類者，乃合衆人之智力聯合破敵；不長于攻者，必長於守，指臂相呼，心體相應，不善於彼，

而善於此，總要合作一氣，便可克敵致勝。獨田徑賽則不然，專重各個的鍛鍊，爲個性的競爭；凡修養得法，善於栽培，勤於練習者，多佔優勝。

能作不間斷的長期間的運動，才應認個人之所長；擅跑者，不必擅跳，強有力者，未必善於走；注重專一，則無不精也。做體育功課者，應視爲同飲食睡眠一樣之重要而有恆，決不能因一己之體魄過人，遂隨渴然後掘井，時至始下苦功，如此，故常有非因此而致病，則臨時力竭而失敗。是以就歷屆結果的觀察，我國長途跑，不能勝日本；短距走，見敗於非臘濱。即就我國每年之全國運動大會之成績而言，亦從未見有能突破日本與非臘濱平時之紀錄者。在他人則年年猛進，新紀錄 (New Record)，打破舊紀錄 (Old Record)；在我國則只有舊紀錄，優過新紀錄，有「每况愈下」之勢，言之可哀。而我國體育青年，猶不急起直追，各個奮練起來，一雪歷年失敗之恥；徒循例的應學校之體操，赴地方之運動會，爭到第一名，便以爲畢生榮幸；從此自滿，絕不思量肯有遠東之新紀錄。一其實

最低限度，亦應以此新紀錄為標準，尤要常時注意日非兩國最近的成績，多閱體育新聞，誌誌一類的書，以資練習參考，當然可以得到無限的益處。於此，有須解釋者，所謂田賽，即跳高、跳遠、撐竿跳高、擲鐵餅、擲鐵槍、三級跳遠等是也。所謂徑賽，即短距離之百米走，二百米走，四百米走；遠距離之八百米跑，一英里跑，一萬米跑，接替賽跑，低欄跑，與高欄跑等是也。

美國體育界，對於田徑賽，格外留意訓練方法，因之成績亦最優。英，法，德，意等國，間中

亦有獨出的人材，然平均而論，總要推美國為全能 (All-Around) 的魁首。人謂美國富於資財，設備充足，造就較易。此雖為其成功原因之一；但最要者，則其富於進取精神，與不間斷的訓練；在個人，更能就其個性所長，專心練習，其成績之高，自不待言。反觀我國之運動員，每逞其天賦奇才，既善走，復善跳，盡其所能，盡量參加；各種各式運動，皆見其大名於榜文之上；而以多材多藝為榮。豈料短走之後，繼以遠跳，復加高跳，結果人非鑽石，必精力疲竭，而名落孫山，掃興而返。菲島健兒得美國之金錢人力，訓練栽培，適中法度，



(手選球網及泳游之僑華坡加新)

凡美國人所能者，非人無不能，堪稱為美國之縮影也。日本體育界，雖不能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近年急起直追，造詣已深，觀其本屆遠東大會，足球能擊敗斐島，壘球則橫掃直下，已非當日之吳下阿蒙矣。故一九二八年在荷蘭奄士打頓城 (Amsterdam) 舉行之「萬國運動大會」，日本亦曾有宣言加入。以在遠東之成績推算，則誠不及歐美青遠；但日人素具堅忍茹苦之心，與稱雄不屈之志，

(遠東運動會會場中之新聞記者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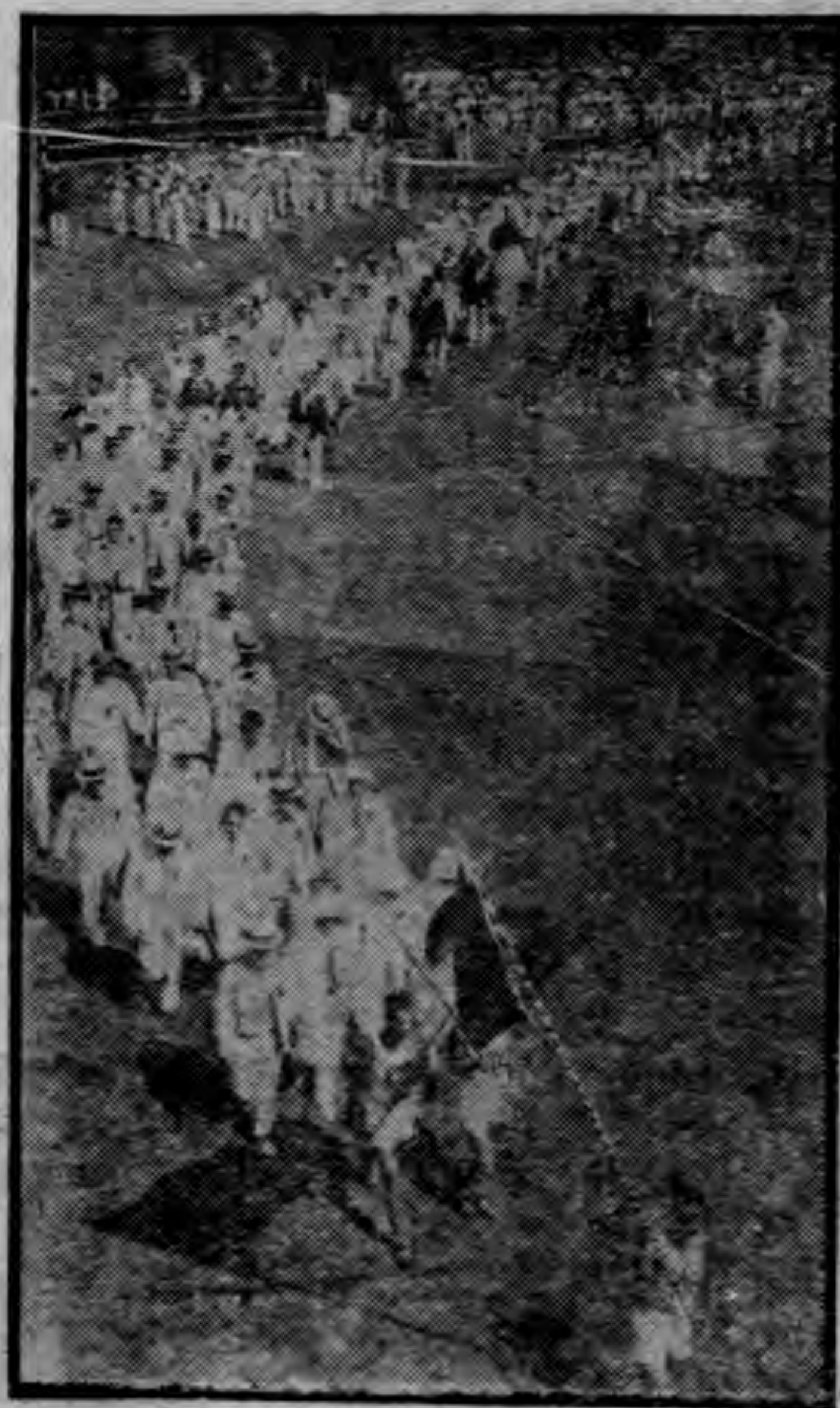


我國惟有翹首羨慕他人之榮幸而已耳。

用其國力，選選駿材，加以苦練，未嘗不可一試也。若論我國則國家縱有充裕之國庫，作經濟的準備，國人亦有此遠大的志願，無奈人材難得，訓練太遲，惟有俟諸異日矣。我國以今日的程度論，

不要說欲在萬國競賽中出風頭是夢想；設使不改其訓練方法，即欲在遠東稱雄，亦是甚難。因日斐兩國皆能得其政府物質的援助，而我國則臨時欲籌一筆出發費而無從（吾國一友人，要到上海赴賽，無出發費，擬出於典質，後吾助之，乃成行。），言之可哀。豈如日斐國內，在風高氣爽，山清水秀之地方，皆設有練營，(Training Camp)注重運動員衛生，無微不至，飲食起居有人專司其責，「練營」中之設備極完全，各人得就其所好，及其所長，聽教導員之指導，按日按時工作。每日之成績，有紀錄，有報告，如其人有進則求再進，遇退則使之復進；一有優等人材，則選出為候補代表，加意調護，養精蓄銳，以期出發取勝也。在遠東大會之前，斐日兩國亦如我國之必有舉行全國運動大會；由此大會選出拔萃之材以定代表出賽遠東之資格。在我國而論，則常有好手屆時或因種種關係不能赴會；當局者常因力有未逮而無補救之法。在斐日兩國，則當局者能得政府與社會之資助；凡國中之好身手網羅殆盡，而無遺珠之憾。平日修養既得法，賽時又以全力應戰，安得不奪標奏凱而歸。其實我國物質既不如他人，則個人所賦之精神亦應要在人

之上。因政府與社會之力不能如他人，能擇合適地點以設練習，俾有志之士能施用科學的訓練，即設備稍稱完備的青年會，所有之體育室 (Training Room) 又非隨地皆有。即居於都市之青年會，亦有格於非基督教或非會員不得其門而入者，何況僅大都市之青年會始有體育室之設備耶？此外學校之體育功課，俱是呆板功夫；不能因其人之長處，而使專一於一技，授以最新的鍛鍊方法。遂致雖負有天材者，皆因訓練不得法，指導不得人，而無由顯其長，良可惜也。何況近年學校風潮屢起，罷課時聞，學生之遊行與示威運動之事，已較讀書，體育為重；更有何閒餘功夫，為異日遠東爭榮譽哉？我國政府與社會之士，既不能與體育界以金錢物質之補助，運動員又鮮科學方法之訓練，更無長期間不斷的工作；復看不上我國原有之「武士道」的練功。新式方法已追不上他人，舊式方法又為新學者所棄；故成爲無



(影攝行遊手選國中)

樞底，無依傍的練功，欲求爭勝於人非變更方法不可；欲求不敗，則更非變換訓練的方法不可也。科學式的新法訓練，與修養，既如前論，有歐美各國爲模範，有體育雜誌爲藍本，已無須多述。但所謂舊方法之中國「武士道」，則雖有「易筋經」，「八段錦」，又有所謂「少林派」之外功，「武當派」之內功；說來淵源甚長，方法亦多。但學來於遠東運動會上應用處無關，則盡行將中國的武術寫在

(影畫行遊手還本日)



上面亦是無用。今我國所屢次失敗者，為田徑賽。所謂長途跑不如日本，短捷走不如斐島，近年連跳遠，跳高，擲槍，擲餅，亦不如人。效法歐美方式的訓練已不能取勝于人，則有志之士何妨取

法於舊方式之我國武士道。有所謂少林派者；其鍛鍊捷走，飛躍之技，係於沙灘之上，腿上壓以鉛，而練疾走跳躍之技。壓鉛由輕而重，直至身懷百斤以外而能在鬆沙之上，走能及奔馬，跳能及丈高，則棄鉛束身於平地面上，自能疾走如飛，頃間十里。所謂躍逾重垣，飛簷走壁者，諒無虛語。惟此非短期間的工作可能練就；但由一九二八年起練，直至一九三十年，有三長年的練習與修養，其成績必不至劣如「吃雞卵」也。即單以此種練法而言，則無論一百米，以至八百米之競走，持竿跳，與徒手跳，皆造益甚大。其他低欄高欄之把盪，仍是相等。至於欲研究擲槍擲餅之法；有關先擲輕者，以求手法與身形姿勢之正確。然後改擲重量數倍於遠東所擲者；積久臂力自生，舉重若輕，擲能致遠，則一經復回擲輕者，必如擲錘，一擲幾去矣。此理甚明，惟願恆心，要有不間斷的長期練習，當然可以成績斐然，一洗病夫之譏諷矣。然不論新法，舊法，皆不能貪多而不精純；僅能擇性近而自信有素之一二種

類田賽則可。況且一人的精力有限，同日既賽高欄，繼而又與賽長途跑；則雖純馴良駒，力且不逮

，主人愛馬者，亦當犧牲其最後之參預也。或者有時情形不同，抑或當局者能徇運動員之請而展限，但此為非常之際遇，不可靠賴為事實者也。最先首要讀熟「時間表」，因以決定之時間，而支配自己的參預可也。我國失敗已多，經驗必富，或者胸中早有成竹，為奪取全場錦標之預備，無須我輩搖舌也。吾當拭目以觀厥成，敬為預祝。

最後吾猶有言者，則游泳(Swimming)一類，我國非島國，當然水性不若非日健兒之純熟，人材亦不如他人之盛。日人有言曰：「中國游泳人材尙在日本婦女之後。」諒亦非誇語也。試思此屆我國選手，雖加入星洲好手之黃茂源，謝保宗，李榮耀諸君，而成績尙在斐日之下。獨是第二屆中，我國竟得「游泳錦標」，雖謂事出偶然，但其原委係因斐日好身手之選手未能參預，又遇我國香港選手有傑出之材，遂獲冠軍。然此後即屢敗矣！今為補救之法，則近海之地，多提倡夏日海浴競賽之舉；不近水之都會，多築「游泳池」，以養就人材。更須聘有深曉水性之人為之導，則三兩年後人材輩出，是為爭勝之時也。

若者平生最好體育，屢屢提倡不輟，海內外有志之士，如有見教，請表歡迎。



(影攝時場出手選國中)

抑或當局者能徇運動員之請而展限

附錄遠東與世界之田徑賽最高記錄比較表(錄體育世界)

▲項目 ▲遠東記錄及保持者

百米.....十秒十分七(尼坡摩西謬)菲

二百米.....廿二秒(相岩澤夫)日

四百米.....五十秒十分六(愛河屈雷遜)菲

八百米.....二分一秒十分三(桑田行芳)日

一千五百米.....四分七秒十分八(繩田尚門)日

一萬米.....卅四分五十六秒十分五(道村茂作)日

高欄.....十五秒十分六(拉佩亞)菲

低欄.....廿五秒十分一(福井行雄)日

鐵餅.....廿八米七十(沖田芳夫)日

十二磅鐵球.....十四米二三(拉佩亞)

鐵槍.....五十六米九〇(佐吉耕作)

蹠高.....一米九三(托力別亞)

蹠遠.....七米〇七(龜田幹雄)日

蹠蹠高.....三米六七五(中澤米太郎)日

三級蹠.....一五米三五五(龜田幹雄)日

▲世界記錄及保持者

十秒十分四(Pardoll)法

廿一秒(古七七)美

四十七秒十分六(Liddell)法

一分五十一秒十分九(Meredith)英

三分五十二秒十分六(Murray)瑞典

卅分二十三秒十分二(Ritola)波蘭

十四秒十分八(Thomson)美

廿四秒十分六(Hillman)美

四十六米五二五(Hansen)德

十六磅鐵球十四米九九五(Hansen)德

六十二米九六(Myrre)不詳

一米九八(Ostorn)美

七米四四五(Richard)美

四米二一(Hof)不詳

十五米五二五(Winter)美

荷屬東印度概況

一 位置面積及人口

陳勁倪

荷屬東印度，本名東印度羣島；因為數百年來，統治者為荷蘭，所以通稱為荷屬東印度羣島。

舉其重要島嶼，有爪亞 (Java)，蘇門答臘 (Sumatra)，婆羅洲 (Borneo)，西里伯 (Celebes)，摩鹿加 (Molukkas)，及新基內亞 (New Guinea)。位置在東經九十五度至一百四十一度，北緯六度至南緯十度。算是從中國海，太平洋到印度洋之間的羣島，有人稱為世界最大的自然公園。總面積約二百萬平方基羅米突，拿歐洲來比較，除俄國不計外，約當歐羅巴面積之年。再分析言之，則爪哇及馬都拉島 (Madura) 為十三萬二千方基羅米突，約當北美紐約一州；蘇門答臘及附近諸島，為四十二萬方基羅米突，約當北美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一州；荷屬婆羅洲 (婆羅洲北部係英屬) 為五十五萬三千方基羅米突，約當法國西一國；西里伯及附近諸島為十八萬六千方基羅米突，約當新西蘭 (New Zealand) 及錫蘭 (Ceylon)；又荷屬新基內亞 (新基內亞南部係英屬) 為三十九萬七千方基羅米突，約當日本一國。除上面所舉的荷屬東印度五大島外，尚有小異他羣島，摩鹿加羣島，面積達三十一萬二千方基羅米突。

荷屬東印度全島的人口，總計四千九百三十五萬人。其中三千五百萬人，居住在爪亞及馬都拉島。其餘一千四百二十五萬人，則散在外部諸島 (即爪亞及馬都拉以外之荷屬地)。這兩部的人口密度，非常懸隔。前者一平方基羅米突，得二百六十六人；至於後者呢，則一平方基羅米突，僅得八人而已。

上面所說，還是籠統而言。若從人種上分別荷屬東印度的人口，則土人有四千八百三十萬人；中國人及其他之東洋人，有八十八萬人；西洋人有十七萬人。除了日本人總數四千一百五十四人，

已包括在東洋人內計算者外，我華人竟有八十七萬人上下，佔荷屬東印度外來居民之最多數。其中以爪亞爲最衆，約四十一萬五千人；蘇門答臘次之，約二十一萬八千人；其他外地華人則約二十三萬三千人。

二 地方略誌

甲 爪亞島

爪亞島東經一百五度十一分至一百十四度三十三分；南緯五度五十二分至八度四十六分。東西一千六十五英里，南北平均一百三十英里。西隔巽他海峽 (Sunda Strait) 而望蘇門答臘島；東隔巴里海峽 (Bal Strait) 而對巴里島；北隔爪哇海而面婆羅洲；南隔印度洋而斜望澳洲。面積合馬都拉島計，大約五萬方哩。十七世紀初期，即歸荷蘭管轄。至十九世紀之初，曾一度被英國佔領，過數年後，復歸荷蘭而至今日。荷蘭政府沿襲在英國佔領期中所定的政治區域，分爪哇島及馬都拉島共爲十七州。十七州中，以巴達維亞 (Batavia) 泗水 (Soerabaya) 三寶壟 (Semarang) 同爲本島三大要港。各州駐理事官，使掌各州之行政及警務。

乙 蘇門答臘島

蘇門答臘島以赤道爲中心而跨其南北。自北緯五度四分至南緯五度五十九分。北隔麻刺甲海峽 (Malacca Strait)，對馬來半島 (Malay Peninsula)；南隔巽他海峽而接爪哇；東臨中國海及爪哇海，對婆羅洲；西而印度洋。面積約十六萬方哩。島內共分九州，蘇門答臘西海岸州 (巴東 Padang 爲本州之首府)，東海岸州 (棉蘭 Medan 爲本州之首府) 及亞齊 Aceh 州駐知事；其他六州駐理事官。

丙 婆羅洲

婆羅洲橫於爪哇之北的西里伯，馬來半島，摩內 (Mouw) 及林卡 (Lingka) 羣島間的大島嶼，瀕中

圖海，爪哇海，西里伯海。為英荷兩國所分領。島的南部為荷屬，約佔全島五分之三。行政上分為西部及東南部二州。坤甸 (Pontianak) 為西州之首府；馬辰 (Banjermasin) 為東南州之首府。

丁 西里伯島

西里伯本島，東隔摩鹿加海，對摩鹿加羣島及新基內亞；南臨佛羅理海 (Flores Sea)，面小巽他羣島；西北隔望加錫海峽 (Macassar Strait) 對婆羅洲；北則因西里伯海以分於菲律賓羣島 (Philippine Slands)。本島行政上分西里伯首府馬加撒又稱望加錫) 及美那多 (Manado) (首府美那多又稱萬鴉老) 二州。前者駐知事；後者則駐理事官。

戊 摩鹿加及新基內亞島

摩鹿加係散在西里伯島及新基內亞間羣島的總稱，一名香料島。因為從來就以產肉荳蔻及丁香出名，所以名為香料島。新基內亞為世界第二時大島，橫在摩鹿加之東，為英德荷三國所分屬，德屬之部分，歐戰後，歸在澳洲委任統治之下；荷屬部分則劃為二行政區域，即得耳納底州 (Ternate) 及安汶州 (Amboin)，各駐理事官。前者管轄北部新基內亞及北部摩鹿加羣島；後者管轄西部南部新基內亞及南部摩鹿加羣島。

以上各島，在荷屬東印度中為重要的島嶼，依其行政區域，已大略說明。此外有蘇門答臘東南的邦加 (Bangka) 及勿里洞 (Billiton) 二島，爪哇之東的小巽他羣島。邦加島為一州，面積四千四百六十平方哩，為有名的錫產地，土民係屬於巴隣旁 (Pampong) 之馬來人。文島 (Mintok) 又譯曼多克 為本州之重要都市，白胡椒之輸出地也。勿里洞亦為一州，面積一千八百六十平方哩，亦以錫產地知名。爪亞之東的小巽他羣島，係指由巴里島至的摩爾島 (Timor) 而言。巴里及琅波克島 (Lombok)，併為一州，橫於爪亞之東，面積計四千五百平方哩。在巴里島的住民，多係由爪亞島

被回教趕出來的印度教之遺民，農業牧畜極發達。的摩爾島為荷蘭葡萄牙兩國所分領，荷蘭係佔西南部，古邦(Koepang)為其首府，本羣島以白檀之產地知名。

三 沿革

一千五百九十五年，荷蘭人戚脫曼(Finckend)代表荷蘭本國所設立的極東會議，率四艘商船，經好望角，閱十四個月而至爪哇的西岸（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排葡萄牙人，而與土人訂約通商，是為荷蘭得根據於東印度之初點。一千六百二年為對抗其他歐洲人的競爭，得本國政府的特許，組織東印度公司，與好望角以東，麥哲倫海峽以西的各國開始通商。有以荷國政府的名義與土王諸國締結條約，布告宣戰，建築城堡，任免文武官吏的特權。

東印度公司係有限責任，由六百六十萬盾之資本成立。以歐洲東洋各國間的貿易為目的。設立嚴重的公司條例，監督公司職員。關於土人的信教及習慣等，特別地全然取不干涉主義，惟勉力於商業的獨佔。因此至十七世紀的後半期，乃極為隆盛。荷蘭由是為歐洲諸國中最盛大的商業國。壟斷於世界。入十八世紀，有了強敵的英國，即改變其政策。探西班牙的栽培殖民地設置的政策，登重農業物的栽培。對於特種的農業物，欲實行獨佔主義，設置複雜的行政機關。不只經費宏賡不少；且至晚年公司事務漸漸墮頹，計私利之人員竟公然現出不正的行爲，積弊而沒有底止。外招土人的怨恨，內生事務的紛亂，遂至負幾億的債務，陷入於破產的狀態中。一千八百零年荷蘭政府乃取消其特許，并行解散東印度公司，其領地收回政府管轄。

先是，於一千六百十一年，彼得彼斯(Peter Both)被任為第一任東印度總督，率一隊的移民，先來航於爪哇的西端曼丹港(Banlan)，當時境內極為紛擾，乃移於安拜拿島(Ampuan)而莫總督府。一千六百十八年彼得尊康(Nichersonck)代為總督，由嗟加脫拉(Caclra)驅逐英人，建築城堡，一千六百十九年始命名巴達維亞，移總督府于此地，為荷蘭之東印度營業的根據地。

後來英荷兩國間的軋轢不絕，英軍的班達(Banda)諸島被攻破，知不能長此與荷蘭對抗，便專從事於印度大陸的經營，荷蘭因此獨占香料諸島的商權，更進而侵略印度大陸沿岸的要地。一千六百五十八年佔領錫蘭島。但是至十八世紀末，荷蘭本國起了革命，執主權者遁往英國，英國出而援手，與荷蘭開戰，進而襲其東方殖民地，佔領錫蘭、麻刺甲、交趾、班達及香料諸島。一千八百二年依亞敏達和條約，舊荷蘭殖民地除錫蘭島外，再歸荷蘭領有。但不久荷蘭被併合於法國，故東印度的領地亦一時歸法國所有；繼續又移於英人之手。一千八百十六年荷蘭脫法國的羈絆而獨立，同時英國與荷蘭締結，認防禦法人的北方侵入為必要，除好望角殖民地及錫蘭島外，仍舉原本的荷蘭殖民地還歸荷蘭，東方殖民地於是再度歸荷蘭領有。任命宏得爾(Hendel)為總督，畫定行政區域，准許土地自由耕作，銳意開發。但是土人一度屈服於英國的統治，而不容易屈從於荷蘭的壓制的施政，所以不但內亂常為之不絕，而且英國在東方的勢力亦漸漸逼進，英荷兩國的勢力範圍，竟致無明確的規定。因此兩者的衝突，常不能避免。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在倫敦締結英荷兩國間的協約，荷蘭讓交趾、麻刺甲、新加坡及馬拉巴(Malabar)沿岸的諸殖民地與英國。其代價為得邦加、勿里洞二島及蘇門答臘之一的平古非(Pangkajene)地方。約定此後英國不侵入島嶼，荷蘭不侵入大陸。其結果荷蘭得獨占香料諸島。蘇門答臘、婆羅洲二島，亦入勢力範圍。

後來荷蘭沿襲英國的政策，獎勵農業，努力於殖民地的開發。沿襲已久，於是處心於增加國家的收入，土人的自由，供其犧牲，有所不顧，而釀成土民的反亂。物價下落，收入益益減縮，國運亦由是而陷於衰頹。一千八百三十年波辭(Banda)任為總督，刷新地方行政的組織，削去土人王族的行政權，并設嚴重的監督法，大圖農業的隆盛，殖民地的產業乃為之大興。十九世紀的前半期，國運再度恢復。當這時候，英人布爾克(Burke)至爪哇，以考察荷屬為名，到了婆羅洲北部，屈服土人的一王族。一千八百四十年樹立沙勞越(Sarawak)王國，英人即來婆羅洲北部。乘荷蘭人的

空虛，與土人王族締結割讓土地的條約，婆羅洲王置其支配下。一時英荷兩國間又釀成紛議，英國至謂在昔締結的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倫敦條約，僅行於當時勢力所及範圍之內的約款，和那與荷蘭人沒有何等關係諸島的王族締結新條約，沒有何等的影響。婆羅洲島北部之一端，於是收為英國保護之下。荷國因此急與全島之王族及會長締結關於領土保護之約，以防他國的侵入。

其後荷國，在領土內，勵行立法行政及其他種種的改革，而至今日的隆盛。總而言之，荷蘭的殖民政策，最初係犧牲殖民地的利益及任民的利害，專為本國的國庫收入，企圖增加；但結果至於失敗。及後半期，則一變為擴張土民的自由，以圖殖民地貿易的發達，而立見收其後效的了。

四 政治組織

(一) 最高政治機關

最高政治機關，為荷蘭女皇及殖民大臣。女皇直接掌管荷屬的重大權限，係與各國條約之簽訂；國防之編成及配置；貨幣制度之改廢；總督，副總督，東印度評議會議員，高等法院長，會計檢查院長及書記官，海陸軍上級軍官之任命及其他。殖民大臣呢，承女皇之命，得訓令總督。至關於殖民地之設施，殖民大臣對於本國議會負其責任。

本國議會，為關於荷屬東印度最高的立法機關，其權限頗為廣大。然以許殖民政府及其人民自治為主旨；餘惟荷屬東印度有憲法性質的法律，豫算案，關稅法，租稅法，借債，營業法等所謂經濟的法案，須得本國議會的協贊。

(二) 中央行政機關

甲。總督，係女皇的代理統治荷屬東印度者。其任命資格，須荷蘭人，須年滿三十歲以上，又須對於荷屬東印度之公私企業全無關係等等。總督之權限，是重大而且廣泛，其主要事項，得舉如左：

法律及勅令範圍內之法規的制定。

事後承諾爲條件的緊急法令的制定。

女皇直接任命以外的荷屬官吏及軍官之任命。

入境之許可，驅逐，及禁止出境之權利。

土王及土人之大赦，復權，及一般處刑者之特赦。

遇有緊急，宣言荷屬在戰爭狀態中或頒布戒嚴令之權。

對土王及土人宣戰，媾和，締結之權。

乙。總督官署 總督官署係由書記官長，一等書記官及其他組織而成。書記官長爲總督之顧問，在施政上佔重要之位置。中央行政各部，地方長官及其他，呈請總督處辦之事項，須先在總督官署中，慎重審議。

丙。東印度評議會 東印度評議會，係爲總督最高之諮詢機關。由議長一名，副議長一名，評議員四名，組織而成。議長必由總督兼任，副議長及議員也必須爲荷屬人，且必須年滿三十歲以上者。總督諮詢東印度事項爲關於行政之法案，土王及土人之宣戰媾和，歲出入預算，戰爭，及內亂中之行政措置，上級官吏之任命，緊急法規之制定等。

丁。國民參議會 國民參議會係荷屬全體人民代表之機關，依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之統治會而創設者。議長由女皇任命；議員四十八名。其中二十四名（十六名爲歐人及東洋人，八名爲土人。）由總督委任；其餘廿四名（十二名土人，十二名歐人及東洋人。）由州會，市會，及民議會選舉充任。

照統治令，總督命令國民參議會的任務，係預算及決算；剩餘金之用途及不足額之填補；荷屬之借款及對借款之担保；荷屬住民兵役義務之法案及依普通法令由本國女皇指示之法案等。

國民參議會，一年開二次會議，第一次會議為五月第三週之星期二，第二次會議則由總督決定，大約係十一月為閉會期。又國民參議會，在事實上固然重要而且有力；但法理上之性質，係為總督之諮詢乃至助言機關而已。

戊。會計檢查院，其權限及性質，與各國之制度相同，監督及檢查預算之實行。院長及檢查官為女皇直接所任命。

己。各部行政機關 各部行政機關，分內務，教育及宗教，農工商，土木，官業，財政，陸軍，海軍，司法九部。其中陸軍及官業二部在萬隆 (Bandong)；農工商部在茂物 (Buitenzorg)；內務，教育及宗教，海軍，土木，財政，司法六部，則在巴達維亞。又各部長官對總督負責任，對本國議會則不負責任。

(三) 地方行政機關

A 地方行政官廳

甲。上級官廳 荷屬全領土，分知事為長官之州六，理事官為長官之州廿七。知事為長官之州，曰西部爪亞州，蘇門答臘東海岸州，蘇門答臘西海岸州，亞齊州，摩鹿加羣島州，西里伯州。理事官為長官之州，在爪哇有十四州，在外部（即爪亞之外）有十三州，其名繁瑣，不遍舉了。

乙。下級官廳 從概括的說，把州分割開來，叫做分州。分州中，在西部爪亞州以理事官為長官，西部爪亞州以外之爪亞及馬都拉各州以副理事官為長官。其在外部之各分州，則又不設副理事官，以內務監督官為長官。內務監督官者，居副理事官的次位之行政官也。

丙。土人官吏 在爪哇及馬都拉，關於土人的事務，原有任土人官吏措置的旨趣，所以在行政組織之中段處，把歐人官吏和土人官吏，作二重的組織。

最高土人官吏，即土人理事官，其行政區域，適當於普通副理事官所治理之分州。事務之分担

，在原則上言，歐人理事官，主管歐人及土人共通的一般行政及單有關歐人之事務；土人理事官，主管土人之直接行政及警察事務。又土人理事州之下，分郡，副郡，及村，各有土人之郡長，副郡長及村長，以爲其首長也。

B 地方自治機關

地方自治機關，在便宜上，分西部爪亞州，西部爪亞州以外之爪亞各州及馬都拉島，外羣諸島，三大區別，今依次略爲一言：

甲。西部爪亞州，係一種新組織的州。分自治體之區畫爲州。爲土人理事州，爲市，共三種，更設州會，土人理事州會，市會。

乙。西部爪亞州以外之爪亞各州及馬都拉島，州會及市會之二種，爲自治會議機關；土人理事州會之制，則未經存在。

丙。外部諸島，還沒有州會的制度。其自治機關爲市會及地方民議會二種。市會，其意義本甚明顯，可以不用多說；惟地方民議會，包括有種種程度不同者，不可不稍稍說及，今即把外部之實例來言，在外部，文化沒有普及，各個地方差不多都係因特別事情而被開發；所以荷屬政府只於偶然地開發了的地方，設自治制，總稱合議機關爲地方民議會。其區域，大體適當於分州。以內務監督爲地方官，同時兼民議會之議長。然而一方如蘇門答臘東海岸州之地方民議會，其管下包括該地方主要栽培地全部，知事爲議長，議員則副理事官，內務監督官，土王及土人貴族，並有體面勢力的歐人等，都要網羅及之，較之普通之州會，其規模實更大而且重要。但其他一方則又有適相反者，有的地方，只似一小鎮，其民議會之規模，往往甚小，因此地方民議會的名稱，其內含不得有多種，然亦甚易明瞭。此不盡一的地方議會制度，和外部不盡一的情形，正相適合，荷蘭人治理地方的多年的經驗，從此處就可窺見一斑了。

其次，地方自治機關之數，在爪亞及馬都拉，有州會十四，土人理事州會十八，（限於西部爪亞州）市會二十；又外部，全部共有地方民議會十，市會十二。

C 西部爪亞州

西部爪亞州，本來已在前項中說過；但該州，在行許可住民以較廣汎的自治權之最初的試驗，所以在這里特設一項來說明一下。從法律上來講，西部爪亞州之行政區域，創始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州知事以下的官吏已經任命，州會議員及土人理事州會議員之選舉，也已經告終；但當作自治體的州制，却於去年一月一日才實施。

據新制，西部爪亞州，畫為九個分州；更畫分為十八個土人理事州。州之長官為知事；分州之長官為理事官；土人理事州之長官為土人理事官。在土人理事官之下，如前所述，更有土人郡長，副郡長及村長。

西部爪亞州，任用廿四名副理事官，分派於各地；惟此，僅限於該州，不是獨立的官廳，只係理事官之輔佐官吏而已。

再從西部爪亞州所謂自治體上來觀察，該州之最高代表機關，為州會及其參事會。較次一級的機關，則為以土人理事州為範圍的土人理事州會及其委員會。於上述兩者之外，更有一向有的市會及參事會。

州會之定員為四十五名，其中廿名為荷蘭人，廿名為土人，五名為歐洲人及東洋人。又，定員中，十八名係任命者，廿七名係選舉者。選舉及被選舉者，俱須為荷蘭國籍。州參事會，以知事為廳長；議員定數，為二名以上乃至六名。

土人理事州會，大抵以副分州為範圍；定員則依土地之廣狹而不同。試以巴達維亞為例；議員數廿七名，其中廿名為土人，二名為荷蘭人，五名為歐洲人及東洋人，又十七名係選舉者，十四名係

由知事任命者。土人理事州會委員會，為二名以上乃至六名，以土人理事官為議長。西部爪哇州之屬新自治體，其特點，實在於上述土人理事州會之一制度。

D 土王自治領與荷屬政府之關係

土王自治領與荷屬政府之關係，是各種條約及政治宣言中規定了的。強求其抽象的原則，有如下述：

(一) 荷屬政府，使駐於土王領地之理事官，監督土王領地之行政設施，及作必要的協助。

(二) 土王於不履行條約上及其他重要義務時，得廢止該土王而另定後繼者。

從前，在土王自治領內，其土王內庫和土領政府之公費是混同的，領內之歲入常為土王用去；所以於一千九百零二年，創設土王領之金庫制，將內庫及一般歲入劃清。租稅，利權收入，官營事業，及罰金等歲入，作為金庫之收入，對於土王，給以定額的年俸，及在領內居留地所生產收入的一部分。又土王政府每年製作預算，須經領內駐在理事官之承認。

五 貿易

荷屬東印度的貿易，據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調查，輸出總額十三億六千七百八十萬盾；輸入總額六億一千六百八十萬盾；合計十九億八千四百六十萬盾。兩相比較，則輸出超過輸入額七億五千萬盾。

輸出品之大宗，要算砂糖，年額在五億盾以上。次為樹膠，年額一億七萬盾。再次為原油及原油製造品，一億二千八百萬盾；煙草八千六百萬盾。除以上所說外，還有椰乾，茶，錫，咖啡，也各達八千五百萬乃至三千萬盾之輸出。其形成輸出總額十三億六千七百八十萬盾之商品，幾乎全係農業，鑛業，林業等所生產之原料品，在此，可以窺見荷屬東印度係近無盡藏之有資源的地方了。輸入品之重要者：各種織物類一億七千四百萬盾；米五千萬盾；香煙所用之烟草二千四百五十萬

層。其他尙有大豆，啤酒，染料，食料品，雜貨等。今把雜物類概括來說，像充土人戴的頭布，穿的上衣，紗籠等的着色物；並無花的綿布類皆是。五千萬住民之消費額，一個人看，固然極少，但通盤來看，即有出人預想之外的巨額了。

上面所說的輸出入，其各國之比較如何，也不妨一說。照順序，荷蘭本國共三億三千二百萬盾；新加坡三億二千八百萬盾；英國二億零七百萬盾；英屬印度一億八千萬盾；美國一億七千三百萬盾；日本一億五千九百萬盾。

再把輸出及輸入之兩者區分起來，一看參加國，也照順序說，輸出品對手國，有新加坡，荷蘭，印度，美國，英國，日本。輸入品供給國，則有荷蘭，新加坡，英國，日本，德國，美國，印度。

對荷屬東印度之貿易，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德國之抬頭。其對荷印輸出已過四千八百五十萬盾，幾乎與日本在伯仲之間了。

由商品方面，來看對荷印貿易各國參加之情形。荷蘭本國輸出品爲木綿織物，鐵及鋼鐵製品，雜貨；其輸入品爲砂糖，椰乾，澱粉。新加坡之輸出品爲木綿織物，鹹魚，米；其輸入品爲樹膠，石油，錫。英國之輸出品，爲木綿織物；其輸入品爲砂糖，茶，樹膠。英屬印度之輸出品爲米，及麻袋；輸入品則爲砂糖。美國之輸出品爲石油，汽車；其輸入品爲樹膠。日本之輸出品爲木綿織物，陶器，茶，士敏土。其輸入品爲砂糖，原油，錫。又德國之輸出品爲啤酒及雜貨；其輸入品則爲椰乾。

通觀荷屬東印度貿易之趨勢，從歐洲戰爭開始後，即非常的活躍；其後蒙戰後世界商況不佳之影響，輸出輸入皆呈顯著的減退；但最近一二年因世界市場的安定，已呈良好的狀況了。

六 農業

荷屬東印度，土地極肥沃，氣候也良好，勞動力又豐富。所以作農業地，是三美俱備的。在便

利上，可分土人農業和歐洲人的栽培農業兩大區別來講。

舉土人農作物之重要者，有米，玉蜀黍，澱粉，馬鈴薯，大豆，落花生，煙草，椰子，樹膠，胡椒，咖啡，茶等。至於土人農業之統計，只爪哇及馬都拉的有着，透兩者合算起來，照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末之產額，米六百六十萬盾；玉蜀黍一百二十六萬盾；澱粉五百十四萬噸；馬鈴薯九十五萬噸；大豆十五萬盾；這都是較為重要的。

歐人農園，都是大規模的，其栽培專為輸出的物品，主要者，有砂糖，樹膠，澱粉，咖啡，茶，金雞納霜，椰子，哥哥粉，麻，油椰子等。據一九二二年末之統計，大農園之總數二千一百十園；其中一千二百八十六園在爪哇及馬都拉島，尙餘八百二十四園則在外部。總栽培面積則八十六萬三千二百三十一英畝；其中五十五萬二千九百十八英畝在爪哇，三十一萬零三百零三英畝在外部。

歐人栽培之主要的農作物品，略付概說在下面。

砂糖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末之砂糖工場數一百八十二，栽培總面積十六萬零九百零八英畝，砂糖產額一百八十萬噸。

樹膠 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末之樹膠園總數七百九十六；其中四百五十八在爪哇，三百三十八則在外部。兩者通算起來，總面積達三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七英畝。土人栽培樹膠之數，沒有精確的統計，在一九二二年末，大約有六千萬株以上。

咖啡 歐人農園所栽培者，以羅布新咖啡為主，有一部分亦栽培阿拉比咖啡。土人栽培者，以阿拉比咖啡為主，產額雖少，但品質則極優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末咖啡園之總數為三百七十；其中二百七十八在爪哇，九十二在外部。兩者之總面積，為十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六英畝。

茶 原本係以爪哇所栽培者為主，近來，很快地在蘇門答臘東海岸高地上發展了。最近的將來，蘇門答臘便成為有力的產茶地。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末之茶園總數為二百八十四；其中二百五十六

在爪亞，二十八在蘇門答臘。兩者面積總計，為九萬二千九百四十一英畝。

烟草 中心產地，為蘇門答臘東海岸州之日里（Deli），以優良之煙草原料供給歐洲。此外爪亞亦栽培煙草，然其品質不及蘇門答臘產品。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收穫煙草之農圃面積為四萬六千九百十六英畝；其中一萬八千九百九十八英畝在蘇門答臘，二萬七千九百零八英畝在爪亞。

金雞納霜 荷屬東印度為金雞納霜之著名產地，其出產額占世界全產額十分之九。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末之金雞納霜園數為一百三十八；其中一百二十五在爪亞，十三在蘇門答臘。又栽培面積，兩者通算，為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英畝。

七 鑛業

荷屬東印度，不單農業方面，即礦業上，亦有着偉大的現在及將來。其重要者，為石油，石炭，錫，金及銀等；此外，鐵，礮，銅，白金，金剛石等亦有之。

在蘇門答臘，為石油，石炭，金銀，特別豐富；此外，亦有鐵礦埋藏。

邦加及勿里洞兩島，則有著名之錫礦。

婆羅洲，與蘇門答臘相等，同為重大之石油及石炭產地；但該島亦產金剛石，白金及金。

西里伯，近年亦被發見豐富之鐵礦，金及銀，現在正在開採中。

爪亞雖不能說礦物豐富，但亦產極好之石油。此外，亦有若干硫磺等。

概括地來說，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度之重要礦物產額，為石炭一百十六萬六千九百四十五噸，金三千五百九十四基羅格蘭姆，銀四千九百零四基羅格蘭姆，石油二百八十三萬三千零七十五噸，錫三萬零四百零七噸。

以上，已把荷屬東印度的位置，面積，人口，地方，沿革以及政治組織，貿易，農礦很簡略地說了，但雖則很簡略，如其是稍稍看過，總可以認識荷屬東印度一個輪廓了罷！

蘇門答臘一瞥

陳勤倪

蘇門答臘(Sumatra)，居荷屬東印度之西方，是一狹而長之島嶼。約在東經九十五度至一百〇六度，南北緯各五度四十分之間。以赤道為中心，正跨其南北。北隔麻刺甲海峽(Malacca Str.)，對馬來半島(Malay)；東南一隅隔巽他海峽(Sunda Str.)，和爪哇(Java)相望；東臨中國海(China Str.)及爪哇海，對婆羅洲(Borneo)；西南濱印度洋。面積約十六萬方哩。人口約六百萬，半大多數為土人，華人佔三十餘萬。其中在蘇門答臘西海岸(Sumatra's West Coast)者一萬三千人，打巴奴利(Tapanoei)三千三百人，平古蘇(Pangkoelen)二千八百人，南榜(Sempang)三千七百人，巴蘇旁(Palimbang)一萬六千人，占碑(Djambi)四千人，蘇門答臘東海岸(Sumatra's East Coast)十五萬人，亞齊(Acheh)一萬五千人，廖內(Riouw)二萬三千人，邦加(Bangka)六萬七千人，勿里洞(Pulau)三萬人。

蘇門答臘，在我國古史中，稱為三佛齊國。明洪武間(西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年)華人梁道明，據蘇門答臘之南端得洛米洞(Relakiong)稱三佛齊王。陳義則據巴蘇旁(即巨港)為巨港酋長。祖義者，廣東南洋人，初為梁道明所殺。但性凶悍，常剽劫商旅。永樂六年(西一四〇九年)三保太監鄭和奉命南巡，自好望角回航歸國，祖義潛謀邀劫之於中途以示威。其臣施晉卿與祖義不睦，密告鄭和，和預為備，祖義率衆至，大敗被擒，衆五千盡滅之。至是獻俘，詔遷於市。祖義伏誅後，奏獎晉卿，命為宣慰使，晉卿死，其子濟孫時為巨港酋長，請襲官爵使職。及梁道明崩，施遂世襲為王，後乃式微。至十六世紀之初，葡萄牙人來蘇門答臘，與土人開始通商，勢力大展，百年之內，無敢與抗者。一五九六年荷蘭人威託曼(Houtman)遣先鋒隊到蘇門答臘，排葡萄牙人；

代領其地，與土人訂約通商。十八世紀末，英荷交惡，蘇門答臘遂為英國所佔領，并設平古蔴政府（即英國東印度公司）於蘇門答臘之西南海岸。一八二四年在倫敦締結英荷兩國間之協約，將蘇門答臘歸還荷蘭。嗣後荷蘭獎勵農業，努力於殖民地之開發，并勵行立法行政及其他種種之改革，蘇門答臘遂居然有今日之興盛。

蘇門答臘，在行政上，分為三知事州，六理事官州。三知事州者，蘇門答臘西海岸，蘇門答臘東海岸及亞齊是也。六理事官州者，打巴奴利，平古蔴，南榜，巴蔴旁，占碑及廖內是也。此外，又附屬兩州：一為邦加，一為勿里洞，亦屬理事官管轄。今依次略說如左：

蘇門答臘西海岸州 本州在蘇門答臘之西岸中部，統轄邑凡八：巴東 (Padang)、拜南 (Parepare)、勃利亞曼 (Pariaman)、亞監 (Agam)、路波音加賓 (Loebor Sibering)、哥打 (Kota)、太拿達打 (Tana Idar)、梭洛 (Solok)。

巴東為本州之首府。一六一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立於此。一七一一年，被英軍侵入。一七九五年，一時東印度公司撤退，望加里人侵入。一八一九年，再見荷蘭國旗之飛揚。一八二四年，英荷協約，全歸荷蘭所佔有。土人不易服從荷蘭政府，東印度總督對鎮定此地頗為困難。一八三七年，陸軍大佐美修魯斯氏終于撲滅姆拿加波王國，被任命為西海岸知事。現在巴東為歷任知事駐在地，蘇門答臘西海岸最重要之地也。

蘇門答臘東海岸州 本州在蘇門答臘之東北岸，與馬刺甲半島相對望。本州為有名的煙草及煤油之出產地，近年樹膠之栽培亦極盛行，沿岸則富漁利。統轄邑凡五：棉蘭 (Medan)、冷葛 (Langkat)、阿沙漢 (Asahan)、仙達 (P. Siantar)、望加里 (Bangalis)。

棉蘭為本州之首府，知事（又稱巡撫）駐焉。港口曰不老灣 (Belawan)，可以泊四千噸以上之輪

船。

棉蘭人口約五萬，一八六九年日里煙草公司創設者宜恩飛斯氏選定為營業根據地，當時僅以二重城壁圍繞之一寨村而已。蓋十餘年前，州會尚在望加里。今則全市極其繁華。銀行，保險，輪船，鐵路，郵政，電報，電話，商會，學校，報館，水道，旅館，俱樂部等，各種文明之機關，無不齊備。其發達之速，誠要出人意料之外也。

亞齊州 本州在亞齊之西北端，遙對英屬之檳榔嶼 (Bangue)。港口為烏列列 (Olee Lhee)，沙璜港 (Sabang) 屏障於外，扼歐亞交通之衝途。本州分為五大區：大亞齊 (Groot Aijeh)，亞齊北岸，亞齊東岸，亞齊西岸，亞拉士蘭丹 (Alaslandan)。大亞齊為總督直轄地，其餘各區為荷蘭保護地，在北岸者有司馬委 (Lio Samawe)，在東岸者有冷沙 (Langat)，在西岸者有米拉波 (Mecutahi)，在亞拉士區者有新邦 (Simpang) 為最知名。

亞齊戰爭，世稱有名，經三十年始被平定，亦即從一九〇五年起，始大致安穩也。兼軍長之知事官駐焉。

古打拉夜 (Koe Katie) 一名克拉當 (王城之意)，為亞齊歷代之王城，蘇門答拉北部之重鎮也。

一八七二年勞當氏為荷屬東印度總督，亞齊蘇丹與駐塔新加坡之美國領事協約，在美國援助之下，以圖反抗，勞當氏總督於一八七三年三月，對亞齊布告宣戰。一八七五年一月佔領克拉當，改稱為古打拉夜。然而剝悍之亞齊人，不降服荷蘭政府，嘗到處起而反抗。政府因此，干戈不絕收斂。

三十年間，亞齊為兵馬之衝，政府所耗之軍費，達數億萬盾。財庫枯竭，受荷蘭本國輿論之反對，不得已為暫時之休戰。至一八九九年敵將死亡以來，敵軍之力遂全然失墜。一九〇三年蘇丹降服。

一九〇四年總督休志氏宣布其地為軍政，而至於今。

打巴奴利州 本州介於西海岸州與亞齊州之間。統轄邑凡三：打巴奴利平原 (Enden Tapanoe

印、實郎洋 (P. Sidempoen)，曰得蘭丹 (Bataklanden)。

本州首府本在實郎洋，因遭一八二九年地震之厄，損失極巨，遷移於實武牙 (Sihoga)。實武牙濱打巴奴利灣，為一良港，輸出品以咖啡為最大宗。

平古蘇州 本州居蘇門答拉之西南，大部分濱印度洋。統轄邑凡六；但大埠只有平古蘇與摩洛南 (MoarmanAng)。其餘皆渺小荒蕪不足道。

本州首府為平古蘇，地濱印度洋，為一通商口岸，出口以椰乾煤油為大宗。

南榜州 本州居蘇門答拉之東南端，東隔巽他海峽與爪哇相望。統轄邑凡二：德洛米洞及都爾巴灣 (S. Toelambava)。

德洛米洞，濱南榜海灣，為本州之首府。前言梁道明為三佛齊王者即此地。

巴蘇旁州 本州居南榜之西北。西界平古蘇，東北隔邦加海峽與邦加島相望。前言粵人陳祖義為巨港會長者即此地。統轄邑凡三：巴蘇旁平原 (P. Benedanlanden)，巴蘇旁高原 (P. Bovenlanden)，唯更與岡馬凌島羅 (Ogan en Kemerit g Oeloe)。

本州首府為巴蘇旁，地當州之中央，諸水交匯之點。其實易與新加坡 (Singapore) 巴達維亞 (Batavia) 有重要之關係焉。

占碑州 本州居巴蘇旁之西北。統轄邑分八區，皆未開闢。首府為占碑。出產為林木及紅白樹膠為大宗。

摩內州 本州轄地，包括摩內羣島，林卡羣島等。丹絨庇能 (Tanjongpinang) 為本州之首府，隔新加坡僅一衣帶水。居民大半為水居，以捕魚為生。

邦加州 本州係一小島，介於中國海，爪哇海之間。南隔邦加海峽與巴蘇旁相望。首府為邦加庇能 (Bangkalpinang)。文島 (Muntok) 一埠，係產錫名區，華人之為錫鑛工者，達三四萬人。

勿里洞州 本州在邦加島之東，孤懸於海之小島。亦爲產錫有名地，鑛工皆係華人。首府曰丹絨板蘭 (Tanjong Pagar) 爲爪哇，新加坡間之航路孔道。

蘇門答臘土產，以煤油爲第一，烟草第二，煤炭第三，樹膠第四。此外如茶，金雞納霜等，亦頗有可觀。

煤油，以「冷葛煤油」最知名。出產主要地爲賓賤 (Bindian)，輸出之港口爲火水山 (Pangkalantandan) 及蘇蘇 (Soesoe) 二處，皆濱阿羅海 (Tel. Aroe)。輸出之前，先在製造廠濾淨，然後輸出。製造廠在火水山。

烟草，以「日里烟草」爲最知名。蓋烟草之中心產地爲日里 (Deli)，地質肥美，產品格外優良。烟草園數，據一九二二年末調查，在蘇門答臘方面，已達一萬八千九百九十八英畝。勞動者約十餘萬人，我華僑之契約勞動者占三分之一。

煤炭，蘇門答臘之煤炭，以翁皮林礦爲最著。係總督府之官營業。鑛夫有契約勞動，自由勞動，囚徒勞動之分。契約勞動者多中國人，亦間有爪哇人。炭質黑而多光澤，烟少而條長，燒後不過殘餘百分四及六之鐵渣，故最宜于輪船之用。

樹膠，蘇門答臘之樹膠，十數年來即已勃興。投資最多者爲荷人，其次爲英人，我華人亦有投資者。據一九二二年末調查，蘇門答臘樹膠園數，達三百以上。

茶之栽培區域，在蘇門答臘東海岸之高原地。進步頗速，將來更極有發達希望，現在茶園數，有二十八。

金雞納霜爲荷屬著名之產品，亦爲荷屬乃係金雞納霜之著名產地。佔世界產額十分之九。一九二二年末調查，金雞納霜園數一百三十八，其中一百二十五在爪哇，十三在蘇門答臘。栽培面積

，兩者通算，有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英畝。

現在，略一述蘇門答臘華僑情狀，以結束本文。且接順序，分疏如左：

蘇門答臘東海岸州，其商業活動，全在栽培事業。我華僑對於栽培事業，勢力頗小。不過有若干樹膠園，椰園及一茶園而已。比之歐人企業，實在不足以言價值。但在栽培地帶——如煙草栽培，所雇用之勞動者，則於我華僑為特多。

華工大部分係來自廣東之潮州及海陸豐。其來也，有勞動契約之締結，此係依東印度一九一五年苦力令之規定。對新苦力，締結移民契約；對舊苦力，則締結再雇傭契約。據一九二〇年調查，在東海岸栽培地帶之華工，有二萬九千至三萬人。

福建華僑，在福州人，多開設咖啡店，自轉車店；閩南人（如漳泉廈）大半係經營商業。華僑最大之銀行——中華商業銀行，即為閩人所組織。廣東華僑，在廣府人，多開設金銀店，傢私店，裁縫店，布疋店。客人（如嘉應，大埔等）多經營洋貨業，藥材業，饅饅業。其他做「書記」，教員者亦不少。已故之張弼士及瑪腰（*Melayu*）張榕軒耀軒兄弟，在日里嘗有過偉大勢力。三張皆為客家人也。其在瓊州人，則多開設熟食店，客棧及西人家庭旅館中之烹調者。至於潮州人及海陸豐人，多為勞動者，則前已略言之矣。

華僑銀行，有「日里銀行」者，已於一九二二年二月被清算。現在，在棉蘭只存前面所說之中華商業銀行及華成公司。前者為閩人所開設，有人稱為福建銀行，現任瑪腰邱清德為一大股東。後者為廣東人所經營。昔時之日里銀行，則有人稱之為客家銀行。

華僑匯款回國，一部分經由銀行；但大部分則由商店駁匯。因商店對於廣州，香港，汕頭，廈門以至各縣，幾乎皆有同業之聯絡。此等兼收匯兌之商店，華僑稱之曰「信局」。

在華僑手中之工業，棉蘭有鞣皮，椰油，醬油，汽水，肥皂等工廠，一所乃至二三所；在冷葛有椰油，製冰工廠，各一所。但只有此數，而且規模亦並不甚大。

華僑團體，以棉蘭為中心。具備法人資格而為一般的貿易組合者，厥為中華商務總會。商會組合之目的，係整理商場，聯絡感情，援助困窮華商，和解商人爭議及其他關於華僑公益事務之籌辦等等。

其他，尚有各種團體。如八工團，則以同業組合者。如福建會館，廣東公所，則以省系組合者。如大埔同鄉會，詔安同鄉會，則以縣系組合者。如同安金廈同鄉會，韓江公會，則以地方系組合者。如穎川自治會，江夏公所，則又以家族而組合者。此外，更有因同一語言而組合之團體，如客人之八屬會館是。類此團體，名目繁多，未能殫述。要之，其組合目的，皆出以相互親睦，相互補助之一念也。

華僑熱心興學，蘇門答臘華校已達百所；但在東海岸為最盛。棉蘭有「華商」，「敦本」，「神州」，「養中」，「幼雅園」及「通俗」學校各一所。現在又正籌辦「蘇東中學」，或可有成。既已關閉之蘇島華僑教育會，將亦有恢復希望。

華字報紙有二家，一為本報（南洋日報），一為蘇門答臘民報。華人開設之巫文報，亦有「真報」等一、二家。

亞齊華僑生活狀況，頗多與東海岸州之華僑相照合者，不再一一復說。但在亞齊，客人勢力，比東海岸州為強，觀於客語之較比通行，即不難窺見一斑。

亞齊土人物產之買入與輸出，大概在福建僑胞手中。此等物產，大部分輸出於檳榔嶼及新加坡之華僑商店。其他之一部分，則輸出於蘇門答臘各埠。輸出物之主要者，為胡椒，土人樹膠，米，家畜，椰乾及檳榔。至其輸入品，則大部分由古打拉夜，棉蘭及馬來半島之歐洲人商店中販進。

廖內華商生活，嘗依對新加坡之貿易關係為轉移；但華僑頗占重要地位，輸入輸出品，幾全操華僑手中。其栽培業，華僑亦佔重要地位。至於森林之開拓，更其如此，故營枋廊業者實繁有徒。巴莪旁及占碑兩州之華商，多為仰買手。歐人輸入業者之商品，由華商購去，賣付土人；土人物產，亦由華商購入，輸出新加坡及巴達維亞。輸入品，多糖，米，絲，絹等類；輸出品，多咖啡，樹膠，綿，藤，檳榔及黑胡椒等類。在巴莪旁，有「華商輪船公司」之一艘輪船，與新加坡聯絡。南榜一州，華商極少資力強固者，大部分之華商，多向新加坡及爪哇僑胞商店中以信用販賣而活動。販輸入品之小商店，可說全在華僑手中。

蘇門答臘西海岸州之華僑生活，巴東一埠最有重大意義。巴東居住之華人，工人數比商人數，並不更大。有三個印刷所兼文具店，在華人手中。至於農園，為華人資本經營者，只有三個小規模之咖啡園及樹膠園。伯也公務(Piakornho)之烟草，輸出西海岸各市場，其取引主要者，多為華人。華人之養豬生活，在本州頗屬不少。飼豬者兼營椰油工廠，其椰渣，利用之以為豬之食料。由巴東往南部諸港，華人有四艘小輪船。二艘為二名華人所組織者；其他二艘則為一華人公司所經營者。

打巴奴利州之生產事業，以土人之咖啡及樹膠栽培為重要。在華人手中者，不過有一農園而已。本州產安息香，品質優良，為土人栽培之產物。在實武牙之安息香，其輸出，幾乎全在華人手。至於咖啡之輸出，則與土人樹膠同，僅有一小部分。平古蘇州，人口稀少。華人居本州者，多係約百年以前遺留之後裔。新至者頗屬少數。所以華人商業並無重大意義，實力強固之大商人，極為少見。

邦加及勿里洞。此兩島為「錫山州府」，已屬周知之事實。華人大部分係錫山之勞動者。純粹之商人生活，並不佔有重要地位。

荷屬東印度的華僑

汪雲泉

一 序言

荷屬東印度，是我們中國人第二個故鄉！——而且，你聽，日本人高喊了這多年的「南進」了，我們將如何地努力和這第二個故鄉親熱親熱呀！

你看，荷屬是這麼一塊可寶貴的地方；——而且我們中國人，華僑，和它的關係如此之親密！

荷屬東印度的面積，有七十三萬六千四百英方里；比諸荷蘭本國，要大六十一倍餘；比諸日本本國要大五倍餘，比諸日本本國及其屬地也要大二倍餘；比諸龐大的中國，也只小了五倍餘。

有這大面積的荷屬，人口密度，平均為每英方里六十六人。可爪哇（包括馬都拉）人口底密度，是居世界第二位的，每英方里為六百三十人。因此其餘各島（所謂外領），只每英方里二十人了。

日本人見荷屬有華僑八十萬（姑且如此說。）便大驚小怪了；其實對人口如此稀疏急待開發的外領，再來八十萬華僑，也不能算多。

我們再來看荷屬的輸出入。據報告，一九二三年的輸入，六億一千六百八十萬盾；其中土人等的消費居四分之一，產業的消費只居四分之一。一九二三年的輸出，為十三億六千七百八十萬盾。

輸出中，由歐美人及東方人輸出的約居十分之八強，由土人輸出的約居十分之二弱；但據說，所得的，歐美及東方人祇約十分之二，土人約十分之八。所以荷屬，只要土地開發，總屬土人之益；所以當局很歡迎勤懇的華僑再來，來開發這急待開發的荷屬。

重要的輸出品，大約如下。糖，五億盾；樹膠，一億七千萬盾；石油及其製品，一億二千八百萬盾；烟草，八千六百萬盾；此外，椰乾，茶，錫，咖啡等，各約八千五百萬盾乃至三千萬盾。輸出品，可說全然是農林業和礦業所產的原料品；由此，可知荷屬真是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無盡藏。

的實地了！

各國的投資額，據荷人珂克律雷於一九一八年調查，各國對於荷屬農業的投資：荷蘭為十二億一千九百萬盾；英國二億四千六百七十萬盾；華僑二億另六百萬盾；比利時三千五百萬盾；日本二千九百萬盾；法國二千八百萬盾；美國二千七百萬盾；德國八百十萬盾；共計十七億九千八百八十萬盾。又據日本井上雅二在『帝國的將來和南洋的富源』一文中說（該文寫於一九二〇年），各國的投資額，總數為二十四億餘盾；荷屬政府為四億三千萬盾，荷人為十四億盾；英國三億二千六百萬盾；華僑一億至一億五千萬盾（這大約係估測之數）；法國和比利時五千五百萬盾；德國五千萬盾；美國三千萬盾；日本一千五百萬圓。

中國人的來荷屬，雖則不能確定說始於何時，說不定竟在漢時，至遲唐宋時總確已有好多華僑在這裏了。除了印度人外，以中國人為最早來此地的了。而且人數之多，除土人外，確墾居了第一位。以對荷屬關係如此密切的中國人，其當如何努力，來開發這無盡藏的寶地！

但一回看看荷屬華僑社會是如何。固然，從教育方面看，八十萬華僑，已有四百所學校，三萬學童，比諸國內，學童數對全人口數的百分率，已很可觀；但我們要知道，我們是在做僑民，是在做日本人要着着爬上我們頭上來的僑民，我們應當如何地努力來普及教育以資爭競。再從工商業來看，固然華僑的投資額高過日人十倍光景，而且全荷屬的代賣手可說全屬華僑，工搗之多日人也萬不能比擬；——但是，我們試放大眼光來看！金融的主腦的銀行業如何，荷屬輸出額最大的糖業樹膠業等等如何，流通血脈的航業又如何！我們真是慚愧煞！華僑綜合的經濟上的勢力固然不小，但長此各自為政，不聯合起來經營大規模的工商業，不知其將如何了。

我們統看荷屬華僑社會，看到這兩點是最需要的：（一），普及教育；（二），更努力去抓住主要的工商業！

下面，我們把現在已得到的材料，在這不多的篇幅裡，來一敘述荷屬華僑各方面的狀況。

一一 小史

我要寫一敘中國人來荷屬的小史，真感到困難極了，——簡直可說一點好好的材料也找不到。但是寫總得寫一段歷史；沒有法子，只有把據我們所知道的一點零星星星的史料，寫它下來。

法國以前 凡講中國人來南洋——尤其是荷屬的歷史的，最早的歷史，總數實代高僧法顯(Hsien)于西一千九百零六年(西曆一千二百八十年)的來爪哇法顯的來爪哇，下距荷蘭人第一次于一五九六年來爪哇曼丹，要早一千一百八十年。但有幾點，可以看到中國人來南洋遠在法顯之前；可現在這幾點，多還沒有清晰的證據，所以只可暫且寫在這里，以待學者的考證及日後的發見來論斷。(一)「漢書」說朱崖(即今海南島)的南邊，有許多國度，近的十幾天便可到，遠的有四五個月路程。那些國度，常差遣了使者來入貢。俗習和朱崖相類似，戶口很興盛。漢武帝時(公元前一百〇四年至前八七年)，差遣應募人，和來使同入海，去買珠玉異物。「漢書」所說南行十幾天可到的地方，大約是今法屬印度支那一帶；南行要四五個月路程的，定屬南洋了。且珠玉又是南洋的特產。(二)據九世紀亞刺伯人萊義特(Al-Biruni)所著「中國印度見聞錄」，說第三世紀中葉，中國商船已到檳榔嶼了。(三)近年有人在北婆羅洲(婆羅)掘得骨代器物。這一點，我覺得不很可信，因為南洋時常宣傳某處掘得某代古物，事實上什九是賭博的。(四)據史載，羅馬(當作大老帝安托尼(譯音安敦)(Antonine)于公歷一六六年(漢延熹九年)，派遣最初的使節，從波斯灣，經海路到中國，來獻象牙犀角玳瑁，這可見後漢時(後漢滅滅亡，為二〇〇年)中國南洋，已在交通了。據以上(一)(二)(三)(四)三點來看，在法顯以前已有中國人來過南洋，已屬不可搖動的事實；只是還沒有清晰的證據罷了。

法顯經爪哇

高僧法顯(平陽武陽人)于西曆三三九年(三九九年)往印度尋求經律，據他的「佛

國記」(亦作「法顯傳」)說，他回國時，在獅子國(今錫蘭島)趁了船要回廣州，遇大風飄泊了九十多天，到耶婆提。這耶婆提，大家說便是爪哇。有說「唐書」所謂社婆，「宋史」所謂閩婆，及所謂闍婆，與耶婆提俱屬一音之轉。法顯在耶婆提停了五個月，路上又經了七十多天，才到了長廣郡(今山東青島)，這年是晉義熙十二年(西一千九十六年)。

上劉宋皇帝表

據「南北朝史」，載劉宋時(公歷四二〇年至四七九年)，闍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

陀阿羅跋摩曾來上表，可見五世紀初中國與荷屬的交通已不是異事；且那時中國的權威，也遠及此地了。表曰：「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於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剎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閩浮提內，莫不求報。悉以茲水，普飲一切。

我雖在遠，亦沾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

若有祈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陀婆，副使葛抵，奉宣敬誠。

稱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陀婆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惟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敬心。

一 表中閩浮提，與耶婆提音同。

唐代南航商船的航路

由海路中國和羅馬及後來和亞刺伯人的通商，很是頻繁；這海路通商，

南洋是必經之路。自一一六六年(事見前)後，中國和羅馬已漸通商；三國時，吳黃武五年(二二六年)大秦賈人秦倫拜見孫權；南北朝時，通商亦盛。以唐代爲最盛。這時羅馬已亡(東羅馬之亡在六一三年)；唐於六一四年統一中國後，以亞刺伯人爲主要對手方面通商。這時我國南航商船的航路，據日本高楠順次郎說，是由廣州下船，經占婆(Champa)(今越南之中國交趾)之澳，至末羅遊(今蘇門答臘)或闍婆(今爪哇)分爲兩路：一條是經現在的巽他海峽，到獅子國(今錫蘭島)；一條經現今的

麻刺甲海峽，寄航於錫人國（今尼古巴 Nicobar 羣島），到耽羅羣島的（Amalapa）（今加爾加答）；義淨的往復路，不空金剛及智達摩大師的來路，也由這兩條路的。梁啓超在「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文中，也說到這海路，但只說到「凡泛海者，皆經訶陵（即爪亞）轉子（即錫蘭）等國達印度也。」

宋代的入貢及巴林邦之爲遠東貿易中心地 史載宋淳化元年（九九〇年），爪亞王木羅榮遣使到

中國入貢。大觀元年（一一〇七年）復貢。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宋高宗許可爪亞土侯自稱國王。

這時候，中國與南洋間的交通，已近頻繁；其中很有一些人，來了便長住此間了。宋代當一一二七年帝都南遷後，中國與亞拉伯人的通商，已可稱繁盛，這時，以蘇門答拉的巴林邦（Palempong）地方爲遠東貿易中心地；據說福建泉州與巴林邦之間，有每年兩次的定期航行。

宋遺臣鄭思肖 據此間僑胞的傳述，當十三世紀中葉，宋亡于元，宋遺臣鄭思肖（字所南，福建連江人。）避地爪亞巴達維亞，大家傳述他是第一個居住爪亞的人。又傳述他的居住地叫八茶罐，說當時是用茶八罐和土人換來的。這，當然只是傳說。

元初的大舉南征 蒙古人亡宋，元世祖忽必烈遣右丞相孟珙來爪亞勸入貢，哪知反被蒙面之辱。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年）命史弼，高興，亦黑迭失等，統率三萬遠征軍來討伐。這時恰巧爪亞國王被隣國噶郎王所殺，他女婿士罕必闐耶便迎求史弼等助他復了仇；可後來士罕必闐耶却叛去，且拒戰遠征軍，終敗之始還。

「三保太監下西洋」 明成祖（就是文天祥所痛罵的燕王）做了皇帝後，因爲建文君的下落不明，很不放心。於是他一面大舉招諭諸番，一面可願便在海外尋訪一個究竟。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使中官鄭和統率容兵三萬七千餘人的大船六十二艘，由蘇州劉家港（今太倉瀏河口）取齊出口下西洋。

鄭和，雲南人，小字三保，所以當時都稱他三保太監；所謂西洋，是當時以印度洋西岸爲西洋。三保太監下西洋，自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自一四〇五年至一四三三年）凡七次。他威德所及的地方

，南至爪哇，西至紅海，西南至非洲東岸。會有三擒酋長的勳功。現在南洋，不論中國人或土人，都把三保大人當作天上人的。爪哇三寶壟有三保洞，相傳爲鄭和暮年歸葬之所。元初的大舉南征，及鄭和底七下西洋，自然有許多隨着留住此間了。

中國人的移殖荷屬，究竟什麼時候開始，當時大概有多少人，他們除了爲貿易來此間之外還有什麼人是怎樣來的。這些問題，現在簡直可說無從回答起。大約漢代時，中國和荷屬已在交通。到亞刺伯人占了商權，中國與荷屬間的交通當較頻繁，這期間自會有多少人僑寓此間。宋亡，因係被蒙古人所征服，其間自會有些人避地此間。其間，還有因元初南征而留此間的。另外，也自當有一小部分海盜之流留此間。大概說來，到了元末明初，荷屬是很有些華僑了。這，我們看當時竟已有人「王」此間，及荷蘭人初來時（一五九六年），已見很多中國人，可以爲證。

梁道明——陳祖義——王某 當洪武年間（十四世紀末時），爪哇西略三佛齊（今蘇島南部之巴林邦，一曰巨港。昔稱舊港的，也便是這地方。），時有閩粵僑寓者千餘人，保有國之北境，打退了爪哇。當時的首領，叫梁道明，廣東人，便「王」三佛齊；閩粵因此移來者數千家。陳祖義，也是廣東人本係海盜，明庭撫之立爲舊港頭目；大約是據有三佛齊的一部分而王。還有王某（侯其名），也是廣東人，在爪哇北海濱順塔地方稱王；這地方，方三百里，僑寓者爲廣東和漳泉人，聚成村落，名曰新村，地甚饒富。梁氏曾於一四〇六年（永樂三年）入貢；陳氏于一四〇七年（永樂四年）；王氏於一四一一年（永樂九年）。

據「明史」，說爪哇的杜板地方，有廣東漳泉人流寓者在；新村地方有僑寓者千餘家，且是一個貿易中心地；蘇魯馬益（今泗水）有千餘家，半中國人。

張璉 張璉，廣東饒平人，本海盜；明嘉靖末（一五六〇年開）爲惠閩粵贛三省；——後一五七八年，有人於三佛齊見有列隊爲番船長的，問他，哪知正是張璉；大概逃離祖國後來占據這地方的。

荷人初來時的華僑情況 據荷人霍亨獨倫在『荷屬東印度的華僑』一書中說（現據日譯本）：「五九六年（明萬曆二十四年）初來荷屬的荷人，看見有許多中國人居住着。又說：中國人的到曼丹，要比歐人早得多。又說：東部爪哇格利綏地方，從一四一一年（永樂九年）有中國帆船到着以來，華僑富裕的商人漸增，於是貧窮的海濱，不久便成了隆盛的港了。又說：泗水的華僑，也儘是加增。又說：據最初到爪哇的荷人說，曼丹的中國人，用堅固的柵欄圍成一個郭，也有漂漂亮亮的住宅；他們不單從事中國商品及胡椒等的販賣，并自己耕作胡椒與稻。」

十七世紀初葉的荷人遷往華僑 據『荷屬東印度的華僑』說：「耶加脫拉（即今巴城）的中國人，從前似乎最注意亞拉克酒的釀造及米的販賣。如柯茵（T. P. Coen）總督（1616-1623），很重視中國人；荷蘭本國的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曾特地命令好好地保護中國人。可殖民地官吏，却等閒視中國人，常常做了過分的事。爲要在巴達維亞，彭達，安汶三個地方，增加勤勉的住民，便發燒住在別處的中國人的家；也會破壞了船，強中國人移住上述三市；也會將由中國來的帆船，命令一部分的船客，在耶加脫拉下船并居住。一六二六年，用這方法，將乘五隻帆船來的二千新客奪取了；可巴達維亞的華僑數，並不怎樣大加增。一六一九年約三百乃至四百；到過了十年的一六二九年，不過二千人。加到大約一萬人，是一七三九年以後的事了。」

一七四〇年的紅河之役 據日人舟木茂稻『荷屬東印度史』，大意說，『東印度的中國人，歷史已很久；在荷荷牙人來之先，已有很多人居住了。到柯茵總督設立巴達維亞謀其發展，因中國人是精勤的工人，便獎勵中國人的南來居住，并特設特別的市街區域。此後，因巴達維亞政府不斷地獎勵移民，所以中國人的移住數漸增；在十八世紀初葉，巴達維亞市內計六萬，市外計四萬。除了少數，大多是從事手工業種茶種蔗等等的，貢獻甚大；一部分已成巨萬之富。但有一問題：華僑間，難免雜有浮浪之徒，擾亂秩序。巴達維亞政府，于一七〇六年，設嚴格的規定，從事取締。華僑

，大多是趁了載茶的帆船來的。這種帆船，每年爲東印度公司輸入不少茶；但董事會說中國茶太少利益，於是斯義爾(C. Van Swol)總督(1713-1718)將從前每担給以十五盾代價的，忽然減到十盾。結果，茶的輸入通商成了不可能；第二年，巴達維亞港中，一隻帆船也沒有了。中國茶的斷絕，對東印度公司是一大打擊。以克龍 D. Van Cloon)總督(1732-1735)種種的努力，從一七三二年起，才有帆船來。茶的通商，有了相當的成績。但同時，浮浪之徒也增加了，雖有一七〇六年的規定，可仍損壞秩序。巴達維亞政府不得已，把浮浪人，一部分送還中國，一部分送往錫蘭彭達及好望角等。同時設立新規定：中國人須有「入境許可證」，方准在爪哇居住。可這許可證，沒甚効力；浮浪人反而增加。又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以發行入境許可證爲奇貨可居，幹不正當的事，行賄私肥；並對於發行許可證，課以種種的稅：於是良善華僑都很困憊了，甚至非難當局了。當局因爲無法取締，於是一七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伐克尼爾(A. Valckenier)總督(1737-1741)和印度參議會協商，採取最後的手段。不問有無許可證，凡可疑的華僑，一概拘捕，行嚴刑審問；凡認爲沒有正當生計的，都送往錫蘭或叫肉桂園中去工作。東印度公司職員，利用這取締規則，將久居巴達維亞且有充分的信用及財產的，也去壓迫以行賄。因此，華僑個個都不安了。並傳說流放錫蘭的人，在離了爪哇海岸後，大部分都投入海中的；於是華僑更形不安了。於是反抗發生了。華僑先讓婦女小孩避開，各自武裝了，於巴達維亞市內外，一面舉烽火，一面開始襲擊。結果：約六百家中國人的家，盡歸灰燼；市內外遭難的華華僑，在一萬人以上。這一次，巴達維亞的河水，因華僑的血而染紅了，因名其河曰紅河；這一次事件，便叫「紅河之役」。

紅河之役的餘波 紅河之役後，許多華僑逃出巴達維亞，集合同志，在南旺(Rembang)，日那(Djawa)等地方試襲殺；並進攻三寶壟。後又和瑪素藍國相結而反抗。這件事，自一七四一年起，到一七四三年才終了。

羅芳伯——吳元盛——張傑諸 羅芳伯（或作羅大剛），廣東嘉應人，清乾隆中（十八世紀中葉），「王」坤甸，傳七世，至一八八五年（光緒十年）。現在坤甸還有羅芳伯廟。吳元載，亦嘉應人，曾王坤甸東南的載燕國。張傑諸，廣東潮州人，曾王於瀾江（在龍目島西岸）；那時瀾江沒有華僑，傑諸大事招致，并借與資本經營。一八八二年（光緒十年），由荷人得其海口；後暴卒，荷人沒收其財產，計三千八百餘萬盾。

一八五五年三點會事件 中國人在婆羅洲，起初大都是爲了金礦來的，很有勢力，有一個團體，凡似一小共和國。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爲巴達維亞政府的遠征隊，將華僑主要根據地孟脫拉獨（Mentado）占領，華僑勢力便完了。一八五五年，該地華僑所組織的三點會，忽然起事；事前有人告密，事即平。

【餘言】 關於國人來荷屬在荷屬的過去，我們所知，已盡於此。在這個找不到參考書的地方，要做這種文章，真叫要命。例如中國歷代史書所說的南洋地名，我們現在還有許多不會知道，在此地要考證一下也無從考證起。（如顧頡剛王鍾麟兩先生在「本國史」中冊七十八頁所注荷屬各地，也有好些錯誤的。）關於這，打算在這里找點這里的材料（事實上異常困難），將來回國後，打算來費點功夫寫一篇。

三 人口

荷屬東印度的華僑，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調查，是八十萬九千六百四十七人，這在高唱「南進」終於在荷屬只殖了四千另七十九人（據一九二四年六月的調查。）的日本人看來，固是要吃驚的了（「南洋的霸者」的作者日人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務課長梅谷光貞，高喊南洋的霸者的時候，荷屬華僑還只五十六萬三千餘人，已如此使日人大驚失色了。該文，中文已有劉士木君譯本。）；其實，這數目很小，再來這麼八十萬，也算不得多（如山東一省，人口密得異常，他們平常一年打一轉回地到東三省

去，其實很可到此地來。我們試把荷屬華僑權對荷屬總人口數的百分率及荷屬每英方里的華僑數，和南洋別處的這兩者來比較，實居最下位咧！

現在，我們試把南洋別屬的華僑數，總人口數，面積，及各屬華僑數對總人口數的百分率與各屬每英方里的華僑數，列舉於下；再把來和荷屬的比較。

地別	面積(英方里)	總人口數	華僑數	每英方里的華僑數	華僑數對總人口的百分率
英屬馬來亞	五六,六〇三	三,三五八,〇〇〇	一,一七四,四〇〇	二〇.九	三四.九
美屬菲律賓	一一五,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二.九	二.三
法屬印度支那	二二五,〇〇〇	一八,二三四,五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	一.六	一.九
暹羅	一九五,〇〇〇	八,八一九,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〇	九.二	二二.五
荷屬東印度	七三六,四〇〇	四九,三五〇,八三四	八〇九,六四七	一.一	一.三

我們看，荷屬的華僑，不論對總人口數的百分率，或每英方里中人數，都是居最下位的；日本人何必失驚呢。

荷屬的華僑，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調查，分爪哇(包括馬都拉)和外部諸島(指除去爪哇和馬都拉的荷屬各島)的兩部分，試列詳表于下。

(一) 爪哇(包括馬都拉)

州別	華僑	其他東方人	歐美人	土人	合計	華僑數對總人口數的百分率
曼丹	四,〇〇〇	—	—	八九二,〇〇〇	八九七,〇〇〇	〇.五
巴達維亞	一一六,〇〇〇	—	—	二六二八,〇〇〇	二七八七,〇〇〇	四.二
井里汶	二六,〇〇〇	三,〇〇〇	—	二,〇〇〇	一六八〇,〇〇〇	一.七
				一七,一〇〇〇	一七,一〇〇〇	一.五

荷蘭東印度的華籍

北加浪岸	一八,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二四三	〇,〇〇〇	〇.八
三寶壟	三九,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二,六八〇	二,七三七	〇.五
南旺	一九,〇〇〇	—	一,〇〇〇	一,六四一	一,六六三	〇.二
泗水	三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二,三九六	二,四六〇	〇.五
馬都拉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	一,七三六	一,七四三	〇.三
北蘇魯安	一七,〇〇〇	二,〇〇〇	九,〇〇〇	二,二一一	二,二四一	〇.八
麥蘇基	八,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四八四	一,四九八	〇.六
吉里利	一六,〇〇〇	—	四,〇〇〇	一,九九〇	二,〇一一	〇.八
馬地溫	六,〇〇〇	—	二,〇〇〇	一,五八六	一,五九四	〇.四
日惹	七,〇〇〇	—	四,〇〇〇	一,二七〇	一,二八二	〇.六
梭羅	一三,〇〇〇	—	五,〇〇〇	二,〇二九	二,〇四九	〇.七
吉魯	一六,〇〇〇	—	五,〇〇〇	二,四三四	二,四五六	〇.七
萬由馬斯	一〇,〇〇〇	—	二,〇〇〇	一,七五四	一,七六七	〇.六
勃良安	二〇,〇〇〇	—	一六,〇〇〇	三,七七二	三,八一〇	〇.五
總計(千人)	三八四	三一	一三五	三四,四三三	三四,九八四	一.一
(二) 外部諸島						
州別	華僑	其他	歐美人	土人	合計	華僑對總人口數的百分率
蘇門答拉	一三四,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一〇,四三〇	一,一九七,〇〇〇	一一.三
東海岸	一三,〇〇〇	—	二,〇〇〇	七,一八〇	七三六,〇〇〇	一.九

歷內	占碑	巴蘇旁	南榜	平古蘇	蘇門答臘 西海岸	打巴奴利	邦加	勿里洞	西婆羅洲	東婆羅洲	南婆羅洲	西利伯斯	文那多	得耳納底	安汶	峇厘龍目	的麻解	新幾尼亞	總計字入
二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六七,〇〇〇	二,〇〇〇	六七,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四二五
—	—	三,〇〇〇	—	—	—	—	—	—	—	四,〇〇〇	—	—	—	—	—	—	—	—	三五
—	—	—	—	—	四,〇〇〇	—	—	—	—	二,〇〇〇	—	—	—	—	—	—	—	—	三四
一九九,〇〇〇	二三八,〇〇〇	八一〇,〇〇〇	二二九,〇〇〇	二五三,〇〇〇	一,五〇五,〇〇〇	八三九,〇〇〇	八五,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	五三五,〇〇〇	九九八,〇〇〇	二,三二九,〇〇〇	七四五,〇〇〇	一四六,〇〇〇	二七一,〇〇〇	一五五六,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〇〇	—	一三,八七一
二二三,〇〇〇	二二三,〇〇〇	八二八,〇〇〇	二二三,〇〇〇	二五七,〇〇〇	一,五二二,〇〇〇	八四三,〇〇〇	一五四,〇〇〇	六八,〇〇〇	六〇五,〇〇〇	一,〇二〇,〇〇〇	二,三四七,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〇	一四九,〇〇〇	二七七,〇〇〇	一五六五,〇〇〇	一四六,〇〇〇	一九五,〇〇〇	—	一四,三六六
一〇.一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〇	〇.七	〇.三	四三.七	四二.二	一一.二	一.五	〇.五	一.四	一.〇	〇.五	〇.四	〇.三	〇.六	—	二.九

(三) 爪哇和外部諸島(以千人為單位)

地別	華僑	其他	歐美人	土人	合計	華僑數對總人口數的百分率
爪哇	三八四	三一	一三五	三四,四三三	三四,九八四	一·一
外部諸島	四二五	三五	三四	一三,八七一	一四,三六六	二·九
荷屬東印度總計	八〇九	六六	一六九	四八,三〇四	四九,三五〇	一·三

(四) 華僑的男女別

地別	男子	女子	合計
爪哇	二〇九,七〇七	一七四,五一一	三八四,二一八
外部諸島	三〇八,六四八	一一六,七八一	四二五,四二九
總計	五一八,三五五	二九一,二九一	八〇九,六四七

【餘言】 荷屬華僑八十萬多人中，有六萬多苦力；蘇門答臘東海岸農園中，約二萬九千強；邦加和勿里洞的錫山中約二萬一千強和一萬五千強，共計約六萬五千強。在蘇門答臘的峇臘亞比和石叻班讓(Selangang)地方，有從事漁業的人，夫婦合計，約有一萬二三千人。在廖內羣島，望加麗，西亞克，不撈灣等地方的伐木場，製材所及燒炭場等勞動的，約有三四千人。當教員的，約一千五百人。

這是大家知道的事：南洋荷屬也是這樣的華僑，可說全體是廣東，福建兩省的同胞；此地所謂外江人，它的數目是不能拿來比較的。廣東人，他們以地域的關係，分作四部分，即廣府人（指廣州人），客人（嘉應州五縣及大埔等地，與海陸豐一部等），潮州人，海南人（即瓊州人；福建人分作三部分，即福州人，漳廈人，廈門漳州泉州一帶），永定人（福建說客話的人，如永定龍巖等）。福州人，大都營咖啡茶店腳踏車店。漳廈人多從事雜貨土產的商業。廣府人多從事手工業，如裁

縫工，製鞋工，鐘錶工，傢私工，金器工等。客人多從事洋貨業，編籬工及商店書記等。海南人多從事旅館熱食店及烹調工人等。蘇島東海岸農園中的工人，大多是潮州人和海陸豐人。邦加和勿里洞錫礦中的工人，大多是廣府人和客人。

華僑作經濟的活動的，十五歲以上的男子，約卅七萬三千人。和歐美受同等待遇的，計五百二十八人。華僑受所得稅的查定的，計卅二萬四千另十六人。

四 政治

中國與荷蘭之間，向稱親善。且荷蘭庚款（即中國對荷蘭的庚子年賠款），已有退還中國作治河之用的擬議。惟荷庚款，為數已不多，確數記不起了，大約祇一百餘萬元，可見中荷儘在親善的路上走。且荷屬東印度當局，也儘在提高華僑各方面的地位。現在，且就若干政治方面的事實，來一敘述。

國籍法問題經過

中國與荷蘭間，有一個國籍法問題，就是：照中國的國籍法，全體華僑全係中國人；惟據荷蘭頒布的荷屬華僑國籍法，凡僑生華人為荷屬東印度人（華產仍為中國人）。關於這問題的經過，略有可敘述的。當一八三八年時，荷屬政府目華僑為外僑。嗣後，給予公民權。

到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我國頒布國籍法，大要說，凡出生時，父或母為中國人，都屬中國人；又施行細則中說，雖生長久居外國，如其人仍願屬中國籍，一體仍視為中國國籍。這一年，荷屬又目華僑為外僑，且為東洋外僑，便是不同於西洋外僑。一九〇九年，我國政府要求在荷屬設置領事，以保護僑民（同時，因祖國的革新運動，華僑的思想也已漸清晰）。一九一〇年，荷屬政府草定荷屬華僑國籍法，大要說，凡出生於荷屬東印度的，都屬荷屬東印度人；前殖民大臣馬斐律主張最力，即於國務院通過。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五月八日（陰歷四月初十日），中荷兩國簽定「北京協約」，議定荷屬華領事的權利義務問題，并於附約中承認荷屬華僑國籍法；當時駐荷蘭公使是現在

已做外國和尚了的陸徽祥。但該協約規定每五年期滿(?)，可以修改。從一九一一年簽訂以來，中間祇第二個五年期滿日，即一九二一年，由駐荷公使王廣圻要求修改，將僑生華僑改隸荷蘭國籍，惟未得對手方同意。下文，讓事實來告訴我們。

設置領事 一九〇九年，我國政府要求在荷屬東印度設置領事；一九一一年，雙方同意，簽訂「北京協約」。我國在荷蘭本國，原駐有公使。在荷屬東印度，于巴達維亞，設置領事；於三寶壟，泗水，棉蘭，巴東等處，各設領事。

這說出來，在國際上是一件丟臉的事，可事實確是如此，便是：此間的領事，簡直是飯桶的別名，他們或者雲吐霧，或專研「國戲」，「高而尚」之的，做發首無病呻吟的舊詩。這些朋友，都是北京的所謂政府放出來的；好在北京的窮盡窮絕的所謂政府，雖規定須給總領事和領事二百六十元至四百四十元的工錢，可是可以一文不勞破鈔，讓它奈水似地奈着吧了。所謂領事，假使說有事在做，這便是釋護照拿護照費了。

國民議會職員 國民議會 (Volksraad)，是荷屬東印度的人民代表機關；但在法理的性質上，只是荷屬東印度總督的諮詢機關。總督須諮詢它的事項：(一)，預算及決算；(二)，剩餘金的用途及不足額的填補；(三)，荷屬的借款及對於借款的担保；(四)，讓荷屬居民兵役事；(五)，以勅令指定的上列以外的事。它的創設：由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的統治令。它的成立：為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它的組織：先定員為四十九人(內會長一人，由荷蘭女皇任命；現在也如此。);現為六十一人，內土人二十五人，荷人三十人，東方外僑五人(內華僑四人)。華僑四人，為簡福輝，許金安，黃禎祥與韓朝宗。(現在土人各處開會，要求增加名額。有主張定員七十五名：議長一人，土人三十八人，荷人三十人，東方外僑六人。)華僑議員，也能相當地說幾句話。

法律的地位 在一八五五年以前，民事關係的華僑的爭議，全然在土人裁判所中處置的；據說

常得到不利益的結果。後來一八五五年的法令第七九號，改革了這種狀態。現在，荷屬的大部分，有關民法及商法的歐人財產法規，對於東洋外僑也適用了。這事實，華僑很顯著地提高了社會的地位，鞏固了經濟的地位。入後一九一七年的法令第一二九號，對於親族法和相續法，也有和歐人同等待遇的傾向了；同時，中國人戶籍原籍規定，也制定了。因此，這年以後，雖有若干例外；但大體上，商法，破產條例及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和歐人一個樣子了。關於公司，也由一九一七年法令第一二九號，發布了特別規定了；公司，和無限公司（即日本所謂合名會社。）同格；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已登記的公司，至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止適用舊法規（指一八五五年法令第七九號所定的

納稅

荷屬東印度的租稅，以負擔者言，可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兩類。直接稅：（一），動產

稅；（二），所得稅；（三）土地稅；（四），土地收入稅（課土人所有的土地，且不屬土地稅規定內的。）；（五），地丁稅（前爪哇及馬都拉土人，有公役的規定，今以此代之。）等。間接稅：（一），入口稅與出口稅（入口稅，課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二。出口稅，大略等於荷蘭。）；（二），消費稅（主要者為酒精，石油，火柴，煙草四種。）；（三），財產轉移稅；（四），相續稅；（五），印花稅等。

關於納稅方面，華僑所較注目的，為下列五種：（一），入口稅（指人的入口，俗稱碼頭稅。）；（二），所得稅；（三），屋稅家具稅；（四），市政廳徵收的所得稅；（五），狗稅。

（一）入口稅，到一九一八年四月一日起始徵收，為二十五盾。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改為徵收五十盾。到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改為徵收一百盾。這種入口稅，凡在六個月以離去荷屬，可以發還；六個月以上，便不發還了。

（二）所得稅，分公司與個人兩類。關於個人所得稅（俗稱人頭稅，亦稱入息稅。），自每年收入一百二十盾（以年計算的；即每月收入十盾。）起徵收。

一年的入息（盾）

所得稅（盾）

一八〇〇——二四〇〇	同上	五・〇
一二〇〇——一八〇〇	同上	四・五
九六〇——一二〇〇	同上	四・〇
七二〇——九六〇	同上	三・五
四八〇——七二〇	同上	三・〇
三〇〇——四八〇	同上	二・五
一五〇——三〇〇	同上	二・〇
一年屋租(盾)	五・〇	二・〇
(三) 屋稅及家具稅，它的徵收法，稍為有點複雜，我們先列一表，然後再稍加以說明。	屋稅(百分數)	家具稅(百分數)
凡納所得稅六百三十盾及六百三十盾以上的，須納附加稅百分之二十四(去年為百分之三十，今年減為百分之二十四)。	一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
凡納所得稅六百三十盾的，稱中等；納一千二百盾的，稱上等。據一九二二年的調查，華僑的所得稅被査定者，全荷屬總數為三十二萬四千零十六人。	一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〇
	五〇,〇〇〇	二八・八〇
	五〇,〇〇〇	四〇・八〇
	四〇,〇〇〇	一五六・八〇
	四〇,〇〇〇	四〇六・八〇
	二〇,〇〇〇	四,二〇八・八〇
	一〇,〇〇〇	二一,一六六・八〇

二四〇〇以上

同上

六〇〇

這個表很容易明白，以一年屋租一百五十(即每月十二盾半。)起徵收。今假定屋租年三百盾，徵收屋稅百分之五，計十五盾；又家具稅百分之二，計六盾；共計年納二十一盾。如一年屋租不到二百七十盾的，納稅負擔可較輕，如下表：——

一年屋租

屋稅家具稅(照上表計算結果之分數)

一五〇——一八〇

五分之一

一八〇——二一〇

五分之二

二一〇——二四〇

五分之三

二四〇——二七〇

五分之四

這表下面一欄，第一行是說只消照上表計算結果的五分之一就够了，即可減去五分之四；下類推。試舉一例於下：假定一年屋租為一八〇盾，照上表，需屋稅九盾，家具稅三盾六分，共十三盾六分；現在只收五分之二，便是只消五盾另四仙了。

上面的徵收法，是據蘇門答臘東海岸所施行的，又限於棉蘭(Medan) 洽加(Tandjong Poera) 先達(Siantar) 亞沙漢(Tandjong Pale) 望加麗(Bengkalis) 民禮(Bandjei) 火水山(Pangkalan Brandan) 東海岸在上列各埠之外，所徵的稅稍重。

一年屋租

屋稅

家具稅

一年屋租

屋稅家具稅(照上表計算結果之分數)

九〇——二四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九〇——一〇八

五分之一

二四〇——四八〇

同上

四〇五

一〇八——一二六

五分之二

四八〇——六〇〇

同上

五〇〇

一二六——一四四

五多之三

六〇〇——九〇〇

同上

六〇〇

一四四——一六二

五分之四

九〇〇以上

同上

七〇〇

上面所講屋稅家具稅，都是徵諸租戶的。

(四)，各地市政廳徵收一種所得稅（華僑俗稱賂稅，便是所說走點也要錢，以及所關進賂賈賂錢的是了）。

(五)，酒稅，荷屬要酒須納稅；每年納的老板須納銀六盾；不納稅的，管狗朋友看見，便捉將官裡去槍斃。

這所說的五種稅，前三者歸荷屬政府徵收，後兩者歸市政廳徵收。個人所得稅及屋租家具稅！由荷屬政府下的華官代收。

荷屬政府下的華官

荷屬東印度，因為華僑很多的緣故，在荷屬政府之下，特設顧問。

(一)，用以諮詢；(二)，用以宣達。事實上，於此外，還有工作，如任未訴訟前調解之責，如代為收取某項租稅等等。這種顧問，分為四級，這只是在街頭上，專權實相彷彿（即內中人也不知實權究何若）：(1)，瑪腰(Majoor)；(2)，甲必丹(Kapitein)；(3)，雷登蘭(Liutnant)；(4)，歐士(Wilmeester)。凡大埠，才設瑪腰；小埠，最高到甲必丹為止。

「新移民條例」

凡中國人到荷屬來，當到海口時，先在輪船上繳納入口稅一百盾。隨後到移民廳問話，如問話沒問題，須有人担保（這種担保人，當然于未入口前已接洽好），給你一張「暫

居票」（俗稱登坡字），這方可自由居住。這票暫居票，從前滿了兩年去發一個字；再滿兩年，便是一共四年，可領「永久居留票」（俗稱王字）。現在這辦法已改變過，須滿十年，才可領取「永久居留

票」。還有，從前到別屬去，除坐頭二等船艙須領護照外，別無他種手續；現在是要拿了自己的暫居票，向船政司（俗稱海口官）或地方官長報告要去的目的地了，不舉行這手續，再來時須重新繳入口

稅一百盾；這辦法和須十年才可領取王字的辦法，同於今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巴城離移民部新移民條例如下：——

由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起，凡持有登坡字（即暫居留）之人，欲往荷屬東印度以外地方者，須到該管地方官或港口官（即船政司）報告；由該地方官或港口官將此事實，在登坡字內記明。凡不遵守此條規，或離境已逾一年者，其原有之登坡字，視為無効；如再來荷屬東印度，須重新領取登坡字（繳登岸照費一百盾）。

登坡字有效期限為二年，可以延長二次，每次一年；經此二次之延長後，可以再延長一次，期限為六年。總共期限為十年。滿十年時，可以領取王字（即永遠居留票）。如因特別情形，可以在十年未滿期以前，求取王字。依照舊移民條例發出之登坡字，亦照本條例辦理。凡有關係人，希即牢記，以免自貽伊戚。

五 經濟

荷屬華僑在荷屬經濟上的地位，本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詳細一敘述；——可是一點統計材料也找不到，真叫沒奈何，只能就所知的另星的材料為一敘述了。

(一) 拿回中國的錢

華僑拿回中國的錢，在祖國經濟上，有很重大的意義。祖國的貿易，年年是入超的，而且為數很大；如一九二二年入超為二億九千萬兩，一九二三年為一億七千萬兩。這大的入超，須有種種的補足法；華僑拿回祖國的錢，便是種種補足法之一。

荷屬華僑，每年拿回去的錢，究竟有多少呢；這，不但沒有正確的統計，幾乎連估測也無從估測起。沒法，只有將各方面的估測寫下來，再自己來定個概數。

(一)，馬寅初先生在「吾國之入超如何補救」一文中說，「華僑經商海外，多有富成，每年輸入祖國現金，為數極大。有人言在美華僑，每年現金輸入，約有二千萬兩；其他在美法等之華僑輸入，當亦不少。」(二)，劉南風先生（這位朋友，在上海某處集會上碰到過，客人，似乎是在橫城「南洋

時報」住過的。(一)在「暹羅僑務意見書」(去年十二月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過的。)中說，「南洋華僑，每年匯實回國者，據吾輩測當在一萬萬元以上(敝處大埔，為廣東之一小縣，每歲由南洋匯回之款，殆在一百五十萬以上。)(二)日本大阪市產業部編「中國貿易事情」中說，「中國移民匯回的錢和歸國華僑帶回的錢，每年究有多少？華蓋爾氏推算為四千萬兩；奧爾斯氏推算為七千三百萬兩。但假定移民總數為一千萬人，每人每年平均拿回二十元，總額已有二億元；每人每年十五元，也有一億五千萬元。」(三)華南銀行設立要旨中說，「又如華僑寄銀回國，每托各處多數之信局，或客頭為之辦理；其金額每年至五六千萬元。」這華僑指南洋華僑而言。

我們試根據上述的估測，來定個荷屬華僑拿回去的錢的數目看。荷屬華僑數，據一九二二年調查為八十萬；但因「國籍法」的關係，有許多中國人的「土生」，算作荷屬東印度人了。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一回中國年鑑」，「據各種調查合編的『海外華僑數表』」中，說據一九一四年調查，荷屬東印度華僑數為一，八二五，〇〇〇，這大概是把土生也包括了進去的。現在估計拿回去的錢，那就是「土生」也拿錢回去的，所以現在以一百八十萬的數目來估計。以一百八十萬算，平均每人每年為二十元，共為三千六百萬元。據大埔得一百五十萬元來講，算它三分之一是荷屬拿回去的，得五十萬元；閩粵兩省共一百五十七縣(閩六十三縣，粵九十四縣)，今以對半來計算(如閩北粵西等處，華僑很少；又大埔人在荷屬的，實是在多中排的。)得七十八縣，乘每縣五十萬，得三千九百萬元。我們這樣估測，不知略有當於事實否。

關於拿錢回去，我們有幾端可猜測地來一敘述。(一)可惜現在國內，「時亂年荒」，就是國民政府也還顧不到華僑；不然，國內實業處處待開發，華僑大可拿錢回去來開發。如萍蘆鐵路，當光緒末年間建築，很多華僑股份。如中南銀行(實收資本五百萬元)股份，什九是華僑的。如上海的百貨公司，很多華僑股份。此外，拿回國內投的資還很多。(二)拿錢回去，有很多是「發

家活口」的；所以假定華僑不寄錢回去，閩粵兩省立即要生大影響。據一位大埔人說，當歐戰時，盾價大跌（當時只值國幣三角光景；目下值八角六七分），粵東大受影響；一向討妻子要一二百元，這時只值幾十元了。（三），拿錢回去，大部分是匯去的，但有一部分是自己帶回去的。如閩口苦力，契約滿期回國，便把辛辛苦苦積蓄起來的錢帶回去活動去了；如一部分商人，拿錢回去置田造屋，或在都市上置點房產之類。（四），南洋的女用人（客人叫做「水婆」，上海人所謂「娘姨」），什九有錢帶回家。如在棉蘭，女用人工錢，大約每月二十五盾。伊們吃着東家的，除看戲之類化點錢之外，每月至少有二十盾以內可積蓄。如此五年，便可有二千塊錢帶回去了。（五），其他（不多寫了）。

(二) 輸出入

華僑對荷屬的輸出入，有兩方面可講：（一）華僑在荷屬，本來是有名的輸出入的代賣手，輸入方面更重要；（二），經營直輸出和直輸入。

輸入商品界中的華僑，做輸入業者（歐人）和土人間的連鎖，占有獨占的位置。同時，輸出商品界中的華僑，做着代賣手，也居很重要的位置；但不及在輸入商品界中。如在爪哇，主要農產物的生產和販賣，大部分在歐人手中；由華僑做代賣手的，以土人農產物和林產物為主，輸出價格雖一頓也有幾千萬盾，可比諸歐人栽培的生產和輸出，真渺乎其小矣。不過單只在爪哇是如此；在外年，華僑在輸出代賣也很活躍，輸入代賣更不必說。可惜關於輸入代賣的情形，還沒統計可資參考。

至於代賣手的金融方面，照一般的情形看來，大多不向銀行通融，反向輸出入業者通融的。（關於輸出品，已略見于「序言」一節中。關於輸入品，現在據一九二三年的調查，略錄於此。輸入品中重要的，各種織物，為一億七千四百萬盾；食料及食料品八千八百萬盾，米五千萬盾；香烟類二千四百五十萬盾；其他為大豆，啤酒，染料等。）

華僑在荷屬經營的直輸入直輸出，雖不及做代賣手的地位來得重要，可如米如糖，也很占了一個位置。

華僑經營的直輸入，以米為最重要。來源，為仰光，西貢和暹羅。一則，因米的輸入，什九在華僑手中（歐人公司直接輸入米的，只勿里洞公司，亞弗羅斯，邦加錫山等。）；二則，米的輸入，在荷屬很占重要位置，我們試一看最近四五年米輸入的狀況，（以百萬盾為單位）。

暹羅輸入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米輸入	一一一六	一〇七七	六九一	六一四	六七八
米輸入對總輸入的百分率	三七	一一四	七四	五〇	六三
	三〇・三	一〇・六	一〇・七	八・一	九・三

我們由此可知華僑經營米輸入地位的重要了。金融方面，這大概由歐人銀行通融（就是行信用放款。）。

此外，由華僑直輸入，歐人銀行為通融經濟的，有大豆，火柴，牛油等等。至於沒有市價的直輸入品，銀行方面因為担保品難以立即化為現金，不大喜歡行信用放款；因此，對於保證金，總要求很厲害的條件。魚類的直輸入，也占一個地位，可銀行不大與聞，因為魚類販賣的內部組織特異，及魚類容易腐敗。

華僑經營的直輸出，以糖為最重要，也是由歐人銀行為通融經濟的。只是糖輸出中的華僑的地位，不及米輸入中的地位那麼重大。我們試看最近五年荷屬的總輸出及糖輸出的情形看。更據哈綏爾曼的調查，華僑向爪哇糖生產者組合的全收，直接購買的百分數是如此：一九一九年，為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二〇年為百分之十九；一九二一年為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二二年為百分之二十九；一九二三年為百分之二十一；一九二四年為百分之三十一（現在根據這百分數，將華僑直輸出的糖，約計

實數列入下表內。下表，以百萬盾為單位。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總輸出	二,二二五	一,一八八	一,一三六	一,三七〇	一,五三〇
糖輸出	一,〇五〇	四四一	二七〇	四九九	四八九
華僑經營的糖輸出	一九九	一四一	七八	一〇四	一五一

上面我們說，華僑的糖輸出不及米輸入地位的重要，這是指全部糖輸出及米輸入而言；若單就多少而言，那米輸入反不及糖輸出。主要的糖商，為三寶壟的郭河東，建源和黃仲涵。

此外，華僑經營的直輸出，有煙草，皮革，樹膠等。

還有，中國對荷屬東印度的輸出入，我們也可在此順便一述及。中國由荷屬的輸入額，這超過

中國對荷屬的輸出額。（單位，為千兩。）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中國由荷屬的輸入	六,八三七	一三,八四四	一三,六〇〇
中國對荷屬的輸出	二,六〇五	九,二二九	八,〇八五
入超	四,二三二	四,七一一	五,五一五

入超的數目，每年在四百萬兩以上；但以上面估計三千六百萬元拿回祖國的錢來補獎，却還可多餘三千萬元之譜。

(三) 投機

所謂「投機」，在所謂經濟學上來講，這一方面是自然的結果，一方面有調濟的功處；可世間人每帶罵帶諷地，叫它做「買空賣空」，叫它做「投機」。我們現在也姑從俗，以投機名之。

投機的對象 華僑投機的對象，很多，最重要的，是土地與屋產；還有股票，也屬重要的。

但我們現在要講的，是許多輸出物產和一部分輸入物產的投機；因為這是有關世界市場的。

輸出物產中，華僑最喜歡來投機投機看的，有四種，便是糖，米，咖啡和胡椒。其中，米，一部分為輸入物產；此外三者，全部分為輸出物產。

投機業的小史 糖和咖啡的投機，一方面因了歐戰所給特異的狀態，一方面因自然的原因（老實說，一切都是因了「必然的」原因）。所以比諸一九一四年以前，要大規模得多。糖和咖啡這兩者輸出物產是如此；還有輸出物產胡椒，和由仰光西貢等處來的輸入物產米，也是如此，從一九一四年以後，它們的交易，全變了性質了。

近年來物產商（以糖和咖啡為主的危險，漸漸增大了，這有兩個要素：（一），在短時日內，市價變動得很厲害；（二），交易的性質上所起的變化，因為在爪哇，最適於做交易（即所謂投機的對象的，當推糖和咖啡。

爪哇的糖交易，是因一九一八年爪哇糖生產者組合的設立而一大變的。從前各工場還賣牌子，到這時，全只以量為標準了。從前只有「看上」（便是預料市價將騰貴。）的買客投機；到這時，投機者，也做「看落」（預料市價將跌低。）的賣方了。

咖啡交易的變化，更是自然的結果。原因是：以量為主的羅勃斯太咖啡，取了尊貴品質和園名的爪哇咖啡的地位而代之。從前對於海外消費地，必須記上生產園名；但到了羅勃斯太咖啡時代，只要是fair average quality，不論哪個園裡生產的都可以了。因此，投機的可能性擴大，和糖一樣了。

胡椒與米，亦復如是。

投機的現象及破產者 因為有了投機者，更因為上述四種產物在世界上也占有相當的位置，因此便大興波浪了；不幸的破產者，也發生了許多。

現在根據「三寶壟商業會議所年報」，以糖爲主來一看年來投機的現象。

一九二〇年 糖的市價，在這一年中顯示可驚的變動。在年初，白雙三十五盾，中雙三十二盾，到五月中旬，白雙到七十五盾，中雙到七十盾（中間，一天中高漲數盾，也不是希奇的事）。後來，又急轉直下，白雙的市價，七月末五十六盾，八月末五十盾，九月末四十二盾，十月末三十盾，十一月末二十五盾，年末只二十盾了。如此大漲大跌，破產者無數。許多華商，上半年「看高」（即看上；看落或叫看低。）賺了數百萬；下半年完全吐出來了。

一九二一年 這年的糖市場，較上年平穩；許多華商，因上年的失敗，多縮手了。又加荷屬政府徵收戰時利益稅；因此，投機業更「下火」了。

一九二二年 這年投機業很旺盛。以因稅金關係而新設的公司居多。 通年旺盛。

一九二三年 這年市場的漲落，又很厲害。漲落越厲害，投機也越厲害；因此又發生了不少破產者。

一九二四年 市價漸落；商人因爲上年的失敗，又大家縮手了。

這幾年來，三寶壟方面的華商，做糖的投機的，破產的很多。看三寶壟地方審判廳所發表的華商破產數，便可明白了。

	破產數	債權(盾)	債務(盾)
一九二〇	四三	一〇八,〇六六	一,六〇五,三六一
一九二一	四八	七九〇,〇四〇	八,五七二,八七〇
一九二二	一一二	七九四,七二六	五,五五四,三一一
一九二三	一五一	一九三二,五七三	一八,六五九,三二〇

破產者，當然不全是糖的投機商；可大約破產數的半數及債務額的三分之二，是爲了糖的投機的！

(四) 銀行業

華僑在荷屬的銀行業，雖然能有若干成績我們不能不讚美；但以銀行業來說，實是不足道的。霍亨獨倫在「荷屬東印度的華僑」中說，「關於銀行，華僑自己的銀行，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華僑銀行，雖在爪哇和外領都有，但它的活動，全只地方的意義。」根本原因，是資本太小；假使能聯絡起來，合組一個大規模的銀行，更加以華商靈敏的商業手段，誰還能「瞧不起」(這，下面再講)。

荷屬華僑的銀行，一共只有七家，列表如下。

總行地點		定額資本(盾)	實收資本(盾)
巴達維亞銀行	巴城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黃仲涵銀行	三寶壟	四,〇〇〇,〇〇〇	收足
馬嘉泉銀行	三寶壟	一,〇〇〇,〇〇〇	收足
中華銀行	泗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三一,〇〇〇
中華商業銀行	棉蘭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華通銀行	坤甸	一,〇〇〇,〇〇〇	收足

據說坤甸還有一家，叫鄭發通銀行，今不知如何，且不知其資本額，所以不列入表中。上列七家，祇馬嘉泉銀行有一分行；這銀行，今歲曾危險一次過，幸現在已安穩了。

上列七家華僑銀行，定額資本，一共也只一千六百萬盾；實收資本，只九百萬餘盾。它們的營業，以放款為主，匯兌和押匯的生意不大。

華僑在荷屬的銀行業，是十二萬分有希望的，可惜各方面的富有華商，不能聯絡起來，組織大規模的華僑銀行(只九百萬盾資本，竟分成立了七家銀行)。如華僑組織了大規模的銀行，可在各大埠設立分行；這樣，華僑間一切金融，自可一手包辦地來經營。(一)以華僑的實業出入言，如米

的直輸入，糖的直輸出，爲數很大。(二)做輸出入的代賣手，這爲數更大了。(三)農業林業的投資，據「序言」中所引統計，華僑投資有二億餘盾之巨數；但荷屬還屬未開的寶庫則。(四)匯兌方面，荷屬拿回去的錢估計有三千數百萬之巨。以上四項的通融，假使都弄到手中來辦，銀行還怕不發達嗎，——華僑的勢力，還怕不能更澎大嗎？(而且華僑銀行來做華商的生意，自屬容易得多；如風俗言語文字之類的不致隔膜；又如調查財力，信用，商業道德等等，也較容易。)我們很富有華商，能有這一看的自覺。你看日本，它有正金台灣兩大銀行還不夠，還要特組華南銀行來經營南洋事業。

說到匯兌，這也有幾句話要順便一說。華僑拿錢回去，那拿回去的方法，是很多方面的，現在就所知寫它下來。(一)華僑銀行；(二)外人銀行(據日本台灣銀行二十年誌)，台銀在新加坡巴城三寶壟泗水等處分行所經手華僑匯回祖國的錢，一九一五年爲五百四十三萬二千元，一九一六年爲一千五百零五萬六千七百十二元，一九一七年爲一千六百七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九元，一九一八年爲一千五百零四萬四千一百三十一元。這數字，當然連向中國辦貨匯去的錢，也計算在內。；(三)金飾店之類兼營匯兌的；(四)「水客」帶回去的；(五)自己帶回去的；(六)如園口工人，由園口自設匯兌處。其中，以第(三)項爲數最大。

六 教育

荷屬華僑的教育，說是毫無成績，我們的心很不忍這樣說；但是說很有成績，這我們將代教育本身說「則吾豈敢！」荷屬華僑的教育界上有一奇蹟：便是沒有一個能夠幹點事的教育會。爪哇雖有一個荷屬華僑學務總會，可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印一兩年鑑外，出一個月刊也出不好；此外，更無所謂專業了。如棉蘭，從前雖有一個徒存其名的教育會，可不聽見聲明取消，却是沒有這個會了。荷屬華僑的教育，事實上只有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實還無從說起。例如國內異常流行的義務

學校，實屬據我所知，是全然沒有（有過，如曇花一現早消滅了）；荷屬所謂夜學，這是一部分所謂警備階級的敷衍處置了（有的，是「現役教員」的「外快戲」），只是學生的課外補習，與繳不起學費的平民殊無與也。荷屬不開有個公開的圖書館。例如各地的商會，各地大規模的同鄉會，經濟能力都不錯，可他們全不會注意到這些事。

荷屬華僑的學校教育，這倒可一來敘述。直的方面，已有二十八年的歷史；橫的方面，學校數在三百以上，學生數在三萬以上；以赤手空拳南來的華僑，對學校教育能弄起這點成績來，誠不能不使我們欽佩！學校經費，全然是工商界捐助的；祖國政府，絲毫顧不到這件事（如日本在南洋設立學校，他們文部省多少俱有津貼；如棉蘭的日本小學校，每年亦有數百圓的津貼，惟確數已忘）。只是一看學校的內容，真是糟的太多了，誠使人感喟無已。現在先一述我們知道的小史，隨後來敘述現狀。

荷屬以爪哇的巴達維亞為中心地點，荷屬華僑社會也以這地方為中心地點，所以最初的教育曙光，也是由地方起照耀全荷屬的。最初，於一七二九年，巴城華僑設立明誠書院（先是，一六四六年，巴城華僑黃綿公楊欵吳積禧等設有養濟院；這明誠書院，就是他們發起設在這裏面的，到一七八七年，遷入金德院。），是弄八股的花頭的，和國內一樣，設有掌教一職；這，到後來學堂興起，便無形消滅了。

先是國內于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五年）以後，開設學堂的叫聲是很高了。當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時，張煥綸在上海設立正蒙書院，已仿學堂制；後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六年）盛宣懷設立西學學堂，鍾天偉在上海設立三等學堂。到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七月，由督學大臣張百熙訂呈，頒布「欽定學堂章程」；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由張之洞會同張百熙奏擬訂，頒布「奏定學堂章程」。

一、巴城華僑，於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由潘景華黃坤真李興廉許安澤立齊丘雙亭學堂。光緒

樂映堂許南章陳金山等，在八帝貫創設中華會館，并設立中華學堂，這是荷屬華僑所設立的第一只的學堂。第二年一九〇一年，巖望瑪雙兩地，也設立中華會館并設中華學堂了（南洋的學校，很多叫中華學校的，上面寫個地名來作區別。）。蘇門答臘方面，以棉蘭為最早；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棉蘭華僑張耀軒蘇保全丘清德等，設立了敦本學堂和華商學堂。此後，全荷屬風起雲湧地來先後設立了。到光復華夏，國內學堂改稱學校，荷屬也將學堂改稱學校了。

至關於各學校內容的變遷，便不能明白了；只有請讀者原諒我不能敘述了。現在，我們來一談現況。

現在，我們先將荷屬各地的華校，據一九二六年的調查，列表於下。

州別	面積 (以百英方里為單位)	華僑數 (以千人為單位)	中等學校	小學校	幼稚園	每千英方里 面積中所設 立之華校數	每華僑千人 所設立之華 校數
曼丹	三〇	四		五		一·六六六	·八
巴達維亞	四四	一一六	—	一八		四·三二八	·一六三
勃良安	七八	二〇		一五		一·九二三	·七五
井里汶	二六	二六		一二		四·六一五	·四六一
北加浪岸	二一	一八	—	九		四·七六一	·五五五
三寶壟	三一	三九	—	一七		五·八〇九	·四六一
南旺	二八	一九		八		二·八五七	·四二一
泗水	二二	三六	—	一〇	—	五·四五四	·三三三
馬都拉	二〇	四		三		一·五	·七五
北蘇魯安	三三	一七		九		二·七二七	·五二九

荷蘭東印度公司

麥羅基	三九	一〇	一〇	二・五六四	一・二五
萬由馬斯	二一	一〇	一〇	七・一四二	一・五
吉魯	二一	一〇	一〇	四・七六一	六二五
日惹	二二	一〇	一〇	一・六六六	二八四
梭羅	二二	一〇	一〇	四・三四九	七六九
馬地溫	二二	一〇	一〇	九〇九	三三三
吉里利	二七	一六	九	三・一〇三	五六二
豐門答臘西海岸	一五五	二一	三	九三	二七二
打巴奴利	一六一	二二	一	〇六二	五
平古律	九三	二二	一	一〇七	五
南榜	二二	三	一	〇八八	三三三
巴賽旁	五三四	三	一	〇七四	三三三
古碑	一六九	三	一	〇五九	三三三
蘇門答臘東海岸	三三三	三	一	一・一八九	三三三
亞齊	二〇四	三	一	七三五	一・一五三
望加錫	一六三	三	一	三六八	二七二
邦加	四四	六七	九	二・二七二	一四九
勿里洞	一八	二八	六	三・三三三	二一四
西里洞	五五八	六七	六	三・三三三	二六八
東南蘇門答臘	一五六九	一五	九	〇五一	三三三

文那多	二二〇	一〇	七	•三三八	•七
西利伯斯	四九三	一一	三	•〇六一	•二五
摩鹿哥及新幾尼亞	一九五六	三	五	•〇二六	•六六六
的摩爾	一七六	三	四	•二二七	•三三二
峇厘龍目	四〇	七	六	•一•五	•八五七
總計	七,三六四	八〇九	六	三〇〇	四
				•四二一	•三八三

關於上面這表，有幾點須加以說明：(一)，面積自百位以下，小數從略，但總計正巧為七十三萬六千四百英方里；(二)華僑數，自千位以下，小數從略，總計為八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七人，六百餘人從略；(三)，華校數的調查，是去歲荷屬華僑學務總會調查的，他們只是發表格出去叫華校填，不是派人往各埠調查的，所以結果，有好些不曾發表格去的學校，也有好些發了表格去不見填來，現在的總數是三百十校，大約可近四百所之數。

我們看了上面的表，有幾點可以看得很明白：(一)學校數若干，及何處學校數最多或最少；(二)每千英方里中所設立的華校數，及以面積來比較，何處多何處少；(三)，每華僑千人所設立的華校數，及以華僑數來比較，何處多何處少。此外，我們還可來和祖國比較一下(有人說，荷屬華校雖不多，但以人口比，要比祖國多得多，這說頭究竟如何；還有，我們還可用面積來比較一下看)。

華校的總數，計中等學校六所，小學校三百所，幼稚園四所。照表來看，華校數以蘇島東海岸為最多，共計四十二所；巴達維亞次之，共計十九所；三寶壟更次之，共計十八所。最少的，計打巴奴利，平古灘，南榜，占碑，四處，俱只一所。

每千英方里之華校數，總計(即通計全荷屬)為，四二一，即每千英方里有華校半只光景，即每二千英方里中約有華校一所。其中，以面積言，以萬由馬斯為最多，每千英方里有華校七所餘；三

實羅次之，有六所光島；泗水更次之，約五所半。以摩鹿哥及新幾尼亞為最少，祇。〇二六，即須每十萬英方里才有華校兩所餘。

每華僑千人所設立之學校，總計為。三八三，即每華僑萬人的有華校四所。其中，以華僑數言，以摩鹿哥及新幾尼亞為最多，每華僑千人有華校一所半餘；高由馬斯次之，為一所半；峇厘龍目更次之，為一所半不到。以巴達維亞為最少，祇。一六二，即每華僑萬人才有華校一所半餘。

這種統計的研究，很有趣味，時常會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如巴達維亞，大家以為是文化中心點，哪知學校數，每千英方里之學校數及每華僑千人之學校數，都不能列第一，第三者反居末位。又如摩鹿哥及新幾尼亞，每千英方里之學校數居末位，而每華僑千人之學校數竟居首位。這些，都是我們平常預料不到的。可惜關於華僑教育的統計太少了，我又趕急要寫好這篇東西來付排，所以我們不能再多囑咐了。

荷屬學校教育，和祖國的比較，這祇能以小學校為標準；我們先試列表於下，然後再來較比。

地別	面積	人口	小學校數	每千英方里之小學校數	每人口千人之小學校數
荷屬	七三六,四〇〇	八〇九,六四七	三〇〇	四〇七	三八三
祖國	四,二七七,一七〇	四四七,一五四,九五三	一四七,五九四	三四.五〇	三三三

關於上表的說明：(一)，祖國的人口，據北京交通部郵務總局民國十一年之調查，有四處未曾列入，(1)，京兆區域十一縣，(2)，蒙古，(3)，南滿所屬之一縣，(4)，西藏；(二)，祖國的小學校數(即初等教育學校數)，據北京教育部民國七八兩年之調查，包括半日學校的。

我們試來比較一下看。每千英方里之小學校數，荷屬祇。四〇七，祖國有三四.五〇四，荷屬對祖國，為一與八四之比，屬荷屬對祖國，相差八十三倍。每人日千人之小學校數，祖國不及荷屬，差數為。〇五二。

現在，我們來講小學學生數。關於小學學生數，我們依據荷屬華僑學務總會去年一九二六年的調查（它的根據，和學校數調查一樣，是製了表格叫各學校填來的），也可來一論列。

州 別	男生數	女生數	合 計	每校平均 學生數	女生對男生 的百分率	每華僑千 人中之男 女生數
曼 丹	二一五	一一〇	三二五	六五・〇	五一・一	七一・五
巴達維亞	二〇五八	七七一	二、八二九	一四八・八	三七・四	二四・三
勃良安	七一	四三一	一、一四二	七六・一	六〇・六	五五・〇
井里汶	六九七	二九三	九九〇	八二・五	四二・〇	三七・三
北加浪岸	六八三	三七八	一、〇六一	一〇六・一	五五・三	五七・二
三寶壟	一、八六四	六六一	二、五二五	一四〇・二	三五・四	六三・三
南 旺	五八七	一〇四	六九一	八六・三	一七・七	三五・五
泗 水	八三五	四〇三	一、二三八	一〇三・一	四八・二	三四・三
馬都拉	八三	二八	一一一	三七・〇	三三・七	二五・五
北蘇魯安	六三二	三七七	一、〇〇九	一一二・一	五九・六	五六・四
麥蘇基	三四九	一〇二	四五一	四五・一	二九・二	五三・〇
萬由馬斯	七九七	三八〇	一、一七七	七八・四	四七・五	一〇九・二
吉 魯	六七〇	三八二	一、〇五二	一〇五・二	五七・〇	六四・〇
日 惹	二二〇	七〇	二九〇	一四五・〇	三一・八	四〇・〇
梭 羅	一、〇二五	二九一	一、三一六	一三一・六	二八・三	九五・二
馬地溫	二四九	四八	一九七	九八・五	三三・二	三三・三

吉里利	五二四	二四七	七七一	八七二	四七一	四六一
蘇門答臘東海岸	二二五	七六	二九一	九七〇	三五三	二六二
邦巴奴利	八五	一五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七六	三四四
平古蘇	六四	三三	八七	八七〇	三五九	三二四
南榜	一八二	七四	二五六	二五六〇	四〇六	七三〇
巴舞旁	五七二	一四三	七一五	一七八七	二五〇	五六九
占碑	一一五	三五	一五〇	一五〇〇	三〇四	四二四
峇門峇東海岸	二八二八	六九二	三,五三〇	八三〇	二四四	二六一
蘇祿	七二七	二四四	九七一	六四七	三三五	六九六
廖內	五四八	一六三	七一	一八五	三一五	三一五
邦加	一,二四二	二九〇	一,五三二	一五三二	三三三	三三七
勿里洞	五七八	一一八	六九六	二一六〇	二〇四	二三三
西里洞	九一	五五八	一,四六九	八一六	六一二	二一八
東南蘇門答臘	六八七	二一七	九〇四	一一三〇	三一五	六〇七
文那多	一六八	一五〇	三三八	四五四	八九二	二九八
西利洞	三六〇	一五三	五三三	一七二〇	四二五	四〇七
摩鹿香及新嘉坡	一八〇	九六	二七六	五五二	五三三	六六九
蘭蘭	一三六	三一	一六八	四二〇	二二六	四四七
峇里	三二四	一四	四二八	七三三	三三五	一一八
總數	三,〇三二	八,三九〇	三〇,二八〇	七七,〇〇〇	五七,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我們看了上表，有好幾點可以看得明白。(一)男生數，以羅馬東海岸為最多，巴達維亞次之，三寶壟又次之；以平古港為最少。(二)女生數，以巴達維亞為最多，羅馬東海岸次之，三寶壟又次之；以打巴奴利為最少。(三)男女生數，以羅馬東海岸為最多，巴達維亞次之，三寶壟又次之；以平古港為最少。(四)每校學生，平均數為九十六人餘；其中以南旺為最多，巴達勞次之，西利伯斯又次之，以馬都拉為最少。(五)女生對男生的百分率，平均數為三七·五，實是一個可驚的數目，比羅馬國要太過七倍多；其中，百分率以文那多為最高，而羅馬國次之，勃瓦安又次之，以打巴奴利和南旺為最低。(六)華僑千人中之男女生數，平均有三十七人餘；其中，以萬南馬斯為最多，按羅次之，南旺又次之，以峇厘龍目為最少。

我們再把來和祖國比較點看：現在先列表于下。

地別	男生數	女生數	合計	每校平均 學生數	女生對男生 的百分率	每人口千人中 之男女生數
荷屬	二二〇二二	八,二六八	三〇,二八〇	九七·六	三七·五	三七·四
祖國	四,六三四,五〇一	二二七,三二七	四,八四二,六三八	三三二·一	四·八	一〇·八

關於上表的說明：(一)，祖國的小學男生數及女生數(即初等教育學生數)，根據民國七八兩年北京教育部的調查，包括半日學校學生在內；(二)，據北京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特別調查，民國八年至九年，計初小生五,二七五,二〇六，高小生四四七,〇〇七，共計五,七二二,二一三，這調查，一期因無男女生的分別數，二期直隸江蘇二省初小生數包括學齡期之就學兒童，故不據以作比較之資料。現在試來一比較：(一)，每校學生平均數，荷屬對國內，竟有三倍，即多過兩倍；(二)，女生對男生的百分率，荷屬對國內，竟有七·八倍；(三)，人口千人中之男女生數，荷屬對國內，竟有三倍多，即多過兩倍多。

上面各表，我們單表出了各類事實的結果；要何以會出生這種結果來，這各有若干原因可敘述，

但此地因篇幅關係，只能從略了。

【餘言】 關於荷屬華僑學校教育，太缺乏統計材料了：橫的方面，如學齡兒童數調查，如各校課程調查（如教授幾項課程，各項課程各教若干小時，用什麼教科書等等）……等等；直的方面，如累年學校數調查，累年學生數調查，累年學校經費調查，累年各校課程調查……等等。這種統計，最好是有一種機關去做，因個人來做這種事，在南洋實覺太費力。

關於華校內容的事，這本「椰子集」裏，好在已有友人譚云山錢雄飛兩君的文章，可讓我偷點懶了。譚君一文，是就英屬南洋的現象來寫的，但荷屬亦什九相類似。

關於荷屬華僑學校總會的學校數調查，及學生數調查，還有兩點須補述在這里。學校數調查，尚有夜學校共二三所，私塾共五十六所，但這數目，是很不靠的，即掛一漏萬的，故不列入前表中。

又關於學生數調查，凡進英文學校（大多乘以美教會派所辦）進荷華學校（荷屬政府辦的）及夜學校生及私塾中學生，俱未計入。

關於華校的現狀，雖可貪懶了，但不妨將網要寫它下來。（1），工商界樂意捐助經費。（2），華僑因生活較寬裕（普通一般講，就學兒童特多，日本有拉黃包車的大學生，南洋可很多黃包車夫的兒子在進學校。（3），兒童較活潑。（4），學校經費，不設法籌集基金，多一年管一年（如不久前，英屬一學校所在地大火災，工商界不能捐助了，學校也就此關門大吉。）（5），捐助經費的董事，很多不懂學校事的也硬來管學校事。（6），教員太多太濶污了（最大原因，係董事的瞎拉親戚朋友。）（7），學校中，每學期總有一二門功課開辦子。（8），回國吞棗地用國文教本；實非另有南洋華校教本不可。（9），各校太注重英文；英文讀最多的學校，使人感到是英文學校；實成了。（10），因氣候關係，學生的穿著成極其單薄。（11），學校俱重商業。（12），學校俱各立門戶，每處廣人的學校，客入的學校等等。（13），一類校者，各校俱有書畫展覽。（14），

經濟大轉車其間特別損及華僑三項得業，亦有微收某種貨物捐輸的；這比戰前者可憐得多，但行者少（日本人對華僑這種辦法，是五體投地匍匐拜懺的）。

七、工商業及其他

我們在講人口這一節裡說過，荷屬的華僑，以人數來說並不算多；它的強點，是在工商業勢力的穩固強大。

荷屬的進出口，什九是歐人在經營的；華僑所從事的商業，是所謂代賣手，便是向進口商進了貨物再販給小商店及小販等，這一項生意，可說全在華僑手中，大自米茶糖煙等等，小至另星食品等等。華僑的小雜貨店（販賣日常用品，如米，醬油，火油，糖，罐頭食品，碗盤之類。），真是到處都有；這一點，最足以表示華僑在商業上的能力。還有一種小販，就是賣雜貨的，他們的勢力，比小雜貨店更深入了（他們還兼開小銀行的。我們後面將專門有一段來講這種商人。）。

至於工業，如糖廠，製茶工場，咖啡工場，樹膠工場，木炭採掘，伐木及製材所，紗籠工場，皮鞋工場等等，有着很多；事實上，雖大部分都是小規模的，可勢力很大。

此外，華僑有許多在園口裏及礦山裏做工的，數目在六萬以上；園口裏的工人，大家都是這麼說的，要沒有華僑，其勢是難以開墾的。還有很多的泥水木匠之類。還有一批從事漁業的華僑，其數在一萬以上。

上面，我們講了個大綱節目，下面，我們先一講各大埠的概況，然後就各種重要的狀況來一敘述（因為如賣雜貨的，這是一種各埠共通的現象；這點篇幅又不容來對各埠一一敘述，可各埠又時有重要的必須敘述的地方；所以分兩部分來寫。）。

一 各大埠的概況

荷屬的大埠，我們也不能一一敘述；現在以爪哇的巴達維亞，蘇門答臘的蘇島東海岸，婆羅洲的

坤甸爲代表，來一加敘述。

【巴達維亞】巴達維亞，有華僑商店約二千二百家。其中煙草店及小雜貨店約八百二十家；印花布店約二百十家；金飾店，食料店，藥店，皮鞋店，魚類店，家具店，裁縫店，各約一百家，共約七百家；油米店麵包店約五十家，共約一百家；其餘爲銀行保險業，旅館，書籍文具店，醬油工場，肥皂工場，汽水工場，修車工場等等。

此地從事輸出物產的販賣，很重要位置。所販賣的物產，可略舉如下：克拉旺（Klaten）出產的供給內地消費的米；南榜（Banung）和曼丹的胡椒；巴達維亞和東爪哇的咖啡；勃良安的薯粉；曼丹和別島來的椰乾；廖內及婆羅洲的林產物等等。

魚類，分新鮮海魚和鹽魚兩種。巴城新鮮海魚的販賣，全在華僑手中。華僑對土人漁師常預支工錢或借金，用以拉住他們。目下日本人很在競爭。鹽魚的販賣，數量不在鮮魚之下，大多是賣給內地土人的。鹽魚，是直接由新加坡輸入的；實際的產地，是蘇島東海岸的峇眼亞比和暹羅。

印花布商，華僑大多只是做代賣手。歐人輸入業者，他們能把輸入事業做好，便算很好了；內地販賣，全賴華僑。近來華僑也擬直接經營輸入，但還沒有好效果。有很多直向日本輸入的廉價織物，販賣給土人；由中國輸入的很少，因爲匯價上下，太吃虧不起。

關於飲食料，大多是由小雜貨店經營的；也輸入多少中國罐頭菓實；有燕窩輸往中國。關於陶磁器，華僑直由中國日本及新加坡輸入，大多是平常使用的，貴價的任歐人販賣。家具店皮鞋店裁縫店中的手工業者，大多是廣東人。

【蘇門答臘東海岸】蘇島東海岸，是一個栽培地帶。可栽培事業，全在歐人手中，華僑只有幾個樹膠園，一個茶園，和多少椰林。這一帶的商埠，可說全視栽培業的盛衰爲轉移。

輸出貿易，以煙草，樹膠，椰油，魚類（包括鹽魚），椰乾，木炭，黑胡椒等，什九都由華僑做代

賣手的。

工場：椰油工場，棉蘭 (Medan) 冷葛 (Candlenut) 各一所；鞣皮工場，棉蘭一所；棉蘭還有兩三個汽水工場，和兩三個醬油工場；冷葛還有一製冰工場；這些，都是小規模的。

關於這栽培地帶的所謂園口工人，我們將另作一段來寫。

棉蘭有人力車（此間叫手車），車夫約六百餘人；荷屬只這一地有人力車了，聽說也即將廢止。

【坤甸】坤甸方面的商業，除一小部分在歐人手中外，大部分在華僑手中；附近各地，全在華僑手中。

米和魚類的輸入，什九在華僑手中。有多少商店，輸入布疋石油等，也占重要位置。就是歐人商店，也因為不熟悉土人的慾求，總求請華僑幹的。

華僑經營的工業，有製油工場兩個，製冰工場兩個。

上面三個章的敘述，只是用以顯示一種大概的情形；關於各地華僑的狀況，雖則有着資料，可因篇幅關係不能多敘述了。

二 小販

華僑在荷屬經濟上的勢力，與其說在上層（如行銀大商店大工場之類），不如說在下層（如小雜貨店及小販之類），——不，事實上，經濟的勢力，確鑿在下層。現在我們先講小販，然後一附敘小雜貨店。

小販，或叫賣雜貨的，馬來語叫 *Toekang minding* 或 *Tjina minding* 或 *Kolontong*，日本人叫行商人。這種小販，有的是賣冰和食品的；有的是賣便宜的紗籠，刺繡，皮革，古董，綫類，及其他；以後者為多。他們不只在大都會的四周，他們是深入不毛之地的。他們身邊懷着錢袋，把各種商品裝在小販箱中，坐了腳踏車，到農村中各處去跑（也有推一裝輪大貨車的）。這種小販，對

于離市場遠又不能離開茶的主婦，是很有益的。可他們在農村中，因開小銀行的關係，有被人稱為吸血鬼的。

以爪哇來說，內地各埠，都有以這種行業為本業的華僑。各存若干歷來的小販，拿了錢和便宜的商品，到農村中去跑。像泗水，從事這種行業的，有八個人；每人雇有十個小販。八十個小販，坐了腳踏車，早出晚歸；大概都是新客。

用現錢買，比市場中價錢稍高點。假使是損失，每一盾錢，每天四仙利息，以一年計算需利息十四盾四十仙。這種小販，平均每人每月賣去一百五十盾本錢的商品，一年約為一千八百盾，十個人為一萬八千盾。原價一萬八千盾的商品，連賺錢及掛欠利息算上去，可得六萬八千盾。但掛欠的錢，時常收不到；有的挨着不給，有的因村落完結和人的死亡一錢收不到；這數目很大，竟居半數。六萬八千盾以三除之，得三萬四千盾，去本一萬八千盾，得一萬六千盾；給小販純益十分之一為一千六百盾，又食費一千二百盾，共二千八百盾；可純得一萬三千餘盾。但這種小販，常碰觸危險：如遇盜，為村民毆打，甚至有被弄死的。

這種小販，兼開小銀行，他們找着土人來放錢給他。利息是，每盾每天二仙（這種利率，在爪哇人看來，是模範的利率）。在土人，常常利用這種借金來做生意（如小菜場中去做生意，尤其是販賣雞）。

小雜貨店，大概什麼都有，如油米糖餅乾之類，同時販賣香燭等等。在小小的地方，看起來正好似一月百貨公司，事實上也抵得一月百貨公司。

還有不多山東人賣山東綢及各種綢類的；及不多紹興人賣所釀上海糯米酒。利息很厚。因入口稅關係，他們的錢五個多月，即任委屬一轉再來。

荷蘭有兩處在錫礦，就是邦加和勿里洞；裡面的礦工，十分之九是華僑。邦加，據今年二月的調查，有契約礦工一萬九千九百八十六名，華僑占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名；自由工二千四百四十七名，華僑占一千三百九十名；華工共計二萬一千強。勿里洞，約一萬五千強。兩共三萬六千強。

這種苦力，大概都是廣府人和客人；大都是從香港招募來的。

邦加礦工，是按月給錢的，平均每日約得四十一個，即每月約得十二盾餘。但住處醫藥和三餐飯，都是有得供給的。當成績超過標準量時，還可得點「外快」。勿里洞礦工，是按年總計的。關於必需品，可預向公司支借，不加利息。飯吃着自己的。此外借款（最多是借了寄回家中），納三分六厘的利息。一切賬目，到年度終了清算。

礦工，大多是訂有三年勞動契約的；并借以旅費三十盾及雜費十盾，日後可無利息地贖還。這種人，回國時，大都有錢剩回去的。

四 園口工人

蘇門答臘東海岸的栽培地帶，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調查，華僑男子為九二、九八五人，女子只一八、七三一人，原因是農園（以煙草栽培為主）中的苦力，家族大都放在中國的，且這數目的女子，也是在都會中的居十之八九。農園中的苦力數，大約為二萬九千強。

這些苦力，大部分是廣東潮州人和海陸豐人。他們大部分是和農園締結勞動契約的。對於新苦力，締結所謂移民契約；對於老苦力，締結再雇傭契約。契約中明記應做的工作，工錢及休息時間等等。假如違背了，須受罰。

當初，新苦力，大多是由老苦力歸國後去代招來的。來了契約期限終了後，由公司中備資送歸祖國。但很多都是締結再雇傭契約的；有的，做商人或做自由苦力了。

這種苦力，由公司給居住。我會到離棉蘭十七八英里米突達的叫G. S. M. P. 的地方去參觀。

屋子，照苦命的勞動者來講，實不能算壞（我覺得最苦的住屋，總要推上海開北和南京漢西門外江北人住的草屋了）。這邊的苦力，是種烟的；工錢每月十五盾，每月發給七盾半。這種苦力，特別發黃，有一種浮腫的樣子。但我總覺得上海開北的江北老，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了。

五 漁業

蘇門答臘東海岸望加麗的峇眼亞比(Banau W. A. N. d.)地方，完全全是一個漁業地方。這個地方，對於漁業的自然條件很好：大露干河(S. Pekan)的河口，和接連着的海岸地方，水很淺，水流很急，所以捕魚很容易。

這個地方，是一八七五年若干中國漂流商人建設起來的；他們看到魚類的豐富，便丟了危險的商業，做了漁師了。雖一九〇八年曾遭全街燒完的災難，及一九二〇年的大火災及風災，可現在仍漸漸興旺了。這幾乎全然是華僑，共約一萬二千至一萬三千人，其中婦女約一千六百，小孩約三千二百；此外，只幾百土人，及若干別處人，日本人一個也沒有。華僑之中，做漁師的大多是福建人；潮州人，大多是管管帳之類乎的；廣府人和客人很少。

這種捕魚事業的主要人物，是魚類乾燥場的所有者，所謂網寮頭家。這種頭家，以預借金給漁師，以一定的價錢買他們的魚蝦。因此，這種頭家，便須抱風險，如漁師的逃亡，市價的跌落，經費的昂貴等。一個漁師，一個月平均有一百盾乃至一百五十盾的收入。他們大約兩星期在海上過，兩星期在岸上過；可是辛苦賺來的錢，大多「快活用」了。

這里的魚，很多做成鹽魚的。銷路，大概魚類鹽魚，是送往爪哇；蝦是送往海峽殖民地。據調查，一九二三年的輸出，魚類計三百六十萬盾，蝦計三十萬盾，鹽魚計一百四十萬盾，蝦皮（做栽培胡椒的肥料用的）計十萬盾；共五百四十萬盾。

六 工業概況

荷蘭有兩處有名的錫礦，就是邦加和勿里洞；裡面的礦工，十分之九是華僑。邦加，據今年二月的調查，有契約礦工一萬九千九百八十六名，華僑占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名；自由工二千四百四十七名，華僑占一千三百九十名；華工共計二萬一千強。勿里洞，約一萬五千強。兩共三萬六千強。這種苦力，大概都是廣府人和客人；大都是從香港招募來的。

邦加礦工，是按月給錢的，平均每日約得四十一個，即每月約得十二盾餘。但在處醫藥和三餐飯，都是有得供給的。當成績超過標準量時，還可得點「外快」。勿里洞礦工，是按年總計的。關於必需品，可預向公司支借，不加利息。飯吃着自己的。此外借款（最多是借了寄回家中），納三分六厘的利息。一切賬目，到年度終了清算。

礦工，大多是訂有三年勞動契約的；并借以旅費三十盾及雜費十盾，日後可無利息地歸還。這種人，回國時，大都有錢剩回去的。

四 園口工人

蘇門答臘東海岸的栽培地帶，據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調查，華僑男子為九二、九八五人，女子只一八、七三人，原因是農園（以煙草栽培為志）中的苦力，家族大都放在中國的，且這數目的女子，也是在都會中的居十之八九。農園中的苦力數，大約為二萬九千強。

這些苦力，大部分是廣東潮州人和海陸豐人。他們大部分是和農園締結勞動契約的。對於新苦力，締結所謂移民契約；對於老苦力，締結再雇傭契約。契約中明記應做的工作，工錢及休息時間等等。假如違背了，須受罰。

當初，新苦力，大多是由老苦力歸國後去代招來的。來了契約期限終了後，由公司中備資送解祖國。但很多都是締結再雇傭契約的；有的，做商人或做自由苦力了。

這種苦力，由公司給屋住。我會到離棉蘭十七八英里米突運的叫 *Soeng Kuo* 的地方去參觀過。

。屋子，照苦命的勞動者來講，實不能算壞（我覺得最苦的住屋，總要推上海閩北和南京漢西門外江北人住的草屋了）。這邊的苦力，是種烟的；工錢每月十五盾，每半個月發給七盾半。這種苦力，特別發黃，有一種浮腫的樣子。但我總覺得上海閩北的江北老，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了。

五 漁業

蘇門答臘東海岸望加麗的峇眼亞比(Bagan Si Api-Api)地方，完完全全是一個漁業地方。這個地方，對於漁業的自然條件很好：大露干河(S. Reban)的河口，和接連着的海岸地方，水很淺，水流很急，所以捕魚很容易。

這個地方，是一八七五年若干中國漂流商人建設起來的；他們看到魚類的豐富，便丟了危險的商業，做了漁師了。雖一九〇八年曾遭全街燒完的災難，及一九二〇年的大火災及風災，可現在仍漸漸興旺了。這幾乎全然是華僑，共約一萬二千至一萬三千人，其中婦女約一千六百，小孩約三千二百；此外，只幾百土人，及若干別處人，日本人一個也沒有。華僑之中，做漁師的大多是福建人；潮州人，大多是管管帳之類乎的；廣府人和客人很少。

這種捕魚事業的主要人物，是魚類乾燥場的所有者的所謂網寮頭家。這種頭家，以預借金給漁師，以一定的價錢買他們的魚蝦。因此，這種頭家，便須抱風險，如漁師的逃亡，市價的跌落，經費的昂貴等。一個漁師，一個月平均有一百盾乃至一百五十盾的收入。他們大約兩星期在海上過，兩星期在岸上過；可是辛苦賺來的錢，大多「快活用」了。

這裏的魚，很多做成鹽魚的。銷路，大概魚類鹽魚，是送往爪哇；蝦是送往海峽殖民地。據調查，一九二三年的輸出，魚類計三百六十萬盾，蝦計三十萬盾，鹽魚計一百四十萬盾，蝦皮（做栽培胡椒的肥料用的。）計十萬盾；共五百四十萬盾。

六 工業概況

關於華僑在荷屬的工業狀況，現根據一九二一年發行的「荷屬工業名錄」，作一略表於下。

(A)工人在六人以下的

(B)工人在五人以上的

工業名稱	(A) 工人在六人以下的			(B) 工人在五人以上的		
	華僑	土人	歐人 總計	華僑	土人	歐人 總計
燒瓦場	二〇	七三九	一七六〇	三八	一三〇	二二一九〇
煉瓦工場	三五	二六四	一三〇〇	七三	一八五	三〇二八八
石灰燒場	三三	二〇〇	五二三八	四一	七四	二四一三九
榨米所	一六	二二五	一四一	一四一	一一	二四一七七
麵包和餅干工場	一六四	二九	一〇二〇三	六三	九	三三一〇五
脂油工場	二六	五	一三二	三五	五	三〇七〇
火酒類工場	五	一	五	一七	二	一一二九
鑛泉及汽水工場	三八	二	四四	三五	一	四六一
製冰工場	二二	一	二四	二四	一	四二六六
切煙草工場	一	一	一	二五	一	二五
雪茄煙及香煙工場	四二	一七	五九	七六	一三	一六一〇五
製油工場	一九	一	一九	七	一	一〇七
焙咖啡工場	二一	一	二一	八	一	四二
麵類工場	四〇	一〇	五〇	一三	一	一四
煙火工場	一三	一	一四	一〇	一	一三
軍事工場	一四	二六	四〇	五〇	四	五四
肥皂工場	四一	一	四二	二四	三	三三

鍛冶工場	一七二	六六七	一四	七九三	二〇	二三	一七	六〇
汽車及修繕汽車	四九	三二	五	八六	一三	一一	七四	九八
金銀飾工場	一四二	二九二	一	四三六	二〇	五	二〇	四五
伐木及製材所	一八	一七	一	三六	八一	二八	三七	一四六
家具工場	三三三	三一四	一	六三七	二〇四	九	二六	二二九
乘物工場	二八	二七	三	五八	一七	六	一六	三九
印花布工場	二五七	一六二	四	四二三	一七八	二三四	一五	四一七
藤具工場	七	一	一	七	一四	一	一	一五
皮革乾燥場	二五	四	一	二九	一〇	一	四	一五
糕皮工場	三	一九	一	二二	四	六	六	一六
製皮鞋工場	一〇九	五六	三	一六八	五九	一六	一〇	八五
印刷所	六八	二三	一	一〇二	四二	一七	八四	一四三
木炭採掘	二〇	一	一	二〇	三	一	一	四
製茶工場	一	一	一	一	二四	一	一八七	二一一
糖工場	一	一	一	一	二〇	一	一七三	一九四
樹膠工場	一	一	一	一	三一	二	五七六	六〇九
精油工場	一	一	一	一	二八	二	二九	六九
裁縫所	一〇〇	一三九	一	二二三	一五	二	三八	五五

我們看了上表，知道華僑在荷屬商業上固佔了重要位置，在工業上也佔有不可缺的根基了。

八 報紙及國片影戲業

報紙和國片影戲業，也似相類，也似風馬牛不相及的；這兩者，本同為一種社會教育，這是相類的；可現在的國片，既說不到教育，更不說到藝術，且這里要講的是國片影戲業（說商業，所以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現在，單因國片影戲業已訪問到一些，那「工商業及其他」的一節已寫了原稿紙七頁了（我老是用大號西式信箋做原稿紙的，這習慣已繼續了五六年了。），所以併在這里和報紙一起講。

一 報紙

荷屬華僑所辦的華字日報，目下一共是十家。其中開了已閉的若干家；現在在籌備的若干家。我們現在先把十家報紙，就其報名地址等等，列表於下。

報名 地址 創刊份年 總理 編輯 出紙張數 所用字粒 副刊名

● 爪哇巴達維亞 (Batavia, Java)
(一) 新報 大南門七十一號 民國十年 洪淵源 謝佐禹 三張 全四號 新探
Chinesech-Erditie, 71, Pintoe Besar. 吳兆元 小新報 新生週刊

(二) 天聲日報 大南門三十三號 民國十年 吳心輝 蕭一葦 四張 副刊用五 鑿壁光
Thien Sung Yit Po, 33, Pintoe Besar. 鄭柏度 號餘四號 娛樂場

(三) 工商日報 八高園四十九號 民國十一年 司徒贊 三張 全四號 工商俱樂部
Kong Siang Djit Poo, 49, Pekodjan. 工商週刊

(四) 全民日報 大公司二十號 民國十五年 戚修祺 二張半 全四號 全民娛樂園
Chuan Min Yitpo, 20, Kongsie Besar.

● 爪哇寶龍 (Semarang, Java)

(五) 中南日報 中街六十七號 民國十五年八月

Tiong Nam Dit Po, 67, Gang Tengah.

陳韻泉 二張半

五號四號 對半

文藝之園 極光

● 爪哇泗水 (Surabaya, Java)

(六) 大公商報 巷沙日十六號 民國十二年

Tai Kong Siang Po, 16, Gang Scheawal.

三張

全四號

大公娛樂場

(七) 泗濱新報 梭榔必丹街九十號 民國十一年

Soe Pin Sin Po, 91, Slompretan.

二張半

全四號

新泗濱 心燈

● 蘇門答臘棉蘭 (Medan, Sumatra)

(八) 南洋日報 大街十一號 民國十年十月一日

Nanyang Daily News, 11, Kesawan.

張劍豪

陳勁倪 汪鏡泉

四張

五號雜 四號

紅葉，快活，神州學生，學校的園地，心燈，慧星。

(九) 蘇門答臘 紐馬力街 民國十三年

民報 十六號

Sumatra Bin Poh, 16, Nieuwe Markt.

華燕淺

陳慈濟 譚孟衍

五張

五號雜 四號

民聲，閃光，學生作品，教育，新潮。

● 西利伯斯望加錫 (Macassar, Celebes)

(十) 錫江商報 日本街 民國十四年

SekKono Siang Po

黎豐公

二張

全四號

海嘯

關於南洋華僑所辦的書報紙，這「椰子集」裡，有友人陳宗山先生的「僑報罪言」一文，講得很實

實痛快，我這里可姑且僥倖不諱了。

荷屬華字日報，有開了已閉了的，據我所知，可逃之如下。(一)巴達維亞現在的『全民日報』，它的前身(重指牛財，下同)爲『八打威日報』；『八打威日報』的前身，爲『巴達維亞日報』。(二)泗水現在的『泗濱新報』，它的前身爲『泗濱日報』。據說『泗濱日報』的機件字粒，是向望加錫『海洋洲報』盤來的。(三)三寶壟『三寶壟日報』，創刊於民國十二年，今年閉了；據說將復活的。(四)棉蘭於民國十年起，有『蘇島日報』和『日麗晨報』，却已閉了。(五)棉蘭於民國元年，有『蘇門答臘報』，兩天出一次，友人劉大白先生他說過曾在這報館中住過的。後改爲『蘇門答臘日報』，據說友人沈玄虛先生來住過的。『蘇門答臘日報』，於民國十三年倒閉了，由葉燕淺等承頂，改辦現在的『蘇門答臘民報』。(六)巴東曾有過叫『中報』的，每逢星期六出版，附馬來文報紙中，遞呈閱者。(七)望加錫前有『海洋洲報』，早閉了。

還有現在在籌備中尚未出版的。(一)巴達維亞，在籌備『荷屬民國日報』，據說將於十二月一日出版。(二)巴林邦(一名巨港)，在籌備『蘇南日報』。(三)婆羅洲馬辰，在籌備『新民報』。(四)錫江，在籌備『民聲報』。

此外，荷屬華僑還辦有好多『巫文』報，惜無從仔細調查，只得暫付缺如。

(錫江商報)，已于十月底停刊；『民聲報』已于十一月一日出版，是望加錫支部辦的。又『荷屬民國日報』，是巴城荷屬支部辦的；『中南日報』，已改由三寶壟支部辦。——校對時附記。

二 圖片影戲業

從中國自己攝製的影片南渡後，曾經轟動過一時，——不，現在也還在轟動中，只要片子對胃口。我們現在把我們所知道的各方面的情形，來一敘述。

圖片業的第一頁 當民國十二年時，最早到荷屬來的影片，是商務影片部的『孝婦哭蓮花落』

「春香鬧學」和明星的「滑稽大王遊滬」「玉翠魂」。最早經營國片業的公司，是巴達維亞的吧城中華影片公司。

荷屬經營國片的公司 從民國十二年起到去年(民十五)止，經營國片的公司共六家。巴城五家，泗水一家。(一)，巴城中華影片公司；(二)，南洋影片公司；(三)上海影片公司，後改爲膠華影片公司；(四)，鄭錦衣影片公司；(五)，青年影片公司；(六)，中南影片公司(這在泗水)，現已管舊片。

從去年到現在，經營國片的公司成立得很多，據所調查錄下。(一)，上海爪哇影片公司；(二)，吳德和影片公司；(三)，國華影片公司；(四)，新華貿易影片公司(以上(一)(二)(三)(四)四家在巴達維亞)；(五)，遠東影片公司(這由中南改組；舊片歸中南，新片歸遠東)；(六)，太平洋影片公司；(七)，中興影片公司(這已閉)；(以上(五)(六)(七)三家在泗水)；(八)，大中影片公司(這在三寶壟，已閉)；(九)，南華影片公司(這在井里汶)；(十)，梭羅東亞影片公司(這在梭羅)；(十一)，巴城中華影片公司，棉蘭分公司；(十二)，中南營業公司；(十三)，蘇島中國影片公司；(十四)，少年影片公司；(十五)，陶朱影片公司(以上(十一)至(十五)五家在棉蘭)。

關於上列十八家公司(原爲二十一家，一家已改組，二家已歇業，計十八家)，有若干男星的事可敘述。(一)，梭羅東亞，是爲辦一個平民學校而設立的。(二)，有的公司，自有戲院。南洋和青年俱在巴城有戲院；前中興在泗水曾有戲院；遠東在三寶壟有戲院。(三)，上海爪哇和梭羅東亞，專做大中國片子；可南洋絕不做大中國和天一兩家的片子。(四)，巴城新華貿易，前曾和明星訂五年合同，可只做了七八張片子，便取消了。(五)，鄭錦衣公司，是個人辦的，他的兒子在上海讀書，專以最便宜的價錢租整脚片子，可很賺錢。(六)，大中只做過「小朋友」「戰功」「沙戰派」三片，便歇業了。

入口稅驗片費及其他 國片的入口稅，新片舊片不同。新片每一米突納入口稅四十仙；舊片每一米突二十六仙。平均一部片子長一千乃至一千二百米突。今以一千米突估計，新片須納入口稅四百盾，舊片二百六十盾。

荷屬當局設有驗片局，每驗一部片子須繳銀十盾（不論長短）。

『娛樂稅』：這確鑿的名稱不知叫什麼，現姑名之曰『娛樂稅』。我們看國片，看客要付一筆稅；這種稅，各地的徵收法不同。據所知，約如下。爪哇巴城收百分之二十；爪哇有兩三處收百分之十五。蘇島棉蘭收百分之十；先達和丁宜兩地收百分之二十；其餘如亞齊等地不徵收。如原本座位為一盾四十仙，如收百分之十，即為一盾五十四仙。這稅，由各城市政廳徵收；嚮演片人買票時代收。

平均座位作價目：在巴城，約特等二盾，一等一盾半，二等八十八仙，三等六十六仙；在棉蘭，約特等一盾五十四仙，一等一盾一，二等七十七仙，三等四十四仙。巴城，丘八看影戲，半價。

關於驗片的事 (一)，驗片手續。現在，是由海口直接送到驗片局（現在荷屬國片，只准在巴城上岸；驗片局設於巴城）。規定須兩星期驗好，實際上只四五天便可領取。凡不准開演的，必須於兩星期內請它出境。驗片局現有八個辦事人，內中有一個中國人。(二)，剪片標準。凡字幕作政治的說明的；凡用刀殺人的；凡從人的背後去打人的；這些都得剪去。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凡不合的，他們自己替剪去了；從一九二七年起，凡不合的，先告訴你，你願不演便不演，要開演須剪去。荷屬驗片較寬，只有『早生貴子』一片不准通過（因裝假肚子）。

英屬驗片，便兇很了。時間，總要一個多月。凡戰事片及關於孫中山先生的片子，一概不准。據說不准演的片子，要估季數。更有滑稽的，如『逃將軍』一片，華民政務司只看片名，說將軍豈可逃，不准演。又據傳聞，如『武松殺嫂』，華民見了一個殺字，便不准演了。英屬一向驗片，

要會鬧華民險的；今已取消。

華僑眼光中的好製片公司及好片子

起初國片最叫動人的，推「玉梨魂」和「人心」。近來最叫

動人的，推「盤絲洞」（收入超「玉梨魂」等之上），其次為「梁山伯祝英台」及「蛇傳」。影片商以為有希望的製片公司，為明星，大中華，神州，長城等。天一已失敗。大中國也便將跌不動人。

荷屬華僑看國片，分析起來，他們注重四點：（一）熱鬧；（二）好笑；（三）打架打仗；（四）一點點藝術。這四點，可說的「經常的心理」。同時，當然有「臨時的心理」，如今年的歡喜神怪和變化，所以大中國片特受歡迎，明星片子今年反無成績，但這傾向，看上去，大家又有點厭了，所以現在再拍這種片子來，定然失敗。

我們再一路看收入最好的片子，在棉蘭，「玉梨魂」收入三千餘盾（平常都是三晚），「小販主」二千七八百盾（這一張片子，沒有人說壞，就是說各方面人都歡迎。），「盤絲洞」竟收到四千多。

片價及雜話 巴城的公司，大都直接向上海購買；棉蘭的，都向巴城轉租。向上海購買，平常買荷屬專演棚兩年，也有買斷的。最貴的片子，從前，英荷兩屬，明星片子約八千元（滬幣，一屬約五千元；現在，大中華片子，英荷兩屬約五千元，一屬約三千元。大中華「美人計」，真貴得異常，荷屬一屬，計三萬元（不過現在大家都不敢冒險了；「楊貴妃」一屬要二萬，還沒有人敢過問。）。最便宜的，約四五百元，如「孽海潮」之類。棉蘭的公司向巴城轉租，在日麗，巴東，亞齊三屬開

演，為期約三個月，從前平均每片二千盾，現在平均一千四百盾。

棉蘭影片商，都沒甚成績。原因：（一），蹩腳片子弄得觀衆掃興；（二），戲院在外人手中，例如平常每晚廿五盾以內的，他要五十盾，爪哇戲院在華僑手中，他們平常片子對分，好片子片主百分之六十，戲院百分之四十；（三），片租太貴。

「馮大少爺」一片，是洪深導演的，即以藝術講，也並不是「自償以下」的片子，可到處開演，都連

戲院租都收不到。「孫中山」一片，荷屬收三萬餘盾。

荷屬凡十五歲以下的小孩，對看影片有限制，須許可小孩看的影片才准看。

九 雜記及結束

這篇東西，因為參考材料太缺少了（中文的關於華僑狀況的記載，簡直沒有。），所以寫得很是沈雜，而且掛一漏萬，——竟有不重要的倒寫上了，重要的倒不會寫上（這實因太少參考材料，所以有一點便寫一點，顧不得輕重了。）。還有不得已黑漆皮燈籠地歌功頌德的地方，以及必須講而不能講的地方。一切，俱望閱者原諒。

還有許多現象；須得寫下，但材料都沒有能寫成一段的，便雜記在這裏，聊當結束。

（一）國民黨 孫中山先生說過，華僑是革命之母；這在華僑的熱心上講，在華僑的金錢的助力上講，確鑿當之而無愧；惟在目前下黨的組織黨的工作及黨的人才上來講，真叫慚憤煞人！荷屬方面黨的組織是：區分部——分部——支部——總支部——中央黨部。現在中央黨部之下，是設在廣州的南洋總支部；南洋總支部之下，是各大埠的支部。各大埠的支部，前因國內漢甯分裂，荷屬的支部，也分而為二。如巴城一地，有華派的荷屬支部，有漢派的威支部及爪哇支部。這種現象，到目下都還如此。在組織上，從前為急於擴大黨勢計，可從權先成立支部，然後籌設分部。現在是必須從下級黨部做起；如支部，須先有三個分部，才可成立。可事實上，直到現在，仍有只一個分部的支部。黨的工作，除了幾家國民黨同志辦的報紙外（有的，單是一兩個國民黨同志辦又兼營業性質的，却自稱黨報，謬誤孰甚；太把黨當兒戲了！），便聽不見什麼了。至於黨的人才，雖有二。但也竟有如此的人才：一個支部的監察委員，在開會時，可以禁止黨員發言；有一個支部，幾次開會開不成，一個已辭職的監察委員，可以擅自委一個做泥水的（不是說它職業是低微，職業是無高下的；只是在南洋，這種職業的人，大概是不曾受過教育的。）為監察長；以這種人才來辦黨，如

何得了。荷屬國民黨要振興，同志得大努其力哩！

(二)公館 南洋有一種公共機關，叫公館。這種公館，是一班閑空朋友的賭博場（有如上海的總會。）（兼做旅館。）這是華僑惟一的娛樂場。（華僑除了看影戲之外，只有公館的一條路可走了；此外絕無娛樂場所。）

(三)書報社 南洋各埠的書報社，實是國民黨黨部的化名；其屬都被當地政府橫蠻禁止了，荷屬的却巍然獨存。（荷屬中國國民黨，立黨都是可以的，但不能掛牌子；據說荷屬婆羅洲有一處可以掛牌子，不知確否。）

(四)商會工會 荷屬的商會，雖屬各處都有，但只是一塊招牌，不做什麼事的（甚至如華商的情況都沒調查。）。假使商會能做點調查的工作，也可略補飯桶領事之失職千萬一。至於工會，這多是「頭家」的，雖則很多，這只是一種分業的商會吧了；與工界無甚關係。

(五)同鄉會及氏族團體 同鄉會這種組織，很是普遍，各幫人有各幫人各自的同鄉會，也有同時合組一大同鄉會的。這種同鄉會，最大的任務，是聯絡同鄉的情感，及經營「義山」之類。雖則它們在文化上不能有甚貢獻，可確也做了一部分的實際工作了。還有一種氏族團體，以同一姓為本位，結成一個團體；原因，是閩粵兩省，還很多聚族而居的，到了這里，這種習俗當然難以脫去。只是，不要以這個同鄉會這個氏族團體，來敵對那個同鄉會別個氏族團體，這才是事（從前各地時有械鬥，近年來已較好了）。

(六)雙南學生 上海雙南學校，華僑學生很多；荷屬雙南學校出身的學生（或中學，或商科大學），雖沒統計，據說快有千人之數。他們一部分在教育界，一部分在商界。可惜他們沒有聯絡，不然，很可在教育界上幹點成績出來（現在的教育界，真太糟了！）。

(七)土生 僑生的同胞，普通稱他們作土生，男的叫哇哇仔（Bata），女的叫娘惹（Noria）。

土生大多不識中文，(他們看報，看巫文報；華字報銷路所以不能大，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一還
很多只會說馬來話，不會說中國話。他們吃飯，很多用手抓(土人式)。女子，穿馬來裝。

(八)猪仔——私娼 南洋的猪仔是聞名的；他們都是被所謂猪仔頭誘騙來的。近年來已較好。

荷屬是禁止娼妓的，但私娼很多，所謂「椰油擊」(指爪哇婦女做私娼的。)固然很多，中國私娼亦不少(以廣府人居多。)；日本的所謂「娘子軍」，近來不多了。

(九)鴉片——賭博 荷屬的鴉片(每兩二十五盾)，是公賣的。鴉片公賣的盈餘，是荷屬政府的一宗大收入(荷屬政府專利業，凡三，即鴉片，當業及鹽；盈餘，推鴉片為最大)。近五年的鴉片盈餘如下(以千盾為單位)。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四一、二二六 四四、五四六 三三、八三六 三五、九四八 三一、六六五

吃鴉片的，當然都是我們貴國人了。吃鴉片，須向當局買許可證。我們常看到拉人力車的，做挑担子皮匠之類，在「鴉片公賣處」擠着在買。至於賭博，這比鴉片更普遍了。園口工人，常常把他僅少的工錢輸個精打光。所謂公館，俱樂部之類，成天成晚地賭博；據說從前大家較有錢時(指歐戰前，歐戰中)，是整萬地用支票來的(這和上海大規模的總會一般)。年尾年頭，政府開放賭禁(當然又須抽稅)，這當然比慶祝任何紀念日都熱鬧了。

(十)商業的成功 華僑商業的成功，有兩大根本要點：(一)，勤懇；(二)，殖利多賣。商店，大抵以家族親戚關係的人組成的居多。一般商人及店員，多富貯蓄心。

(十一)風俗 華僑的風俗，除土化的之外，都各自依他們故鄉的慣習。迷信的風氣，也當然很盛；各處都有中國人的神廟。最多香火的神廟，叫大伯公廟(有說大伯公便是羅芳伯；有說大伯公便是水神，因來南洋，須「飄洋過海」，所以最須拜水神)。其須，為天后宮。(實在，這篇文章

，至少須得加寫社會一節；可所得正確的資料太少了。）

(十二) 國語 所謂國語，便是指普通話，便是指藍青官話，學校方面，大都用普通話教授的，但也很有用廣東福建話教授的。學校中，不曾聽見有注音字母一課；又加教員自己的普通話也大多太各自土音化了；所以好好的國語，是教不出來的。商界方面，普通能說得多少。但荷屬的「國際語」，却正是「蕃話」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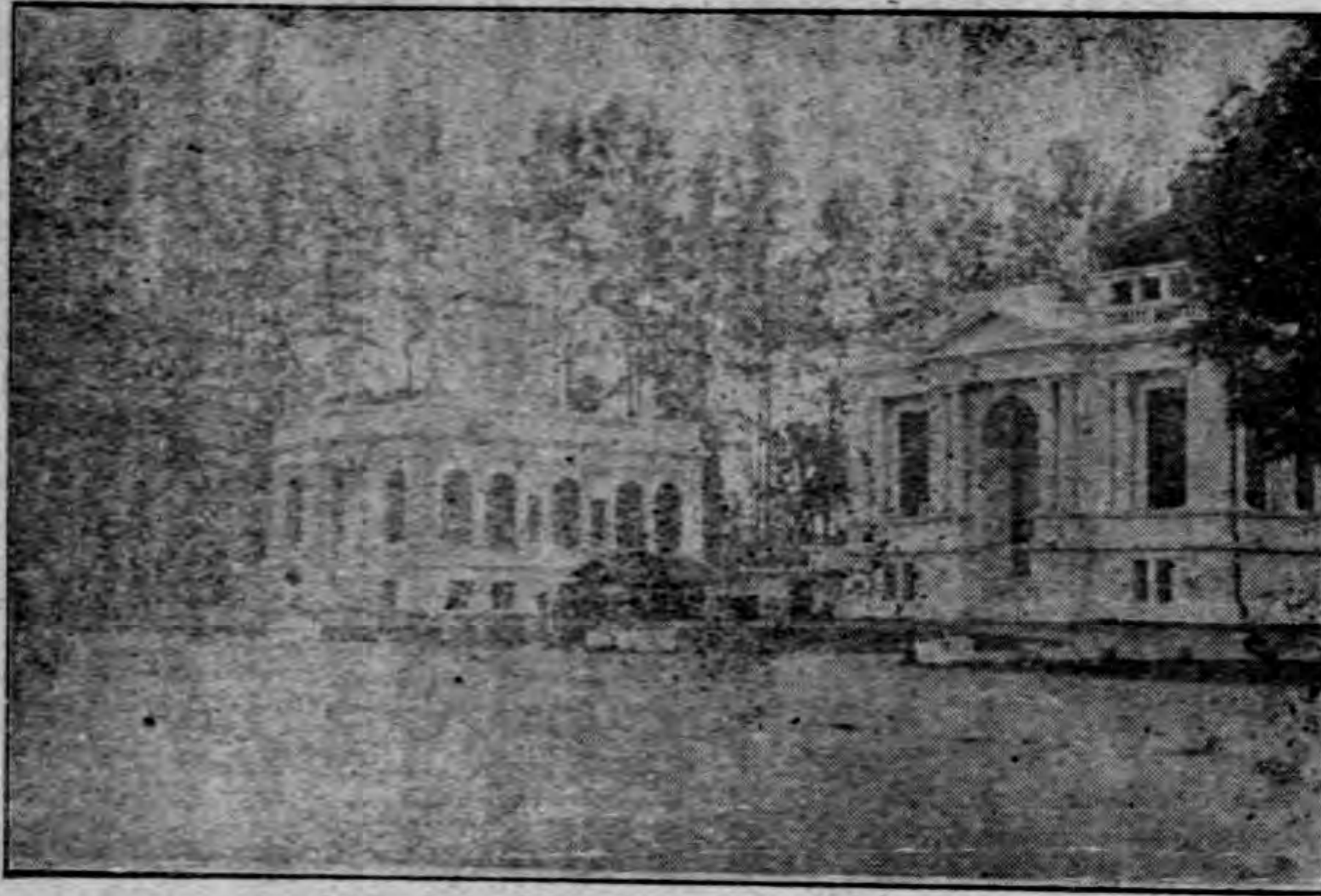
(十三) 國貨 我國對荷屬的輸出，據我國海關統計如下(以兩為單位)。

一九一九年	三〇,一七,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四〇,一七,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二七,一七,〇〇〇
-------	-----------	-------	-----------	-------	-----------

中國貨物在荷屬的輸入，很小，這是因為國內工業不發達的緣故。至於荷屬經營國貨的華商，不能不算很注意了；華僑對於國貨，也可說有相當的愛力。只是在各國爭競的商場中，推銷國貨，不是易容約事。例如日本，他們或官或私地派遣好多人來荷屬調查商況；如知道土人(最多數的主顧)的購買力及嗜好，在次等貨物，他們便製了次等貨物來。我國，可或官或私，都不會注意到，只盲目將貨物送來。例如中國影片，近來南洋歡迎古裝及神怪，他們便盡量製造這種東西來，他們不派人來一考察最近的需要其將變換與否。

這篇東西，總算這樣完結了。所找參考書等，因為太雜了，所以不一一列舉了。很望關心荷屬華僑社會的朋友，能有精密的觀察廣博的收羅，來寫成一篇完密的文章，那末我這篇拆爛污的東西可以拋下責任了。

景風之蘭棉



行銀哇爪與廳政市



館旅大波池

南洋華僑兒童的觀察

陳問樞

概論

任何一國，任何一地的教育目的，雖同是在把智識授予兒童，使兒童得有相當的生活技能，可爲自己及人羣謀福利。但兒童各有其個性和環境，我們却不可因其目的相同，便把甲國的教育移用於乙國，甲地的教育移用於乙地。要知兒童既有其個性和環境，便各有其所需和所好，決不是同一教育所可得效的啊！所以當我們把智識授予兒童，同時又不可不留意所教兒童環境的所需，和個性的所好；否則，一涉于強迫，在兒童不特有感格格不入之苦，且亦有失教育「兒童爲本位」的意義了。我南僑喪學二十年，在理有如此久長的歷史，當亦有效果可言了；可是近且只有失敗之聲。這是何故？其原因雖非一端，但教師不知深察南僑兒童的個性和環境，而與以所好和所需的教，亦不可謂非失敗中之一端啊。

總之，我們現在把適合國內溫帶兒童的教育，來強施於不同環境，不同個性的南僑兒童，此實不可說不是錯誤。要知我南僑兒童，因生長在熱帶，生長在島國，生長在他的國土之上，法律之下；再加有生以來，又和不同風俗，不同習慣的異民族，混居在一社會中；所以他的氣質，環境，個性等等，無不和國內溫帶兒童，有天淵之別。今把如是不同情形的兒童強令受同一的教育，可乎不可；當亦不待細辯，而可自明了。

照上說來，我們不欲謀南僑教育的改善便罷，苟欲進而謀改善之道，那末，我們此後，怎可不從事南僑兒童的考察和研究呢？又怎可不考察我南僑兒童個性的所好，環境的所需呢？此余所以不揣冒昧，敢將平日對於南僑兒童的觀察所得，以供關心南僑兒童教育者的研究。不過在此有一句話當先聲明，我的觀察，或許是主觀的並無系統的；但我總希望，能由此引起對於兒童心理學有研究的人

，出來加以研究。

一 南僑兒童的數量和散居的地点

這裡和上面所說的南僑兒童，不消多下註解，便是我國生長在南洋方面，所有的兒童了。我們要知道南僑兒童的情狀，自然先得問問，兒童的數量，究有多少；可是，這却是極不容易的一回事，因為我國形同虛設的領館，他們對於這些和飯碗問題無關緊要的事，是沒有調查，沒有統計的，所以我們要知道南僑兒童的數量，至多也只能把我南僑的全數來推算了。南僑的全數，約計起來：(一)荷屬東印度八十萬；(二)英屬馬來半島等一百四十萬；(三)法屬印度支那三十五萬；(四)美屬菲律賓二十五萬，(五)暹羅一百八十萬；共約四百六十萬人。如我全僑，平均以五人中有一兒童計，那末，我南僑兒童所佔的數量，亦當有九十二萬了。啊！啊！以這樣多的兒童，又不能使我國人注意而加以研究，這真是我南僑兒童，何等的大不幸啊！

至論我南僑兒童散居的地點，那末，我敢說，不論其為英領，荷領，美領，法領的南洋各島；總之，只要是有人跡之地，即我華僑所到之處，便無不有我華僑兒童了。其密度，可以各屬華僑全體人數為比例，(以五分之一計)而推算。

以上所述，雖是說得那般模糊，但在不重統計的我國人民中，却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也就只好請諸君恕我只能這麼說了。

二 南僑兒童的發育狀況

我們要了解南僑兒童的情狀，當然不可不明白他們發育的現象。

我南僑兒童，生長在這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四時皆春的自然懷抱中，他們的發育，真好似雨後的春筍呢。人謂南洋是兒童的樂園，這話也許是的確的。我們可以不必多舉例證，只要看看那些嬰孩，既無熱瘧癆瘵的病害，妨其發育；又無棉衣重裝的束縛，阻其生長，終年僅須一領單薄而又輕

軟的衣衫，便可無寒冷之虞；所以他們的四肢，手是可以常常自由地舞着；足也可以常常自由地蹈着，啊！啊！他們那種快樂舒適的狀態，真是多麼可羨啊！

我南僑兒童，因有如是自由的發育，所以他們的成長，往往不要到溫帶兒童四分之三的年齡，便早早像果子般的成熟了；這正是我們在授予智識的時期，是當大加注意的啊！

三 南僑兒童的環境

環境能影響兒童，兒童亦能隨環境而轉移；所以環境和兒童的關係，是很深且切的，教育上重視兒童環境，便是這個理由了。

我南僑兒童，生長在這四時長春，昔人所理想而不可得，并認為是天國的大樂園中，你看他們無時不跑跳在綠草場中，嬉舞在濃蔭之下；而且還常有啾啾的鳥鳴，爛漫的花色，蒼翠幽靜的山林，可以怡其性而陶其情，這真是美妙無比的世界啊！說句並不十分誇張的話，我南僑兒童的環境，真可當得美化二字呢。可是回轉頭來，看看他們人間的環境，却又叫我們難能不為我南僑兒童悲了。茲分家庭，社會兩方面來說：

(A) 家庭方面 我南僑兒童的家庭環境，雖不可說盡是壞的，但大半猶在烏烟瘴氣的塵窟中，過着非人的生活；概括的說，父母沒有智識是其一，思想頑舊是其二，不知講求清潔是其三，出言粗俗是其四，沒有適當的娛樂是其五；我南僑兒童生長在這具有五大缺點的家庭中，所以他們的生活，大都還是枯燥而少樂趣；至於沒有家庭教育的話，這自然不消說的了。所以他們雖有美好的自然，也總不免為粗鄙的家庭所惡化了。

(B) 社會方面 講到社會方面，那末，我南僑兒童的環境，真可說是五光十色，無奇不有了。為免詞費，姑從略言之，跑上市頭，首先給我們兒童不好的印象，便有那一榻橫陳的鴉片館，呼盧喝雉的賭博館，其他如同為藝僑，而有此疆彼界的學校和會館。說到民族的交際上更有氣勢凌人的碧

眼兒，形同野蠻民族的土人，凡此種種，無一不足使我南僑兒童養成吸煙，好賭，嫉妬，卑怯，粗俗的德性。古語有云：『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真是我南僑教育家，今後所當負責注意者。

四 南僑兒童的個性

兒童的個性，說得嚴格一點，可說各有各的個性；所以我們現在，也只是把兒童個性中的公性來說，茲分述於下：

(A)意志 我南僑兒童的意志，大都是很脆弱而易變動的，他們對於任何事物，很少能用理知去判斷，他們只要聽到三個人說這是好，便會異口同聲地附和着說好，可是把同一事物，再反過來，有三個人說壞，他們便又會忽然變好而為壞了。這種情形，且不限於兒童，即我南僑民衆似亦同有此病，這大約是積久成習，更由習而漸變為遺傳了罷。

(B)感情 我南僑兒童，因意志薄弱的緣故，所以感情大都是很濃厚而熱烈的，茲舉幾個例來作證。(一)有一天，我對他們說，我們的國家，是如何的受人恥辱，他們便怒形於色，大有我頭可斷，辱不可受之概。(二)前年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了此地後，他們是異常的憤慨，所以對於上海失業工人的救濟捐，也會盡了相當的助力。(三)我有一次，離開S埠的C校時，一般兒童，在整着隊送別我時，竟賺得了他們不少的天真之淚。我南僑兒童的感情，所以會這樣豐富，這大約是他們有生以來，即在漂泊中，過着旅居的生活，而又受着外來種種刺激的反應吧。

(C)行爲 一對『溫文爾雅』的父母，當然不會生出『粗暴慷慨』的兒子；反過來說，一對『粗暴慷慨』的父母，當然也不會生出『溫文爾雅』的孩子。我南僑，大都出身工商，加之幼時又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他們的行爲，不免粗暴而蠢俗，我南僑兒童，秉此先天的遺傳，當然也難免不有些氣質了。不過，他們的行爲，雖是粗暴，蠢俗；但他們的言行舉動，却是很爽直的，勇敢的。還有他

們因受後天自由無拘的感染，大半是好動而惡靜的；所以當我們在授課的時候，要他們能安坐一小時而不動，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五 南僑兒童的知力

兒童的知力，和腦是極有關係的，腦力發達，兒童的知力，自然也隨之而發達。我南僑兒童，因在移年炎熱而少刺激及弱化的熱帶，所以他們的腦力，大都是遲鈍而簡單；因腦力的遲鈍和簡單，所以他們的知力，也便薄弱了。今再分述其各種知力的情狀于下：

(一)感覺力 感覺力的緩慢，這也許是我南僑兒童特有的情狀。他們往往能運用任何數字，去計算各種的算式，却不能計算一個極簡單的應用習題，所以在南洋教授兒童算術，誰也認為是是一件苦事。

(二)思考力 思考力，也是很缺乏的，所以算術和綴法，往往為他們所最怕的功課，因是，他們所表現的思想，也全都是直率而少曲折的。

(三)記憶力 記憶力的薄弱，真是駭人聽聞的，茲舉個例來說罷。一，有一次，我教授高年級地理，講的是杭州的西湖，當時，大家都知道西湖是在杭州了，（其實這也可說是無須再用記憶的常識了。）；可是，不到兩個月，舉行學期考試了，誰料他們的答案，竟把西湖搬到湖南，而把洞庭搬到杭州了，二，國語在學校裏，差不多是日常的功課，可是他們在兩星期前熟習了的課文，到兩星期後，如再加以考問，便又茫然了。所以他們學業進步的速度，是很難以時間和年限來測度的。

六 南僑兒童知性上的特長

南僑兒童，對於智識科，雖因知力薄弱而非所長，但藝術和音樂的愛好，却可說是天性，而且是具有特殊天才的。所以當他們製作圖畫或工藝以及唱歌的時候，誰都很肯用心構思，而且由其自由想像而來的作品，往往有非成人所能及的。這真可說我南洋兒童的特長了。

七 南僑兒童品性上的優點和缺點

我南僑兒童，乘其先天的遺傳，和後天的感染，大都富有惻隱，服從，合羣，以及好公益等的美德。這都可說是他們的優點。

對於南僑兒童，我們有一個最不滿意的印象，便是一個活潑的兒童，一到較大的年齡，便變為一個怠惰而不喜工作的頑童；而且這種情形，是很普遍的，也許是氣候的關係，使生理上有此變化。不過喜爭鬥，好喫零食，隨處吐痰，不知清潔，愛吸紙煙等等，這却不可說非是他們特殊的缺點了。

結 論

總上所述，我們對於南僑兒童的觀察雖未能描寫得盡盡，但藉此為謀南僑教育的改革，當亦可以有所遵循了。但集思廣益，倘閱者諸君子我指正，此則不特我個人之幸，也是我南僑兒童之幸啊！總之，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我們是該犧牲些精力，來為兒童們效力的啊！

個性與教育

白鷗

教育為一種社會的事實，這種社會的事實想把現代的文化，傳達到次一代。換言之，教育是想使未成熟者理解現代的文化，更進而創造或建設社會的文化，教育的根本原理就在於此。而這文化之中，對於被教育者，有直接的文化，有間接的文化。所以教育的原理如說在文化的傳授，那末教育的最高原理當然是直接文化的傳授。換言之，文化中對於被教育者最有直接關係的國民的文化實是教育的最高原理。世人裏面，往往有心醉他國國民的文化而不尋自國文化，因而喪失國民性情者，這實在因為這種人們未曾覺悟到這一種原理的緣故。可是存他一面，我們決不敢說，我們不應理解外國的文化，以助國民文化的發展。我們所主張不過以為教育應以自國文化做基礎，而以他國文化做副品而已。（節錄范壽康『個性教育』）

荷屬東印度土人的生活

(一) 人種及言語

居住荷屬東印度的土人，大別可分爲馬來人，巴布亞人二種。若再細析起來，則有純馬來人，巽他尼新人，爪亞人，巴厘尼新人(巴厘島)，馬都尼新人(馬都拉島)，馬達人(蘇門答臘島北部)，帶也人(婆羅洲島內部)，亞爾夫冷人及布魯尼新人(兩者皆在婆羅洲及西里伯島沿岸)九種。各有各的言語，但又以馬來語爲荷屬東印度的普通話。

爪亞島土人的言語，大別爲巽他語(西部)，爪亞語(中部及東部)，馬都拉語(東部)馬都拉的地方的三種。巴達維亞附近用馬來語；其西部少許地方，則用馬來語和巽他語混合的言語；巽他海峽的北岸地方用爪亞語，在南岸面印度洋之地，普通用巽他語；巴達維亞的西部少許的地方，用馬來語和爪亞語混合的言語；爪亞中部一帶地，以土人自治州的梭羅及日惹的二州爲中心，普通使用爪亞語；由此地近爪亞東部，遂漸混入馬都拉語；泗水及其附近的土地，則以馬都拉語和爪亞語混合的言語作日用語。

(二) 風俗習慣

荷屬東印度，因各民族混淆棲息的緣故，言語各別，風俗人情習慣也儘有不同。在沿海和歐美入接觸久而且頻繁的地方，多混血兒，頗受歐美人的感化，因此風俗習慣也模倣歐美人。但在沒有開關的地方，則至今尙不脫野蠻的習慣。裸體而以羽毛等爲冠，除攜帶武器，跋涉山野獵取鳥獸外，無生業。不用貨幣，至今尙物物交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像西婆羅洲內地的帶也人，南部新塞內亞的加也人，就是這樣。此外還有各種民族，各異其風俗習慣，現在不去細說，只把關於爪亞人的衣食住略爲一談，以概其餘。

陳勃倪

在爪亞有著梭羅王城及日惹王城的梭羅日惹二市，而今尚存舊時的風俗制度，中流以上的貴人外出，必然攜帶小刀，馴從數名，隨後撐起長柄的傘，這所謂貴人，大搖大擺地悠行途中。若有特別肩荷長槍的，則是直隸於王族的了。這，在官員住宅附近，巡邏警戒。王族隨從的住宅，往往有附屬於『長屋』的正門。日惹王的住宅，則特別應用爪哇固有的美術而建設者。入第一門有廣場，其一方，有回教的寺院，中央則樹『哇賽窠』二株，支根長垂，寓四民擁護王室的意思；入第二門有大廈高樓；再進第三門，第四門則為王族之住家。王族住宅雖不闊大，但也有一大廣庭。天花板及四壁，施金泥於彩色上，以為塗飾，極呈壯麗美觀。王邸的周圍，為百官及官邸附屬的百工的住宅。四方圍以障壁，四隅裝置大炮。障壁的長度，凡三英里以上。

(二) 服裝

王族及貴族，穿毛織物，天鵝絨或絹，施以美圖的刺繡，鑲以金銀珠玉，以為禮服。四民結婚的禮服，也常施以美圖的刺繡。土人的服裝，年來感染歐化，像教員，洋行夥計及其他富裕的土人，咸服洋裝，戴洋帽，穿洋鞋。但這不過少數之少數罷了。普通係穿短褲，褲外套以長約六尺闊約三尺的『紗籠』，包圍至於腰際。外出時則加上小袖的上衣。其在頭部，捲以約二尺五寸四方大的紗布或戴平頂纓格帽。酷暑或遠行，則戴竹製或其他製的笠。腰夾小袋，裝入煙草及其他的必需品，繫在紗籠上面。皮革而有裝袋的腰帶上。赤足而有時穿阿拉伯式的鞋或爪哇固有的皮拖鞋。在職業的時候，腰間常挾小刀。

女子的服裝，和男子稍稍異趣。但因地方不同，也有相差甚遠的。西部巴達維亞附近的女子，模倣洋式。外出的時候，穿着貼胸背心，再加上所謂『加巴也』(荷牙語)的薄布的小袖上衣，前部綴以安全針，這是很普通的。中流以上的人，更配以『方斯』，胸部用美麗的針；在下胸部，則添以鑲有金銀珠玉為劍狀或金貨的裝飾品。至於貧民，則高着紗籠，掩至胸部，胸部以上，則常常裸

露。在日中出外，則用日傘。爪亞人居住的地方，妙齡女子以有美麗彩色的薄絹或紗布（長約五尺）披於頭部。至於爪亞中部，則代「加巴也」以小袖，前方無縫，由頭部套下去的上衣。

(四) 住家

土人貴族的住宅，受歐洲人及中國人的感化，有木造，石造，磚瓦造的各種。建築此等屋宇，常施以爪亞一流的彫刻，頗為雅緻。至於中流以下的貧民，僅住竹造草葺的家屋，為常例而已。其最簡單的家屋，只用一把山刀，若干材料，村民四五的助力，一日之中，得建築而成。爪亞西部，建屋離地約高三尺，三尺之下，則為飼養家畜地；中部及東部則有盛以約一尺之土，以建低屋，以草或葉葺成爲住宅者。家之周圍，遍植香蕉及其他之果樹，繞以生垣或竹垣。有時設低低的土壁并開小形的門。此等家屋，十數戶相合爲一村，在廣漠的田圃間，隱隱看去，形式好像一座小森林。

竹造或木造的土人家屋，前面有比較廣大的簷沿，其與處設寢室，而無窗戶，光線由竹隙漏入，室內因此非常陰暗。上流土人的住宅，則中央有通路，左右分別若干室，類似歐洲人的家屋。反之，貧民的住宅，則統爲一室，其內垂以布幕，以爲數區，家族於此分棲。床，用竹或板爲之，上敷以蓆，婦女晝間在前方的廣室，從事裁縫，織布，紡絲及其他家事的勞動。來客的應接，皆在簷沿而已。

(五) 飲食

當今住在爪亞的土人，沒有爪亞人和馬來人的分別，幾乎全數皆爲回教徒。他們不吃豬肉；印度佛教徒則不吃牛肉。他們以米飯爲主要食物，副食物則以椰實，蔬菜及香料爲主，略加水牛山羊一類的獸肉或魚少許，製成像印度「加里」的食物。食膳所用的香料，以「唐辛」爲主；白胡椒，加里粉及其他，各從所好，附加烹調。住宅前面的廣間中敷以墊座，列滿盛食物的器具，家人周圍圍坐

，移盛食物於芭蕉葉上，用大指與第二第三指而露食。水用煮沸者，以茶或椰子實中包藏着的水或蔓草莖中所擠出的水為解渴，也有用生飲者。

他們普通風俗，早晨幾乎與日出同時起床，飲咖啡一盅，然後出就各業務；午前九時或十時左右吃朝飯；日中一二時之間少憩或就路旁的露店間點食；午後五六時或日沒後晚膳。大概這是常例。

荷屬地方的土民，和馬來半島一樣，嚼檳榔，石灰及其他混合之物，以清潔其唇齒。從前女子黑齒，而且削齒以修整其長度；現此風已止，只唇齒染赤的風尚行而已。

(六) 宗教

荷屬東印度羣島中，在婆羅洲以東的羣島，土人多信仰基督教；巴里琅波克二島大半係佛教徒；爪亞及蘇門答臘二島崇拜回教的占過半數。回教的中心，在爪亞中部的梭羅日惹方面。據統計，南洋的人口總數約四千九百七十四萬，信仰回教的達三千八百九十五萬，其中荷屬東印度却占着三千六百萬。荷屬回教徒之盛，是可以驚異的了。

據回教傳說，回教在十三世紀的中葉即向蘇門答拉北部的亞齊及南部的平古蘇兩地方分別流布，是為荷屬回教的濫觴。十四世紀末葉阿剌伯人再向爪亞傳去，在爪亞東部泗水西北的尼里靈港地方為根據，與印度教對抗。其後回教驅逐爪亞傳來的婆羅門教及印度佛教。十六世紀之末，先在爪亞西部曼丹方面，征服爪亞王族，由此漸次繼續東行掌握爪亞的統治權。宣言不驅從回教教旨者，一概用為奴隸。回教便作急劇之進步，流布爪亞全土。回教僧侶因得掌管關於文學宗教及儀禮之百般事項。而今各村尚有村僧，指導村民。在審判廳中，回教的被告人，有請村僧宣誓之制度。

回教的勢力怎樣，也可以想見了。

荷屬東印度的回教徒這樣盛，勢力又這樣大，所以土人的生活，幾乎可說全為教律所籠罩，現在試分開來說一下：

回教徒第一信仰的是天神亞拉，這為回教成立的根本生命。從這信仰的強弱表徵教團的陰替。他們視天神亞拉為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及支配者，絕對不可侵犯的唯一至上的權威者，日常一舉手一投足，莫不戰戰兢兢鞠躬如也地不敢有悖神意。在教堂禮拜正是僕婢之對主人行敬禮；祈禱，是泣災禍而謝罪，悅喜福而感恩；換言之，求赦疾苦，尋求幸福，都惟神是賴。

其次，便是祈禱禮拜的修行。教徒對經書「可蘭」，一日至少有五度的誦念，其時刻（一）早晨日出前，（二）過正午後太陽西斜時，（三）日將沒前，（四）日沒後所謂黃昏時，（五）入夜初更時。這五個時刻，各教徒祈禱禮拜，應嚴格遵奉一定的基本條件與順序。反之就是犯了瀆神的極大的罪惡。所謂基本條件，是到了成年的回教徒在健全的精神狀態之下，不使有不潔行為，然後嚴格遵守時刻方向及順序。其順序，第一，先起必須祈禱的這崇高的意志，思念天神亞拉唯一至上的偉大的神格，其次，是向麥加聖地的方向直立，朗誦「可蘭經」第一章，雙手平膝，屈體敬禮，靜舉其頭，安立着開始唱，「神是至上的，神是至上的，神是至上的，相信神是唯一的，相信神是唯一的，相信謨罕默得是神的使者，相信謨罕默得是神的使者，祈禱呀！祈禱呀！禮拜呀！神是至上的，神是至上的，神是至上的，更沒有神了呀！」跪坐時用額着地，極敬虔的再三禮拜，然後徐徐舉頭，向發言者唱祈禱之文，頭向左右轉唱着「平和與神靈，在汝等之上！」以終敬禮。這樣祈禱禮拜，各教徒可以任意，在室內或在路旁，在樹下或在石上，在船中或在車中，場所如何，是可以不問的。

又其次，便是回歷九月一個月間的齋食。在齋食期中，除了思念「神」以外，一切俗事俗物，都須斷念。儘用法心去訓練俗心，清淨肉身拋除貪慾的惡漬，以此為目的地修行。一切性慾的行為以及飲食，都得斷絕。在此三十日中，日僅一日齋食，而且須在日沒之後。但在疾病者，妊娠者，旅行中以及特別勞務者，可以申縮或不在此限。齋食期滿之翌日——即回歷十月一日是為大喜日，猶如中國人的新年，招朋宴戚，盛設筵饌，來來往往，極為鬧熱。

再其次，便是麥加巡禮的修行。所謂麥加，是到了今日尚存在的阿刺伯的古代都市之一，回教教祖穆罕默得的生長地，更因是唯一一天神神殿所在地，所以世界二億二千萬的回教徒視爲最神聖的場所。往麥加巡禮，在男子的回教徒，是一生中必要一度去修行的。修行歸來之後，在鄉黨間極爲尊重，算是一件榮耀的事。麥加巡禮的修行，在同歷十二月初的十日間爲修行期。巡禮的教徒，至遲回歷十一月末即須到達聖地麥加郊外。荷屬東印度的巡禮者，由海路到麥加海港及達上陸，由及達乘火車直抵麥加。巡禮修行期間之十日間，麥加市極爲嚴肅與熱鬧，這裡不去詳說了。

此外回教徒之「割禮」一事，也有可紀。原來割禮係入教團生活的第一義的儀律。沒有受過割禮的，沒有完全回教徒的資格。不能不謹慎正式誦讀經典及禮拜天神。他們對於子弟年齡由六歲至十五六歲時，必然要強逼子弟受割禮。割禮在招引親族故舊盛大的儀式之下，在使受禮者昂奮的叫喊與喧呼中，回教僧侶很嚴肅的執着小刀，截斷陰莖包皮的一部，其在女子，則切斷內陰唇之一部，這真是十分野蠻的儀式了。

荷屬東印度土人的生活，大致不外如上所說；雖則是單舉荷屬，但在英屬甚至於全南洋羣島的土人生活，也所差無幾，讀者就不妨作爲南洋土人的生活觀罷！

唐番山歌

鷓鴣

手拿釣鞭釣「衣關」，釣得「衣關」透「交灣」；
送去「交灣」莫在屋，「收殺」家居枉「夜關」。

【註】馬來語叫魚爲「衣關」(ikan)，叫朋友爲「交灣」(kawan)；
「收殺」(soekai)，叫足爲「家居」(kali)，叫行路爲「夜關」(dialan)。

馬來人的生活

楊國徽

一 風俗習慣

A 家庭

馬來人的家庭制度，完全是根據他們的宗教而成立的。在倫理方面說，有長尊幼卑的名分；家庭的主權，操在尊長的手中，做父母的人，對於生男育女，都是一樣看待。在組織方面說，多係採小家庭制；一家之中，除了夫妻子女之外，大概父母兄弟是分開居住的。他們有多妻的制，這係根據他們的宗教所許可的。一個男子，可以有四個妻子，因之有嫡庶的分別；但普通係一夫一妻；一夫多妻的，是屬於貴族一流。

他們既然有多妻的制，那末，和這制度有連帶關係的，就是遺產問題了。遺產的分配，是這樣的：譬如一個人娶有四妻，各妻都有了兒子，那時是第一妻的兒子（即嫡子）所得遺產佔多數；其他三妻的兒子（即庶子）佔少數；但嫡妻若是沒有兒子，那末，遺產的分配，就全歸於庶妻的兒子，如果嫡庶各妻都沒有兒子，那遺產却又歸嫡妻一人承受，做女兒的，是不能享受遺產的；這樣看來，又顯然有重男輕女的習俗了。

B 階級

馬來人有貴族，宗教，平民三種階級。貴族階級係屬於蘇丹(Sultan)家族之王親諸人，宗教階級係屬於已在回教聖地之麥加(Mekah)領過回教洗禮的；平民階級就是除以上兩階級外的普通民衆。在這三種階級之中，當然是貴族佔最高的位置。他們既有這樣階級的分別，所以對於名字的稱呼，也就不同，現在略為分述於下：

貴族階級稱呼，其名字多冠以東姑(Tongku)字樣，如東姑亞烏加林(TongkuAbokahim)東姑

下意磨罕默奴(TongkeHajimanooh)等是。在馬來民族中看去，就可以知道有這個名稱的，就是貴族，質言之，凡是東姑這字，就是表示王親叔伯專有的尊號，無論是回教徒或平民，一概不能僭用的。如果僭用了，那好像我們從前所謂犯碑一樣，還要受罪的呢！

宗教階級的稱呼，其名字多冠以下意(Pang)字樣；不過凡是用下意的，他一定要確實地到邊賽加頓過洗禮的，因為這是回教徒的榮銜的一個名詞。

平民階級所用的名，不能冠以蘇丹或下意，這是無須說。平民派中，普通可以用的名字，就是磨罕默(Mohamad)。這是無論他是什麼階級的人，都可以把這名字加到自己名的上面，例如磨罕默沙林(Mohamad Saun)這類便是。

此外還有一種貴族階級所專有的名稱，便是拉贊(Pang)。他的用法，和上面所說蘇丹一樣，普通人也是不能僭用的。

C 禮儀

馬來人的禮節，有貴族，平民和男女的區別。普通人向蘇丹的王族行禮，將要近前的時候，先作鞠躬的姿勢，然後把掌合起，如僧道的合十；走近面前的時候，即雙膝跪落地上，同時頭部俯地；等到受禮者用手作挽起狀的回了禮，然後立起身來；這就是普通人向貴族行禮的儀式。至若普通人相對行禮，是用握手禮；但他們當握了手以後，隨即把右手向胸前作輕輕一拍的姿勢。若是少年對長輩，那就完全不同；是用雙手和對方的雙手相相拿，再把雙手向胸前作抱狀，同時身體略彎，作一鞠躬的樣子。婦人和男子的行禮式，則當行禮時，做婦人的，先要把伊的手巾，掩上了雙手掌，然後升出來和男人的手掌相接觸（此時男子的手掌不用手巾），雙方都作一個鞠躬的姿勢；同時雙方也把手向胸前作抱狀。但這，大概是講究禮節的人才這樣，普通是很少用手巾的；婦人對婦人，也不用手巾行禮。

D. 禁忌

馬來民族，無論他們是否已經信奉回教，唯一忌食的就是豬肉。他們所以不吃豬肉的原因，如果根據馬來人方面的傳說，說是因為他們的回教鼻祖摩罕默德有說過，豬是一種最骯髒的動物，凡是奉教的人，都不准吃的；但是據我們所聽得的，有說因為「豬八戒」是他的祖宗。這大概是嘲笑他們不吃豬肉的話吧！

其次，他們所避忌的就是狗。假使他們有被狗舐了或嗅了他們的衣服或是肌膚，他們一定要把被舐或嗅的地方，用肥皂去洗刷一回；所以凡是馬來民族，他們都不喜歡畜狗；而且不願畜狗。如果有人罵他們為Babi(豬)，或是Anjing(狗)，他們就要發怒得很；比無論罵他什麼都還緊要些。

再其次，他們忌用的就是左手。聽說他們所以忌用左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每次大便，都是用左手盥水去洗，因此認左手是骯髒的手；所以他們和人家行握手禮，或是拿食物交給人家時，完全都是用右手。反之，他們就要說不懂道禮，而且還要生氣哩！

E. 習慣

馬來人的習慣，有各種多樣，現在只把關於外出家居及衣食住方面的習慣，略為一說：

外出的習慣——普通的人，他們平常出門，無論男婦小孩，都是赤足；縱令作客或是有什麼喜慶事，雖然身上穿得都麗，可是足下沒有穿鞋的居多。閩中也有穿鞋的，遠不過屬於智識階級中人罷了。至若住在鄉村的，可說一年到晚都可以不穿鞋。

家中的習慣——他們在家，普通也是喜歡赤足，到了睡覺的時候，才洗腳一回；但是他們雖然洗了腳，仍舊沒有穿鞋或履，因為那時洗腳後便跑到牀上去睡覺了。

飲食的習慣——他們每餐吃飯，無論男女老幼，都是用碗盛了飯，用手拿來吃。如果沒有家室的，就不自己舉炊，一年到晚都是在外面零星買來吃。閩中有講究的或是屬於智識階級這類的人家，才用

刀叉匙吃飯。鄉村人家，也完全是用手抓飯吃，并且每餐吃飯時，一定要有一盅冷水，爲洗手或吃過飯後喝飲的。

穿著的習慣。他們穿著的習慣，有二種特點的：一，就是戴的帽子。他們無論在家出外，或是氣候炎涼，頭上那片割不能離開帽子。二，就是穿的「紗籠」。他們穿紗籠，猶如我們穿褲子，不過他們已經分穿了褲子，外面仍舊要加上紗籠，甚至於他們的王（蘇丹），身上穿了王的制服，腰間還是繫著一條紗籠。聽說這是用來代表馬來民族世代相傳的因襲制度的；所以無論男女小孩都是一樣。

二 職業娛樂

A 職業

馬來人的職業生活，可以分做農工商三種。住在鄉村裏的多數以耕種或園藝爲生活。在都市上的，普通以工業占多數，工業裏面，可以分作機器，馬車……等；所以日里（Johore）屬下各埠的火水工廠，雪廠，印刷，電燈廠，自來水廠，火車工廠和其他汽車工廠的工人或電車夫，都是他們佔多數，馬車夫牛車夫次之；以上所有的工人，大抵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居多，其有能通曉荷文的，他們多數在政界各機關或是學校洋行裡辦事，這也可說是智識階級著的職業生活。經商的以業紗籠布疋帽子居多，其他理髮，什貨，鞋店佔少數；但是他們的商業智識，比較印度人（是買人）要幼稚些。在職業上的生活程度調查下去，還是智識階級的生活程度較高；平均計算，他們每月可有六十餘盾或七十盾之多；（舊幣每盾的合國幣八角餘。）工業的生活程度，平均計算，每人每月不過三十五盾之度。

B 娛樂

馬來人的娛樂，在音樂方面來說，多是歌化，其實也是本來很少他們自己創作的樂器。舞台上的一齣齣，僅有狂沙蘭（Rangsang）和浪波（Dangsen）二種。狂沙蘭的表演，也全是歌化；不過歌唱

是用他們的語言。所表演的劇本，多數是他們歷代帝王和其他各民族貴族派的故事故或神怪的喜劇。至于「滾球」的表演，普通是用一男一女或數男數女合做一塊表演，非常的單調，和我們中國鄉俗裏的採茶戲相類似。所唱的歌，多數是兩性間調情的情歌居多，很少慷慨激昂的歌曲。即如所奏的樂，也多半是悲哀，毫無激越的聲調，聽了不但使人沉醉在萎靡不振的境地中，還要使人感覺得無聊的樣子呢！

三 衣食住

A 衣冠

馬來人的衣冠，有普通的和已到麥加受過洗禮的回教徒的分別。普通人所戴的帽子，是用一種色呢的；他的款式，好像我國僧人用的差不多，不過這是橢圓形的罷了。有戴土耳其帽的，這也是普通帽子的一種。至若回教徒的帽子，和普通的，就有些差別。回教徒戴的，是用白布做的，和我國所戴的「覆角帽」形式差不多；但他們帽子的外面，還加上了黃色的布巾，似毛巾在週圍繞着，這就是表示已經到過麥加領受洗禮過來的，平常沒有到過麥加去過的回教徒是不能用的，換一句說，就是表示他們得著的功名。衣服呢？普通他們穿得很拉雜：有半歐化的白斜紋衣服；至若真正的馬來服，他們是用色洋布做的，和我國夏天著的褂子差不多，不過他的是半開袷式並且完全不用鈕子的。領受過洗禮的回教徒，平常著的也是這樣；但除却常服外，還有一種禮服。這禮服的款式，完全和他們回教的鼻祖穆德像上所著的一樣。下衣服呢？他們平常是很少著褲子的；大多數是喜歡著紗籠，真正的回教徒也是這樣。

其次，講婦女的衣服。伊們普通著的襯衣很狹，中間對襟還用了許多密密的骨鈕子鈕着；著了，上部身體較寬，腰部很狹，同時胸部也就聳起。至于外衣，普通是用花洋布或色洋布做的居多，狹袖，沒有領子，長度過膝數寸，對襟不用鈕子；貧窮的人家，是用安全針三個結上去縫合他；富有

的，就用金盾或是金圓圈上去結著的。 下衣就是紗籠；伊們所著的紗籠，普通是把一種花色紗籠布的兩端縫上，著的時候是從頭上套下去的。 講究的婦人，裏面還多著一條沒縫的紗籠（這並不是紗籠，好像襪襪孩子著的圍裙一樣。）；至若鄉村裡的婦女，那就沒有這種的樣式了。 婦女出門的時候，普通還要帶一條幾尺長的有色布巾蓋在伊們的頭上，富有的人，多數用綢緞做成；反是就沒有了。 還有一層，如果是到過麥加領受禮物的回教徒，伊們除了這樣的服式外，頭上平常還多一條花黃色的布巾蓋著（不過沒有那種圍子），使伊們兩種人舉目一看，就可以曉得伊是到過麥加去的婦女了。

未成年的小童，如果他到過麥加的，他的服式帽子一樣，和到過麥加去的男子教徒都沒有異樣。

B 飲食

馬來人的飲食：飲的方面，最普遍的，以咖啡，西耶茶（紅茶之一種，為日常不可缺的飲料；食的方面，肉類有牛肉，羊肉，雞肉，雞（豬肉，是他們學生不食的。）；蔬菜只有長角豆，木瓜菜，蒜，樹薯薯菜（甘薯類的一種。），豆芽，黃瓜，蓬菜，黃豆餅和樹豆等，這是他們日常的食物。 富有的人，每餐都有牛膝，魚肉；平常的人家，多以魚蝦，鴨蛋等為常食（以其價廉之故，並且他們嗜好魚類，猶之乎我們中國人每餐少不得豬肉一樣。）。 關於烹飪的配料，平素不離辣椒，椰漿，黃光等類的東西。 他們每餐的時候，無論是上中下階級的家庭，對於辣椒和青菜一途，都少不得。 飲食雖簡單，早晨多數沒有吃飯，僅用咖啡，西耶茶和雞蛋麵包去充飢；到了中午，才有吃飯，過了就是晚間一餐了。

C 居住

他們居住的地方，有鄉村和都市的分別。 在鄉村的，多數住自己築造的亞答屋（椰茅屋）。 在都市的，是要看他們生活程度的高低，去分別他們居住的屋子；最普遍的，是住亞答屋和板屋，其佈

住磚牆屋的居少數。

四 婚喪

A 婚姻

馬來人的婚姻制度，和我國從前的舊婚制，所謂依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差不多。但他們雖則如此，可關於撮合雙方的介紹人，別人是不能幹的，要一定是男方或女方的戀愛親戚。也有由戀愛而訂婚的；關於這層，兩方的父母都不能干涉他們；在他們的証婚官方面，完全是聽著女的說話，譬如女的說一聲是本人所願意嫁的，那麼他們的婚姻，就可以成立了，男子是沒有發言的權限的，這是他們自由戀愛結合應有的一種手續！

結婚 他們的結婚，完全是半入費式的。無論貧富，都要先到女家行結婚禮。普通的人，多數自己親身到他們的証婚官那面去訂約；富有的人，就可以請証婚官親臨他們的家裡證婚。行了禮後，如果女家是富有的人，做女婿的，必須先在女家住宿一月二月的長久，才可以把妻子帶回自己的家裏同居。假使係普通的人家，最少也要在女家住宿一星期或數日；并且如果女家沒有錢，要由男家担負住宿的費用。等到住宿期滿，先行洗澡一次，那時才可以洞房。這時候，所有他們的親戚朋友，就要來鬧洞房了。間有當他們要洞房的時候，還要先在房中念「可蘭經」，這是祈禱他們倆百年偕老的意思。輪到嬉俗，則結婚之日，先由新郎到新娘家會合，男女都是一樣的打扮，面上敷粉畫眉，頭戴金冠，身披花色衣服。講究的就用汽車遊街，新郎新娘都端坐在車上，用兩個婦人打扇，這就是陪伴新人的。出遊的時候，音樂（所謂音樂，是一種土樂，用皮做的鼓。）在前行，其餘也有化妝的人物，沿途且歌且舞，和未開化的人的舞蹈相類似。新人的後面，就是歡送的親戚朋友了。遊行過後，就在女家大排筵宴，以饗來賓。

通婚 他們因為宗教上的限制，很少和他族人通婚，（貴族派的人，也很少和平民通婚。）；間有和中

國人通婚的；但是他們一定要強迫中國人入他們的籍，奉他們的教。也有和白種人通婚的；但這不能說是結婚，只是金錢問題。因為他們明知白種人娶了他們種族的婦人，是不能帶回歐洲享共同生活的；所以一時暫且跟他，等到後來那個男子要回歐洲去的時候，伊就可以得了許多產業。像這種的馬家婦人，一般人稱它做「文意」，就是土人跟白色人的名稱。

離婚 馬來民族的離婚，根據他們的離婚條例：假使一個男子，和他的妻子或情上有不滿意的時候，男子可以隨便把妻子的罪狀宣佈出來，撒謊提出離婚的理由；這時女的無論怎麼不願意，都沒有挽救的可能。換一句說：就是全憑男子說話罷了。但是他們雖則離婚了，男女之間，如雙方想要再行結合的時候，那時仍舊可以破鏡重圓。離而復合，合而復離，前後可以三次。但是第三次離婚以後，那時女的如果還要結合，必須先要再醮他人三個月又廿日以後，才可以和原丈夫再合；否則無論女的怎樣願意，也是不行的。還有一種，譬如女的要求離婚，男的不樂不願意，儘可以提出抗議，女的也就高難達到離異的目的；不過男的仍要担负女的衣食住的費用。

再醮 華人無夫再醮。本來是一種法律範圍內的禱；馬來民族的婦人，丈夫死了，他雖然可以由油法跟通別人，找過丈夫過生活；但如果對於她自己同種人，就一定要重行過結婚禮，才可以成爲夫婦。如果跟別族人，就可以自由，不必再經過結婚的手續了。

B 死喪

馬來人的死喪，和我們中國的風俗不同。他們一個人死了，無論墳塚，都沒有停柩的；最多時，僅能過一夜就要殮葬了。他們根據宗教的規例，一個人死了，家人或是親戚朋友們，都要到死者之家裏陪弔。那時，死者的子孫，先要把屍體沐浴一回。然後用白布一塊，中間放了許多鮮花，把屍體放在花的上面，用白布裹住；同時屍體的足，身，背三部，都要用繩或布束住；僅留了面的一部份，給他們親戚朋友作最後的見面。他們對於人死之後，無論子孫親戚，一切都沒有盡孝的習

俗，不過當時痛哭一回就算了事。

殯禮 他們在出殯的時候，死者是沒有用棺材去殮的；拿三塊木板，用釘子釘成一個長木箱，長短照死者的高矮，沒有底的，出門時，把那個木箱從死者身上蓋下去，底部用白布敷設，釘在箱的底部，然後再用個木做成的無脚床，好像紅十字會用來抬載傷兵樣子的，把屍體放在上面，用四個人抬出去。抬柩的人，普通是請他們的鄰舍或親戚，不是像我們中國人有專門做這種職業的。同時，所有執紼的人，都跟在後面。柩出門的時候，講究的人家，還用了香水黃米及鮮花片，沿途揮灑在這柩人的身上；有的柩的旁邊，還要用一個人拿一把紙傘，好像我們中國從前官府出門用傘扇一樣。

靈法 他們的靈法，也和我們中國不同；他們當靈的時候，在柩中的屍體，是要向右側臥的不是仰臥的。把柩落土之後，用他們的僧人，即「下意」在墳前念「可蘭經」，這時和我們中國大概相同。

但他們還有一種靈法，就是柩不是完全埋落到穴面的。他們的法子，是在穴的側旁中間，另掘一個洞，落靈的時候，把柩埋在側面的洞內；但是普通人是很少用這種法子的。關於孩童的靈法，和成年人的靈法略異，也得稍為一述。他們一個孩子死了之後，也要和他沐浴一回，然後用白布裹住；要靈的時候，屍體由他的親生父或是親戚，用雙手捧著，外面用紗籠布掩上，後面用一個人，高舉著一柄紙傘，送的人在後，一路要很靜重地捧到墳前，要落土埋的時候，才把木箱拿出，把孩子屍放入靈壇，埋了之後，也要用「下意」在墳前念一回「可蘭經」，這才了事。葬了之後，如果講究些的人家，還要請下意到家念經一晚或二晚，和我國所謂「做齋」的意義相同。

五 宗教

馬車人唯一信仰的宗教，是回教。摩罕默德是他們宗教的鼻祖；麥加是他們所謂聖地；他們所用的經典就是「可蘭」。回教在南洋方面，以馬來民族信仰為最深；其他各種土人，如爪哇（Java）或是印度籍和馬達民族，也有奉回教的，但居少數，可以說百分之二罷了。

凡是奉了回教的馬來人，到麥加回教聖地去領洗的教徒，每年都有一次。他們到麥加去的時間，約在陽歷六七月間；每次只在蘇島方面，最少亦有數千人之多，並且還是各人自費的。他們所以每年一度這樣熱烈高興到麥加去的緣故，是因奉教的人們，如果到了那個地方，領受了洗禮，就可以得一個「下意」的榮銜；並且回來以後，都得很一班本色人的尊重。

到了麥加去的回教徒下意，他們所以能裝一班沒有到過麥加的人們的尊重的緣故，是因為他是下意！他們都已經如和尚受了戒似的。考察他的內容是：不可飲酒，不可貪財，不可貪色，不可到旅館，不可騙誘人家……等，總而言之，凡是有損於人善道德的事，他們都絕對不幹的；所以普通一般人的心目中，也看到他是一個誠實無欺的正人君子呢！

禁食節 馬來人每年要過年的前一個月，有一種風俗，叫做禁食節，馬來語叫做 *Boheh* (坡亞沙)。禁食節的時期，係在回歷的十二月初；大約在陽歷五六七月之間。但是要舉行的日子，是由他們的蘇丹定的，各個地方有各的蘇丹自定，所以在蘇島方面，比各埠有的相差一二日才舉行。

他們在舉行禁食節的那一晚，家家戶戶的門首，都點了許多燈火或洋燭火，好像我國人過年所開點年光一樣。一到了明天起，一個月中，從早上到晚上，都不能够吃飯的，只在晚上的十二句鐘時候，才可以吃飯，等到天要亮的時候，又再吃一餐，這時吃了飯，就要忍飢到晚上。這種風俗，在十幾年前，他們的智識還沒太發達的時候，大家都是很一律去遵守，最近這二三年來，他們對於這種風俗，也漸漸不能一律了。所有的不過下意人(回教信徒)仍舊的沒有改變。尤其甚者，他們有些在禁食節的時期中，聽說不但是不能飲食，並且連口水都不可以到腹，否則，就好像受教主摩罕默德譴責的一樣。他們對於宗教的迷信，在這裡可以曉得一斑了。

此外，關於這禁食節的來由，却有一種傳說。聽說是明代盛時，三保太監下西洋的時候，到了蘇島各地，很受馬來民族的歡迎，後來不知怎的，三保太監很想要把他們統統餓死，因此就想了

法子對馬來人說：大家要過新年的前一月，都不可以吃東西，如果吃了一點東西，那就會給上天責罰了。當時馬來人，都很相信三保太監的話，餓了幾天；那知道陪著忍餓的三保太監，已漸漸不能支持，一到了晚上，却自己暗地裏偷來吃；後來被馬來人看見了，就質問三保太監說：你說我們要餓一個月，為什麼你倒要偷吃起來？這時三保太監被他難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告訴他們說：我并不是忍餓不過偷吃，是在這一個月裡，每晚如果到了天上的星子出現的時候，大家自由可以用餐呢！像這種的傳說，聽說就是禁食節的來由；但是在馬來民族方面的傳說，却又不是這樣了，據他們說：這是當日回教主定下來的例規，凡是一個人，每年都得齋戒一回的。所以一直到現在，他們對於這種禁食節的風俗，還沒有除掉。

割禮 割禮是回教的制度裡一個特色的舉動；凡是馬來民族，無論男女，都不能免掉這一回事。所謂割禮，即是割生殖器。男的就是把生殖器的外皮割掉，女的是把陰戶當中的一種小肉割掉。這種割禮的舉行，男女都在十二三歲，將發育以前。

談到他們割禮的方法，是很有趣的。如係男性，須以未割以前，把生殖器浸在冷水中，用大指和食指把生殖器的外皮互相摩擦，使到血冷縮的時候，即不覺得什麼痛苦，大約經過二三小時之後，再用竹夾子把生殖器的包皮緊緊夾住。施行的人是下意，始先要念「可蘭經」一回，然後執着小剃刀用很迅速的手術把生殖器包皮割掉。女性呢？他的割法完全不同，多數不過用刀在陰戶當中略劃一下；但是施割的人，也用回教女信徒。

他們要舉行割禮的時候，須先於舉行前一二星期做開齋。有錢的人，便請了許多親戚鄰舍朋友到家裡聚會，同時舉行割禮的男子或是女子，都打扮得新郎新娘一樣，坐在摩托車上遊行，前面用了一付馬來音樂，化裝了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一面行，一面在舞踏著，表示很歡喜快樂的樣子，吹打音樂的人，同時也唱起歌來，從表面上看去，簡直和他們舉行結婚沒有什麼。異樣遊行時，所有他們

的鄰舍親戚朋友們，都在後面讓透著；講究的人家，他們游行了後，還要聘請「浪練」在家裡助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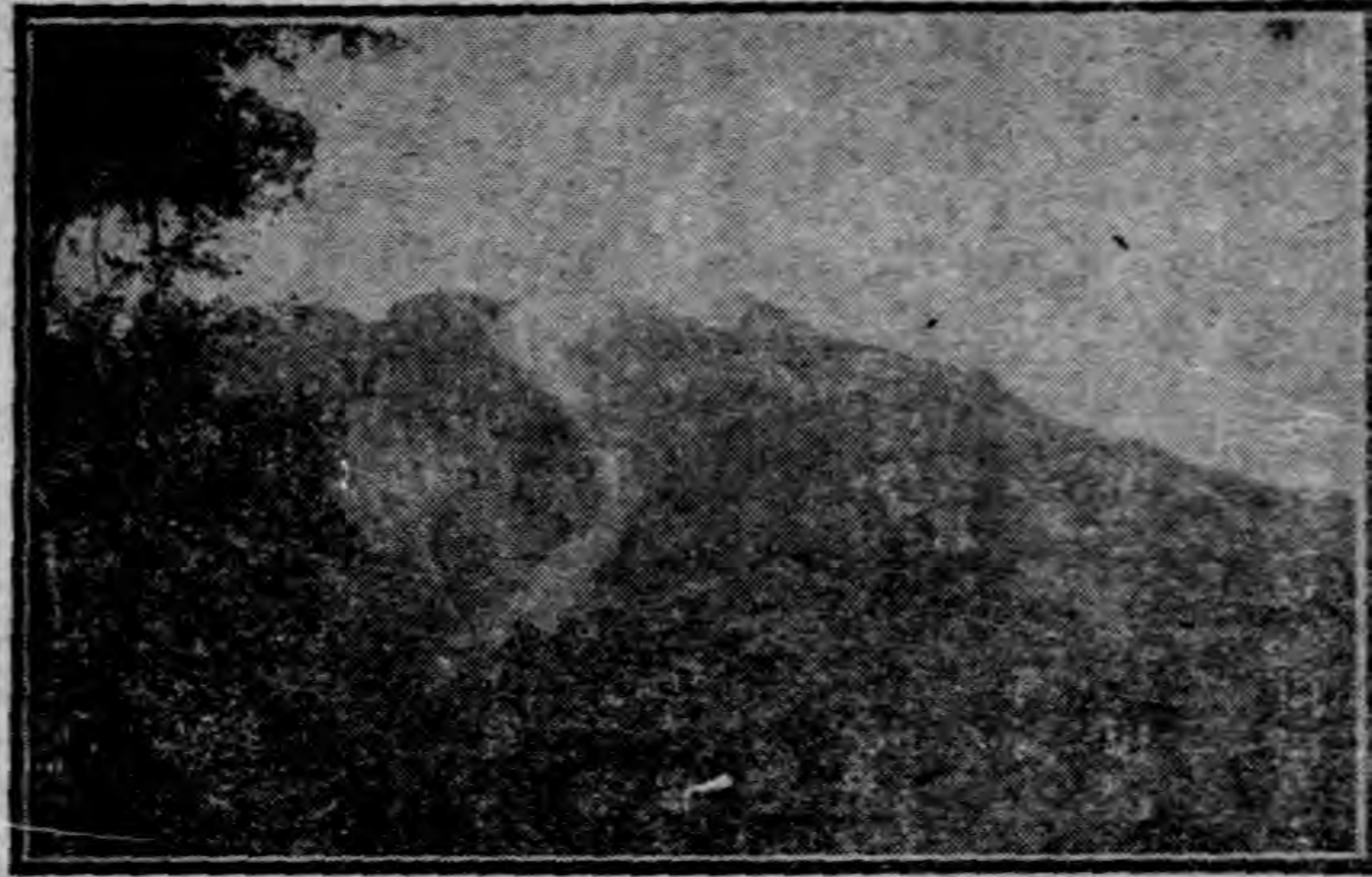
祈禱 馬來人的祈禱儀式，和我國及西洋人不同；當他們要祈禱以前，必須先行沐浴更衣，然後才行。

• 并且他們祈禱的舉行，每天都有一定的時間；早晨五點鐘一次，下午一點鐘一次，四點鐘一次，晚上六點半一次又八點的時候一次，每天到晚上，共有五次的舉行；而尤以下意為虔誠。每週的星期五那一天，就是他們祈禱的日子，和基督教徒的星期日一樣。他們到了那天，做生意的人，都有停市休息，跑到他們的禮拜堂去祈禱。

其次，就是祈禱的禮式。他們祈禱時，並沒有什麼偶像，不過有一定的方向；祈禱的方向，就是屬於西方。當他們舉行祈禱時，常常站在地板上或是桌上，首先兀立，面朝著西方，會念「可蘭經」的就很微細聲音的在念；不會的就靜默。同時兩手放在心窩前作抱物狀，大概約數分鐘之久，才屈膝跪下去；跪了以後，再靜默或念經幾分鐘，才兩首帖地的磕頭，如是約經過幾分鐘於後，才起立。他們每舉行祈禱一次，最少都有半點鐘以上才完畢。這樣的祈禱禮式，個人方面，多在自己的家裡舉行或是在港中沖涼以後；多數的就在他的的教堂中了。



詩 巴 頁 火 山



蘇島馬達山土人之生活

蔡毓才

關於南洋土人之生活，吾人只見片斷的敘述，——

尤其是適于好奇心的敘述；不能不引為慚愧，華僑在南洋有如此多人，且已有如此長的歷史，而不見有系統敘述土人生活之文字。作者在馬達山有數年之居住，對此地土人生活，大概還明白，因此試寫一篇稍有系統的土人生活之狀況。

本篇分為三個綱目敘述，即：一，自然形勢之大概；二，土人物質方面之生活；三，土人精神方面之生活。以下分別申述之。

一 自然情勢之大概

A地勢 本地境內多火山，山脈縱橫，自西北連綿至巴東州。其中著名之火山有二：一曰極農詩巴頁（Goenoeng Sibajak）·一曰極農詩那文（Goenoeng Sinabong）。皆高出海面數千公尺以上。

本地著名市鎮之勿力士打宜，及甲文惹海，（Beras tagi, Keban Djahé），在東南方。

自棉蘭至馬達山之公路，未築成以前，土人越山登嶺，行旅甚為不便。據云自棉蘭至馬達山上，費時須數日，可知其山路之崎嶇矣！自一九一

五年公路築成以後，由棉蘭乘汽車至此，計三小時可達；而難時交通之阻礙，已完全失掉矣。

B 湖泊 著名湖泊有二。一曰加挖湖 (Anot Kawan)，在棉農時那文山麓下，面積不甚廣。一曰

多馬湖 (Anot Bwan)，在甲文惹海之東南方，面積遼闊，湖水清且深，湖之周圍，羣山環繞，景緻極佳；湖中產有紅色鯉魚，味頗美，捕魚者，俱屬多馬族土人。

C 氣候 本地氣候溫和，無酷暑與嚴寒，雨量頗足，從未患旱過。早晚溫度稍低，約華氏表六十

度至六十七八度之間，中午溫度較高，約華氏表七十度至八十度。以故人多樂居此地。

D 物產 本地多高山，山上樹木叢密，頗不宜於耕種。惟山麓之地，土質肥沃，各種植物都能栽

植滋長，故物產非常豐富。最大宗者，為米穀，菠菜，柑子，馬鈴薯，玉蜀黍等；其他如甘蜜，檳

榔，蕃薯，荷蘭豆，芋，香蕉，辣椒，花生，蘿蔔，菸草，菠蘿蜜，樹糖，蠶豆，甘蔗，蔬菜等，亦

非常豐盛。

花草如日本菊，紫藤，芍藥，玫瑰等，甚肥碩鮮豔，而尤以菊花為最著名；肥碩如碗，鮮艷如金

如血。東西洋人來此遊玩者，多買歸以作紀念品。

牲畜如牛，馬，羊，豬，鴨，鵝，雞等，亦甚繁殖，獲利殊為不薄。

E 種族 馬達土人，因文化落後，文字應用之範圍不廣，印刷之術不發達，故欲研究其民族之來源

，苦於無書籍可供參考，不易明瞭，即素識智識階級之人，亦多茫然不懂，可見其文化之幼稚矣。

馬達民族，略分為數種；曰 (Karo)，分佈于勿力士打宜及甲文惹海一帶；曰 (Temon)，分佈於

(Serdang) 一帶；曰 (Pak Pata)，分佈於昔里加冷一帶；曰 (Toloh)，分佈於實武牙先達以及他處。

馬達民族俱有姓氏 (土人叫做 Urang)，如 (Karo) 族之姓 (Sihiang Intengo, Kalo, Kalopaling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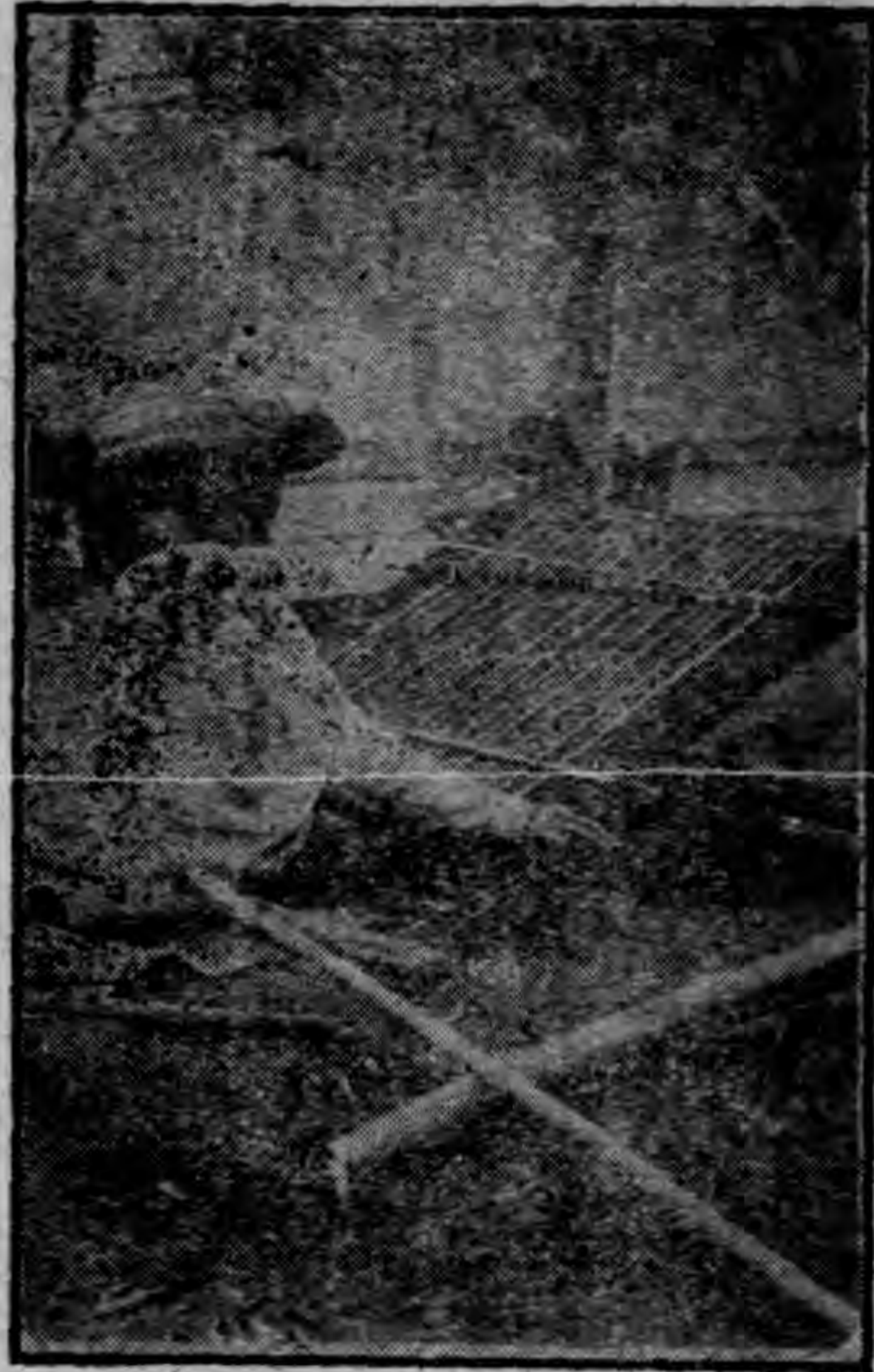
等是，同姓俱不許婚配。

諸族中尤以 (Toloh) 族為最優秀，蓋彼等多曾受教育，故男女多能寫算云。

其餘諸族，土著之氣味頗重，一生老死於山中，從未出門遠遊過，思思亦非常混沔簡單。

二 土人物質方面 之生活

馬達婦織布時之情形



品棉紗，而昔時棉種，亦漸次絕迹矣。

馬達土人，賦性頗不愛清潔，衣服由新穿至破舊，從未加以補綴洗滌，實為南洋羣島諸民族中，最骯髒之土著。然自荷人執政以來，輾政治上，教育上，衛生上，種種設施宣傳之結果，除鄉村土人，稍為不注重衛生外，年來居住市場中之土人，已漸能戒除惡習。許多服務公署，及自營商店之人，都身穿西服，頸結領花，或眼架目鏡，已非昔日馬達土人之面目矣。

馬達婦女，無論老幼，頭上俱用黑布裹成三角形之頭包（未婚女子，多條花帶作標幟。），而兩個重量約數斤之耳環，亦附貼于兩邊。據土人之年老者說，以前耳環，實無如此碩重，耳環重量之增加，乃數十年之事耳。今日許多婦女耳上，雖尚佩有此種東西，然已非昔日之習尚，亦有許多充其

〔A衣 馬達土人，未被荷人管理以前，一切衣服原料，俱係本地出產。種棉以為棉紗，種靛藍以為染料，而紡紗，織布，加染色素等工作，尤為婦女家庭中之手工業。此等棉織品，雖提製未盡完美，而質地頗堅實耐用。自從荷人入主馬達山以後，乃改用舶來

耳朵，或改用小耳環者。

馬達子女之裝飾



土人有產階級之青年女子，身上手上都有許多銀鍍金之飾器佩戴，玲瓏滿目，頗引以顧盼自豪。（亦有許多穿着紗籠者）。無產階級之女子，則少有此種飾品，而且裸着上身，只用條黑紗籠裹着下半截身體。然此愈顯出其肌肉之豐膩，而不失其為天然美者。

至老年婦女，則多不注重裝飾，兩乳峯露出於紗籠之外

，亦不以爲意，蓋習俗使之然也。

B食 馬達土人，生活簡單，兼諸天氣溫和，土壤肥沃，因而物產非常豐富，已不愁無衣無食。

絕非本島東海岸諸埠土人之饑殍載道，盜竊時起者，所能望其項背。作者寓居此地二年，平日很少

聞土人有盜竊行詐等行爲，殆所謂「倉廩實知禮節」者歟！

馬達人食料，以米，鹽，肉，辣椒，蔬菜，荳類等爲大宗，至魚類除外地運來之醃魚外，本地多馬湖中所產之紅色鯉魚，亦常供其食用焉。

土人飯菜，大多不貯諸盤碟而裝諸蓆袋者，（居住市鎮中土人，則大抵已採用陶器裝貯食物）。

許多鄉村土人，於卜干日（土人及華僑俱呼市集日爲卜干日。）來市場作買賣時，大抵携有一二袋之飯

馬達酋長之屋



菜食物，飢餓時，便從袋中探出食物，送到嘴內咀嚼，食剩之飯菜，仍可留作第二三次之餐點。食時，間有許多人就地圍坐，雜以談話或笑語，絕不見其有愁眉蹙額者，可見其胸次之灑落矣。

土人用膳畢，年紀老者，大抵嚼小吃老葉檳榔之類，風俗略似爪亞，馬來，諸民族。

土人議會請客，多以牛腸，牛肉，牛血等，納入竹筒中，用火烤熟之，以饗賓客，稱為上等食品；平時則甚少有此種盛大饌節。

馬達人是最骯髒者，烹調食物，不用水清洗，即其一端。有人至謂馬達人甚而連牛糞亦可以下食，則似未免過甚其詞耳。

近來當地政府，為保障土人健康起見，特於埠中遍設自來水管，鼓勵土人利用自來水，并注重衛生之事，故土人不潔習慣，已減殺一二。

C住 馬達人的住屋，大抵可分會長(Sijotak)與平民二種建築物。會長(包括其親戚等)之住屋，建築頗為堂皇，間有高至五六丈，長六七丈，闊四五丈者，是未可一筆抹殺為陋隘矮小之屋。屋頂及四周，常以鐵類，木簾類，做牛角人物花草之裝飾以為美觀。屋內可住親族數家，至數十人之上。屋之前面或側面只開一門，很少開有窗牖；職是之故，屋內異常黑暗，空氣亦非常濁穢，蚊子

噙噙然，有如戰陣號角，一入其屋，殊令人毛骨悚然也。

平民住屋，又可分为二種。一種規模稍大者，亦可居住數家人。一種規模小者，則只能住一家人或單人而已。

至幾家人共屋居住者（指較大之屋），到夜間則男女老少，錯雜橫陳於樓板上，男女居室，幾成混帳，暗中摸索，總不免誤桃爲李云云，余亦頗有此感。有人謂寢室，廚房，餐室，毛廁，浴室，偶爲一起，則頗不合事實。據余實地調查所得，寢室，廚房，餐室，雖然在屋內；而毛廁，浴室，則在屋外。新到此地之人，每見樓下時有糞污之物，即疑爲家人從屋上撒糞於樓下者；其實非也，蓋此等糞污，實爲孩童所排棄者耳。

馬達人不注重洗澡，間或行之，俱須到山谷下小澗中去，（因村落地基多位于山岡上，鑿井汲水殊不易也。）浴畢，將携來之竹筒或銅鍋之類，盛糞清水回家，以供飲料或澆灌之用。得水不易至此，如何能在屋內舉行沐浴哉。

D用具 馬達人用具，大約可分爲下列數種：

銅鐵器——鍋，鎚，鎗，刀，犁，耙，（亦有用木製的。）茶壺，油燈，東馬，（量米用的）盒子，（裝老葉檣用的。）等。

木器——秤，扁担，棍子，桶，榨臼，等。

藤器——手杖，籬，篇，籃子等。

竹器——裝水筒，噴筒，筐，篇，籃子，竹簾等。

陶器——鍋，瓶，茶壺，盤，（馬達人亦曉自製粗糙之鏡面。）等。

以上不過舉其大概而已，此外還有一種用具，幾無人不用之者，厥爲蓆袋。此種蓆袋，係一種植物葉子編成，土人稱爲（*Matto*），裝物實甚輕便也。

馬達山卜干日之市場



日，作業
進之。

馬達人近來對於各種作業，頗呈著著進步之勢。茲就市鎮作業，及農村作業兩方面分

市鎮作業——馬達人之居住市鎮者，因交通便利，與外人接觸頻繁，文化之滲透較易。以前順天之則，營自然之生活，俾俾如，熙熙如者，現在亦有駛汽車，司機器，營打鐵業，咖啡店，檯球店，剪髮店，洗衣店，做政治官員，書記員者矣。至於擁有數十千之士豪，亦已頗不乏其人云。

農村作業——馬達人之居住農村者，因交通不便，風氣較舊，不及居住市鎮者作業之發達。然於農圃，畜牧等常識，近來則已漸有進步。彼等所種之穀，馬鈴薯，玉蜀黍，柑子，咖啡，香蕉，薑，甘蔗，落蘇，蔬菜，流連等，甚為美好肥大。所飼之牲口，如雞，鴨，鵝，牛，羊，馬，豬等，獲利亦不少。

農村作業大抵多以婦女充之，男子則性稍貪惰，不常工作（然亦有許多甚為勤奮者）。婦女除農圃，畜牧等工作外，還有編蓆，筐，簍，織布，染色等家庭手工業，亦額外之收入也。

卜干日，則男女俱携農產物牲口，或手工物，到就近市鎮售賣，賣畢，稍購日用所需物品，回家

，閉時則甚少出外焉。

三 土人精神方面之生活

A 宗教 未開化之民族，見自然界之雷雨風雲，人事界之生老病死，以為冥冥之中，真有萬能萬知之神作主宰，因而由自卑而生畏懼之心，立種種儀式，於是宗教成焉。馬達人亦逃不去此例。彼等有拜木偶者，拜石頭者，拜祖宗者，拜時俱用老葉檳榔之類為祭物；至信奉回教，耶教，乃後來之事，且多屬於多馬族云。

今之熱鬧市鎮，俱有耶教堂之巍峨建築物，教徒亦甚繁多，收師多為荷人（受政府之保障），視其他宗教為佔優勢焉。

B 風俗 馬達人風俗，在南洋羣島諸民族中，素稱奇特，茲依類述之。

性觀念——馬達人雖非如阿刺伯土人，北美洲中部加拿克人，天尼斯人，智壁威斯之印第安人，可與母親姊妹過雜處的性生活；但父親死後，父親之妾，兒子是可以收用（土人稱為 *Ukahana*）。

馬達男女，無論老少，在澗中洗澡，都脫得赤條條，不事遮蓋。

馬達青年男女，對於「性」甚是放縱，可自由選擇配偶。常見青年男女三五成羣，携手並肩而行，口中且歌且唱，情話款款，父母長輩，並不加以干涉或制止；惟一經結婚後，則「性」之界限甚嚴，女子不能隨便與別男子賣弄風情，否則必遭丈夫之呵責鞭笞。至於男女犯通姦之事，則無論雙方，俱可格殺不論，不稍容縱；自荷人執政以來，此風已漸減殺焉。

階級觀念——馬達人對於階級，甚為平等相視。彼等雖有酋長帆船始魯平民等之分。但平時無事，絕少親平民階級之受其苛待與壓迫者。平民之對於上流階級，態度亦甚為和平，絕無嫉視排斥之心，是亦良好之現象也。

葬喪——馬達人葬喪，可分為二種，曰火葬，曰土葬。青年男女之橫遭夭折，如跌死，溺死，

富家死時戚友來弔之情形



富死者，俱用火葬。土人稱爲燒(Burial)；無事而逝者，則用土葬，蓋所以示區別也。惟近年來火葬之事，荷政府已下令取締，故土人之逝世者，無論老少，俱用土葬矣。非喪儀式之繁簡，視貧富而定，茲分述如下。

富家之喪葬儀式——馬達富家人之葬喪儀式，頗事鋪張，由喪家預先通知親戚朋友，到家吊唁，來吊唁者，俱携有牲口，米穀之類給喪家。出殯之日，死者必先照像，照畢，大家痛哭一場，然後抬至野外埋葬(馬達人現已有義塚)。晚間即大譟賓客，表演各種跳舞(惟不唱歌詞)，爲死者超度靈魂。過此二三年，即發棺檢出死者頭蓋骨，用紅布包裹，與死者遺像同繫於屋樑之上，以作紀念。至於雕刻木像爲紀念者，則甚少，且必屬於酋長階級，始見有之。

貧家之喪葬儀式——貧家之喪葬儀式，則甚簡單，除死後例當拍一照像外，并不請人吃大餐，亦不表演各種跳舞，以超度死者亡魂。至潦倒溝壑，死後無親戚朋友料理者，則更不待言矣。婚姻——馬達青年男女，對於擇配之自由，上既言之矣。男女既相悅，男家可托媒妁往女家說親(現已不用媒妁)。既定，由男家給以刀、劍，

酋長巴麥牙之遺像



牲口，或戒指之類，以為聘禮。且須偕同至本村帆船處証婚（現每人須繳十五盾之代價，以酬謝帆船），既過門，須納還聘禮自一二百盾至四五百盾不等。過門之日，有讌請親戚朋友，或表演各種歌舞，（口可唱歌詞。）以助興者。

馬達人上等階級，有一人娶妻至七八或十數人者；妻妾

過門，多能耕種作苦，不須靠丈夫之撫養。夫婦中間有不滿意時，仍可提出理由，彼此自由離婚。娛樂——馬達男子，多嗜好賭博，奕棋，養鳥，釣魚，吹笛，聚談等娛樂。居住市鎮之人，則常有踢足球，打檯球等娛樂，至女子則罕有娛樂之機會焉。

馬達人之表情戲劇，大抵只有歌舞，舞蹈二門。喜事歌舞，恆以青年男女充之，（可唱歌詞。）哀事舞蹈，（不唱歌詞。）則多以老年男女充之；然有用以表示歡迎賓客者。作者本年二三月間，曾應本處詩巴頁之請，（其子與某詩巴頁之女結婚，謹請華荷土等人。），老年男女，俱用舞蹈以歡迎來賓。

財產分配——馬達男女俱有財產承繼權。父母死後，以家產分為三部分，男子得其二，而女子則得其一。荷女子已出嫁，未得財產，或男子欲霸佔財產者，女子得據事實，控之于帆船處詩巴頁

(近多取決於當地政府。)之前取決焉。

禁忌事項——馬達人對於禁忌之事頗多。如赴喪家吊唁時，至忌面有笑容。參觀人結婚時，左腳不得先跨過門檻。婚家不得於入夜驟滅燈火。食飯時不得隨便吐口痰撒屁。至於忌食白色牛羊，忌食斑鳩等，亦頗有其人。此大概是其原始祖先之姓名，與此等東西有關係，因而禁忌吃食。

藝術——藝術原係人類精神活動之結果；一民族文化之高低，可於藝術一端判斷之。馬達人雖未脫離野蠻時代之生活，然其藝術之表現，亦有端倪可尋者，茲臚列若干種於下。

彫刻——本地馬達博物院，余曾參觀數次，其中所陳列之物品，計八百餘件，除少數之古董物品外，其餘大部分為彫刻品，如動物彫刻，植物彫刻，器具彫刻等，而馬達士字亦彫刻於竹筒之上焉。(是可知數十年前，馬達人固未能利用紙以寫字也。)

編製——馬達人常用竹片塗以顏料，編製各種圖案，以為美觀。

文字——馬達文字俱用併法，其字母數為十九，其字形大略似亞刺伯士字，而字畫少彎曲，間架稀鬆。未有紙以前，契約文件俱彫刻於竹簡或木板之上，頗感缺陷而繁重。

自荷人執政以來，提倡荷巫文，故生現多能荷巫文者，而士字亦漸次絕迹矣。

音樂——音樂在馬達人中，以多馬族較好。蓋彼輩多數受過教育，平素常接近西洋音樂，本已有之土樂，而成一種新音樂。夜靜時常聽土人用三絃琴彈出之歌譜，彷彿如下面所示者(3354—2445—1134—721)頗清越可聽。

以上音樂，不過舉其一端而已，此外還有各種。

至於舞蹈，歌詞既惡劣，樂器亦稍雜簡陋異常。銅樂器，只有一面鑼，一口喇叭；革樂器，只有一個鼓；絲竹樂器，只有一口笛子；合奏起來，只覺一片嘈雜之聲音。

詩歌——馬達詩歌，多屬男女情歌，用以挑逗對方者。歌俱諧韻，彷彿如馬來民族之 Pantoun 然，

在舞臺上，以第一幕。

(1)

Oedan serantik-reantik,

重疊冷鳥聲之山兮，

lagu idalang broes,

風雨雜弄：

rekuan silih-silih,

其有不測之事故！

tada la aroa.

何能息香煙！

(1)

Koerma lau bakeng,

花已枯萎為誰不碎去矣！

jislangan kesorgikan,

瑟瑟，情人不在！

koetra pala malam,

夙夜求之不得兮，

dikait pala perorikan.

余難奈何！

以上兩首不過略示一斑而已(為通神歌實在不容易翻譯，今只取其原意而已)。年來馬來Ronggong，常來此地表演，且學校又注重荷原文，以故青年多能唱馬來詩歌；刻有許多人已完全不識馬來歌商矣。

口教育 本地熱鬧市鎮，俱開設有土人學校。經費由政府與人民共同担負。注意之功課，為荷原文；教員為土人；為述土字，現已完全絕迹矣。

一九二七，九，十日于馬達拉。

南洋華僑教育之眞象

譚雲山

魏泉先生來信，說『南洋日報』六周年紀念，擬出一特刊，定名『椰子集』；叫我作一篇關於教育方面的文章。我來南洋，從事於粉筆生涯，已經三年多了；除初來的頭一學期是担教小學課程外，其餘都是担授初中或與初中相當的課程。關於華僑教育方面的意見，本積得非常多；可是一時提起筆要來寫文章，却又似乎不知從何處寫起。現在於狼務匆忙之中，且將我個人幾年來經驗與觀察所得，隨便提出幾點來和大家談談。雖不能說南洋華僑教育之眞象盡於是，然由此也可窺見南洋華僑教育現象之一斑了。

近來國內外人士，對於南洋華僑教育，漸漸注意起來；而來到南洋，企圖華僑教育事業者也日日增加無已：這也許是一種好的現象。但是真正能認識南洋華僑教育；對於南洋華僑教育有眞正的熱心，有深刻的觀察的：這，我敢說還是很少很少。一般局外人，僅在國內聽聽關於南洋華僑教育的消息，看看關於南洋華僑教育的記載，或僅到南洋來遊一趟看見華僑教育一點皮毛的，固不待說；就是來到南洋，置身於華僑教育局內，也是如在五里霧中，徒然藉此糊口，對於華僑教育之實際，莫明其妙者正多。

一般『徒哺啜也』的先生們，自然是對於華僑教育，無所謂觀察，也無所謂意見，更諱不對於華僑教育有什麼希望或灰心；因為他們只是『徒哺啜也』而已矣。至於一般對於華僑教育，稍爲注意點的人，他們底意見，大概不外兩種：一種是抱樂觀的，以爲南洋華僑教育現象怎樣的好，怎樣的有希望，怎樣的可喜；一種是抱悲觀的，則以爲南洋華僑教育現象怎樣的壞，怎樣的無希望，怎樣的可悲。據我個人幾年來的經驗與觀察，覺得南洋華僑教育壞的現象固然很多，好的現象也有一些。這

并不是做好折中之說，實在是事實如斯。至於「樂觀」呢，「悲觀」呢，我以為都不必用，也不必有；我們只要各盡自己底力量，不論直接間接地幹下去便好了。

現在且先談談南洋華僑教育底壞的現象。

(一) 教育界的人物太精。

人物，總是一個根本重要的問題。無論什麼事情，都是先要有好人，然後才能作得好；教育事業，尤其甚焉者。南洋華僑教育界，「貨真價實」的人物，固然是有；然總是胡溷胡關的多。講到教育上的人物，許多教育學者底說法也略有不同。譬如賀思，他說，教育者要具有科學的知識，教育學的知識，及教授的能力與品格。又如亞羅德，他說，教育者要有人格知能與學業。我以為一個教育者，至低的限度：一，縱不講究要有如何高尚的品格，至少總要有點品格；二，縱不講究要有如何豐富的學識，至少總要有點學識；三，縱不講究要有如何充裕的能力，至少總要有點能力。以此而例南洋華僑教育界則何如？寫到此地，實在有點難於下筆。這班教育界的人物，來源就多少不清。許多不但不是出於師範學校與研究教育的人，而且連學校也沒進過，更不懂得教育為何物。但是假名冒牌的又多，不說是某大學畢業，就說是某高等學校畢業，或某國留學。這班冒牌假名的先生，真是舉不勝舉，書不勝書。至於他們底品格，學識，能力呢？哼！阿彌陀佛！說起來便要齒冷，寫起來便要手慄。且隨便舉幾件事實來說吧。一次：新加坡各華校教職員會議，要組織一個「新加坡華僑什麼聯合會」。有一位很漂亮的教員先生，跑上台說，「這個名字很不妥，新加坡的華僑很多，有英國華僑，有美國華僑，有日本華僑……」他洋洋得意地說得很是起勁，害得滿堂把肚皮都笑破了。又，某先生是一個小學兼辦初中的學校底校長，他并教了一班初中底國文。聽說他并沒正式進過學校，却在N大學旁聽了半年，但他自己寫的履歷，是N大學文科畢業。他在

南洋華僑教育界，總算是一個知名的人物。他在暹埠不但是當校長，而且是該埠國民黨一個重要職員。一次閒談，他說，「四史，便是『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書』。……」這些太舊了的事情，還不要緊。又一次，他向學生演說，「世界上的人口，一共有十二萬萬，中國占四分之一，有三萬萬。……」今年三月十二日，開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會，秩序單上寫的是向國旗行禮，他把青天白日旗掛在禮堂上面。一位教員問他，「向國旗行禮，為什麼掛一個黨旗呢？」他很從容地說，「青天白日旗，就是國旗吧。……」此外，類此的人物，類此的笑話，真不知道多少。在南洋小學校畢業，充當南洋小學教員，這是常事。還有許多土生英文教員，由英國學校出身的，不但不認識中國字，連中國話也不知道講（不但不知講中國國語，連廣東福建的土話也不能說），只能說英語與馬來話。這，可想見南洋華僑教育人物，其學識能力，是怎樣的了。講到品格呢，更是口不忍言，筆不忍書。嫖，賭，是南洋華僑教育界一般先生們底特長，也可說是特性。不賭則嫖，不嫖則賭；嫖賭兼全的雙料博士，亦不可勝算。絕對不賭不嫖的，十人之中，至多只找得一二人焉。這並不是空泛的張大的論調，也舉幾個實例吧。我初到南洋的時候，一次在朋友處坐談；一位服戴克羅克身著白西洋裝手拿自由棍的先生，氣昂昂地跑進來說，「昨晚真倒霉，狗養的琵琶仔，花了我三塊錢，……」我聽他說得如此其與奮流利，真莫名其妙。隨後暗地問朋友：朋友說，「你初來，不知道這邊……」我聽了，不禁出一身冷汗。又有一位相識的先生，說得親切些，還是敝同鄉。他底學識能力，在南洋實在是不錯，但他底「雙料博士」的資格，也就很高。他底收入，薪水算是很少，大宗是在麻雀馬票上得來。他在學校內住宿，是千載難逢一會的。據說他底麻雀手法，真是高而又好，每晚出去，至少總能弄到十幾塊錢。他沒有這宗收入，他底薪水，簡直是不够用的。好了，錢是得了而且用了；可是青春的年華，少壯的生命，也如此斷送了；現在在新加坡華人義山上，只留着他一堆青青的黃土。據說，他還是中梅毒死的。嗚呼！哀哉！我寫到這裡，

已不能再寫下去了。不知讀者作何感想？！

(二) 辦學無一定宗旨與準則。

南洋華僑教育界，既是一班那樣的人物；辦出來的教育，自然可想而知。簡直可以說，南洋華僑教育，都是胡塗的教育，名不副實的教育，也可說是有名無實的教育。教育最要的屬性，是適應環境。換言之，就是要有了一定的宗旨。南洋華僑教育，是不是適應南洋華僑底環境？有沒有一定的宗旨？這，只好用最簡單的一個「否」字來回答。比如，各學校底編制，都是依樣葫蘆按照國內底學制。教科書，都是採用商務書館和中華書局的。而於二大書局之取舍，又以各人底交情為衡。與商務底執事先生們（新加坡二局都有分館）交情好的，則用商務底書。反之，若與中華底執事先生們交情好的，則用中華底書。其內容之良否，教材之適用不適用，都在其次。國內底環境，與南洋底環境，迥然不同，怎樣可以依樣葫蘆呢？而商務中華底教科書，完全是適用於國內底環境的，且在國內，也不能完全採用，怎樣在南洋可以完全採用呢？即算暫時無相當的教科書，不得不用，也應加以伸縮與變更；而一班教書先生，又多是「死守善道」如法炮製的。甚之，有的依樣葫蘆還依樣不來，簡直是胡鬧一場吧了。因此把南洋華僑教育，弄得紛雜凌亂，而且糟糕，毫無一點準則。南洋並無寒暑之分，而各學校也照樣的放寒假暑假。放假，又極不一致，有的放一個月，有的放半個月；有的才放假，有的又開了學；有的照陽歷放，有的又照陰歷放（指年曆）。遇着各種紀念日和節期，有的放假，有的又不放假。簡直你是這樣，他是那樣。學生弄不清白，先生也弄不清白。至於，南洋華僑底教育，究竟要怎樣辦？在南洋環境中，到底要辦出一種什麼樣式的教育？要造出一些什麼人才？這，更是從來沒有想到的問題。今年上學期，我主任的一班初中學生快畢業。有幾個學生來問我說，「先生！我們學了業，怎麼樣呢？」我一時真不好回答；略思一下，只得說，「最好是回國升學去。」「但是沒有錢，怎樣辦呢？」這更難於回答了，又只得說，「沒有錢

，就只好找點工作吧！」但是，又找什麼工作呢？一，很少機會；二，也恐怕作不來。……」這，使我再不能回答了。臨到畢業的時候，我要他們作一篇文，題目叫「畢了業以後」。除了幾個能升學的學生外，其餘都是寫得「前途渺茫，走頭無路，不知如何是好！」不但使我不能改，而且使我不能看。你看，這種教育，如何辦法？這實在是在南洋華僑教育一個大問題。

(三) 教育界毫無聯絡，且畛域之見頗深。

南洋華僑教育，不但無一定宗旨與準則，而且無一點聯絡，所以更難有一定宗旨與標準。各學校，都是各自為政。在一校之中，各教員又是各行其是。記得我初到C校任事時，想到各教室參觀一下，用資佐益。不意每至教室門口，其教員先生必瞪目相視，甚有停止其講授者，使我難堪極了。又有一位同事先生，他是初小一年級級任，每授課時，都把教室門緊閉起來；一次，我有一事隨時通告，把教室門敲了許久，才見開門，相見時，他底臉上略帶紅色，我也很不好意思了。又豈但無一點聯絡，而且各分畛域，反相妒忌。廣東人有廣東人底學校，福建人有福建人底學校。廣東人底學校，福建人很少出錢；福建人底學校，廣東人很少出錢；其中尤以廣東人為最。福建人很少進廣東人底學校讀書；廣東人也很少進福建人底學校讀書。在廣東範圍之內，又有什麼廣府，客人，海南，潮州，等等之分；其歧視也，一如福建之與廣東。而在福建範圍之內，又有什麼永春，思明，福州等等之分；其歧視也，亦如廣東之與福建。他們不知道，什麼廣東，福建，海南，潮州，都不過是祖國行政區域上的劃分；來到海外，統稱華僑，已不是故土了。嗚呼！中國人之目光短淺，固執小私，於此也可見一斑。因此，辦出來的學校，都各染着深深的畸形色彩。推而及之，商業上，工業上，無不劃界分疆，倣如敵國，苟全體華僑，能聯絡一致，不但華僑教育不致如是；而華僑在南洋之地位，又何止如今日乎！惟其不然，所以華僑教育日趨歧途，而華僑在南洋之地位也日形危險。日人早有三十年後，必易華僑之地位而居之的話了！苟吾

華僑長此以往，又曷待三十年後？！噫！可慮矣！

(四) 學校專裝門面，不務實際。

在表面上看起來，南洋華僑底學校，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是很好看的。隨便地進那一間學校，門面都是裝璜得極其漂亮。什麼鏡框一類的東西，總是掛滿了；銅鼓喇叭之屬，也多大有。若開什麼展覽會，游藝會，男校底圖畫手工，女校底圖畫刺繡，都是很可觀的。音樂，體操，新劇，也做得很可以。在外面看來這不是很好的成績底表現嗎？咳！那裏知道，這都一班教員先生，費了全副精神造出來騙騙校董與社會的。我無以名之，名之曰「教育界的新騙局」。怎麼說呢？請讓我隨便舉一兩個例罷。某女校要開一成績展覽會，前一個學期，就請了我一個男同事替伊們畫圖畫；因為這位男同事先生和伊們是親人。還另外請了一位女先生，專做刺繡；學生們下課後，除了做刺繡外，他無所事。又，我前學期在M中校供職，學校於放假時，要開一成績展覽會。還在一個月以前，學生就什麼課都不上，專畫圖畫，還另外請了B埠一位先生來畫了幾個禮拜。教員每拿着書到教室去上課，還在教室門口，學生們就叫道：「先生！校長說要畫圖畫，不上課……」在學生們固然樂得玩；在先生們，也圖個閒空；其實，學生們原是來讀書的。先生們原是來教書的；這種矛盾心理，殊不可解！你看，這種成績，是不是真實的成績？！這班辦學的先生，是不是些騙子？！好，一到開會的時候，圖畫，手工，刺繡，都是琳瑯滿目。腦筋簡單的校董，愚蠢無知的社會，看了，都齊口贊道：「好啊！好成績呀！學校真辦得好呀！」你看，這又是不是新而且巧的騙局？我於是在衆口贊聲之中，也只得跟着贊道：「這班辦學的先生們，真是聰明呀！」其實，我自己也是騙局裏面之一員呢！但這又奈之何哉？至於爲開一遊藝會，而專教學生唱歌，跳舞，演劇；幾個月不讀書的，真是多乎其多。哼！「二年鱗見月當頭，」辛辛苦學子，寶貴光陰，不亦大可惜乎！此外，各學校的種種設備與行政，都是以「形式」爲歸。總而言之，就是「專裝門面，不務實際。」

(五) 女先生們特有的怪象。

看了上面幾種南洋華僑教育底現象，已覺得可嘆；不知還有我們女先生們特有的怪象，尤為可嘆者。在國內的女先生們，我平常很少注意，還不大知道；若到南洋來的女先生們，好似特別不同些。我有幾個女朋友，伊們常常說，「我們女子，真是不得了！講什麼男女平等，女子解放，那裏配當……」我們聽了這些話總有點驚異，為什麼伊們自己還是這樣地發牢騷呢。其實，並不是驚異，伊們都不是任空而發的。據伊們說，伊們女先生們，總不能有三個朋友要好，只能兩個人和愛。在我們想起來，朋友總是越多越好。但伊們女先生們底態度彼此都只能容納一個人；若有了第三個人轉入漩渦，就要興風作浪，掀起大波瀾。因為伊們生性多疑忌嫉妬，總怕對別人的感情比對自己更好。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伊們女先生們，每為爭一個女朋友，引起很大的波浪；不但影響自己，且每每影響學校，影響社會。一次，馬六甲某女校一位體操教員（廣東人），喬遷新加坡N女校。N女校底校長和一位同事，本非常要好。自這位新教員來了之後，校長和伊很是要好；於是那一位同事，覺得醋意不可耐，遂與校長大鬧風波。弄到背後，把學校都鬧翻了，使董事部把教職員全體改組。又吉隆坡某女校，有兩位先生，既是同鄉，又是同學，而且同姓，伊倆人的關係很密切，背後為了爭和一個學生要好，竟成仇敵，且弄到兩人同離學校而後已。這類的舉動，實在舉不可勝舉。女先生伊們鬧風潮，真是非常之多，而又非常之複雜。如新加坡某女學校，去年下學期，簡直鬧了一學期沒有停止。於是該校董事部特於今年上學期把教職員完全改組，并由總理實行面諭，呼名應到一如前清科舉。凡年未滿二十五歲以上者，概不錄用；因恐怕年少氣盛，容易生事。你看，這可笑不可笑！神聖的教育者的人格，還有一點餘留沒有！然而該校今年上學期的情形怎樣呢？大家以為一定再沒有風潮發生了。哼！哪知道，不數月，風潮又起，教員畢竟換了兩次。至於伊們女先生們平靜時候的常態呢，就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所研究的，就是如

何裝飾，如何戀愛。課外看看書的，談談教育或學問的；十人之中，頂多只能找到一二人。蘇坡日女校，有幾位先生是我的同鄉，所以伊們的情形，我聽得很多。其中有一位年紀大一點的同鄉，我們都尊敬伊做姐姐。伊告訴我，伊們那幾位同事，天天總是講哪一位男朋友好看，哪一個學生美麗；要和一個什麼人結婚；對於愛人的方法要怎麼樣。尤其是那位校長先生，更以美著名。伊自己常常說，「向我求婚的人，不知多少！」用以誇耀伊的美的資格。伊又說，「男先生都是痞子，我們不要交男朋友。」但伊除了什麼乾媽、乾女、乾姊妹之外；却又有許多乾爸、乾叔、乾兄弟。該校總理，就是伊的乾爸之一。有人還說，如果伊不拜總理為乾爸斷不能在該校當校長。伊自己也會對我說，伊的乾爸，真是愛伊。嗚呼！這些事情，真是一時說不了。此外，擦脂粉，打麻雀，看影戲，抽紙烟，……等等，這是女先生們的日常便飯，更不必說的。

上面已把南洋華僑教育的壞的現象，說個大概了；現在且再說說南洋華僑教育的好的現象。上面的話，似乎說得多一點；但提筆直書，似有不得不說之勢，而且，若不多寫幾句，也不能把南洋華僑教育的真象，表白出來。其實，還是簡略了許多許多呢！現在却是更要簡略一點，一恐怕讀者不耐煩，二我自己也有點寫得乏了。

南洋華僑教育的好的現象，大要有下面幾點。

(一) 學生靈敏活潑，且容易教化。

我對於南洋華僑教育第一件滿意的事情，就是「學生好」。大多數的學生，都是俊秀英華，靈敏活潑，而又容易教化的。年齡稍微大點的學生，如高小初中，每聽先生講祖國事，輒奮然思躍，表示一種英武有為的氣概。比如你講，祖國的軍閥官僚怎樣壞怎樣壞；學生們必齊聲呼說，「把他們除掉不要！」你講，外國人在中國如何無禮，如何強橫；學生們必齊聲高叫，「和他們交涉，我們

中國有這多人，怕什麼！」我們聽了這些聲音，心裏不知怎樣地興奮！愉快！但同時又感覺到無限的淒涼與悲哀！一，因為我們貴國底政府，無視僑民作化外，一班大人先生們也從沒有把海外的僑胞放在眼裏；哪裏會知道這班可長的後生小子，對於祖國，尙且這樣的熱烈呢？二，就是這些教師先生們太不爭氣，使英秀可愛的華僑子女，無所取法與模範。如果有良師善導，好好把彼輩教化出來；將來南洋華僑的希望，實不可限量。

(一) 華僑熱心辦學及教育子女。

我對南洋華僑教育第二件滿意的事情，就是華僑辦學熱心，并熱心教育子女。又豈但滿意而已，且要向我親愛的華僑，表示欽敬！在新加坡一個小小的島上，大大小小的男女華僑學校，不下百餘所（有人說，在新加坡政府註冊的學校，有六百餘所，恐不足信；可惜沒有正確的調查，我幾次想作這回事，都沒做到）。我們隨便跑到哪一地方，只要有一個小小市集，必有華僑學校一所或以上。有的男女分設兩校；有的男女共設一校，內分男子部與女子部。但男女同學的，却極少。有許多小小的地方，都是公立一個男校一個女校。凡是男孩子，都到男校去讀書；凡是女孩子，都到女校去讀書。若以學生關係而論，恰好男校都是他們的兄弟，女校都是他們的姊妹，頗覺有趣。無論有錢無錢的人家，以至於最苦的人力車夫，都愛送子女讀書。譬如職校現在，就有三個學生，是一個人力車夫的兒子。在每一個學校裏面，兄弟或姊妹的學生，都是成雙配對。如是單調的，就多半是獨生子女；或者是哥哥姊姊已長大了；抑或是弟弟妹妹還很小，未到讀書年齡。這實在是極好的現象。大家想想，如果是學校辦得好，教師教得好，其成績又將如何？！

(二) 學校經費，容易籌集。

上面已說過，南洋華僑，對於辦學與教育子女，既如是之熱心，所以對學校經費，都是慷慨輸將，毫不吝惜的。隨便哪個學校，開一個小小籌款會，總是幾千幾萬。即如月前新嘉坡一個平民

學校，要辦一工廠，隨便叫學生到各店舖門前去捐；不數天工夫，就捐得九千多元。許多稍有錢的資本家，只要寫他一個名字，就是一千兩千。差不多在華文報紙上，天天看見他們有捐款的名字。可憐，在國內若要籌一萬款子，或者是要那一位先生出一千元，真是比緣木求魚還要難。北京國立九大學校，總共的公費，只有十幾萬元，還是很難半數到手。在南洋隨便一個小小學校，每年開支總是幾千。每年開支一兩三萬的學校，是很平常的。這些錢從何來呢？就是可敬的華僑，慷慨輸將出來的。只可惜他們不知道打算，不肯作一勞永逸之計，大大的出一次錢，把學校經費弄穩固，寧肯零籌雜款。并且出了錢還不大清白，給這班辦學先生們七支八扣；用到真正辦學上面，是很少了。

(四) 無軍事政治影響。

國內的學校，不是受軍事影響，便是受政治影響。茫茫神州，幾無一寸安靜土。沒有一個學校能平平安安地上半年課的。在南洋，倒是可以免除這些人欲慘禍。除非自作孽，自己鬧風潮外，別無半點妨礙。雖然當地政府有時加以干涉，也是很少。并且都是些敗類「漢奸」自己弄起來的。老實說，外人對於華僑教育，實在莫明其妙；要干涉，也無從干涉起。只要華僑自己能好好團結，彼實無如之何。并且，我們只要是正正當當的辦教育，也與彼無害，彼亦用不着干涉。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其奈之何哉！

(五) 學校多通用國語。

南洋的語言，本極複雜。通常以馬來語為普通，英語次之。就是在華僑裡面，言語也至不相同。廣東人說廣東話，福建人說福建話。在廣東裡面，又有廣府話，客話，海南話，潮州話等；在福建裏面，又有福州話，廈門話，泉州話，漳州話等等。彼此都極不通達。往往中國人與中國人，都用馬來話或英語交談。但在各學校，却不如是。現在大多數的學校，都是用國語教授。

初小三年以上的學生，大都能說很好的國語。并且，漸漸地由學校推到社會上去了。從前，聽說到市面上去買東西，非用方言不行。現在在新加坡的市面上，國語很可通行；就是到各小地方，一如馬來半島上去，也不致於十分枱枱。如果能再加以提倡，十年之後，必能普及。這却是一件聊足以快意的事情！

以上所舉的南洋華僑教育好的現象與壞的現象，不過是我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除此以外，自然還有許多；然大要已盡於此。我們由上面綜合看來，可得一個很簡單的結論。是：——

南洋華僑教育，本來是很好辦理的，很有希望的；只可惜辦理不得其人，與不得其法！既是如此，自不能不設法挽救，以圖改進。但要怎樣挽救與怎樣改進呢？現在不妨再把我個人的一點意見，寫在下面，以作本文的結束。

(一) 我常和朋友們說，『要改造南洋華僑教育，非從辦教育的人上着手不可。』換言之，就是要另外造出一班新教育人才出來，才能把南洋華僑教育辦好。這班新教育人才怎樣造法呢？只有送南洋華僑的優秀子弟，回國去升學；學成，再回南洋來辦教育。在我個人，就常常向學生們這樣鼓吹。不過此地又有一點問題。這邊的學生，沒有錢的也很多。這不得不要求國內各學校，凡華僑子弟回國升學的，一律免費，至少也要免去學費與雜費。

(二) 要趕快組織一個南洋全體華僑教育聯合會。各地，并組織各地分會。

(三) 凡南洋華僑學校，都要有一個共同的宗旨。這個宗旨怎樣呢？自然要經大家研究後，才能定出來。并要另外編訂適合南洋華僑教育的教科書。

(四) 要趕快打破一切界限。大地方，如新加坡等，可分區設立學校，不論廣東人福建人，溶冶於一爐。

(五) 學校經費，一次罄足；設立基金，不要零籌細敲，以作一勞永逸之計。
完了。

十六年九月十日，於丁加奴，維新學校。

拾起一朵落花

兆棠

從地上拾起一朵落花，

我的手顫動着難以形畫！

落花呀，問你何時生何時落，

又將何時歸去呀？

生命就是一朵曇花雲影，

生或善是永遠無聲！

春之甘露請問君消受多少？

死之使者已收去了你的靈魂！

兄弟啊！有你的時間時你不會用，

時光的流逝永遠無蹤！

雄鷄是已經唱了！

奮起罷！我的兄弟們，前進！衝鋒！

有嘹亮的鳥聲歌唱的時候，

有和風在吹，有幽泉在流，

努力你的生的工作罷！

要記着時光一去不回頭！

有酒時你就多飲一杯；

有歌時你就多唱一回；

有你的情人時趕忙就將你的心交給伊，

爲的是時光呀，一去不復回！

——於廣州中大。

華僑教育成績不顯著的原因和今後應有的態度

饒雄飛

我是不歡喜做文章，也是不願意做文章的。總以爲口說或筆寫，究不及起而實行的會有成效。說得不離事實，或是寫得切實一些，往往不會動聽惹看，或者還要給人家說議論陳腐，思想落後等等話兒；倘要說得新穎一些，或是寫得誇大一些，固然可以動聽惹看，給人家稱許一聲過得去，或曰不差，可是和事實離了好遠，結果還是出一次風頭，有其言無其事的一段空話，究與事實有什麼大的關係（並非不主張理論，特主張切近的實行，較主張理論，來得重要，有用處）？有了這兩個理由，所以真的不歡喜做文章，實在也不願意做什麼文章了。

這次『南洋日報』六週紀念，刊行『椰子集』，承好友汪君霞泉，一片盛意，一再叮囑我要發表一些意見；再因我在這裡是擔任實施學校教育的，肩上也負着一種話輕不輕說重不重的實施學校教育的責任，來到棉蘭過了年餘的學校教育生活，目中看見的，耳朵裡聽到的，和手中經過的實也不少，思想上也發生了好多回的感觸，只因平時沒有可說的機會，就乘此寫些要說的話來，好在中看不中看和我無甚干係。

華僑辦教育的歷史，前後大約有數十年的光景（二十年至四十年間）。那數十年裡面，各地華僑爲了辦教育而用去的金錢，雖還沒有統計過，想也一定可觀的了。僑胞的南渡，大半爲着國內生計艱難，昌險南來，以圖新的發展。居然都能于患難困苦裡面，找到生活安全的地位，還能抽出他一份份汗血換得的金錢，來辦學校，教育子弟，爲華僑全體謀幸福，和祖國延一線的關係。這樣的自動精神，何等可敬可佩！那數十年裡面所辦的學校教育成績，很可以說聲過得去。像現在各地華僑的都能豐衣足食，大家可以各謀生活，並能都認識多少中國字，看幾本中國書，讀一兩張中國報

紙，這實不可不算是華僑辦教育的成績。

但是現在的一般青年，說起從前的教育來，總是大加責備，說從前華僑辦的教育，徒耗金錢，成績一點兒都沒有，這實說得太過分了（凡事不做，當然不會有成績；苟做了，無論怎樣，定有多少成績）。以華僑的全體而言，現在居然都能認識多少中國字，看一二張新聞紙，讀幾本閒書，比了國內已受教育的，能看書，能動筆撰文，固然差得很遠；但和國內的全體比較起來，那末國內能識字的占全體的多少，華僑識字的占全體的多少，兩相比較起來，我知道華僑全體的程度，比了國內全體的程度，要高得多多哩。這不是我歡喜為從前辦華僑教育的人辯護，實在是從前辦的教育，尙不至徒耗金錢，一點兒成績都沒有；却也有過多少成績，自有相當的可敬處在。不過我也不就此為滿意，照華僑經濟能力的寬裕，和華僑子弟求學的急切，成績不應僅僅這樣。當有更良的教育成績；就是華僑的智識程度，應該還要高些；商業地位，也應該更為穩固些；這是我今天所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華僑教育辦理數十年，成績僅能說聲過得去，沒有一些顯著的成績，他的原因：大約有二：

一是為教師們的不能個個忠於教育，真的為教育而教育。往往視學校當做傳舍，當教書僅為換飯吃的一種工具（非謂當教師的，不可講吃飯問題，特謂不可拋了教育問題，僅講吃飯問題。），看薪水多少，定己身的進退（美言就趨之如鶩，薪薄，棄之如遺，好像僅知有薪水，不知有教育。），於是心猿意馬，身在甲校，心願乙校，一學期裏面，教遷其位，這樣的東西奔波，席不暇暖，教育精神何有，遑云教材的預備！上課僅為撞鐘式的敷衍，學者亦泛泛然而到堂。大家馬馬花花的做法，教師不當正經事做，學生也隨隨便便的對學問不肯下努力學習的功夫。於是學校的生氣蕭然，學生的學業成績就也不談無可觀了。

二是為學校當局們（董事部的），常把學校當作公益事業看待，先存着一種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心理

。於是對於學校事情，總懶洋洋的不肯爲學校努力，切實負責。僱學校基金的寬濫，和校舍的謀建築，以及爲學校聘請才學兼優的人，來担任教課等事，都不能一一顧及了。唯一的方法，就是拖着得過且過的主意，拿出一種敷衍的手段來辦學校。爲了這種情形，學校的教務事務上，就時常發生了許多的困難問題，甚至無法可以解決。因之教師們的勇氣，降低了好多，學生成績，也自然受着重大的影響。

華僑教育界裏有了這兩層阻礙，那末辦教育好似磨刀背一般的不容易進步了。所以依我主張，華僑教育的改良，就當從這兩點改良起，倘不再趕快來改絃更張，把過去的錯誤觀念，一一改掉，那末華僑辦教育的成績，永不會有顯著的日子了。

我今希望於教師們的，有三項：

第一，爲教師的，應抱定爲教育而服務，爲教育而犧牲的主義，就是認定教育工作，爲終身或某時期中的惟一職業。在這時期內，把全副精神用在教育的上面，不要有旁的活動，和非教育的思想。要有身乎教育，心乎教育的氣概，而專心致志於學校組織，教務，事務的怎樣改革，和於兒童心理，教育原理上面下一番切實的研究功夫，照着研究所得的結果，於可能範圍裡面，以之實行才是。

第二，爲教師的，應視教育爲身內事，並明辦教育非爲人的，乃是實實自己本有的責任。有了這種心理，乃能把學校當家庭，學生作子弟看待，於是教師和學生間會接近，融洽，同向着教育的路上走去，教的學的也都會有深厚的趣味發生，就是學校的精神，也會蓬勃有朝氣，學生學業的進步，自不必說了。

第三，爲教師的，當提高自己的身分，盡所應爲的責任，就是要一面顧及社會經濟的困難，和學生求學的需要，而勉勉從事；一面要毋以薪水的多寡，做自身進退的標準。也萬不可專任甲校，夏乙校，視學校爲逆旅，看教書好像做買賣一般。該抱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旨，爲全人類謀幸

福，為教育二字努力，切實的對於學校，學生，和社會三方面，負完全的責任。就是要對學校方面，負擴充光大的責任；對學生方面，負學業進步，人格健全之責任；對社會方面，負改良指導責任。

希望于學校當局的，也有三項：

第一，為學校當局的，對於學校應視為身內事，把栽培學生，當做栽培子弟看待。對學校切實的來負責，為學校寬籌基金，建築合式的校舍，使學校教育上不生窒礙或困難，那末教師們教授的精神，和學生們學習的精神，都會飽滿起來，成績自然也容易進步了。

第二，為學校當局的，應為學校聘請才學兼優，而又忠於教育，和有教育經驗的為教師，來任教課，乃能得法去指導學生，經濟的來教育學子。使學生個個能夠努力學習和讀書，學校教育，自然日有進步。

第三，為學校當局的，對於學校教師們，應該接近，庶不發生隔膜的事情；又須把辦理學校教育的全權，交給學校教師們作主，以便可以謀根本的改良和發展；自己却在在站在監督的地位。這樣的各有專責，內外相扶，學校教育，自然蒸蒸日上。

這上面的六項，是我認為很重要的，所以寫了出來。大旨前三項，是希望為教師們的，要改掉舊有的只為吃飯而教育的錯誤觀念（這種的錯誤觀念，決非全體皆有，但其中犯的，却也不少，我希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覺悟到教育是我的唯一正當工作（真的無志教育，僅為吃飯而在教育界裏瞎混的，大可趕早退出，另謀新路，以圖有為，免誤了教育，還誤了自己。），把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為全人類謀幸福的增進，為教育二字努力。最低限度，也要有食其祿，而忠於其守的精神。

被三項，是希望為學校當局的，要去掉從前因循式辦學校的錯誤觀念，而覺悟到辦學校教育，是切身的事，應把學校比做家庭，學生比做子弟看待，那末學校教育，沒有不發達，就是善備的智識程度，自然會提高，商業地位也自然會穩固起來了。

僑報罪言

陳宗山

——我所希望於報界應行政進之數事——

編旅南徽，瞬垂十年，倦飛知還，爰作歸計；倚裝瀕行，忽奉尺素，則吾友覆泉先生之手書，爲『南洋日報』六週紀念徵文而發也。予亦言論界之一牛馬走，就報言報，所獲萬端，有鯁在喉，欲一嘔吐。用藉吾友所給予之機會，於孑然一身，寂處鯨鱗巨艦之際，信筆爲此，拉雜成就，知未足以壓友望；而船室無俚，憑窗探首，則銀濤滾滾，瀾淘無涯，天風颯颯，披襟拂拂，深愧吾之腦海思潮，不克副此環境，與滄外波雲，同其譎詭也。

吾僑之有華報，遠且卅餘年，蓋近十年而大盛，其間新陳代謝，起仆迭乘，就數量言，就質量言，均不可謂無進步；顧吾人不知足之心理，猶覺長此不爲根本之改革，則於報紙自身，於華僑文化，恐未可樂觀。癥結所在，不辭瀛嶼，罔識忌諱，請舉其詞。

僑報本身之最大缺點，厥惟在於無獨立之資格。夫日報以新聞爲本位，報之能自樹一幟者，其新聞必由專訪供給之，以爲資料之淵源，故報中主要部份，必自有其特色，必不與他報雷同（其有用者，則外來文件，如政局要人宣言通電及名人著作……等耳）。從未有掠人之美以爲己有者，——有之，惟僑中之華報耳。既無專訪，編者閉門造車，祇得彙萃國內各報，摭拾雜湊，裨販以成篇幅。苟得其人，猶能攝其菁華，棄其糟粕；若在魯莽滅裂者，則蕪石美玉，天吳紫鳳，合冶於一爐，顛倒於一紙，甚或『降猫生子』則列於要聞，『地坼天崩』反不着一字，盲目盲心，實繁有徒。尤有只須持并州快剪，信手拈來，操刀一割，不五分鐘，便畢乃事，快事快人，曠觀止矣！

日報資料，乃由內勤記者與外勤記者通力合作以成之者也；外勤記者廣搜山海之珍饈，羅而致之編輯室之案頭；內勤記者乃如易牙入廚，調和五味，潔治餽饌，以供嘉賓——閱者。今之僑報，乃

只有內勤記者，而無外勤記者，雖有巧婦，無米何以爲炊，欲其不乞降之醜，又焉可得；不幸而遇拙婦，則中饋貽羞，又焉可免！

然則內勤記者之慎重人選，固不待言；而於國內大埠特約專員充外勤記者，以供給新聞資料，尤爲目下僑報切要之圖，但使每欄有一二篇特約訪稿，而非全拾人牙慧，填塞篇幅，則縱未能絕對不採錄他報，而在南中已足爲有獨立資格之新聞紙矣。

僑報內容，最令人閱之喪氣者，惟在南洋新聞與本埠新聞。所謂南洋新聞者，不過甲報雜採丙乙丁……等報之本埠新聞以混合而成，乙報亦雜採甲丙丁……等報而如法泡製，丙之于甲乙丁，丁之于甲乙丙，亦莫不依樣葫蘆，故各報之南洋新聞與本埠新聞，實同出於一源，而根本上却爲無源之水，若不各自改善其本埠新聞，則南洋新聞更無改善之可言。所謂本埠新聞者，言之可憐，除一部份譯自同地之外報者，其他訪稿之合於新聞體裁者，鳳毛麟角，未足相喻，內容若何，有識者試一披覽，當自得之，毋庸我喋喋多口，以取憎于人。今姑揭其一端，則僑報本埠新聞中常有「某處某甲如何如何……之事」云云。夫新聞當先有其成立之必要條件，即「事」與「事主」及「事所發生之「地」是已，三者缺一，斯新聞之要素不備，而不成其爲新聞，殆猶舞台劇中之「三一律」也。今如上舉方式，僅著其事，而不得其人與地焉，新聞要素，竟缺其三分之二，以此施之于小說且不可，而况於報紙之紀載乎。說者曰，此殆避免責任，不得不然，而「此中有人，呼之欲出」，閱者一見，自知爲誰，子之斤斤爭持，不徒太拘，亦太蠢矣。是說也我固知之，爲是者，藉以藏己之身而許人之私，計固長得，而不知中外各報，初無此例，獨吾僑報，相習成風，此端一開，而匿名隱射，修怨挾嫌，媒孽中傷，無所不至。曩見某報載「某女校之女教員某，偕某某等數人，至某地如何如何……」，于是閱者紛紛揣測：甲曰，是指某女士也；乙曰，否，是蓋指某女士也；談者或出無心，僅憑臆斷，或竟借此以毀其所不憐之怨家，如是凡屬同地之女師，可無一不橫被嫌疑，可無一不受屢怨者之含血相噴，幾

于人人自危。舉此一則，可概其餘。新聞價值，自益墮落。高明者將致疑於記者新聞常識之有無；知內幕者，且致慨於利用新聞策略者之貽患於世道人心。頗憶李君伯義似曾痛陳其非（見爪哇「中南日報」發刊詞；李君此作，我所心折，為論僑報利弊之有數文字），名言議論，實獲吾心；因更懇發其旨，願吾同業，有改無勉，以此開罪，所不敢辭。

一地而有兩種以上之僑報，必時有所謂筆戰者，「甚焉塵上」焉。往往一方啓釁，一方應之，始猶相爭以「理」；迨短兵相接，張脈偾興，則相向以「罵」。南中所謂筆戰，殆莫不以罵為辯論之歸宿。其罵也無所不用其極，人或以村嫗詈淫潑婦罵街相擬，實則筆戰詞鋒，其「滯滯大筆何淋漓」之態度，村嫗潑婦，且將退避三舍，自愧不如；當其箭在弦上，惟恐矢不傷人，詭辭對方，下及其私德，上追其祖宗，最後必比之於禽獸，對方則亦如量以報焉。嗚呼，至矣極矣，蔑以加矣。此亦歐美及國內各報所未有也（國內報紙亦有筆戰，而相罵不至如是之甚）。所謂東方文化精神文明者，豈即此物耶？否則，何崇尚物質文明之西方報紙，乃不見有此，而以禮教禮讓自詡之國民，獨能擅長於「爾罵」耶（常見自命孔教徒，而涉筆動以禽獸罵人，不知即此已顯違其「教主」之旨）。

筆戰！筆戰！我於僑報，領教已多，每當雙方搜索枯腸，期於罵無廣義，不知已為旁觀者所竊笑，有識者所痛心。戰略如斯，未敢恭維，爰竭鄙忱，聊盡忠告，願吾同人，力矯頹風。或謂他報倘以橫逆相加，犯而不校，益張其鋒，惡聲必反，賢者不免，何子責望之峻也？曰，此說似是而非；夫應付橫逆，何必以罵攻罵。萬一遇慣於罵者，無故挑釁，只須摘舉辱罵之詞，一一揭以告閱者曰，此某報某記者之所加遺於吾報者也，閱者諸君對於「斯文」，其謂之何；如是塵壁清野，勿事教尤，不出數日，彼必懷慚，自知檢點，入於正軌；然後就其文之可以理喻者，辭而闕之，人苟知恥，豈無悔心；葆報紙之尊嚴，留斯文之面目，難言論之風紀，端賴此矣。

泰西人士之於報紙，喻之以毛瑟三千；於記者，書之以無冠皇帝。言論權威，信足自豪。嗟

吾素東，何敢望此；若在南中，尤堪愀歎。以寄籬之勢，成觸藩之形，激昂之詞朝出，放逐之令夕頒，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獨至同根同羣，宜若同病相憐，斷不相煎太急，乃喜說惡直，習非勝是，針砭偶加，反響即起，細故取鬧，時有所聞，其制裁之酷，監視之嚴，竟有甚於高坐堂皇者，動輒得咎，職爲怨府，文網苛細，密於當塗，言論道諸，在在荆棘，詠迷陽卻曲之歌，未嘗不擲管長太息也。同業於此，固宜以不畏強禦自厲，而社會亦當知藥石苦口，實利於病，諱疾忌醫，災必逮身，勿視報紙爲謗書，勿視書生如雇役，善人能受盡言，重人原以自重，則僑界文化，庶有豸乎。

我所規箴，非有專指，非肆攻訐，蓋皆源病，或爲目覩，或即躬親，箇中人語，等於自首，期以自贖，知吾罪吾，惟吾同人。夫報紙以立言爲天職，自必望社會之肯聽其言，設有以直言獻替於報紙者，報紙亦當有聽言之雅量，以身作則，以恕諒人，同業諸君子，或不以爲忤也。

「南洋日報」爲時雖僅六載，而後來居上，進步神速，試以今日之報與六年前之初發行者相較，其形式精神，蓋兩俱遠勝矣；則繼今以往，力祛南中報界之痼疾，而積極改進，爲僑報開一新紀元，徵諸君子其誰與歸。我謹以此祝其孟晉之前途。

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作於德郵船 Adolf Von Baeyer 艙室中。

點滴

不是經驗底菓子，是經驗底本身，這是目的。

——柏素 (Petr) 語。

馬來民歌一變

革蘆

一 引子

在國內如林的出版界裡，無論哪一國的作品，都有人從事翻譯介紹；獨於馬來文 (Malaysia) 的作品，却不會有人提及和注意（僅去年出版的『景風』第三期，登載有『馬來情歌十九首』）。這原因，不外乎一方面因坊間沒有這種書籍可資參考；一方面乃是輕視馬來文的簡單（或更因為它是弱小民族），不肯下手去考求。所以一片森然棕櫚下的文園，給我們張望下去，只有無邊的迷茫。

我對於馬來文，並非有甚麼深造高詣；不過把『馬來民歌』看得很有趣味，不自量力，曾着手搜集及翻譯。現在把它接拾成這篇『馬來民歌一變』，藉以投獻愛好及研究『馬來文學』的朋友們。

『馬來民歌』，馬來文寫作 Pantan Malayoe (班敦馬來由)。它的體裁是一律的，類似我國的絕詩，每首四句，但它不拘着平仄，只注重押

韻，並求音節的和諧。它的押韻方法，有的第一句與第三句押，第二句與第四句押；有聯四句互押。下面兩首是它的例子：

T'jobak-t'jobak pandjat batang delima,

djangan takot sama doerinja;

T'jobak-t'jobak ambil nonanja,

djangan takot sama toeanja.

試登石榴樹，

莫畏有尖刺；

試養那人兒，

莫畏彼男子。

Ketcepat belah baroe,

boeang koehinja dihanah Siam;

Soedah mendapat kawan baroe,

kawan lama ditinggalkan koehian.

新割「葛廚吊」(註一)，

其皮放於邊；

已獲得新交，

舊侶任棄捐。

【註一】『葛廚島』，是馬來人祈喜吃的一種禮品。細小方形，係用椰葉包以糯米炊之。

請到『馬來民歌』，它的內容的單純，與妻情的幼稚；隨便拿它與我國上古時代的民歌，或與歐洲各國民歌相比擬，都差得很遠。它的每首前兩句，都是引物比喻，下兩句才寄託情意。好像：

我拾得一條絲巾，

把它掛在禾稻之叢；

我抓住一縷愛情，

把它藏於胸坎之中。

☆ ☆ ☆

若有斷折之金針，

莫使埋藏於寶箱；

若有錯誤之話頭，

莫使藏貯於胸臆。

這種情調，有類乎我國『詩經』裏的：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 ☆ ☆

鑫斯羽，詵詵兮，

宜爾子孫振振兮！

這些比喻的歌體，在我國『詩經』裏所收集的，只一小部分，在『馬來民歌』，却是千篇一律，未免呆板極了！不過有時它描擬極細小一物，也很生動有情趣的。例如：

椰子色青青，

柑兒味甜馨；

少年美多情，

姑娘貌妙齡。

☆ ☆ ☆

何處來的浮萍？

——從田畔流到河裏；

何處來的愛情？

——從眼睛流到心底。

第一首，它拿椰子色青，與柑兒味馨，來比喻

他們妙齡多情，同一可愛，同一可羨慕，真是無限優婉。第二首，浮萍從田畦流到河底，比喻愛情從眼睛流到心底，很是美妙。

總之，馬來民歌尚未脫離原始詩歌的形式；它的表情雖薄，未能揮灑得淋漓盡致，全由於給那板滯的形式所束縛。但是它的精華地方，也只是具有一些自然的聲韻罷了。荷馬(Homer)流行於民間的兩大詩什，『伊里雅』(Iliad)與『莪特舍』(Odyssey)，永遠在歐洲經典中炫耀。我國的『詩經』——一部分的民歌，它是給我國人作研究史學和文學的寶典。但是馬來民歌呢？不過如熒熒燈光，在深夜椰林閃耀而已。

二 馬來民歌的背景

大部分的馬來民族，還是生活在廢墟裏，驗之他們的疲敝，他們的頹落與浪蕩，皆尙脫不掉他們的祖宗若干年前猶在過那『茹毛飲血』的混沌生活的痕迹。可是一方面因着他們迷惘於濤濤，神乎其命運，所以也可以讚美他們爲大自然的驕子。可是他們雖有接受大自然的恩惠，而對於大自然的實惠，還沒有勇敢先驅者，去

追蹤，斬開那神秘之鎖鑰：這是很可惋惜的。

本來崇拜神靈，酣醉於『愛』，這是類屬民族天性的表現。我們且諦聽一串串的『馬來民歌』：他們那種all for love的真誠，是很可詫異的。

他們的每首歌的字裡行間，髣髴皆可嗅到一種肉的香味。不論何時，『愛』之醞釀是在棕櫚下每個青春男女的胸膛發酵的。當那冰盞的月鏡高掛於椰梢，一陣陣紅熱淒迷的歌聲，撒灑在荒漠的荒林，低低的溪岸，比之午夜鴉鳴時候，『可蘭經』的禱誦，更覺得有無限幽玄飄渺，……我們且嘗味下邊的一些甜蜜的醞釀：

南山種玉黍，

北山種青稻；

爸媽如不許，

我與你奔逃。

✿ ✿ ✿

如果姑娘養着鴉，

讓它食以芷葉子；

如果姑娘愛着我，

給我親吻於實際。

榴蓮有尖刺，

墜足無傷痕；

唯你之恩情，

永無忘記云。

墻頭栽種茉莉花，

垃圾發燒在田畦；

姑娘你若出嫁了，

慎莫把我遺忘呀！

任它波浪渺茫茫，

我要冒險渡彼岸；

沒有一瞬不思量，

酥胸緊束紅絲線。

高峯上有莽莽雲烟，

大道風塵滾綿連；

疼愛情郎沒減鮮，

細數黑髮之鬪鬪。

樹膠收藏在潔淨的碗底，

沒有收藏在箱裏；

吾郎愛情只放在嘴唇，

沒有收藏到胸臆。

徘徊於巴達維亞之濱，

嬌嫩的檳榔剖為兩半；

細細思量於未決之心，

孤單的一個怎敵得並頭相伴。

四方絲巾可摺以為旗，

它亦可用以包玻璃；

受傷的手臂可以藥治，

受創的心兒有誰疑知。

若你在縫衣，

我自整簾笠；

若你變樹枝，

我便化飛鳥。

巨帆纔纔出滄海，
薄進直向無邊涯；

忘記別物有何妨？
一顆心肝須攜帶。

✧ ✧ ✧

假若無皎爛之月光，
流星何以落在西方？

假若無你這可愛的人兒，
我何致這般流浪？

✧ ✧ ✧
太空耀衆星，
光亮不及月；

世間人雖多，
唯你是寶貝。

✧ ✧ ✧

抄得太多了！真的，成羣不長進的馬來人，除了唱戀歌，赴密約，……甚麼事情都可忘掉了！拜輪那首：「Oh Weep for those」的詩，若

把它拿來移贈他們，真是有些適合。「魂兮歸來！」

哦！你曾經醒悟的馬來人呀！你們仰視蒼天，凝睇着眼前槍聚在一片墳地上，你們要如何的感傷呢？你們要怎樣把這些唱着情愛的歌唇，熱烈烈地去吻着你們荒廢的國土呀！哦！……你曾經醒悟的馬來人呀！……

三 格弗朗綜 (Kerontong) 與馬來民歌

中國的「詩經」裡一大部分民歌，自經孔丘刪定以後，每首的歌皆可以被之管絃歌唱的，而且很普遍流行於民間；可見古代韻文與音樂是同一起原的。這裡要敘述「格弗朗綜」與「馬來民歌」，也是因為它們有着密切的關係。

「格弗朗綜」(Kerontong)是馬來民間很流行的一種曲調，如我國流行民間的小曲「五更調」、「十杯酒」、「柳青娘」……一般。但是它聲調是一味淫靡的，淒迷的，……代表馬來民族疏薄的靈魂。它的調子，不止一支；據一個懂音樂的馬來人說：「這種曲調通行於爪哇蘇門答臘間者，不止數十支。」到底它的內容怎樣，我們且看下面一首「馬來民歌」：

不要吃着 segedondan【註二】

這種果實有很多乳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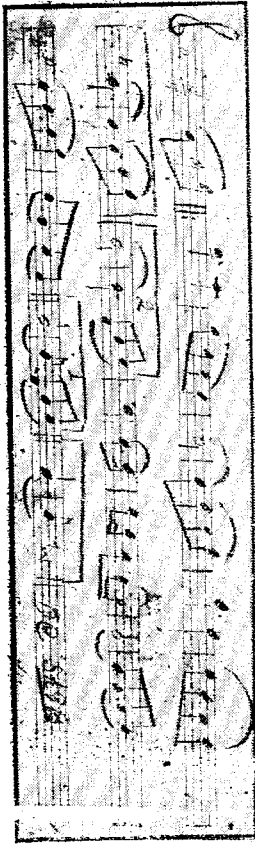
不要唱着 Kerontjong

這種曲子充滿着淫蕩。

【註二】 segedondan，是果子名。

其實「格弗朗絲」的調子所以充滿着淫蕩，全由於彈奏時候，譜以「班敦」（馬來男女最忻喜歡唱的「班敦」），當黃昏時分月白星稀的水濱棕林，那一陣陣的 Saluang 與 Koe'tanjit（兩種樂器）夾以曼柔幽柔的歌聲，怎樣不給那無數生長在世外桃源的棕色男女狂蕩顛連，以至於忘懷一切呢？！

Raaraaga Sijawjal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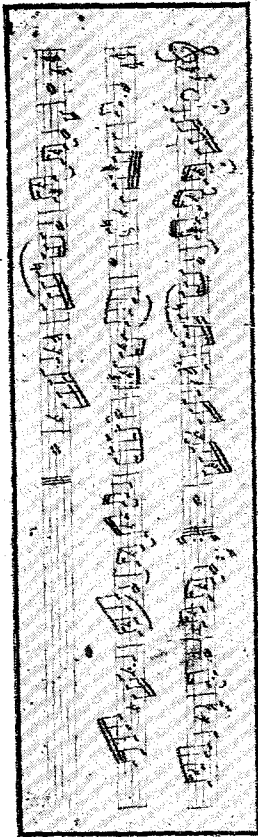
還有馬來歌劇 *Bangsawan*（多沙灣），它也是

傳佈這曲調流行於民間的原動力。它的歌者多半以「班敦」譜上「格弗朗絲」，尋其與劇情恰合的曲子唱的；有時它的短幕舞蹈，竟全用「格弗朗絲」調和着脚步演奏的；馬來歌劇很有吸人魔力，也在這一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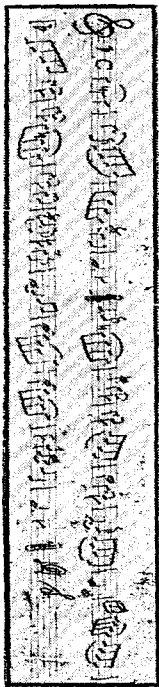
現在選擇四支曲譜，放在下面，藉以窺見「格弗朗絲」之一斑，其中那支「玉蘭花曲」，尤其流行普遍。在這 *Mamakaton* 地方，隨便你走到那個偏僻的鄉村，都可以領略這美麗的曲子與「班敦」相應和的聲音，那麼它的流行可概了。

（玉蘭花）

Melajong Shiang. (晨歌)



Kuanfang Shuaitakka 格非朗綜 摩麗絲渠 【三三】



Xuanfang (格非朗黎)



四註三 摩勝絲渠，係人名。

四 結穴

若把本文第二第三兩節看來，『馬來民歌』除了那些歌詠戀愛之什外，並無表現別種情緒的了。
• 不，不，我的意思是說它(馬來民歌)是很偏重於歌詠男女愛情吧了；它對於社會各方面的歌詠，也有很多喬亮而且幽美的。 試舉下面幾首：

屋角栽柑子，

採摘須何時？

少小離家鄉，

何日還里園？!

細數乙打雞，

一隻留籠中；

遊子久不歸，

枋對瘦蒼容。

閩門環植玉蘭花，

劍鞘懸掛樹槎枒；

自家生母無差差，

決絕不能重圓呀！

✧ ✧ ✧

細敲椰殼作匙子，

用以盛飯於盤底；

一羣雞雛無母親，

啄食，須待人簸米。

這幾首歌純是歌詠着母子之愛的；因是唯知

有母族的馬來人所以對於母子之愛，有如此的天

真流露。

我有九鈔錢，

作販入市場；

不願掙活計，

自當睡家鄉。

✧ ✧ ✧

有糖之處有螞蟻，

瘦貓嗜食唯碎骨；

富人真用話叨絮，

我瘦窮苦甘勞力。

這兩首歌裏，是表示着對於社會的憤慨，復含

有反抗的精神。可惜這種可寶貴的篇什不多。

寫至此地，吾手裡的「馬來民歌」，不再有甚

麼較好的啟示給吾說話了。吾要寫此篇文時候

的缺陷，就是搜求不得有甚麼有系統的「班敦」集

，及關於記載馬來民歌的書本，可資考證；一些

引用例子，都是東抄西襲得來的。現在再抄一

首歌兒，藉作煞尾。

今日種甘蔗，

明日植葱芽；

今夕幽相會，

明朝慘別也。

十六年八月廿五日，脫稿于圓峯山中。

本文參考書：

「馬來年鑑」(Vols Almanak Melajoe) 一九

二四，一九二六。

「峇厘」第三期。

「狼獾戀歌」序

王獨清

近代歐洲詩人對於民歌之興會真不淺！他們不單採集民歌，並且還仿作民歌。像法底 Paul Fort 就是以作民歌而成名的。

但是民歌終竟是一種天然的音樂，詩人雖然在費盡心血去摹仿，又怎能如它本身的那樣使人悅耳呢？

真的，我們與其讀詩人成冊成集的歌曲，不如聽一個劉禾少女的幾聲慢唱。

我們中國廣東底民歌是素來出名的。據我接觸過的，如梅縣山歌，簡直是極樸樸的詩章，只可惜都限於方言，不能流傳到廣東以外，這確是一個極大的憾事！

清人李調元底「粵風」就是哀集廣東各種民歌的一部有價值的書，不過其中狼獾等歌，格於方言，不能教各地的人一律去誦讀。鍾敬文君既把「粵風」中的粵歌和搖歌，費心標點一過，編印成專書；又和他底朋友將所餘狼獾等歌用國語翻譯出來，另為一集，並且為讀者便于參考起見，逐篇附以原文及擬有「方言表」置在書後，這種工作，我以為是非常有意義的。敬文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他這種工作，我相信他是一種純潔誠意之努力，他確是費了一番苦心的。他底功績怕還要在那些勉強去摹仿民歌的詩人以上。

我在這裡鄭重地介紹：希望讀者把讀我們中國詩下一般詩人詩集的時間來讀這部無垢的寶語。

呵，南國溫和的「風」，我送你吹遍四方去吧！

——在廣州東山寓所。

新客

廖雨晴

「新加坡到了，還呼呼呼的在睡！等刻人都起出了，丟着你這個新客，看你打甚麼主意！」大成帶着無上權威的聲調，在催促醒睡的南僑。

南僑打開眼來一看，在他旁邊橫七豎八睡着的人，一個也沒有了。要在新加坡上岸的，都忙碌的在收拾行李；去檳榔嶼的呢，就安閒地抱着膝坐着，看人收拾行李的也有，跑上艙頂去飽吸晨光，鑑賞海景的也有。南僑聽了這意義不大明瞭的甚麼「起出」呀，「新客」呀的呼聲，急忙翻身起來，用驚訝的眼光，看着大成惱怒的面孔在暗想：「不得了啦！一到新加坡，大成老客的架子，就十足的擺起來了。他這種的神氣，以前在故鄉是沒有見過過的，就到漳州廈門時，也還沒有過。再過幾天，到檳榔嶼要拜托他代為解決喫飯問題時，怕真要把我吞下肚裏去吧！」南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南僑呆坐了好一刻，才糊亂的拿了些冷水來擦面。擦過面後，覺得坐着太無聊了，也就陰影似的向着艙頂慢慢移去。

一到艙頂，溫和的晨風，微微的吹來，把南僑的一頭麻亂的長髮，輕輕的向後拂去，好像代他梳理的樣子；血紅的太陽，從海水裡滾了出來，射出萬道金光，把溫熱普通人間；碰了釘的南僑，受了大自然這樣溫情的慰藉，真如受了委屈的孩子，把頭倒在母親的懷裡，而母親正在甜蜜的撫摩的樣子。南僑這時，真覺得無一處不熨貼，愉快得幾乎滴出感激之淚來。

艙下鎖了，船下的人，煙窗裡的煙似的，由扶梯那裡噴上來，肩摩腳踏的在擁擠。岸邊的舢板，如蟻一般的附來，直向這死螳螂——大汽船——進攻。驟然，人聲鼎沸起來，許多人發狂似的，拿着一疊紅紙亂分，口裡嚷着「萬裕祥！萬裕祥！……」新華棧！新華棧！……許多嘈雜而異口齊的喊聲，鑽進南僑的耳內，使他分辨不清，只任耳膜轟轟轟的在振動。

「唯一的籬篔，不要給人撞了去；錢雖不多，旅途中的產業，全在那裡呢！」南仙頓憶起隨行時，慣於作客的叔父的話：「船一停，上船來的，什麼樣的人都有；稍一不慎，就要遺失東西的。」

那時，應仔細照顧着行李，千萬不可東跑西走！」就急遽的要回艙裏去；可是人很多，真不容易前進，掙扎了好久，才跑到梯口，又費了不少的時光，才擠到他的艙位。抬頭一看大成，南仙知道又該倒霉了。

「在家鄉裏，要擺教員的架子，我不干涉；可是到這裏來，這架子請暫時收起吧！——誰是替人看管行李的？——要吸新鮮空氣，我也曉得的！據這裡坐着枯悶，不舒適，那就不該來過洋！」大成背過面去，惡姑似的咕嚕着。

「南仙！真的你也太仔細了！這是什麼時候，哪可以在艙頂逗留呢？假使不是我們在這裡，你的籬篔，這時不知在哪裏了！這次不要再說了，下次請留心些就是。」慈和的志仁，怕南仙過於不好意思，插了進來勸解。

「我！我並不……而且——」南仙從小到現在，不會在任何人面前，受過這樣的委屈。這次覺得太被侮辱了，氣得面色灰白，上氣不接下氣的說不出話來。

「得啦！不用辯白了！你和阿春邁狗三人，在這裡看行李；我們要上大坡去會朋友。不要大意！須看穩些！我那個大皮箱裡，值錢的東西好多，不比你們的。」雲昌得意的說。

「快些來去罷！這二天來，真熱得人頭腦發昏，非上去暢快的洗個澡不行！」大成向着雲昌和志仁說。

皮鞋裏的響着，三個老客，雪白的外衣整齊的穿着，去求舒適了；剩下這三個所謂新客也者，在相對的坐着。

阿春本是一善良的農夫，無高飛遠走之志的；無如連年的收成不好，而田主的租又要上到十足，

一些都不能短少；更加人口多，需費浩繁；迫不得已，走此一途。大成等許他跟隨，已感激萬分，這看行李，認爲是分所當爲的，所以全無反抗之意。馮狗呢，店徒出身的，甚麼非人的生活，蠻橫的打罵，都嘗過萬萬千千；對於此事，尤其不成問題了。惟有這會受過中等教育的，做過高小教員的南僊，對此不平的待遇，認爲侮辱，頗感憤慨。可是，一想着光明的前途，一想着不久就可登上樂園；而這侮辱，乃是登上樂園的一條橋樑，於是乎「不看僧面看佛面」的，也就把這憤慨淡蕩下去了。

「前幾天你覺得難過嗎，當船大搖擺的時候？」南僊面對着阿春說。「我起初本不會嘔吐的，只覺頭昏，心裏不舒服罷了；及至鄰席的一吐，那惡臭的氣味，衝進我的鼻腔，我禁不住也就嘔吐的大吐了。真難過呀！一回憶及，心裏還在作惡！」

「難怪！你從小就嬌養慣的，又是學校裏出身，平日穿好喫好的，哪裏受得起這種氣味！我們種田的人，施肥，肥糞常用手拿，鼻腔也嗅慣了惡氣味；所以他們儘管吐，我倒不覺得怎樣難聞。我認爲難過的，倒還是在船正顛簸的時候，票拿着那小木桶去領飯，拿着碗去領菜湯，注意着菜湯，人幾乎要給船搖跌了，留心着不跌，菜湯又要跳出碗外去了；這真常常使我爲難！」阿春舒和的說。

阿春委實慈和，常常看見南僊難過的時候，總百端的慰藉他，如自己的兄弟一般。南僊也很和他親近，有甚麼委屈，就聲盡的告他。

「前兩天的中午，你領飯去了，我又大吐特吐；吐了兩三次後，肚子裡甚麼也沒有了，我以爲不會再吐，就跨過大成的睡處，向中間較寬闊的地方睡下去，哪知不爭氣的肚子，竟用力向內一縮，強迫着惡臭的水，直往上湧，我急忙翻起身來，緊閉着嘴巴，不料竟禁不住，「哇」的一聲，一口惡臭的水，向大成的身上噴去。大成惡獸似的，把我用力一推，我呀！兩三天沒有喫東西的我！誰軟得如

一堆棉的我！就倒了下去，倒在一條鐵板上。我當時又痛又無力，就在那裡倒上半點多鐘，直到你睜了飯後，我才鼓起勇氣，爬進窟裏去睡。啊！阿春哥！我！我們！……」南仙說到這裏，紅着眼睛，說不下去了。

『那些苦處，已經過去，不要再想了！我們現在已到了樂國的邊境，再一兩天，跨進樂園去，便俗人變成仙人，一切的苦難，再也纏繞不着我們了。請忍耐些吧，幸福就在我們的眼前！』阿春一早在安慰南仙，一半也確信幸福就在眼前。

邁狗倒幸福，彎着身體，呼呼呼的在階區去了，面上現出微微的笑容來；在做和他家裡人歎歎的甜夢吧，不然，在這困苦旅途中，委實有些配哩！

『這裏坐着太乏味，你可上艙頂去散散步，看看新加坡的景緻。』阿春向着南仙說。

『不！我們要在這裡看行李呢！』南仙回答。

『不要緊，這裡有我呢！現在雜人也不多了，難道我一個人看管不住嗎？請放心去！』

『那末，太難爲你了。』南仙帶著抱歉的神氣說。

『那裡！那裏！』阿春誠懇的答。

這次上來，艙頂冷落多了：這裡那裡，只疏落的坐着三五人在閑談；賣食物的也只剩了兩三個；南仙也不注意他們。忽然「Y<Y<Y<Y<Y」的銀聲響着，存過道的棚端，出現了一個面貌炭黑的人，左手捧着一沈重的包裹，右手拿着七八塊大洋在響着，一頭的長髮，隨便的挽個髻，黃斜的外衣，似裙非裙的花布圍着做下衣，跣足，口裏咕哩咕嚕的不知說些甚麼；從沒有出過門的南仙，哪會見過這樣奇異的裝束；釘住眼一直在瞧。忽而急忙的避開去，靠着鐵欄杆，向着新加坡望去。大約是悟着了言語不通，是要變做啞子的；不甘出醜，自然就以逃避爲上策了。

『新加坡真不錯！』南仙抬頭一望，不覺脫口叫了一句出來。

真的，新加坡的港內，停着的大小汽船，比廈門的確多了幾十倍。遠看商店，似乎也堂皇了許多。尤其使南仙驚訝的，就是一輛輛如飛駛過的汽車，多到幾乎連接起來。

南仙想：『到漳州的第二天早上，同個朋友往江邊遊玩，忽來一輛汽車，如飛的在離身旁四五尺的地方駛去，當時委實受驚不小。現在想起，十足的鄉下氣，固然貽笑方家；可是，在這汽車雲集的地方喫驚，諒不致再見笑吧！』就是他們所謂老南洋者，要步行橫穿過街心，一定也要徬徨吧！啊，大商埠裡，有錢人固然事事利便，可是無錢人的生命，就太危險吧！

可是，又轉了一念：『也許這又是過慮的。他們已有法子造出汽車，自然也有良法避去這危險。正不必我「杞人憂天」的自尋煩惱。』

『記得未起程以前，常聽人說，在南洋無論做什麼事業，月薪頗厚。如當教員，至少一百元。電燈自來水，所在皆有，汽船火車，四通八達，凡可以利便人的，娛樂人的，都完備的設置着，使人置身其中，如上天堂，都「樂不思蜀」呢。』

『假如生命有怎樣的危險，人家當然也有說起，斷沒有這樣輕輕的放過了它。』

『囑隆！』南仙的雜想給打斷了。原來是船那頭的起重機上的貨辦不牢，跌了下去，發出這樣巨大的聲來。

月色明亮的照着，在黑暗之夜裏耀武揚威的電燈，也只得縮小它的範圍，慘白的直立在路邊，無精打采的閃着。一枚一枚的柔波，被微風慢慢的送來，輕叩着水門汀堤，發出微妙的聲來，有如美麗的少女，曼聲的在唱戀歌，又有如慈和的母親，輕拍着小孩之背，在唱着迷醉的催眠歌。嗚嗚嗚的汽車，不絕的載着大腹便便的資本家，和金裝粉琢的奶奶小姐，一圍了又一圍的在兜風。工作了一天的許多工友，也三朋四友的，來領略大自然的影響。這白天冷靜得幾無人跡的調好角，到了這

時，無論草場上，鐵欄杆上，幾於無處不臥着，坐着許多人。來檳榔嶼一星期餘的南仙，也孤魂似的睡來，獨坐在月亮照不到的樹陰影下的鐵欄杆上，呆望着許多人的歡呼嘻笑而羨慕。

「天呵！我想望的樂園，原來是枯燥得如沙漠，幽暗得如地獄的呢！原來是陰險得如鬼魅，兇狂得如野獸的人所組織的呢！」

「到這裡來，雖然還不上十天，然而所愛的痛苦，確實並不少了！」南仙悽然的想着，眼眶裡不禁滴下了幾點淚來。

「到這裡的頭一天，大成的神氣，真難看啊！刻薄的話，真難聽啊！假如有人要我，有人肯替我介紹，雖低微如用人，如廚夫，如車夫，我都願意去做，只要不刻薄的待我」

真的，大成太給南仙以難堪了。初到檳榔嶼的那天，就嚴詞厲色的說：

「你這新客，有誰要呢，番話半句都不曉說？總算我倒霉，給你跟來。現在暫時在我店裏弄幫下去罷。可是，不要貪懶！有瑣碎事，也得動動手腳，不要餓壞爾飯，擺出教員的架子來！」

「老實對你說，這裡的教員，沒有你分，」癩蝦蟆不用妄想天鵝肉。」還是看看有人要請夥計時，前去嘗試嘗試爲是。據我想。」

「做夥計大約月薪有多少？」南仙柔聲下氣的問。

「咳！就開薪水！換飯喫還不知有人要，你這新客！」大成大聲的說完，走開去了。像這樣冷峭的話，有幾人忍受得下呢？怎的不使南仙對此溶溶的月色，而暗彈淚珠呢！

南仙又繼續的往下想：「大成的惱我，刻薄我，是爲我要喫他的飯，這還有可說。他的那些夥計，裏太可惡了！我損害了他們甚麼？妨礙了他們甚麼？他們也予以冷嘲熱諷，和許多不堪的毒罵！」

「照事實說，我不特不妨礙他們，而且幫助他們做了許多事，如剝去落花生殼上殘留的泥土，揀

去落花生中空殼而無肉者；碰着生着鬧熱時，也幫他們上樓去搬下許多盆碗來買。我一天的工作，並不比他們有新水的影計輕鬆！

「天呵！怎的我儘勞力而沒有報酬，還要使他們出氣的箭袋，而受許多的侮辱呢？」南仙幾乎放聲痛哭了，終因在他面前，身邊，坐着，跑着的人太多，不好意思哭出聲來。

音樂亭中的樂聲，起了急劇而悲壯的聲調，招引得四周的人，如潮的湧上前去。

月色也更加光亮起來，好像見了人們的快樂，伊也增加了無限的愉快一樣。

南仙看見前後左右的人，都給樂聲吸引去了，就由鐵欄杆上跳了下來，擇了一塊如茵的草地坐下去。

又幻夢似的繼續在想：「尤其可惡的，還是那個舊同學雄飛的藐視！記得以前在中學時，有時相約出遊，有時互相討論，感情也頗不惡；怎的前天去訪他時，裝出那種不高興的神氣給我，而且常給我一種針似的諷語，在痛刺我的心？他是怕我和他借錢嗎？可是我並沒有這樣的話說，而且連暗示也沒有呢？或者他是援引「小媳婦受了婆婆的虐待，到自己做婆婆時，也照樣的虐待媳婦」的公式，在報復吧！」

這倒是真的！來南洋的新客，不論是蠢拙的，漂亮的，各種各樣的，——除了頭家的公子以外，——都要受多少的侮辱，一輩一輩的在互相報復着。

「咳！我本無仙骨，怎想要登天？真是「癩蝦蟆想喫天鵝肉」呀！

「回憶起在故鄉啓智學校當教員，月薪雖止十餘元，連老婆都養不起；可是和現在比起來，確又有天壤之別了。

「而且在家鄉當教員，精神上快樂得多；因家裏有飯可喫，並不在乎做那窮教員，所以稍有不合，就敢大膽的反抗。

「記得啓智學校校長，有一次說了一句話有蔑視我的意味，我當時就和他大碰釘，要把教員之位屢辭去不幹。終於許多人來調停，校長來認錯，才答應繼續幹下去。」

「那時，頭角矜矜，意氣豪橫，並不容人在我身上輕觸一下。現在呢，任人宰割了！任人侮辱了！毫無反抗之勇氣！——乾脆的說，人家不容你反抗了！稍一反抗，飢餓立即壓上身來。縱使你願意去當車夫，充皂隸，做苦力，然而人地生疎，誰要你呢？又向誰去要呢？」

「固然，現在仍是有家可歸，歸去仍是有飯可喫；可是歸去有何面目見人呢？祖母雙親雖不見實，哥哥嫂嫂雖不見笑，老婆雖能見諒；親戚呢，朋友呢，以及許許多多的鄰人呢，我真不敢說他們不輕視，不諷刺了，——尤其是啟智學校的校長，我將拿甚麼來堵塞他的嘴呢？他就使不滿含譏刺的說：「真快呀！你就滿載回來了！」也定要說：「好吧！南洋的人情風物！」這不要把我羞死嗎？」

「啊！我萬不能就這樣回去，回去看他們的鬼臉，聽他們的嘲諷！就使在這裡真的找不着飯喫，要迫我淪落，淪落爲乞丐，我亦甘願。這「回去」兩字，萬萬不能輕易的提起！」

忽然一道電光，長刀似的向南仙的頭部劈來，冷不防的，把南仙嚇了一大跳。南仙在幻想裡被喚醒回來，抬頭一看：光亮的月兒，不知幾的躲進雲裏去了；疏落落的星星，一顆也不見了；遊人已散了一大半，「車呀！車呀！」的聲音，很難亂的在囓着。很遠很遠的東北方，電光頻頻的閃着，報告雨將來了，敦促遊人快些回去。

南仙見了這個景象，知此地不能再留，只得提起腳來跑。怕車兒的難因和多人的擁擠，又只得向迂遠而冷靜的土庫街進行。

行近大鐘樓，剛好「丁零當！丁零當！」的響着，又使南僊喫了一驚：

「什麼，就十點半鐘了！店門不是要關了嗎？」南僊不覺提起腳，在學快步跑了。

兩點又槍彈似的來了，更增加了南仙的慌張。惡作劇的天公，也學那「落井下石」的人，在欺負

南僊。

斜刺裡忽跑來了一輛人力車，和南僊正開個滿懷。

「瞎了眼嗎？」車夫罵聲的罵了。

南僊一聲不響的向前跑去。

果然，店門已閃了。南僊呆呆的站着，如失了知覺的一般。

好在雨並不大，只沾得南僊的衣服，微微的有點濕意。

裡面拖鞋的聲音響起來了，仔細一張望，門縫裡也露出一絲絲的電燈光，在報告還有人未睡。

南僊的生機又回復了，上前去輕輕的敲打着。

「誰呀！」裏面的人漫不經意的問。

「我，我。請替我開開門啦！」南僊柔聲的答。

裏面寂然無聲了，一直過了好一刻。

「請請……替我……開開門……啦！」南僊又重複叫了一聲，聲音有些顫抖了。

裡面「呀！」了一聲，又靜寂了。好久，好久，才「踢托！踢托！」的前來開門。原來是「財副」

（註一）先生乘着靜夜在抄數。

（註二）財副就是書記。

「我以為是誰，原來見你這位先生，「噢風」（註三）了才回來！——怎麼！關仔角的風景很不錯，

為甚不在那裡睡呢。」財副先生白着眼說。

（註四）噢風就是散步乘涼。

南僊又大為難了：要笑容可掬的問答呢，又不能；惡聲反之又不敢。終於只默然，俯著頭跑

了進去。

照例，新客臨睡時，必冲涼一次；南僊恐灑水聲吵醒了人，只得停了一晚。全屋寂靜得很，除了財副先生的算盤聲外，連蟋蟀的鳴聲都沒有。南仙放輕腳步，偷兒似的上樓去，摸進了臥室，在牆角落的樓板上，打開草蓆，放好枕頭，納頭便睡，連電燈都不敢開。

驕陽當空掛着，比火還強的陽光，儘量的灑下來；狗兒夾着尾巴，捲長舌頭儘喘；拉着車的車夫，汗兒像雨般的往下淋；坐在數房裡搖着筆兒的財副先生，頭上雖有電扇不停的轉着，還是鬆開衣鈕在曬熱；店裏的夥計，東跑西走招待主顧的，遍身流汗，自然不消說了。

時鐘「鐘！鐘！鐘！」的敲了一下了。南僊坐着揀落花生，約莫有了一小時多，正昏頭昏腦的感着困倦，要打瞌睡；大成忽自外回來，一邊在裡外衣，一邊含着從來沒有過的笑容對南僊說：

「你的時運來了。剛才我到打鑼街一成店裏和他頭家接談，他向我要一個專寫書信的財副。我想，你是個中學畢業生，又做了幾年的教員，筆頭總來得罷，所以我就毫不遲疑的把你薦去。他滿口答應，要你明天就去。這「郊頭」(註三)財副，做下去大有好處，諒你也滿意了罷！」

(註三) 郊頭是整齊整齊不售門市的商店。

「自然，我滿意的。後日如有些好處，自不能忘了大成哥！」南仙面含笑容，活潑了許多，把剛才將要降臨的睡神，揮到九霄雲外去了。

「零星物件，可趁此時收拾好來，明天九時，我還要去找他核算一條賬，你可跟我一齊去。可是，——」大成的面色又端嚴起來了。「喫人家的飯，第一不可任性；頭家的話，無論如何，總應該聽！——還有一件事，我得先通知你：一成的頭家，是一字不識的；可是，他很愛臉子，假如在他面前說他不識字，那就不管你是什麼人，他定要把你罵個狗血噴頭。你可牢記着，不要犯諱！」

「我知道了。」南仙答應了一聲，見大成沒有說下去了，就退上樓上，收拾東西去了。

新生活來了。南仙一想到，從明天起，可以自食其力不再寄食於人，頗感喜慰；可是一想到新頭家不知是怎樣一個人，聽大成的話尾，頗有些古怪，又覺得納悶。

這一晚，南仙真的有些異樣，翻來覆去的只睡不去，總東拉西扯的在亂想。

熹微的晨光，從百葉窗縫間射了進來，大街上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也沒有，大家都在瞢睡著。昨晚遲睡的南僊，又早已醒了起來。他明知早起來，沒有事做，而且也不能使他就新生活的九時，快一些兒來到。可是，鐘剛敲五下，他的眼簾，就不由分說的打了開來，一張一張的，在影那晨光下的甜睡者，以及樓房裏的許多靜物的照片了。

好容易的挨到六時，就起來洗了個早澡，換上一身乾淨的衣服，捆起枕頭衾蓆。這個早晨，在南仙的意識裏，覺得比別個早晨格外有意思。

時光老人好像在討好南僊似的，一下就到了九時。南仙穿了唯一的外衣，又穿上了昨晚新買的皮鞋，——他要趕快買皮鞋，是想避免新客的綽號；他的忌諱新客，正和他新頭家的忌諱不識字一樣。——帶了藤篋，跟着大成跳上車子，上任去了。

到了打銀街的中段，一成黑底金字的招牌，堂皇的掛着，在歡迎南仙了。

一成是郊頭店，所以踏進門去，並沒有什麼商品看見，只有一個空櫃臺擺擱着。大成帶着南僊到第二進，推開門來，只見兩個人在抄數，一個大肥坐着在冥想。大成向大肥說：

「這就是你向我要的財副。」

又向南仙說：

「這位就是你的頭家劉先生！」

南仙恭敬的向大肥行了個鞠躬，大肥只「哦！」的一聲，指着椅子叫他們坐。

南仙坐在角裏的一張椅上，偷偷的端詳着大肥：只見一大陣的眉毛，橫臥在細小的眼上；半圓的

鼻子；厚厚的嘴唇；肥肥的兩頰，在說話的當兒，微微的顫動着；頭上的毛，已禿了一大半；豐隆的兩個乳房，在紗衫裡高拱出來，比那未生過小孩的少婦的乳房還要大；尤為特出的，還是他的肚子，真和懷胎了八九個月的孕婦的一樣大。

「小二！把財副的東西，擡上樓上前屋去。」

緊跟着轉過面來，對準南仙說：

「財副！你可去把東西先安置好來。」

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進來，拿了籬篋，南仙就跟着他上樓去。

南仙從樓上下來時，大成已回去了。這時南仙倒穩念大成起來，如失了親人一樣，感着孤單了。

「今天無信寫。明天下午有船開往香港，倒有十幾封信，明天趕早寫吧！」大肥頭家說着，瞥了南仙一眼。

南仙聽說無事，又轉回身，上樓去了。大肥頭家的粗糙聲音，及古怪形狀，他着實有些討厭。

南仙真忠實，果然絕早就起來，豫備寫信。可是他起了好久，夥計一個也不會起來；店門也緊緊的閉着未開。大肥頭家呢，恐還抱着頭家娘在做甜蜜的夢罷。

南仙上當了。一直等到八時半，大肥頭家才慢停停的來。

「財副！來寫信呀！」「叮叮——」「叮——香港的先寫。」

「變欣密！」哪有這麼古怪的店號？南仙躊躇着，不敢草率的寫下信箋去；扯了半角報紙，寫了「變欣密」三個字，向大肥頭家問：「是——」猛然想起大成的通告來，急忙縮了回去，改向側邊坐着抄數的財副問，抄數的財副，白了南仙一眼，一邊在搖頭，一邊在報紙上，寫下「萬成美」三字。

「哼！不曉寫字嗎？」大肥歪着頭問。

「不是。你的口音，我不大聽聽。」南仙急忙說着不大正確的福建話在辨白。

「不曉得聽我的口音！你來橫多久了？」

「不滿壹個月。」

「噢！原來是新客！」

新客的綽號，又加上身來，這使南仙非常的惱怒。已被發現了，也無可奈何，只得任它。

大肥頭家一五一十的在述說信的內容了。南仙聽得懂的，只有三成，愈聽愈愁，終於難以下筆

，只得向大肥頭家說：

「請說國語！福建話我聽不大懂。」

「什麼叫國語？」

「國語就是普通話，就是——！」

「好！那麼請回去，等我學會了普通話，再來請你吧！——大成真荒唐，蕩着這樣的新客來。

——小三——把新財剛的東西搬下來，他要回去呢！」大肥頭家大怒了，怒得兩肥頰，在抖索索的顫

動。

兩個抄數的財副，早已停了筆，在一刻不瞬的注視着南仙；南仙也一語不發的呆住了。

籐篋一拿來，南仙悲哀的幾乎失了知覺，有如罪犯見了判決狀一樣。

終於幻夢似的，坐上了車，又倒回大成的店裏來了。

「怎的！又帶着籐篋回來？」大成驚奇而嚴厲的問。

許多夥計睜眼睜睜的瞪視着。急得南仙眼紅起來，一句話也不能說；忽然，如飛的奔上樓去，

滿眶的眼淚，已湧泉似的在噴了出來。猶彷彿聽見樓下許多聲音，在「新客……新客……」的嚷着。

——十六年八月一日——



豐子愷漫畫



豐子愷漫畫

杞憂

褚保時

這是一個初春的黃昏。天正下着蛛絲一般的細雨，把一條平時還熱鬧的街道落得冷冷靜靜，寥寥的幾個行人，也都是些勞工，這條冷靜的街又被照在幾盞黯淡的路燈光下，所以愈見得淒涼了。

一個二十餘歲的少婦站在一家旅館的露台上呆呆的望着這淒涼的街心。伊正在等候伊的朋友到來呢。

伊和伊的朋友有四年不見面了。這次伊和伊的新結婚的丈夫路過上海，伊覺得無論如何要和伊的朋友會見一面，所以早晨伊便發了一個快信，約伊的朋友在傍晚到旅館裏來會伊。

伊結婚了三天，便耐不住過那種生活；好在伊本是北京W大學的在學學生，伊的丈夫又是北京一個醫院的醫生，本來都不能久住家鄉的，所以他們在結婚的第四天便離了故鄉。要回到北京去，他們必先經過上海。

伊的結婚在伊總以為是一件不快樂的事。他們的婚約從幼小時就訂結的。五年前伊還在本省中學的時代曾經對家庭要求向現在的丈夫取消婚約，但是沒有成功。伊的守舊的家庭對伊這樣宣言：

「你要取消婚約也無不可，可是不能再供給你一切費用。」

便是這句話把伊的心思打斷了。那時伊們的中學裡有一種流行病，凡是家庭中替伊們訂婚的，都向家庭提出反抗，要求取消婚約。伊有一親至友，名叫梅生的，爲了這取消婚約的事，竟和家庭斷絕關係了。梅生在經濟上頓起了恐慌，雖則有溺愛伊的外祖母賂略供給伊些金錢，仍不能不求助於伊。

所以伊再三的通盤籌算過，伊是不能反抗家庭的，一則伊本來不是一個抱極端的人，二則爲了伊

要幫助伊的至友。

伊的未婚夫起初是北京醫院裏的一個助手，後來他要到德國去繼續研究醫學。因為他將出國去，他們的朋友都以為他們這對未婚夫婦應該見面（他們以前是沒有見面過）；然而伊一定不贊允，伊說：「見了面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的。」

結果，伊祇答允等伊未婚夫出國後彼此互相通信。

他們的朋友得了伊允許和未婚夫通信的消息，都私下慶賀他兩人前途的無限的歡樂和希望。

伊的未婚夫到德國去是循海道而行，沿途都有短信給伊。他到了德國租定了房子，便立刻把住址用掛號信報告他的未婚妻，並且囑咐伊要常常給他通信。

伊接得了這掛號信後，很躊躇了一下。伊想了一回，覺得應該復一封信，然而剛要動筆，伊又寫不下去了。這樣的情形經過了四天。隨後伊的同學梅生再三的催促伊去寫信，伊亦不再執拗了，勉強地寫了幾行。這是伊第一次寫信給伊的未婚夫，似乎應該錄在這裡：

「S先生：你給我的信都收到了。我也沒有和你見過面，在這第一封信裡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才好呢。你我的朋友要求我和你彼此通信，這是很可感的事。不過我今天執了這枝筆總好像是一種義務，並不是發於心願。你的人品，你的性情，你的家產，我都從朋友中聽到過，然而在我總覺得那些僅是一般世間的實事之一。與我是並無干係的。我的真正的心思，倒也說不出來，我總感到我與世界是沒有什麼可爭奪了。可是我也並不厭世，好像你所過慮我的一般。我敢說我自己的世界無論怎樣狹小，我便在狹小中求我的自由；如果最小的自由也不得，那我祇好厭世了。現在我所求於先生的，就是這一點最小的自由。」

署名

S接得了這封信，雖不十分滿意，但是也很歡喜了。他覺得他們彼此的友誼從此總可漸次地增進起來。他相信自己能真心誠意的對待他的未婚妻，他們彼此間的情愛總可以如春天的一切嫩芽一

般的自然地生長起來。他想到這方面的時候，他的憂慮也降落了不少。從那時起他每個月至少寄給伊四五封信。信中的談資，大半是記述自己的學校生活，有時也談到彼地的風光人情。然而從來沒有論及他們自己的婚姻問題。他實在有點害怕，害怕提起伊所不願聽聞的婚事。有一次，他在信中偶爾說起他的一個朋友快要和一個德國女子結婚了，附帶地提到他們自己說：「你現在對於我們的婚事也有新的見解否？」伊的回信對於這句問話祇冷冰冰的復了一句，說：「我對於這婚事上是永遠不許有什麼見解的。」

S 雖則不斷地同他的未婚妻通信着，然而對於伊的固執的態度，依然是憂慮的。有時他對於伊的固執，不特憂慮，并且也非常的憐惜伊，嘆息伊的運命的不自由。他雖則很想愛伊，有時感到為伊的自由起見，還是毀了婚約的好。但是他在他家庭中的運命是和伊在伊家庭中的運命完全是一式一樣的，他有他的頑固不化的六十多歲的老父；他的老父是有名的國粹派的信徒，他時常呢囑現時的年青男女的行為。曾經爲了親戚家的一個女兒剪了頭髮，這位老人竟然和那家親戚斷絕了往來。

他的守舊的態度是如此，所以前次他的未來的媳婦毀婚約的事也沒有人敢傳到他那邊去。他的獨養子 S 一向受了這樣嚴厲的父親的管束，對於他的父親從來沒有什麼反抗的，尤其對於他自己的婚姻問題上，更沒有向他老父談起過一句話。所以他現在唯一的目的，唯一的希望，是放在他的未婚妻的身上。他祇要伊能有幾分愛情施與他，他便沒有別的希望了。然而他的區區的私衷，他的未婚妻竟不能諒解；這是他最深的悲哀。他也非常原諒他的未婚妻，他以為伊的不能諒解他是不該受責備的，伊沒有諒解他的義務。

以後 S 寫給伊的信中，更不敢談起婚姻的事了。

光陰真快，S 在德國研究醫學已經期滿四年了，這是他和從前他服務的書院所訂定的期限，滿了四年的研究，他應該仍舊回到本院去服務。

他從德國回到北京的時候，他的未婚妻和伊的至友梅生早從本省的中學畢業，並且都已經在北京大學讀了三年多書了。

他們既然同住在一個城市裡，當然是時常會面的。

他和他的未婚妻初次見面時，免不了有點生疏。後來也漸次地熟悉起來了，談笑也很自然，有時還到各處公園去遊覽，但是每次的會面，梅生總是在場的。

梅生很覺得自己的在場於他們倆有點不方便，屢次托辭，不願做 Chapeton 似的人，可是 S 的未婚妻一定不答允。伊曾經對梅生說：

「要不是你同在一起，我便不和 S 見面了。」

所以梅生時時或得左右為難。如果他同他們老是同在一起，於他們多少是有點妨害，就是他們要說一句話也不能自由，也要用些思慮去考量考量這句話的輕重，而且也要預備說給梅生聽的。所以梅生想 S 一定要見怪他的不識趣。如果梅生決心謝絕做 Chapeton 似的職務呢，S 的未婚妻定然要生氣了。梅生真是左右為難呵！其實 S 却毫不見怪伊。

這樣的生活過了半年，S 的老父屢次有信催着 S 快回家結婚。S 也屢屢想把這個意思告訴他的未婚妻，然而始終說不出口；他實在怕這個意思說了出來會打破他們四年來的和平的安穩的友誼。所以他也好幾次寫信給他的老父，總說他自己年紀還輕，事業未成，並且他的未婚妻正在求學的時候，也不該把結婚這樁事去妨礙伊。

老父的主意是不能打消的，最後有信給他的兒子說，他已經替 S 定了一個婚期，女家也答應了，叫 S 立刻回鄉，並且堅持地說，已定的婚期無論怎樣也不能更改的。

S 接到了這樣的信，驚愕極了，他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對付，他總以為他的平和生活要被滅了。他覺得過去的生活非常適合，非常滿意，為什麼還要結婚呢。他有點怨恨他的老父，他以為他的

老父不應該把這樣困難的問題放在他的當頭，使他吃苦不盡，更使他的未婚妻喪失最小的自由。

那天S上午接到了信，下午工作完了，便到W大學去訪他的未婚妻，他這次去的時候，原想把這樁事告訴伊，並且問問伊的意見。可是他一到了W大學的接待室，一見了伊和梅生，便把欲說的話完全忘記，不，他心裏有點驚怕，怕說出了這樁事，會引起無邊的禍祟來。他於是談了些尋常所談的話，過了十五分鐘便辭別了。

他回到自己的寓所裏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真太怯懦，太沒有勇氣，真不是一個男子樣的男子。

他想至自己的膽怯，不免也要嘲笑自己。然而他心裡又對着自己說：「不，我決不是膽怯的人，我完全為伊的自由着想，我是真心誠意地愛伊的，伊的悲哀便是我的悲哀，我能多受一分痛苦，替伊減少一分悲哀，便是我一生的願望。我怎麼膽怯！」他這樣自慰的時候，覺得他的膽怯的行為是出於他的善意；並不真是一個怯弱者。

他同時又想到老父已經把他們的婚期定了，要使他的未婚妻知道這樁事是萬萬不能避免的事。

他雖則不想使他們現在的平靜生活中無端地吹起風波，然而他又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這風波呢。於是他決定下次和伊會見時，無論怎樣要把這事明白地告訴伊聽。

那幾天他爲了這事心中說不出地焦急，好像將有大禍臨頭一般。他幻想着，幻想一切一切可怕的幻想。他幻想到他在W大學的接待室裡面對着可愛的未婚妻，斷斷續續地說着：「我——我接到——父親的信，不知道——爲什麼，他說，把——我們的——婚期也定好了。」他立刻接着說：「我是不贊成我父親那樣獨斷的，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生活也很好，實在沒有更變的必要。……」他又

幻想到，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未婚妻的臉色漸次地變成慘白了；雙眼中含着淚，一點一點地滴下來了。他還感得這淚珠是發熱的。他馬上想說：「我自己絕對沒有這個心思呵，……」他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他的未婚妻一聲也不作地退出接待室，走進裡面去了。那時梅生竭力拉住伊，可是

怎麼也拉不住。他幻想到這裡，自己的兩眼熱淚也掉了下來，並且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隔了三天，是一個星期日，S 在上午便跑到 W 大學去勸他的未婚妻了。他一見了未婚妻又膽怯起來了，說了些平常的談話，始終不敢把結婚的事提起一個字，最後他看這該是告辭的時候，覺得不能再遷延了，於是他的聲調活動了，想出了一句很曲折的話，問他的未婚妻道：

「你近來接到了家裡的信沒有？」

「不錯，我忘記對你說了，三四天前，家裡寄來一封信，說我們的婚期也定了，他們已經派人來要接我回家。」他的未婚妻這樣的答着，面說上沒有什麼異樣的變化。

「那末你的意見怎樣呢？」S 大膽地問道，並且有點喜悅露在眼光中。

「我彷彿對你說過，我的運命早已被判決了，我還有什麼自己的意見呢。」未婚妻從容地答道。

「那末你定什麼時候動身呢？」S 不教引起伊的煩惱，連忙提出了一個別的問題來。

「我想什麼時候有人來接我，我便什麼時候回南去。」

梅生坐在傍邊笑了起來，很敏捷地說道：「祝你們幸福！祝你們無限量的幸福！」

S 的未婚妻儘沈默着。



一個月後他們已經在故鄉行過結婚禮了。

到了結婚的第三天，S 的夫人對伊的丈夫說：

「我要回北京去了，我在這裏真是寂寞呀！」

S 立刻表同意。他於是對他的老父說他在北京醫院裏的職務是不能久曠的，就是想婦在學校讀書也不能長久請假。老父允許了他們同回北京。他們便在結婚的第四天離了家鄉。

前邊我們所見的那位二十餘歲的少婦站在旅館的露台上等候伊的朋友的情形，就是 S 夫婦路過上

海的時間中的一段。

那時S夫人獨自站在那裡約有半小時的光景，看見一輛洋車很匆急地由東飛馳而來，到了旅館門首立即停止了，S夫人連忙彎着身子向下探望，想看看來的人是伊的朋友秋珠不是。可車蓬子張着，車輪也掛起着，把坐車的人完全遮住了，所以一點也看不清楚。只見見那人下車時露出一角裙邊，這一定是一位女子，S夫人的心裡不覺有點喜悅了。忽而聽到車夫在那裡爭執車價，細聽回答的，低音正是四年前的依然未改的秋珠的聲音，S夫人真狂喜極了，立刻跑進屋子，向樓梯飛奔。

伊走到第二層的時候，秋珠手裏拿着雨傘也上樓來了。

伊立刻喊了起來：

「秋珠，秋珠，你來了嗎！」

「素靠，你一定候了好久了，對不起！」秋珠仰着頭，笑容滿面地說着。伊走上了第二層，盪了S夫人的手繼續說：「我本來早已可以來的，不知怎麼天又下起討厭的雨來了，家裡的人都說等一會雨便會停的，我等了一刻，看看天色不對，這個雨決不是一兩天能停止的，於是我決意來了，所以到此刻才到你這裡。還有那氣人的車夫，真可惡，雇車時說定兩角小洋，到了這裡他一定說是三角，我因為急急要和你會面，所以便照數給了他，你看氣人不氣人呢！」說時還帶着氣忿的樣子。

「好，秋珠，別生氣了，到房裏去坐吧。」S夫人一面撫慰地說着，一面引着秋珠到三層樓上的臥房去。

伊們走進了臥房，秋珠便揀了一只安樂椅坐下了。這個房間很寬暢，佈置也很講究，在明亮的電燈光下，每件器具都反射着美麗的光彩。房中有兩個牀位。一個牀上散放着幾本英文小說和時下流行的文藝雜誌，一望而知是S夫人的牀位了。還有一個牀比較小一點，牀上堆了些德文的醫學書，不用說，這牀位是屬於S的。秋珠坐在安樂椅上，向兩只牀上打量了一下，斜仰轉頭來朝着坐

在椅轎上的S夫人笑說道：

「素素，不，我現在應該稱你爲密普史S或S太太了。」

S夫人沒有回聲，正在出神地凝視着久別的秋珠，輕輕地用手把秋珠額前散髮上的微細的兩點拭去了。S夫人的臉上表現着無限的欣喜。

秋珠繼續說着：「S太太，我們離別了四年，這四年中你知道我們的同學有多少變化，就是你，也由素霏變成爲S太太了，」歡喜說滑稽話的秋珠隨時要顯露伊的特性，「我們同一班的人除了你和梅生升入了大學外，一小部分的人是當了小學教員，大部分的是找得了戀人，過伊們的戀愛生活去了。現在我要講幾段愛的歷史給你聽，你一定很歡迎的吧；不，也許是很可笑的事。你記得我們班裏那位最守沈默的C君嗎？」

「不是年紀最大的N鄉人嗎？」

「對了，就是那個人……」

「什麼，這樣老實的人也會做出Romantic事件來嗎？」

「你不要輕視伊呢，越是老實的人越是能演驚人的戀愛事。你知道的，C君是從小便訂婚約的

人，那時我們學校裏狂熱地流行着解除婚約的風氣，祇有伊取沈默的態度，我們大家以爲伊是老朽了。你應該還記得國文教員王先生不是極端的稱贊伊嗎？說伊是女子的模範，國民之母的母，并且說伊是中國道德的正宗。好了，正宗派的女子革命了，C君畢業後便担任□□小學高級部二年級主任，不到一年便和伊的同事英文教員M.H.戀愛了，也沒有舉行過儀式，便營同居生活；伊的父親氣得要死，在報上大登廣告，宣言脫離父女關係。C君居然也登了一個啓事，說對於戀愛伊個人有絕對的自由權，伊不是無智無識的孩子，不必別人代操心的，別人對於伊的戀愛祇能惡可，決沒有反對的權力。我佩服C君這種氣魄，讓那些禮教的遺老的昏夢可以打醒一點。我想王先生一定也

在懊悔當初的失言了。」

「這倒真是意外的事，現在C君怎樣了？」

「自從這戀愛事件發生後，他們倆便辭了職務到S埠去了。與其說是他們自動地辭職，不如說是被辭較為正確。那時□□小學校長爲了這事，大受社會的攻擊，大家說他請了這種教員簡直是駭謗子弟，聽說教育廳也要查辦這事，校長恐慌得不得了，立刻向□□□去訴了一番私衷，就此把他們趕走了。」

S夫人嘆了一口氣，好似表示同情於C君。

秋珠又說道：「你還記得密史D嗎？伊已同伊的戀人E結婚了。D的家庭很反對伊和E發生戀愛的，因爲知道E是已訂婚的人。現在他們已經結婚了，D的家庭便宣告和D斷絕家庭關係。」

E是貧窮的工業學生，所以結婚後，他們日日處在窮迫的狀況中。我總覺得D的吃苦是E的過處。

E的從前的未婚妻B是女師學生，B和E是同鄉又是親戚，而且他們也時常見面的，自從E在學生聯合會裡得識了D，E便蓄心要和B解除婚約了。E因爲要解除婚約，往B的哥哥那裡去商量，E說他自己的身子有病，會得醫生的鑑定，三年之內是不能結婚的，恐怕就誤了B，所以願解除婚約，現在要徵求B同意。E和D的新關係，B兄姊是完全知道的。B的哥哥把E的意思告訴了B，B

的哥哥主張使E受些苦惱，不願B立刻表同意；但B說：「E既然另有了戀人，我們的婚約自應解除，何必去爲難他呢。」於是E和B的婚約便毫不費力地解除了，不到半年工夫，E和D的結婚也宣布了。這是兩年前的事。聽說，E結了婚後，窘得不得了，常常走到B那裡去借錢，B每次也都肯答允他。你看笑話不笑話。」

S夫人默然無言，祇是微笑着。

「S太太，我看你比結婚前快樂多了，對嗎？」秋珠問道。

「你怎麼會知道我是快樂？」S夫人反質着。

「你不是從前也鬧過解除婚約的人嗎？現在非但不解約，並且結婚了，不是滿意的證據嗎？」

個人能滿意便是快樂。」

S夫人實在不願提起自己的事，隔了一會纔回答道：

「你以為我是滿意就好了。我總覺得關於男女的事，局外人無論怎樣不能有正確的批評。譬如你剛才講的密史D事的罷，在我們局外人看來，D亦不必定欲與E結婚，E尤不宜與B解除婚約，但是這些話與他們本人是全無干係的，并且是毫無意義。男女自己願意怎樣，便是真理。你看見我與S現在是結婚了，在你們看來定以為是快樂的，但是我自已沒有這種觀念。」S說話的時候，表現着一種對於S並無情愛的神情。

「我聽說S先生這人性情非常溫和，你現在和他結了婚，一定能把你的固執的偏見消滅了罷。」秋珠說道。

「S待遇我的確是很好；因為他從來沒有違反我的一句話，也許他的性情實在是溫和的。可是我總以為我的婚姻不應該受這樣處置的。年高的人對於吾們年青的祇知道濫用權威，不知道他們究從何處承受這個權威。我知道我不是一個革命者，我對於他們的權威完全是屈服的。屈服這個名詞是恥辱的，這一點我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權威之下革命果然不能成功，消極的抵抗是不可少的。秋珠，你讀了我今早寄給你的一首詩沒有？」

「對了，我正要想問你那首詩究竟有什麼意義。開頭的幾句不是很美麗的嗎，我還能背誦出來

我好比是天空中失羣的小鳥，

東飛也好，西飛也好，

何處有我自己的安巢……

我真不懂你這樣新結婚的人爲什麼用小鳥來比你自己呢？」秋珠說話的時候，緊握着S夫人的手。

「你現在應該明白我這首詩的意義了。這首詩的含義可以說完全是表現我的消極反抗的態度

的。」S夫人正色地答着。

「我對於你的態度完全不贊成，我覺得你對於世事不該如此認真。一個人遇到可以遷就的地方，便該遷就，那末這人便可到處享幸福。像你抱着這樣態度的人，不但苦了別人，並且苦了自己。」秋珠說到這裡，看見S夫人的眼裡快要流下眼淚來了，伊馬上轉了語氣繼續着說，「素萍，我看你已經是幸福的人了。你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從你現在所寫的作品中，已經可以看出你是一個有天才的作家，你在「燈塔」文藝雜誌上發表的詩和小說，的確能引動人的注意了。前幾天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你的小說和詩的內容都很優美，尤其讚賞你的理想的高超，他說你是理想派的作家。

他對我說這番話時，他還不知道你便是我的好友呢。我對他說了這位女作家不特是我的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并且是至友。他聽了這個消息；高興得不得了，大聲驕道：「這是你的莫大的榮幸！得識這樣一位作家也是天賜的幸福。」你看人家看得你真同天使一樣，不但稱讚你自己是一個幸福者，連你的朋友也被視爲福人了，這是何等希有的事呵！可是因爲我是你的至友，所以還要進幾句勸告。你的理想是美麗的，是非人間的。你的美麗的理想定欲實現於人間恐怕會失敗的。我總覺得你的理想是你的堅執的表現，你想世界裏哪裡能容你固執一端呢。所以我勸你把你的婚姻看得是最美麗的最滿足的婚姻罷。」

S夫人聽到這裡忍不住笑了一笑，說道：「秋珠，我看你倒是一個理想者，你勸告我的話，全是理想的，或則可以說是空想的，每樣事物的實質是如何便是如何，怎麼能够假設呢。我的婚姻是美

滿或是不美滿祇有我自己知道，如果是美滿的也斷沒有偏認爲不美滿的道理。至於我寫點文字也不過表現我的偶有所感悟罷了，哪裡配稱爲有天才的呢。論到我究竟是幸福的或苦痛的人呢，別人的批評完全不足爲憑的。你看哥德的一生在我們平凡的眼光中看來總算是幸福者了；祇要有這樣偉大的天才，已經可算是無上的福分，他又生長於富豪之家，一生裏又博得無數美女郎的青盼。他簡直可說沒有一點缺陷的地方，戀愛和歌詠是他永久的世界；他無論到什麼地方，沒有一個人不歡迎他；世界的一切祇任他的使揮。他一定可以算是最幸福者了；可是我記得他老年的時候，談起了他自己的一生，曾經很淒涼地過着老淚對人家說他一生中沒有享過幸福。這是欺人的話嗎！不，我知道他不會欺騙我們。尤其在今天我能領悟這句話的深切。我不是敢把我自己與哥德相比擬，祇因爲你今天說我是幸福者，我便想起了德哥的話來了。秋球，你還說我固執一端，不肯遷就，唉，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S夫人的眼周的血流得緊張起來了，胸口很氣悶的樣子，呼吸也遲緩了一點，勉強繼續說，「我不知道你的責備或爲什麼這樣地嚴厲？人家不許我解除婚約，我答應了；人家逼迫我去結婚，我也答應了；這是固執呢，遷就呢？我覺得我的忍耐力是非常之大。如果別人處我的地位，一定不肯這樣遷就的。」

「那末，你將來到北京後打算怎樣去過生活呢？」秋球問。

「我想依然照我從前的生活過下去。S曾經對我提議過，說到了北京後他也不再住在醫院的宿舍裡，另租房子和我同住。我已經反對這個提議了，我覺得我不住在校裡，梅生未免太寂寞。」

「S先生答應你住在學校裡沒有呢？」

「他當然答應的。」

「恐怕S先生，有點勉強吧。」

「不，一點也不勉強。他還說同住了確有妨害各人事業的地方。」S夫人敏捷地答道。

秋珠聽了這句話，好似有所感悟地說道：「我剛才對你說的一番話，真是相愛者的話了。素雲，你的固執我倒不替你擔憂了。你的消極的反抗定然會失敗的。」

「你且看罷。」S夫人堅決地答着。

「等着看罷！」秋珠重複S夫人的話，並且輕輕地拍着S夫人的肩膀，裝着嘲笑臉朝着S夫人

伊們談到這裏，房門啞然地開了，一位穿着雨衣的青年，臂下夾着一個小包裏，立刻出現在門口。秋珠見了他立即從安樂椅裏站了起來，那位青年向伊鞠了一躬。S夫人便把秋珠和伊的丈夫相互介紹了。S沒有說一句話，祇是微笑着，表示招呼的意思。

S脫去了雨衣，拿了那個小包裏獨自走到窗邊，把壁上的電燈開了，便坐在燈下的小沙發上，慢慢地把包裹打開，裏面是兩本新出版的厚厚的德文醫學書。他把一本放在沙發上，便開始披閱另一本。他始終沒有開口。

S夫人和秋珠的談鋒也沒有先一刻那般地起勁了。伊們的談料也改變了。伊們雜談些北京政局和求學的苦痛。S夫人忽而對伊的丈夫說：

「噲，S，不錯，船票買好了沒有？」

「已經買得了，是明星船，明日正午起程，一早便該上船的。」S溫和地答道。

秋珠突然說：「那末你們明天就要離開上海了，」又朝着S夫人繼續說，「我們這樣匆匆地一敘，的確還是不見面的好，將來回憶到今日的會見，不知道要發生多少靈感。」語裏很有點感傷的氣分

「那麼，你今晚留宿在這裏，怎樣。我們可以作長夜之談。」S夫人說。

「有點不方便吧。」秋珠說的時候，對着S夫人笑了一笑。

這裏住夜。」

「有什麼不方便呢。」S夫人又順着S說道，「你去另外開一個房間，S，我想留歷史何今夜在

「很好！」S很爽快地答道。他便站了起來，拿了兩本新買的書走出去了。

S還沒有走出房門，S夫人在房裡叫了起來，「S，早點睡，深夜不要看書。」

「哦………」S緩步地走了。

「我真是杞憂。」秋珠微笑地向着S夫人說了這一句話。

窗外的雨還是瀟瀟地下着。

關於躲婆術

靜聞

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抱憤谷傳說」一文中，附述出他的故鄉——紹興——民間所傳躲婆術的一段故事。我看了，頗憶起「紫桃軒雜錄」的一節話：「右軍爲賊山老姥書扇，今紹興戒珠寺有躲婆石，謂此姥既得厚價，數來求書，義之厭之，避於此石之後也。」

據此云云，和他所述的，若合符節。蓋右軍爲老姥書扇，伊因得高價而數索書，右軍厭而避之，此數言，是這傳說的主幹，「術」或「石」，不過隨意拉攏的吧了。一切傳說，都是如此，我們大可以「隅反」了。

旁聽

王任叔

我們今天都預備着想到法庭上去旁聽。爲的是今晚要審理一件謀殺親夫的案件。

『這就是舊式婚姻下必然地產出的結果。』我在昨晚，曾憤憤地這樣地說。『要能這樣幹的女子，才可稱爲一個真正的革命者。舊社會不用這樣的手段來宣告它的崩壞，是再也沒有別的方法了。妥協便無異於屈服，還要談什麼改革。』

這時正是新秋的天氣。薔薇已經過了，菊芽正揚眉吐氣的舒放着；大理花姹紫嫣紅別有一種俏俏的風致；最繁瑣富麗的紫金花在晚風的盪拂中，在夕陽的斜照裡，分外顯出驕傲，大有爲一園的盟主的氣概。我們每晚飯後，總是旁着校園白咀嚼；一天的疲勞，一晚的舒適，這也可以說是粉筆下討生涯的我們的福業了。

老徐我們平時都叫他土律師的；他興匆匆的從外面跑來。『噫，明天審判謀殺親夫案呢。』他又氣喘喘的對我說。

老金老葉都驚奇而起立。『怎麼？怎麼？——怎麼的一會事？』接着都爭着問。

雖則老徐是對我說話的，而我却不去理他似的；只目送着西方悠悠飛逝的晚霞，心中蘊釀着一種濃郁的詩意，合着指頭默思。

都知我的脾氣是這樣，他們便也談他們的話去了。

『這個婦女是我的族姪。』老徐用小說筆法似的開始他的敘述。『奇怪，平時行爲實在是挺好的。這一天他的丈夫自外面回來，酒喫得薰薰醉的，二五八六地唸着，七闖八闖的闖進了房裏，倒在床上便睡着了。我的糖罐，當他闖回來的時候，理也不去理他，只管做自己的女紅；過後伊悄悄地走到了廚下，燒熱了一鍋滾水，用提桶盛着，挈到房中，趕緊的跑上幾步，向丈夫身上沒頭沒腦

的滾去。醉得爛泥似的人，等蘇麗轉來，已經泡得一身都是滾水了。而又沒力趕緊從床上爬起，只是在蓆席上輾轉，可是滿床的滾水，哪裡不把他泡個死；果然，我的阿叔便熱氣奔心死了。……」

「哦，天下竟有這樣狠心的女子。」老葉不禁憤憤地說。「這簡直要千刀萬剮才行。」

老葉的哲學，終與我不能融合；我們每每因一個問題而爭論到三四小時；老葉這幾句話，顯然又使我十分不同情的。

「你不要只看到事實的表面而就下論斷呀！」我回頭來緩緩的說。「什麼事非細細分析不可，而尤其是這種事。一個人甚至不顧一切，連自己的生命都交與死神掌管，奮往直前幹他所需幹的事，則此事實的後面必有絕大的意義存在，我們也可想而知的……」

「你每每發這種哲學家的論調，」老金又幫同着老葉說，「事實總是事實，明明白白擺在眼前，還有什麼背後頭後——老徐，我想，你的阿媽一定偷過漢子。因為天下最大的慘案，差不多都是從這一件事上發生。」

「大概是不會有的。」老徐說。「因為我看伊的行動舉止，很大方很穩重，平時又不大說話，我們到他們家去，伊也很有禮節，讓坐請茶，有時或竟而躲進在房裡做女紅不大出來的。……」

「這就叫做啞聲蚊虫更來的兇，」老葉插着說，「表面上看看規矩，哪裡靠得住呢？」

「總之，謀殺親夫總是與奸案有關。」老金也贊同老葉的論斷。「或許伊的不說話，正是伊默想着舊好呢。現在大概『舊雨重逢』了，為想達到他們的心願，所以用此最後的手段。」

「但伊已經有了二個兒子二個女兒了。」老徐總覺他們的論斷有點委屈他的嬌嬌。「而且鄉黨之間，都一口說伊很賢德的。」

「兒子有無也說不來；賢德不賢德，也不過世俗之見而已。」我的結論，與金葉二君正復相同。但金葉二君却因之判定這是伊的罪孽，將伊視作惡人；我却不能承認：所以我有以上的一段憤憤的

話。接着我遠說。

「不過革命者一世總是被視為異端邪道的叛徒，那也是事實不可掩沒的。我們固無容多說。

他們所做的事情，豈必要世人的同情；他們所有的行爲，豈必要法律允可；世人哪裡有超越的眼光，撇得去世俗之見，撇得去因襲的思想，撇得去傳統的道徳觀念；法律也不遇是統治階級的護身符，舊社會的護法，道學家的利劍，資本家的鐵鎚；豈足以評衡一個超世出衆的人。即以你的嬌嬌來論，我們也不能不予以相當的同情。我們如其願爲一個循道的偉人，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爲結婚的原則，則我們可以不必說；否則，我們如其承認婚姻應以戀愛爲原則，則像這樣逼不得已的舉動是要相當原諒的。……」

我們的爭論又開始；老金老葉抵死不贊成我的主張。以爲婚姻無論如何使伊怎樣痛苦，總不應取這樣手段。而我却又以爲這是舊社會崩壞中必有的現象，無可避免的，而且也不必避免的現象，我們正要以這種現象作資料去宣告舊式婚姻的死刑；而這個被謀殺的老徐的阿叔，也不能說是被謀殺，他不過做了時代的一個犧牲品而已。

「不有破壞是不會有建設的。不有犧牲是不會有勝利的。……」我的結論如此。

我的不可一世的氣概，使他們只是乾笑。

「不要說了。反正明天審判，去旁聽旁聽吧。事情的究竟終會知道的。」老徐笑吟吟的和解着。『湊巧明天還是禮拜呢。』

今天既然要開訊了，我於是匆匆跑到老金的房間去會齊，出發。

我們現在是站在旁聽席裡。中國的初級審判衙門，真是簡陋。僅僅像教室裡講台似的一個高座，前列着三張桌子三把椅子，此外就沒有什麼了。如其必欲多說一件，則樑上還懸着一塊匾額，

寫上四個「公平正直」之類的大字。就是這樣而已。至於我們的旁聽席，他就是在正廳的邊間，用木柵圍住，關豬用的一個木籠似的地位，既沒有凳子，又不曾灑掃過，潮濕得了不得，真使人有點立不下去。

「你說，他是怎麼死的。」

審判官坐在中間，這時由司法得過原告——死者的兄弟——來開始問，旁坐着錄事與陪審官。

「活白白滾水泡死的呀，老爺。」是一陣啜哭的聲音。

所謂死者的兄弟，是一個樸實的農夫，這次怕是第一次受法官的訊問吧；看他抖悚的狀態，真有點可憐。

「老爺！這是冤枉事呀！靠老爺申冤呀！」他接着又說了句詞不達意的話。

「是，——你的弟婦，平常跟你的弟如何。」審判官又問。

「老爺，我是直講的不會撒謊的。我的弟弟，人也是真欠好，一天到晚只知打馬將喝老酒；近幾年來尤其做得凶，差不多沒有一晚着家業。去年年夜，東「債豬」來討賬，西「債狗」來討賬，逼得熱鍋上螞蟻沒處去走。只得去把田撇了幾畝掉才解圍，弟婦因之日日夜夜登登登登的跟他鬧，——但，老爺，我的弟，委實死得太可憐了，你要給我申冤呀！」

他忘其所以說了一大套，審判官對於他的土白，只有皺着眉頭仔細聽。

「但別的爭執沒有了嗎？」

「別的我也不知道。老爺，……」

「你的弟婦有沒有不正當的行爲？」

「什麼？老爺。」

他理會不到法官的問語，粗率地問，這時站在我旁邊的老金敲着我的大腿，低低的說，「跋，法

官的見解竟也和我們一樣呢。」

「我不去理他，又聽法官往下問。」

「就是說你的弟嫂有沒有不正當的行為，譬如跟人家……」

「呀！老爺，這天在頭上，要說句良心話。弟嫂的人品，可說是第一個端正了，在我們的村裡。這不好冤枉伊，——但是我的弟弟的確是他殺的。要給我申冤呀！」

審判官沉思了一會，叫原告退去；於是開始傳被告了。這時我們的眼光都向左轉。謀殺丈夫的女子，畢竟有沒有與眾不同的氣概，我們都似乎以先見為快。果然，不多久法警帶進來一個頗魁梧的女子。一副方形的面部，沉沉地堆下了嚴肅的氣象。兩眼頗圓大，眼皮上有一叢黑鬚。膚色黃蒼而乾枯，似為過分的疲勞所磨折；但一頭的黑髮，頗使人看了會發生美感。身上穿著也非常素樸；進來時頭俯視地面，毫不左右顧。

「你是徐道氏吧！」審判官待伊立停，便開始問。

「是。」伊輕輕的在喉頭回答，仍沒有抬起頭來。

審判官接着又照例問伊的家世，伊也照例的回答。我這時才知道，伊除丈夫以外世界上是沒有一個最親近點的人了；伊的父母於伊出世後六歲時便死去了，伊又沒有兄弟。伊在丈夫家裡，是從小抱過來的養媳。

「麼！這樣看來，伊的真摺問題，可以不必懷疑了。」我附着老金的耳朵私語。

「怎麼？」老金也輕輕的問。

「養媳的真摺，大伯哪裏還會不知道。不比年紀大了娶過來，做媳女時候，誰知道伊在母家的行為呢？」

老金並不表示可否，只眼睜睜向那個婦女身上看去。我也回過注重來聽他們的談話。

「那麼你爲什麼要把你的丈夫泡死呢？」

「我委實心痛不過了。」

「你爲什麼心痛你的丈夫呢？你不是另有情人嗎？」

據說這種口氣是法官所應有的；而尤其是當判審案的時候，沒有一個法官不彌爾笑的盤問着你如何和情人相識，如何和情人結合，結合時如何的纏綿，如何的翻風覆雨，仔仔細細都要問到。現在似乎這個審判官又要開始他的把戲了。

「怎麼？——我心痛我丈夫太不是個人了。」

「爲什麼他太不是個人了呢？」審判官還是胡纏着。我看了真是老不痛快。

「因爲他一天到晚，不做一點工。那也罷了，還缺了一般無賴，天天尋賭開心，敗家。……」

「一個女子，管不住丈夫，也是自己的錯呀！」審判官竟以舊倫理來責備伊了。

「我也不知有多少次勸過他，」伊似乎振作起來了，「有什麼法想，總是睡不醒。但一邊看着女兒們一年大似一年；寒，著，哪一件好少。現在還有幾株「稻乾株」，不稍稍像一點積蓄錢，將來哪裏養得活。每天他賠了回來，我總哭呀求，求呀拜，「我的爹，你留一口飯給我們吃吃！」他總是不聽，有時還罵打。其實也不必說將來，像他這樣每天賭進去，現在景況也已經很難了，……」

「那麼你也不要把他泡死呀！」

「叫我怎麼辦呢？田財的權柄在他的手上。我帶了兒女離開他；我哪裏養得活。我把女兒交給他，他哪裏會負起這個責任。我叫這族中心正人，要和他分家；族中人說天下沒有這種事。我叫人家不許買他的田，人家都說月亮曬狂，晒不得穀，女子睡好，上不得屋；丈夫的主意，妻子哪裏有過問之權，叫我又怎麼辦呢？」

「但你總不應把他泡死呀！你難道再也沒有別的圓滿的方法嗎？」審判官此時，語氣才稍稍莊重起來，同時，我的心頭上像有一陣冷水流過。我不禁嘆下。

天哪！這都是舊社會的供狀呀！我心痛地想。

「還有什麼方法呢？他不死總是我們死了。我們不死，只有他死。」伊說到這裡，語調似乎十分決然。

「但你要知道殺人犯是應辦死罪的呀！」

「殺了一個無用而且有害的人，也一樣要處死罪的嗎？」伊懷疑地問。

「像你無故殺了一個丈夫的人，總是一樣。」

「那麼我是要死了嗎？」伊表現如在作夢的樣子。

「當然。」

「那麼我的女兒們不是沒有人養育了嗎。那麼他們還不是一樣的要餓死凍死了，……」

我竟不忍再看，即忙把老金的手袖一掣，茫茫然向外直跑。我此時宛如一隻受傷的小鹿，被獵狗追逐了一陣，不知把什麼東西遺失了似的。

跑到學校，廢然的返入寢室，把房門「呀」的關了，倒在床上橫臥；再也沒有像昨晚一樣的爭論的勇氣了。人生戲劇的表現，反正如此矛盾，爭論也徒然的啊！

「這個婦女，說話真是強硬，殺氣騰騰的，真是一個兇手！」老金在室外又評論着了！——天哪！一個人的行為要想被人們了解是多麼困難呀！

海濱的二月

斑駁的矮牆之下，
疏鬆着萎陀蓬花叢枝，
高高的山嶺上，
草色也只零綠了一半，
剩下的仍然猶刀似的雪，
哦，這便是海濱的二月。
✧ ✧ ✧
在這裏，
我感不到濃重的春之氣息，
加以料峭的寒風，
挾着雨絲瀟瀟，
更令我如墜在冬之世界，
我不禁顫慄了，我的故鄉。

靜聞

這時節，在那裡
綠透了的山野，不知要
怎樣繡上諸色的芳花，
便是圓圓的蝶影
也分外呈出迷人的娟媚，
何至像這裏的毫無生氣的平淡。
✧ ✧ ✧
清明近了，
回去吧！
回去吧！
臥在故鄉柔碧的草地上，
總勝如在蓬裡，
聽聽竟寒單調的濤聲。

孩子的自制

胡仲持

每天傍晚，我從公司裏回來，進門時最先看見的，總是二房東的兩個小孩子。

那個大些的名叫牟兒，年紀是七歲，已經進了同里的一個小學校。我回寓時候，他總是早已散學，同着他四歲的弟弟名叫摩兒的坐在門檻上，玩耍空火柴盒和香煙牌子一類的東西。摩兒是復順從的，常常由着他哥哥這樣那樣地玩着，自己只是在旁邊睜了眼呆呆地看。

有時候，他們擎着一尺來寬的小國旗，在狹小的天井裡，跳一般地兜圈子，嘴裏唱着學校裏學過的什麼歌。有時他們蹲在客堂裏的椅子旁邊，將畫着人頭的紙片貼在椅子背上，用了盛在蛤殼裏的豆和落花生供奉着。我偶然走去看望，牟兒就抬起頭來，隨着眼對我迷途的笑。摩兒却仍管自擺列着供品，間或問一句：「哥哥！這樣擺法好麼？」或者說：「這房裏洋鐵櫃裡有芝麻糖呢，也好請菩薩的。」

我看到他們天真爛漫的神情，禁不住伸過手去，撫摸他們的頭髮，他們却毫不為意地管自玩要着

鬧或回寓時候，適值他們玩的厭倦了，他們跟到我的房間裏。牟兒拉着我的衣服，要我講給他故事聽。摩兒呢，常常擎起手來要我抱他。因為我抱他時，常將他的身子百般地簸動，有時幾乎把他擎到承塵那麼高，他覺得異常的歡樂，甚至於笑得接不上氣來。

我是愛吃糖菓零食的，所以每天出了公司門口之後，總多少買點零食回來，見到孩子們，便分給些他們吃。有時就全數給了他們，弄得自己一點也沒得吃。我覺着用了角把錢的食物，換得孩子們的天真的喜悅，於我是很值得的。

有一天，我在一家廣東茶食店，買了我平時所中意的一角錢六枚的各色的小餅。因為預備給孩子

們吃，便多買了一點。我拿了餅回到寓所，走進我的房間。孩子們沒有跟上來。我於是招呼他們進來，揭開餅的盒子，叫他們隨意揀幾塊。他們定睛瞧了一會，又在餅上摸了一摸，卻沒有抓起來喫。我以為他們是假裝斯文罷了，便拿了格外大的兩枚給他們。他們搖搖頭不肯拿。我沒法了，想要塞到他們嘴裡去。這一來，他們就轉過臉去，等我再拿餅湊上去時，他們已經奔出門外了。我深知這種餅他們一定是愛吃的，然而不肯吃，究竟是什麼心理呢？我於是設法喚進了他們，將摩兒抱到膝上，遞一枚餅給他，又遞一枚給牟兒。他們這會子都拿了。牟兒拿了餅用舌頭到處舔過來，顯出不捨得吃的樣子，然而後來還是吃了，慢慢地吃了。摩兒是拿到就吃了，吃的碎屑紛紛地落下。我俯了頭儘看他們吃：神情各有不同，然而天真和馴順却是一樣的。我於是覺着這樣地看人家吃，實在比自己吃還有趣得多呢。我見他們的餅漸漸地吃完了，便對他們說道：「喫完了再拿罷。」

這時候，我的探索心忽然發動了，想試驗一下他們會再拿不會。於是我把摩兒放下來，站起身道：「你們在這裏停着喫餅罷。我出去一會就來。」

待我重復走進房間時，牟兒已經俯下頭在牆邊喫第二枚的餅了。摩兒正在椅子上站着，伸手攀盛餅的盒子。他一見我進來，臉上立刻現出慚愧的神色。這神色也就引起我的慚愧。我於是走上去，移過盒子叫他揀着中意的拿一枚喫。又摸一摸他的頭髮，對他說道：「好喫麼？喫完還有呢。」

到這時候，孩子們心裏的秘密，完全給我發見了。

我叫牟兒過來，問道：「起初教你們喫，你們為什麼不喫？是嬖教你們不可喫的麼？」

「唔！嬖說下回再喫吳先生的東西，是要打的。」牟兒答說。

「好聽話阿！嬖騙你們啦！你們下回儘管到這裏來喫。嬖不會打的。嬖騙你們的呢！」

說着，我又拿了剩下的幾枚餅，塞到兩孩子的衣袋裡。

兩孩子就悅地去了，隨後便聽得隔壁的聲音道：「嬌！吳先生給我喫的！」

「嬌！嬌！這是吳先生給的啦！吳先生給我們吃的啦！」

「.....」

紗 聲

宜閑

(一)

A君正在看書的時候，忽然推開書，托着頤，瞪着眼，向承慶儘看。

「喂！又是想到W姑娘麼？」我問。

他移過眼光來對我微微一笑。這微笑包含着「是」的意義，在我是很了解的。

A君近來每回看書看到中途說着「美人」的地方，總是無聲地記起W姑娘來。那時候，他就抬起

頭，對着承慶恍恍惚惚地凝想。

我因為和他住的長久了，這種神情是瞞不過我的。

(二)

A君是一個性情孤僻的學者。生平沒有什麼嗜好，所愛的只有書。他因為讀書讀的太多了，對於社會很感憤，甚而至於很憎惡。他自從到了S地方來之後，滿眼所見的是俗氣薰騰的嘴臉，聒耳所聞的是車馬喧闐的聲浪。他原是喜歡寂靜的，因此非常懊惱了。

然而他的懊惱，一到他見到W姑娘的時候，就完全消釋了。從那時起，他的煩悶的心情，得到一種新的安慰了。

(三)

W姑娘是N歌場的一個歌女。伊的才藝非常高超，伊的容貌嬌媚中含着處女的尊嚴。然而高超的才藝與冷落的姿容，在俗人的耳目，畢竟是不容易領略的。所以伊的技與貌在歌女叢中雖然沒有人可以比敵，却也沒有惹起聽衆格外的注意。倒是那聲音大如撞鐘小如貓叫的什麼什麼姑娘，反而引得一幫斗方名士做着歪詩大捧特捧。

A君聽W姑娘的歌的第一回，是受了一個友人的邀約，不以爲意地去聽的。

(四)

簾帷動處W姑娘出來了。

最先使A君的心房跳躍的，是伊那婀娜的身材，與優美的步態。等到望見伊的臉龐，他就全心傾注了。他早已忘掉身在喧囂的人叢中間，但覺得這樣的快感，是生平第一回感得，他不知不覺地定了睛對W姑娘凝看着。

上面是烏黑光澤的鬚髮，淡淡的眉毛，靈活的眼睛，清秀的鼻梁與玲瓏的嘴。中間是巧小的腰身，撲素無華却是十分適體的衣服。下面是穿着淺色緞鞋的合宜的腳。在他看來，那歌女簡直是人間的美的集合體。

伊開始唱歌了。伊的玲瓏的嘴唇微微開闔着。柔脆的歌聲，從那處女的喉管裡迸出來，忽而急驟，忽而徐緩，符合着三絃的調子。A君是不解歌的，但在W姑娘清脆的歌音裏，很領略得其中所表現的那種慷慨激昂或者溫柔旖旎的情感來。他聽的心中陶醉了。他只是傾耳地聽着，用了他的耳朵，盡量地攝取那從玲瓏的嘴裡發出來的音波。

W姑娘偶然將靈活的眼光飄過來，恰好和A君的眼光相值。伊似乎立時覺得了，便略略皺了一皺眉，收回眼光去，向自己身上瞧了一回。這種處女的嬌羞，在普通的歌女，是完全消失了的，但在W姑娘却絲毫沒有失掉。

從那時起，W姑娘的印象，在A君的腦子裡，就再也除不掉了。以後A君便時時去聽W姑娘的歌，尤其當心境不快的時候。

(五)

有一天，A君到N歌場去聽歌。出乎意料地，見得W姑娘的姿容忽然消瘦了，臉色也蒼白了許多。只有嬌媚的丰韻却依舊沒有變更。他不禁詫異起來，一面聽着歌，一面心裡只是想：「怎麼消瘦到這樣？莫非是……」

等到第二回再去時，臉容已回復了。他總覺得上回的消瘦，大概是小病的緣故，先前的疑念，也就一旦冰釋了。

(六)

他因為不時去聽W姑娘的歌，而且聽得太專注了的緣故，他的官能，漸漸地生出異樣的感覺來了。他每在街上行走，看見一般幢幢往來的所謂時髦的女性，常常引起無限的嫌惡。他們臉上厚塗着鉛粉，唇間溼沫着胭脂，所穿的是觸目的刺激肉感的衣服。伊們把天然的人體美觀，完全斷送了。伊們的審美觀念和他相去真不知有多少遠，對於他們，伊是早有些嫌惡的。然而現在却嫌惡得益發厲害了。

他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常常聽得遠地的絃聲。他悠然地想道：「這莫非是W姑娘唱歌時候的絃聲？」「是的。的確是的。一點兒沒有兩樣。」

三絃的聲浪，宛然在他的耳邊，然而W姑娘的歌聲，却無論怎樣地追索，終於追索不得。

回教徒不吃豬肉

回教徒何以不吃豬肉？假如我們把這一句話隨便去問人一聲，可得到的答覆，只有這座兩種：

(一)，回教的教義，是不准教徒喫豬；
(二)，因為豬太醜陋的緣故。

然而我曾經有一次，爲了這個問題，去訪問一個馬來人；得了一種意外的解答，——是屬於傳說的。

他說：有一次，摩罕默德做大生日，大宴賓客；預備了許多山珍海味，龍肝鳳胆。這一天，人來得不少，極形鬧熱。入席的時間一到，大家就大嚼特嚼，盡醉盡歡。到了要散席的時候，忽然聽得一種屬於獸類的叫聲，出自廚下。大衆就有了一點愕然；有幾個立刻跑到廚下去看，原來是一隻豬，蹲好在那邊，本也是要供大衆的口腹的。大約是庖人這一天過於忙碌，忘記把他殺去了。他們這幾個，就把所見的情況告訴大衆。大衆就再把他們所喫剩的東西，逐一檢查，果然什麼飛禽走獸，山珍海味之屬，都應有盡有，却單缺了一樣豬的肉。當場，摩罕默德就對大衆說：我們今天喫了許多東西，單是缺了一樣豬肉，可知這不是我們所應該喫的。

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大家就不再喫豬肉了！

(紅葉)

造謠

俄國 柴霍甫作

趙景深譯

安尼夫是個習字教員，將他的女兒嫁給史地教員。結婚的這一天很熱鬧。會客廳裏有唱歌，遊戲和跳舞。從店裏雇來的侍者穿着黑色的燕尾服，繫着藍綫的白領帶，在各個房裡穿梭一般的跑進跑出。談話和喧嘩，雜然並作。數學教員，法文教員和會計換得很近的圍坐在一張沙發上，他們正在談着哲理，又在討論着唯神論。他們大家都不承認有神，但他們全都相信世界上有許多事是人心中不能解釋的。第二間房裏，文學教員正在發議論，他說哨兵是應該放槍打過路客人的。你看，這都是些可怕的事，但他們却都談得很高興。房子外面還有許多人，因為社會地位太低微，只好在窗外張望。

半夜的時候，主人親自跑到廚房，看看晚餐預備好了沒有。廚房裡從地板一直到天花板都充滿了鵝鴨和別的香味。兩個桌子上，雜亂的放着酒和點心。廚子馬發是個紅臉的婦人，他那副寬容好像酒桶上繫一條皮帶，正在桌旁忙碌的走來走去。

安尼夫一邊搓手，一邊涎唇說：「馬發，你把鱈魚拿給我看看。味兒香噴噴的，真好極了！我恨不得將整個廚房吞掉。快點，快把鱈魚拿給我看看。」
馬發走到一個長櫃前，很小心的揭起一張油紙。在紙下面，大盤子裏躺着一條大鱈魚，是溜溜的，此外還加了一點點水瓜鈕，橄欖和胡蘿蔔。安尼夫定睛看着鱈魚，不禁垂涎起來。他的面孔發光，他將眼睛朝上看。一會兒又彎下身來，將唇不住的嚐着，彷彿不會擦油的機器輪子的聲音。站了一會，又很高興的吮着手，重又嚐起鱈魚來。

「啊！哈，親嘴親得好親熱呀。……小馬發，你同誰在親嘴呀？」隔壁房裡發出這樣的聲音。

，立刻門口就現出一個短髮的債相范根，「這是那一位？呵！原來是你！安尼夫！我說，你是老人家，怎麼也和女廚子密語起來了呢？」

安尼夫慌忙說：「我不是親嘴，誰同你講的？你這蠢東西！我不過是……我噤了噤唇……不過……表示……快樂，因為魚的味兒真好。」

「誰也不相信！」這個好管閒事的人，做出一種鄙夷的樣子，走了。

安尼夫面孔紅了起來。

他想：「完了！這個畜生要造謠生事了。他一定會弄得滿城風雨。」

安尼夫心虛，很胆小的走進會客廳，偷看范根不在那裏。范根正站在鋼琴旁邊，同監學的姨妹低聲的說話，顯出得意的神情，伊聽得大笑起來。

安尼夫心裏想：「談到我！一定是談到我了，鬼東西！伊居然相信這件事……伊相信得很！伊笑了！天可憐見我！不，我一定不能把這口氣忍下去……一定不。我一定要防止他造謠。」

……我要向客人們辯白，他一定會自己認錯的。」

安尼夫急得亂搖頭髮，趕忙跑到法文教員那裏去。

他向那法國人說：「我正在廚房裏，看晚餐預備好了沒有。我曉得你是愛吃魚的，因此我特別預備了一條大鱈魚。有一碼半長！哈，哈，哈！那時……呵，我忘了……正在廚房裏看那條鱈魚……一件很小的事！我剛剛跑到廚房，要看晚餐預備好了沒有。我看見鱈魚，便噤嘴唇……就在這時范根就來了，他說：……「哈，哈，哈！……你們在這裏親嘴呀！」和馬發親嘴，噤！真是異想天開，蠢傢伙！那位老太婆的尊容實在不敢當，嚇都可以嚇死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還談得上親嘴！真是怪物！」

數學教員也跑攏來問：「誰？你說誰是怪物？」

「他，那邊——范根！我跑到廚房裏……」

他將這事又講了一遍。『……他拿我開心，怪物！你要是問我，我寧願同狗親嘴，也不願同伊親嘴。』他剛把話說完，回過頭來，又看見會計在他後面。

他又表白給會計聽，「我們正在談范根。他是個怪物！他跑到廚房裏，看見我在馬發旁邊，就捏造許多可笑的毀謗。」他說：「你為什麼要親嘴？」恐怕他自己倒真的和伊親過嘴呢！我說：「我寧願同火雞親嘴，也不願同伊親嘴。」我說：「你這養東西，我自己也不是沒有老婆。」他真是拿我開玩笑！」

「誰？誰拿你開玩笑？」，在校裏敬聖經的教士也跑攏來問。

「范根。我正在廚房裡，你曉得的，看鱒魚……」

像這樣又講了下去。不到半點鐘，客人們全都曉得鱒魚和范根的事了。

安尼夫搓著手，心想：「讓范根去講去！讓他去！他剛剛說個起頭，人家一定要向他說的，」够了够了，你這養東西，我們早就全都曉得了。」

安尼夫這纔如釋重負一般，把心放下了下來，特別多飲了四杯酒。把小夫妻送到新房，他自己也睡覺去了。第二天起來，早把這件鱒魚的事忘掉。但是，事情是愈洗愈黑的。安尼夫的戰略還是不大高明。在一星期以後——說確實一點，在星期四第三堂課後——安尼夫站在教員室中間，正預備懲罰一個頑皮的小孩，校長慌慌張張的跑來，將他拉過一旁說：

「安尼夫，你看。請你恕我……這本不干我事，但我總要讓你明白。……這是我的責任。」

你看，外間謠傳你和那……女廚子……同宿，這本與我無關，……同宿也好，親嘴也好……聽你的便，但請你不要太公開了。我請求你！不要忘記你是一個教師。」

安尼夫遍身寒顫起來。他跑回家裏，彷彿他被一羣黃蜂刺了的一般，又好像滾水灑到他的身上

的樣子。當他回家的時候，似乎全城的人都在注意他，又似乎他自己身上塗滿了泥青。回得家來，又來了一件麻煩事情。

晚餐的時候，他的妻問他：「今天你怎麼吃不下飯呀？你在想什麼呢？大約在苦念你的情人罷？」想那個妖精馬發罷？我全都知道了！幸虧有人遞消息給我！噶！噶！噶！噶！……你這禽獸！」

伊打了他一個耳光。他站起身來，不曉得地是在他腳底下，也不戴帽，也不穿外套，急忙跑到范根家裏去。他找着他在這裏。

「你這畜生！」便是他見面的稱呼。『你爲什麼在我臉上塗滿了泥，讓我見不得人？你爲什麼要造我的謠言？』

「什麼謠言？你說的什麼？」

「誰說我親馬發的嘴？不是你誰？說出來。究竟是不是你造謠，你這混蛋？」

范根眨了眨眼，面容全都繃了起來，舉目對着神像發誓說：「上帝責罰我！我要是提到你一個字，叫我的眼睛立刻就瞎！叫我無家可歸，害虎列拉死掉！」

范根的忠實不讓人有一點疑惑。當然不是他造的謊。

「那麼是誰呢，誰呢？」安夫尼得覺奇怪起來。他在心裏把許多朋友都想過了，也想不出是誰來。我們也照樣的問讀者：「那麼是誰呢，誰呢？」

點滴

除了官能之外，沒有一樣東西能夠治療靈魂的，正像除了靈魂之外，沒有一樣東西能夠治療官能的。

——王爾德「道靈格萊」。

田螺精

劉大白

從前有一個種田的，他是一個光棍頭老（注一）。因此，一面要到田裡去工作，一面又要管家務。三餐茶飯底燒煮，挑水，劈柴，掃地，揩桌子，洗碗盞……等等的工作，都要自己做。並且衣服鞋襪之類底漿洗縫補，也要自己動手。在鄰舍們看來，他實在是一個苦人。但是他是很勤快的；這種光棍頭老的生活過慣了，倒也不覺得什麼。

鄰舍的女人們，有時到他家裡去。看見他底臥房廚房，都收拾得乾乾淨淨，沒有一個不稱贊他。並且還有一樁頗可詫異的事，是從來不曾看見他出過水缸腳（注二），而他籠前水缸裡的水，總是碧澄澄地很清潔，一點沒有泥滓沈澱在水缸底裡。人家幾次地探問他，他總是微笑着不肯說。但是這個秘密，不久就被東鄰的阿五嫂發見了。原來他在水缸養了一顆很大的田螺。於是隣人們都知道他水缸裡的泥，都被這顆大田螺吃去了。

有一天，正是農忙的時候，他一早吃了早飯，就到田上作工去了。因為忙的緣故，碗盞也來不及洗，依舊擺在竈旁的桌上。可是等到午前回來，預備燒午飯的時候，走進廚房一看，早上不曾洗過的碗盞，已經洗乾淨了，很整齊地擺在竈上。他有點詫異了。但是他以為也許自己洗過了，自己忘了的緣故，所以也不放在心上；只趕緊把飯燒熟了，吃完了出去，依舊到田上去作工。到了傍晚，他又回家去，預備燒晚飯。但是這一次更可詫異了。不但午飯後不曾洗過的碗盞洗乾淨了，而且揭開鍋蓋一看，晚飯也已經燒熟了，菜也已經弄好了。

「誰幹的？……誰來幫我底忙呢？……誰進來了？門是鎖着的呀！」他懷疑着很驚訝地向四面找尋一下，不會找出一個人影來。

「哦！別是神仙來了罷！」他猜疑了一會說，「別管他！吃了再說。」

飯是格外香，菜是格外精美。一會兒吃飽了，照例收拾睡覺。往常他是一上牀就睡着的，這一天却睡不着。他想，「別是過去的母親可憐我，來給我幫這個忙的吧！但是爲什麼前幾年不來幫忙，到而今才來呢？不是吧！」想着想着，覺得越想越模糊了，也就呼呼地睡着了。

雞叫了，四更將盡了，他照例起來，正待收拾早飯；不料跨進廚房一看，鍋子上熱騰騰地蒸汽上衝，竈下餘火微微紅着，原來早飯又熟了。

「華是神仙來了罷！奇怪得很啊！——不管他，喫了再說。」

早餐以後，他想試驗一下，把日常應做的工作如掃地，拭水，洗鍋子碗筷……等等工作，故意不做，鎖了門就出去作工；到了傍午，也故意回來得遲一點。回來的時候，一面走着，一面想，「也許午飯又熟了。」

果然，不但午飯熟了；而且地也掃乾淨了，水缸裡的水也滿了，碗筷也洗淨了，整整齊齊地擺在桌上了；還有，不曾發澆的衣服，也替他漿洗過，晾在竹竿上了，破的鞋襪，也替他縫補好，放在牀邊了。於是他知道準是遇了仙，倒也不以爲奇了。

他喫飯的時候想，「這準是一位仙女吧！他給我做了許多事，我應該怎樣報答伊呢？」

午飯喫完，他便望空跪倒，拜謝仙女幫忙的恩；並且希望伊永久地幫忙，希望伊現身一見。但是禱告一番，毫無影響，只好再出門去作工。

不消說，此後家裡的一切工作，都不消他自己動手了；他覺得自己是很幸福的，因爲缺少了許多忙碌。但是他天天禱告，希望這位仙女現身，總是沒有影響，他却覺得有點惘然。

這一天，他不知怎地，醒來得早了一點；三更才過，他就睜開了眼了。在枕上一轉側，便聽到

廚房裡有鍋蓋掀動的聲音。他想，「這是一個見到仙女的機會了」；於是輕輕地下牀，蹣跚向廚房門口窺探。

「阿呀！」幾乎喊了出來。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子，背着身兒站在竈前，正傾米下鍋呢。他驚喜非常，便躡着腳蹣跚上前去，猛然把伊剷腰抱住了。伊似乎喫了一驚，回頭來「啊！」了一聲，便想掙脫。但是因為他緊緊抱着，只把身子扭了幾下。

「仙女！……仙女！」

「你別抱住我！抱住了，我便變化了去，永遠不來了。」

「仙女！你答應我不去，我便不抱住你。」

「好！你放了我吧！」

他放了兩手，那仙女旋轉身來，他這才細地端詳伊底面貌。

「啊！美麗！真是美麗啊！」他想着，幾乎喜歡得跳起來了。

「仙女！請坐！」

「我不是仙女；但是我合你有緣的，所以到這兒來。你如果怠慢了我，我就去了。」

「不敢！但求仙女別變化了去，永遠在這兒伴着我！」

「好！咱們先把飯燒熟了！」

於是他們倆把飯燒熟了，對坐着喫了飯。

「你可以出去做工了！家裡的事，一切由我給你做，你不要再管！」仙女吩咐他說。

你不準告訴人家；出去的時候，仍舊鎖了門。中午回來得遲一點，午飯我給你預備好了。」

於是她答應着，出門去了。他隨走的時候，仙女又叮囑他說，「你不準告訴人家！

如果洩漏

了，我就去了。」

「知道，我絕不告訴人家。」他高興得什麼似地跳着出去了。

他從此不是光棍頭了。他在田裡工作的時候，常常唱着仙女教給他的很宛轉悠揚的歌，工作時便格外快捷，而且一點也不覺得辛苦。這是他底同伴們所不會聽到的。他到了向午傍晚，比平常回去得遲了。他底衣褲鞋襪也格外整齊清潔了。鄰舍們雖然覺得詫異，但是也猜不出什麼理由來。

鄰舍的女人們，有時仍舊到他家裏去探望。他底臥房廚房，格外比從前乾淨了，簡直不像一個光棍頭老底廚房臥房。但是他屋裡明明沒有女人，只能照例稱贊他底勤快能幹。

一年過去了，他們倆底生活，真是非常地和美而快活。但是有一天，仙女忽然皺皺着眉頭，帶着含羞而又為難的口吻向他說：

「我……我要給你養小孩子了。這是瞞不得人的，咱們得想個法子。」

「好啊！」他又驚又喜地說。「但是，我底仙女，有什麼法子想呢？」

「你不是說有個姑母住在隔縣嗎？你可以先對鄰舍們說，「姑母要把表妹嫁給你，現在就要上姑母家去就親了。」這樣，咱們過幾天就上姑母家去住一個月回來，便可以瞞過鄰舍們了。」

「好是好！但是對姑母又怎麼說呢？」

「那不難。你只說現在娶了一房媳婦，特地來拜見的。」

「好！就這麼辦罷。」

姑母見了這內姪媳婦，喜歡得什麼似地，認伊作乾女兒了，於是伊真做了他底表妹了。姑母是

有錢的人，自己又沒有親女兒；因為愛這乾女兒，當他們倆告別國家的時候，又賄賂了許多牧畜，並派他底妻兒送了來，真像個迎娶回來的樣子。

他們倆從此過着堂堂皇皇的夫婦生活了。鄰舍們都來賀喜，吃喜酒，看新娘，沒有一個不稱贊新娘處美麗。

十月滿足了，小孩子養下來了，是個男的。伊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小螺。

快樂的時間，是容易過去的，小螺已經三歲了，乳也斷了。他能說話，能唱歌，能走能跳，很聰明伶俐，真是他們倆底小寶貝。

「仙女！」他在人面前叫伊表妹，背着人還是叫伊仙女。「咱們底小螺，多聰明，多伶俐，不像一顆小螺，實在是一個小神仙。」

「不！他實在是一顆小螺。我告訴你罷。你也不要叫我仙女，我實在是一顆大螺。」

「仙女，你別笑話了！怎麼是一顆大螺呢？」

「不信嗎？你來看！」伊把他拉着進了廚房，掀開竈前的水缸蓋說：「你看！」

伊不見了，只見碧澄澄的潛缸的水裡，浸着一顆大田螺。他吃了一驚，這才知道他底妻子，是一個田螺精。但是他絕不覺得可怪，拍着水說，「仙女，你出來罷！我底仙女！」

一回頭，仙女依然站在他底背後，含着笑說，「你信了嗎？」他一看水缸底裡，只剩了一顆田螺殼。

「我底仙女，你總是一個仙女！」

「不！我告訴你，我還不會成仙呢。我本來是可以成仙的。但是我因為感激你養我的恩，又可憐你是一個光棍頭老，所以情願做你底妻子，給你料理家務，給你養小孩子。不過，這是違犯

天條的，將來我或許因此不能成仙，並且因此得罪上帝，失了性命，也未可知。」伊說罷，有點凄然了。

「我底仙女，我感謝你，我保護你，我希望合你同登仙界！」

「仙界嗎？這得很哩！我近來覺得罪犯天條，不久要遭不測之禍，所以我預先向你說明我底來歷。不過我因為愛你，我為你死，也是甘心的。」他說着，哭了。

「我底仙女，你別說這不吉利的話吧！咱們倆這樣生活着，便是神仙。我也不想合你同登仙界了，我願合你永久地過這樣快樂的生活！」他抱着伊，也流下淚來了。

「但願如此，可是恐怕天不從人願呢。只要我死之後，第一，你好好地愛護小蝶；第二，你把我底原殼，保存起來，將來告訴小蝶，這是他母親底遺念！」

「別再說不吉利的話吧，我能保護你；我底仙女，你你放心吧！」

「是的！我底生命，也許還有幾年，你先別着急吧！」

小蝶五歲了。他們底姑母記念着他們，老遠地親自來探望。一擔很豐盛的禮物，叫他底表兄挑着送來。他們很高興很殷勤地招待伊。伊看了小蝶，非常愛他，給了他許多見面禮物。住了幾天，姑母要走了，他們也備了許多禮物回敬伊，仍舊由表兄挑着回去。

姑母送來的禮物中，有一對公鷄；照伊底意思，是要把它壁還的。因為伊很厭惡鷄，尤其厭惡公鷄；所以看見了雞，總是怯生生的。但是這一對公鷄，姑母說是給與伊底外孫小蝶的，不好意思壁還伊，只好收下了。

「把它賣了，或是殺了吧！」姑母去後，伊便合他商量着說。

「不，別辜負了姑母底好意，留着給咱們底小螺。」
伊默然了，似乎有點不高興；但是他並不會覺得。

不知怎的，這一天雞籠破了，兩隻公雞都逃了出來。小螺發見了，喊着說，「母親！母親！公雞出來了！公雞出來了！」

伊正在廚房裏切菜；聽得小螺叫着，伊就趕忙出來。不料公雞看見伊出來，就一齊飛起來，啄伊底雙眼，把伊底雙眼一齊啄瞎了。伊痛極了，喊了一聲「阿嚏」，向後一倒，倒在地下。

小螺哭喊起來了；他父親正在門外，趕忙跑進來，把伊抱到臥房裏，放在牀上。但是伊已經暈絕了。

他替伊揩抹了面上的血，抱住伊叫喚：「仙女！仙女！我底仙女！醒來！醒來！」
伊慢慢地醒來了；但是差不多只剩了一絲的氣了。

「阿嚏！我……我底不測之禍到了！我……要死了！」伊喘息着低低地說。「我死之後，第一，你要好好地愛護小螺；第二，你把我底原殼保存起來，將來給小螺做他母親底遺念！」

「仙女！我底仙女，你是不會死的。我給你請醫生去罷。」
「不！我是中用的了，立刻就要死了。我死之後，我底屍體，一定會現出原形來。你給我好好地保存着，別使人家知道！一個月以後，我底姊姊，一定會前來接了我的。」說着，伊就喘了一回氣，奄然地死了。死了之後，果然發了一顆沒殼的大田螺。

他痛哭了一場；把伊底屍體，用布袋裝了起來，掛在牀頭。一面把兩隻公雞一齊殺了祭伊。

「對鄰舍們怎樣說呢？小孩子怎樣辦呢？」他躊躇着。

「哦！有了！只說伊要回母家去，我帶了小螺一同送去。到了姑母家裡，就說伊不幸死了，把小螺送來託伊撫養。」

「好的！就是這樣辦吧。」

他把小蝶送到姑母家裡，安頓好了，並回到家裡，對隣舍們揚言，「伊留住任在母家了。」

一月以後，伊底姊姊果然來了。伊說，「伊妹子本來可以成仙的；因為嫁了你，得罪了上帝，所以遭此慘死。現在我把屍體接了去，給伊代為懺悔，或許可以復活。但是懺悔的時候，要你合小蝶給伊盡一分的力！」

「盡力，可以使伊復活，有什麼不願意呢？但是怎麼盡力啊？」

「你一面對鄰舍們說，『伊不幸死在母家了。』一面把小蝶領回來，囑他說，『母親暫時留在外婆家裡，過幾天才回來。』再把伊底原殼拿出來，交給小蝶，教他用筷子輕輕敲着唱道：

「晶晶晶！乃（注三）娘田螺殼！」

「卜卜卜！乃娘田螺殼！」

「晶晶晶！乃娘田螺殼！」

「卜卜卜！還了乃娘田螺殼！」

這樣，唱過三年，伊就可以復活了。」

伊底姊姊接了屍體去了；他就依着伊底話做。於是小蝶天天拿着大田螺殼，用筷子輕輕敲着唱道：

「晶晶晶！乃娘田螺殼！」

「卜卜卜！乃娘田螺殼！」

「晶晶晶！乃娘田螺殼！」

「卜卜卜！還了乃娘田螺殼！」

不久，鄰舍底小孩子們，聽了小螺底歌唱，也都照樣唱起來了。所以現在小孩子們拿了田螺殼做玩具，也常常把筷子輕輕地敲着唱道：

「晶晶晶！乃娘田螺精！」

「卜卜卜！乃娘田螺殼！」

「晶晶晶！乃娘田螺精！」

「卜卜卜！還了乃娘田螺殼！」

(注一) 光棍頭老，指無妻的壯男而言。

(注二) 出水缸脚，就是洗滌去缸底沈澱的泥滓。

(注三) 乃就是你。

曹娥娘娘借被的故事

胡仲持

這是在我們故鄉——浙江上虞——流傳的一個故事。我十一歲時候，第一回聽一個農人講過，腦子裡留着很深的印象，直到如今，還不容易忘掉。我想這中間也許含有文學上最優美的質素罷。因此現在寫述出來，聊充「椰子集」的篇幅。篇中採用方言，恐怕讀者不易了解，特在篇末加以註解。歐西名家的作品對於窮鄉僻壤的方言，往往儘量的引用，因為這是能够增進作品的風趣的。所以在本篇中也就沒有避忌了。——作者記。

數百年之前，一記不清是那一個朝代了！我們上虞出過一個大強盜。這人姓沈名叫文空，生得身材魁偉，氣概軒昂，並且渾身肉色焦黃，只有頭臉偏非常白淨，好像敷粉一般。後世的人因着這種奇相，就給他一個雅號，叫做「金瓶玉蓋」。

沈文奎小時候原是一戶善長人家的兒子。從小就有一種豪俠的性情，每見鄰近人家或是街上賤側有什麼不平的事情，少不得挺身而出，用武力來干涉個明白。因此惹禍招非，往往害得他的爹娘受累。他的父親管束他不住，恨極了，便狠了心把他趕出，不認爲兒子了。沈文奎離家之後，東西漂泊，尋不到一個行業。於是投奔到強盜窠裡，去幹綠林的營生了。他在那邊起初不過做個小伏計，隨後頭目死了，便升做頭目。他既然天生一副俠骨，所以他的一夥強盜，也就比不得尋常的強盜，是很有義氣的。他們不搶善良的人家，公正的商舖，只揀着那些剽削鄉民的土豪黑心撈錢的官員，以及用不正當手段橫進錢財的紳富之類的入家，纔明火執杖地去搶劫，一點也不肯放過。他們搶來的財物，也不是一概賸用掉，常常分出一部分來布施那些窮苦無告的鄉下人。像沈文奎這一夥強盜的行徑，我想在看官們中間，一定也有許多人會表同情的。然而強盜不論做的怎樣的不錯，終究是違犯國法的。當沈文奎起初幾回在地方上搶劫的時候，知縣就派捕差追緝他。幸虧他身手敏捷，一直沒有被捉住。後來案子越犯越多了，知縣害怕惹上憲的處分，便費了全副的心機，打發所有的捕差，捉拿沈文奎的正身。他終於被捕差們追緊了，到得無路可逃的時候，閃進江邊一個破廟裏。那個破廟供奉着曹娥娘娘。他到了那裏，默默祈禱着菩薩保佑，雖伏在一個陰暗的屋角裏。於是來了無數的蜘蛛，在他躲身的地方，霎時間滿網了蜘蛛網。不一會捕差們來了。一見那屋角密布着蜘蛛網，相信那盜首決不至於躲在那裡的，便毫不懷疑地走了。

他好容易出了險，心想這一定是那位女神——就是曹娥娘娘——設法救出自己的生命的。於是虔誠地跪在女神的座前，祈求菩薩再開恩一回，幫助他成家立業，又許了「日後一定把這個破廟來修好」的「願心」(註一)。曹娥娘娘感動了，不知怎樣地給了他一個暗示，教他把神籠裏那條錦繡被拿去。

沈文奎拿了錦繡被，便到一家當舖去質錢。那當舖裏的「朝奉」(註二)，在上一夜早經曹娥娘娘託過一個夢，在夢裡囑咐他道：「明天有一個白臉龐黃臂膊的人拿一條錦繡被到你們當舖裡來當，他

要多少錢，就給他多少錢，千萬不可讓他在一個錢。」那朝奉暗自記在心裡，這會子果然看見一個白臉龐黃臂膊的主顧，拿着一條錦綉被上來了。便問道：「這條被頭你要當多少錢呢？」

「不指望怎麼多，只想當一千兩銀子。」

朝奉一口回答道：「可以」。便捧出一千兩銀子來給了那主顧。

沈文奎得了這許多銀子，便拜別了曹娥姑娘，動身到京城去。他在京城裡開了一家店舖做些小本生意。有一天，皇宮裡一位年青美麗的公主，坐着馬車到街上來遊覽。偶然從陰暗的車廂裏，向小窗外面一眼瞟去，便看見一家小店的櫃台裏，坐着一個英俊白淨的少年，他的眼光也正朝着自己的馬車觀着。那公主定睛注視了好一會，便即俯下頭來。然而從此以後，那少年的影子就永遠地深印於公主的腦府裡了。伊日夜恍恍惚惚地儘想，只覺得在京城裡所見到的少年們，——尤其是貴族的少年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像那個店館一般地打動自己的柔心。於是伊的心靈漸漸地爲幻想所纏繞，竟至於食不下咽，夜不成寐，現出「相思病」的情態來了。後來伊的母親——就是皇后——探知了伊的心事，便和皇帝說好，把那個店館招了駙馬（註三）。看官們你猜這個店館是誰呢？當然猜得到就是上面所說的沈文奎罷。

沈文奎既然現成得了那嬌滴滴的公主做他的老婆，他的幸福真可謂達到極頂的了。然而樂極生悲，來乃是天道之常。那位少經世故的公主在沒有結婚之前，原以爲沈文奎是唯一的意中人的，及至既經結了婚，却覺得他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丈夫罷了。而沈文奎呢，他也有一種古怪的脾氣，他從前住茅屋喫青菜淡飯，原是很舒服的，如今一旦過起安富尊榮的生活來，倒反而有些不舒服了。而且他對於一般皇族的驕奢奢侈的習氣一點也看不上眼，却仍然喜歡合窮苦不得志的人們做朋友。因了這種種的緣故，他們這一對富貴的夫妻便漸漸地有些情不投意不合起來。到後來終於破裂了。公主既訴皇帝和皇后，要求和他的丈夫離異，并且把他重重地責罰一頓。皇帝和皇后覺得無法解勸了

，便召集了全體的大臣，向他們說道：「這人如此欺侮我們的女兒，必須懲戒一下纔是。你們的意思，以為該怎麼辦呢？」諸大臣同聲答道：「該充軍（註四）！」這時候沈文奎也是在場，便裝着哀求的聲音說道：「天邊地角都可以去得，只是千萬不要送我到『關東鐵曹地』去啊！」皇帝道：「偏要把你充軍到『關東鐵曹地』去！」因問一位大臣道：「『關東鐵曹地』在那裏？」那大臣道：「『關東鐵曹地』是沒有的，只有『東關曹地』在浙江省紹興府底下。」於是皇帝下了一道聖旨，把沈文奎充軍到曹娥。

沈文奎受了充軍的處分，反而能够回到自己的故鄉。這回他到了故鄉，不再做販盜了。他仍然在本鄉做些生意，勤勤苦苦地經營，三五年之後，居然積起了不少的錢財。他於是想起曹娥娘娘的恩典，以及從前所許的「願心」來，打算用了自己所有的家私，來修造曹娥娘娘所住的破廟。

我現在暫且把沈文奎修廟的事放過不提，再來敘一敘京城裡的公主。那公主當初因為和沈文奎性情稍微有些不投，莽撞地和他斷了關係，並且要求了伊的父親把他辦了重罪。可是自從沈文奎回南之後，伊却漸漸地有些悔意了。原來那位公主從小養成了一種驕恣的習氣，所以當初和沈文奎同居的時候，覺得他有種種的地方，不合自己的心意，索性逞了意氣，把他攆走了。如今沈文奎既經到了南方，伊却又覺得一種說不出的寂寞了。雖然伊的身邊有着無數的宮女大監很體貼地服侍伊，雖然伊喫的是天下頂精美的饗餼，穿的是天下頂華麗的衣服，聽的是第一等的樂師吹奏的音樂，看的也是第一等的優伶扮演的戲劇。然而這許多的僕婢這許多的享樂，對於伊的心底裏的寂寞，却一點也不能有所解慰。伊現在覺得伊那離異的丈夫實在是一個模範的丈夫，以前種種的爭端，實在都是自已的不是。伊現在也同初見他後的情形一樣，一心一意地只想念着他，只是在這種默想中間，還夾着一種懺悔的痛楚罷了。

過了幾年之後，伊便得了伊那尊貴的雙親的允許，坐一隻大船，到南邊來會見伊那免職了的駙馬

· 隨帶着大隊的僕從。

無數的木料和磚瓦屯積在空場上。數十個木匠和「泥水」(註五)正在忙着豎樑上磚。這是某年的夏天。沈文奎已經着手修造曹娥廟了。

樹蔭的底下，沈文奎坐着督工，因為天氣熱得很，上身赤着膊(註六)。忽然間，有人通報着公主到了。他一時來不及穿衣，心想橫豎那公主正是從前自己的老婆，赤了膊去見伊也沒有什麼要緊的。於是上身一絲不掛地走到公主的船上，打算去向伊打個問訊。冷不防船上的衛兵一刀砍來，沈文奎的頭登時和他的身子分離了。

那船上的衛兵怎麼會把他斫死的呢？原來公主的船上，是平民百姓誰也不能去的，至於赤了膊去，那更加是犯禁的了。衛兵看見就一刀砍去，也是當然的事。因他絕不知道這尊體的大漢就是從前的騎馬呀！待到公主覺察了驚駭起來的時候，早已救不回来了。

年青而且柔婉的公主親眼撞見了這樣的慘劇，伊心中的悲憤當然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了。伊在悲痛之餘，便繼續着沈文奎的遺志，把曹娥廟完全修造好。伊自己也就剃了頭髮，住在那個廟裏做尼姑，過了伊的一生。

(註一) 願心就是感謝神明這一種心願。在我鄉，祈神的時候，向神約定日後的報謝，叫做「許願心」，隨後照了先前的預約謝神叫做「還願心」。

(註二) 當備的伙計，在我鄉往往稱為「朝奉」。

(註三) 皇帝的女婿往往稱為駙馬。其實這是一種官爵的名稱。

(註四) 充軍就是放逐。

(註五) 泥水就是土工。

（註六）赤牌，上身覆蓋之謂。

破壞的鐘

南荪

扉入棺苦底白灰，
愛人喃！
那是終古底襪襪；
漂零，寧睡：
抱香——入夢——沉耽。

滲透惡傷的醇醪，
愛人喃！
那是幽朽的塵襪；
寒簪，日暮：
讀經——展拜——參禪。

十二個月

原述者屈茲珂 (Alexander Chodsko) 莊蕙禧譯

——斯拉夫神領故事——

從前有個寡婦，伊的兩個女兒，叫夏蓮 (Lena) 和伊與先夫的獨生女，和馬羅克喇 (Maroucka) ！——伊先夫前妻的女孩。伊溺愛夏蓮而憎惡那可憐的女孩，爲的伊比伊已出的女孩美麗得多的緣故。馬羅克喇不會想念到伊自己的美貌，並不明白怎的伊繼母一見伊便烏雲滿面。那最難勝任的若工，莫不儘給伊獨自去做，凡洒掃，煮飯，洗滌，縫紉，紡績，搬運乾草，搾取牛乳，種種工作常沒有誰做個帮手。

同時，夏蓮無所事事，天天盛服着，一個又一個的赴什麼快樂會去。

馬羅克喇並沒點兒怨氣，而且笑嘻嘻的像羔羊般忍受伊繼母和小妹的言罵和發脾氣。但不惟伊這樣非別人所能的賤度不能夠軟化伊們，且越使伊們虐待和兇悍，爲的馬羅克喇日漸美麗，夏蓮越不好看了的緣故。於是，伊繼母立定主意要殺掉馬羅克喇，以免伊在家，使己女難得到情郎；伊用盡種種方法虐待那孤女，不給伊食飽，難爲伊使艱苦，詬罵伊使憂鬱。但不論怎的磨難，馬羅克喇更是長得飽滿，令人見之而銷魂。

仲冬的一天，夏蓮想要得到紫羅蘭。

「聽！」伊叫馬羅克喇，「你去山上給我採來紫羅蘭吧！我愛幾朵插在我的外衫上。那些必是新鮮和蕙香的了，——你聽見嗎？」

「我的愛妹，誰有聽過雪天的紫羅蘭呢？」可憐的孤女這麼說。

「你這賤女！敢不聽從我嗎？」夏蓮說。「不要多講！給我滾去罷！你如不給我帶回些紫羅蘭來，我一定愛掉你。」

繼母也幫助着夏蓮惡嚇伊，伊們不由伊不去，使勁推伊出屋外，閉上門不許伊進去。泣墮着的女孩，沒奈何直上山去了。雪下得很深，掩住了人的足跡。走來走去走了半天，竟迷途於林中。

肚子覺得怪餓，寒氣冷個不得了，伊至此只求一死完事了。

剎那伊望見遠遠地有火，向火攀登至達極嶺。山上燒起一盆大火，周圍繞住十二塊石頭，石上坐着十二個奇人。排頭三個滿頭白髮，其次三個不及他們那麼老，再次三個年輕而美，其餘的年紀更要少些。

他們靜靜的坐在那裡觀火。他們就是一年裏的十二個月。大正 (January) 的位最高，他的髮白得似雪，手裏執着一枝魔杖。起初馬羅克喇很是駭怕，後來恢復了勇氣，放着膽走前去說。

『神人們啊，許我在您火旁取取暖嗎？我受不過這寒冷呀。』

大正舉首問伊道，『你何為而來，我的女郎？你尋什麼？』

『我尋紫羅蘭哩。』少女答。

『這時不是紫羅蘭的花期呢，你沒看見各處的雪嗎？』大正說。

『我曉得的，但是我的妹子夏蓮和我的繼母命我來您的山上給伊們帶回些紫羅蘭呢；我如沒有採了給伊們，我會活不了，伊們一定要殺掉我。』長牧啊，求您告訴我哪裡可採得。』

大正起身行過那年紀最少的那裡，把魔杖交給他說。

『麻弟 (Brother March)，你去接理那高位吧。』

三麻聽順了，同時搖盪他的魔杖於火上，接着火燄沖天，雪花漸漸的溶化，叢林都發起笛來，草地成了碧綠，綠葉中間露出青藍的連環花 (Primrose)。這是春天了，草地青藍遍是紫羅蘭。

『快點採取吧，馬羅克喇！』三麻說。

伊欣快的採取紫花，剎那集成巨束，謝過了他們跑回家去。夏蓮和繼母看見紫羅蘭花極為驚奇

，滿室香氣撲鼻。

「你在什麼地方找的？」夏蓮問。

「在山坡的林下。」馬羅克喇答。

夏蓮把花留着給自己和伊母親用，並不感謝伊姊姊的跋涉艱辛。第二天，伊要馬羅克喇為伊採摘楊莓。

「快去，」伊說，「往山上給我取些楊莓吧，那必是很甜很熟的了。」

「誰聽過楊莓在雪天成熟的？」馬羅克喇噙着說。

「閉口，蠢蟲；不要答我！你若沒採到楊莓，我必殺你。」夏蓮說。

那時，繼母把馬羅克喇推出了庭前，便關起門來。不快的女孩復直往那大火的山上；火旁仍坐着十二個月，大正居最高位。

「神人們啊，可許我近您的火溫溫我的身嗎？冬寒作冷！」伊逼近去問。

大正抬起頭問伊，「你何為而來？要找什麼？」

「我為尋找楊莓菓而來的。」伊說。

「現在是仲冬哩，」大正答伊，「楊莓不生在此雪天的。」

「我知道的，」少女憂愁的說，「但我的小妹和繼母命令我要給伊們楊莓；如果沒有，伊們定要殺我。良牧啊，指點我在什麼地方採取吧。」

大正起身行過他對面的月那裏，放置杖在他手裏說，「潤弟 (Brother Jun)，你接理着高位吧。」六潤答應着去了，招展他的魔杖于火上，火鑽沖上雲霄。接着雪花消溶，地面苗起青草，樹枝著上綠葉，小鳥唱起歌來，林中花木都開花了。這是個夏天。棘藪之下一朵朵的星形花變成楊莓的熟菓，不久，林中一片青草空地被紅莓掩沒得像個血海。

「快點摘取吧，馬羅克喇！」六潤說。

伊欣喜的謝過月神，裝滿帷裙很高興的跑回家去。

夏蓮和伊母親眼見紅熟的楊莓，聞見滿室的香氣，極爲奇異。

夏蓮以喜極的態度問伊，「你在不論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得到的嗎？」

馬羅克喇答，「直上山去的那個地方呢。那些長在山毛櫸殼下的真不壞咧。」

夏蓮拿些給母親外，其餘的自己把它吃完了，沒存一粒給伊的姊姊。楊莓長口了；伊異想天開，第二天要吃鮮紅的蘋菓了。

伊說，「給我快去山上取些鮮紅的蘋菓回來吧。」

「冬天的蘋菓嗎，妹妹？那裡，菓樹還沒葉也沒菓呢！」

「惰蟲，即刻去吧，」夏蓮說，「如沒菓回來，你活不了。」

伊繼母依舊抓住伊推了伊出去。可憐的女孩泣聲地上山去，跑過很深的雪，向那十二個月環坐着的火旁走去。他們靜肅的坐在那兒，最高位仍是坐着大正。

「神人啊，容我親您的火取暖一下嗎？我受不起冬氣的寒顛呢。」伊近前去說。

大正抬起頭問，「你何爲而來？尋的什麼？」

馬羅克喇答，「我來尋紅蘋菓。」

大正說，「現在是冬天，非紅蘋菓的時期呢。」

「我知道，」少女答，「怎奈我的小妹和我的繼母逼我來這兒取紅蘋菓；我若採沒有東西回去，伊們必要殺死我了。」

因此，大正起身往那個稍爲老的月去，交給他魔杖說。

「習弟(Brother September)，你接理責任去吧。」

九習跨過高石頭去，揮幾下魔杖於火上。火放出一閃光，雪花消滅了，行將彫謝而已震搖的黃葉，給東北冷風一吹，一堆一堆的，聚在林中的空地。除了幾朵秋花之外，并沒什麼紅蘋菓。後來伊發見了一株樹在極高處的枝上懸着光紅的菓實。九習教伊快點摘幾個。少女心滿意足的把樹一搖，即跌下一顆，再搖又多一個。

「够了，」九習說，「快回家去吧。」伊謝了月，欣然歸家。夏蓮與伊繼母奇異這裏。

「你在什麼地方摘取的？」伊的小妹問。

「山上還有許多。」馬羅克喇答。

「那末，你怎的不多帶幾個？」夏蓮怒氣說。「你在路上一定吃了許多，你這惡女。」

「沒有，賢妹，我並未稍嘗其味。」馬羅克喇說。「我摘樹兩次，每次落下一個。牧人們不讓我再搖了，而且教我快點回來。」

「聽啊，母親，」夏蓮說，「給我取一件大衫來。我自己去摘多幾個來呢。我一定能夠找到那個山和那株樹的。牧人叫我「停手」！我不理他，一直把那些蘋菓全搖下來才罷手。」

伊不聽伊母親的勸戒，穿上皮裘，戴上風帽，直往山上去。雪花掩住了路。夏蓮迷着途，跑來跑去，幸不多久看見上邊的火，向着火上去，登到了山巔。

那裏有一堆大火，十二塊石頭，和十二個月。伊起初很是驚疑，後來才近前去煖伊的手。伊并不先請個允許，也沒說句有禮的話。

「你來這兒何為？尋的什麼？」大正嚴厲的問伊說。

「我不高興給你講，老東西，你管我甚事？」輕蔑的答，背着火往樹林去了。

大正皺眉不樂，而揮弄魔杖於他的頭上。剎那黑雲佈天。夏蓮於暴風大雪裡踉蹌踉蹌。皮裘不足保護伊麻痺的手足了。

母親守候伊回來，在窗畔眺望，再到門口去眺望，終不見伊女兒歸來。時鐘慢慢的過去，夏
迷迷不見回來。

「莫非蘋果遮住伊，使伊忘了家嗎？」伊母親這樣想。後來伊自己戴起風帽，著上皮裘，找伊
女孩去了。雪花很大片的下，什麼都被埋沒了。伊走來走去走了許久。冰冷的東北風在林中號
呼着，怎有一聲響伊的叫喊呢。

馬羅克喇一天過一天的作工，禱祝，等候，終不見伊母妹兩個回來。伊們倆已凍死在山上了。
一椽小屋，一片田地，一隻母牛還歸馬羅克喇所有了。不多久，一個忠誠的農夫來和伊同居，
他們的生活過得非常快活和睦。
——二七，九，五，譯于廣州屈園。

南國行

云山

我行出南國，
萬里天悠悠。
發舟楚水上，
息駕吳山頭。
拭目觀大海，
振步跨長流。

酬我遠方志，
救我南國囚。
立願濟寰宇，
登獨在神州。
暫放家國事，
歸來再籌謀！

東南西北的年關

孫崎

東南西北的我，不覺在外過了四個年關了！四個年關，除了前年在黃埔度過外，其餘都不在中國境內。

我是不大有懷鄉病的；但每當人們熱烈地過着佳節時，却不知不覺地感到寂寞了，——尤其是年關，尤其是除夕！

天涯的漂泊者們呀，大家是否同樣感到？

不但寂寞而且有時憎恨的，那就是所謂「陰歷」的年關了，那就是中國人過的年關了。

有一年，我在赤道近旁的一個小國度裡一間也說是報館的編輯室裡做事。那裡，雖不是中國，然中國人比什麼人都多。因為似乎也當有一個報館，所以也就有一個報館了；因為報館似乎也當有一個編輯，所以我就在那編輯室住着。住着不久，不幸就碰到我們中國人的過年！

是除夕罷，滿街燈火都紅了。每家各式各樣的燈籠上寫着紅的或藍的字，那是各家底「香聲」，那是些翰林進士狀元探花什麼大夫什麼使司之類的「國朝」榮銜。門是關着的，他們都在「內宅」談年去了。門外，除了燈火，還有一幅「口世澤，口家聲」（例如姓陳的，就是「太邱世澤，潁水家聲」之類。）的「春聯」，表示他們府上是「世族」。

夜深了。編輯室裡只有我一個人。雖說是過年，却也還是要作工。「世界大事」「祖國政聞」「本埠」「各地」的稿，白天裡已有一點把握了，現在只需要剪刀與膠水。這之後，就是第一張上署着我底大名的一篇「時論」，要章就了。時論，好壞也許很少人懂；但少年好勝，以為總該比「申報」上

「冷」先生之流要寫得鬧痛癢一點。所以，在逼鈍與貧乏的我，也就不容易急就。但終于開始寫了。不寫是不成的。

但又寫不出，比平時更寫不出了。外面的爆竹在響，告訴我現在是在過年。過年，是啊，是過年！家裡也在過年罷。我底母親，我底妻！是啊，我記起了，我還有一個

妻，即使——然而也還是個妻呀！

我一面寫文章，一面想起家來了。

——不想這，我應當寫下去：

「親愛的僑胞！……」

拍拍拍，劈拍拍……

爆竹聲打進來了！

他們「敬灶」了罷。去年今夕，我也在家裡敬灶咧。神前燒着大燭，滿堂幾乎同白天一樣了！

母親，妻！

——滾開！

「我們底祖國……」我又寫。

劈拍拍，拍拍劈拍拍，歎……

更長的爆竹聲。

怕是「出行」吧。出行，我端着香盤，盤內一個蘿蔔，插着三炷香，燒着一對「發寶」，還有儀紙黃表等等。我在前面走，母親穿了裙子，手裡握着一把香，提着燈；妻，身上洗得很干淨，也穿了裙子（平常不穿的），臉上搽了很多粉，甚至還點的有胭脂，雖也並不因之而漂亮，也搽香墨燈，跟在我後面走。大家不說話。走到門口，住屋的人將大門打開讓我出去，——他們也穿得很齊整，——

「于是也跟我後面，我成了這屋裡所有的人底領導。將香盤放在街心，向「喜神方」，住屋的人（小商人）朝着財神方，燒香，化紙，作揖。這之後，我提着我預備的「千子頭」的爆竹，住屋的也提着他底「五百頭」點燃，放起來。我們要使這一串長爆竹，不斷，不息，并且將爆發炸滿一堵。這樣，才一年都吉利，而且，別人一見就知道我們放的爆竹多，知道我們至少不窮。」

——去年今夕，……
——討厭！我要寫文章。

劈拍的爆發聲，更多了，更長了。遠的近的都響了。這裡剛止，那裏又響了；那裏未止，別處又起了。

——我要寫。不寫怎麼辦？

「……軍閥，……帝國主義，……親愛的僑胞！」

——他們真出行了。一樣的，也是這時候。天還沒有亮。我提着燈，住屋的男人們也提着燈跟着，在夜之市上走，大家不說話。先拜「城隍老爺」，再到準提閣，到火神廟，關岳廟，土地堂。道之後，回家拍拍門，高叫：

「開財門！」

「啊，來了！」

「……看我們底祖國成了什麼樣子了！……」

拍拍拍拍救……

外面還在「拍」！

我給母親拜年，

「好了，不碰頭吧，一樣的。啊！恭喜你們！「二年小，兩年大」，今年要和和氣氣，早生貴

子，我只有你們可憐了！」

我聽着母親給我祝福。

「大姑，不要先給我拜年；還要給他拜年嘍！喂，紺芷，伊給你拜年了，你要來回禮！」

「哦，笑話，過了「喜事」二年多了，你們什麼事都做了。奉呀，別小孩子氣，祖宗菩薩保護你們早生貴子，……哦，福酒來喝，少喝點啦，熬了夜的人，……」

勞拍勞拍……

「唉，文章是做不成了的，罷吧，明天早晨寫。」

電燈息了，我在床上躺着。

母親，妻，過年，爆竹，親愛的僑胞，祖國……

睡不着。翻身；還睡不着！剛要睡好，爆炸又響起來了。又翻身，又睡不着。再睡睡好

，爆炸又擾亂了！

曙光，投進昏黑的臥室。

「過你媽底年！」最後我悲哀地，悲哀地咒了！

第一個漂泊的年關是這樣過的。第二年可別是一番風味了。

一

黃埔，當珠江入海口，四面都是茫茫的水，天氣比廣州市冷得多。居民，是零零落落地點綴着水濱有一間軍校。

我在那裡住了幾個月。最初是在本校，後來又搬到分校，即本校隔壁，最後又搬到北較場。但當快過年時，我又從北較場到了黃埔了，因為要演戲給「弟兄」們看；那時我是血花劇社一個「

角」。

除夕，我們——當然不止我一個，——在長洲要塞司令部吃酒。要塞司令就是校長底家，他底夫人，公子，及一位家庭教師某女士（或某夫人）住着。其餘還有馬弁，勤務兵，老媽子之流，也許還有別的人。

這一天的校長忽然和藹起來了。穿的長袍馬褂，很客氣地招待我們。平常那漢乎其不可犯也的像煞有介事不知到哪裡去了。「喂，你們要怎麼玩就怎麼玩，玩到什麼時候都成。總之，隨便！這裡是用不着客氣的。」

電燈在天花板下閃耀。桌上堆滿的橘子，洋桃，糖果，瓜子，司令牌的香烟，幾毛錢一隻的雪茄，儘吃，儘抽；沒辦法時，還可偷偷地向荷包裡放，只要你底荷包多。

酒後，天氣還早，大家都很高興。但是都有不少的酒意。

「怎麼玩呢？唱戲；要不要胡琴？哦，演雙簧，滑稽跳舞，好好，要師娘出來看。」

出來兩個女人。服裝很隨便，年紀都差不多，在二十四五以內，有一個是小腳。

「祝校長健康！」大家喊着，「校長夫人健康！」

校長含着笑點了一點頭，夫人也點頭，但小腳沒有動。

「這位是先生，」校長說，「是我底小孩子底先生。」

「祝先生健康！」大家只得加一句。先生於是點頭回禮。

「大家同志健康！」校長喊，「努力，明年到北京去過年！」

「到北京去過年！」大家喊，「中國國民黨萬歲！總理萬歲！國民革命領導者校長萬歲！校長夫人

先生……」

回來時，夜已深了！疏疏落落的燈火，在夜幕下閃着。

回到分校一個朋友處睡覺。他是先一期的學生，已經當了官了。

「回來了，吃酒吃得高興吧。什麼雪茄，司令牌，好極，久違了！曉得你是有東西帶回來的，讓我叫日平來。」他說着就走。

日平來了。「怎麼，剛回來，等了好久了。演的什麼戲，操不上，課也不上，伙食也不扣

，又吃酒！吃了幾回了！老子倒癩，幹不上！哦，雪茄，起碼三毛錢，我要一隻！」

「不行！塞巴郎（註一）兩隻；他一隻，我一隻。」房主人說。

「我不要，我不要，你們分，我今天吸了兩三隻了。」我說。

「好的，我們開始談年吧，想不到我們今年都在這裡過年。更想不到你能够來。」

「是呀，真想不到。」

「我要去看「太爺」們睡好沒有。」房主人拿着電筒出去了。

「你們真是當了官了。」我笑着日平說。

「唉，要命！早晨先起，晚上後睡，白天喊操；又都比牛還笨！還是當學生好。」

「呸！排長老爺對我們丘八發牢騷了！」

「別得意，你的也來了。再三個月，我看你這懶鬼怎麼辦！」

「你以為我畢業後也當排長的嗎？」

「怎麼，你自信靠得住當黨代表？」

「不是；我不幹了，我要回家。」

「誰准許你？」

「不准許我就走不動了？」

「自然也可以走；但是回家幹嗎？討老婆？」

「回家看母親；老婆也許討，也許不討。」

「你底老婆死了好久了，半年？」

「怎麼，你可以介紹一個女人嗎？」

「可是可以；但我怕人家將罵我，你底脾氣太壞。」

「但我對女人是再好沒有的。我底女人，就是想我想死的啦。」

「那真笑話，伊一定是恨你恨死的！但是我問你，你再冇老婆了還是把伊放在家裡嗎？」

「自然不，從前因為我底女人太不能出世，又是小脚。」

「好，我可以介紹一個。是我族裡的姪女兒，十七歲，在中學讀書，明年可以畢業。漂亮得

很。但是你要送伊進大學呀。」

「哈哈！進大學！一個月二元八角小洋，送老婆進大學？我自己吸煙還不夠咧。」

「你一生裡都當丘八嗎？那你就別想老婆！」

「若是有錢，還要你說；我又不是守財奴！」

「好的，三月間我同你回去，包你一說就成。我是前輩，都很相信我，而且又是跑世界的人。

你有幾歲，二十三？我可以說只二十一。我還要帶你吹咧。說你當過編輯，有學問，在廣州很

闊……」

「你還屢說蔣介石都請吃飯！而且，在吳排長牀上睡過！」

「哈哈！真滑稽！哈哈！」

「睡罷，睡罷！」吳排長（房主人）回來了，「明早去喫酒，貴剛才說了五元錢來了，在進長那裡。」

「進長是誰？這樣好敵？」

「開帳的。他不肯，我說有客。他要用東西抵押，我將夜明表放在那裡。鬼還他的錢。明天我就可將表搶回來；搶不回來也罷了。那兒只買成三元錢。哈哈！」

「哈哈，你真會做生意！」

「睡覺，日平，睡覺去。你還有錢沒有？」

「不多。」

「好的！」

第二天我醒來時，已經不是早晨了。吳排長同日平早餐用過很久，在牀前催我起來。

我們同到平岡，——一個小小的市集，有幾十家人家，有兩三家小館子。

果然是過年了。家家都「關門閉戶捲柴扉」。門前掛着燈，貼的紅的或藍的或白的春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而且「大發橫財」，「橫財必到」，「對我生財」！

——卑劣的人們呀，多可笑可恨而又可憐啊！

敝一家館子底門。

「兵個？作咪野？——莫野賣。」（註二）。

再敲一家。

「作咪野，新柔」（註三）？——莫野賣。」

到底的問音一樣。

「到新洲去。」日平提議說。新洲是對岸的一個小島。

「不一樣，莫野」嗎？」

「不要緊；我有一家很熟，老板只二十來歲，很不錯，所以我去了幾十個了。他們同我很熟。」

我們只說去拜年。開門了，我們可以勉強要他們燒。」

「還是有女朋友的好，——女朋友萬歲！」我喊。

【註一】「塞巴郎」廣州話「總共」之意。

【註二】「冥個」即誰之意。「作咪野」即幹嗎。「莫野」即沒有東西。

【註三】「新桑」即先生。

三

現在輪到說第三個年關了。但是沒有話說。那時我在西比利亞車中，沒有看見誰過年，自己也不記得幾時是「年」。農曆的，是記得的，在黃海舟中。看見的是同伴們在波濤洶湧裡嘔着病着，沒有一絲兒年的影像，——一個所謂年關就這麼糊裡糊塗地度過了。

說在莫思科的罷。這是我第一次在歐洲過年。自然說的「陽歷」。

一說起，又是去年的事了。雖是只隔了一天，却也是去年。

天晚了。寒風捲起未曾冰凍的積雪，在電燈光中舞蹈。溫度，零下二十。電車的玻璃窗結成厚的雪塊，將車中人與車外的世界隔絕了。車中人只得將雪塊挖成一個小孔，用一隻眼（或左或右，却是隨便。）探望自己底目的地。

我同幾個同學，手裡各拿着一張晚會參加券，下了電車，就走進一家電影院。這電影院叫什麼名，在哪一條街，這都沒有關係，反正是莫思科的一家電影院就是了。

一進門，就照例要掛大燈，掛費二十戈貝。然而好些同學却開着了。我們都是無產者，即使有幾文的也定不多，誰願掛什麼大燈！兩毛錢，在校中不是可飲七杯茶嗎？如果儉省一點，一天只喝一杯，足夠喝一星期。

然而(又是然而。)不掛是不成的。交涉了一會，才從櫃將大燈放在一間辦事室裏；椅上，牀上，地上，什麼地方亂放一回。其結果，別人不知有什麼損失沒有，我呢，却不見了一套鞋。這套鞋買成三盧布；不過已經舊了。

我們不是來看電影的，但電影却讓我們看了；我們是來參加晚會的，而晚會的消息却很渺茫。

晚會是跳舞。已經來了許多穿燕尾服的紳士及穿着各種不同的漂亮衣服的年青的婦女。他們，據說都是「戲子」，不過我還未得到證明，也許是吧。

電影完後，馬上搭起一座檯。奏了一回樂，出來了一個非洲女人唱了一首歌，音調是很蒼涼的。接着一個高加索人出來跳高加索的舞。他穿的一身白長衣，腰帶間掛着一柄短劍。跳舞時，極顯出一種憔悴，粗豪，急促而靈活的情味。他又將短劍抽出舞了一回之後，將劍放在掌心旋轉，或插入口中，劍柄頂在他底帽子上，仰首而舞。這樣，他做出種種姿式，有點像中國底耍把戲的。

高加索人進去後，這晚會就中止了。因為他們底夜宴已經擺好了。

會場左旁出來，是一個很大的休息處，面積比會場要大三分之一。休息處之一隅，設十幾張桌子，幾十張椅子，很是潔淨整飭。那是預備休息的人們用點飲食的。因休息處有一個販賣處，賣着各種涼飲料及水果點心之類的東西。價錢可不低廉。此外，各方靠牆處有長的連椅，不用飲食的人們，也可以坐一部分下去，其餘，只得在這裡打轉轉，談談話，吸吸煙。這個圍度裏，不像咱們貴國那們「自由」，無論什麼會場，戲院，似乎吸煙談話都隨便得很。

休息處再左進，是一個更寬敞的大廳。尊貴的來賓們就在那裡宴會。那大廳上，宴席是設備了的。

燈光亮得使剛離開暗室的人不敢張目。潔白的檯面上，擺着一條花瓶，水瓶，水果盤之類的東西。此外，錯雜着大小粗細高矮不一樣的酒瓶與汽水瓶。酒色或如琥珀，或如碧玉；水色或如水

品，或如綠石。

我們底來賓們都坐下了。各各將酒向自己面前的玻璃杯內傾，或並向鄰座的杯內傾。這之後，就談話了。男的同女的，女的同男的，男的同男的，女的同女的；一個同一個，兩個同一個，一個同兩個；左座同右座，隔座同隔座，對座同對座。輕輕地談，細細地談，深深地談，密密地談；粗粗地談，略略地談，淺淺地談，匆匆地談。有的滑稽，有的歡欣，有的虛浮，有的纏綿。聽呀，輕音重音，高音低音，清音濁音，尖音鈍音，釀成一片嘈雜！

於是來了第一個菜。

嘈聲停止了。大家站起來，將各自底酒杯高舉。

「祝大家新年健康！」有一個人這樣喊了。

「祝大家新年健康！」大家也都喊了。

「哦哦……！」

「哦哦……！」

於是他們碰杯，他們乾杯。

於是他們坐下，他們又談。

手巾，橘皮，紙團，酒瓶蓋在燈光裏飛舞。

「哦哦……！」

「哦哦……！」

他們重新立起，重新碰杯，重新乾杯。

他們重新坐下，重新交談，重新嘻笑。

手巾，橘皮，紙團，酒瓶蓋，小東西們重新飛舞。

這宴會一直繼續了三個多鐘頭。

苦的是盼待着的我們了。

第一，腹內似乎空虛起來了，何況又在這盛筵之旁！

第二，我們不知道他們底宴會會延擱這多時間的，要是知道，早就走了。可恨的是，我們越望他們早點完事，他們越是故意遲延。在他們眼中，我們是沒有存在。

但是我個人還好。荷包裡還有幾塊錢，可以買一點東西吃，暫時尚不至流饑寒。再呢，我有一本書看，我在看杜思妥耶夫斯基底處女作——「窮人」。

我完全在另一個世界。我看見一個九品官，靴子掉了底，在路旁拖着無底靴回家；我看見他底愛神送了两筆鉅款，那是伊苦心的蓄積，一筆是三十個銅子兒，一筆是二十個銅子兒；我看見另一個窮人，哭傷着臉向這九品官乞求十個銅子兒買東西（什麼東西？）去贖他底兒女同老婆；我看見這九品官底破扣子在大人面前滾；看見他很歡欣（歡欣嗎？）地帶他底愛神買嫁奩嫁給一個有錢的闊人；看見那愛神因為沒有麵包，撇了自己所愛（那個九品官，我發誓，伊愛他得厲害。），終於做了一具「活屍」，走進「華美的監牢」去；看見那愛神在新婚牀上將自己最尊貴的，最聖潔的，未曾給過伊所愛的那處女操，獻給伊毫不愛而且是蹂躪伊的闊人蹂躪；我看見九品官寫那悲憤的，不能完篇的最後的信，預備給他底愛神的信，然而，他寫到愛神底芳名時，這書就完了！我們底九品官呢？誰知道！富人進天國，難于駢駝穿過針眼，我們底九品官，那末，進天國是沒有留欄的，大約他是進去了！

「哦哦……！」大廳裡又在「哦」，大約又碰杯又乾杯了。

——難道你們中沒有因為麵包而進華美的監牢的嗎？你們中就沒有所擁着的只是活屍的嗎？

——這「哦」聲中不知有多少可憐蟲哩！

——也許都是沒有靈魂的吧。然而沒有靈魂就幸福了，——我憎恨他們幸福。

然而，我又憎恨杜思安耶夫斯基。這心理是同那九品官憎恨「外套」底作者郭戈爾是一樣的。

假使他將那愛神寫壞一點，或是將那關人寫好一點，再不能，就說那嫁奩是旁人去買的，這，在他毫不費力；而讀者的我們（至少是我），豈不安慰許多，永遠感激這不朽的文豪！

然而，他不！

可咒的殘酷呀！滾開！

「哦哦……！」

可咒的活屍呀！滾開！

四

已經不是去年了。不知不覺地在此度過了年關。

時間約二時半。尊貴的來賓們，用完了他們底華筵。有的出來這休息處散步，撥牙齒；有的還依依不捨地在餐室聚談。嘈雜，散漫地佔領了全屋。我也湮沒在嘈雜裡閒行。「窮人」底體感，還在腦府回旋。

「同志！」這聲音在我耳際出現。一隻手，接着伸入我底腋下。

回頭，一個紳士似的中年男子。衣服整潔，下巴剃得光光的，鬚毛所在地，作淺青色；上唇上的時髦短鬚子，是濃黑的，像搽的一撇油墨。這顯出他是「幽默」而精明的角色。兩頰微微泛紅，兩眼炯炯發光。分明是有幾分酒意了。

「您好！」

「您好！」我同他周旋，手是鬆着了。

「您來讀書的？」

「是。」

「什麼學校，幾年級，第幾班？」

我都告訴他了。

「好；我是教授，在您校擔任的有一點課；但是不久。」

「難怪我未看見您。」

「是呀，我也未看見您，我教的第一年級，——家，這裡有我底同志。」

「我介紹，這位是孫大學生；這兩位是……」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比起他來，衣服褲頭都少整飾；但是很和藹。女人臉上未搽粉（俄國女人，即使有了年紀，也都搽很多粉的），所以不白；伊身上，沒有美，只是脫俗，絲毫不可厭。

「您好！」

「您好！」我們握手。他們底手很熱，都是酒後了。

沉默一會。較欠整飾的先生說，「喝汽水去。」於是我們都站起來走了。教授攬着那個女先生在前，我同要喝的先生並肩隨後。四旁都是人。伴我的目指着一羣年青的女性間：

「漂亮嗎？」

「漂亮。」

「愛嗎？」

「哈哈！」我底答詞。

「親嘴！」他擡嘴做Kiss的姿式。兩眼笑成火了。

「你漂亮嗎？」他挑嘴向教授身旁的女先生。

「當然漂亮。」

「怎麼「當然」？」

「因為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哈哈，伊是我底夫人，哈哈！」

女先生回過頭來，柔媚的眼望着我一笑，伊底眼還很年青。但又向着說話的人問：

「誰？」

「你。」

「伊是你底夫人？」教授說。「我吻伊！」他倆底臉挨着了。

「哈哈！」四個人都笑起來。

預備室，很多人抱着在舞。我們站在旁邊。

「您肯同我舞嗎？」一個二十來歲的女人問我。我睜着了。伊，是這樣年青，華麗，怎麼找到我這隻醜小鴨？自然伊是為好奇心所驅，因我是個中國人；而我，從未經過少女們底枉顧的，真有一點受寵若驚了。

「對不起，我不會！」我不知我說的什麼。

「不會？」伊似乎吃驚。以為我底話不誠實；而且以伊那樣一個美人來請我，而我公然會拒絕，或者伊以為是意表而且之外的事。伊說，「不要緊，我可以教你！」

「真是一點也不懂，尊貴的同志！」

「他不會，」教授說，「何必一定要他？我同你來！」

伊不得已似的同教授舞去了。

——唉，我真倒楣呀，為什麼未學跳舞的！那豐腴而細嫩的面頰，那兩座墳起的柔乳，那香肩

，那素手，只要假一下，那怕只一秒鐘，也多麼幸福，多麼快慰呀！等伊再請時，一定同伊胡亂來一回。即使惹得大家笑，又有什麼相干！

「我請求你，」伊真的又來了，「第二次請求！」

「真是抱歉之至！我極願陪您，尊貴的，爭奈我不曉得動脚！」不知怎麼我又絕了。我不是望伊來嗎？不是無論如何，也要同伊舞一會的嗎？爲什麼說的同想的這樣不同！怯懦！矛盾！

伊好一回未做聲。最後伊說：

「您真不會嗎？好，您知道您們同伴誰會吧，請您代找一個。」

「我幫您找，辦得到。」我走出了人羣。

然而糟糕，一個人也不見。難道都回去了？跑到放衣服的地方一看，只有一個學校職員拿着我底大筆也預備走。他見我來了，將衣服交給我，問有沒有套鞋。我說有的。可是兩個找了一回，只有兩隻都是左腳的，又大小不一。倒霉，大年初一就不吉利！不要了！確是他勸我拿着。

我叫他在門口等我，我去回復那位渴慕中國人跳舞的同志。伊還勸我玩到天明，我因爲第一次來，又是坐電車來的，怕不容易尋回去；叫聲「多士威達利呀！」之後，終於走了。——「失去的擁抱呀！」同志底倩影，不容易離開心頭，我此時只記得「活屍」，而忘却了「窮人」！

雪色滿街，燈光相映。我在寒風裡，堅冰上滑着。——活屍，失去的擁抱！我是恨，是悔？是矛盾，是融洽？不管，總算熱鬧地度過了年關，雖是也只是看別人過。雖是我們并未看見他們正式跳舞。

——在莫斯科，二十七年三日寫完。

歸來

——願與M姑共讀。

聖提

流光奄忽

你我雙髮如絲，

潦倒蕭郎

萬里歸來厮見；

倘使舊事重提，

我們要怎樣形容感傷呢？

❖ ❖ ❖

我臥病在你的家裡，

我的鬚髮長及胸次；

你也許瞧着你的兒孫，

偷偷的坐近床沿……

倘使舊事重提，

那時要怎樣形容感傷呢？

——「秋別」

第一折

過小橋

老人南威登場

——唱

黃泥裡不吝我埋骨，

碧海裡不容我葬身；

塵頭兒染得我的鬚髮一絲絲斑白

狂風兒吹得我的海頭沒處躲避——

青山不改綠油衣，

問天——

如何單教人顛悴？

近郭里，

不敢抬起頭來，

恐怕惹我歸來遲！

如醉呵，

轉過小橋西……

【二轉】

這官裡人面全非，
炊煙起處，
分明不是舊時廣電；
細辨罷，
杆上懸着的衣著，
哪有一件是伊人的，
誰知道呢？

長飛的海燕今日才回家……

【三轉】

纔足號啕有何益，
舉眼四顧山麓路遙，
晚照輕籠着樹梢，
好像爲人問太息顛頭；
未開的花朵耐心地等着它開，
誰知曇花自來只有一閃，一閃……
唉！——

水泉汨汨流得我心焦！
梵音嗚嗚叫得我心焦！
我待將乾涸的喉頭張開，

我好像瘋人般叫喊！

喂——喂，

藉命的迦尼，小小的女流，
你靈情的海客回來了。

第一折

黃昏時

白髮的迦尼默坐在馬來式的房子的扶梯上。

台後音樂奏着輕悄的調子。

——唱

昨夜裏夢見心兒忽然開了花，

醒時候，被窩兒較溫和——

從東方的朝霞想起，

直想到晚鐘西下；

無兜，無着，

爲什麼只愛傍近門檻兒擁着，

不由人屢屢抬起頭兒來瞻望。

我怕看見潮頭趁晚來，

我怕看見白雲吻着魚鯊兒乘歸沙灘；

無賴的海雲

層層疊疊地互相偎壓，互相擁擠，
怎教人不胆兒顫着，心兒跳着……

——老人南威在台後唱

踏破芒鞋人何在？

黃昏時候，

我這飛鳥將向何處投落？

四邊靜悄，

木葉蕭蕭！

恐怖……

像獵豹般在背後追蹤……

——迦尼唱

黃昏時候，

深林裡誰在叫囂？

好淒涼呀，

好像無主的孤魂一般喊叫！

——老人在台後唱

這薄暮才把我的心兒撞碎了！

遠方的黑翼，

漸漸飛近，

恐怖的程途，

看看就在眼前了。

——迦尼唱

除開了鬼魂，

誰的聲音也沒有這樣哀切！

莫非山中的精靈，

找尋不到度夜的糧食？

怎不教人心驚……胆戰……

——老人南威上場，手足失措，唱：

情人呀，小迦尼，

迦尼呀迦尼——

迦尼出，凝視南威，互相驚訝，久之，合唱：

唉唉——

都老了。

細膩的風光，

不知得哪裡去了——

二老相携離開宅宇。台上漸暗。

二人並肩向深林走進。

第二折

椰林中

太空黑魃魃沒有月亮，風吹着椰葉，上下扇動

。二老緩緩躺下。

——合唱

風颼颼，

吹得我們的心旌兒搖！

一路蓬蒿，

遠遠的青磷，好像燈兒泡。

南威找些枯枝來生火。

——迦尼唱

南威我們一定的，

我們要把這冰冷的世界，

鬧得熱烘烘——

南威一面生火，火花颯颯地跳射着，唱：

誰信枯木再生花，

開枝，發芽，

有誰料，山林的夜裡，

高年人重做着青春的夢……

——在吉靈門小島中。

城 下 後

靜

滾滿了泥灰！

到處是悽愴，
到處是頹敗，
到處是凌亂，
風淒，日冷，天暗，
葱籠的草木啊，
也似這般慘澹！

東邊拉下一堆瓦，
西邊倒了一堵牆，
有的大門在睡覺，
有的板壁開了窗。

階沿前，
水溝內，
破草鞋，
爛裹腿，
飯盒滾進茅廁去，
斗笠拋在垃圾堆，
啊，池邊誰底一頂金邊帽，

街心裏躺着一個人，

沒有動，

只在呻，

渾身沾著自己底血，

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

沉默吧，

躺着的不少了，

誰也未出聲！

標語貼了一滿壁，

紅色的，黃色的，綠色的，！

打倒軍閥！

打倒大地主！

打倒帝國主義！

國民革命萬歲！

工農兵學聯合起來！

把你底觸頭舉起！

一條淒涼的小巷，

傳出一陣嘈雜的聲音，

女的在哭，

男的吞嚔。

——別帶人吧，老總們！

唉，真，真冤枉！

——別帶人？說得便易，走

！

冤枉？你家裡藏得有槍，

誰教你家裡藏得有槍？

剛清白了再放。

一陣兵，

押着一個女人，

這女人濃粧艷服，

可滿面都是淚痕。

說伊是敵軍的什麼太太，

婆娘少生了兩條腿，

不會逃出城。

——快走，太太！
他們走進了大營。

——呀呀荷，荷荷嘯呀！

兩個人抬着一個竹箕，

箕內睡着一具屍，

餘血滴在路上，

箕外拖拽着四肢。

——呀呀荷，荷荷嘯呀！

好腥臭，

抬去那城外的荒地。

滿街都是兵，

也有老百姓，

穿黃衣的，穿灰衣的，

來，往，擁擠，一陣又一陣，

只是，除了剛才那位太太，

沒有一個年青女人。

肉案前陡起一座城——

人的城，

——豬肉兩斤，牛肉一斤，

趕快再去殺豬，

我們是革命軍，

公平交易，

不少給你一文。

——黃芽白，兩百錢一兜，

要不要，老總，先生？

——啊，好貴，不要緊，

老子們是革命軍。

——伙計，幫我們做菜，

要好又要快，

可不是，我們先來，

先來的先開。

——喂，牽劉，

趕快去買酒，

五個人，七個人，

好，先買十瓶再說，

你忘了仁丹，菓子露。

——啊，老曹！

好久不見了！

——怎麼，你在抬砲，

那太辛苦想不到，

來，喝一杯，

這酒真好，

伙計，菜呢，快炒！

——老李真行，

首先爬進城，

好漢子，

不愧革命軍，

不枉了七塊錢獎金；

可惜老蔡死了，

他第一個犧牲！

——你怕不怕死，

幹得這麼起勁？

——怕死？什麼話！

子彈都有眼睛，
不找我有福的人，
我是天上的將星，
哈哈，未來的總司令！

——聽，在吹號，
怕不是我們底號，
對不起，我要跑，
再見了！

——再見了！

——葡萄美酒——

——大茶杯

——欲飲，——

——喇叭馬上催，

今朝有酒今朝醉，

知道明天回不回，……

窄的街，矮的屋，壞的牆垣，
風淒，日冷，穹光黯淡，

啊，到處是悽愴，
到處是頹敗，
到處是凌亂！

——作於莫斯科。

春是已經去了

兆棠

春是已經去了！
薰和的風帶着昏暈的氣吹來

癱爛的花在開，

樹葉悠悠的在靜肅，

太陽殘酷的施威於人間，

春是已經去了！

春是已經去了！

清秀微霧的朝晨不可復尋；

細雨綿綿的洒着，生命的情

絲不可復見，

人們的心靈只醉麻着而悶倦

誰再來舒潤你的心兒啊！
春是已經去了！

春是已經去了！

朋友啊！流水是變了色，空

氣是變了樣子啊！

也許人們的心呀也變了！

為適應夏日的環境，你只能

沉沉的昏睡嗎？

春是已經去了！

草於廣州中大。

指璣



豐子愷漫畫

哀悼沙基死難烈士

余明鑑

在陰沉沉黑魘魘的世界中，

慘霧迷漫，遍地淒涼，

棚棚的人類壓伏於惡勢力之下方，

抬頭啊！荆棘叢叢，

向哪兒覓得着自由之鄉？

只任那魔鬼跳樑！

在軍閥鐵蹄壓迫之下，

在帝國主義兇恣之時，

只聽得悶塞的人們悲切地

高呼：自由！

平等！

平等！

自由！

烈士啊！

你們是黑暗的反抗者，

上帝的不肖子，

自由的犧牲者，

強暴的勁敵。

奮鬥啊，犧牲啊，

——這是你們的使命罷，

還是社會對於革命的天才的敬禮？

※ ※ ※

我會遊到沙基之濱，

回憶歷史的往事，

追尋烈士仗義的痕跡。

在江波蕩漾的聲裏，

杜鵑婉叫的聲裏，

薰風颯颯的聲裏，

彷彿聽見你們鬱鬱成懷的悲吟。

我啊！

義沐浴了你們的恩賜，出死入生，

但是我底心靈充滿了無限的羞憤！

二年前你們哀用母國的不振；

二年後我悲烈士的死難！

我們同為被壓迫者的朋友，

我們同為愛公道正義的人們：

當年在內外交關的當中，
你們挺身而出做五卅的後盾；
今日在革命軍北伐的勝利裏，
我高歌各被壓迫階級的解放與自由！
我們是將永遠地，
反抗兇殘的軍閥，
反對橫暴的帝主，

反對一切遮蔽光明的黑影！
烈士啊！

你在地下長眠，
我在世上永戰，
際此烈士二週年的紀念，
把運血和淚的忱詞哀悼！

于黃埔海國樓上。

類

飄然從夢中睡去，
蒙然從夢中醒來，
軟紅淡淡的燈紗掩着幽久的粉黛。

南莎

記得是楊花開處，
平湖暗裏的水涯；
妹妹啊，那時你是在戲着飛花，
忘了黃昏的故家。

記得是淺水灘頭，
清波漫下底低流；
妹妹啊，那時你是浣着輕紗，
忘了水濕着衣袖。

記得是紅荷豔開之晨，我們搖舸划進塘心：
微風飄送着暗香，紅日透過淡綠的荷蔭。.....

哦！我又忘記着，忘記着那時候曾與姊妹調過幾回情，
我只彷彿，彷彿是不知有着歲月，不知夢的深沉！

哦！我又忘記着，忘記着那時候曾否想過來世的人生，
我只彷彿，彷彿是飲着芳醇，醉戀着淺哭低吟之聲。.....

粉黛在燈紗中暗黑着眼睛，粉黛在夢寐中微響：
渾黃的窗外掛着一顆明月，Mistle的樹梢散着幾點星辰。

聽說你已去國

蕭初

聽說你已去國，
總不會是瞎說：
爲什麼昨夜夢里，
你依舊在海棠花下？

我幾次走到你的樓前，
等思半天，
是怎麼我那樣難往——
竟怕撞見！

南洋日款概況

南洋日報與南洋僑胞

古有成

——爲南洋日報六周年紀念作——

在熱帶下的地方，努力勞作，汗流浹背，喉乾口渴，忽然得到一杯冰冷的泉水，這是人生多麼可幸的事！

處在南洋各地的同胞們，不特肉體上感受着酷熱的痛苦，就精神上也時時感受着這種痛苦。所以他們不特肉體上需要冰冷的泉水，精神上也需要冰冷的泉水。

南洋的僑胞，肉體上的清涼劑，我相信是非常切要，可是因爲南洋物質文明到還不錯，清涼劑的供給，大概不成問題；但是精神上的清涼劑呢，我相信沒有別的，只有與酷熱的天氣奮鬥六週年的南洋日報！

南洋的僑胞，因爲遠離祖國，——國民革命的潮流正在高漲的祖國，在熱烘烘的地方過活，精神上，自然非常痛苦，幸而六年來得着這服清涼劑，——南洋日報，朝夕喝飲，乃得減却精神上的許多痛苦，這在南洋的親愛僑胞，或者因慣習了的緣故，不太覺得「南洋日報」的效用，但是在實際上，我深信「南洋日報」確有這麼一種的效力。

南洋僑胞的精神上的清涼劑的製造者，——「南洋日報」的負責者，——像張劍豪，陳勁倪，汪鵬泉諸君等，都是頭腦清晰，關心僑胞痛苦的可佩服的先覺，希望一般僑胞，當着這個「南洋日報」六週年紀念的一天，對於他們，越發有一種明確的認識；從此以後，在精神上，越發和他們多多接觸，並依照着他們所指出的國民革命的大道走去，那嗎，我親愛的僑胞的精神痛苦，終有解除的一天！

最後我們且高聲慶祝！

「南洋日報」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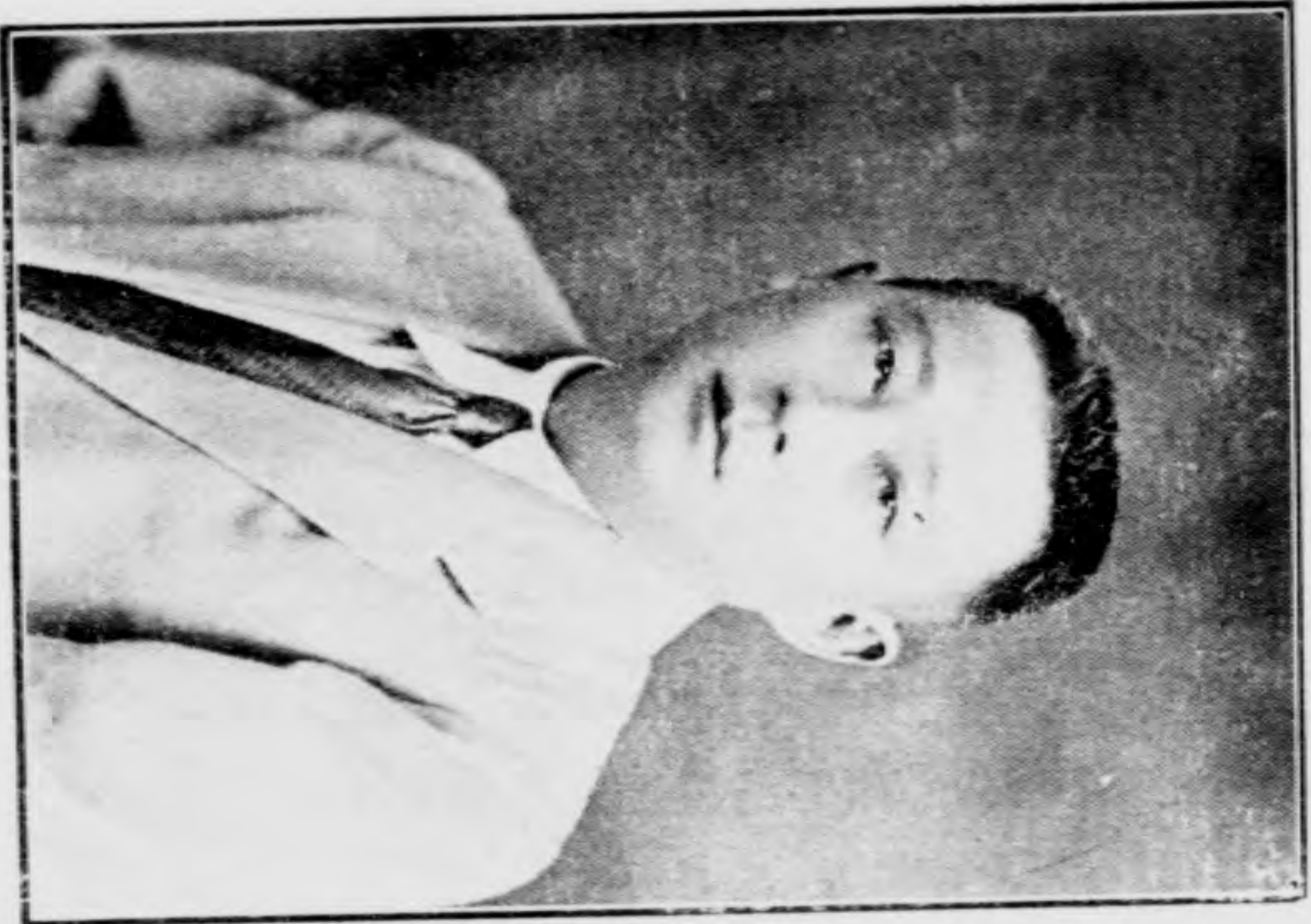
十六，七，十四晚于黃浦



生先豪劍張理總報本
President: Chang Kiam Hae Esq.,

張劍豪先生之略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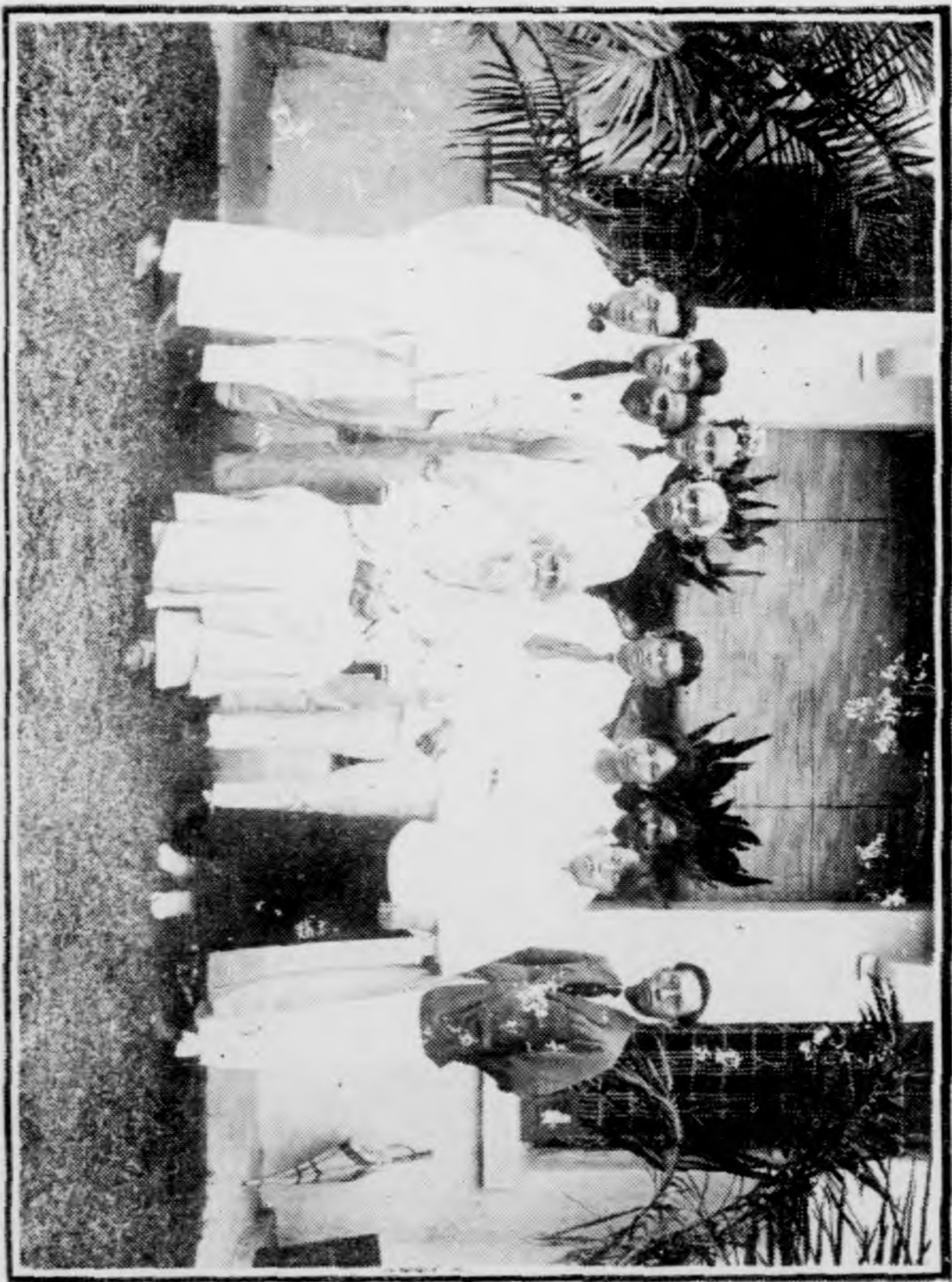
張劍豪先生，廣東大埔縣人，生於揭州市之番島縣。七歲入學從師，十四歲肄業於學心書院。秉性聰穎，中英文造境俱佳。庚戌春，南京勸業公會開幕，君父弼士公任廣東總商會總理兼廣東出品協會總理，携君同赴江南，以委員資格經營協會開幕事宜。弼士公首創之惠州中海玻璃廠，廣州通亞織造廠，佛山裕益沙德廠，煙台張裕釀酒公司等各種出品，皆獲最後獎章。此種出品說明與陳列設置，概由君運用其思想心機得來好果。辛亥春，廣州青年會推君為幹事，因謝恩祿梁震東之介紹，結識朱執信諸人。三月黨人攻城失敗，廣州不可居，遂改入香港皇仁書院。是年九月往南洋，就學於新加坡聖約瑟書院。癸丑轉入檳榔嶼聖方濟中學。翌年畢業，考入香港大學。旋充中國游美實業團員，隨從團長弼士公並同事十八人赴美，考察實業。在紐約時，君隨弼士公略銀行大王磨根氏，籌設中美銀行，弼士公即被推為中美商會聯合會會長，由君起草章程，議定中美各認一千萬元開辦。返國後，君入京辦理註冊，弼士公往南洋籌資。後以弼士公近八十之人，長途跋涉，積勞成疾，丙辰秋病歿巴城。君身居重喪，中美銀行事因而中止。弼士公逝世後，南洋遺產有張鴻南管理，君復回香港大學修畢學業。戊午冬，北上煙台，任張裕釀酒公司總理。此處產業，弼士公曾費念八年心血，五百萬鉅資，拓地萬畝而組成。君繼繩先志，努力經營，任始人展。庚申秋，徐世昌出任總統，以君為故人之子，函招入都，垂詢招致華僑之道，并擬任君為華僑宣撫事。嗣因直皖戰起，南北失和，君又以家事不克分身，力辭不就。辛酉，南洋遺產管理人張鴻南病故，君依據弼士公遺囑，繼張鴻南而為南洋各島遺產管理人。君居南洋久，華僑情形極為熟悉。性慷慨，各處公益事業，多得其資助者。概非僑智識幼稚，常以啟發僑智宣揚文化為職志，故獨力經營不報。君精力過人，雖事務冗繁，而常手不釋卷。檳榔嶼棉蘭等處，各藏中西圖書萬卷，瀏覽無止。君現年三十四歲，前途事業，正未可限量云。



生先仁季張理經總報本
General Manager
Chang Kee Jim Esq.



生先倪勁陳輯編總報本
Editor-in-Chief
Chang Ching Nih Es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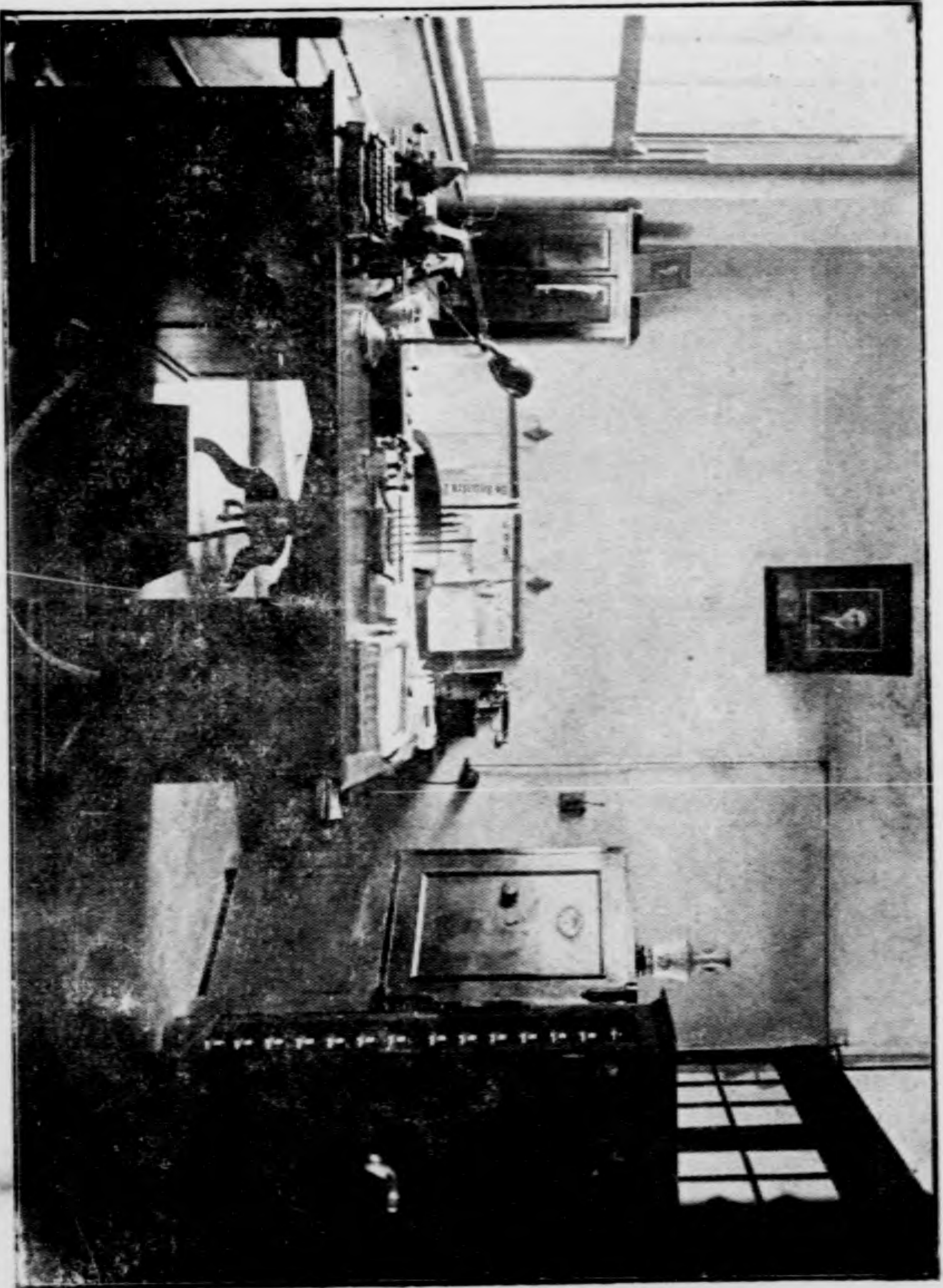
(日八十月八年六十四民) 影攝氏附戈太迎歡報本
Dr. W. Wagner, Wiesbaden by The Nanyang Shing Naw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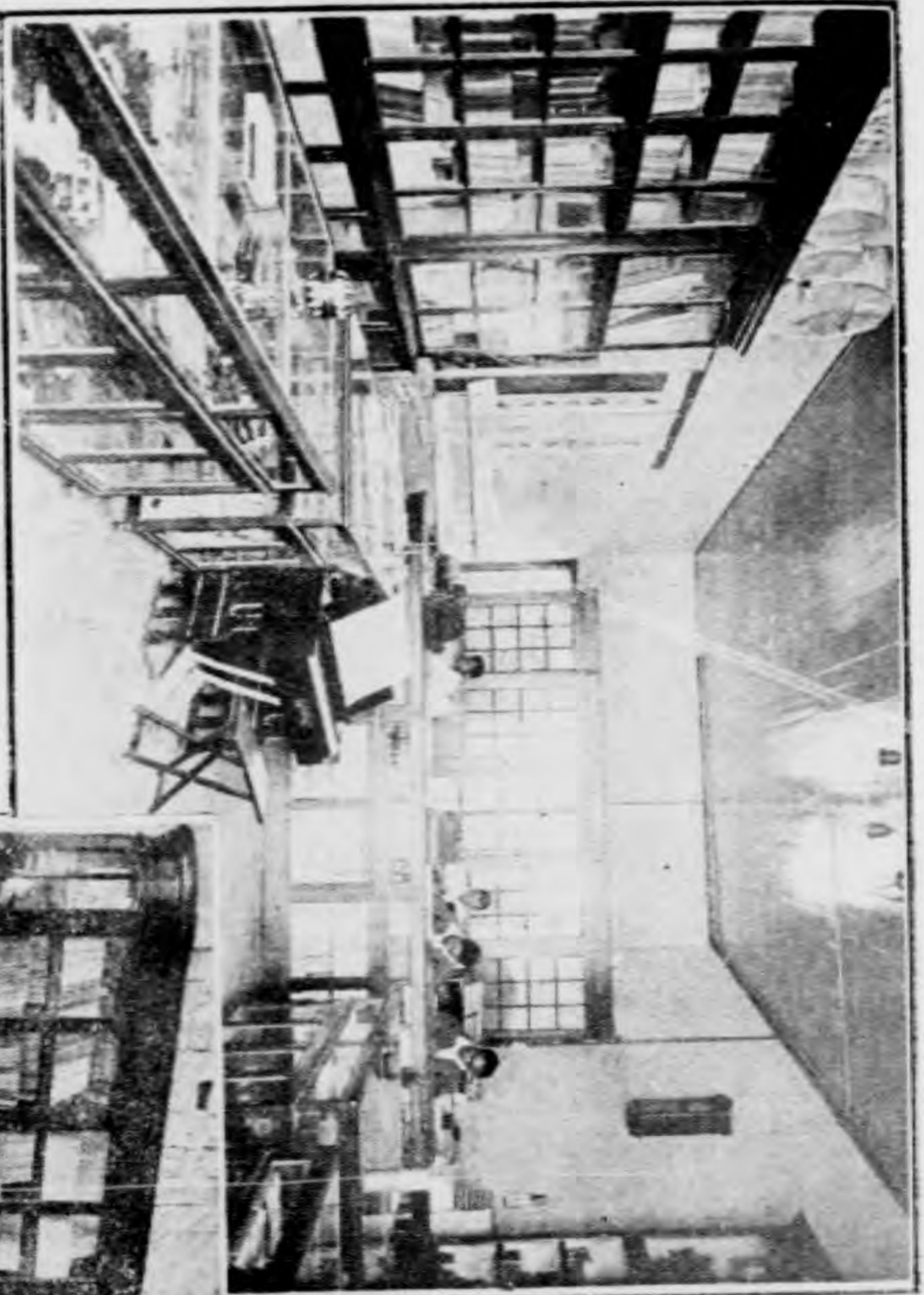
棉蘭大街第十一號

南洋日報館之外觀

*The Front Views of The Nanyang Daily News
No. 11 Kesawan, Medan-Sumatra*



總理
President's Office-Cham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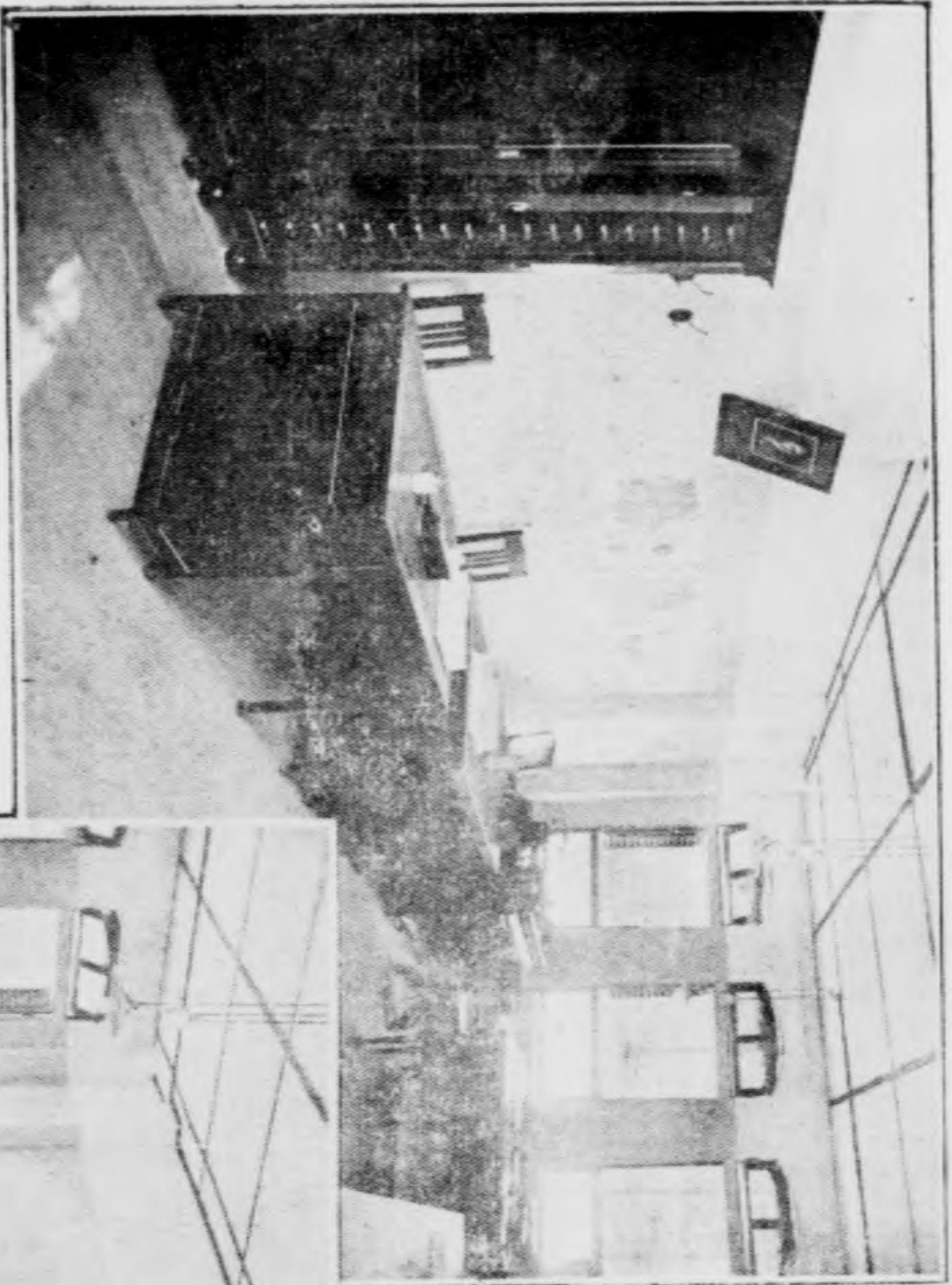


The Sales Depar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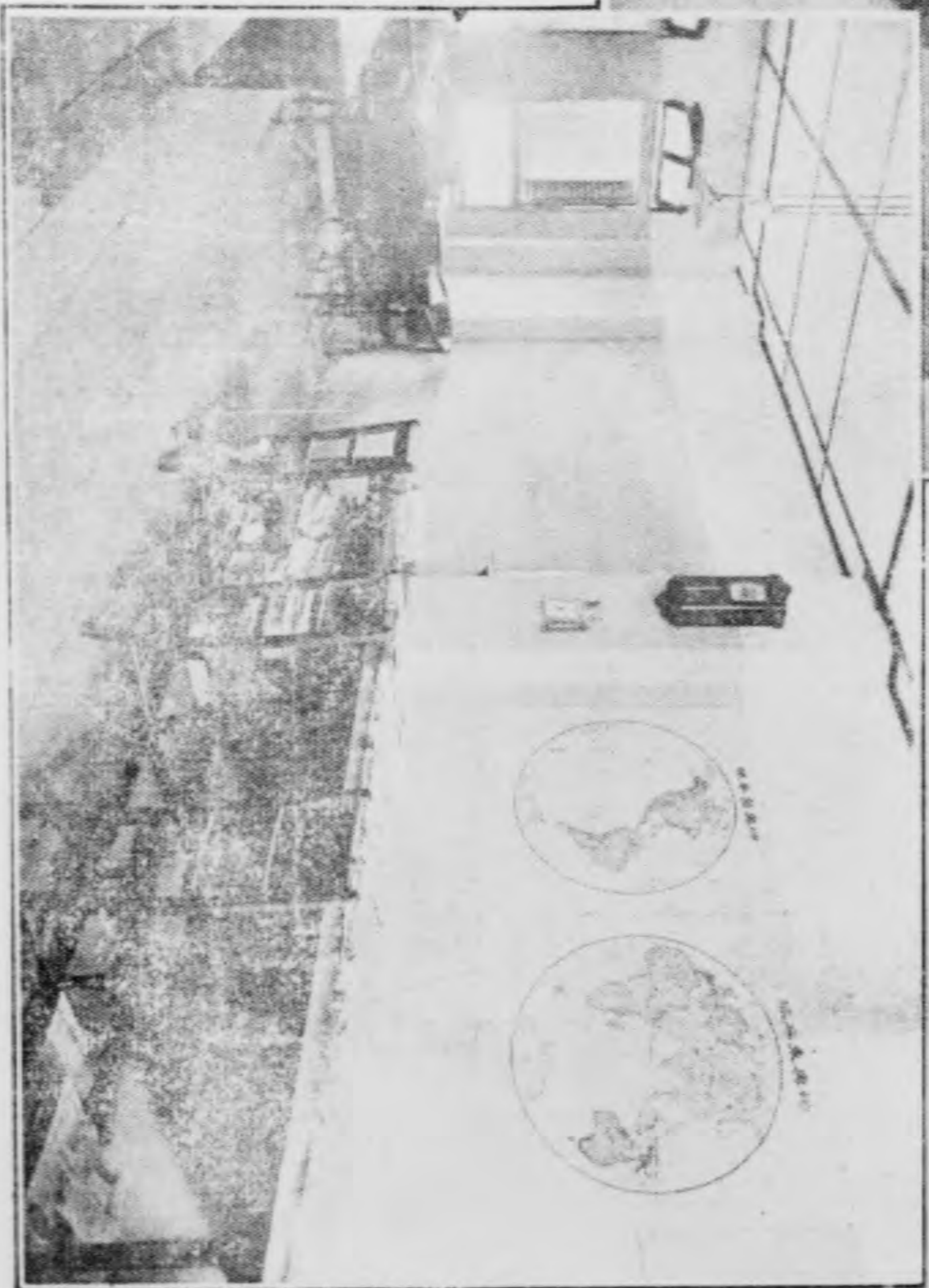


部 業 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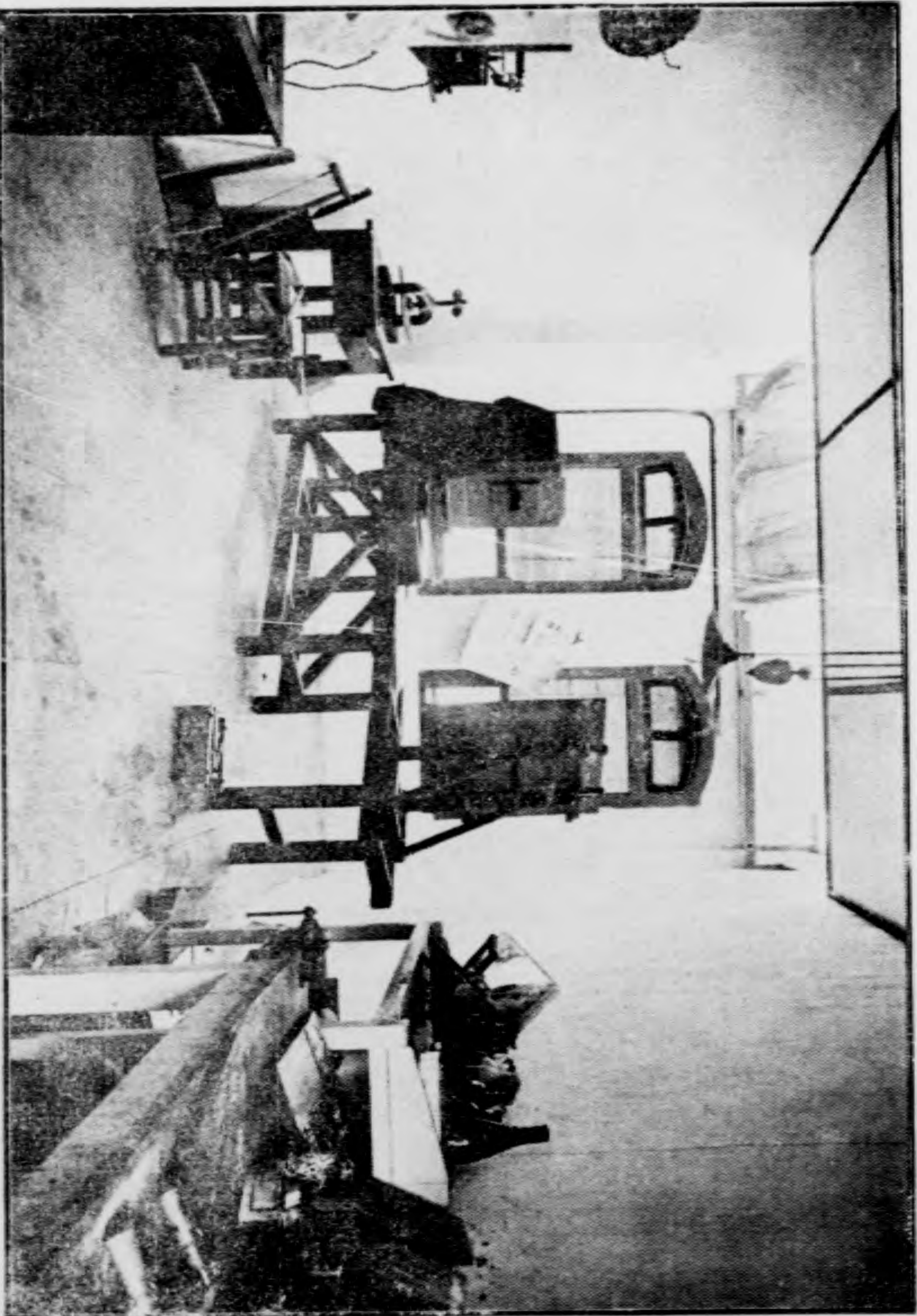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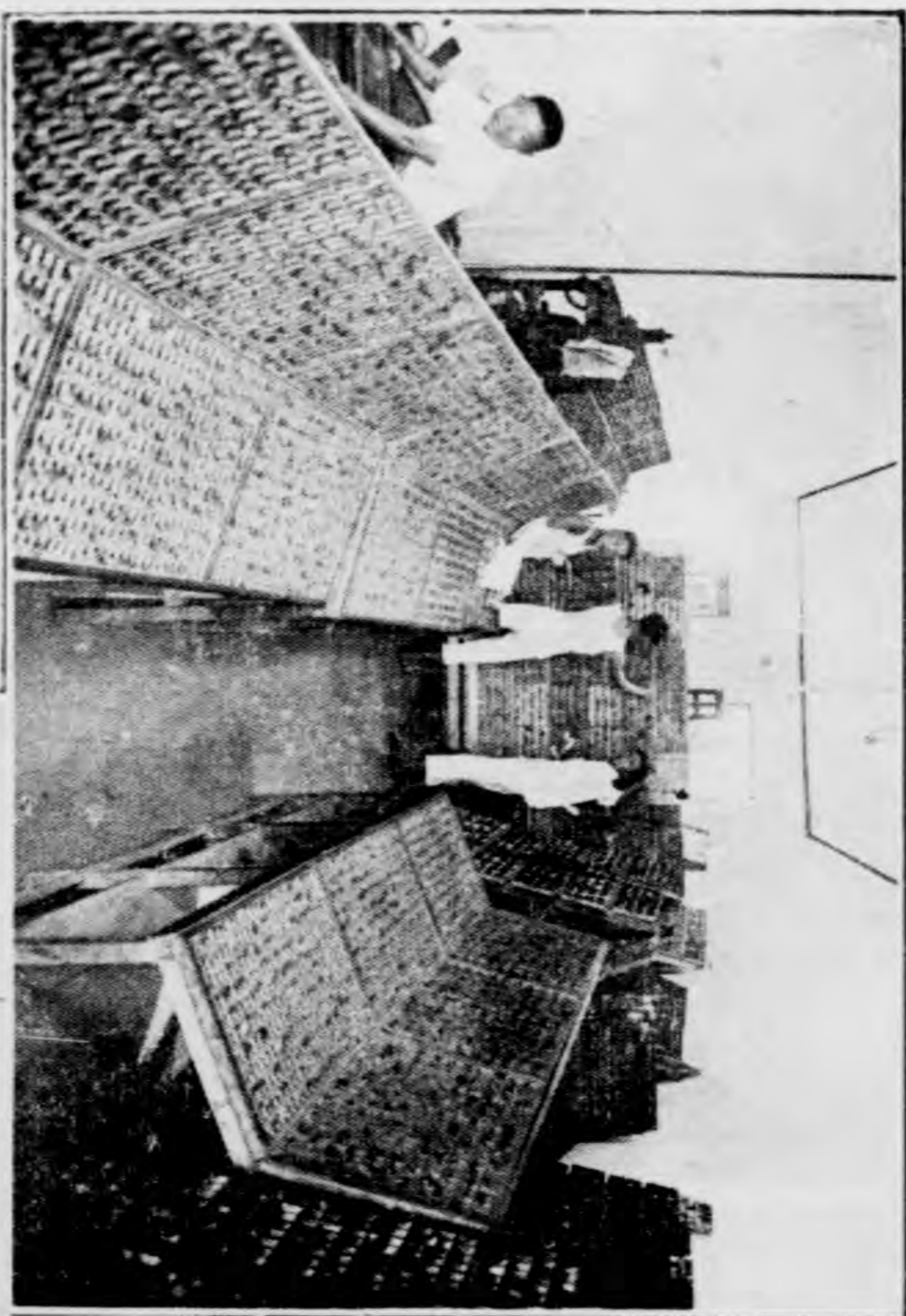
Editorial Depar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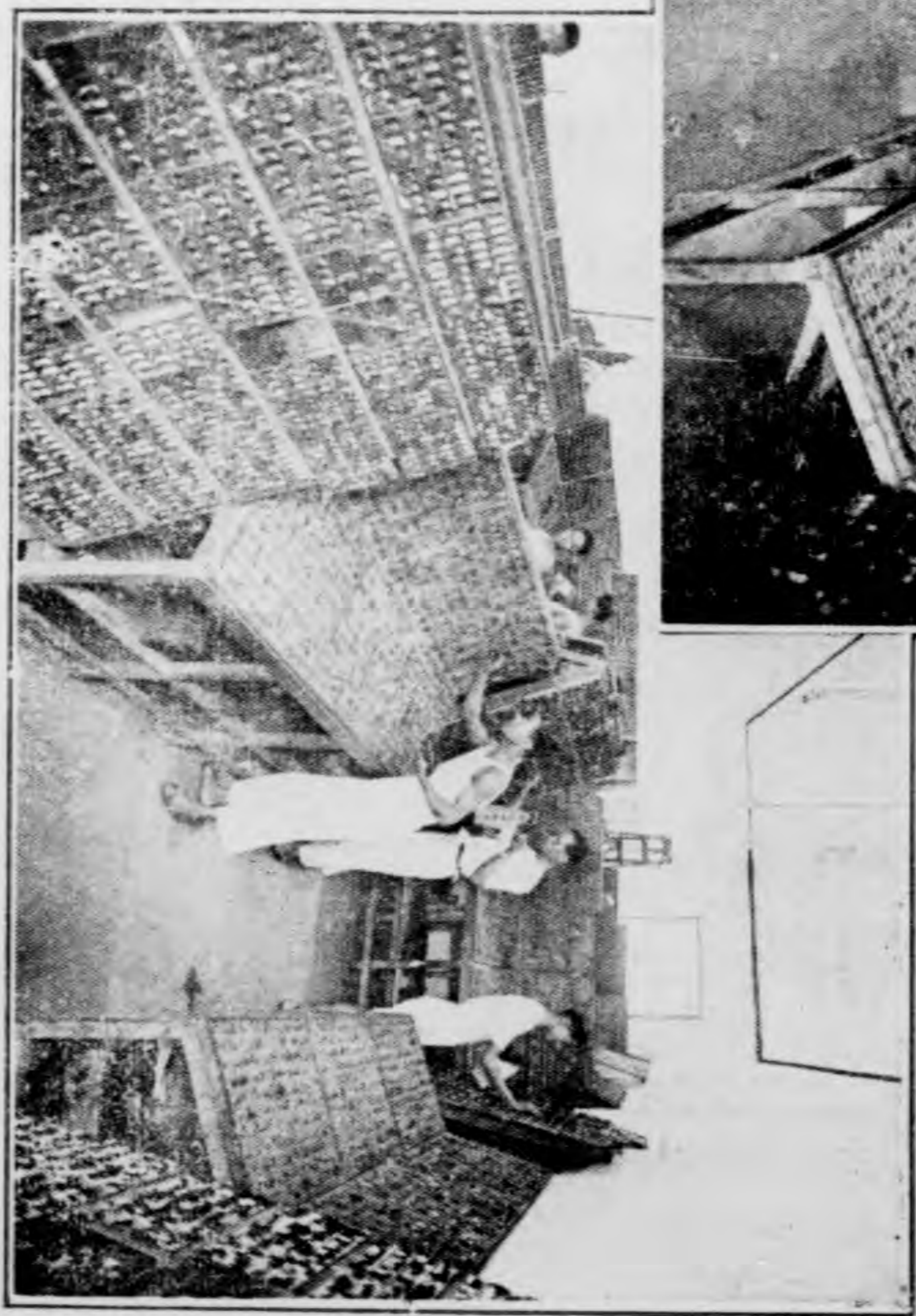
部 輯 編



部版製
Electro-type and Plate Engraving Depar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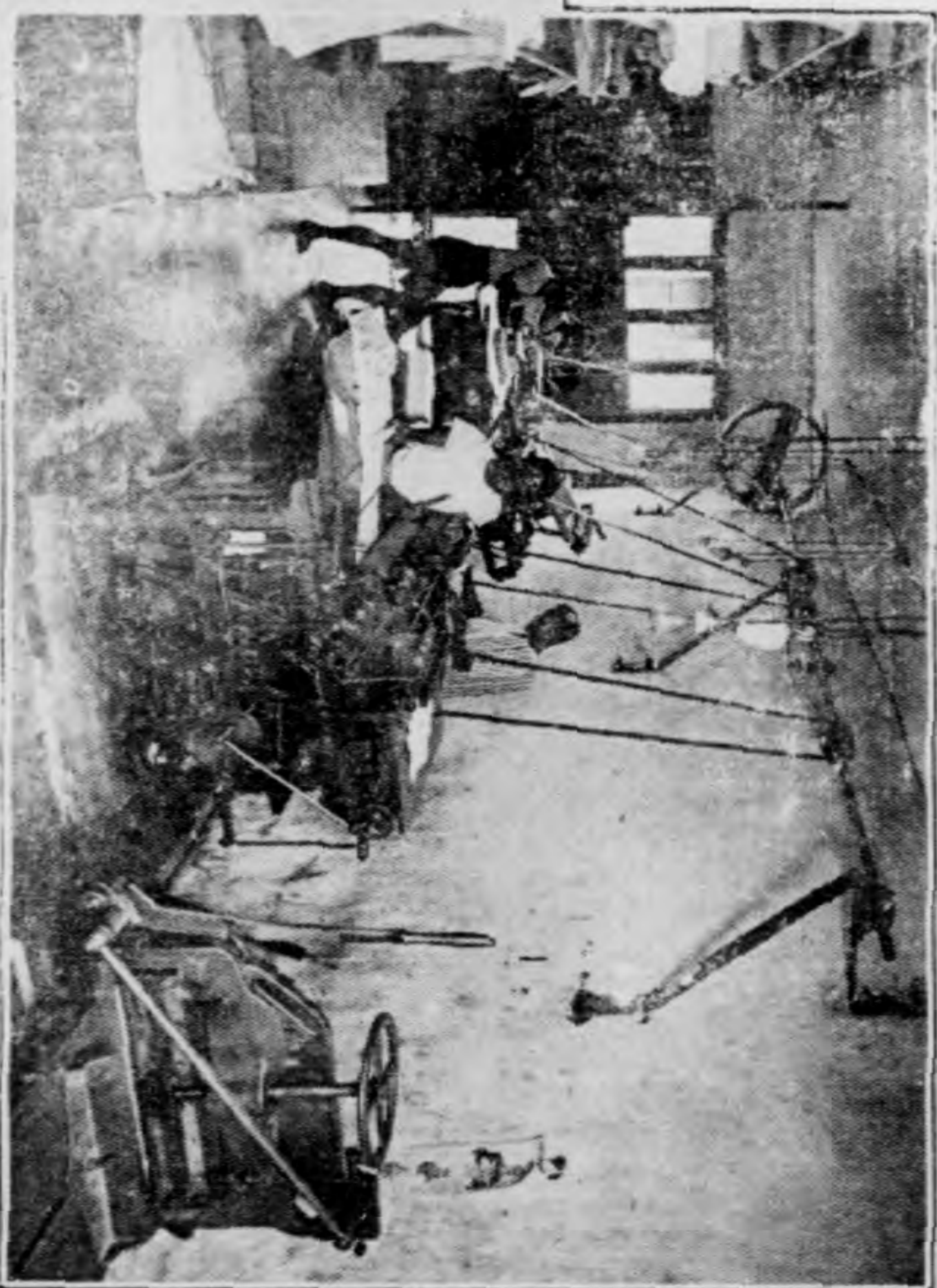


部字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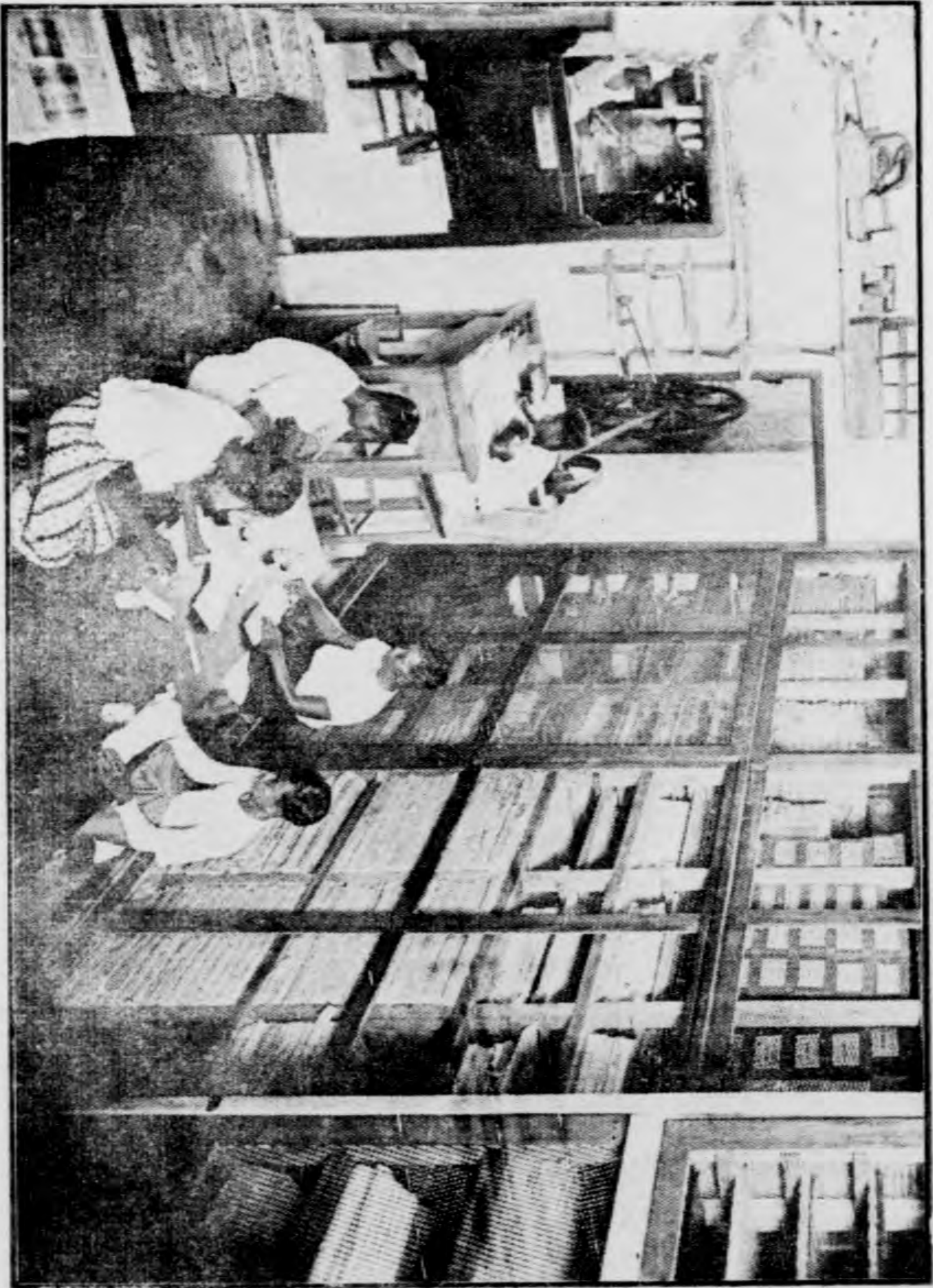


Typa letters Depar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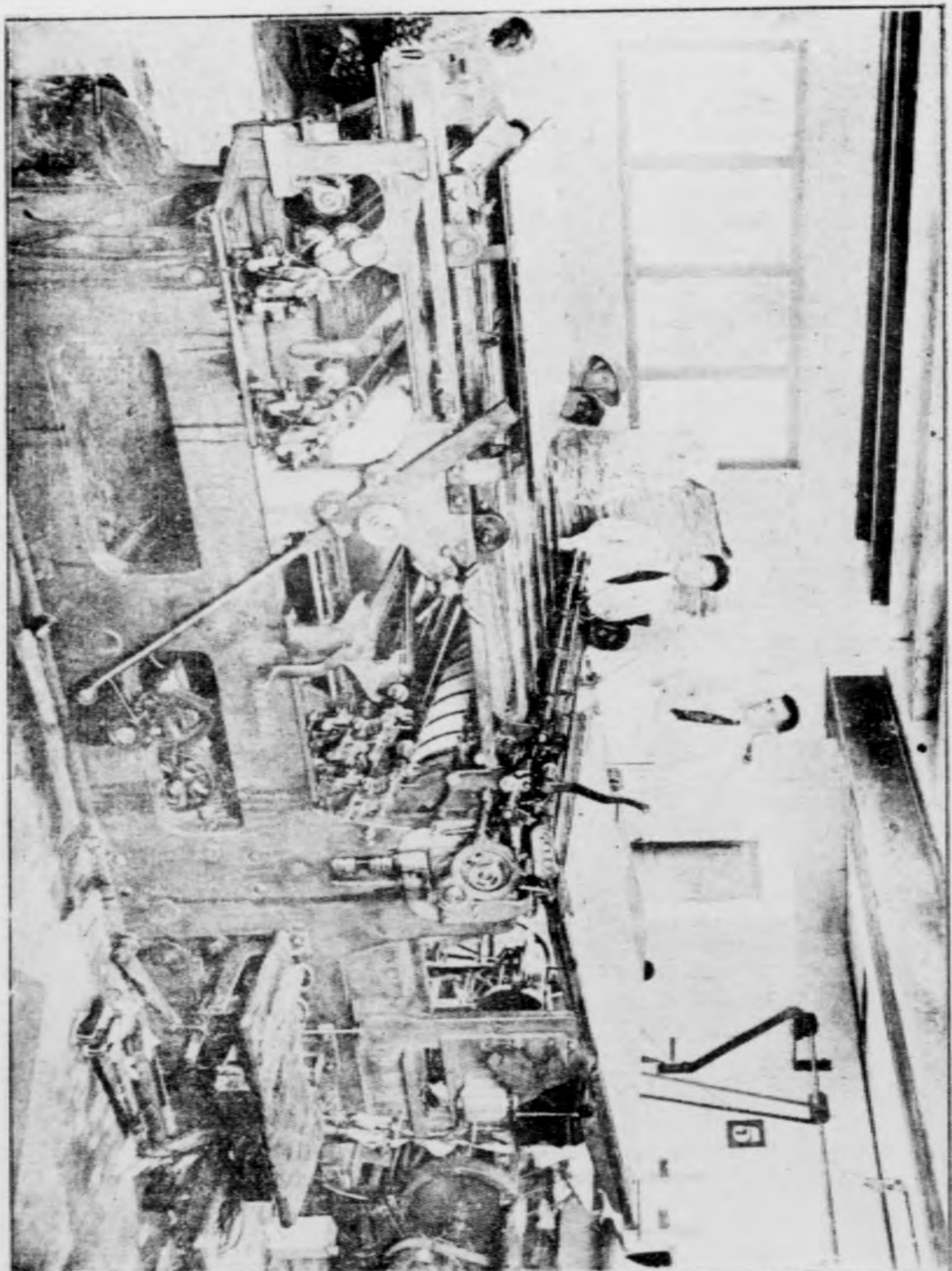
部 刷 印



Printing Department



部 行 發
Shōpatak Shōpatak



機印新之報本
New Printing Machine

This section contains six small, square panels arranged in a 2x3 grid. Each panel features a different illustration or scene, likely related to a narrative or a set of characters. The illustrations are detailed and appear to be woodblock-style prints.

This section features a large rectangular panel. In the center is a circular emblem or seal. Surrounding this emblem are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ppear to be a formal notice or a detailed announcemen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structured, columnar format.

本報之今告

This section is a large advertisement for the Nanyang Daily. The newspaper's name, "南洋日報",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in large, bold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top. Below the name, there is an illustration of a bottle, likely representing a beverage or a product being advertised. The advertisement includes various smaller text elements, possibly providing details about the newspaper's content or the product's benefits.

本報之沿革

本報創刊於民國十年十月一日，當時係集資開辦，故內部組織採取董事制，由董事部選出總理以管理之，本報現任總理張劍豪先生，即為董事之一。

董事部成立，總理選出，本報於是乎出世。然當時本報自身，並無館址，亦無印機鉛字，租賃國華印務局之印機鉛字而排印發行，即由國華印務局、另備一經理室、編輯室。內部組織極簡陋，由編輯一人，校對一人，經理一人，為之編輯發行。其時報紙日出兩大張，純用四號字，無特約通訊，無專電，副刊無專名，遠報紙邊線亦都缺乏，中國新聞不加標點，編製極其笨拙，僅具雛形之報紙而已。此本報創業時之概況也。

入後，至十一年春，加聘一編輯，副刊標名為「黎明」，報紙增加邊線，形式精神俱稍有改進。然而銷數不甚旺，廣告又不發達，更無他種副業以增其收入，經理編輯之薪俸，工人雜役之辛資，支出頗繁，入不敷出，其賠本乃成為常事。於是一年已過，董事部即現疲憊之狀；乃於十二年春，改選張劍豪先生為總理。張先生接辦之後，加出股本，一面清理積欠，一面改善篇幅，新聞加入標點，副刊改名「青年之友」，增實內容，遇中國時局有重大變化，托人不時拍發專電，消息於是較比靈通；如是者一年有餘，賠累仍屬不貲；乃於十三年冬，重開董事會議，以為思開發皇之路，則不可無更張之謀，而董事部不願再行担負，乃議決改歸張先生私人獨辦。此本報中間擾攘以及動議改組之經過也。

本報改組之辦法，於十三年十二月構成，乃由張總理另租館屋。從火車路四十四號之國華印務局，遷至同街之八號門牌，新辦印機字粒，擴大報紙篇幅，並換入五號字，印刷編製，煥然一新，旋再加聘編輯，專電亦較常至，已見進步不少，銷數因而激增，廣告遂逐見添進，收支稍稍可以相抵，本報至是，始有根基也。

十四年八月，本報館址，再由火車路八號，遷至北京街三十七號，因前館址係租賃，後館址為張總理所自有，於此可以自由施設。遷至北京街後，即添購小印機兩架，復加製花邊銅圖西文鉛字，接收外間印刷，以增收入。同年九月，加設製版部，自製銅版鋅版，加出不定期之南洋畫報，隨本報附送。副刊改為「快活」，又增文學，經濟，婦女，教育各種專號，不特而有之國內專電，改為週日俱有，銷數愈益激增，廣告愈益擠擁，乃從十一月起，每日出報二張半，不足，復於十二月改為日出三大張，猶不足，更於十五年二月起，出版三大張，一副張。本報至此，已呈穩固之根基矣。

報館內部日益發展，北京街之館址遂不敷支配，於是由張總理收回大街十一號之自有店舖一大間，於十四年末改造為本報館址，鳩工庀材，經營半載，始告告成，規模頗屬宏敞，乃於十五年六月，再由北京街遷往大街，加設圖書部，販賣圖書文具，增進僑胞智識，以補本報之所不及。報館各方面既已展擴，於是新設一南洋商業公司以總其成，內部計分營業部，編輯部，製版部，鑄刻部，排字部，印刷部，發行部。而編輯部，製版部，雕刻部，排字部在樓上；營業部，印刷部，發行部，則在樓下；各部地位足用，分門別戶無相凌雜。而因廣告有增無已，於八月間本報改為日出四大張，副刊標名「南風」，從前之專刊，改為文藝，教育，兒童，工商，每周各出一次，并有蘇島青年共進社編輯之「蘇島青年週刊」，不定期之「赤道」，及神州學校學生自治會編輯之「神州學校學生兩週刊」。更特約駐歐駐滬駐閩駐粵通訊員，於上海復添設拍電專員。印刷方面，再加辦美國新式印機兩架，猶不能應付外間之送印品，乃移人力印刷，改用電機印刷。十六年（即今年）三月，復向歐洲辦到印報大機一架，此機同時可印報紙四版，轉輪異常迅速，故出版時間比前更早。九月起，復增加副刊一張，計每日出紙四大張，一副張矣。副刊專號，改為「快活」，「學術的園地」，「心弦」，「紅雲」，「慧星」及「神州學生」在各方面觀察，報紙銷數，以及廣告，印刷，圖書，皆發達無已，現在之本報，已隱然超過過安全地步，雖由艱難締造，期至有成，然非社會之督勵，其何以臻此地步耶！同人於此，更知所勉已。

本報之主張

本報之主張，已見諸平日言論，現屆六週紀念刊行這紀念冊，為清醒眉目起見，特地在這裡總述一下。本報之主張，可以分兩方面來講：(一)對於國內政治的主張；(二)對於華僑社會的主張。

(一) 對於國內政治的主張

本報對於國內政治的主張；因現在的中國一切以政治為中心，所以也便是對於國內社會的主張。中國底社會，說不定還有得騷擾，在這樣的騷擾社會中，本報之主張，永是「國民革命」。

現在的中國，可略分兩派，一派是國民革命派，一派是反國民革命派。國民政府是前者底代表後者底代表，不消說，是所謂北洋派；還有，便是所謂買辦階級及大地主等。

現在在角力的，是國民政府和北洋派。國民政府是革命派底代表，所以本報對他是同情的——本報底着眼中，實更在同情以上的。北洋派是反革命的，所以本報是反對的。

國民政府，費了極大的心血，保有了廣東這根基地；出師北伐以後，現已擴展到黃河北岸。將來必能直上北京。這樣，國民革命運動，更能大規模地幹了。

北洋派，可說起於袁世凱，入後有皖系直系奉系，又有孫系。北洋派，因為大小軍閥俱只知自私，而且太反革命的了，所以是必然敗滅的，只是遲早罷了。現在是四派，關外奉系（張作霖），關內奉系（張宗昌），直系（吳佩孚），孫系（孫傳芳）。直系是已滅的了，而且絕對不能再翻身了，如段祺瑞連失山東安徽實權後的皖系一樣。關內奉系，不久北伐軍必勦滅他。孫系亦僅苟延殘喘。關外奉系內部也早已不行，所以遲早必滅的。那時，必極分裂為許多掛國民政府招牌的反革命的小軍閥，各霸一方。再後，自將一個一個去滅滅。

本報對於革命的，都所以同情；對反革命的，都反對。現在這樣，將來也將着這主旨幹下去。

(二) 對於華僑社會的主張

者居在南洋的僑胞，固然萬不能忘了那個鐘離河山的祖國，但同時，須注意這里的社會。

本報對這里的社會，即對華僑社會，主張：(一)，開發智識；(二)，發展經濟。

僑胞，其是百分之一百，是商人與工人。固然其中也有很有點智識的人，但大部分是短少智識的，這無可諱言。本報因此，以為必須大家合力同心來開發僑胞的智識。

開發智識，大約可分為養成人才及給與常識的兩種。方法，大約可分為學校教育和補習教育。所謂造就人才，這是多方面的。此處登載的，固然是商業和工業的人才；但同時，隨了各人的個性，也須養成政治經濟文學美術等等的人才。至於補習教育，這存目議，其是需要得了不得。

以棉蘭而言，小學校共有四個，已收容了一千以上的兒童；並有一幼雅園。但棉蘭有許多許多失業的工人商人，却沒有一處補習學校。在棉蘭，目前，中等學校是必須辦的；同時，補習學校尤當格外注意。辦學校，設規模堂，固然很好；不得已時，因陋就簡，只要辦事有精神，也風不妨。補習學校，原本有種「救濟」的意思，正不妨因陋就簡。

至於發展經濟，在這個商業化的南洋，自然是眼見的極其緊要的事了。

僑胞的商業，最大的缺點，是「各自為政」，甚至僑胞間相互競爭以致一方一敗塗地。照「商業主義」講，這種方法是不錯的，絕對不錯的，只要把錢放到自己的袋裡來，但要明白，我們同是寄居在南洋，我們同是離了萬里的祖國而來的，因此，大家要把錢袋裝滿來，却不要奪了同僑的錢袋，失了相互間的生存。對於大商業，不見美國有許多許多可怕的「托拉斯」了嗎，還不急起團結，把錢袋拉開來接錢哩。天天你是福建人我是廣東人；你是客人我是廣府人；你是福州人我是漳泉人；你是潮州人我是瓊州人；如此，定將把先輩的僑胞艱苦苦造成的經濟上的勢力，漸漸消滅盡了。嗚呼，商人固可「言不及義」；但這點兒小聰明，總應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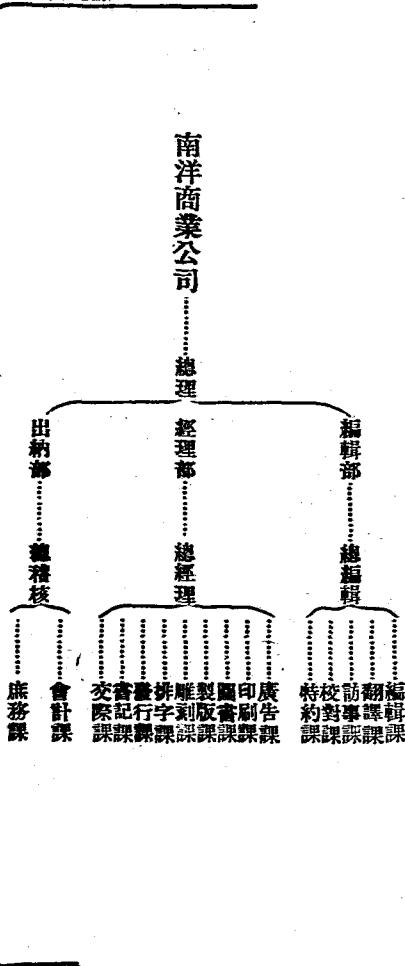
以上是本報對僑胞社會的主張；現在這樣，將來也照這主張，主張下去。

本報之概況

本報概況云者，係指本報館組織之概況而言。在未遷新館以前，除發行日報外，兼營印刷及製版兩種業務。十五年六月間，新館成立，乃擴大範圍，就原有之印刷製版兩課營業，銳意改良，盡量吸收；復加設圖書課採辦中外新舊圖書學校用品發售，志在宣揚文化，以補本報之所不及；因新設南洋商業公司以總其成。

南洋商業公司，設總理一人，總稽核一人，總編輯一人。以總理為樞紐。其下分設經理部。由總經理管理之；出納部，由總稽核管理之；編輯部由總編輯管理之。各部之下分設各課，每課設主任一人，課員若干人，其組織法，列表如左：

本報之概況



一、經理部

經理部共設八課：

- 甲·廣告課 係接收本報廣告，以及規畫廣告圖案，並指示廣告之起止日期等。
- 乙·印刷課 除督印本報外，復督印并接收招徠外閱各種印刷品。現有印報大機二架，小機四架，皆用電力轉機。
- 丙·圖書課 發售圖書文具，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坊所出圖書，皆盡量採辦發售。
- 丁·製版課 除自造銅版電版供給本報以及附刊畫報之插圖外，并接製外閱銅版電版銅牌等。
- 戊·雕刻課 除雕刻鉛字(字粒)木印花草人物廣告圖案供給本報外，并接收外閱一切雕刻。
- 己·排字課 分中文排字課，西文排字課，除排日報版外，復接排外閱之各種印刷版。現有中文字粒由一號至六號共六種；西文字粒大小各體共七十餘種；花邊編圖數百種。
- 庚·發行課 督理報紙圖書之發行，以及外閱印刷品之送達等。
- 辛·書記課 係專理經理部之賬簿及單據函牘等。
- 壬·交際課 係對外交際而設，招徠營業，及辦理宣傳事務等。

二、出納部

出納部共設二課：

- 甲·會計課 係專理南洋商業公司之一切收支。
- 乙·庶務課 係專理南洋商業公司之庶務。

三、編輯部

編輯部共設五課：

- 甲·編輯課 編輯南洋日報。現在本報每日出紙四大張，并一幅張，附刊不定期之畫報及各種專刊等。

乙·翻譯課 係翻譯電報及英荷馬來各種報章文字，有足供本報之材料者。

丙·訪事課 分本埠外埠訪事，供給本報新聞。

丁·校對課 校對本報文字，及廣告印刷品等。

戊·特約課 係理本報特約撰述及拍電通訊員之函電。現有駐滬拍電通訊員一人；駐閩通訊員一人；駐粵通訊員一人；駐歐通訊員一人，此外尚有臨時特約撰述員。

民主國家新聞，係政府之一部。——北巖。

新聞當以謀人民之福利為第一要件。——威廉。

新聞記者，須重視本業。——麥高森。

通信社性質，只宜客觀的報告事實，不宜主觀的加以評判。——瓊司。

新聞家，決非原告被告，亦非審判官；惟就每日所發生之事實，為忠實之報告而已。——諾森司。

中國政治新聞太多，而特別採集之商業新聞過少；論說過多，而有特色之新聞過少。——斯密司。

威廉博士之箴言

予信新聞職業。

予信公共新聞紙，係爲公共之信託業。凡公共之受託人，均與之有完全關係。凡報紙承受較公共事業重量爲輕之事務，則爲不忠於此信託業。

予信靈敏之思想，明晰之記載，確切與合宜之報告，均爲良好新聞事業之根本問題。

予信新聞記者所應屬筆之物，必須其心中信爲真確之事實。

予信除社會福祉以外，而因種種原因壓迫報紙，均不可爲訓。

予信凡君子不當言者，新聞記者亦不當落筆。凡自己手冊中不當之記載，當視如他人手冊上不當之記載，當舍去之而勿恤。更勿得以詬難他人文字之手段，規避其私人之責任。

予信凡新聞評論各欄，務求其詭引起閱者最濃之興趣，確切與清晰，務必處處皆然。良好新聞事業之最高興味，卽爲其公共職務之作用。

予信最良之新聞事業，須完全獨立，不爲意見或權力所左右。又爲改造的，自由的，自制的，忍耐的。時當尊重其讀者，然又常不畏其讀者。見有不正義者，當即斥責，不爲利益所動，不受暴徒之騷擾。對於無論何人，必求與以相當之機會。在法律人羣友愛之範圍內，求人人可得均等之機會。一方面仍須力求增進國際間之善意，聯結世界之友誼。須爲人道之報紙，爲今日世界之報紙，爲今日世界勉力之報紙。

南洋華報字號第一之班

中南日報
SIN HONG PAO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泗水新報
SIN HONG PAO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大工商報
SIN HONG PAO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工商日報
SIN HONG PAO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天聲日報
SIN HONG PAO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新報
SIN HONG PAO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益民報
SIN HONG PAO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南洋日報
SIN HONG PAO
No. 11, Cross Street, Singapore.

班一之頭報橫報字華洋南

號五十二百一十三第報

報叻

用公限有

LAT PAU PRESS LTD.

Chinese Daily Newspaper.

In Order to Order Stamp, see Number 4 on back of paper

Tel: 5044-4311, 466551 1950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Seow Kuanann* D.A. B. Esq.

Established 1880

報新滙總

THE UNION TIMES.

號八十九百零六第報叻

日八廿月七第報來國生七廿百四第報叻

外報叻日廿月八年十國民華中

號五十二百一十三第報

報新城檳

用公限有

The **Shingoon Evening Post.**

號五十二百一十三第報

報日光仰

號九十九百零六第報叻

日八廿月七第報來國生七廿百四第報叻

外報叻日廿月八年十國民華中

THE BURMANEWS,

Chinese Daily Evening Paper.

報新甸緬

號八十九百零六第報叻

日八廿月七第報來國生七廿百四第報叻

外報叻日廿月八年十國民華中

No. 897

THE FOKKIEN TIMES

報日樹新

南洋華字日報調查

報名地 點 創刊時期 總理 編輯 張數 鉛字

叢生

南洋日報 荷屬蘇門答臘棉蘭 民國十年 張劍豪 陳勁倪 四張 五號雜四號

蘇門答臘 荷屬蘇門答臘棉蘭 民國十三年 葉燕淺 譚孟衍 五張 五號雜四號

天聲日報 荷屬爪亞巴達維亞 民國十年 吳心暉 蕭一羣 三張半 四號雜五號

新報 荷屬爪亞巴達維亞 民國十年 洪淵源 謝佐禹 二張半 四號雜五號

工商日報 荷屬爪亞巴達維亞 民國十一年 未詳 司徒贊 三張 四號

全民日報 荷屬爪亞巴達維亞 民國十五年 未詳 成修祺 二張半 四號

泗濱新報 荷屬爪亞泗水 民國十一年 未詳 未詳 二張半 四號

大公商報 荷屬爪亞泗水 民國十二年 未詳 未詳 三張 四號

中南日報 荷屬爪亞三寶壟 民國十五年 未詳 陳韻皋 二張半 五號雜四號

錫江商報 荷屬西里伯孟加錫 民國十四年 未詳 黎覺公 二張 四號

叻報 英屬新加坡 光緒七年 陳仁巖 李煥新 六張半 四號

總匯新報 英屬新加坡 光緒卅二年 湯湘霖 梁顯凡 四張半 四號

新國民日報 英屬新加坡 民國九年 謝文進 張叔耐 六張 五號雜四號

附刊 紅葉，快活 慧星，心弦 學術的園地 神州學生

民聲及其他

暨陸光

小新報

工商俱樂部

全民娛樂園

新泗濱

及其他

大公娛樂場

極光及其他

海

叻報俱樂部

及其他

無專名

新國民雜誌

及其他

南洋商報	英屬新加坡	民國十二年	陳嘉庚	張相時	四張	四號雜五號	商餘雜誌
檳城新報	英屬檳榔嶼	光緒十九年	未詳	湯日垣	五張	四號	及其他
光華日報	英屬檳榔嶼	民國元年	薛木本	吳澤望	五張	四號雜五號	無專名
南洋時報	英屬檳榔嶼	民國十一年	李子雲	林浪瀛	四張	四號雜五號	光華雜誌
益羣報	英屬吉隆坡	民國八年	梁公遜	李海若	六張	四號	杭育及其他
中華商報	英屬吉隆坡	民國十五年	未詳	未詳	三張	四號	長鐘
覺民日報	英屬緬甸仰光	宣統二年	未詳	陳愚仙	五張	四號雜五號	未詳
仰光日報	英屬緬甸仰光	民國十年	陳守金	總理兼	五張	五號雜四號	及瑠網
緬甸新報	英屬緬甸仰光	民國十二年	未詳	楊元通	四張	四號雜五號	波
民號報	美屬菲律賓馬尼刺	民國三年	王錫康	李健者	三張	四號雜五號	學術及其他
新閩日報	美屬菲律賓馬尼刺	民國十五年	古平生	湯開瑜	三張	四號雜五號	民衆樂園
公理報	美屬菲律賓馬尼刺	未詳	未詳	未詳	三張	四號雜五號	藝園及其他
華僑日報	法屬安南折堤岸	民國八年	易競伯	陳肇琪	三張	四號	未詳
勵青日報	羅盤	未詳	王步先	鄭舞飛	四張	四號雜五號	通書館
聯僑報	羅盤	民國十五年	許超然	總理兼	五張	四號雜五號	未詳
國民日報	羅盤	民國十六年	吳碧巖	魏天育	五張	四號雜五號	國民雜誌
中華民國報	羅盤	未詳	未詳	劉錫如	五張	四號雜五號	及其他
華港日報	羅盤	未詳	蕭佛成	未詳	四張	四號雜五號	未詳

南洋僑胞之喉舌

南洋日報

持論最公正
消息最靈確
材料最豐富
編製最新穎
印刷最精良

定閱

三個月起碼

荷屬每月連郵 收荷幣二盾半
外屬每月連郵 收荷幣三盾正
中國每月連郵 收國幣二元半

電報簡碼

„Nanyang” Medan

館址

南洋 荷屬 蘇門 答臘 日里 棉蘭

The Nanyang Daily News
P. O. Box 87
Medan-Deli
Sumatra

中國英屬

上海梅白裕路三德里內永炳里
五九二號王公館
廣州惠愛東容豐新街八號二樓
新加坡老爺宮街卅二號張裕和號
檳榔嶼蓮花河十四號萬裕興號
怡保電影街六號福源公司

外埠代理之住址

南洋日報館之營業

廣告部

承接南洋日報廣告
南洋日報銷數最多
登載廣告效力最宏

印務部

承印中西文件書報
股票證券商標街招
簿冊單據名片柬帖

製版部

承製電版銅版鋅版
銅招牌火漆印商標
風景畫字畫照相版

彫刻部

承刻山水花草人物
金石骨角木質圖章
漫畫字畫招牌票版

圖書部

發售中外書籍地圖
名人字畫屏聯堂幅
學校用品運動器具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出版



椰子集全一册

南洋日報六週紀念

每册定價 荷幣盾半
國幣一圓

編輯者 南洋日報館編輯部

發行者 南洋日報館

印刷者 南洋日報館印刷部

總發行所 南洋日報館圖書部

代售處 上海新加坡 廣州檳榔嶼 香港八打威 各大書坊

